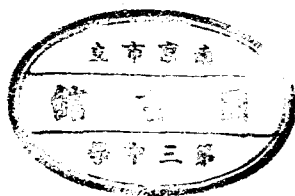


續小五義傳



# 續小五義傳目錄

## 卷一

- |      |           |           |
|------|-----------|-----------|
| 第一回  | 冲霄樓智化逢凶化吉 | 王爺府艾虎死而復生 |
| 第二回  | 雲中鶴寶劍穿地板  | 蔣四義牙齒齧繩縛  |
| 第三回  | 武總鎮帶兵圍府   | 襄陽王率衆逃生   |
| 第四回  | 看盟單智化逃走   | 專摺本展昭入都   |
| 第五回  | 趙校尉當面行粗魯  | 李欽差暗地用機謀  |
| 第六回  | 英雄戶外聽私語   | 貪官屋內說謊言   |
| 第七回  | 拚命的不干己事   | 逃生者移禍於人   |
| 第八回  | 使心用意來行刺   | 安排巧計來拿賊   |
| 第九回  | 擒刺客谷雲飛奮勇  | 送稟帖黑妖狐有功  |
| 第十回  | 誠心勸人改邪歸正  | 追悔已過棄暗投明  |
| 第十一回 | 班頭奉相諭訪案   | 欽差交聖旨辭官   |

第十二回

龍姚二人賣藝闖禍

姑娘獨自奮勇拿人

第十三回

天齊廟外大家動手

把勢廠內好漢遭擒

第十四回

素貞有心憐公子

盧珍無意耍姑娘

第十五回

夫婦非是真夫婦

姻緣也算假姻緣

卷一

第十六回

馮淵巧遇小義士

班頭求見楊文秉

第十七回

賊女空有手帕難取勝

俠客全憑寶劍可擒人

第十八回

黑樹岡范天保行刺

金鑾殿顏大人辭官

第十九回

小五義御花園見駕

萬歲爺龍圖閣封官

第二十回

猛漢險些驚聖駕

于奢一怒犯天顏

第二十一回

于奢得命二次舉鼎

天子一見復又封官

第二十二回

更衣殿盜去冠袍帶履

鳳翔門留下粉漏菊花

第二十三回

開封羣雄領相論

徐州大眾去投文

第二十四回

官查姪正壽道路

地方王直洩賊情

回

八回

二十七回

第二十八回

第二十九回

第三十回

第三十一回

第三十二回

第三十三回

第三十四回

第三十五回

第三十六回

第三十七回

第三十八回

邢如龍捲去二目

馮淵房上假言詐語

校尉火燒潞安山

因貪功二人墜翻板

巧妝扮私訪淫寇

羣賊用意套實話

捆廳柱一福將受辱

活張仙與周龍定計

二護衛水牢離險地

猛趙虎出房受彈

奔南陽府找賊入夥

為交友朋一見如故

鏢打天惠心毒意狠

三老爺回水哭五弟

邢如虎四指受傷

晏飛院內唬落真魂

總鎮兵困柳家營

為拿賊獨自受鏢傷

用假話詭騙愚人

校尉橫心不洩機

花園內三小廝被殺

馮校尉救趙虎逃生

鄭天惠周宅展奇才

鄭天惠棄暗投明

上鵝峯堡尋師求醫

同師弟子反作讎人

結果養花喪盡天良

山西雁路上遇淫賊

第三十九回

老紀強全家喪命

白菊花獨自逃生

第四十回

鄭天惠在家辦喪事

多臂熊葦塘見囚車

卷三

第四十一回

準提寺前逢二老

養靜堂內論英雄

第四十二回

鏢打腹中幾乎喪命

刀傷鼻孔忍痛逃生

第四十三回

水面放走貪花客

樹林搭救老婦人

第四十四回

金毛犼愛財失巧計

山西雁貪功墜牢籠

第四十五回

徐良入險地多虧好友

石仁到賊室搭救賓朋

第四十六回

入破廟人鬼亂鬧

奔古寺差解同行

第四十七回

儒寧村賢人遭害

太歲坊惡霸行兇

第四十八回

貪官見財忘天理

先生定計蔑良心

第四十九回

二解差欺心害施俊

三賊寇用計戰徐良

第五十回

欽差門上懸御匾

智化項下挂金牌

知恩不報偏生歹意

放火燒人反害自身

第五十二回

金錢堡店中奪寶鏡

太  
白看水

第五十三回

遇吊客魂胆嚇落

見  
講奇才

第五十四回

東方明仗造化捉鬼

黑妖狐用奇計裝神

第五十五回

趙勝害人却被人害

惡霸欺人反被人欺

第五十六回

智化送姪婦回店

蘭娘救盟嫂逃生

第五十七回

寶勇強中鐵棍廢命

東方明受袖箭身亡

第五十八回

金錢堡羞走山西雁

毛家幢醉倒鐵臂熊

五十九回

假義僕復又生毒計

真烈婦二次遇災星

六十回

盟兄弟巧會盟兄弟

有仇人偏遇有仇人

一回

趙保同素貞私奔

艾虎遇盟兄行權

二回

五里屯女賊漏網

尼姑菴地方洩機

三回

徐良首盜魚腸劍

二寇雙探藏珍樓

伏地君王收二寇

金家兄弟見羣賊

屋內金仙身體不爽

多臂人熊看姑娘練武

洩機關捉拿山西雁

躺箱之中徐良等死

三元店徐良遇智化

蔣平遇龍韜定計

美珍樓白菊花受困

醬缸內周瑞斃命

吳必正細說家務事

得寶劍馮玉英快樂

夏惡賊貪淫受害

晏飛妻劍器中喜

史丹無心及員外

院中... 故意騙人

... 教丫鬻打拳

... 丟失多臂熊

... 子底下書安求生

白沙灘史丹見朱英

趙虎見史丹施威

酒飯舖衆好漢捉賊

小河中晏飛逃生

馮校尉情願尋賊人

受薰香晏飛被捉

逢二友遇難呈祥

馮淵得寶喜中悲

- 第七十二回
- 第七十三回
- 第七十四回
- 第七十五回
- 第七十六回
- 第七十七回
- 第七十八回

...

第七十九回

過雲鵬龍潭中成命

玉面

第八十回

黃面狼瀾瀾中故

小

卷五

第八十一回

清靜庵天彪逢雙女

養性堂

第八十二回

蔣平給天彪慮後事

梁氏與二女定終身

第八十三回

到後院夫妻談樓事

上信陽校尉請先生

第八十四回

徐良前邊戰要周凱

馮淵後面搭救佳人

第八十五回

賈家屯馮淵中暗器

小酒舖姑娘救殘生

第八十六回

生鐵佛廟中說親事

劉志齊家內畫樓圖

第八十七回

徐良在院中被獲

周凱到樹林脫身

第八十八回

三盜魚腸劍大衆聚會

巧破藏珍樓英雄獨往

第八十九回

馮校尉槍上得劍

山西雁樓內着急

第九十回

夜晚藏珍樓芸生得寶

次日白沙灘大衆同行

第九十一回

播臺下總鎮知府相會

看棚前老小英雄施威



第九十二回

喬彬頭次上臺打擂

張豹二番論武失機

第九十三回

窮漢打擂連贏四陣

史雲動手不教下臺

第九十四回

艾虎與羣賊搗拳比武

徐良見臺官講論雌雄

第九十五回

二英雄力劈王興祖

兩好漢打死東方清

第九十六回

親姊妹逃奔商水縣

師兄弟相逢白沙灘

第九十七回

金弓二郎帶金仙單走

蓮花仙子會玉仙同行

第九十八回

搶囚車頭回中計

劫法場二次撲空

第九十九回

玉仙紀小泉開封行刺

芸生劉士杰衙內拿人

第一百回

艾虎三更追女寇

于奢夜晚獲男賊

第一百零一回

包公開封府內丟相印

徐良五平村外見山王

第一百零二回

青石梁上捉猛獸

閻家店內遇仇人

第一百零三回

因酒醉睡熟丟利刃

爲找刀打架遇天倫

第一百零四回

見爹爹細說京都事

找姊姊追問盜刀情

卷六

第一百零五回

亞俠女

山西

第一百零六回

徐家父子

也

第一百零七回

衆好漢

大英雄

第一百零八回

七雲鵬

徐世長

第一百零九回

四品護衛

站殿將軍

第一百十回

蔣平率大衆

李珍與阮成

第一百十一回

金仙一怒

寨主有意

第一百十二回

臧能苟合

玉仙至死

第一百十三回

朝天嶺上

連雲島下

第一百十四回

鍾太保船

衆寨主兵

第一百十五回

王紀仙大

鍾太保敗

第一百十六回

鍾雄下戰

臧能藏春

第一百十七回

玉仙投宿

員外留客

第一百十八回

英雲素花

王玉金仙

續小五義傳

一〇

第一百十九回

小英雄火燒朝天嶺

衆好漢大戰馬尾江

第一百二十回

破朝天嶺事人人歡喜

報陷空島信個個傷悲

第一百二十一回

盧員外陷空島交手

展小霞五義廳施威

第一百二十二回

焦虎自己奔潼關送信

蔣平派人到各處請人

第一百二十三回

衆英雄復奪陷空島

白菊花被殺風雨灘

第一百二十四回

襄陽王被捉身死

萬歲爺降旨封官

# 續小五義傳 卷一

## 第一回 冲霄樓智化逢凶化吉 王爺府艾虎死而復生

且說黑妖狐智化，與小諸葛沈仲元二人，暗地商議，獨出己見，要去上王府盜取盟單，背着大衆，換了夜行衣靠，二人到了王府，直奔冲霄樓。沈仲元巡風，智化盜取盟單，正伏在懸龕之上，只聽見上面磕叭一聲，下來一口月牙式劍刀。此時萬萬也不及躲閃，明知此刀一下，必定攔腰，劍爲兩段，就把雙睛一閉，咬著牙關等死。只聽得嚙啞的一聲，智化以爲是腰斷兩截，漫漫的睜眼一看，不覺著疼痛，就是不能動轉。列公！這是甚麼緣故？皆因他是個月牙式樣，若要是劍草的劍刀，那就把人劍爲兩段。此刀當中，有個過隴兒，也不至於甚大，又對著智化的腰細，又對著解了百寶囊，底下沒有東西墊着，又有背後背着這一口刀，連刀鞘帶刀尖，正把腰節骨護住，兩旁邊的抄包，盡教劍刀刃子劍破，傷着少許的皮肉，也是鮮血直竄。智化連嚇帶氣，助著不覺疼痛。總而言之，智化命不當絕，可把沈仲元嚇了個胆裂魂飛，急晃千里火，只見裏邊塵土暴起，趕緊縱上佛櫃，竄上懸龕，以爲智化廢命。智化說：沈兄，我教刀壓住了。沈化說：可曾傷

著智爺回答，少許傷著點皮膚，不大要緊。沈爺道：這邊倒有個鐵立柱，我抱著往上一提，你就出來了。智爺連嚷不可，我聽白五弟說過，每遇這樣消息，裏頭必還套著消息。沈爺說：難道你就這樣厭著不成？智爺說：你先下樓去，找你師兄的寶劍，或歐陽兄的寶刀，拿來我自有的道理。沈爺說：在這裏壓著，我一走，倘若上來外人，你不能動轉，我如何走的？智爺說：你不要管我，你取刀劍去爲是。沈爺下了懸龕，只得依著智爺的言語，出了樓往外。正南一看，方纔見那樓下之人，盡是往外去的，口中亂嚷拿人。沈爺不知甚麼緣故，不願照看下面，一直撲奔正西。正要將軟梯放下，忽然見西北來了一條黑影，堪堪至近，見那人闖入五行欄杆。細看原來是艾虎。你道艾虎從何而至，就皆因在西院內暗地聽見智化、蔣平他們商量的主意，等著大家換好夜行衣靠，自己背插單刀，容他們走後，也竄出上院衙，施展夜行術，直奔王府而來。不敢由正北進去，知道沙老員外他們埋伏在樹林之內，若教遇見，豈肯教自己進出？也不敢由東面而來，知道也有巡邏之人，倒是由順成街馬道上城，自西邊城牆而下，腳踏實地，一直的奔木板連環。由西北乾爲天而入，進的天地否，腳踏正字式，當中黃瓜架，直奔冲霄樓而來。堪堪臨近，一看全是朱紅斜正字欄杆，一層一層，好幾斜馬吊角，好幾個門，不分東西南

北，他焉能知曉。按五行相生相尅，進了西方庚辛金，走的東方甲乙木，繞的中央戊己土，繞了半天，心中急燥。這是甚麼地方，隨手背後拉刀，把欄杆儘攷亂砍了一回，賭氣子把刀插入背後，回手掏飛爪百練索，搭住欄杆，往上就導。導上約有七八尺高，上面有人叫他說：下面可是艾虎？他就掏出飛爪百練索，搭住往上問道：沈大哥呀！沈仲元說不錯。你道艾虎怎麼管著他叫大哥，先前叫大叔，此時是打甘媽蘭蘭娘那們論起。沈仲元說：艾虎你這孩子怎麼來了！艾虎說：你們的主意，我早聽見了，我見一面分一半。沈仲元說：你師傅都教鏢刀鏢了。艾虎說：哎！一撒手，咕咚一聲，躺在地下。沈仲元嚇了，趕緊放軟梯到二層，二層的軟梯到了平地，把艾虎往上一抽，後脊背拍了幾掌，悠悠氣轉。艾虎睜開二目，坐於地上放聲大哭。沈仲元說：師傅又沒死，你爲甚麼如此？艾虎說：你不是說我師傅教鏢刀鏢了麼？沈仲元說：原是個月牙式刀，把他壓在底下，不能動轉。艾虎說：你爲甚麼不說明白了！沈仲元說：你沒等我說完，你就死過去了，你這孩子，造化不小，不是遇見我，你性命休矣。艾虎問：怎麼？沈仲元說：你拿絨繩掛住欄杆，必然拿胳膊一肘，跳身上去，那上頭有冲天弩，正打在骷髏之上。那弩箭全是毒藥，喂成遇上一枝，準死無疑。艾虎說：我師傅這時現在那裏教鏢刀壓著？沈仲元說：就在

霄冲樓上。你來的甚巧，你師傅打發我取寶刀寶劍，我生怕我走後，上來王府之人，你師傅有性命之憂。你去找寶刀寶劍，我回去看看你師傅。艾虎說：我得先去看看我師傅，然後去取。沈仲元說：你先取來，然後再看。艾虎說：我總得先看看師傅，然後再去取。沈仲元無奈，先帶著艾虎爬上軟梯。沈仲元也到了上面，捲上軟梯。二人又上了三層軟梯，也把三層的捲起。回到樓門，晃千里火。艾虎先就躡上去了，隔扇一響，智化連忙問道：是誰？艾虎答應：師傅是我。智化哼一聲說：你這孩子，多般任性，連我在冲霄樓上，却受了兩次大險。沈仲元說：他來的正巧，或者教他看著你，我去取刀劍，或者叫我看著你，他去取。智爺說：既然這樣，教他去取。艾虎說：師傅還用取刀劍，我把這鐵柱一把，你老人家就出來了。智爺道：胡說，那能這麼容易，快去取來。艾虎答應，飄身下來。沈仲元當路放下兩道軟梯，帶出五行欄杆，腳踏正字式，艾虎出南門走火風鼎，出離爲火，至木板連環以外，自己一愣說，也不知義父與雲中鶴他們現在那裏，王府地面甚大，那裏去找。忽然聽見東南方殺聲震耳，火光衝天，直奔前來，續過前邊一片太湖山石，只見燈籠火把亮子油松，照如白晝。艾虎就知道是大衆在此動手，背後拉刀，殺將進去，磕叻磕叻亂砍。王府的兵丁，大衆閃開一條道路。艾虎闖進去，鎮八方王官雷

英，金鞭將盛子川，二手將曹德玉，養立壇崔平，小靈官周進，張寶李虎夏侯雄，迎面之上，是北俠歐陽春，雲中鶴，南俠展熊飛，雙俠丁兆蕙，鑽天鼠盧方，徹地鼠韓章，穿山鼠徐慶，聖手秀士馮淵，這些人均在冲霄樓的下面，盆底坑的上面，被上面雷英用火攻燒的無處躲避。四條更道地溝，有一百弓弩手，早教雷英調將出去，蓋上木板，還怕不堅固，又壓石頭等項，人又在上面坐定。裏頭的人，要想出去，比那登天還難。空有聖手秀士馮淵帶領衆位，闖了四面，正南正北正東正西，都有木板蓋着，乾自着急，不能出去。盧爺說鬼話，叫五弟呀五弟，你活着是個聰明人，死後應當是個聰明鬼，我們大家與你報仇雪恨，你怎麼不顯一點靈應，下一點雨。雲中鶴說：無量佛，我有了主意，只要大家命不該絕，隨我走，就可以闖將出去；若是大家命該如此，這回要想闖出去，可不用打算出去。北俠說：計將安出？雲中鶴說：隨貧道來。北俠跟在後面，大家魚貫而行，撲奔正南。雲中鶴在前直走，到上面壓木板之處，雲中鶴回頭叫道：歐陽兄，助貧道一臂之力。北俠點頭。所苦者地道窄狹，不能並立二人。北俠從魏真肩頭之上，伸過一隻手去，雲中鶴用手叭叭連拍木板。聽上邊人的口氣，說：老二你瞧，他們底下拍這個板子呢，正在我坐的石頭底下。魏道爺反換了個地方，叭叭又拍幾下。上面人言，我這



屁股底下，可沒有石頭，又挪在這裏響呢。魏道爺用寶劍尖就認定了這個地方，用力往上一扎，就聽見吱呀嘎咚，然後用力一推，正扎在那人屁股尖上，又把寶劍抽回，連北俠也用力朝上一推。上面那塊木板一起，雲中鶴縱上來，用寶劍亂砍。衆人北俠等，也就竄上來。一陣削瓜切菜相似，把那些弓弩手，砍的東倒西歪。也有漏網之人，飛奔八卦連環堡之內，將信息傳報于雷英。雷英一聞此言，大吼一聲，率領衆人出冲霄樓，殺奔前來。正遇北俠，大家殺在一處。所有王府的兵丁，往上一裹。王府各處兵丁，盡行來到，各舉長短的軍刃，點着籠燈火把，喊殺連天。正在殺的難解難分的時節，由正北上一聲大喊，只見他手中刀，上下翻飛，亂砍衆人。原來艾虎取寶刀寶劍來到，見北俠與衆人正在交手，寶刀寶劍，亂削長短傢伙。就是金銅鐵四條鞭，不敢削，因他甚粗，怕傷了自己的寶物，餘者的兵刃，挨着就折，逢着就傷。正在動手之間，艾虎由正北闖進來了。北俠是夜眼，早就看見艾虎殺將進來，遮前擋後，因手中這口刀閃砍劈剝，亂砍衆人，好是一條生龍活虎相似。北俠又是恨又是愛，見他殺奔前來，用左手將北俠一揪，殺奔正北去了。北俠暗暗納悶，也就殺將出來，離動手處甚遠。艾虎方纔說道：「義父，我師傅現在冲霄樓，被月牙式劍刀壓在底下，教我前來尋找義父，將你老人家的刀，

拿去解救我師傅。北俠一聞此言，吃一大驚，說：「你說此話可真？」艾虎說：「孩兒焉敢撒謊。」北俠說：「既然如此，將我刃拿去。但有一件，你也知道，我全仗着我這一口刀，你救了你師傅，趕緊回來。倘若來遲，我拿你這刀不順手，我要死在他們手裏，如同死在你手裏一樣。」艾虎連連點頭，將自己刀交與北俠，把七寶刀調將過來。北俠二番又殺將進去，艾虎得了七寶刀，得意揚揚，救師傅去了。正要撲奔木扳連環，迎面之上來了兩個人，擋住去路。艾虎細看，却是翻江鼠蔣平，白面判官柳青。若問兩個人怎麼出得地溝，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回 雲中鶴寶劍穿地板 蔣四義牙齒齧繩縛

且說蔣四爺柳青，本是在地道之中，四馬倒攢蹄，寒鳴浮水勢，被四個王官捆了個結實，二人自問必死的了。忽聽一個王官說道：「你二人守着奸細，我們二人報知王爺。那兩個道：你們守着奸細，我們二人去報王爺。那個人說：不用爭論，大家一同上去。」衆人說：「有理有理。」且把他們放在一處，兩個人頭對着頭。四個王官撲奔東南拉了一根鐵鍊。那人說：「先把消息上好，不然啗們一蹬，翻板也掉下去了。」那人說：「有理有理。」只聽見吱吱嘍嘍一陣鐵滑子响，噶軋軋聲音，各處翻板的插管，俱都插好。王官導鐵鍊推翻板。

而上。蔣爺聽見四個人上去，衝着柳青哈哈一笑，說：老柳！你可好哇！柳青怒道：病夫！我這條命，斷送在你手內，你還樂得上來。蔣平一大笑，說：老柳！你大喜，柳青說：對出大差，就是喜。蔣平說：咱們絕處逢生，豈不是一喜。柳青說：還有活路呢，另世來生。蔣平說：你是囈糊塗了。這四個人俱上去了，我們也好去了。柳青說：就是四個人去，你我捆着，也是出不去。蔣平道：只要四個人去了，你我如同不捆着一樣。柳青問：我倒要領教領教。蔣平道：可惜你還是九頭獅子的徒弟哪，若是一個人倒攢蹄捆着，那可沒有法子。這是兩個人倒攢蹄，一個人滾過來，給這一個齧繩子。只要齧斷了一人，這個再給那個解開，豈不是與沒網着一樣麼。柳青哈哈一笑，說：真有你的。蔣平道：既然這樣，你滾過來罷。柳青說：那是你滾過來。蔣平道：你連這麼點虧都不吃，我就滾過去。說畢，一翻一滾，柳青把身子一歪，蔣平的嘴，拗着柳青的脖子，用牙咬斷繩子。柳青雙手一伸，翻轉身站起，說：哥哥！你在此等着我，我破銅網陣去了。說畢就走。蔣平喊道：老柳！柳兄弟！好柳兄弟！千萬別走，你給我解開罷。你一走，我可就苦了。柳青說：我要與你解開，你又交出主意。蔣平輸嘴，我再不出主意了。柳青這纔與蔣平解開。蔣平伸雙手縱身起來，直奔東南，要導鐵練而上。柳青先把鐵練揪住，說：你先等等，你上丟把蓋兒一蓋，把我悶

在裏頭，你爲的好報前仇，你先讓我去罷。蔣平一笑，柳青在先，蔣平在後，導鐵練而上。出來就聽見正東上殺聲震耳，二人殺奔前來。看看臨近，盡是王府的兵丁，執定燈毬火把，亮子油松，照如白晝。沈柳二人，由正西殺奔前來，正遇艾虎。蔣平問：你從何處來？艾虎就將他師傅壓在劍刀底下，教他取寶刀來的話，說了一遍。蔣平催他快救你師傅去。艾虎點頭，直奔正北去了。沈柳二人大喊一聲，叛賊四老爺來了，叱咤略亂砍衆人。王府的兵丁，焉能是蔣柳二人的對手，也有把軍刃磕飛，也有帶着重傷的，也有死于非命的。北俠等看見蔣柳二人殺將進來，暗暗歡喜，會在一處交手，暫且不表。單提小義士艾虎，得了寶刀，一直的奔連環木板，由原路直奔冲霄樓下。在五行欄杆以外，早有沈仲元等，見着艾虎，問：可曾將寶刀借來？將艾虎帶進五行欄杆，由上放下軟梯。艾虎、沈仲元，扒軟梯而上。上一層捲一層，直到三層上面，也把軟梯捲起，進了裏面，晃千里火筒。艾虎先就上了佛櫃，躡上懸龕，手拿着七寶刀，說：師傅，我把義父的刀借來，是怎麼樣的砍法？智化說：你把刀尖貼在我的腰，在劍刀的刃子裏頭插將進去，七寶刀的刃子冲上，一點一點的削他，那個刀削到鐵柱子上，那裏可就別削了，我打這半邊，就可以扒出來了，總是別動這根鐵柱子纔好。艾虎依了這個主意。沈仲元

在佛櫃之上，晃着千里火，照着亮子。艾虎將寶刀貼着智化的右膝，刀刃冲上，插將進去。用力往上一挑，噲的一聲，鋤刀下來了一半。又削來削去，削在當中。鐵柱子那裏，艾虎不敢往下再削，就告訴師傅，已然到了鐵柱子那裏。智化叫艾虎躲閃。智化爬伏身軀，往東一躡，牙關一咬，仍把皮肉劃了一下，往下一縱，站在佛櫃之上，仰面一聲長嘆，說：利害呀！連艾虎與沈仲元都有些悽慘。艾虎就問師傅道：這鐵柱子扳起來，你老人家出去，省多大事，怎麼不叫扳，是甚麼緣故？智化笑道：當初有老五之時，聽他說過，每遇消息裏頭，若有立柱橫刀落將下來，上面必定套着消息。此事也不可深信，總是防範着好。沈仲元點頭道：賢弟言之有理，只不知套着消息甚樣，咱們試驗試驗，用力將七寶刀對着鐵鋤刀的主柱兒用力一剝，噲的一聲，砍爲兩段，就見黑洞洞一宗物件，墜落下來，噯哪一聲响亮，地裂山崩相似。三位爺早唬得由佛櫃上躡將下來，直奔門口，塵土暴烟，迷人雙目，千里火都會無光。艾虎沈仲元倒吸一口涼氣。智化說：如何方纔一扳這個柱子，這個橫樑，豈不把人壓個骨斷筋折？沈仲元點頭，幸虧聽老爺爺說過。智化又問沈仲元：這裏還有什麼消息？沈仲元皺眉言道：我可不是王府的人，我知道這上頭有什麼消息沒有，想不到這裏頭消息，層見疊出，我往下也不敢說了。你

算算你們王府的人逃的逃，跑的跑，降了大宋的降了大宋，難道你們走後，人家沒有準備不成？沈仲元說：是了，這都是我走後，人家復反安的消息，我們怎麼能知道？艾虎說：待我上去。智化說：那裏用得着你？艾虎不敢多言，諾諾而退。智化說：還是我上去，令艾虎卽速將七寶刀送去與你義父，趕緊回來，可一同回去。若你交刀工夫甚大，我們就不等你；若是你送刀急速回來，咱們仍在此會聚一處，盜盟單有你一半功勞。艾虎回身便走，仍然是沈仲元前邊帶路，出了冲霄樓，奔西北一層層放軟梯下來，帶出五行欄杆。艾虎腳踏卍字式，直奔正南前去送刀。沈仲元一人上來，智化晃千里火，仍然竄上懸龕，把刀由背後抽將出來，截上面天花板，並無別的聲音。爬過鐵樑，再把盟單匣子往起一抄，一點動靜沒有。原來這樓上，是振八方王官雷英由長沙府回來，見他乾老被蔣四爺盜去，雷震對他說明，教他改邪歸正。他不但不聽，反絕了父子之情，把雷震氣走，自己入山去了。雷英回到王府，各處多添許多消息，連臥龍居室，假設的王爺，在冲霄樓上，安人字鏢刀鐵樑。智化就把名單匣子拿住，上了佛櫃，教沈仲元晃着千里火。智化把盟單匣子打開說：費了好大的事，捨死忘生，必要瞧看明白再走，不然，再有點舛錯，豈不是往返徒勞？沈仲元點頭稱善，打開匣，裏面有一塊黃雲緞子包袱，

將包袱打開，內中有一本緣簿相似。皮面上貼着個簽字，寫的是龍虎風雲聚會。沈仲元說：不必看了，大家名字均在其中，復又包好。智化將自己刀背好，又將自己百寶囊，復又帶上。用抄包把盟單匣子裏好背於背後，約會沈仲元一同下樓。沈仲元說：何不  
等艾虎。智化說話已對他說明，誰能緊自等他。沈仲元也就同着智化出樓，直奔西，放軟梯下去，出欄杆奔正西，走澤水困小門，出兌爲澤大門，直奔正北府牆而來，就見東南上火光冲天。智化就知是大家東南上動手哪。忽見一條黑影，趕奔前來。沈仲元細看，原來是艾虎到了。自從離了冲霄樓，出了八卦連環堡，尋找義父前去交刀。來至動手的所在，自己拿着七寶刀，要試試寶刀的好處，並不殺人，抖丹田一聲喊嚇，說：賊人閃開了，叱咻咯咻亂削大衆的兵器，就聽見叮叮噹噹，把這些人的刀鎗，削得亂紛紛東飛西折，半截落在地下。王府的衆人，一口同音說：利害呀！他們那找的這個兵器呀！艾虎殺了一條路進去，把北俠一拉，二番又殺將出來，找僻靜所在，將師傅的話對北俠說明，將刀交與義父。歐陽爺二番殺將進去。艾虎追上師傅說明交刀之事，三人一同竄出府牆，迎面來了一人，亮刀擋住去路，把三人嚇了一跳。要問來者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武總鎮帶兵圍府 襄陽王率衆逃生

且說迎面來了一人，亮刀攔住去路，哼了一聲，是甚麼人？少往前進。艾虎叫道：來者是三哥，對面答言正是。老西徐良，見了智叔父，師叔，便問：三位那裏去？智化說：銅網已破，如今去請大人主意拿王爺，你好生把守，防着賊人漏網。徐良點頭。智化同沈仲元穿樹林而過，直奔上院衙而來。到上院衙躡牆而入，正遇見大衆來往巡更。智化先到自己屋中，先把抄包解將下來，又將抄包打開，把盟單匣子放桌上，叫手下從人看守。智化、沈仲元、艾虎三人，俱都脫了夜行衣服，換了箭袖袍，繫上絲鸞帶，肋下佩刀，前來面見大人行禮，說：回稟大人得知，此時銅網陣已破，請大人知會同城文武官員，請旨拿王爺。大人點頭，立刻吩咐公孫先生，外面傳話，知會同城文武官員，至上院衙門聽旨。公孫先生出去，派人知會同城文武官員。三鼓多天，上院衙門外轎馬盈門，同城文武官員進見。襄陽的總鎮姓武，魁帶領屬員，文官是藩臬兩司，帶領文官屬員；至大廳行禮已畢，分班站立。大人身後站定智化、沈仲元、艾虎、龍滔、姚猛、史雲、鄧彪、胡列、韓天錦、馬龍、張豹、胡小紀、喬彬、朋玉、熊威、韓良。兩旁有二位文墨官員，就是公孫先生，賽管輅、魏昌。大人對着兩旁說明，奉密旨出都，察看襄陽王謀反情形。如今銅網陣已破，



只待拿捉奸王，吩咐武總鎮，火速派馬步軍隊，圍困王府，不要走脫一人。武魁答應，轉身退將出去，點起馬步軍隊，圍困王府。文武各帶本衙署的捕快班頭，大人領着大官人智化、沈仲元、韓天錦等，連公孫先生，請旨定意，火把齊明，直奔王府而來，暫且不表。且說北俠與艾虎換了自己的七寶鋼刀，又殺進去，亂削大衆的兵器。衆人齊說：「又來！我們可受不了的，這兵器傷了多少。」正說話之間，二官人一寶劍，結果了張保的性命。盧方一刀，將夏侯雄殺死；雲中鶴拿寶劍，正要削雷英的撲刀；李虎前來接救，掄刀照着魏真後脊背砍來。魏真道：「爺正與雷英動手，忽聽後面搜的一聲，將身急忙一閃，躲開了李虎這一刀。一抬腿削的一叢，就把李虎踢了一個跟頭。徐慶掄刀就剝，磕咬一聲，紅光崩現。又叫馮淵趕上扎了一鎗。王府內死了三個王官。這一陣大亂，頃刻之間，屍橫滿地，血水直流，也有帶着重傷的，也有死於非命的，也有跪在地下苦苦求饒。惟有盛子川、曹德玉、崔平、周通這四個人的兵器未傷，皆因是金銀銅鐵四條鞭，分量又重，又粗，寶刀寶劍，皆不敢削，怕傷了自己的寶物。因此上反倒快活了四個反叛。雷英那口刀，仍然被北俠七寶刀削爲兩段。柳青攔頭就是一刀。雷英一灣腰，啣的一聲，將頭巾砍去了半截，把雷英嚇了一個膽裂魂飛，撒腿就跑。大家亂殺之際，也顧不得追。

趕雷英。王府兵丁，越齊越多。閻王府各處兵丁，俱都湊來。正在亂殺之時，忽聽見正西上噹啷一聲鑼鳴，一片燈火齊明，衆人齊口喊叫：雷王官有令，我兵退下，是君山救應到了。飛叉太保鍾寨主，帶領君山水旱二十四寨各寨的寨主，五千嘍兵，如今見了王爺，說明要立頭功，我們府內人退下。衆人一齊答應，如風捲殘雲一般，分兩旁一齊盡自退往西南西北去了。這邊北俠雲中鶴二官人，與馮淵柳青等，一聞此信，個個面面相覷，依着徐慶，要闖將上去。衆人攔阻，破口大罵：好鍾雄囚囊的，人面獸心，反復無常的小人，咱們要拿住他，把他剝成肉泥。北俠說：別忙！等他臨近，叫鍾雄答言。又向蔣四爺說：老四，全是你的不好，人家帶領君山人來，拔刀相助，你不肯重用他們，偏教他們紮在城外，等着拿人。必是金鎗將于義、黃壽，他們挑唆鍾雄，諒着鍾太保絕不能做出這樣事來。蔣平說：此話真假難辨，也許是王府他們的詐語。北俠問：怎麼見得？蔣平說：鍾雄由君山帶來，不過二百兵丁，紮在小孤山，如今怎麼會有五千多人，是甚麼緣故？北俠一聽說，待我向前看看虛實。大家點頭。北俠等往前一跑，哈哈大笑說：衆位，咱們受了他們鬼計了，你看前面燈火雖然一片，連二十個人沒有，竟都是把那些個燈火掛在樹上。衆人不大相信，果然來至跟前，乃是把那些燈籠都綁在樹上，約有十數

個人，俱都是老弱的兵丁。馮淵趕奔前來，就用鎗挑了兩個罵道：「好混帳羔子，可惡透了，冤苦咱們了。」那幾個老弱兵丁，一齊跪下。蔣平說：「我們也不殺你等，只是一件，方纔那些個動手的人，都往那裏去了。」那些老弱兵丁說：「我們就管看燈籠，別的事情，一概不管，就是把我們刷了，我們也一概不知。」大眾無奈，這可往西南西北追趕，就是正然要追，忽聽外面一陣大亂，燈毬火把，照如白晝。就見由正南上闖進許多人來，頭一個就是鐵背熊沙老員外，孟凱、焦赤、山西雁徐良、白芸生、盧珍、艾虎、韓天錦，幾個人，往前飛奔。口中嚷道：「說大人親身請旨，捉拿王爺，現在會同同城文武官員在府外。」大眾一聽，就顧不得追趕，全都撲奔府門來了。來至府門，顏按院大人的轎子，將到府門之外，後邊有許多的馬匹，兩旁許多燈火，照如白晝。大人下轎，衆人過來參見。顏按院問銅網陣之事，南俠北俠一五一十說一遍。大人又問王爺之事，二人也就回了大人一遍脫殼之法，樹上假設籠火，衆人逃竄。正要追趕，忽見大人駕到。大人一聞此言，立刻叫總鎮大人武魁過來，吩咐將馬隊圍住府牆，帶步隊進府拿人，拿獲王爺者，重重有賞。武魁連連答應。大人帶著公孫先生，直奔銀安殿，然後武總鎮一聲令下，調步隊發一聲喊，說：「拿王爺呀！」四面八方，各處搜查，遇着就捆，逢人就拿，碰着就綁，撞着就鎖。頃

刻之間，把王府的兵丁人等，拿了無數，也有爬牆出去被馬隊拿住，不少就是不見襄陽王與雷英，並兩個世子殿下。趙麟趙鳳盛子川曹德玉崔平周通王府宮官等這些人，俱不知去向。直到東方發曉，天光大亮，衆人裏外搜尋，百般追問，並無影響。紅日已然上升，蔣展二人見大人顏按院言道：今日拿不住王爺，本院不好入都覆命，先派人四門送信，不許開城。然後着地方官，曉諭閣城內庵觀寺院，大小鋪戶，連住戶人家一體清查。若有拿獲王爺者，獻來賞銀一千兩，有人送信者，賞銀五百銀。若要隱匿不報者，全家處死。大人這道諭一下，閣城振動，聲若鼎沸一般，四門不開。城裏關外地方按戶細細搜查，要問襄陽王的下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回 看盟單智化逃走 專摺本展昭入都

且說此時四門緊閉，清查保甲，並着襄陽城內，盡都查到，並無王爺與羣寇的下落，只可稟報大人，旁邊伺候，大人派蔣展盧韓四人，問城外鍾雄，可見王爺，四人領命去了。大人又派金知府，會同公孫先生魏昌，清查王府倉廩府庫，各處陳設，俱都上了帳目回稟，不在話下。且說蔣平等四人，由馬道上城，往外一看，人烟甚重，連君山的人，待要進城的人，連作買賣之人，亂成一處，四人在城請鍾兄答話。少刻鍾雄到來，問不開城

緣故。蔣平與他說了一遍，又問：可見着襄陽王沒有？鍾雄回答，連王府一名兵丁都沒見，空守一夜，並未見人出來。蔣平無奈，只好同着三位回見大人。大人一聽，一聲長歎，無計可施。還是蔣平給大人出主意，城門不可久閉，不如開城，四門派人把守。進來之人，不必盤查；出去之人，必須細問。並且要認得襄陽王的，在那裏把守。倘若在城內窩藏，開城後必要混出城去。那時節被守門認得襄陽王的，將他拿下，豈不爲妙。顏按院連連點頭，立刻派人有認得王爺之人，四門把守。頃刻間，四門大開，仍派君山寨主，至上院衙，嘍兵還小孤山去。大人回上院衙，拿住王府兵丁，收有司衙門，所有死去之人，在城外刨坑，把大衆就埋在一處。王府內各處門戶封鎖，外面派地方官把守。大人回院衙理事。大衆面面相覷，皆因沒拿住襄陽王之故。忽見智化沈仲元後跟艾虎，見智化手捧一物，來至大人面前，說回稟大人得知，王爺雖然未能拿獲，今現有王爺府內盟單，乃是沈仲元沈壯士盜來，請大人過目。大人一見，哈哈大笑，說：乃是沈壯士的頭功。有公孫先生接來，放在桌案之上，打開一看。沈仲元往前搶行半步，說：回稟大人得知，盟單乃是智壯士所盜，並且如何遇險，如何被鋤刀壓住，把姓名換來，小民焉敢承認。盟單是小人所盜，智化在旁，一定不認。沈仲元說：況有你徒弟借刀之功，我決不要。

此功勞。大人說道：你二人不必謙讓，本院打摺本之時，智壯士艾虎巡風，智化還要往下爭論，大人把臉一沉，表示主意已定，不必往下再講。智化諾諾而退。公孫先生把匣子打開，黃雲緞的包袱，取出將麻化扣一解，露出裏面盟單，皮面上寫龍虎風雲聚會。展開一看，上面寫天聖元年元旦日吉立，頭一位，就是王爺的名字，霸王莊馬強，與馬朝賢，鄧家堡的羣賊，連君山帶黑狼山，黑水湖，洪澤湖，吳源吳澤，俱在上面。王府內的那些個王官名字，也在其內。大人看盟單，早有展南俠與蔣平過來，給大人行禮，求大人格外施恩，所有投降人在盟單上的名字，求大人撤將下來，現在沈仲元，聖手秀士馮淵，君山的鍾雄，帶領許多寨主，分水獸，鄧彪，胡列，魏昌，俱都跪在大人面前，懇求大人天恩，將他們的名字撤下去。大人點頭應允，衆人退下，教公孫先生魏昌打摺本，寫白玉堂死在銅網之內，要奏明萬歲，把摺本修好，另有夾片，收伏君山鍾雄，另有夾片，襄陽王逃走，不知去向。大人另有請罪言語，破銅網衆人一干花名，俱都修在摺上。底稿整整寫了一天工夫，方纔寫好，請大人過目。大人看畢，公孫先生魏昌寫好摺本，派護衛摺差入都。忽然外面有人報將進來，智壯士把自己所有物件帶走，不知去向。留下了一個給大人請安的稟帖。大人一聞此言，仰面朝天，一聲長嘆，說：智壯士，乃是本

院將你逼走。蔣平在旁說道：智化不願爲官，與魏真說明，情願拜魏道爺爲師兄。如今他這一走，必然是回家祭掃墳塋，辭別親族人等。大事一畢，出家當了老道。大概他准是這個意見。大人也無可奈何。你道智化爲何走了，皆因大人的主意，寫他盜盟單，不寫沈仲元盜，自己有心往下再說。見大人面帶沉色，只可諾諾而退，回到自己屋內，寫了一個稟帖，留在此處。雖將所應用物件，珍珠算盤，量天尺，天地盤子，還有幾本道書，俱都帶好，沒敢走上院衙門前，怕有人碰見，由後門逃走，混出城去，直奔黃州府黃安縣。這日來到門首，家下人等迎接進去。次日教家人預備祭禮，買了些金銀課錠紙錢等類，自己親到墳上燒錢化紙，奠茶奠酒，心中祝告祖墓墳塋，無非是要出家的言語，不必細表。次日在親友家住了幾天，這纔想着要去找雲中鶴，自己帶上散碎銀兩盤費，仍然還是壯士打扮，肋下跨刀，將應用的東西，連夜行衣，俱都包裹停妥，肩頭上一背，暗暗偷走，一路曉行夜住。這日往前正走，聽見過路之人，紛紛議論，提說顏按院大人入都。智化忽然心中一動，停步想：此時尙未到魏道兄廟中去，大概他也不在廟中。我在大人跟前不辭而別，定要寫我盜盟單，那時萬歲爺封官，找不着我的下落，萬歲一怒，爲抗旨不遵，這便如何是好。也罷。魏道爺亦是入都，此時我到廟中，弟兄也是不

能見面，不如我也到京都走走，在風清門外找店住下，且聽大人見駕之時，萬歲怎樣降旨。如若封官，我就出去謝恩；若不封官贈爵，我再回三清觀，尋找魏道翁不遲。主意已定，直奔京都大路。這日正往前走，忽見前面來了許多駝轎車輛，遠看盡是穿孝的男女，到面有兩匹馬，全是六瓣甜瓜巾，青銅摩額，箭袖袍。一個是黃白臉面，鬚鬚不長，一個面黑，濃眉闊目。智化暗說：却不是別人，是開封府兩名校尉，張龍趙虎，若要教他們二人看見，又得費話。抽身直奔樹林，隱起身來，早被趙虎看見，一催馬追趕下來，連聲喊叫：智大爺，往那裏藏？智化明知藏躲不開，只得轉身迎出，一躬到地，說：你們二位上那裏去？趙張二人翻身下馬，彼此各行一禮。趙虎問智化破了銅網，盜了盟單，你怎麼跑掉？你可小心點，萬歲找你呀？張龍說：別嚇他了。智化問：你們怎麼知道我的事情？張龍說：有我們展大爺摺差進京，開封府來交包相爺替遞。智化說：我打聽打聽，皇上怎麼降諭旨？張龍說：召見顏大人，所有破銅網陣之人，一體進京陛見，俱已陞賞。案後訪拿襄陽王的餘黨，交各州縣嚴拿。若能拿獲，解往京都交開封府審訊清供，明白回奏。現今拿住王爺的餘黨，就地正法。朋敢凌遲處死，外藩留守，着金輝署理。府內抄出陳設銀錢物件，交金知府衙門入庫，生擒府內兵丁，全行施放。白護衛爲國捐軀，加



一級賞卹典銀一千兩，着金華府藩庫撥給。白玉堂之子白雲端，此時還在懷抱，兩生日三歲，賞給四品廕生，待出學時，着開封府帶領引見，另加陞賞。萬歲降旨，着開封府派安員護送白夫人公子，到襄陽接古磁罈，准其穿城而過，回原籍葬埋。一路上馳驛前往，逐細告訴了一遍。智化聽罷，暗暗稱讚，真乃有道明君。隨問道：後面就是白五太太。張龍說：正是。智化說：帶我過去見見。張龍引路，來至駝轎前。智化向着白夫人一躬到地。五太太在轎內抱定公子，叫家人將公子抱下，去與智伯父叩頭。智化再三攔阻，白五太太說：我家老爺死後，多蒙衆位伯叔父，與我家老爺報仇，本當至府道勞。智化說：不敢當。又說了些言語，轉身退下。趙虎拖住智化，叫他一路同行，死也不放。智化無奈，只得跟隨。正要起身前往，忽見前面又有一宗奇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趙校尉當面行粗魯 李欽差暗地用計謀

且說智化被趙虎拉住死不放，說：我們開封府實在沒人，但要有人，不派我們兩個人護送白五太太。我想五老爺在時，與王爺爲仇，這一路之上，遇見襄陽王的餘黨，我們兩人如何能行。可巧遇見你，沒別說，你跟着我們辛苦一蹚，把五太太送到原籍，一同回來，准保平安，不枉你與白五老爺好了一場。張龍在旁，亦是這等說法。智化沒奈何

只有點頭應允。趙虎一回頭，把他手下從人叫來，說：「把你那匹馬拉過來，叫智大爺騎從人無奈，將馬匹拉過來，給智化騎。」智化同張趙二位，三個人並馬而行。一路之上，趙虎與智化打探襄陽王破銅網之事。智化一五一十，都說了一回。這日晚間，應當住上蔡縣地面，看看臨近，早有前站下去找辦差的，預備公館。張龍趙虎智化至公館，承差過來報名，請老爺們下馬。三位下了坐騎，公館原本是一座大店，駝轎車輛，直進店內。丫環婆子下了車，抱公子攙夫人下駝轎，進上房，打臉水吃茶。夫人吩咐下來。上房三間，一桌酒席，可算應差。夫人外賞八兩銀子，辦差的趙升，一聞此言，連連誇講白五老爺在世時節，是蓋世英雄，五太太亦是這樣寬洪大量。且說張龍趙虎智化，在西屋住下，洗完臉，把茶獻將過來。忽聽外面一陣大亂，趙虎叫衆人出去看看，外面何事。從人出去不多時，進來說：「老爺外面來了李欽差大人，他要住咱們這個公館。」趙虎問：「甚麼欽差大人？」從人說：「查辦黃河李天祥李大人。」趙虎一聞此言，大吼一聲，說：「好球囊的，怎麼配住咱們這個公館？待我出去。」智化一揪沒揪住。趙虎竄出去，來至店外，就見辦差的在那裏跪着。李天祥轎子打杵住。李天祥爬在扶手上，探出身子說話，正是南邊人的口音。此人就是六堂會審艾虎的時節，他本是與馬朝賢一拜，教艾虎認真假馬朝

賢之時，就是他的主意。後來得了工部侍郎，現今出京查辦黃河兩岸。自從一出京城，逢州府縣，把地下的土，都鏟起三尺。一路之上，怨聲太大。如今正要回京，由此經過，他本是奉旨欽差，亦是馳驛前往，也走在上蔡縣，就教辦差的給他預備公館，辦差的，出去回話，說在上蔡驛給大人預備下公館，離此還有二十里路，小人此處預備的差使，乃是伺候白五太太所住。李大人不答應，說：「我不管五太太，不五太太，我要在此居住。辦差的說：五太太已然入了公館，總是屈尊大人貴駕，多行幾里，奔上蔡驛罷。」李天祥說：「不行，我乃是奉旨欽差。辦差說：五太太也是奉旨。」李天祥說：「你這混帳東西，與我打承差嚇的雙膝跪下，苦苦哀求，大人施恩。正遇趙虎出來，一問辦差的，趙虎就將李大人言語述了一回。趙虎道：我聽說要住這個公館。李天祥說：我住與不住，與你何干？問的是辦差的。趙虎說：你奔上蔡驛好呢。如若不然，就將袖子一挽，趕奔轎子前來就要打。李天祥知道勢頭不好，幸而有張龍在旁，把趙虎一拉，說：還不退下去。向着李天祥一躬到地，說：大人不必動怒，方纔這是我無知的拜弟，卑職聞聽大人要在此處下馬，乃卑職奉包丞相之諭，護送白夫人接靈。行至此處，本縣就給預備公館。大人如不願奔上蔡驛，此店後面房屋，約有三十餘間。大人如再不愿意居住，本街上還有大店，另

我一座，這就怕鋪墊不齊。大人再不然，只得教白五太太搬出來就是了。李天祥說：豈敢，方纔那位說話，要像三老爺言語一樣，何必費這麼大事情。我就在後面居住，有三五間屋子，未爲不可，煩勞三老爺，替我與五太太道惱就是了。張龍復又一躬到地。張龍趨虎回進店內，同着智化，看那辦差的，引了李天祥到裏面屋內，行李什物，約有五六十駝子。有許多家人保護，諒情是黃白之物。後面還有兩個人進來，生得身長七尺，膀闊三停，都是英雄氣象。一個黃緞壯帽，青色箭袖袍，面似淡金，短短鋼髻，一個皂緞包巾，油綠英雄簷，面如鍋底，領下無鬚。兩人肋下佩刀，坐騎一黑一黃。智化一看，就知道是兩個夜行人，暗暗心中納悶。李天祥是奉旨欽差，怎麼他帶了兩個賊，是甚麼緣故呢？莫不是帶的金銀錢財太多，這是保標的。又問張龍，你可認識這兩個賊？張龍說：我不認識。智化說：你可能過去打聽打聽。張龍說：那可行了。智化說：等他們消停消停，遂就要酒飯飽餐一頓，將殘席撤去之後，張龍說：我到後面打聽去了。去不多時，笑微微的回來，說：真你的，我找着李天祥兩個跟班的，一個姓宋叫宋信，一個姓謝叫謝機。聽他們兩個人說的，李天祥有個表弟，姓潘叫潘永福，作過藍陵府知府。這兩個大漢，乃是潘永福收伏的。兩個人在他府內當把式匠，一半護院，一半幫着辦案拿賊。

可巧李天祥瞧他表弟去了，見着這兩個彪形大漢，他就與表弟借來，一路之上，保護着他入都。智化問姓甚麼，張龍說：他們是親兄弟兩個，姓邢。一個叫邢如龍，一個叫邢如虎。智化說：李天祥不一定是保護着他入都罷，我想內中還怕有別的事情。張龍說：那我可不知道了。智化說：我有主意，等他們吃完飯，我過去聽他們背地下說些甚麼言語。等至二鼓時候，智化把衣服掖將起來，把袖子一挽，由東邊夾道過去，直奔後院。智化把窗戶紙戳了一個小窟窿，往裏面一看，正是李天祥把邢家弟兄請進來，待承酒飯。酒席筵前，原來是商量着，教兩個人上開封府行刺包公。智化一聞此言，喫驚不小，若問邢如龍、邢如虎，怎麼上開封府行刺，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英雄戶外聽私語 貪官屋內說謊言

且說智化看這二人神色不正，來至李天祥屋子後面，窺見李天祥居中坐定，擺列一桌酒席，兩個人在旁坐着。李天祥說：二位賢弟，那兩個人說：小人焉敢與大人稱兄喚弟。李天祥說：那裏話來，你們兩個人是當世英雄，終久是國家棟樑之材，我還有大事奉懇二位，不知兩位胆量如何？邢如龍、邢如虎一齊說道：若問我們的胆量，學會一身來無蹤跡，去無影響之能，教我們上山擒虎，下海捉龍，只要大人差遣。天祥說：我實對

你二人說罷，我的老師，是當朝龐太師，與開封府包公有劔子之讎。至今未報。我看二位相貌儀表，必然本領高強，你們要能結果包公性命，必定高官得做，讓我老師保舉二位作官，奉送紋銀一萬兩，不知二位意下如何？那如虎大吼一聲，李天祥慌忙站起攔住作驚道：別嚷，此是機密大事，不可高聲。那如龍說：我實對你老人家說，我們在黃河岸上，作的是綠林買賣。聽見綠林中人傳說，可又不見確實，說我們天倫死在包公之手。李天祥說：只要是開封府的事，我無一不知。那如龍說：我天倫姓那，單名吉字，先作綠林後來出家，當了老道。正說在這裏，李天祥答言：此事我是深知，原來那道爺就是二位的令尊，皆因你們令尊好下圍棋，常常陪着我龐太師奕棋。那日包公派展熊飛行刺龐太師爺，造化大，可巧這天出去會客，姓展的就到斜月軒，見着你們天倫，未容分說，就將你們天倫，結果了性命。你天倫一半喪在包公之手，一半喪在南俠之手。若論男子生于天地之間，父仇不報，算甚人物！那如龍說：我若不殺黑炭頭，誓不爲人。李天祥說：明天我在商水縣寫一封書信，你二位到我家中，務必白天將開封道路探好，至晚間方好行事。若要甚麼應用物件，只管與我少爺去要。我就在商水縣等候，假說染病，見了你們二位回來，或事成，或事不成，我再入都。智化聽到此處，轉身便走，來

到了屋中，見張龍趙虎說：「我這騎可將他們的消息全聽來了。我明天可不同着二位上襄陽了。」就把天祥差派邢如龍邢如虎上開封府行刺的話說了一遍。趙虎一聽，破口大罵，說：「咱們別容他們去行刺。連李天祥一併拿住，教本地地方官將他們解往開封府。」智化說：「不行，就憑一句話，如何就將他們拿住？總要見他們的真贓實犯，將他們拿住。」再說包公怎麼派展大哥錯殺邢吉，是甚麼緣故呢？張龍說：「不是那事。」李天祥捏造言語，爲是用假話激發他二人，好盡心竭力，前去行刺。智化說：「他必想着開封府此時無能人，他不去行刺便罷，如要真是行刺，不是我說句大話，他二人走脫一個，拿我是問。」趙虎也不敢讓。智化說：「明天我也不見五太太了，次日五鼓，智化就等候李天祥起身，忽聽外面有了動靜，智化悄悄的先就出了店門，在前途等候。不多一時，遠遠就望見李天祥的轎馬人等。智化就在他們前後左右，他們打尖之時，智化也用飯。等他起身，智化又跟下來了。至晚間，果然往商水縣中。午時就有前站先下來，見商水縣辦差的，把官話私語都說明白了。李天祥到的時候，不用費事。要是官話私語說不明白，本地知縣擔架不住。智化看着李天祥轎子，並馱子，全進了公館。邢如龍邢如虎押解馱子，也走進店中去了。智化方纔轉身，在他的公館至近的地方，找店住下。預先告訴

店家，我今天行路勞乏，要早些安歇睡覺，我也不要茶水，你們也別驚動于我。夥計點頭出去。智化隨後，就把雙門一閉，把燈火一吹滅，在床榻上盤膝而坐，直到天交二鼓之半，住店的俱都安歇睡了。智化也不換夜行衣服，自己出了屋子，把雙門倒帶，由窗戶躡上房去，躡房躍脊，直奔李天祥公館。由後界牆穿過去，尋找李天祥，五間上房，仍是大後窗戶。用指尖粘口津，在窗戶紙上戳一小窟窿，往裏一看，見李天祥拿着一封書子，叫從人預備四封銀子，吩咐一聲，有請那壯士。家人答應，轉身出去。不多一時，那如龍那如虎打外面進來。李天祥起身說道：二位賢弟請坐。二人說：不敢，大人請坐。李天祥說：我有話講，坐下細談。二人方纔落坐。從人呈上茶來，大人說明天我可不走，就在此處聽候佳音。我這裏有書信一封，你們二位進風清門十字街，打聽有雙竹竿巷，路北大門，問明李宅，儘管問我的名字李天祥李大人，是在這裏居住不是，如要問對之時，此信尚不可遞進去，必要見了我兒子，當面投遞，我兒必要將你們請進去。我兒名叫李暉，到我家之後，要甚麼應用的東西，教我兒給你們預備。我這裏有二百兩白金，可不是酬勞你們，這是給你們二位作路費。事成之後，保二位作官，讓老師奉送你們二位銀一萬兩。二人齊說道：我們去殺包公，一半是與我們自己報仇，如果事成之



後，大人提拔提拔我們，就感恩不盡。大人在此等候，我們進城，看天色行事，保管大人早早見着黑炭頭腦袋，亦好放心。李天祥說：全仗二公之能，二位早早歇息去罷。明天早晨起身，也不用過來見我，我在此處聽好消息就是了。說畢，對着邢家弟兄二人打了兩躬。邢家弟兄，倒覺有些過意不去，捧着銀子，拿着書信。李天祥送出門首，千叮嚀，萬囑咐，這個事情，總要謹慎方好。智化見這兩人出來，就要抽身回轉，施展夜行術，直奔正西往牆頭上一縱，就有一條黑影，往西南一晃，再找蹤影不見。智化倒覺心中納悶：這條黑影，是甚麼人？這樣快的身法，意欲追趕，又不知往那裏去了。只好回店，躡進牆去，回到自己屋內，並不點燈，仍是盤膝而坐，閉目養神，等至天明起身不提。且說那如龍那如虎，抱着銀子，拿了書信，到了屋內，不提防有一宗物件，吧啵一聲，正打在邢如虎脖子上，哎喲一聲，回頭一看，是甚麼也瞧不見，說：哥哥！這事可奇怪了，那裏來的一塊石頭，正打在我脖子上。開口要罵，被邢如龍攔住，說：不可，由外面打不進來，裏邊也沒人。這店中閒房太多，也許是仙家老爺子，好鬧着頑，打你也是有的，千萬可別出口不遜。要是沖撞着他們，那可不好哇。邢如虎說：那有這些事故？將銀子放在小飯桌子上，先就把書信貼身帶好，又叫店中預備酒菜，二人越想越高興，直吃的大醉，叫店

家把殘席撤去。二人頭朝裏，沉沉睡去。到第二日早上起來，直奔京都開封府前去行刺。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回 拚命的不干已事 逃生者移禍於人

且說邢如龍、邢如虎，受了李天祥重託，頭天晚飲酒大醉，次日早晨起來，一看飯桌上銀子，剩了兩封。如虎說：哥哥！怎麼剩了兩封，必是店家偷去了。邢如龍說：不能，店家敢偷，既然開店，難道就不知店內規矩？就是尋常住客，他也不敢動一草一木，何況這是公館。邢如虎說：不管那些，沒了與他要，不是他，也得他賠。邢如龍說：不可，咱們在大人跟前說下大話，連咱們自己的東西，尙管不住，倘若咱們一走，豈不是叫大人放心不下？咱們只當少得了些個，拿着那些個，也覺了路上太重，咱們辦大事要緊。邢如虎無奈之何，兩個人將這銀子收拾好了，出到店外，早有人把馬拉出伺候。二人乘騎，一直撲奔京師大路。那曉得智化早在那裏等了。智化或前或後，跟着行走，影抄抄的聽見說丟了銀子。智化心中納悶，怎麼會丟了銀子，甚麼人偷他們的東西。正疑惑間，前面一騎馬，由西南往東北，撒開腰，一蹙大走馬。上騎着一個人，青緞壯帽，青布箭袖袍，薄底靴子，皮挺帶，肋下佩刀，黃臉皮，騎了一匹玉頂甘草黃彪馬，手中執打馬鞭。智化一

看這人，就認得，心中暗想道：他這是從那裏來的？原來是江樊。皆因他跟隨鄧九如在石門縣，拿住自然和尚，朱二禿子，吳月娘，和尚總沒有清供。如今江樊上開封府領教包相爺主意，叫他連夜回來。江樊纔借了這匹好馬，不分日夜走。那曉得爲這一匹馬，希呼，送了自己的性命。那日正往前走，用力打了兩鞭，那馬四足飛開，如鳥相似。江樊也是心中得意。不料後面來了一人，似飛追來了。那如龍那如虎智化均皆看見，這匹馬可稱起千里馬，後來了一個千里腳。看此人長不滿三尺多高，身量醬紫，壯士巾，紫色小袍子，腰中皮挺帶，青銅搭勾，三環套月，一雙小薄底靴子，腰中牛皮鞘子，插着一把小刀，長有一尺五六寸，刃鈍背厚。此人面似瓜皮，青中透綠，眉毛兩隻小圓眼睛，五短身材，類若猴形。雖是兩條短腿，比箭射的還快些。先前離馬甚遠，後來就把那匹馬趕上了。見他雙手一揪馬尾，把兩足一踹，雙手往懷內一代。那馬走的好好，忽然一見這光景，往起一站，江樊就從馬後胯掉下來了，算好馬，真通靈性，四足牢扎，一絲不動。江樊擰了擰土，拉着馬，氣哼哼的問道：呔！你是幹甚麼的？那人叉着手一站，說：皆因我有緊急之事，看見你這一匹馬，腳底下到也走的快，你只這馬與我留下，饒你這條性命，逃去罷。江樊聽說，哈哈大笑，說：原來你是斷道劫人的嗎？那人道：然也。江樊道：看

你身不滿三尺，貌不驚人，你也在此打劫於我，我不忍殺害於你，我有緊急事件，按說將你拿住，交在當官追問，你大概久處有案，我作一件德事，放你去罷。智化遠遠聽見暗笑，知道江樊是口巧舌能之人，本事平常，就是能說。焉知這個短人，不肯聽他花言巧語，一定要馬說善言信語，你也是不肯與你大王爺這匹馬，要勝得你大王爺這一口小刀，寨主爺輸給你這顆首級，如不能勝，你寨主爺這口利刃，連你這性命帶馬全算我的了。江樊說好朋友，你容我把馬拴上，咱們兩人較量較量。那人說：可以使得，容你把馬拴上。江樊就在一顆小樹上，把馬拴好，回頭說道：依我說，咱們二人算了罷，不如留些好兒罷，改日再較。你不看論身量，你六個也不行。那賊人哈哈一陣狂笑，說：你過來受死罷。就見江樊驄的一聲，把刀亮將出來，惡虎撲食相似，來的真猛。那賊一回首，抽他那口短刀，並無半點懼色。此時那如龍那如虎也就來至跟前，停馬瞧看，這樣熱鬧。到是智化在遠遠的，隱着自己的身子，替江樊着急。明知江樊不是他人對手，自己又不好露臉，恐怕那如龍那如虎的事情不好辦。那個賊人打量江樊拿刀過來，必是要動手。原來不是一回手，又把刀插入鞘內，深深與賊人作了一揖，說：寨主爺，實不相瞞，我是任能耐沒有，受了人家的重託，與人家辦點要緊的事。我是最好交朋友的。

人，我要不是緊事在身，這一匹馬，情願雙手奉送。無奈有一件，我受人重託，你容我到京內把這件事辦完，你在此等候，我把這匹馬送與你騎，絕不食言。我若口是心非，教我死無葬身之地。賊人一笑，你打算我是三歲娃子，受你哄騙，莫若將你放過去，你還教我在這裏等着，你看通津大路，是有七八條道路，你還能走這裏來，你別饒舌罷。江樊也會見人家要話口太緊，索性他就與人家跪下大哭，苦苦求放他過去。他本生就的靈牙利齒，他淨沒把賊的心說活，倒把邢如龍邢如虎說得替他難受。邢如虎說：哥！這個人敢是窩囊廢，不然，咱們給他講個人情罷。咱們見了合字，還不是三言兩語，就沒事了。邢如龍說：我也見他哀告怪難受的。二人就下了馬，南邊有株樹，把馬拴上，兩個搭訕着過來說：朋友，算了罷。那人翻眼一看，說：你們二位說甚麼來着？邢如龍說：我們可是過路的，看他哀告怪可憐的，瞧着我們面上，把這號買賣拋了罷。江樊一聽，有了台階拉，他又向着這兩個人哭哭啼啼，苦苦求哀憐。這二人本是渾人，最見不的人一託。他二人說：全有我們哪，他不答應，叫他與我們試試。回頭又與那人說得了，不用去罷。咱我們了，實對你說，我們也是合字兒。那人一聽道：你們也是合字兒？二人答言全是線上朋友。客見孫氏拋訴合字纂軟，也要拋去哪，龍兒看合字盤讓了罷。你道

他說的是甚麼話！原來是賊吊坎，哪合字纂軟要拋，是我心一軟也要哭，胎罷，是高高手讓，他過去罷，龍兒是馬，賞我們一個臉，不用要了。邢如龍說了這套話，把矮子肺都氣炸了，說：你們還綠林，那有向着外人的道理，不怕我把馬得了來，你們二位若要我奉送，你們倒是全綠林的意氣，怎麼反與外人講情。邢家弟兄被矮子問住了，鬧了個惱羞成怒。邢如虎說：與你這麼說是給你個臉兒。矮人說：要是不給臉，哪？邢如虎說：連你都走不了。矮人哈哈一陣狂笑，說：這倒好了，你們兩個人可有名姓沒有？邢如龍說：要問你寨主爺，我叫黑風。邢如龍，那是我兄弟，他叫黃風。邢如虎，小輩你叫甚麼名字？那矮人說：要問你大王爺，居住五華山鴛鴦嶺，姓皮，我叫皮虎。外號人稱三尺短命丁。你們兩個人既是幫外人，我問你是單打單個，還是兩打一個呢？邢家弟兄齊說道：你們一千一萬人，也是我們兩個人一齊上，你一個人，也是一擁齊上。皮虎說：好！你二人過來受死，先就亮出刀來。邢氏弟兄丟英雄筆，挽袖子，掖衣襟，將包袱內銀子，擔在馬背上拿刀。江樊在旁苦苦相勸，說：使不得，使不得，爲我的事情，怎麼你們兩下反目，這倒不好了。皮虎說：這到沒你的事了。江樊在旁，看了他們兩下動起手來，頃刻間，殺了個難解難分，兩長架一短，短人本事更絕出色，這口短刀，上下翻飛，身體伶俐，竄高縱

遠，腳底下連一點聲音皆無。江樊看他們殺的正在難解難分之時，過去把樹上自己的馬解下來，將身一縱上馬，大叫一聲，說那二位解圍的恩公，論說你們二位爲我與矮賊交手，應當我幫着二位，纔是道理，但因我事在緊要，我可少陪了。說畢，吧吧幾馬鞭子，跨下一蹬勁，那馬足下似飛的跑去了。那如龍那如虎回頭一看，好真懂交情。智化遠遠的陪着，暗笑江班頭真是機伶鬼。皮虎見江樊跑了，著覺氣上加氣，自己會學一蹶滾堂刀，類如地堂拳一般，是在地下亂滾，淨取人的下三路，輕者受傷，重者卽死。那家兄弟一見皮虎刀法改換門路，撲咚就躺在地下。那如龍打算是個便宜，掄刀一剝，那虎躺在地下，咕嚕咕嚕滾起來了。那家弟兄眼睜睜招架不住，大概要想逃命，有些個費事。要問那家弟兄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使心用意來行刺 安排巧計來拿賊

且說那如龍那如虎這就叫多事，皮虎一施展這蹶滾堂刀，二人真魂都唬冒了。皮虎這一蹶刀，是有高明人傳授。他還有一個哥哥，叫三尺神面妖皮龍，兩個人是一般高的身量。皆因他二人身矮力小，他師傅纔教給他們一段工夫，每一施展這個招兒，就搶上風，非有大行家，方可能破得。此時那家弟兄，撒腿就跑。皮虎說：我當你有多大

領替別人充勇，我定要追你二人的性命。苦苦一追，那家弟兄一直撲奔正北，跑來跑去，好容易前邊有一座樹林，二人進樹林，也不敢站住。皮虎腿短，跑的眞快，就跟進來了。不提防由正西來了一塊石子，正打在右腿骨上，撲通一聲，栽倒在地。那如虎回頭一看，皮虎躺在地下了，叫道：大哥！這厮摔倒了。二人反回來用刀要剝皮虎，皮虎他只不知那裏來的一塊石頭，打了一個跟頭，自可忍着喪氣，一癢一點的跑出樹林，直奔東北，逃生去了。那家弟兄也不知他甚麼栽了一個跟頭。就是智化見皮虎與那家弟兄一交手，倒覺着高興。要是皮虎殺了那家弟兄，省得自己上開封府去了。若是那家弟兄殺了皮虎，地方上除去禍患，不料那家弟兄敗下去了。後來皮虎苦苦的一追，忽然間一看，是兩個皮虎，再看就看不見了。智化心中納悶，就見皮虎一癢一點，跑出來。那如龍那如虎就追趕，追來追去，也就不追了。那如龍說：咱們這就是萬幸，管閑事，差一點沒廢了性命。智化隱住身子，陪着二人上了坐騎，揚長而去。智化仍是在後面跟着，一路無話。到了風清門，進城之後，見日已西墜，找一個小店，吃過了晚飯，寫了個柬帖。等到二鼓之半，帶上刀，揣好柬帖，出屋，將房門倒帶，縱身上房，出離店外，直奔城牆，由城牆上去，由馬道下去，奔開封府門，正打三更，躡牆進去，尋找包公的書齋。智化



把窗檣紙攔了一個窟窿，往內窺探，見桌案上燈燭花結成蕊，李才扶桌而睡。智化把門一推，並沒拴着，把帖掏將出來，往八仙桌子上一放，轉身就走，仍將雙門倒帶。這天包興教李才支著，他愛貪睡，怕誤了事情。李才說：我絕不睡。哥哥你歇息去罷。包興放下頭，和衣而臥，睡到四更，猛然驚醒起來，疑着李才必然睡了，慢慢下地，扒着裏間屋子門縫，往外一看，果然李才睡去。就在李才身背後輕輕撲了他一下，李才由夢中驚醒。包興說：你還是睡罷。李才說：覺着剛一閉眼。包興一回頭，見桌案上有一個半全帖子。問李才：這個帖子是甚麼人遞進來的？李才說：不知道哪，許是先前就有的罷。包興道：胡說！包公睡醒，問道：甚麼事？先前就有的。包興李才二人，彼此害怕。包興過去，先把幔帳掛起，包公披衣而坐，問道：什麼物件？包興不敢隱瞞，說：桌子上有一個半全帖子，門戶未開，不知甚麼人投進來的。包公說：呈上來，我看。李才執燈去了燭花。包興拿帖子，包公接將過來，展開一看，上面寫明日晚間，緊防刺客。包公看着上面言語，暗暗心中忖度，事又出來的奇怪，把旁邊包興李才，唬的渾身亂抖。包公也不理論此事，便將此帖放在書閣之上。包公起來，淨面整服冠，吩咐外廂預備轎馬。包興伺候。包公入朝，可巧這天早朝無事，不必細說。包公下朝，用了早飯，飯畢吃茶，又辦理些公事。天交正

午，包興李才心中捏着一把汗，明知今天晚間，有刺客前來，先前有展護衛在衙門中，有仗膽的，如今開封府乏人，焉有不怕之理。見相爺却不提說今晚之事，包興疑爲把此事忘了，搭訕着給相爺倒了一碗茶，纔低聲說道：「晚間那個柬帖，還要往下說，包公瞪了他一眼，哼了一聲，把那半截話唬回去了。」包公自己正大光明，又無虧心之事。見智化柬帖，毫不在意。此時天已過午，包公午睡。包興趁着這個工夫，將稟帖袖出來，由角門奔校尉所，啟簾進室，見了王朝馬漢。王朝接將過來一看，嚇的膽裂魂飛，說：「此物從何而至！」包興就將昨天晚間之事，對着他們細說一回。王朝說：「你可以派人，晚間在包相爺兩旁埋伏着，拿賊就是了。」包興說：「你們也曉得，相爺若有舛錯，咱們該當甚麼罪過。」王朝說：「這個我們知道，你老人家請回，伺候相爺去罷。」我們晚間預備包興把半全帖拿將過去，回內不提。王朝馬漢叫韓節杜順兩個班頭到裏面，就將昨天晚間有人送信，說今天晚間，防備刺客的話，說了一遍。兩個班頭一聞此言，急速出去，挑選夥計，俱要手伶眼亮，年輕力壯之人。當日晚間，吃畢晚飯，各帶短刀鐵尺繩索等物進來。王朝馬漢過來，點了點數目，共四十名人。叫他們提上燈火，俱用皂布套遮着，臨時扯去布套，立刻就亮了。王馬二位，就忙着吃晚飯，帶領四十個人，二名班頭，慢慢進

了包公住居跨院，就在書房前面，另有三個西房。王朝在東，馬漢在西，每人帶着二十一個人，用香頭火，把窗戶紙戳出梅花孔，分一半人，在外瞧着，守至夜半，再換那一半人。包公在書房之內，聽着外邊有些動靜，明知道他們防範刺客，也不攔阻他們。自己拿一本書，在燈下看書。包興、李才兩個人，也在防範。此刻有二鼓多天，包興約會李才把書房格扇閉好，後又將橫門上上，從那邊搭過一張八仙桌子，頂上桌子上，又放着一把椅子。包興低聲告訴李才說：當初聽白玉堂說過，他們要是進來，就從這橫楣子上進來。我站在桌子上，上面椅子上看着，他二人在咱們屋內，看不真切。他要一爬橫楣子，我就先看見了。我要看見，我好喊叫他們拿賊。說話之間，忽聽外面正打三更。包興說：到時候了，咱們上去罷。包興爬上桌子，又上了椅子。椅子在桌子上，勾不着橫楣子，上了椅子，又太高了些，這可灣了腰，把橫楣子撕了一個洞，往外看着。李才上了桌子，把格扇開了一個大孔，爬着往外一瞧。包公正然燈下看書，聽着他們在那裏作些什麼。抬頭一看，倒覺好笑。開封府的事，暫且不提。單說兩個刺客，頭天進城，到十字街下馬，打聽雙竹巷李天祥的宅子，到了門首，說明來歷，門下有人回稟進去。不多一時，李天祥的兒子李甦說：請二人把馬上包袱解下來，有人帶路，至內書房，見李公子要行。

大禮。李眼把他們攙住，知道是天倫派來的人，不敢待慢；又問了名姓。他們將姓氏名字，怎麼來歷，一一說明，又將書信往上獻。李公子接過來，拆開看明書信，治酒款待二人。次日晌午，那如龍那如虎換了李天祥家人的衣服，奔開封府，望了一回道，俱都看明。復又回到李家，用了晚飯。到二鼓之半，此時李眼問二位壯士，所用何物？二人齊說：就用油綉子一塊，再用包袱一塊，我們兩個人殺了包公，就不回來了。拿着他的腦袋，去見老爺去了。李公子說：但願二位壯士，大事早成，二位高官得做，二人換了夜行衣，將白晝的衣服，盡都包好，隨身背起。李公子每人敬了三杯酒，說了些吉祥好話。正打三鼓，二人出屋，轉眼之間，躡上房去，一溜烟相似，二人蹤跡不見。李眼心中想道：二人此去，大事必成。單說那如龍那如虎，直奔開封府，一路上沒遇見行路之人。到了牆根下，縱身躡上，由裏面躡到院中，尋找包公臥房。往兩下一分，東房上一人，西房上一人，躡在前坡，爬在房瓦之上，瞧看屋中，二人一怔。見屋內燭影照分，有人爬在橫楣子，也有爬在格扇往外看。二人正在猶疑之間，腿腕子全教人揪住了，扭頭一看，每人身後一個人，將他們揪住，不能動轉。要問拿刺客這兩個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 第九回 擒刺客谷雲飛奮勇 送稟帖黑妖狐有功

且說智化頭一天把稟帖擱下，第二天把晚飯吃完，飯錢店錢均已給了。看看快關城門，出店進了城。找了一座茶館，進去吃茶。直坐到喊堂之時，出了茶館，又在大街遊玩一回。天已交二鼓，方到開封府的西牆，就躡將進去。離書房不遠，有一株大樹，智化盤樹而上，此樹極其高大，四面八方，全都看的明白，枝葉茂盛，要看看見他，有些費事。不多一時，遠遠望見二條黑影，由牆上躡將下來，直奔書房的後身。智化見兩個往兩下裏一分，一個往東，一個往西，智化心中爲難。他們是兩個人，自己是孤身一人，倘若抓住一個，那個再跑了，可就有些不便。直可先奔東邊，這一個近些，然後再拿那個。智化下了樹，那如龍正在東屋上前坡，智化躡後坡，到房脊那裏，往上一探身子，見這賊爬在房上，淨瞧着包公的屋子納悶。忽然間，又見從西房脊後頭露出一人，把智化嚇了一跳，打算是他們一同行刺來的哪。智化往下一矮身，怕那人看見。原來那人到不怕智化，看見時，雙手往上一招，冲着智化，一打手勢，指了指智化，指了指自己，又伸了兩個指頭，是你我二人；又用雙手一比，是兩隻手指刺客腿腕子。智化方才省悟，心中暗道：這是誰，又不認得，又是歡喜，又是納悶，自己也雙手一招，又一點頭。那人早就溜到刺客背後，智化也就爬過背後來，見那人面貌，好似蔣四爺，兩下裏把刺客腿一招。這

一搭不打緊，就聽底下屋內一陣大亂。包公屋內，也是有聲音，哎喲！哎喲！東西廂房裏，王朝馬漢，帶領着四十二人，王朝瞧見西邊房上有人，馬漢是看見東房上有人，先過來一人，瞪着走，後過來一人是爬着。王朝告訴衆人，疑爲馬漢那邊沒瞅見，馬漢也教摘柳罐片，疑王朝那邊沒看見。却原來兩邊俱都看得明白。包興他是爬着橫楣子，往外看的真確，東西廂房上，先過來兩個人，爬在房上往屋裏瞅。包興就嚷：「一瞅，又過來了兩個，心中暗道：今日來了多少刺客，就大聲一喊，有了賊了！一邁腿，忘了他在椅子上，整個往下一摔，正摔在李才身上。椅子往下一翻，磕呀！撲咚，包公一驚，將書丟下來了。外邊喊叫拿賊呀！房上已將兩個刺客扔下來了。王朝馬漢帶領衆人往上一圍，裏住了兩個刺客。房上拿賊的二人，也跳下房來，一個是智化，那位是倒騎驢的神行無影谷雲飛。皆因瞧看徒弟，與山西雁大衆分手，正打算上陝西汝甯府，尋找苗九錫，路過商水縣，遇見李天祥，見那如龍那如虎形跡可疑，自己盤費也沒有了，遂找店住下。晚間與李天祥借盤費。至二鼓多天，到了李天祥公館，聽見他們要行刺包公。自己心中一動，誰人不知包公是應夢賢臣，就有意前去搭救。且先試試兩個刺客，有多大本領，就打了他一飛蝗石，方知二人沒甚能耐。又拿了他們一百兩銀子，路上作盤費。路

上又遇見三尺短命丁皮虎，也是給了他一飛蝗石，就暗地跟下來了。早瞧出智化是拿刺客的，智化可沒看出他來。當下把那如虎捧下房來，那知那如虎一挺身軀，便跳起拉刀在手。谷雲飛見了，也就下來與他交手。智化亦然，將那如龍，扯腿捧下房來，自己跟着跳下來。那如龍一挺身，亮刀便斫。智化也用刀相迎。王朝馬漢帶着衆人，把燈籠扯去布套，喊叫拿賊，遠遠圍裏，那一個敢上前動手。智化與那如龍動手，不分勝敗。智化心中狼加急躁，恨不得將那如龍拿住，好幫着那人再拿那如虎。奈因不能一時，就將那如龍拿住，倒是那邊噹啷啷一聲，把那如虎刀踢飛了。他就紮撒着兩只手，一個箭步，躡出圈外，要逃走性命。谷雲飛嚷道：「唔呀跑了。」智化聞聽跑了，一着急，說：「別教他跑了。」谷雲飛道：「你到跑哇，他們說不叫你跑了呢。」連那打燈籠之人，看着都是暗笑，又是納悶：「這個人又不知從何處來的，手中又沒拿着兵器。」對着刺客，那口刀神出鬼沒，可又斫不着那蠻子。他一轉眼，倒把口刀踢飛了。他只喊說：「不教你走呢，他可也不追，眼望着刺客一蹶腳，縱上房去，那腳剛一找陰陽瓦隴。蠻子說：『你下來罷。』那刺客真聽話，撲哧摔下來了。就見蠻子過去，用脚一踢，說：『你別動了，這裏歇歇罷。』那刺客也真聽話，就一絲兒也不動。復又過來，說：『兄弟在那裏歇着，你還不歇歇麼？』智化雖然在此

動手，也曾看見，暗說真是高明。那如龍那還有心腸在此動手。打算三十六着，走爲上策。虛斫一刀，轉身就跑。剛一轉身，就見蠻子在迎面站着，用手一指，說：別走。將要往西跑，蠻子早在西邊等着。那如龍就知道走着費事。智化趕上就是一刀，那如龍將這刀躲過去，蠻子又在他面前站着。自己一想，這還不是便宜，對着蠻子就是一刀，並沒見他躲閃，就一抬腳，正踢在那如龍右手腕子上。這口刀就拿不住了，噹哪一聲，落於平地。回頭就跑，智化就追。那如龍跑到牆下，正要越牆而去，抬頭看見蠻子在牆上，說：好朋友上來罷！那如龍唬了一跳，心上一遲疑，早被智化追上，扯了一個筋斗，四馬攢蹄，將他捆上。那如虎先就有人將他捆好。衆人說道：全拿住了。王朝馬漢馬快班頭，給智化道勞。智化過來，問那人貴姓高名？仙鄉何處？怎麼知道刺客的來歷？谷雲飛將自己的事情，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大衆過來，也與谷雲飛道勞。此時包公，叫包興開門。請校尉包興、李才兩人，把桌子椅子搭開，開了榻扇，站在階台石上，高聲叫道：相爺有請！王校尉、馬校尉，二人答應一聲，跟着包興進了書房，見相爺道驚，自己請罪。包公問道：外面賊人，是誰拿獲的？王朝就將智化、谷雲飛拿賊之事，回稟一番。包公說：有請二位壯士。王朝出屋，說有請二位壯士，二人答應，隨王朝至書房，見相爺，雙膝跪倒，口稱小民。



智化。蠻子說：小民谷雲飛，與相爺叩頭。包公說：二位壯士請起，吩咐看坐。二人不敢坐。包公讓之再三，方纔坐下。包公看智化儀表非俗，看谷雲飛身不滿五尺，瘦弱枯乾，面如重棗，短眉圓目，類若猿形，五短身軀，衣衫藍縷，甚麼人也，看不出那身工夫來。包公說：多蒙二位壯士貴駕，助一臂之力。事結之後，必保二位作官。這二人說：小民不願爲官，但願相爺貴體無恙。包公一聲吩咐，將兩個賊人綁進來。衆班頭將他們五花大綁，綁好，身上的包袱，早就解將下來，推到屋中。包公面前，立而不跪。衆人說：跪下！兩個怒目橫眉，仍然不跪。包公見兩個人一黑一黃，非是良善之輩。一聲吩咐，將狗頭鋤搭來，將二賊鋤爲兩段。若問二人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誠心勸人改邪歸正 追悔已過棄暗投明

且說兩個刺客，見包公站而不跪。二人暗暗一打量，包公在上面，端然正坐，戴一頂天青色軟相巾，迎面嵌官玉，天青色緞子袍服，上面繡五彩團花，厚底青緞子朝靴，乃是一身便服。又往面上一看，恰若烏金紙，黑中透亮，兩道劍眉，一雙虎目，海口大耳，一部鬚鬚，遮滿前胸，虎勢昂昂，端然正坐。二賊一瞧，毛骨悚然。包公一見兩個刺客，用手一指，說：本閣有甚麼不到之處，招你們起這不良之心。來把那三品御刑狗頭鋤搭將上

來。王朝馬漢答應一聲，速到御刑處，把狗頭鋤搭入書房，智化谷雲飛全閃在一旁。智化背後有人，一拉智化，廻身出去一看，原來是江樊，他與智化行禮。智化說：「你還沒走哪，多有受驚。」江樊問：「受甚麼驚？」智化說：「你遇見規道的皮虎，還不是一驚麼？」江樊說：「你怎麼知道？」智化就把前番怎麼見着之事，說了一遍。江樊說：「你老既知道更好啦，方纔我聽說，拿住刺客，我進來一看，原來是他們兩個人，本待我有恩，你老人家在我們相爺跟前，講個人情，要是鋤完了時節，我就預備兩口棺材，表表他救我之情。」智化說：「你既有這番意思，我還實愛惜，這兩個人心地忠厚，綠林之中，像他這誠實之人甚少，他無非受了李天祥蠱惑，給他父親報讎，故此前來行刺。他與皮虎交手，救了你，看起來可算的好人，我進去給他說情，相爺要賞我一個全臉，碰巧連他們的性命都保住了。正說話之間，院子裏把蘆蓆鋪上了，眼看着把兩個人推出來。智化說：「衆位慢動手，我到裏面給他們兩個人講個情，看看如何。」隨進了書房，見包公跪倒，說：「相爺大人，暫息雷霆。」包公說：「壯士請起，有話慢講。」智化就將半路碰見白五太太，李天祥要奪公館，自己在背地裏聽李天祥蠱惑這兩個人，說他天倫的原由，爲父報讎，又是答報李欽，差待他們的好處，半路怎麼救了江樊的話，又說了一遍。相爺請想，爲父報讎是孝，報答

李天祥是忠，救江班頭是惻隱之心。雖然前來不利於相爺，總算兩個是好人，相爺若肯施恩格外，饒恕他兩個人死罪，他三人雖肝腦塗地，死不敢辭。小民大胆諫言，請示相爺天裁。包公點頭，遂吩咐把兩個推回來。王朝答應一聲，復又把邢如龍、邢如虎推回。二人仍然挺身不跪。包公說：「方纔本閣未有問明你二人，到底因爲何故前來行刺？二人說：我們是父兄之讎，不共戴天，父讎不報，畜類不如。智化在旁說道：你二人真是渾人，你們受了李天祥蠱惑，冤你們前來行刺，這叫個借刀殺人，你二人信以爲真。前者他與你們說話，我却在外面聽着，說你們天倫被展熊飛所殺的，是與不是？邢如龍、邢如虎一齊說：不錯。可還有一樁事，我們那銀子，也是你盜去了罷。谷雲飛在旁說：是我，不要錯賴好人。包公暗說：不打自招。邢如龍又問道：我們天倫到底是怎麼死的？智化又將陰魔錄、砸碎攝魂瓶，他乃是自己把自己打死的話說了一遍。你要不信我這話，當着相爺衆位校尉老爺們，問一問，是真是假。包公答言：你們二人原來就爲此事前來行刺，本閣也不深怪你們，念你等是一對孝子，放汝二人去罷。如若不改前非，要再將你們捉獲，絕不寬恕。爾等來給兩個人鬆綁。王朝馬漢過來，把繩解開。這二人倒覺一怔，方雙膝跪下，齊說道：小人見識不明，險些害死相爺，我們身該萬死，蒙相爺開

恩，不結果我們性命，實如再造。智化在旁說：你們何不求相爺，就在開封府討點差使，報答相爺。有句俗語，寧給好漢牽馬墜蹬，不給癩漢爲父爲尊。邢如龍說：我們受人的重託，要投在包公門下，豈不被人說反復無常的小人。智化說：你們真是渾人，你要盡忠竭力，也須分個忠奸，跟了忠臣，留名千古；跟了奸臣，遺臭萬年。別聽說龐太師要保舉你們爲官，連他目已此時，尚且閉門思過，他如何能保舉你們二人。邢家弟兄一聽，十分有理。邢如虎說：哥哥！咱們就求相爺，二人磕響頭碰地，苦苦哀求。包公無奈，也就點頭，將二人收留下，這就叫但行好事，須行好，得饒人處且饒人。邢家弟兄要沒有半路救江樊的事，也就沒有活命了；包公要不收下兩個刺客，到一回書天子丟冠袍帶履，也就不好辦了；全是前因後果，人不能得知。閒言不必多敘，單說包公教邢家弟兄更換衣服，此時谷雲飛告辭。包公要保舉他，谷雲飛一定不願爲官。包公賞他銀兩，也執意不受。相爺知道這個人性情古怪，只好賞一桌酒席，令校尉相陪。又問智化襄陽城的事情，王爺的下落。智化回答襄陽破銅網之事。王爺的下落，實在不知。此時天已不早，智化等告辭出去，至校尉所，王朝馬漢陪定谷雲飛，智化邢如龍邢如虎衆人吃酒，開懷暢飲一回，大家安歇。到了次日，包公上朝不提。單說智化保舉了邢家弟

兄，倒覺着後悔，思想起來，人心隔肚皮，萬一兩個人變心，又守着相爺更近，要作出意外之事，自己如何擔架得住，只得日夜看守，查看他們的動作。谷雲飛回店拉驢不表。包公下了朝，將至書房，就有人報將進來，說鼓樓東邊恆興當典內，殺死七條人命。包公一聞此言，唬了一跳。要知甚麼緣故，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班頭奉相諭訪案 欽差交聖旨辭官

且說包公下朝至書齋，剛纔落坐，就有人進來回話，鼓樓東邊恆興當鋪，昨夜晚間，有夜行人進鋪，殺死兩名更夫，五箇夥計，在櫃房被殺身死。今早祥符縣親身帶領忤作人役，至鋪內驗看屍身，連學徒的李小二帶領事的，俱都帶至開封府，以候相爺審訊。包公一聽，又是一場無頭的官司，遂問道：祥符縣知縣可在外面回話說？現在外面候相爺傳喚。包公說：請官人答應一聲，轉身出去，不多一時，縣台來到裏面，至書齋與相爺行禮。口稱卑職陳守業。包公問恆興當之事。陳知縣復又稟告相爺一回，把領事的與學徒口供，驗屍的驗格，一併獻上。包公看了看，問道：貴縣將當鋪人，可曾帶到開封？答應說現在外面候老師審訊。原來陳守業是包公門生，祥符縣知縣，先前は徐寬，如今他升了徐州府，現任就是陳守業，兩榜底子，清廉無比。這案官司，可爲難了，人命又

多，故此稟府。包公吩咐把領事的帶進來。有人答應，出去不多時，將領事的帶進書房叩頭。包公看此人，慈眉善目，倒是作買賣人樣，並無兇惡之氣。口稱小民王達，與相爺叩頭。包公問他鋪中之事，回說昨夜晚間賊人進來，我們在前邊睡覺的，一概不知。後櫃房連學徒，共是六個人，殺死了五個，就是學徒的沒死，他連那賊的樣兒，甚麼言語，他都聽明白了。包公吩咐帶學徒的，把王達帶出。學徒進來，包公看他十八九歲，拏絹帕裹着腦袋，進來跪下。包公問你叫甚麼名字，回答姓李叫小二。包公問：學了幾年？回說三年有餘。又問：你腦袋受了傷了？回答不是，我是偏腦痛；我要不是這個病，我也被他們殺了。包公問：怎麼緣故？小二說：我們後櫃房沒有炕，我在櫃上睡覺，皆因我腦袋痛，怕風吹，我睡在櫃底下。有三更多天，我腦袋痛的睡不着，就聽見院內打更的說：啵啵有了，嗑啵啵。啵大半是把打更的殺了。又聽見叭啞一響，窗戶開，就從外頭進來兩個人，手內拏着東西，晃就像打閃一樣，看他們拉刀出來，叱啵啵，一會的工夫，就把五位掌櫃的都殺了。內頭屋都是首飾房，他們進去把鎖刻開，就聽屋內啞啵啵，啵啵，大概拏了不少東西。他們出來說：咱哥們明人不作暗事，把咱們弟兄的名姓，與他寫下了。那個黃臉的就說：寫咱們哥兩不要緊，咱們常在草州橋路大哥家住着，萬一若風

吹草動，路大哥比咱們身分重，別教路大哥擔了疑忌。難道說前兩天咱們沒告訴當鋪那話呢，教他慢慢想滋味，你我也不算作得暗事，有能耐，儘管教他們訪咱們去。那黑臉的就說有理，然後兩人可走去啦。包公聽罷，問說：你們鋪子可有甚麼事情，你知道不知？小二說：我知道，前三四天頭，來了兩個人當當，當了一隻白玉鐲子，要當五十兩，我們給他二十兩。兩個說話不通情理，定教寫五十兩，我們給添到三十兩。兩個人口出不遜，說寫不寫罷，我們瞧不到，他們說你們小心着點，我們三天之內，來收本錢來。這纔走的。殺人的那兩個賊，一晃火亮兒，我瞧出他那樣兒來了，就是當鐲子這兩人。包公問：他們說出姓甚麼沒有？小二道：始終沒說姓甚麼。包公吩咐：叫王達把他這學買賣的帶回去，照常掛幌子作買賣，死屍用棺材成殮，不須下葬。城外找一個僻靜處厝起來，完案之後，準其抬埋，叩頭出去。着知縣合馬快，分頭緝訪賊人下落。知縣告退，包公叫興兒，把兩名班頭韓節、杜順，叫將進來，與相爺叩頭。包公就把恚興當的事，對他們說了一遍，教他們帶數十個夥計，上草州橋訪這個姓路的。還有這一黑一黃兩個賊人，不怕拿他們不住。只管來開封府找人，本閣與你們一套文書，准你們在草州橋鎖要人幫拿。相爺親自賞他們盤費，破案之後，重重有賞。二人叩頭轉身出去。

韓節杜順到外面挑了十二名夥計，各帶單刀鐵尺，繩索物件，都是高一頭作一膀，在外久管拏賊辦案，手明眼亮。等着領了文書盤費，悄悄起身，暫且不表。餘者班頭，在城裏闌外暗探訪。單說李天祥之子李鼐，打刺客走後，就是提心弔胆，正正一夜沒睡。五更多天，就派人到開封府門首探聽消息，天明歸回，說包丞相仍然上朝，李鼐就知道大事沒成。復又派人打聽兩個刺客的下落，等了兩天，方纔知曉邢如龍邢如虎降了開封府了。這纔趕緊修下一封書信，派人連夜上商水縣，與李天祥送信。李欽差一聞此言，嚇得他也不敢入都，也不行啦，明知這一進京，別把這些財帛損失。找了鏢行的人，押着這些馱子，送往他原籍去了。自己仗着胆子，入都交旨覆命，算好包公並沒遞摺著參他。李天祥自己羞愧，告終養辭官，暫且不表。且說韓節杜順，帶領十二名班頭，巧扮私行，直奔草橋鎮而來。到了草橋鎮時節，找了一座大店住下。這個草橋鎮，今非昔比，先前太后帶着范宗華住破瓦寒窰，自從太后入宮，萬歲發帑銀十萬，重修天齊廟，設立了寶座，萬歲要封范宗華官職，皆因他不稱其職，教他自己要一個差使。他說三輩子當地方，就要一個地方，可是天下的地方，全屬他管，要這麼一個天下，下的都地方，只要范宗華出主，萬歲爺便依允辦到。萬歲爺就賞他四品天下都地方，爲的是他



與知府平行，故此纔要賞他四品前程，四品俸。天齊廟週圍香火地，連廟都屬他管，家道由此陡然而富。就是無兒，當地有個路家，是個破落戶，名叫路雲鵬。他有兩個哥哥，一個叫路雲彪，一個叫路雲豹，全作小武職官。皆因他弟兄常打官司告狀，兩個哥哥搬在異鄉去了。他跟前有個兒子，叫路凱，一個女兒，叫路素貞，全學了一身的工夫。皆因路雲鵬認的人雜，想是綠林人傳授他們的本事。路素貞這本事，更透着出奇，是他乾娘教的。他乾娘是誰？就是前小五義上閃電手范天保的妻子，喜鸞喜鳳教的。皆因路雲鵬貪圖范家財主，就把自己兒子，過繼范家。後來范華宗死了，路凱披麻戴孝，如同父母親喪。出殯後，范家又沒有親族人等，又沒人爭論，公然他就把四品都地方襲了。過了三年之後，慢慢有人勸解他，教他認祖歸宗。他心一活，就把范家好處忘了，自己仍然改爲姓路。這個天齊廟週圍香火地，原業事情，還是屬他。家大業大，家內有的銀錢，文武衙門，不敢碰他，軍民人等，人人懼怕，公然就成了一個惡霸。重重惡事，任意胡爲。就打路雲鵬一死，更爲無法無天，人給送了個外號，叫他活閻王。他有般好處，不貪女色，連老婆都不娶，家中就是他妹路素貞，帶着個了環，兩個婆子。除此之外，別無婦女。如今他妹已然是二十歲了，也沒許配人家，倒是高不成，低不就。論他妹子，品貌

却十分人才，又是一身好工夫，常常背地埋怨哥哥不作好事，有悞自己青春。每見少年男子時節，就透出些妖淫氣象。故此人給他送了個外號，叫他九尾仙狐。看看到了三月二十八，就該開天齊廟的日子。這日路凱正在書房坐著，忽然打外進來兩個朋友，全是山東萊州府人氏。一個姓賈，叫賈善，外號人稱金角鹿；一個姓趙，叫趙保，外號人稱鐵腿鶴。兩個人進來，與路凱行禮讓坐，教人獻上茶來。路凱問道：二位賢弟，一向可好？二人說：託賴哥哥之福，二位賢弟從何而至？賈善說：由京而來。路凱說：京都可作好買賣？賈善說：哥哥別提啦，我們在京都，這個禍可闖的不小。路凱說：咱們弟兄多，怎懼個禍麼！二人一齊說道：我們這個禍，好幾條人命。趙保說：我那隻白玉鐲子，在咱們這裏當，那時拿上去，都是五十兩。在京本打算不作買賣，心想把鐲子當了，就夠盤費。焉知曉他們只給三十兩，我們口角紛爭，話趕話，說三天之內，收他本錢，鬧了個騎虎勢，話說出來了，不能不辨。那日夜晚之間，進了恆興當，殺死兩個更夫，到櫃房一順手，又殺了五個，得了些個首飾。本要留名姓，我們是常往你這裏來，萬一風聲透漏，豈不是與你招禍麼！路凱哈哈大笑，說：再比這事大著點，劣兄不懼，你們好小量人。吩咐一聲擺酒，咱們喝酒罷。就到開廟日子，賈善趙保會同路凱，商量著更換衣襟，要到廟上

走走。路凱吩咐預備十數個家人，教他們拿著口袋，爲的是在小廟子灘子打地分錢。剛纔要走，忽然間見一個家人跑進來，喘吁吁的連話都說不上來，說：「大爺可了不得，咱們廟上這幾年，也沒有打把勢的，今年來了兩個人，在此打把勢，我們問他要地錢，他不但不能給，還罵人。」路凱一聽，氣往上一衝，說：「你們好生無用，不會打麼？」家人說：「我們瞅著這兩傢伙，怕打不過他。」路凱說：「多去人哪。」言還未了，跑進五六個人，頭破血出，齊說道：「大爺有人擾廟。」路凱說：「待我去。」隨帶賈善、趙保這一去，要把天齊廟鬧個地覆天翻。這段節目，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龍姚二人賣藝闖禍 姑娘獨自奮勇拿人

且說路凱家中，有許多豪奴，與路凱送信，說把勢的打壞人了。路凱一聽，肺都氣炸，說：「好小輩，敢在太歲頭上動土。」隨帶賈善、趙保，又告訴家人，知會那些閒漢，教他們上廟。這三個人，帶領十數人上廟。一傳這信，就有四五十名人，一個個摩拳擦掌，跟著路凱，直到廟上。直奔廟外往西，就聽前邊一陣大亂，說到了，就見人四散奔逃。原來天齊廟一開，人烟太重，也有燒香還愿的，也有買賣東西的，也有逛的。這廟幾年工夫，沒有打把勢的，忽然一來，都要瞧瞧看看。那知這二人就是跟隨顏按院大人當差使來的，一

個姓龍叫龍滔，一個姓姚叫姚猛。皆因智化私自走了，蔣四爺大衆商量明白，大衆散走入都。一半找智化，一半打聽王爺的下落，大人發給盤費銀兩。龍滔姚猛是親戚，二人商量，一路同走。二人就一路步行，走到草橋鎮，就該岔路信陽州。這二人本是渾人，走著在樹林稍歇，就此睡了。把二人的所有東西，都丟了，淨剩身上衣服。刀鎚沒丟，人家拿著太重。腰間圍着皮囊，鐵鑽子沒丟，在腰內圍着呢。這兩個人一醒，面面相覷，對抱怨會子，身邊淨存些碎銀子，不上一兩了，也就認喪氣，站起就走。到了第二天，龍滔說：到了信陽州交界上，咱們就不能挨餓了。可是兩個人趕路，早晨打了打尖，又走。可巧正走在天齊廟一看，人烟稠密，姚猛說：龍大兄弟，這裏好一個地勢，咱們沒有盤費，何不在此當街賣藝。就在廟西邊找了一塊地方，教龍滔在那裏等着。不多一時，姚猛買了一塊白土子，夾着一塊板子。龍滔納悶，這事作甚麼？姚猛說：好往板子上施展咱們的鑿子。龍滔說：有理。姚猛去借枝筆來，在板子上畫了一個人形，畫了五官肚臍眼，人都立刻就圍上了。龍爺要先練，又不曾說打把勢生意，口裏就說：我們是異鄉人，不是久慣賣藝的，皆因無錢使用，吃飯要飯錢，住店要店錢，我們會粗笨的氣力，衆位別當看打把勢的，只當周濟周濟我們。說完就練，就是自己真刀，三三夾一腿，砍了半天。

外頭也搭着人多，也真有誇好的。收住了刀要錢，嘩喇嘩喇的錢見了不少。姚爺掄了一路鎗，也見了些個錢。又打鑿子，立起板子來，冲着畫的那個人打眉毛，打雙眼，三支全中。大家喝彩，錢更扔多了，又找錢要打肚臍眼。這個時候外頭進來四五個人，全是歪帶帽子，邪瞪眼睛，問道：誰教你們擺的這個廠子。這二位那裏會說柔軟話，說道：你管。那人說：你們挂了號沒有？二位說：我們不懂的。那人說：不挂號，收哇。這二人見一轉眼工夫，就掙了這些錢，教收立刻就收。說了幾句不防頭的話，就打起來了。如何是這二位對手，一轉眼的工夫，這幾個人就是頭破血出。那幾個惡奴，就說你們可別走哇。撒腿就跑，瞧熱鬧人說：你們快收拾起錢來走罷，他們可不是好惹的。姚猛說：他們要是好惹的，我們也就走了，既不是好惹的，我倒要惹惹。龍滔隨即把錢攏了一攏，外頭一陣大亂。看打把勢胆小的，全都跑了。就聽外邊說：在那裏呢？有人答言說：沒跑，在這裏呢。路凱買善趙保三個人，先進來，回頭告訴那家人不要動手。路凱問道：你們兩個人，就是打把勢的嗎？姚爺說：不錯，你小子是作怎麼的？趙保說：你是怎麼生意人，怎麼見面，口出不遜。龍滔說：放你娘的屁，甚麼教生意人，你沒打聽打聽二位老爺。趙保說：甚麼老爺，舅舅打你，往前一躡，就奔了龍滔，上頭一晃，緊跟窩裏發砲，就是一拳。龍滔

伸手一抄，腕子沒抄住，二人就在三五個回合，就教鐵腿鶴一個橫剝子脚，就剝在龍爺身上。龍爺一歪身軀，撲咚摔倒在地。龍爺本沒多大能耐，要是使刀，還得他先動手，他會使那迎門三，不過的三刀夾一腿。要是猛雞奪素，還可以搶上風，要論拳脚，如何行的了。這一輪下，姚猛就急啦，往前一躡，伸手就抓趙保，趙保如何肯教他抓住。雙手望上二分，就使了一個分手剝子脚，噹的一聲，就踢在姚猛身上。嘖的一聲，姚猛晃了兩晃，說：「哎呀！好小子！你再來。」果然就在當腰噹又是一腿，又踢在身上。姚猛仍又晃了兩晃，說：「小子再來。」趙保又是一腿。姚爺單臂用力，冲着賊磕膝蓋，就是一掌。趙保咳嗽一聲，摔倒在地。金角鹿奔將過來，就與姚猛交手，三灣兩轉，使了一個水瓶，用他頭顱冲着姚爺一撞。姚爺往後一仰，單臂用力，就給了賈善一拳。這個賈善，怎麼人稱金角鹿，皆因他會使一個羊頭，將身往上一躡，憑着身子，拿腦袋往上一撞，若要教他撞上，總得躺下。遇見姚猛，他這個苦子吃上了。姚爺雖不是鐵布衫，金鐘罩，天然皮糙肉厚，自來的神力，他如何撞的動。隨卽就給了他一拳，嘖的一聲，就打一個筋斗，輪倒在地。姚爺趕上去要踢，賈善身體俐便，使了個鯉魚打挺，就縱起身來。旁邊早有路凱，說出傢伙砍他，那邊趙保扒起，就把刀亮出來。龍滔也把刀亮出來，就施展他那三刀夾

一腿把趙保砍了一個頭暈。轉向這邊，買善也就刀對着就砍。姚爺拉出那把腰圓大鐵鎚，等買善的刀到，將鎚往上一迎，買善就把虎口振裂，撒手丟刀，回頭就跑。那邊趙保倒不顧龍滔，過來對着姚爺後脊背，用刀就砍。姚爺一回身，用鎚橫着一擦，趙保那口刀，也就拿不住了，噹哪一聲，墜落於地。幸而好有路凱過來擋住姚爺。路凱來的時節，本沒帶着兵刃，一灣腰，就買善那一口刀檢起來，奔了姚爺，用刀就剝。姚爺拿鎚一招，路凱的刀，早就抽將回去，絕不教他鎚碰上。就轉三兩個彎，聽得那邊噤咚一聲，龍滔教買善一頭撞了一個筋斗。姚爺一發怔，這們個工夫，不料身後教鐵腿鶴沖着他的腿窪子，給了一腳。姚爺腿一軟，撲咚往下一跑，正在路凱面前，用刀要剝。忽然他脊背有個南邊口音，說：「混帳！忘八羔子，難道你還敢殺人麼？」隨着就是一刀，路凱躲過。見那人一身大紅緞子衣襟，壯士打扮，也未問姓名，兩個人就交手。原來此人是聖手秀士馮淵，他同着艾虎、盧珍，他們三個人一路前往，一半尋找智化，帶找王爺的下落。走着找着，艾虎教他兩個人與他們先走，我要找一個人去。前途若等不上，京都再見。因為艾虎與馮爺不甚知交，自己要上揚州府找他師傅去，故此單行走著。盧珍同着馮淵一路走，可巧正走在草橋鎮打尖，正要來的酒飯，店家多話說：「你們二位不瞧熟。」

闖去。馮淵就問：「瞧甚麼熱鬧？」店家說：「這裏有座天齊廟，十分熱鬧，二位遊逛這個廟再走。二人吃完飯，直奔正西，到了天齊廟外，就見那邊人東西亂攔。衆人嚷說：『殺砍起來了。』馮淵趕到人叢中，往進一擠，正遇著路凱舉刀要殺姚猛，又見龍滔也教人捆上了。馮淵一急，拉刀一剝，打將下去。路凱兩個人交手，姚猛也教人捆上。賈善拿著龍滔的刀，趙保擎著自己刀，三個人戰馮淵一個人。馮淵隨動著手，是罵罵咧咧，並不懼怕。三個戰了多時，不分勝敗。忽然打正南上，又闖進一個人來了，說道：『你們因爲何故殺的難解難分，到底所爲何事？』馮淵嚷說：『大哥幫著拿他們，咱們的人，全教他們綁上了。』盧珍一聽，往那邊一看，何曾不是，也把刀亮將出來。原來盧珍走進廟門，回頭不見了馮淵，轉身尋到這裏，把刀亮將出來，闖將上去。盧珍那個本領，可就差得多了。轉眼之間，把大衆殺的前仰後合。路凱一著急，打算要用莽牛陣，一擁齊上，將要一聲吩咐，又見由正南上一陣大亂，衆人嚷姑娘來了，見那些人，齊往兩旁一閃，從外邊進來了一位姑娘，瞧見他們大家動手。哥哥們躲開，讓我拿這個狂徒。馮淵見他有二十多歲，烏雲用一塊鵝黃絹帕扎住，玫瑰紫小襖，油綠汗巾扎腰，桃紅的中衣，大紅的弓鞋，蛾眉杏眼，鼻如懸膽，口似櫻桃。生來雖然美貌，却帶妖淫的氣象。馮淵把刀一剝，姑娘並不



還手，一閃身躲過，一抬腿，腳正踢馮淵的腕子上，馮淵撒手刀飛，姑娘往下一墊，一個掃堂腿，就把馮淵掃了一個大倒，吩咐把他捆起來。然後撲奔盧珍與公子爺交手，兩個人殺在當場，戰在一處。要問勝負輸贏，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三回 天齊廟外大家動手 把勢廠內好漢遭擒

且說九尾仙狐路素貞，一見公子盧珍，長的品貌端方，他心中就有幾分喜愛他。公子見馮淵也教人拿住了，叫道：反了，把自己平生武藝，施展出來。明明知道這個姑娘武藝超羣，公子爺這口刀，上下翻飛，閃砍劈剝，神出鬼入，這一路萬勝花刀，砍的九尾仙狐沒有還手的功夫。盧珍公子看了一個破綻，一抬腿，正踢在姑娘右腕之上。姑娘哎喲一聲，撒手扔刀，噹啷啷墜於地上。九尾仙狐一反身，跳出圈子。盧珍就見姑娘一回首，手中有了一紅赤赤的物件，冲着公子面門一抖。盧珍就覺着一暈，眼中一發黑，嘆喏一聲，人事不知，栽倒在地。姑娘說：哥哥！快將他捆上，抬回家裏去，可別殺他。路凱答應一聲，叫帶來的那些個人，將他們四個抬回家去，瞧熱鬧的衆人，一哄而散。單說路素貞拾起刀來，先就回家去了。路凱押解大衆，趙保、賈善拿着大衆傢伙，直奔路凱家中而來，把這幾個人押在書房門口。他們大家進了書房，賈善說：我瞧這幾個人，也不像

咱們本地人，又有一個南方蠻子，不是綠林，定是鷹爪孫。問問他們的來歷。路凱說：不錯，剛要帶這幾個人細問。家人進來報崔大爺到。路凱說：請從外邊進來一人，姓崔叫崔龍，外號人稱寶鐵塔，就是前套小五義上綺春園掌櫃的，叫艾虎追跑啦。後來又到孤樹崗開興隆館的，是他兄弟叫崔豹，又遇見老西由梁道興廟中，受了徐良的暗器。二人失散，崔龍投奔襄陽王去了。王爺事敗，遇見黃面狼朱英，把王爺的事情告訴他，教他各處約人，仍幫着王爺反。故此他奔此處，來約路凱投王爺共成大事。到門前把他請進來了，路凱三個人，迎出書房之外，路凱與崔龍見禮，又與賈善趙保一見，提起來全都慕名。當時崔龍瞧了這幾個人一眼，也不能細看是誰。馮淵一見崔龍，暗暗歡喜，說：這就不怕。此時盧珍也就緩過氣來了，哎喲一聲喊叫好丫頭。睜開眼一瞧，這幾個人，全是四馬倒攢蹄，那裏纏着呢。馮淵低聲說道：趁着家人都不在這裏，我告訴你們。說了一句話，回來就說咱們都是王爺府的，我回來與他吊坎，他要問你們時節，你就提叫真盧，你叫龍猛，你叫姚滔，你們兩人，是後入的王府百兄弟，你是我帶的綠林投王爺，記好了，咱們可就了命了。大家點頭，也不知道他是個怎麼主意。事到如今，由着他辦去罷。就聽人家裏頭屋內說話，問了一回好，問他這個來意，說：路老大哥，我來

找你來了。路凱說：「什麼事情？」崔龍說：「路大哥！我說這個話，可犯禁哪。你把手下從人叱退了罷。」路凱說：「我這手下，沒有外人，有什麼話只管說。」崔龍說：「我進來看見那邊網着幾個人，是甚麼緣故？」路凱將要回答，就聽外頭說：「崔大哥，似乎我們這個朋友，就不認得了，眼眶子太高了哇。」崔龍說：「這是誰說話呢？」路凱說：「大半準是認得大哥，快出去瞧瞧。」崔龍出來一看，馮淵說：「崔大哥，你還認得小的呀。」崔龍說：「馮爺呀！路大哥怎麼把他網上了，不是外人，這是王爺府內集賢堂的朋友，怎麼得罪了哥哥，把他們都網上了。」路凱就把大眾的事說了一遍。崔龍說：「沒甚大不是呀。」路凱說：「沒有。」崔龍說：「既然這樣，都是自己，看在小弟面上，把他們放開罷。」路凱一聲吩咐，把他們四個人解開，大家起來。馮淵先過來，崔龍見禮問好，說：「崔大哥，這本家大概也是合子線上的朋友。」崔龍說：「不是。」路凱一聽，就知他們也是綠林的人，全會說行話。崔龍與路凱引見馮淵，說這是聖手秀士馮淵馮爺，這位活閻王路凱路爺。又叫馮爺把那個朋友給見見，馮爺就把那三位也與路凱見了，又與崔龍見了。路凱又叫賈善與大家見了一回，方纔讓坐，家人獻茶。崔龍問馮淵：「可知王爺的事情？」馮淵說：「我們同王爺的王官等，與北俠南俠大眾交手，不料事敗，王爺一走，我們全找不着了。我們正是大家四下裏找尋王爺，如今不

知下落方纔走在這裏，在廟上與路大哥鬧起來了。多虧崔大哥到，不然我們也不敢說自己的真事。路大爺問我們也不敢說實話。你老人家來，是我等的萬幸。崔龍說：你們不知王爺，我知道，皆因我走德安府，遇見朱英，王爺一看事敗，帶着世子殿下，連雷英等，由影堂櫃子底下，有一股地道，直通道城外頭四里多地，地名叫杏花店。那有王爺一塊花園子，打花廳裏頭出來，那有車輛馬匹，起身奔了寧夏國。寧夏國國王見着王爺，讓國興王爺，王爺不坐。那國國王，人家念其當初有趙光美，老王爺時候，殺到寧夏國城門，人家情願寫降書降表。依着別位帶兵大臣，就要攻破城池，殺他們個乾乾淨淨。老王爺不準，留下了他們宗廟社稷，準其納降。老王爺回朝，與老賊趙普一誤，不可再誤之說。老王爺回府自縊身死。寧夏國一聞此信，也不納貢，訓練人馬，等着與王爺報仇。襄陽王爺在襄陽練兵，他就有書信前來，有日興師，給他一信，願効犬馬之勞，以作前站先鋒。如今王爺到他國中，情願讓王爺不受，願助幫人馬，以雪前仇。雷英與朱英商議，聘請天下山林的朋友，海島中英雄，誰願幫助王爺，情願平分疆土，裂土分茅。如今請的是南陽府伏地君王，東方亮，陝西朝天嶺金毛獅子王紀先，翠麒麟王紀祖，金弓小二郎，王玉姚宗，黑面判官姚文，花面判官姚武，周家巷火判官周龍，桃

花溝病判官周瑞，土龍坡飛毛腿高謝，金鳳島金箱頭陀飛熊，太歲坊伏地太歲東方明，紫面天王東方清。這是幾大處的人，還有許多水旱上，我是記不清楚。我先到路大哥這裏來，請大哥先到南陽府圍城子東方亮那裏大聚會。他們定下了五月十五在白沙灘立播臺，拔選人才，候着王爺與兵的日子。馮兄你不知曉，我這就是已往從前馮淵等聽了，暗暗的歡喜，想不到涉一大險，倒得着王爺的下落了。馮爺說：好好好，我們這就有投奔了。路凱吩咐一聲，備酒。馮爺要告辭，路凱拉住說：馮兄不可，借着崔兄這個光兒，咱們得多親近親近。馮兄若要擇嫌，兄弟就不敢高攀了。馮淵說：那裏話來，輔佐王爺登基之後，你我還是一殿稱臣呢。路凱說：不必推辭了。馮淵說：我要不走，可得教我這兩哥哥先走。我們還有幾個朋友，找王爺不知下落，早早給他們送上一信，也好教他們好放心哪。崔龍說：既然要走，在這裏吃幾杯酒再走，也還不遲。龍滔姚猛說：我們不餓，早早走罷。馮淵說：你們見着他們，教他們上這裏來，也不是外人。兩個人答言，說是了。姚猛說：我們那個兵器，還給我們不給？路凱說：那焉有不給之禮？教家人把他們的兵器給他們。馮淵說：把我真大兄弟與我的兵器，也都給我們罷。路凱點頭，就教家人一併拿來交與馮淵、盧珍，兩個人俱帶上。龍滔、姚猛俱已告辭。大家要送，

馮淵攔住，說：「連我還不送哪。」兩個人剛望外走，書房內擦磨桌案。馮淵說：「二位哥哥，我告訴你一句話，要是見了火神將軍韓奇，一枝花苗兄弟，隨說話可就走出來了，誰也不疑他這裏頭有別的意思，並且他提我都是王府之人，出是全死了的。隨說着，可就到了龍滔身傍，低聲說：「見本地官，三更天派官人來接應咱們來。」說完，往回裏就走，大家讓坐。頃刻間羅列杯盤，路凱親身執壺把盞，大家酒過三巡，菜過五味。大家慢慢的談論賈趙二位兄臺，咱們大概準是合字罷。二人一齊答言，全是線上的，不錯是線上的。馮淵問作那路買賣。二人說：「現打井字裏來。」馮淵問：「井字必是大油水買賣。」也是活該，鬼使神差，兩個賊人，就把恆興當的事情，細說了一遍。馮淵一想，這纔是眞巧機會，雖然受一大險，頭一件是大快人心的事，得着王爺的下落；二件是破了京都七條人命的一案，自己向着盧珍使了一個眼色，用酒苦苦的一勸路凱、崔龍、賈善、趙保，打算着用酒將他們灌醉。等官兵一到，大家會在一處，併力捉拿賊人破案。這一段熱鬧節目，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四回 素貞有心憐公子 盧珍無意耍姑娘

且說馮淵打發龍滔姚猛走，知會本地方官去了，然後回來歸坐。酒都擺齊，飲過三巡。

之後，又套出買善的命案，與盧珍使一眼色，苦苦勸他們大衆吃酒。馮爺很覺着歡喜，也不枉自己棄暗投明，給北俠叩了頭，跟隨大人當差。這當差爺算立了二件功勞了。得了王爺下落，破了恆興當的命案，這一來都連我師傅臉上都有光彩。正在自己盤算情事，外面有人請大爺說話。路凱辭席出來，不大時候，進去把崔龍請進裏間屋內說話。到了裏間屋中，靠着月牙桌有兩張椅子，讓崔龍坐下，煩勞大哥一件事情，就是個姓甄的在廟中，是我妹子將他拿住。我看這個人誠實，方纔是後面的婆子過來，一句話倒把我提醒了。我妹子如今二十多歲了，終身大事，尙且未定。我看這個姓甄的品貌端方，骨格不凡，日後必成大器。我請兄臺作個月下冰人，若是沒定下姻親，方是天假其便。崔龍連連點頭，只要是他沒定姻親，我管保一說就成。說畢，兩個人過來歸座。崔龍說：馮賢弟甄大兄弟，定姻親事沒有？馮淵往上一翻眼，冲着盧珍說：兄弟你下定姻親沒有？盧珍說：我早已定下親，都過門啦。盧爺這一句話，不要緊，路凱大失所望。馮淵他倒憋着臉，搭訕着說道：我兄弟吃成了家了，我倒沒定下姻親，崔大哥問的有因哪，莫不是有甚麼大喜的事情，可不是我不害羞哇。聖人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我倒託託衆位，要是有對事的，給我提說提說。說畢，哈哈大笑。崔龍回頭，瞅着路凱笑道：

說怎麼樣。路凱一皺眉，暗暗的搖頭。馮淵緊跟着說：二位，你們這是打啞謎，有甚話怎麼不明說。崔龍無奈，就把話實說了。馮淵又說：唔呀，那我可不敢說了。我是甚等之人，怎麼敢高攀。這句話一說，鬧的路凱到沒主意。崔龍又說：據我看馮大爺不錯。馮爺又跟說：不可不可，我是甚麼人物哪，聯姻之事，總得門當戶對，女貌才郎，方可成配。鸞鳳豈配鷓鴣，蓬蒿豈配芝草。大哥往下再說，小弟就無駐足之地了。這一套話，崔龍路凱更透着有些攔不住了。崔龍又說：路大哥要據我說，妹子年歲大了，咱們不久的跟着王爺打天下去，妹子一人在家也不便，隨營帶着更不便了。不如把妹子終身定妥，你去完了一件大事。路凱被崔龍這套話，說的心中有些願意。路凱說也罷，就是這樣辦罷。就拉崔龍說：這是月下老人，赤繩繫足。我的媒人，誰的保人，煩勞賈趙二位作保人罷。這是好事。趙保搖頭說：我向來不管只個事情，衆位可別惱。崔龍一求不行，只可又問賈善說：賈大哥可以作個保人，若要不肯時節，媒人保人，都是我的。賈善說：保人是我，的就是了。崔龍說：路大哥，媒人保人都有了。路凱說：願意了。崔龍說：馮爺你再也不用拿話激發我們了，又是甚麼鸞鳳鷓鴣，馮爺取定禮呀！馮爺隨身帶着一個玉佩，拿將出來，交與崔龍，崔龍雙手奉獻交與路凱。崔龍說：禮不可廢，馮爺這里來，你們再敘



一回親戚之禮。主人離席，復又見一回親戚之禮。崔龍說：你們這是妹丈郎舅子。路凱纔寃這樣一回，作了個舅爺。見禮後，復又歸席。崔龍大衆，給兩下裏道了一回喜。崔龍對着馮爺說：大事已妥，你是怎麼謝媒人。馮淵說：現成有我舅爺的酒，我與哥哥敬上三杯。說畢，大家同場大笑。馮淵又說：還有一件爲難的事情，我們不能在此久待，明天我們就要找王爺去了。這要跟着王爺，擇日與師，隨着王駕，征伐大宋，三年五載也不定，何日方能迎娶，也要問明哥哥，一個日限纔好。行營之中，可不許娶親。崔龍說：這話可也說的有理。望着路凱說：哥哥你想怎麼樣？路凱一皺眉說：只可教我們親戚多住個把月，就可擇日拜堂就是了。馮淵說：不行，我們那得一時知道王爺下落，我們恨不能肋生雙翅，見着王爺方好。再說王爺一時離不開我的路凱說：論我們敝族，原有我兩個叔叔。如今有搬遠了，沒有親戚。不然，就找人一半天，查點一個好日子，就把這事辦了，就完了一件大事。再說我們也要上南陽府。馮淵說：何用找人，我就會擇日合婚。崔龍說：這可更省事了。隨叫他們把黃歷拿來。馮淵接過查看，可巧今日，就是黃道良辰。馮淵說：今天就是很好日子，要錯過今天，向後半個月都沒好日子。崔龍與路凱說：早也是辦，晚也是辦，就稱着今天這個吉日，讓他們拜了堂。不怕咱們跟着王爺打

仗行營之中，也可把妹子帶上，他那身的工夫，亦可以建功立業，豈不作女中之魁首？若要**不拜堂**，那可就不行，有許多不便之處。**路凱**本是個沒主意的人，這麼一說，自己到透着有些爲難。**路凱**說：「使得，就這樣辦理罷。」**崔龍**說：「事不宜遲，就與後頭送信去罷。」**路凱**點頭，叫與後頭送信，叫婆子服侍姑娘，穿帶衣服，二鼓後拜堂，合盞交盃，囑咐明白，復又回來叫衆家下人，預備香燭紙錢，天地桌子，自己拿出一套鮮明的服色，書不重綵，**盧珍**在外書房安歇。此時**賈善****趙保**，告便出去，找僻靜所在，二人說話去了。**崔龍**幫了**路凱**忙亂事情。**盧珍**看左右無人，與**馮淵**說：「你怎麼作出這個事情來了？」**馮淵**笑說道：「你還不明白，那個丫頭拿着個東西一晃，你就耽下了，我是爲使這個主意，好誑他那個東西，若非這個招兒，拿不成他，準教他拿了。」**盧珍**一聽說，這就是了。**馮**又說：「你要聽着後頭有聲音，你就接應我去，我的本領有限，可別教我受了他們的苦哇。」正說話之間，家人進來說道：「請姑老爺沐浴更衣。」**馮**跟着家人進了沐浴房，沐浴完了，換上新衣服出來，有**路凱****崔龍**同着他到天地桌前，就見丫環打着宮燈，後面婆子扶着姑娘，蓋着蓋頭，就同**馮淵**拜了天地，然後一同進了喜房。喜房就是**素貞**姑娘屋子，擦去蓋頭，合盞交盃。**馮淵**也好就此不出屋子。婆子退出，**路素貞**在燈下一看**馮淵**

吃了一大驚！當時低垂粉面，暗暗自嘆，又不好說明，怎麼哥哥這樣誤事。我自己有意許配武生相公，怎麼哥哥把我許了這個蠻子，本領又不好，品貌又不強，歲數又大，怎麼糊塗，就把我終身許了這廝。這一拜堂，大事已妥；總然我心中不願意，也不能更改了。只可找他講話，抓他一個錯處，結果他性命，他要一死，我要再找終身依靠，可就由我自己主張了。要問姑娘怎麼拿馮淵錯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夫婦非是真夫婦 姻緣也算假姻緣

且說夫婦拜堂之後，男女俱沒安着好心，皆因路素貞見馮淵不高興，他心內抓一個錯縫子，得便把他殺了。馮淵看姑娘那個樣兒，明知姑娘不喜歡他。馮淵反笑臉相陪過去，一躬身到地，說：「小姐！卑人姓馮，我叫馮淵，我是久侍奉王爺當差的。不料我與王爺失散，若非王爺上寧夏國，我也不能離地。你我總是姻緣，今天白晝看見小姐武藝超羣，可算是女中魁首，你我成就百年之好，我還要在姑娘跟前領教，習學習武藝，不知姑娘可肯教道於我否？」姑娘一聽馮淵說話卑微，心中又有幾分回轉，暗道：這個人，雖不如那個相公，性情必然柔和，自己又覺心中不安，此時就有些回嗔作喜。說道：相公請坐，何必這等太謙。馮淵說：我非是太謙，因見姑娘這身本領，慢說婦女隊中，

就是普天之下男子也怕找不到一二人來，卑人不敢說受過名人指教，馬上步下，高來高去的，十八般兵器，我也略知一二，攔着王爺府的那些人，誰也不是我的對手。現在遇見姑娘，半合未走，撒手扔刀，我糊裏糊塗就躺下了。姑娘聽到此處，撲哧一笑，說：要是動手一糊塗，焉有不躺下之理。馮淵說：還有一件事，要跟姑娘指教，你與我那朋友交手，是甚麼暗器，我連看見也沒有，他就躺下了，人事不知，使暗器的，我也見多了，總沒見過這宗暗器。馮淵苦苦的一奉承，姑娘要殺馮淵的意思，一點都沒有了。再說馮淵品貌，不一定是醜陋，無非不如盧珍。姑娘聽他問暗器，也就和顏悅色站起來了，說：耶君要問我這暗器，不是奴家的說狂話，普天下人也沒有，那是我師傅給的。馮淵說：你師傅是誰，姑娘說：我師傅不是男子，是我乾娘。我乾父姓范，叫范天保，外號人稱閃電手。苟非你，我也不告訴。我乾娘是我乾爺側室，把本事教會我，又教我的暗器，他是專會打流星。他有個妹子，叫喜鳳，我這本事，也有他教的。他替我求告我師傅，把我師祖與我師傅護身的那宗寶物給我。先前我師傅不肯給我，我又苦苦哀求，方纔把這宗東西給了我。馮淵問是甚麼東西，姑娘說：五色迷魂帕，就是一塊手巾帕，拿羣藥把手帕喂上，有一個兜囊，裏面裝着手帕，手帕上釘着一個金鈎，共是五塊，五樣顏色。

不然，怎麼叫五色迷魂帕。單有一塊，這個鈎兒在外頭漏着。我要用他時節，拿手指頭掛住鈎兒，往外一抖，來人就覺得躺下了。可有一件未便，要使這物件的時候，先得拿臉找風，必須搶上風頭方可。若不搶上風頭，自己聞着，也是躺下。馮淵一聽，連連讚美不絕，說：姑娘！你把這東西拿出來，我瞻仰瞻仰，這可稱是無價之寶，拿來我看。姑娘此時相着與他是夫妻，與他看看有何妨礙。過去把箱子打開，一手將帕囊拿出來，說：那君可別聞那個氣味。馮淵見物一搶，姑娘往回一抽身子，往後一撒。馮淵方纔醒悟，接得太急，趕着陪笑說：你我這就是夫妻啦，至近莫若夫妻，有怎麼詐。姑娘說：別管。你等着過月期後，你再看罷。說了，奔箱子那邊去，早把這宗扔在箱子裏，拿了一把鎖，咯噔一聲，就把箱子鎖上。回手一推馮淵，說：我偏不叫你瞧。馮淵一閃，說：不叫我看，我就不看了。外頭婆子說：天快三鼓，姑老爺該歇覺罷。馮淵說：天不早了，該困覺了。姑娘點頭，自己解妝，簪環首飾，全都除去，拿了塊絹帕，把烏雲攏住，脫了長大衣服，解了裙子，燈光之下一看，更爲透出百種的風流，要換了浪蕩公子，滿懷有意殺姑娘。到了這個光景上，也就不肯殺害於他。焉知曉馮淵心比鐵還堅實，姑娘讓馮淵先睡。馮淵讓姑娘先入帳子，姑娘上床，身子往裏一歪，馮淵這裏嘆嘆嘆，把燈俱都吹滅。姑娘說：怎麼你

把燈都吹了，我聽說今天不該吹燈。馮爺說：吹了好，這叫陰陽不忌。說着話奔到床前，一伸手拿住劍匣，就把寶劍摘下來，往外一抽。姑娘是個大行家，一聽這個聲音不對，問道：你這是作怎麼哪？馮淵並未答言，用寶劍對着姑娘那裏是一劍，扎將進去，姑娘要橫着一滾，這劍就扎空了。然後姑娘伸一腿，金蓮就踹在肩頭之上，踹的馮爺身子一歪。姑娘趁着這時，就跳下床來，先就奔壁上摘刀，馮淵又是一劍，姑娘閃身躲過，摘刀往外一抽，口中說：了不得了，有了刺客了，快給大爺送信去罷。馮爺見姑娘亮出刀來，明知不是他的對手，一啓簾子，跳在外間屋中去了。迎面有一個婆子，嚷道：姑老爺，這是怎麼了！這個了字未曾出口，早被馮淵一刀砍死。那個婆子也不過來了。姑娘也打裏頭屋內打來，口中說道：好野蠻子！你是那裏來的，把姑娘冤苦了。馮淵躡出屋門到院中，忽看見那旁躡過一個人來，口中罵道：好小輩！我就看出你們沒好心，果然不出吾之所料。賈大哥，咱們把他拿住。馮淵一看，原來就是賈善。趙保原來趙保把賈善搭到外面商量，要刺殺馮淵，把姑娘配他。兩個賊人商量好，就這麼來到姑娘這院內，正是馮淵殺婆子，兩個賊人一聽詫異，向東西兩下一分。忽見馮淵打屋內躡將出來，趙保趕將上去罵聲小輩，擺刀就剝賈善，也就趕將上來，用刀就扎。馮淵本領有限，

手中使着又是一口寶劍，尋常使刀尙可，如今寶劍又差點事情。賈善趙保到沒放在眼中，怕是姑娘出來。幸而好姑娘這半天沒出來，是怎麼緣故？姑娘聽外頭有賈善趙保的聲音，把馮淵圍住在院子內動手。高聲喊道：哥哥！可別把刺客賊人放走，自己拿鑰匙開鎖頭打箱子，取自己五色迷魂帕，因這麼耽誤些功夫。總是馮淵命不該絕，馮淵無心與兩個賊人動手，躡出圈外，撒腿就跑，一直奔前邊來了。打上房後坡躡上房去，躍脊躡到前坡，奔西廂房。剛到外書房的院子，往邊躡的聲音太大，見這書房裏頭，頭一個是路凱，第二是崔龍，第三個是盧珍，拿着刀追出兩個人來。馮淵嚷盧大哥，隨我來。馮淵叫了一聲，仍是躡屋躍脊，出了大門之外，一直正南。前邊黑霧霧一座樹林，馮爺穿進樹林，走了十數步遠，不料地下爬着個人，那人一抬腿，馮爺撲咚摔倒在地，那人擺刀就剝。要問馮淵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再表。

# 續小五義傳 卷二

## 第十六回 馮淵巧遇小義士 班頭求見楊文秉

且說馮淵往外一跑，盧珍早就聽見後面聲音。此時書房內，又預備一桌酒席，盧珍在當中坐，上首是崔龍，下首是路凱。喝着酒說閒話，盤問盧公子的家鄉住處。這盧珍就已聽見後面有了動靜了。盧珍說：「你公子爺姓盧，單名珍字陷空，島盧家莊的人氏。路凱問：鑽天鼠盧方，是你甚麼人？公子爺說：那就是我的天倫。倫字一出口，盧珍把桌子冲著路凱一翻，路凱往旁邊一閃，嘩啷的一聲，把碗盞傢伙摔成粉碎。路凱一個箭步，早就躡出房門去了。崔龍也出去，盧爺拿刀追出來。那兩個人還得尋著刀去。後面人就趕到了。路凱問道：甚麼人？賈善趙保說了不得了！這個馮淵刺妹子來著。路凱說：對了，中了他們的計了。叫家人點燈籠火把抄傢伙，拿兵刃，全把他們拿住。家下一陣大亂，噹啷啷聲大振，燈球火把，照如白日一般。大家喊叫拿賊，姑娘隨卽也趕到，說：哥哥你作的，這都是甚麼事情？路凱說：追人要緊。大家追出門外，前頭是馮淵，後頭是盧珍，儘後面是衆賊追趕。馮淵入樹林內，摔了一個筋斗，明知是死。原來不是別人，却是



艾虎。皆因艾虎要上黃州府找到師傅家裏去，不料半路之上，遇見了張龍趙虎，白五太太說了他師傅的來歷，跟下刺客去，上京都保護包相爺去了。艾虎方才知曉，自己也不用上黃州府，辭別了張趙二位，奔了上京的大路。可巧走在半路，遇見人便打聽，有欽差大人過去了沒有？人家說：早過去好幾天了。艾小爺一急，怕誤了趕不上見駕，如何能得個一官半職的哩？自己連夜一走，恨不得一時飛到京內才好。晚間二鼓正走樹林外，見有人由北往南跑，小爺先就進了樹林，可巧馮爺進來。艾虎不知是馮淵，先爬在地上，容他到時一踢，馮爺摔倒在地。艾虎剛舉刀要砍，虧了細細的一看，不然，馮爺命不在了。艾爺看是馮淵，叫大哥呀！馮爺說：是那位艾虎說：小弟艾虎。馮爺說：你可真嚇死我了，我沒有工夫細說，咱們拿賊。正說之間，盧珍趕到。馮爺說：盧大哥！艾兄弟來，你我三個人行了，與他們動手。盧珍問姑娘的那個東西，可曾到手？馮淵說：要是到手，我就不跑了。艾虎問：什麼東西？馮爺說：來了，我們搶上風頭，那丫頭沒法了，他那東西叫五色迷魂帕，必得順風而使，逆風使，他自己就躺下了。艾虎一聽，說：好利害！迎面上，路凱、崔龍、賈善、趙保，後跟路素貞，許多家人，掌定燈球火把，各拿長鎗短刀，木棍鎖子棍等，一擁進了樹林，往上一圍，大家亂殺一陣。馮淵嚷：我們奔西北，可別奔東。

南丫頭總有那陰功東西，可也使不上。混帳亡八羔子！姑娘一聽，真氣得雙眉直立，杏眼圓睜，不恨別的，盡恨馮淵直嚷，自己總帶著五色迷魂帕，也使不上。他們三個人搶上風頭，自己要是一用，本人先得躺下，只可憑本事與他們交手。正在動手之間，正北上又是一陣大亂，燈球火把，亮子油松，也有在馬上的，也有馬下的人，喊馬嘶，看看臨近。此時動手，可就出樹林之外，皆因艾虎三個人，總搶上風頭，搶來搶去，就退出樹林。艾虎一看黑壓壓，又來一片，馬上步下的，各執軍刀，燈球火把，亮子油松，照耀的大亮。忽然間先有二個人闖到，頭一個是大漢龍滔，第二個是飛鑿鐵鏈大將軍姚猛，緊跟著開封府班頭韓節杜順，又見前面一對氣死風燈籠，上寫著草橋鎮總鎮。原來龍滔姚猛二人，出離路，凱門首，一路問信，有人指點找總鎮衙門。剛到衙署之外，遠遠有人招呼說：龍大爺慢走，龍滔一看，來了數十個人，單有兩個抱拳施禮，說：龍大爺不認識我們，方才多有受驚。龍滔一看，並不認識這幾個人，問道：二位什麼認識小可？二位貴姓？那人低聲說：我叫韓節，那是我兄弟，他叫杜順。我們奉開封府，包相爺諭，探訪差使，在天齊廟把勢廠，見你們幾位都叫路家拿住了，我認得你老人家，閣下不是上開封府，找過韓二老爺，後來你賣刀，我們馮老爺送你銀子，我故此認得你老，大概你不認

識我們。我們怕你幾位凶多吉少，我們上總鎮大人這裏投文，借兵破案拿賊，救你們衆人，不想二位到此，你們是怎麼出來的？龍爺就把馮爺認識崔龍的話，學說了一遍。韓節說：這可是巧機會，咱們一同見總鎮大人楊文秉罷。說完，四人一同見大人投文，各說自己之事。大人不敢怠慢，立刻點馬步軍，將到三更，大家起身，直奔路家而來。走在半路，有探事的兵丁報說：前面有路家男女，連家人等，與三位在樹外動手。哪龍滔姚猛一聽此信，大喊一聲，殺將進去。總鎮楊文秉立刻傳令，叫馬隊在外一圈，不准走脫了一人。自己倒下馬提著一條長鎗，帶著步下兵丁，見人就拿，逢人就搥。開封府的韓節、杜順，帶著夥計們，同拿著單刀鐵尺，跟著龍滔姚猛殺進來了。剛一進來，馮淵、艾虎、盧珍三個人一看，是自己人到來了，精神長百倍。龍滔等剛一進來，就撞見姑娘。馮淵嚷：咱們人在西北，與他動手。可別往東南，須要向著東南，高聲一嚷，果然大家都聽見了。渾人就屬姚猛，手中鴨圓大鐵鎚，叮噹亂碰，大衆傢伙碰上就飛，撞著就得撒手。路凱這些家人，見官兵一到，馬步隊一圍，人人害怕，個個胆驚，就無心在此動手，要打算逃命。又撞著姚猛這般利害，誰敢向前，要跑又跑不出圍去。滿讓跑出步隊圈外，也被馬隊拿住。馬上就是長傢伙，一抖長槍就挑，一個滿讓跳不著。路凱家人，拚命一跑。

馬上人拿馬一冲，就冲一個筋斗，馬兵下來就捆。總鎮大人是後進去的，槍一提碰著路家家人時節，不是槍扎，就是棒打。馮淵嚷，我們在西北，都是自己人，你可別往東南，你上西北來罷。楊文秉不知道是什麼緣故，他心想著咱們都在西北，賊人全在東南，東南上沒人擋著，怕他們打東南上跑了，自己在東南上擋他們。自料憑著手中這條槍，足可以擋住這幾人，連男帶女。他焉知曉九尾仙狐路素真那個利害，姑娘動了半天手，未能殺著一個人。五色帕又施展不出來，全叫這個假丈夫，給嚷嚷的。可見著楊總鎮在東南上，路素真一回手，就從帕囊裏，把那一塊大紅的手帕，提將出來，冲著楊總鎮刷拉一抖，楊總鎮就覺著眼前一黑，哎喲一聲，把楊總鎮摔倒在地。金角鹿賈善動著手，回頭一看，只見楊總鎮摔倒在地，一翻身躡將回來，擺刀就剝。姚猛就看見了，姚猛一著急，就把手中鐵鑿子往外一發，就聽崩的一聲，著在賈善肩頭之上，哎喲一聲，賈善就摔倒在地。衆兵丁唵喇往上一裹，連賈善捆將起來。把總鎮背起來，碰著死命，往外一闖。馮淵嚷往西北大路。素真又不能抖那絹帕，只可趕上去，要殺那些兵丁，早被艾虎截住。艾虎又與路素真一交手，可算稱得起棋逢對手，殺個難解難分。此時路凱的家人，雖不能全被官人拿住，所剩數十個人，也就往外亂闖，逃命去了。路凱崔

龍一盼，就剩他們這幾個人，心中就有些害怕。頭一個是崔龍，只不敢動手，冲着龍爺虛砍一刀，往南向就跑。自己越想越害怕，別說不能得勝，滿讓贏了馮淵他們大衆，路凱他們也不答應，他是個媒人，闖出這樣大禍來，自己抹脖子都對不起路家，只可遠遁他方便了，砍了兩名步下的兵丁，那馬上的一追自己逃生了去了。單提路凱借着人家兵丁燈光一看，連他妹子只剩了三個人，暗暗着急，只可約會妹子逃命。焉知姑娘想出一個主意來了，懷中有紙掏出來，把自己鼻子堵了個結實，把迷魂帕沖著大衆一抖，不管上風下風，衆人全得躺下。姑娘把絹一抖，不知大衆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賊女空有手帕難取勝 俠客全憑寶劍可擒人

且說路素貞實出無奈，想出一個急見勢來，把自己鼻子堵上，往他們這邊一棲身子，右手把刀遮擋大衆的兵器，左手一掄五色迷魂帕，什麼喊上風下風，聞著就得躺下，正然要掄，西南上一陣大亂，踏踏踏，躡躡躡，躡進好幾個人來，頭一個是御貓展熊飛，第二個大義士盧方，第三個徐慶，鐵臂熊沙老員外孟凱，焦赤雲中鶴魏真，這些人將一露面，艾虎盧珍聖手秀士，三個人精神倍長。怎麼巧，這幾個人從何而至，是大人接着聖旨，

入都覆命，大人未曾起身，這是大人的前站。不但盡是他們這幾位，還有文官主簿先生公孫策，帶着許多從人，都是乘跨坐騎。一路之上，各州縣通知明白，叫他們預備公館。可巧這天又是徐慶的主意，將到四鼓，他就叫外頭備馬，衆人無奈，只可同着他起身。走在路上一看，方知起早啦，也就無奈。正走着，瞥見這邊燈球火把，趕奔前來。教從人一打聽，方知道是這麼件事情。幾位下馬，叫從人與公孫先生在那邊等着。這幾位爺，各執兵刃，殺奔前來，頭一個是展南俠，跟隨衆位，往前一冲。展爺將一進來，就見了艾虎大衆。馮淵就嚷說：衆位大人到了，這幾個賊是要緊案子，千萬可別把他們放走了。展南俠方纔知道有要緊的案子。路素貞一想，聽見他們口稱大人，只要有這迷魂帕，自己把鼻子捏住了，就這迷魂晃一幌，先是這些兵丁，一個個撲咚撲咚亂倒。聽馮淵那裏嚷，這丫頭抖迷魂手帕哪，大家捏着鼻子，與他們動手罷。這一句話，就把大衆提醒了。那些兵丁一齊嚷道：捏脖子呀！捏鼻子！這一下，把路素貞嚇了一個胆裂魂飛，全仗着這手帕贏他們，不料叫他們這個主意，洩露機關，怎麼掄也不行了。那邊路凱就說：我們走罷。這句話未說完，自己那口刀，早就教雲中鶴魏真削爲兩段。回頭就跑，將走了，被飛鰲大將軍鐵鎚將一鑿子，釘在腿上，撲咚摔倒在地。被兵丁過來，將他拿

住。路素貞一閃事情，撒腿就跑，總還是他的腿快，他到跑出去了。鐵腿鶴趙保他見素貞一跑，他就跟着逃命去了。下書再表。大衆一看，跑的是跑了，拿住的是拿住了，然後大衆會在一處，艾虎等過來見禮，然後問他的來歷。龍滔姚猛說：他們丟東西賣藝。馮淵說：他們進廟，怎麼遇見姑娘，被捉後，又遇見崔龍，說姑娘入洞房，誣手帕，怎麼得着王爺下落，如此如此。展爺大喜，說：只要得着王爺的下落就好辦了。又問艾虎、艾虎說：怎麼遇見張三叔、李四叔與白五嬖娘，自己不上黃州府找師傅，直奔京都的話，說了一遍。又問韓節、杜順兩個班頭說：京都恁與當怎麼出了無頭案，奉相諭上草橋鎮找姓路的，到天齊廟一打聽，是范家兒子，姓路原是路家孩子，貪着天下都地方范華宗的家業，范家一死絕了，這路凱任意胡爲，仍認祖歸宗。他認的無賴的朋友，家內準窩着作案之賊，我們上廟探他去，可巧遇着龍大爺被捉，我們情知勢孤，這纔上楊總鎮借兵。話言未了，馮淵接言說道：京都這案，你們准知道是誰？回答不知。馮爺說：就是他同着路素貞跑的趙保，如此如彼，學說了一遍。展爺說：方纔那位總鎮大人，不是躺下了嗎？衆位回道：現在已經醒了。衆兵丁過來報功，兵丁內死了四個，有六個帶傷的，拿着他們活的，是四十二個，帶重傷的十幾個。展爺說：活的帶傷的，全解往衙門，連這兩

個賊頭，一并交衙門，我們帶着上京。死去的，叫地方派人刨坑掩埋。吩咐已畢，見了總鎮大人，就把他發放之事，說了一遍。楊總鎮連連點頭。展爺又說：大人索性帶兵，把路家一抄，所有東西物件，盡行抄出，上帳簿封門。若要有人，還將他們拿住，說畢，總鎮大人帶兵前往，單有兵丁頭目，帶着展老爺上總鎮衙門。天已大亮，總鎮方回，將抄的東西物件賬目，與展爺一看，帶往開封府。路家裏面，連丫環全然都跑了。展爺說：那也不必細追。叫總鎮預備一輛大車，就把路凱賈善鎖在車上。開封府的班頭，龍滔姚猛艾虎馮淵盧珍五人到店裏取包袱，給飯錢，也就押解着車輛入都。路上無話，直到開封府，艾虎等見着師傅馮淵等，都與智化問好。班頭韓節杜順進裏面見相爺回話，把拿住路凱賈善的話，回稟了一遍。班頭出來，艾虎等到晌午時節，展南俠盧珍徐慶魏真沙龍孟凱焦赤至開封府下馬。小爺等過去行禮，智爺把那家弟兄帶過來，說了他們的來歷。忽見包興進來，見衆人行禮，隨着說道：相爺在書房等候，請你們衆位老爺相見。衆人到裏面見包公，無非問了些襄陽的事，又問了些天齊廟的事，又說些開封鬧刺客的事，叫衆位外廂伺候。包公也就升堂，當差的衆人，堂口侍候。包公升位，兩旁邊校尉站班。包公吩咐將路凱帶上來，問他不法的情形。他盡把這事推在崔龍賈善趙



保的身上。隨後又把賈善帶至堂口。包公問他恒興當殺人事情，可全說了，就提當錫子，要當五十兩，我們兩個人一恨，第四天晚間，趙保殺死兩個更夫，五個掌櫃的，拿了他們百餘兩首飾，盡是趙保所爲，小的與他巡風相爺也沒用刑具拷打，就把他們釘肘收監。等拿住崔龍趙保，再定擬罪名。發放已畢，賞賜班頭批文書案，再訪拿崔龍趙保。又與草橋鎮行文，路凱房子入官查收，所有東西該地方官入庫。天齊廟另招住持方丈，周圍香火地，不屬路家所管，歸廟中作香火之資，所有拿獲路凱家人，一概責放。諸事已畢，包公退堂，單提顏春敏先接着聖旨，一概事情，按旨意辦理。金知府署理外番苗守的差使，所有王府拿住的賊人，神手大聖鄧車，鑽雲雁申虎，一個是行刺，一個是盜印，把兩個賊就地正法，人頭號令，所有拿住的兵丁，大人俱釋放。此事有路彬魯英由晨起望來，入上院衙，求見大人。有人將他們帶進來，見大人行禮，跪在大人面前，請罪。二人一齊說道：奉蔣四老爺諭，在我們家中看守着彭起，彭起頭上按着個迷魂藥餅，早晚把他兩羹匙米湯，灌來灌去，日限甚多，他吞吃不下。一摸這人，渾身冰冷，四肢直挺。大着胆子，把迷魂藥餅起下來，彭起那老兒，氣絕身死，請大人示下。大人說：可惜呀，便宜他就是了。你們兩個人，跟隨本院入都，聽旨意封官。兩個人叩頭。大人派官

人上晨起望把彭啟尸首提出來，扔棄山澗，叫鷹餐鳥啄。差官領命前往路彬魯英，就把那迷魂藥餅，給了蔣爺。又有官人進來回稟，五太太奉旨迎接古磁潭，不日來到。大人吩咐首縣，在上院衙外，高搭祭棚，設上古磁潭，請高僧高道超度五老爺亡魂。大人率領文武官員衆俠義等，親身上祭。五太太帶領公子白雲瑞，至祭棚參拜古磁潭，奠茶奠酒，燒紙化錢已畢，見大人。大人親身出衙，勸夫人幾句言語，教督催着公子盡力讀書，然後送銀兩，以作奠敬。夫人請古磁潭起身。大人入都有本城文武官員，給大人預備轎馬。所有破銅網衆人，俱跟大人同行。君山鍾雄就帶着于義于奢，所有衆人回山。文武官員，送出一站。次日起身，蔣爺等分作三路，前站展爺魏真徐爺盧爺沙焦孟七位先走。大人轎子，是徐良北俠芸生熊威韓良彭玉韓天錦七位，正走至一片葦塘，忽然躡出一人，喊冤枉，冲着轎內一刀。要問大人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黑樹崗范天保行刺 金鑾殿顏大人辭官

且說徐良北俠等，保着大人轎子，前呼後擁，正走在一塊大葦塘，周圍都是些樹木，地名叫做黑樹岡。忽然從葦塘裏出來一人，穿著一身破衣服，腰扎鈔包，一雙靸鞋，口喊冤枉，往轎前一撲。雨墨將要下馬，轎子還未打尖，那人就到了轎前。原來手中拿著一

口刀，不甚長大，左手一揪轎簾，右手用力扎將進去。此時保大人的，是熊威韓良彭玉韓天錦，這四個人，本領不強。你道這個刺客是誰？就是閃電手范天保，叫四爺追跑了，由水中逃命。白日不敢回家，隔了兩日，晚間方敢回轉家內，門戶封鎖，叫官人看著。他又不敢上魯家村去，無奈何，到親戚家隱藏。親戚慢慢給打聽明白，方知道魯世傑的乾老，是翻江鼠蔣平。知蔣四爺跟著大人當差，自己就投奔襄陽來了。可巧半路遇見黑面狼朱英，兩人就找了一座酒樓，朱英就把王爺在甯夏國，怎麼聘請天下山林海島的英雄，與王爺共成大事的話，說了一遍。范天保聽在心裏，也把自己事，學說了一遍。朱英說：巧了，顏春敏是王爺大人的仇人，誰要能殺了貪官王爺得天下，與誰平分一半。天保說：要是那樣，我一人即可殺他們兩個，你與我巡風。二賊議論好了，會了酒鈔，就奔到黑樹岡，打聽顏接院在此經過。二賊商量好了，就在葦塘一等，他們從暗處望提防，一刀將大人殺死，我就接應著你。二賊商量好了，就在葦塘一等，他們從暗處望明處，看得明白。瞧著大人轎子臨近，范天保望外一躡，一嚷冤枉，誰也想不到他是行刺的，不料他把轎簾一揪，噗哧一刀，只聽啾一聲。韓天錦嚷：不得了！熊威韓良彭玉三個人，亮刀，容他們把刀拉出來，范天保也就跑了。三個人就追，范天保正走，忽見

一人，一身皂衣，黑紫臉面，兩道白眉，一擺手中刀，攔住去路，口中說：「唔！日的，別走，爺在此久候。」原來山西雁正在車上坐著，賽管輅、魏昌一輛車上說話。後來一看，這個地勢周圍樹木叢雜，那邊又有一塊大葦塘，有兩個人影在裏頭亂晃。徐良跳下車來，往前緊走了幾步，正遇著范天保一跑。徐良蹬一個箭步，就把他去路擋住。范天保不知老西那個利害，把刀就剝。徐良把刀往上一迎，只聽「噹」一聲，就把范天保這口刀削爲兩段。范天保把刀一扔，回頭往葦塘裏就跑。依著彭玉熊威，要往葦塘內追，北俠趕到，大叫：「不要追趕，咱們先瞧瞧大人要緊。」這三個人返身回來，徐良順著葦塘外面追下賊人去了。北俠帶著芸生，又把轎夫叫將回來，收拾轎簾，看了看大人。這一刀正扎在肩頭之上，鮮血淋漓。北俠拿出點藥來，給他按上，囑咐了幾句言語，把那件蟒袍給他往上提了一提，仍然叫轎夫搭起就走。看官這個轎子裏，不是真正欽差。這全是蔣四爺的主意。第二站分三路行走，叫金知府從監內，提出一個被罪的人來，叫他假充大人。一路無事，就把他死罪免了，要是遇禍，也是他命該如此。果然在黑樹岡，正遇此事。到了驛站，從新又換一個假大人，一路也是無事。大眾到京，大人也到了，山西雁追了一路，也沒把賊人追著。彼此全到大相國寺見大人。大人是頭天入都，住大相國

寺，第二日見蔣四爺大衆先到開封府先見著智化。蔣爺說：賢弟！你算是神龍，露頭不露尾。智爺行禮說：四哥別過獎我了。蔣爺說：但是你見大人不見，這要封官，看你作官不作。智爺說：這也就無法了，你們先見相爺罷。又與那家弟兄見了，蔣爺把智爺拉在一邊，低聲說道：你好大胆子！這是兩個刺客，你敢保舉他在開封府當差，二人要是一變性情，你不料是什麼罪。智爺說：對呀，我也當局則迷，也覺有些害怕；不然，有怎麼盡看著他們，我也不敢離開兩個，這幾日光景，我已看出兩個人性情來了。四哥！你只管放心，決沒意外之事。蔣爺說：既然這樣，很好很好。我們見相爺去了，大家到裏面見包公。相爺說道：索性把那如虎、如龍兩個人的名字，也提在摺本之上，破銅網有功，保舉兩個作官。蔣爺連連點頭，謹遵相諭。包公又問鍾雄由君山帶多少人來。蔣爺說：回稟恩相大人得知，鍾雄就由君山帶了兩個人來，除兩人之外，全是鍾雄手下從人。包公吩咐，叫四爺把君山三人帶來一見。蔣爺把那如龍、如虎帶至大相國寺，面見大人，說明了相爺的吩咐，這兩個人跪下與大人叩頭，求大人施恩。蔣爺在旁，就把相爺說，求大人保舉兩個人爲官。大人點頭吩咐，叫他起去。蔣爺隨即帶著鍾雄于奢于義，至閣封裏面，書房見相爺，雙膝點地。包公見鍾雄面如白玉，五官清秀，清

高儒雅。又看金鑑無敵大將軍于奢，身高一丈開外，面如淡金，頭如麥斗，膀闊腰圓，包公一睜就愛。再看于義武生相公打扮，白面如玉，恰似未出閨門的少女，與白護衛品貌相仿。包公問他們的名姓，蔣爺在旁替他們回稟，這個叫鍾雄，這個叫于奢，那個叫于義。包公說：本閣聽說你文中進士，武中探花，後來隱居君山，可算你是聰明反被聰明誤。鍾雄叩頭，口稱罪民，一念之差，身該萬死。包公說：念你急早回頭，改邪歸正，還不失個俊傑，回相國寺候萬歲旨意便了。三人叩頭，跟蔣爺出來，有一個官人捧著一個帖兒，說：四老爺智大爺派我在這裏等著，見了你老人家，只有一個帖兒，說一看便知。蔣爺接過帖來，就一怔，說：不好，大半又要走星照命。打開帖一看，何嘗不是，上寫著字：奉蔣四哥得知，小弟智化在開封多住幾日，所以爲伴著那家弟兄。如今你們衆位已到，小弟卸責，書不盡言，容日再會。蔣爺見了字柬，嘆了一聲，只可同著鍾寨主，直奔大相國寺，見了大人，就把相爺見了鍾雄的話，說了一遍。又將智化留的這個帖，給大人看了。大人也嘆息了半天。然後大人叫先生打摺本，預備明日投遞。所有衆人，俱都寫在摺本之內。盧韓徐蔣四個人，辭官不作，也在摺本之內寫明摺本打好，大人過目已畢，天已五鼓，大人上朝，至朝房前住轎。少刻包公到，過去見了老師，行師生之禮，至朝

房內談話。不多的工夫，天子陞殿，文武百官山呼行禮，朝駕已畢，文東武西，分班站立。顏大人的摺本，黃門官傳遞，陳管總接過，在案上展開。天子看了，降旨封官。又下一道旨意，今日晚膳後，所有破銅網的人，俱在龍圖閣陛見。這段節目，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小五義御花園見駕 萬歲爺龍圖閣封官

且說顏大人見駕，遞摺本，萬歲御覽。萬歲爺降旨，顏春敏察辦事件，辦理甚善，賞給禮部尚書。顏大人又奏在襄陽爲王爺事，嘔心吐血，請旨開缺。萬歲不准，賞假百日，安心調理，假滿請安，赴任當差。顏大人不敢再辭，只可叩頭謝恩。萬歲爺又賞些金銀彩緞，大人復又謝恩。御前四品帶刀護衛展昭，加一級，賞給三品護衛將軍，又賞金銀彩緞。盧方徐慶，准其辭官，有後人接續當差，也賞金銀彩緞。韓章蔣平辭官不准，韓章賞給四品護衛，蔣平加一級，水旱三品護衛將軍，賞給金銀彩緞。顏大人替代謝恩，所有一千衆人，今日晚膳後在龍圖閣，勿用穿帶官服，著龍圖閣大學士開封府尹包丞，帶領引見。降旨已畢，羣臣皆散。包公至朝房，著派南俠蔣四爺，叫給他們大衆見萬歲爺的禮節，千萬不可似上次失儀。又著公孫策開下大衆的花名，連大衆的外號籍貫名字，開寫清楚，投遞御前黃門處。蔣展二位領相諭回大國寺內，教給大衆禮節，見駕規

矩。蔣爺說：倘若萬歲喜歡看練武的，又知道你們有一身工夫，大概許要看看。不如把你們本事寫上。倘若天子高興，就許要看看。展爺在旁點頭說：四哥你真想得到。一問芸生什麼熟慣，就是單刀。又問艾虎，也是單刀。一問盧珍，也是刀。一問徐良，也是刀。蔣爺說：你們誠心哪，這個上去一蹚刀，那個上去一蹚刀，天子也就看絮煩了，你們得改個樣兒，就讓芸生使刀，盧珍是會舞劍。艾虎你將就打一蹚拳罷。艾虎點頭。又問：徐良你怎麼樣？老西說：也不是姪男說句大話，十八般兵器，你老人家提什麼罷。蔣爺說：准是件件精通。徐良說：件件稀鬆。蔣爺說：你除了這個以外，還有別的能耐沒有？徐良說：別的能耐也有，你老人家寫一手三暗器。蔣爺說：何爲叫一手三暗器？徐良說：不用問用的時節，現相招兒。蔣爺說：這可不是鬧著頑的。徐良說：姪兒知道無非有個剛罪等着哪。蔣爺又問：韓天錦你會什麼？天錦說：除了吃飯，別的實在沒有。蔣爺告訴公孫先生，寫花名時，頭一個芸生使單刀，二個盧珍會舞劍，三個艾虎會打拳，四個徐良會一手三暗器，五個韓天錦力大。展爺問：力大怎講？蔣爺說：聰明帝王，天子一睨力大，見他那個人物，也就知道是個笨貨。再我知道天子聖意，最愛長的俊美人物，把他們貌陋的，排在後面，看來看去，看在後面，有貌陋的，滿讓不愛看也。暗完了，展爺笑問：你怎麼



知道蔣爺說：我們三個人見駕的時候，見我大哥也喜歡，見三爺亦樂，見了我這個模樣，就一縷眉，我知道老爺子最喜體面的。展爺聽着大笑說：四哥雖是多慮，也倒有理。隨叫公孫先生把花名寫開清楚，先遞將進去。然後帶領大眾在後鐵門，伺候聽旨。這一路上的人跟隨，越聚越多。自古至今，同是一理，京都地方，有點什麼事情，人所共知。一傳十，十傳百，都要看破銅網之人，一路之上，睜着熱鬧的人，也俱跟往後鐵門。當差的太輔官，也都出來睜看。睜見展南俠、盧韓徐、蔣過來講話。展爺大眾，也給他們道個吉祥。他們齊說：你們大眾見了萬歲，准要作官，出來與你們道喜。正說話間，由裏出來兩個小太監，全都在十八九歲，手中蠅拂，口中嚷道：開封府的老爺們，哪蔣爺同展爺一看，就知道是御前差使，趕著向前抱拳帶笑說：二位老爺吉祥。答道：咱們二人奉總管老爺之命，前來睜看你們齊備了沒有？萬歲爺用膳已畢，你們都把人帶齊了。蔣爺說：俱已齊備，我們在此候旨。兩個人進去，又見王朝、馬漢二位趕到說：萬歲爺駕龍圖閣，帶衆人進去。隨即答應，進了後鐵門，走昭德門，穿金鎖門，王右門，奔御花園門，可就進不去了。單有展南俠、蔣四爺，可以進去。他們二位是御前的差使，就是展爺一人，至龍圖閣下面聽差。蔣爺這裏看着大眾，包公早就進來，在龍圖閣三層白玉台階

之下候駕。不多一時，萬歲爺坐定亮轎，由裏面出來。包公就在御路之旁，雙膝點地，口稱臣包拯見駕，吾主萬歲萬歲萬萬歲。在轎內傳旨卿家平身，天子亮轎，直奔龍圖閣，萬歲爺下轎，龍案後落坐，包公復又參拜一回。陳總管前來，把大衆花名呈將上去，天子一看，大衆的功勞籍貫外號，有不願爲官的，也俱都開寫上邊。天子一看花名，頭一個就是智化盜盟單，詐降君山救展護衛，論功屬他第一，就是此人不在，不願爲官，自己隱遁。再看就是北俠，此人也是不願爲官，只願出家，削髮爲僧。再看魏眞，是個老道。雙俠不願爲官。沙龍孟凱焦赤白面判官柳青小諸葛沈仲元降旨意，就把這幾個召將上來，御前的往下一傳聖旨，下面有展南俠同著太輔宮官，至御花園門首，把這幾個人帶將進來，至三禪上面，陳總管過來一拉北俠的衣襟，大衆一字排開，肘膝進禮。天子往下一看，有陳總管過來替他們報名。天子一看北俠，碧目虹鬚，面如重棗，與神判鍾馗一般無二。又看魏眞，一身銀灰道袍，銀灰九樑巾，面如美玉，盾細目長，三絡短髯。雙俠丁家弟兄，他們全是玉面朱唇，一般高的身軀，十分難得，品貌也是一樣。再看沙龍土絹袍，鴨尾巾，面如紫玉，滿部花白鬚鬚。孟凱穿紅，焦赤掛皂。柳青沈仲元全是寶藍的衣服。就是一個胖大，一個瘦弱。天子看畢，知道這些人，都不願爲官，萬歲也不

肯強。北俠特旨在大相國寺出家，拜了然和尚爲師，賜的御法號保宋和尚。萬歲意見，北俠雖則出家，仍然叫他保護大宋。然後在商水縣重修三教寺，著北俠摩頂受戒之後，至三教寺以爲方丈。魏真賞給金簪道冠，道袍絲條，水襪雲履，廟中無非賞賜些白米。雙俠賞給銀牌兩面，當面取來，著陳總管掛在二人胸膛之上。如外單有金銀彩緞。柳青、沈仲元、沙焦孟，盡賜些金銀彩緞，叩頭謝恩退下。旨意下，又召龍滔、姚猛、史雲、路彬、魯英、熊威、韓良、朋玉、馬龍、張豹、馮淵、鄧彪、胡列、邢如龍、邢如虎，大家至龍圖閣見駕。天子一見，龍心大悅。見這些人高矮不等，醜俊不同，萬歲一體全封爲六品校尉之職。領旨謝恩，退出龍圖閣。天子復又召白芸生弟兄五個，往下傳旨，不多一時，帶將上來。陳總管一拉芸生，叫他雙膝點地，肘膝盡禮。這五個人却又古怪，他們魚貫而跪，一個跟著一個，不像別人上來一字排開。這是蔣爺的主意，把那相貌長的不受看的，全掩藏在後面。萬歲一見芸生，回思舊景，想起白玉堂在龍圖閣和詩，來了什麼緣故，皆因芸生相貌，與白玉堂不錯，又看他這外號，叫玉面小專諸，萬歲知曉，必是他侍母甚孝，天子先有幾分喜愛。常言道：忠臣必出孝子之門。又見他會使刀，萬歲一時高興，要看他武藝如何。頃刻降旨，著芸生試藝。陳總管過來告訴，萬歲降旨，叫你試藝。芸生望著

陳總管叩頭，說：小民的兵器，現在御花園門外，有人拿着呢。陳總管立刻遣御前官，至御花園門去取。不多時取來，陳總管把刀交與芸生。芸生隨卽就把袖子一挽，衣服一掖，把刀往身後一推，往上叩了一個頭。兩手往後一背，一手搭住刀把，一手搭住刀鞘，使了一個鷓鴣子翻身。天子只顧睜著芸生在那裏跪著，忽然往上一躡，手中提著一口明晃晃的利刀，只不知道，從何處抽出來的。見他這一躡刀，真是神出鬼沒，上三下四，左五右六，閃砍劈剝，削耳撩腮。龍圖閣的殿前，金磚墁地上，鋪著絨毡子，芸生躡高縱矮，足下一點聲音沒有。這躡刀砍完之後，氣不湧出，面不更色，仍然往旁邊一跪。天子說：果不愧是將門之後。天子又看盧珍粉紅臉面，一身荷花色衣襟，綉條身材，一團壯足之氣。天子降旨，著他試藝，也是叫人至御花園門首，取那口寶劍，交給盧珍。要問盧爺在萬歲駕前什麼舞法，且看下面分解。

### 第二十回 猛漢險些驚聖駕 于奢一怒犯天顏

且說天子降旨，著盧珍舞劍。盧珍本是跟著丁二爺學的這套工夫，先前時節，一手一勢，嗣後來，一件快似一件，類若一片劍山相似，真是一條鐵鍊，把盧公子裹了風雨不露。連天子帶衆人，無不誇讚。收住了劍法之後，也是往邊一跪，氣不湧出，面不更色。然

後露出艾虎，天子見他一身皂青緞衣襟，身材不高，生就虎頭燕額，粗眉大眼，鼻直口闊。天子一見，降旨叫他試藝。這個不用取兵器，就把衣襟一掖，袖子一挽，往起一躡，一丈多高，然後腳站實地，真如貓鼠一般，連一點聲音都無。打完了這陸拳，收住架勢，也往旁邊一跪。天子讚不絕聲。然後再叫徐良，萬歲一瞻，就有幾分詫異，一身皂色衣襟，倒是壯士的打扮，黑紫臉面，兩道白眉，眉梢往下一搭，喇恰似吊客一般。又看他乃是徐慶之子，外號叫多臂雄，又叫山西雁。天子一看他這相貌，就有幾分不樂，看花名，他是一手三暗器，總是天下之才，就往下傳旨，萬歲納悶，何爲叫作一手三暗器？著徐良試藝。陳總管過來告訴徐良，徐良問總管：小民怎樣試法？總管說：咱家不懂得你怎麼，倒問起我來。徐良說：我能把三種暗器，一手發出。前面可得有東西擋住，不然，也看不出準頭來。萬歲這裏，可有射箭的箭牌？沒有？總管說有。徐良說：你老人家把後頭托上板子，我自打有打法。總管立刻派人，頃刻間，就把箭牌取來。徐良一看，高有七尺，寬有尺四，木作的邊框，底下有個木頭墊子，用紙糊好，上面塗了一層白布。總管叫人把後面托上板子。徐良說：求你老人家，奏明萬歲，在這白牌之上分三路，上中下用紅筆點上三個點兒，我三枝暗器全要打中紅心，方算手段。總管說：你過于鬧事哩。依咱家說，

打中白牌，就算不錯。徐良說：淨牌我不打。總管無奈，只得給他奏聞天子。天子一聽，更不願意。萬歲爺明知徐良說的話太大，派陳總管在箭牌上，戮上三個紅心。陳總管領旨，叫人搭著箭牌，自己過去，提起逍遙管，用筆蘸着硃砂墨，嘆味往箭牌上一戳，塗圓也。就有小核桃大了。連點了三個，叫人將牌搭在正南。徐良一看，雪白的箭牌上，配上上中下三個紅心，早把自己暗器拾奪好了。你道他是怎麼三暗器，原來是兩長夾一短，收拾兩枝袖箭，裝上一枝緊背低頭花裝弩。萬歲往下傳旨，著徐良試藝。陳總管過來告訴徐良，叫你試藝。冲上微然一點頭，就見徐良冲南一點頭，雙手微換，微然聽見的聲音，登登登，誰也沒顧得看那邊。淨暗著徐良，從新又往北踏了一踏，再看他一絲也不動。萬歲傳旨，著徐良試藝。總管過來，萬歲有旨，叫你試藝。徐良冲著總管，叩了一個頭，說：已然打在箭牌之上，怎麼還叫我試藝？陳總管往對面一看，果然兩長夾一短，正打在紅心當中。暗暗吃驚，怎沒瞧見打，全釘在箭牌之上，只可奏聞萬歲。天子一看，果然不差，兩枝袖箭，一枝弩箭，正打在紅心當中。天子誇獎好俊暗器，這樣暗器，可稱得古今空有。又一看花名叫霹靂鬼，天子看見這個外號，倒噓了一口涼氣。往外對面一瞧，見韓天錦，也沒等旨意，他就起來了，挺肚撐胸，兩只眼睛瞪圓，看著天子，把個陳

總管老爺，唬得渾身亂抖，過來一揪天錦，叫他扒下。天錦說：「我不得勁。」總管說：「不管那些，你總得爬下。」天錦只得爬伏在地。總管離開他，又是照舊挺著肚子，看著萬歲。天子並不嗔怪與他，知道他是渾人。總而言之，傻人有傻個造化。天子見他這個名下，並沒有別的本事，天子想他這個力大，可怎麼試演呢？天子想出一個主意，看這龍圖閣是座西向東，這座殿，明是五間，暗是十五間的寬闊，靠著南北兩下，有兩個白玉石頭座子，上面有兩個鐵鼎。天子說道：「韓天錦力大，此處有個鐵鼎，可不知他舉的起來。」總管聽見說：「萬歲叫你舉鼎，你可舉得起來。」天錦問：「什麼叫作舉鼎？」陳總管用手指那邊鐵鼎，說：「就是那個叫鼎。」天錦說：「就是那個小頑藝兒。」總管說：「你先過去試試。」總管帶定天錦，直奔正北。天錦往起一站身軀，更透高大，萬歲十分喜悅，就要把他封一個站殿將軍之職。如有外國朝賀，或筵宴外國的時節，要叫他們看著大邦人品出色，可惜再有一個才好。此時天錦已把鐵鼎抱到總管的主意，把鼎耳子上絆住絲繩。天錦套進一只背膀，雙手一抱兩個耳子，就在萬歲面前，沖著萬歲就轉了三個灣，方把鐵鼎放下。天子一笑，天錦可比昔日之孟賁。忽聽大聲說道：「謝主龍恩。」天子一怔，這才封官。芸生四品左護衛徐良石護衛艾虎盧珍御前四品護衛韓天錦站殿將軍萬歲知曉這

五個人是盟兄弟，又知道俱是將門之後，天子親封爲小五義，連包公帶大眾一齊謝主龍恩。總管派人拿著刀劍袖箭弩箭，又叫天錦把鐵鼎安放舊位，忽聽御花園門首有人喊冤枉，要問是何人喊冤枉，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一回 于奢得命二次舉鼎 天子一見復又封官

且說天子誇獎韓天錦，可比昔日孟賁，他就謝主龍恩，他如何懂得，却是有老西提拔他，叫他謝恩，從此就是御賜的外號，叫賽孟賁。封官已畢，總管叫天錦將鼎安放原處，天錦搖頭不管了。正在這個時刻，御花園門首有人喊冤。天子一聞，龍顏大怒，降旨將喊冤之人，綁至龍圖閣。御前人答應一聲，不多一時，將人綁到。天子一見，此人身高一丈開外，面似淡金，頭挽髮攏，一身豆青色衣襟，薄底靴子，五花大柳。見萬歲之時，雙膝點地，說冤枉。天子問：這是什麼人，敢在朕的御花園門首喊冤。包公跪倒，說臣啓陛下得知，此人乃是君山鍾雄手下之人，姓于名奢，匪號人稱金鏗無敵將。你道這于奢，因何故在御花園門首喊冤，皆因同定鍾雄于義，三個人在一處看看，見他們頭一起不作官，下來俱有賞賜，大家給道喜。二起得了官職的下來，也是亂道喜。三起小英雄們上去，誰練什麼本事，也是有人下來送信，把本事俱都練完，封甚麼官職，外面也都得



信。于奢就與鍾雄說道：「你看出這個意思來沒有？」鍾雄說：「看出什麼意思？」于奢說：「咱們不是受過萬歲招安了嗎？分明把咱們謊進京來，要咱們性命。鍾雄說：「胡說！你還要說些什麼？」于奢說：「如果有意招安咱們，大衆怎麼不封官哪？人家都封官，我們沒信。鍾雄說：「也得大家封完了，纔到咱們。」這于奢說：「到了咱們，這就推出去鬮了，咱們算活活上他們一個大當。咱們要不早作準備，到臨死時節，可就怕悔之晚矣。你們不要聽我的話，咱們連萬歲爺大駕，都不見着，依着咱們，索性鬧出一個大禍來，柳上去見見萬歲，然後再鬮死，也落一個開開眼。」鍾雄攔住說：「你再往下說，我就把你柳上了。」于奢不敢多言。他早就安了一個主意，慢慢湊到御花園門，怪叫了一聲冤枉。于義過來就踢了他個筋斗，就把于奢五花大綁捆起來了。于義鍾雄二人，把手往後一背，叫蔣四大人，把我們二人捆綁起來，聽候聖旨。蔣爺言道：「家無全犯，一人作罪一人當。果然旨意下來，就把于奢綁在三禪之上，跪倒身軀，往上叩頭，口稱冤枉。天子問包公：「方纔知道他叫于奢，問于奢有什麼冤枉，在朕面前，快些奏來。」于奢跪奏：「罪民居住君山，受萬歲龍恩，改邪歸正。今有韓天錦舉鼎得官，他的武藝與罪民差的甚多，罪民怕不能面見萬歲龍顏，怕只怕，少刻降旨，把我們推出去斬首。罪民方斗胆喊冤，必然將罪民綁將進

來，到底是見着萬歲爺一面，縱死九泉瞑目。天子言道：既然招安你們，焉能又殺害汝等，朕焉能作那不仁之事。你說天錦武藝不佳，也罷。鐵鼎現在此處，你若能將他安放舊位，朕就將你喊冤之罪，一概赦免。于奢叩頭，罪民領旨。天子傳旨鬆于奢之綁，御前金瓜武士過來解綁。于奢謝恩，站起身來，將絲繩往肩頭一套，雙手一擺鐵鼎的耳子，用平生之力，他這鼎一舉，比韓天錦差的多，看這光景，也不大費力，前後走三步，繞了個四面二返，又到萬歲爺面前，點了三點，復又奔了正北，安放石頭座子之上，自己來到龍案前，雙膝點地。天子大樂，想着天錦那個身軀，再找一個，與他高矮不差往來的，也封他爲將軍。今一見于奢，二人一般高，本領又好，立刻封官，把御花園喊冤之罪，一概赦免，朕也封你站殿將軍之職。于奢謝主龍恩，旨意下，召鍾雄于義，不多時到了上面。陳總管拉他們的衣襟，跪到肘膝盡禮。天子見鍾雄青布四楞巾，迎面嵌白玉，翠藍袍，絲條皂靴，面白如玉，五官清秀，三絛短髻，見于義一身白緞繡花衣襟，與昔日白玉堂相貌一樣，天子又是一慘，爲獨封鍾雄的官，天子爲難，君山八百里的寨主，官職封小，他不願意；官職封大，他又沒有功勞，何況他又中過文武進士。天子封他爲三品官職，這個差使，最體面無比，是爲客官王公侯伯督撫欽鎮欽差等，都是平行。回君山聽

調不聽宣。于義皆因相貌與白玉堂相同，賞給護衛之職。君山各寨寨主，賞給六品校尉虛銜，待等日後與國家出力，另加陞賞。所有嘍兵，每人賞給一分軍糧，按營伍中一樣。升賞已畢，鍾雄于義于奢三人謝恩，離龍圖閣，奔御花園門首。小五義有人給拿着東西，也就下去，至外面大家道喜。天子復又封主簿先生公孫策，加一級。魏昌賞給了一個主簿。包公替代謝恩。智化天子降旨，上書房御書匾額一塊，四個字是介休還風。御賜俠義金牌一面，另有金銀彩緞。智化雖然隱遁着，差官送往黃州府家內，懸掛匾額。龍圖閣所封之官，明日不用帶領引見。午門望闕謝恩。所有衆人，賞兩個月假，回家祭祖完姻。兩月假滿，回都任差。襄陽王府外番留守衙，着總鎮帶襄陽知府金輝，加一級。襄陽王仍然案後訪拿，拿獲襄陽王者，賞銀千兩，給一個千戶職分。襄陽王手下，所有的餘黨，拿獲一人者，賞銀百兩。所有各州城府縣，拿獲襄陽王餘黨者，就地正法，不用解京。封官已畢，萬歲坐亮轎，回鳳翔宮。包公由前面出來，奔朝房坐轎，回開封府。所有衆人，俱都離了御花園，回至開封府衙內。官人連公孫先生與魏昌出來，俱都道喜。一個個至裏面見相爺。包公說：萬歲賞兩個月假，假滿回都任差。萬歲有旨，叫你們午門望闕謝恩。大衆就依了相爺言語。次日包公代遞謝恩的摺子，大衆在午門外謝過。

恩早朝已畢，包公回開封府，大眾圍着，北俠進來，辭了包公，奔大相國寺，削髮爲僧。包公看着北俠，心中發慘，有些不忍，叫他的意思，連萬歲爺都不能攔住，這還算是特旨出家。只是吩咐一聲，叫校尉護送歐陽義士，至大相國寺去罷。大家衆星捧月相似，送北俠至大相國寺。方丈早已知曉，此時撞鐘擂鼓，層層正門大開，大眾進來，至佛殿參拜神像。嗣後北俠與師傅叩頭，大眾與了然長老行禮。了然和尚合掌當胸，念聲阿彌陀佛。和尚說：徒兒！暫且陪着衆位施主朋友談話去罷。北俠同着衆人到了客堂。單有小和尚獻上茶來。蔣爺說：咱們就此一別，再要見着歐陽哥哥的時節，可就不是這個禮態了。艾虎認你爲義父，你許下他的日後出家，他情受你這口利刀。如今你就出家了，你這刀算無用之物了，該叫艾虎來受刀了。北俠說：且慢，當着衆位在此，我可不是捨不得這把刀給艾虎，皆因他的年歲太小，怕錯用此物。倘若錯用，連我都怕有橫禍臨身。既是老四這樣說着，我要這刀，也是無用，回頭告訴小和尚預備香案。不多一時，小和尚把香案備齊，旁邊放了一張椅子，將刀供在香案之上，點起蠟燭。北俠把香點着，說：衆位在此稍坐。衆人答應，在旁看着，這刀是怎樣交法。就見北俠將香一舉，插在爐內，雙膝跪倒，說：過往神祇在上，弟子歐陽春，得了這口寶刀，殺人無數，總未錯用。

此物，如今交與我義子艾虎，只看他的造化如何說畢叩頭，然後叫艾虎過去，叫艾虎大拜二十四拜，北俠將刀拿起，在旁邊站立，說：「兒呀！今將寶物交付於你，你可曉得此刀的來歷？」艾虎跪着說：「不知。」北俠說：「此物出在後漢魏文帝曹丕所造。此刀正名靈寶，皆因他紋似靈龜，俗呼叫作七寶刀，能切金斷玉，不論什麼的兵刃，削上就折。可有一宗，這寶物是有德者居之，德薄者失之。倘若錯用此物，必遭天誅地滅。再說你年紀尚輕，初通人道，你可曉得萬惡淫爲首，百善孝爲先，若要犯了這個淫字，連我都有意外飛災。所有我囑咐你的言語，必須牢牢记。倘有妄殺無辜的時節，你自己起誓。」艾虎說：「我要錯用此物，必遭天譴雷擊。」然後纔把這口利刀，交與艾虎，小爺復又與義父叩頭。艾虎得刀，大衆道喜，小爺一一叩頭，徹去香案，大家復又落坐吃茶。艾虎把刀一帶，自覺心滿意足，依着北俠，要在廟中侍奉他們的齋飯。大衆再三不肯，復又到後面，辭別了老方丈。蔣爺等又給託付了託付，然後大家出來，北俠送至廟外，灑淚分別。這一來不要緊，引出白菊花一段節目，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更衣殿盜去冠袍帶履 鳳翔門留下粉漏菊花

且說北俠把刀交與艾虎，大家告辭，回奔開封，見了包公，又回稟一回，然後大家出來，

誰走誰不走，大家一議論。雲中鶴單走歸廟。艾虎，韓章，韓天錦，沈仲元，沙龍，孟凱，焦赤，這些人俱回臥虎溝。韓天錦，艾虎成親，大官人二官人，同着盧方，盧珍，翁等，大衆上百花嶺完姻去了。徐良跟隨天倫，徐慶，回山西祁縣祭祖。餘者衆人歸家祭祖。蔣爺家眷在京都，展爺家眷也在京都。那如龍，那如虎，兩人不走，蔣爺許他們把天倫尸首，由龐太師府中取出，在京都地面看塊靜地，就拿那道爺立祖。蔣爺又問馮淵：馮老爺你是怎樣？馮淵說：我是早就沒有坟了。蔣爺說：你們家連坟都沒有？馮淵說：坟我不知在那裏，皆因小的時候父母雙亡，十二歲練的，本事十四歲入的綠林，入了綠林，誰還管坟？蔣爺說：你作了官，也該打聽打聽。馮淵說：不好打聽，只可買些紙錢，遙祭一番。便了。蔣爺說：到也有理。果然就買了些錢紙，馮淵遙祭了一回。蔣爺展爺到龐太師府，見了管事，回進去取老道那吉尸骨。龐太師也是無法，只可叫他們起將出來，有人帶着到文光樓後太湖石前，起了靈柩，先有棺木盛殮，至今未壞，把牆折了一段，拉將出來。早就預備了一塊靜地，就拿那吉單身立祖。埋葬已畢，奠茶奠酒，燒錢化紙，然後開發。抬夫的錢文諸事已完，大家回歸開封府，見相爺，回明此事。然後大家出來，張龍，趙虎，到開封府門外下馬，見過了衆人，到裏面交差。包公問他們一路事情，回答把襄陽接古。

磁潭，按院大人給了些銀兩，到家中發喪辦事，諸多平安，並無別事，卑職交差。包公叫先生打本，次日奏明萬歲，書不重敘。包公回府，等了數日光景，就是天子萬壽，前三後四，文武官員，穿吉服朝賀。正在第三光景，包公將下朝至府，包興回話，聖旨下，請老爺接旨。剛然可巧，包公未脫去官服，趕着出來接旨。至大堂之下，陳總管已經下馬。包公跪倒，說：「臣包拯見駕，吾皇萬歲萬萬歲。」陳總管說：「二堂開讀，大衆轉到二堂。」總管說：「聖旨下，跪聽宣讀。」包公跪倒。總管打開旨念道：「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昨夜三更之後，更衣殿將朕冠袍帶履請出，預備今日早晨呈用。今日早晨，朕用早膳後，降旨入庫。更衣殿門牕戶壁，一概未動，將冠袍帶履丢失，也不知是被賊人外邊竊去，也不知是被大內看守之人盜去。今將更衣殿首領值班的與散差，交開封府審訊親供。如不是大內之人所盜，着開封府尹帶領校尉至更衣殿驗勘，欽此。」聖旨讀罷，往上謝恩。包公把旨接將過去，香案供奉。然後方與陳總管見禮，說：「總管老爺吉祥。」總管也是抱拳帶笑，說：「包相爺請了。落坐獻茶。」陳總管就說：「包相爺！你看又出了這個事情啦，好容易清淨清淨。先前白五老爺，這個鬧法還了得。這更衣殿可比不得御花園，這更衣殿離着萬歲爺寢宮甚近，相爺你還是先審咱家帶來的人哪，你還先跟咱家去驗盜。」包公說：「總是

先去驗盜。若是從外面來的人，就不必拷問他們了。陳總管說：「很好。」外廂備馬，包公就帶南俠蔣平，自己亦就備馬，跟着總管來的那些官人，又都回去聽信。衆人到朝房下馬，陳總管帶領包公同着蔣爺展爺走了半天，方到更衣殿。陳總管用一手一指，說：「這就叫更衣殿，隨咱家在裏邊驗盜。」展蔣二位，連堦臺石都不敢上，就在臺堦底下站住。包公跟着陳總管到裏面，四面八方，看了看，一回，並沒看出甚麼情形。包公說：「此事須着展護衛蔣護衛二人驗看。」總管說：「既然這樣，他們二位，因何不進來？」包公說：「沒有聖旨，不敢私入。」總管說：「待咱家替萬歲傳旨。」萬歲有旨，宣展蔣二位護衛，入更衣殿驗盜。外面二人答言遵旨。二人進來，彼此全都抬頭望上一看，兩個人彼此全都一笑，然後再望別處一瞧。瞧看了半天，二人齊說：「總管老爺，此賊是打外面來的。」陳老爺說：「二位你們看着從何而入？」二人齊說：「從橫楣而入。」總管不信，派人搬過梯子來，叫他們上去，把橫楣一挪，就開。那夜行人進來，是爬着進橫楣子，心口正貼着底下的橫櫓。別處俱有浮土，這個底櫓來回出入，必然踏了個乾淨。總管一聽，派人搬梯子上去，一挪，橫楣子兩邊，連一點管約沒有。上面一看，果然窗櫓上，俱有浮土，底櫓上沒有。陳總管說：「下來罷，把梯子搬開。」陳老爺說：「一併看看，外面什麼地方進來的。」蔣展二位答應，用手一指，



說：總管請看，由此處而入。總管一看，果然靠東牆底下，有些灰片。蔣爺叫總管老爺：你看這宗物件，是舊有的，是新有的。陳總管一看，就在那鳳翔門的上坎，有一朵小菊花，一個根兒，配着三個小葉，俱是拿白點點成。陳總管說：先前沒有，連包公也看見了，不知什麼緣故，就是展爺兩個人，低聲說了半天話。展爺過來，用他袖子一揮，那個白點點就的菊花，蹤跡不見。他過來在相爺前回話，說：這就是盜冠袍帶履那個賊，他把萬歲爺的物件盜走，還敢留下一個記認。包公與陳總管又說：總管奏事，我還是在外面候旨？我還是明日早朝候旨？陳林說：咱家一併全都替你奏明白，你就趕緊派人拿賊要緊。包公說：既然這樣，我們就回開封府去了。陳總管派人將包公送將出來，陳總管至寢宮，奏聞萬歲。包公回至開封，下馬入內，至書房，單叫二位護衛，書房面諭。蔣爺展爺進去，包公吩咐：如今萬歲丟失冠袍帶履，可沒賞期限，此賊總要火速捉拿。若不火速捉拿，萬歲聖怒，連本閣都担架不住。二位護衛，連連點頭。包公擺手，這纔撒身出來，到校尉所。衆位過來，全都打聽此事。蔣爺一看，並無外人，就把驗盜緣故，對着大眾學說了一回。又派官人出去，叫馬號人備馬。開封府所管的地面，是一廳二州十四縣，隨即備文到廳州縣各衙報信，教立刻去傳那一廳二州十四縣的馬快班的紅名頭目，

官人騎馬立刻就走。單說開封府那些馬快班頭，先叫將進來，二個頭目，韓節杜順，面見大人，侍立兩旁。蔣爺說：萬歲更衣殿，丟失冠袍帶履，可是被外面賊人所盜？賊人好大膽量，在鳳翔門上，用白粉漏子，漏下一朵小小的菊花，上頭配着一個根兒，三個葉兒。你們久慣講究，辦案拿賊，探訪差使，粉漏子漏下一朵小花，這是那路賊人，你們必然知曉他的下落。衆班頭一齊跪倒說：下役們，實在不知。蔣爺說：你們只可是這樣說話呀！相爺賞一個月限，三十天此案不破，小心着腿。下去叫他們外廂伺候。復又回頭，叫張趙王馬，蔣爺說：四位老爺，你們可都是綠林的底兒，用粉漏子漏出一朵小花，這是那路賊人？列公！方纔說了半天，粉漏子，這個粉漏子到底是什麼物件？就是念書的小學生，就有作這個頑意兒的，用錢買一個小油摺子，除去皮兒，用錐子外面，扎上窟窿，扎出一個小王八的樣兒。裏頭挖出四方槽兒，裝上定兒粉，把扎窟窿這半頁抿合住，要與誰鬧着頑的時節，冲着衣服一拍，越是青藍的衣服，更看得真切，就是這麼一個比樣。賊的粉漏子，作的無非比這個巧妙真切些就是了。一問王馬張趙，王馬張三位，滿面含羞。老趙他可不怕那些事情，說道：我們在土龍岡，放鬻馬的時候，這些個晚生下輩，賊羔子們，還沒出世哪。要問前幾年的事，我們還認得幾個，這如今後出世的，

我們焉能知曉，論起來，這都在重孫子輩哪！說這話，不大要緊，那傍那如龍那如虎，就惡得很，瞪了老趙一眼。蔣爺說：「你不知道，可也無法，馮大老爺呢！馮淵說：「唔呀，不用你說，我替你說了罷！我是綠林，應當知道綠林的事情，無奈我在鄧家堡，羈王莊王爺府，這三處住了十六年。我是外頭的事，一概不知，我要知道不說，我是混帳王八羔子。蔣爺說：「沒有起誓的。又問那大老爺，那二老爺，你們二位，也是綠林出身，棄綠林的日子，還不多，大概有個耳風。二人一聽，就有些慌張的意思。那如龍說：「兄弟，咱們不知道。如虎說：「大人別疑着，咱們不說哪，我們實是不知。蔣爺一看，明知那家兄弟知道此事，不肯說出。蔣爺忽然想起一個主意來了。要問什麼主意，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開封羣雄領相諭 徐州大眾去投文

且說蔣爺問那如龍那如虎，早看出那番意思來了。蔣爺說：「你們二位不必着急，咱們大家認真探訪就是了。衆人點頭答應。蔣爺告訴韓節杜順，那一廳二州十四縣，人到來時節，你們就告訴明白，他們一個月有限，大家認真探訪說畢，蔣爺拉着展南俠，到展爺屋中，各人單有各人的屋子。那家弟兄在東跨院住。王馬張趙住東屋。馮淵住耳房。蔣展一走，大家散去。單提蔣爺說：「展大弟，你看出點意思沒有？展爺說：「沒看出來。四

哥。你看出點緣故沒有？蔣爺說：看出來了，就是邢家弟兄。展爺說：可別處口噴人。蔣爺說：我到後頭聽聽他們背後什麼言語。你在這裏等着聽我的回信。蔣爺就到了東院。邢家住的屋子，是個大後窗戶。蔣爺就在後窗戶那裏，側耳一聽。邢如龍說：蔣老爺問你的時節，你怎麼變顏色的，我只怕你說出來。邢如虎說：依我的主意，不如說出來好哇。邢如龍說：胡說，你不想他是咱們的什麼人，咱們若說出來，把咱們釘肘收監，還不定多咱們完呢！蔣爺一扭身子，來到南俠屋裏，把邢家弟兄所說之話，學了一遍。展爺吩咐家人把邢家二位老爺請來。家人答應，去不多時，就把邢如龍、邢如虎二人請到。蔣爺說：二位請坐。邢如龍說：不敢，有二位大人在此。蔣爺說：咱們這差使，就是一臺戲，誰是大人，誰是小人，你們往上再升一步，咱們就是一樣，這是私下，就是自己哥們。我請你們二位問問，你們懂得當差的規矩不懂？你們這差使應辦什麼事情？二人說：不知，在大人跟前領教。蔣爺說：應當捕盜拿賊，似乎大內這個賊，可是要緊的案子。兩個月拿不住，天子一怒，相爺得罷職，相爺就答應咱們了麼？咱們的官職焉能還在我怕二位不懂，但是能設知道賊的一點影兒，可是說出來爲妙。要是知道不說，日後查出，可是罪上加罪。若要是至親至友，一家當戶，不怕就是親手足，親叔伯父子，若要

先說出來，可免自己無禍。我怕你們有一點不明白的地方，當時害怕，隱匿不說。若要拿住賊的時節，叫他拉扯出來，那時誰也救不了誰。邢如虎說：哥哥你可聽見了？沒有？如龍說：我聽見了，這可怎麼好？哪！如虎說：咱們說了罷，該怎樣，怎樣就是了。蔣爺說：這不對了嗎？你們二位要有什麼罪名，我與展老爺，要教你們担一點罪名，叫我不得善終。這你還不敢說麼？二人一齊說道：我們要說將出來，這個罪名不小，實對你們二位大人說罷。這個人，姓晏，叫晏飛，外號叫竹影兒，又叫白菊花。展爺說他是晏子託之子，陳州人，對與不對？蔣爺說：你們慢慢的說來。邢如龍說：這個人，是我們師兄。我們師兄弟，共是四個人，他是大爺，我二師兄，有個外號，叫神彈子，活張仙，鄭天惠，陝西人。連我們哥兩共是四個。我們雖是師兄弟，與仇人一樣。蔣爺說：你們不用先推干淨，沒你們事情，還不好麼？邢如虎說：不是我們推干淨，提起來話就長了。我們師父是鵝風堡的人，姓紀，叫紀強，外號人稱銀鬚鐵臂蒼龍。我有個師妹，叫紀養化，一家就是三口。我們師父收了他，把自己平生武藝，一點也沒剩，他方肯養活我們師父一家三口。我們師傅後來，又收了我們三個，他不許師傅叫給我們本事，怕我們學會了，壓下他去。我們師傅一身，就是軟耳，不敢交給我們本事了。要不聽他的言語，怕他不給銀子。皆因我

們師父雙目不明。我們有個師叔是揚州人，氏外號人稱花刀紀采頭。上年我師父家裏拜壽，就見著我們三個徒弟，問我們學會了什麼本事，我們說任什麼不會。就囑咐我們好好的學本事。到第二年，又來拜壽，又問我們，仍是任什麼不會。皆因多吃了幾杯酒，與我們師父鬧起來了。一賭氣，把我們三個人，帶往揚州去了。我們三個人本事，都是跟師叔練出來的，叫我們二師兄暗器打彈子，我們兩個人太笨，教給我們始終不會。這就是我們師兄弟的意思，豈不是仇人一樣。這就是已往從前的言語，該我們什麼罪名，求大人施恩。蔣爺說：你們休提罪民兩字，兒作兒當，爺作爺當，何況是你們師兄，更不干你兩人之事。蔣爺又問：這白菊花，倒底什麼本事？邢如龍說：他的本事，可算無比。頭一件，有一口紫電寶劍，切金斷玉，兵刃削上就折。雙手會打鏢，百發百中。會水海河湖江，在裏面能睜眼睛識物。蔣爺說：現在那裏居住？邢如龍說：在徐州府管轄地，名叫潞安山琵琶谷。山後有一湖，名曰飄沿湖。蔣爺說：只要有了他的准窩巢，就好辦了。邢如龍說：還有一件，若要拿他，至潞安山琵琶谷，找姓晏的不行，他早就改了外婆家那個姓，覆姓尉遲，單名一個良字。就在琵琶谷裏，起造了一座莊戶，連莊客都是他自己招來的。人家也都不知他細底，人家都稱他叫尉遲大官人。他出去作一趟買賣，

滿載而歸，他對人家說：山南海北，山東山西，全有他的大買賣，他去算帳去了，人就信以爲實，他又拿著錢不當事，鄉下人見不得有點好，所有他們那些莊客，無不敬重他。要拿他時節，千萬別打草驚蛇。蔣爺聽畢，說：那事我自自有主意。你們二位洩露他住處蹤跡，還算一個頭功，跟著我們見相爺去。邢家弟兄點頭。連展爺蔣爺邢家弟兄，全到裏面見相爺。至書房，先叫包興回將進去，說請展蔣邢家弟兄到裏面，與相爺行禮。蔣爺把邢家說的話，對相爺學說一遍。邢校尉過來，與相爺行禮請罪。包公擺手說：校尉何罪之有？如今洩露賊人的窩巢，本閣還要給你們二人大功一次。二人謝過相爺，垂手在兩邊侍立。包公著派南俠蔣爺，上潞安山捉拿賊寇，所帶什麼人，任你們自己挑選。蔣展二人答應一聲，四人出來，叫班頭韓節杜順，挑選了十二名，都是年輕力壯。蔣爺又問韓節杜順，開封所屬一廳二州十四縣的班頭，可曾到來？韓節杜順說：回稟大人得知，自從大人吩咐下役之後，他們一廳二州十四縣，俱都在此處聽差。長班告訴他們，也無論遠近，他們自己與自己州縣送信。蔣爺說：這就是了。仍回校尉所，忽然見簾兒一啟，從外頭進來兩個人。蔣爺一見，是張龍趙虎。原來趙虎貪功，拉着張龍到相爺面前，討差，要跟他們去捉拿白菊花。包公應允，故此二人出來，見四老爺回話。蔣爺

見趙虎張龍進來，讓二位落坐。趙虎隨說道：相爺方才把我們兩人叫進去，吩咐我二人跟隨你們二位聽差。蔣爺說：此話當真。老趙說：誰還爲這個撒謊。蔣爺說：我們這人足用，我見相爺問問去。老趙一把將蔣爺揪住，說：蔣爺不是那麼件事情，是我們自己討的差使。蔣爺說：這不是了。我這個人，一生就怕人與我撒謊。又見公孫先生，托定一角公文進來，大家迎接先生讓坐。先生說：你們拿着這角公文，見徐州府知府，此人姓徐，叫徐寬，是相爺門生，有什麼事，他好去辦。將爺把文書交給展爺，吩咐外面備馬。蔣爺展爺，如龍，邢如虎，馮淵，張龍，趙虎，帶了從人幾名，十二名班頭，大家上馬，往徐州府投文，拿白菊花，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四回 官查姚正說道路 地方王直洩賊情

且說衆人在開封府外上馬，離了風青門下關廂，曉行夜住，飢餐渴飲。這日到了徐州府的東關，蔣爺叫從人前去打店，就找下一座福興店。蔣爺叫馮淵、張龍、邢家弟兄，帶領班頭，店中等候聽信。蔣爺與展南俠就帶一名從人，拿着二人名片進城，到知府衙門投遞名片。不多一時，知府裏面迎接出來。展蔣二位看這知府面如白玉，五官清秀，三縷長髯。展爺蔣爺面知府一躬到地。徐知府即答禮相還，望進一讓，至書房落坐。獻



茶。知府說：不知二位駕到，有失遠迎，望乞恕罪。蔣展二位一齊答言說：豈敢。知府說：二位到此，有何見諭。蔣爺說：大人屏退左右。知府答言：教從人退出。蔣爺說：這裏有一角公文，大人請看。展爺獻將出來，知府把公文拆開，從頭至尾一看，就見他那鳥紗翅，頹頹亂抖。知府說：這樣賊人，大概不好捕捉，請問二位大人，還是調兵，還是差捕快班頭去拿。蔣爺說：若要調兵，風聲太大，倘若風聲走露，賊人逃竄，豈不是畫虎不成。若用班頭等，又有多大本領，縱然見面，如何捉拿得住，事在兩難，咱們慢慢計較。這裏有知曉潞安山道路人沒有。知府說：有。敝衙中有個官查總領姚正，他時常往山中辦差，他對於道路很純熟。蔣爺說：既然這樣，將他叫來。知府叫外面從人說：你們把姚正叫來，大人們問話。不多一時，就見進來一人，頭戴六瓣壯帽，青布箭袖，皮挺帶，薄底快靴，赤紅臉面，花白鬍子，過來見禮。知府說：這是蔣展二位大人，過去叩頭。復又冲著蔣展行禮。說：下役姚正，給二位大人叩頭。蔣爺說：起來，你是官查總領，這潞安山道路，你可熟識。姚正答言：山內道路，下役一一盡知。蔣爺問：此山離城多遠，共有幾個山口。裏面有多大地面，後山有幾股道路，可以出山。姚正說：回稟大人，出了徐州西門，離五里地，有個鎮店，叫榆錢鎮，出西鎮口，緊對潞安山東山口，直進山口，就是一股道路，往上走就是

琵琶谷北邊有四個山灣，南邊有四個山灣，若走山灣，仍然還是這一個山口。不然，什麼叫琵琶谷，類似蝎子。這八個山環，就似蝎子腿形像。這個山口，就是蝎尾。後山無路，有一個大湖，其名叫飄沿湖。蔣爺問：這尉遲良住在什麼地方？姚正說：他自己蓋的一片莊戶，緊靠琵琶谷西邊，他那後院西牆下去，就是飄沿湖。蔣爺問：尉遲良，他是何等人物？姚正說：下役就知道他是官宦之子，都稱叫他尉遲大官人。此人是個富戶財主，數年前從異鄉搬到此處。蔣爺說：此人是什麼處所在的原籍？姚正說：下役不大深知，有說南陽府的，又有說陳州的。蔣爺說：這就不差往來了。我實對你說：這是盜萬歲爺家冠袍帶履之賊，我們奉相諭前來，所以將你叫到，問你道路，怕是風聲走露，倘若賊人知曉，怕他逃躡，故此辦事總得嚴密方可。但不知如今尉遲良，可在他家內沒有？煩勞你打聽打聽，若在家中，大家好去，千萬不可打草驚蛇！姚正說：此刻在家與不在家，下役亦不深知，前去打聽明白，再來回話。蔣爺說：既然這樣，你到東關福興店，找姓張趙馮那，這幾個人，把他們帶到榆錢鎮，暗暗找下一個公館，千萬別告訴明白店東，叫他走露風聲。你想想看，在那個店好。我們問著你們老爺，隨後就去。姚正翻眼一想，說：有一個三義店，店房寬闊，店東又是在我們衙門裏當差，就在他那裏甚好。姚正撒身出

去。知府要與蔣爺擺酒，蔣爺一攔，說：「你這裏可有出色的能人？沒有？知府說沒有。我們這裏就是總鎮大人，此人是行伍出身，本領高強，技藝出衆，馬上步下，無一不精。再說要兵要將，非此人不可。」蔣爺問：「此人姓什麼？」知府說：「此人姓馮，叫馮鎮剛，外號人稱單鞭將。」蔣爺一聽，既然這樣，就煩勞大人，將此人請來，大家一見。知府復又把外邊人叫來，拿自己名帖，請馮總鎮至衙，有商辦的公事。從人答應出去。知府與蔣四爺打聽些京都事情，又問些襄陽事情。說話之間，從人進來回話，總鎮大人已請到了。知府出去迎接，至書房與蔣展二位，各各見禮。通過姓，大家落坐。蔣展二人，一看總鎮大人，類若半截黑塔相彷彿，暗暗誇獎。總鎮說道：「不知二位大人駕到，有失迎候，望乞恕罪。不知二位大人有什麼公事？」蔣爺說：「所說潞安山中有一賊人，我們請大人商辦此事。」總鎮說：「此賊犯什麼案件？」蔣爺說：「這裏一角公文，大人請看。」隨即將文書遞過去。總鎮打開一瞧，便問道：「二位大人要捉拿此寇，用多少兵將，小弟趕緊預備。」蔣爺說：「大人先調二百步隊，全要巧扮私行，暗藏兵刃，上榆錢鎮，在三義店相近的所在伏下，就得跟著入山，堵住賊人門首。我們到裏面去拿，倘若賊人逃躡，外面捉拿。如若捉拿不住，大人可要總參。總鎮連連點頭稱是。」蔣爺說：「大人就去預備，我們在三義店公館伺候。」總鎮也知

道事關重大，隨即起身告辭，點兵去了。再說蔣爺會同知府，外面預備馬匹，連知府也是乘馬，就帶本衙中馬快班頭到店外下馬。店東出來迎接，口稱大人。方要行禮，蔣爺說：「我們這事情，你們都知道罷。」回說：「小人們俱聽我們姚頭提過了。」蔣爺說：「你可囑咐夥計，不許在外面吵嚷。此事要是機關洩露，把你拿到開封府，先拿狗頭鏢鏢你。」店東說：「小人天胆也不敢。」蔣爺囑咐回了，走至裏面，早有張龍趙虎那家弟兄，馮爺連十二名馬快班頭，迎接出來。蔣爺就把五位校尉，與知府一見，彼此行禮已畢，到五間上房，大家落坐。店中夥計，打臉水烹茶。趙虎告訴，怎麼有姚正把他們大眾接到此處。蔣爺問他往那裏去了？趙虎說：「他打聽白菊花的下落去了。」知府吩咐叫店中預備早飯，大家飽餐一頓。外面進來一人，肩頭上抗着一個人，大眾看了原來是姚正，把那人撲哧一聲，摔在蔣爺面前。姚正說：「下役交差。」蔣爺說：「你怎麼這般猛壯，這是什麼人？」原來姚正把公館打好，把衆人帶來，自己直奔潞安山山口，就見前面樹下一塊大青石頭，石上坐着一個人，一個酒瓶子，放著幾個果子，自己拿着那個瓶子嘴對嘴。正喝到得意之間，自言自語，在那裏說：「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今天早晨，連一文錢都沒有，可巧這般時候，尉遲大叔打南陽回來，見著他就是活財神爺，磕了一個頭，就給了三兩白花銀。」

又一說：又給了有二三百錢。你說吃什麼，要不是遇見他呀，我今日這個罪過，可知道了。人歇工呀，掛兌說話，哈哈狂笑。姚正過去一拍他的肩頭，說：老三，一人不吃酒，二人不賭錢，怎麼一個人喝酒了。原來這個就是琵琶谷的地方，名叫王直，小名叫三兒。回頭一看，說姚頭領來了，咱們白得來的酒，你先吹個喇叭。姚正問：你這裏那有喇叭？王直說：你全然不懂，嘴對嘴喝酒，就叫吹喇叭。姚正一想，在這裏問他，他是一定不說，我帶他去回話，若他不走哪，他一嚷，琵琶谷人出來，我帶不了。有咧，我把他帶的遠遠的，我抗起來就跑。又叫老三！你這裏來，咱們說句話，咬個耳朵。王直站起來，走了幾步，說：你說罷。姚正說：你再走幾步，又走了不遠。姚正說：你再走幾步，與你咬過耳朵，一連說了好幾次，就到潞安山口外頭。王三說：你到底甚麼事情？姚正把腿往底下一墊，上頭一靠，嘆咤一聲，就把王直靠了一個筋斗，把他腰帶解下來，把二肩一捆。王直說：捆上咬耳朵呀！姚正並不答言，抗起來就走，直到公館，進了店門，問夥計大人們在那裏，回答現在上房。抗著奔上房，啟簾進來見蔣爺，姚正說：回稟大人，他就住琵琶谷的地方，山中之事，他一一盡知。蔣爺叫人將他扶起來，將他帶子解了，跪在面前。蔣爺問：你叫什麼名字？王直這一唬，把胆子都唬壞了。蔣爺問他兩聲，你叫什麼名字？王直說：我叫

王直，我住琵琶谷的地方。蔣爺說：問你琵琶谷的尉遲良，你可認得？王直說：認得。那是我大叔，待我好着的呢。今天打南陽府回來，給我三兩銀子，二三百錢，賙濟我，常給我錢。剛纔我們頭兒揪著我喝酒，還是他老人家給我的錢。你老認得他？蔣爺說：我不認得他。皆因他偷萬歲的東西，我們來拿他，他給你的錢就很好。王直一聞此言，打腦門裏，冒出一股涼氣，連說道：我不認得他，酒是我自己打的。蔣爺說：這賊准在家裏沒有地方說。他在家裏，也許又走了，我去瞧瞧去，要在家裏，我回頭來送信。站起回頭就走。蔣爺說：站住罷，你去送信，報答他三兩銀子好處，叫官人把他看起來，可別放他出去。這裏有一根帶子，叫他繫上。蔣爺又把邢家弟兄叫過來說：你們二位先到山中探探虛實。二人一怔，齊說道：我們先就說過，我們二人本事比他差多，他又有一口寶劍，他又比我們聰明。倘若叫他識破機關，我們是准死無疑。我們死倒不要緊，怕誤了大人們大事。蔣爺說：不妨，二位附耳上來。要問蔣爺說的什麼言語，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五回 邢如龍挖去一目 邢如虎四指受傷

且說蔣爺附耳低言，如此怎般告訴了幾句言語，二人一皺眉，齊說倘若不肯聽這套言語，如何是好。蔣爺說：他要聽你們言語，我再告訴一個主意。蔣爺又說了幾句，兩

個人纔說有理有理。他們各帶兵刃，披上英雄氅，二人隨出公館去了。邢家弟兄走後，展爺說道：四哥他們本事可不強哪，這一去，可別鬧出舛錯來。蔣爺說：無妨，我自有道。正在說話之時，忽見總鎮大人從外邊進來，還帶著兩個人。那二人也是醬巾摺袖，蠻帶扎腰，大家站起身來，迎接總鎮。蔣爺就引着張龍、趙虎、馮淵，見了見總鎮。總鎮又把他帶來，那兩個人又與蔣爺見了一見，原來一個都司，一個守備，一個叫張簡，一個叫何輝。總鎮說：二百步隊兵丁，俱在就近地面聽令。展爺說：不可耽延時刻，總得接應。邢家弟兄方好。馮淵說：待我先跟下他們去，我算二隊接應。趙虎同張龍說：我們算三隊。蔣爺同展南俠說：咱們算四隊。叫總鎮大人帶領張簡、何輝，督定二百兵丁，作爲五隊。蔣爺說：我教你們一個主意，要是聽出裏頭動手時節，你們大家就異口同音，就說天兵天將，好幾百萬人，都到了。把要犯賊人門首全都圍上。潞安山琵琶谷的官兵，盡都塞滿山口。外頭瀉瀉拉拉，還有八里多地哪，大家異口同音一嚷，叫又借著山音，賊人不戰自亂。張簡、何輝連總鎮一齊點頭。蔣爺又說：叫知府大人，帶着本衙中馬步快，連開封府十二名馬快班頭，大家接應。安排停妥，大家往前，暫且不表。單提邢家弟兄到了琵琶谷，直到大門，此門坐西向東，有兩條板凳，上面坐着幾個二十多歲的人，

都是異服奇裝，在那裏講話。那家弟兄走向前來說辛苦，那些人回頭一看，問找誰？那家弟兄說：找你們大爺。那個說：我告假纔回來，我還沒裏頭去哪，我不知道大爺在家沒在家？我給你進去瞧瞧去。那如龍說：管家你告訴你們晏大爺去，就說我們弟兄姓那，他叫那如虎，我叫那如龍，你們大爺是我們師兄，自然他就見我們了。說罷這句話，那人方纔進去。不多一時，裏面又出來一個人，往外頭一探，又走了。又等半天，這纔出來一人，說請那家弟兄往前就走，往南一拐，四扇屏風，再往北將進垂花門，就見白菊花降塔而迎，說二位賢弟，一向好。那如龍說：大哥一向可好？我是買賣忙，總沒得到哥哥府上叩頭來。如今是遼東地面，有件買賣，從此過路，特意繞路前來，給哥哥叩頭。白菊花雙手把兩個人望起一攬，上塔台石，讓進廳房，分賓主而坐。那家弟兄，暗一打量，白菊花見他此時，更透著威武，見他白緞扎花武生巾，白緞繡花箭袖袍，上繡寬片金邊，五彩絲鸞帶，水綠襯衫，豆青色英雄髻，上繡大朵團花，臉似粉團，兩道細眉，一雙俊眼，鼻如玉柱，口若塗硃，肋下佩一口雙鋒寶劍，綠沙魚皮劍匣，杏黃絨繩飄垂。三個人見面之時，就見晏飛滿面笑容，落坐談話。問了二人來歷，復道：二位賢弟，遠路而來，還是盡爲酌看劣兄，還是另有別事？那如龍說：一者是望看長兄，還有一些小事，可不大。



要緊，我們無非聽過耳之言，說你把萬歲爺冠袍帶履盜來，可不知是真是假，我們來問問兄長，果有此事沒有？白菊花復又哈哈大笑，說：不錯，果有此事。皆因我在酒席筵前受他人輕侮，我纔投奔京都，將萬歲爺冠袍帶履盜來，總是年輕之過，又不爲己事，雖然盜出冠袍帶履，此時後悔，也是無用的了。二位賢弟何以知之？邢如龍說：我們聽綠林人言講，不知是真是假。今日聞長兄之言，方曉得是真。按說你把冠袍帶履盜將出來，壓倒羣英，我二人與你賀賀才是。晏飛說：我總怕事情作錯了。邢如虎說：你只驚天動地之事，壓倒綠林，怎麼說錯事。似乎我二人慢說是盜，從來沒有見過！借著哥哥，你這個光彩，拿出來我們瞻仰瞻仰。白菊花一笑說：你們早來幾天，可以看見。我實對你們說，在南陽府團城子，伏地君王東方亮，在酒席筵前，大家說近時沒有許多英雄，內中多有不服之人。這東方大哥，人稱叫伏地君王，誰能到萬歲的大內，把萬歲爺的冠袍帶履盜將出來，與東方大哥穿戴起來，看他像個君王不像？問了半天，盡無人答言。那時是我也多貪了幾杯酒，自己承當前往，將此物得到手內，我就送與東方大哥了。今日才由南陽府回歸，若在此處，你們看看，又有何妨？邢家弟兄一聽，大失所望，彼此面面相覷。晏飛復笑道：你們二位與劣兄賀喜，本應當我與你們道喜纔是。邢家弟

兄說：我有什麼喜可賀。晏飛說：你們二位如今不是作了官了，六品校尉，開封府站堂聽差，日後豈不掙一個紫袍玉帶，耀祖榮宗，也不枉人生一世，這才叫可喜可賀。邢家弟兄一聽這句言語，也是微微一笑，說：原來你知道我們作了官了。晏飛說：不但我知道人所共知，你們必然是做此官，行此禮，到此處，追取萬歲爺的冠袍帶履，一半拿我入都交差，是與不是？邢如龍說：我們可不敢。既然你識破機關，你把所盜之物，獻將出來，不但沒有你的罪，我們兩個人，還盡力保舉你爲官，方稱我們心意。白菊花說：罷了，我盜萬歲之物，獻出了，還做官，輕者是副。邢如龍說：你不知道，如今萬歲喜愛有本領之人，先前白玉堂開封府，寄柬留刀，御花園題詩，殺命，後封爲御前護衛。晏飛說：快些住口，封白玉堂的時節，萬歲有旨，再有這樣，絕不寬恕。邢家弟兄所說言語，俱是蔣爺教的，再多說不行拉。就要告辭，晏飛說：不行，你們要想出去，擡首級留下。邢家弟兄一着急，說：晏飛，你好說不聽，我們可要拿你了，說畢，甩了大鑿，亮刀，躡在院內大罵。晏飛也甩了大鑿，亮劍出來。要問二人如何抵敵，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六回 馮淵房上假言詐語 晏飛院內唬落真魂

且說邢家弟兄，見白菊花亮劍出來，頭一個邢如龍披頭蓋臉，就是一刀。白菊花一閃，

使了個白蛇吐信，寶劍正到面門，邢如龍往右邊一歪頭，那寶劍正扎在左眼之上，撲哧一聲，把那一隻左眼挖瞎，撲哧摔倒在地，鮮血淋漓。邢如虎一見哥哥躺下，惡狠狠把刀剝將下來，白菊花先把寶劍往上一迎，噹哪一聲，就把邢如虎的刀削爲兩段。緊跟著寶劍往下一劈，如虎一急，手無寸鐵，就有個刀把，對着晏飛打去。晏飛將身一閃，如虎回頭要跑。白菊花那口劍，仍是白蛇吐信，對着如虎胸前扎去。如虎不能躲閃，一急用左手往外一推，就聽見噹的一聲，就把四個指頭削落。白菊花一抬腿，正踹在如虎身上，撲哧摔倒在地。晏飛回頭叫家人捆將起來。四馬倒攢蹄捆好，搭在廊檐底下。其實一報進來的時節，他就知道邢家的來歷，皆因他盜冠袍帶履之時，在京都就知，道開封府有什麼人。如今聽二人一來，就知道爲冠袍帶履而來。他先派人出來看看，他們身後帶了多少人來。那人探頭一看，就是兩個人，然後請將進去，先說好話，後纔反臉。此時後悔，先時節忘了，問問是他們共總來了多少人，都在那裏住著。此時二人身帶重傷，再要問，他們不肯說出真情實話。惡賊一轉身軀，上了堦台石，冲着邢家弟兄說道：你們身帶重傷，可是自找其禍？我好意把你們讓將進來，你們口出不遜，你們兩個拉刀，一定要與我較量，若不是師兄弟情分重，我立追你們兩個人的性命。我問

你句話，只要你吐出實言，我就放你們逃命。那如虎說：你問我什麼？白菊花說：你們共來了多少人，在那裏居住，說了實話，放你們好走。那如龍說：你要問我們來了多少人。那如虎咬著牙，忍著痛，說：哥哥千萬可別告訴他，一問明白，前去行刺，咱們兩個人死了倒不要緊，別給旁人招禍。說到此時，忽聽門外一陣大亂，忽又從牆上竄下一人，一身大紅箭袖，說話南邊口音，說：好惡賊！你們師兄弟，有這等狼心賊人，挑目削手，快些過來受死。白菊花早就下階說：你是何人？回答要問，我遼東人氏，覆姓歐陽，單名一個春字，人稱北俠是也。白菊花唬了一跳，聞名北俠，未見其面，說此人有一口寶刀，天下第一英雄。如今這一來，自己打量，非是他敵手，總要仔細方好，又不能不過去。隨說道：歐陽春遠日無怨，近日無仇，依我勸你，急速快些去罷，你我何必反臉。馮淵罵道：混帳東西，招刀。原來馮淵早就到了，遠遠看着那家弟兄進了大門，等得工夫甚大，他也到門前，硬要進來。門上人把他攔住，問他找誰？他說找白菊花。門上人說：我們這裏沒有白菊花，倒有黃菊花，還沒開哪。馮淵又復罵人，門上人過去一揪，他硬給了人家一個嘴叭。那人過去一揪，他又一腳踢了一個筋斗。他撒腿就跑，貼着牆根直奔正南，往西一轉灣，跳進牆來，直奔垂花門南邊，那段卡字牆，躡上牆頭，一見那家弟兄，就成血人。

一樣。再瞧白菊花，手拿寶劍威嚇。馮淵跳下去，自稱北俠，真把淫賊嚇住了。晏飛不敢拿劍迎那口利刀，兩個人約有五六個回合。馮淵是得理不讓人，一刀緊似一刀。白菊花動著手，心中忖度，那北俠是遼東人氏，這個人說話是南邊口音。再者人稱紫髯伯，這個人沒有鬍子，可別教他冤了自己。想到此處，虛砍一劍，蹭躡出圈外。用聲招呼說：小輩你且等等動手，你說是北俠，你是南邊口音；北俠人稱紫髯伯，你又沒鬍子，你怎麼是北俠。馮淵說：拿你這個混帳東西，還用他老人家來，那是我師傅，就把七寶刀交給我拿你，只要有我這口刀，殺你如割雞一樣。白菊花說：好小輩，你叫什麼名字？馮淵說：是你馮老爺，復又把刀就剝。二人又走了三四個回合，晏飛看他這口刀，不像寶刀的樣子，白菊花大著胆子，拿劍蓋住他的刀背，噲啣一聲，馮淵刀頭墜地。氣的白菊花咬牙切齒。馮淵回頭就跑，躡上房去，白菊花後面就追，也要往房上一躡，就見馮淵一伸手，揭了兩塊瓦，見白菊花要逃，對着他面門就打將下去，也算晏飛閃躲的快，當那瓦墜落于地。馮淵就嚷，這真是我師傅來了，就聽從外邊廂喊叫拿賊，拿欽犯。馮淵說：就是這個你拿罷，我師傅到了，這是真正北俠。白菊花一轉身，見這人身高五尺，面目發黑，手中拿一口腰刀，這個可是有鬍子，却是一部短鬍鬚，撲奔前來，說道：你是北俠。

來者本是趙虎與張龍，他們三隊到了大門，就不見那家弟兄，也不見馮淵。忽然聽得馮淵嚷叫之聲，知道在內動手。二人直闖進來，白菊花聽馮淵一嚷，趙虎是北俠，白菊花問了一聲，你是北俠，趙虎說聲然也，擺刀就剝。白菊花說：別管是與不是，蓋住他的刀背，先試試如何。寶劍剛一黏刀，嗆哪一聲，把刀削了兩段。趙虎一跑，惡賊後面又跟着馮淵。一嚷，這纔是我師傅哪。白菊花又是一怔。見張龍一身藍緞衣襟，黃臉面，半部鬚鬚，手中也是一口腰刀。惡賊問道：你是北俠？張龍說：我叫張龍。白菊花一笑，全是無名小輩。張三爺用刀一砍，白菊花拿劍一找他這口刀。馮淵又嚷：他這口寶劍，別叫他碰上。張三爺把刀往回一抽，沒容他削斷。忽聽外面一聲叫喊，欽犯，休得猖狂造次，還不快些前來受捆。話言未了，縱進二人，一高一矮。白菊花早就看見，頭一個藍緞壯帽，翠藍箭袖袍，面如白玉，手中明晃晃一口寶劍，光閃奪目。再看那個矮的，一身棗兒紅衣服，拿著一柄三楞青銅劍，小小頭顱，形如瘦鬼一般。晏飛一見，更覺藐視。馮淵再一嚷道：妙個哉！妙個哉！白菊花這可要送你姥姥家去了，北俠沒來，南俠到了。展護衛、蔣護衛，這就是白菊花，千萬別把混帳狠心賊東西放走。他把他兩個師弟一個是挖去一隻眼睛，一個是削去一隻手。白菊花一聞此言，暗暗恨這個蠻子，我要得手之時，把

他剝成肉泥，方消心頭之恨。不說北俠，又說南俠，少刻還有雙俠到來，真不管他是誰，把心一橫，焉知曉這可碰在釘子上了。展爺躡將過來，對准晏飛蓋頂樓頭，劈山劍剝將下來。晏飛用手，中紫電劍往上一迎，用了個十分力，只聽噲哪一聲響亮，只見半空中火星亂迸，噲哪哪半天工夫，劍尖上響聲不絕，把兩個人唬了一跳，彼此俱都躡出圈外，低頭自己瞧看自己的寶劍。展爺這口寶劍，一絲沒傷。白菊花一看自己寶劍，噲了一個口兒，約有蕎麥粒大，自己暗暗着急，心痛難受，此劍乃是無價之寶，自從晏子託臨死時節，交與我寶劍之時，再三囑咐，此劍若在你性命也在此，劍若傷，你禍不遠矣。如今晏飛見寶劍有傷，故此心中害怕。你道兩口寶劍，湊在一處，什麼單傷白菊花這口寶劍。俗言二寶相逢，必有一傷，皆因白菊花的這口劍，是晉時年的寶物。展爺這口劍，是戰國時造成的，故此年號所差，晏飛這口劍，敵不住展爺的那口劍。展爺這口劍，一得力，准知道碰著紫電劍，自己的不能傷損。就把自己平生武藝，施展出來，要拿白菊花，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校尉火燒潞安山 總鎮兵困柳家營

且說展南俠初遇白菊花，兩口寶劍一撞，展爺明知白菊花的劍軟，展爺就把平生之

力，施展出來，與白菊花較量。又有蔣四爺在旁邊，那柄劍使的，也是神出鬼入，並且不與白菊花一對一個較量。他盡看着，展南俠與白菊花較量，晏飛稍有落空之時，他把劍往上或扎或刺。按說白菊花這身工夫，真算出色，可惜自己把道路走差，若要取其正路，可算國家棟樑之才。一個人敵住一俠一義，毫無懼色，吩咐家下人一同齊上。家下人大衆抄家伙，沒有刀槍劍戟，無非廚刀菜刀，麵杖鐵榔頭，頂門杠。此時馮淵早就竄下房來，就把張龍手中那口刀，要將過來，挑那如龍那如虎兩個人的繩子，叫張龍趙虎兩個人，把他們背將起來。趙虎說：「三哥，你背著龍，我背著虎，咱們是龍對龍，虎對虎。」馮淵拿著這口刀，上下翻飛，砍的那些家人，一個個東倒西歪，也有帶著重傷的，也有死于非命的。大家誰敢攔阻，闖出垂花門，直奔大門，張趙二人背了那家弟兄，二人跑了出去。眼望那些兵丁來到，馮淵轉身回來，也幫着展爺來動手。忽聽外面一聲大亂，就猶如山崩地裂相似，聽大眾異口同音，說是天兵天將到了，調大兵來的好幾百萬，都到了門口，把琵琶谷都塞斷了！殺呀！拿欵犯哪！總鎮帶來那些兵丁，異口同音，白菊花一聞此言，就無心動手，他就打算三十六着，走爲上策。再說展蔣馮三個人，圍定甚緊，自己賣了一個破綻，好容易才躡出圈外，撒腿就跑。馮淵嚷：「混帳東西跑了，



大家就追，展爺在前，蔣爺在後，馮淵無非虛張聲勢。白菊花奔垂花門一跑，扭頭回頭，早就見蔣四爺，展南俠追趕下來。晏飛一回手，吧就是一鏢，展爺是久經大敵之人，將身一閃，蹭得一聲，就把蔣爺頭巾打了一個窟窿。若不是身材短小，性命休矣。白菊花一鏢，把展爺的暗器也鉤出來了。一緩手，把袖箭裝好，一攏黃澄的一聲響，正打在大門門框上。晏飛也是久經大敵之人，只管跑著，不住的回頭。就見展南俠，雙手一湊，就知他要發暗器。果然一伸手，一股寒星飛奔自己，嘎嘎而來。一閃身，躲過袖箭，躡出大門一看，前邊黑壓壓的一片人聲堵住，周圍院牆。大家異口同音，說：賊人出來了。張簡何輝在門的兩邊，這些兵丁，每人一塊藍布包頭，可沒穿着號坎號褂，各執短兵刃。只見對面上總鎮大人，是醬巾摺袖，打扮面賽烏金紙，手中一柄水磨竹節鋼鞭，有鴨蛋粗細，迎面一站，虎勢昂昂，尤如半截黑塔相仿。白菊花一睨，就知道他是總帥。總鎮兩邊有那二十名長撓鉤手。張簡何輝兩個人，往上躡，一個是熟銅雙鑼，一個是齊眉木棍。淫賊一想，要與他們走上三合兩躡，後面那個姓展的就追上了。只見他們鑼棍齊奔面門而來。白菊花這口寶劍一磕，嗆啷兵刃全折。使了一個順水推舟的招數，撲哧一聲，就把張簡的膀子砍落下來，一回劍又是一聲響，就把何輝的頭巾削去了半面。

迎面總鎮大人，眼看着傷了二員偏將，自己掄著就打。晏飛見他力猛鞭沉，不敢削他的兵器，使了個烏龍入洞，躲過他這一鞭。衆撓鉤手，全把撓鉤往上前探。白菊花用劍使了一個撥草尋蛇的架勢，叱咤嗑，把那些撓鉤手的撓鉤，全都削折。二十個人往前一撲，白菊花迎面上，遇人就殺，可嘆那些兵丁，就有帶傷的，也有送命的。晏飛闖出來，到山口，馬快班頭，如何能攔得住他，也摔倒了不少。惡賊出了潞安山，一想上那裏去好，是往周家巷好，還是上柳家營好，哪自己未能拿定主意。忽見後面衆人追來，順着邊山，往北又往西。只見山上火光大作，烈燄飛騰，萬道金蛇亂竄；淫賊暗暗的叫苦，明知自己窩巢不在了。事到其間，也就無法，反道恨怨邪如龍邪如虎，早知事到如此，還不如把兩個小輩結果他們性命，也消心頭之恨。走不到二里光景，就到柳家營門首。前面一帶盡是柳樹，莊主姓柳，叫柳旺，有個外號人稱青苗神。先前也是綠林，後來坐地分贓，自己掙的家成業就，足穀後半世用的了。時逢恰巧，棄綠林後，生了一個女兒，更要作些好事。他這女兒名叫姣娘，長到十八歲，聘于宋家堡，頭年妻子又死了。今年正是六十正壽，上他這裏來祝壽的甚多。白菊花他們素無來往，彼此全都慕名，這天正是他生日，白菊花同著周家巷火判官周龍，前來與他拜壽，備了一分厚

禮就由白菊花一來，柳旺狠覺着親近于他，生辰後，留晏飛住了數十餘日，終日上等酒席，待如上賓。後來兩個人結爲義兄弟。如今白菊花要上周家巷，皆因後面追來，逃脫不了，故此纔直奔柳旺門首。可巧正遇柳旺在他門首，望潞安山裏面瞧着，殺聲震耳，火光大作，透着咤異，要派人前去打聽。忽見白菊花迎面而來，面帶驚慌之色，再看後面追來的人不少。青苗神這個人最有機變，叫家人先進去關大門，門前有兩個石頭鼓子倚着，家人先把石頭一擲，等白菊花到了門首，柳旺拉着晏飛進了大門，就叫家人把大門一閉。白菊花正要行禮，柳旺一攙說：此時沒工夫行禮，快說是什麼事情。白菊花草草把自己的事一說。柳旺翻眼一想，隨說道：必須如此如此的才好。白菊花連連點頭說：此計甚善，只是哥哥救我了。說着就雙膝點地，青苗神把晏飛一攙說：你我自己弟兄，沒有那些禮節。隨叫家人帶着白菊花去了。又叫家人過來，附耳低言，家人答應，轉身去了。就聽門外一陣大亂，在那裏叫門。柳旺卽親身出來，迎面遇見展南俠，翻江鼠，一齊說道：你是本家主人哪！柳旺點頭說：不錯。小可名叫柳旺，但不知你們二位貴姓高名？因爲何故，帶領這些人，上我家中，有什麼貴幹？蔣爺答言：你要問我們御前三品護衛將軍，後面還有你們知府總鎮，我們都是奉旨拿賊。如今賊人進了

你的門內，快些閃開，容我們捕盜。柳旺把雙手一攔，說道：且慢，我們院內沒賊。蔣爺遠遠的看見進了他的門首，皆因有那些柳樹擋遮，未能看得很明。柳旺開口就不承認，他一耽延工夫，白菊花再打後頭跑了。那時間枉費了許多事情，先叫兵丁把他們這個宅子，與我圍了。蔣爺與柳旺說道：你說賊人不在你的院內，我們搜將出來，拿你一同治罪。柳旺滿口應承。老爺們若打我院中，搜出賊來，連我一同治罪。可求老爺們一件事，別叫這些個人進去，都一進去，我家中不定得丟多少東西。蔣爺說：使得。告訴兵丁，叫你們大人堵戶，蔣展二位，往裏一闖。將到屏風後，就看見了白菊花後影兒，往廳房裏面一跑。蔣展二人，一齊往門內一躡，兩面的綳腿繩往起一絆。要問二人怎樣逃躲，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八回 因貪功二人墜翻板 爲拿賊獨自受鏢傷

且說蔣展二人，將到屏風門外，望廳房上一看，見白菊花往裏一跑。二護衛心在白菊花的身上，那裏想的到門內有埋伏，只顧往裏一跑，兩邊的繩子往起一兜，蔣爺往前一栽，幸虧展爺將劍順手一割，繩子全斷。兩旁拉繩的家人，一齊跌倒。蔣展二位，全都縱起身來。蔣爺說：好賊人中了你們的圈套了。此時白菊花早又出了廳房。展爺怕一

進廳房的時節，門坎又有兜腿繩子，到房門之外，蔣爺探頭瞧了一瞧，裏面連一個人也沒有。只見白菊花正在暖閣那裏，往後一轉，二人就到暖閣東邊，往後一看，後邊還有一個後門。此時白菊花已經出後門去了。二人也往後門一躡，豈知門內是一塊翻板，二人走着，要是一前一後，也不至于齊落下。皆因二人一齊縱身，一齊落腳，就聽見嘯的一聲，那地扳就翻轉下去。展蔣二人往下沉，也不知准穀多深。撒手把兵刃一扔，撲咚一聲，將身子沉入水中去了。把展爺唬了一跳，隨着就喝了兩口水。蔣爺一見是水，這可到了姥姥家了，先往上一翻，就把展爺衣襟往上一提。展爺自從喝了兩口水，只覺得頭暈，轉向叫蔣爺往上一揪，緩了緩氣。就聽見上邊噹啷的一聲，柳旺的家，搬過石塊，就把那翻板一壓，裏邊人就是肋生雙翅，也飛不出去。別看蔣四爺，只管會水，這所在實係利害。他手提着展爺腰帶，自己用着踏水法，在這井桶之中，黑黑暗暗，什麼也不看見。只可伸手去摸，摸着了井桶，周圍一轉地方，到很寬闊，水約有一丈多深。再往上看，雖然看不見，約有數丈有餘。再摸這井桶子，溜滑如鏡面一樣。縱然有天大的本事，也飛不上去。摸來摸去，忽聽見有流水的聲音。原來這井桶子不是由地下翻上來的地泉。原來是由飄沿湖借進來的湖水，挖出一股地道，約穀八尺多寬，上頭

俱拿石頭砌好，如同地溝相似。到井桶子這裏，只留了六寸寬一個縫兒，就是會水的掉將下去，扁着身子，也不用打算出去。這還怕不好，又打了一扇銅蒙子，都是大指粗的銅條，把他擰出燈籠錦來，預先就砌在這縫兒裏頭，一者爲擋人，二則也免得湖裏漂來的東西，連大魚全都擋住。柳旺起的名兒，叫翻板水牢。你道柳旺要這所在何用，皆因他年輕坐地分贓的時候，治造此物。他也明明知道所做的事情，犯王法，怕的是那時萬一事情敗露，有人拿他。若不是人家對手之時，他好把人帶到翻板水牢，實係追他甚緊，他還有借水逃命的所在，可也沒用着一回，無非預防不測而已。可巧如今晏飛一來，他就附耳低言，告訴他就是這個主意。蔣爺摸來摸去，摸到這個借水的地方了，不但窄狹，並且還有銅蒙子擋着。南俠說：四哥事到如今，你不必顧我了，你自己若能出去，早離險地罷。蔣爺說：大弟！你看這樣一個所在，如何出的去呢？就是出的去，也沒有一走之理。這個柳旺可實在人面獸心，咱們生在一處生，死在一處死，出去的法子，我是一點也沒有。就這麼一點盼望。展爺問：什麼盼望？蔣爺說：就盼着總鎮大人馮振綱，能把白菊花拿住，還得把柳旺拿住，進來滿處一找咱們，或者他們家人說了，或者各處找尋，無心間蹬到翻板上，再掉下一個來，那可有的道路了。事到如今，

也不用打算。只可就是憑命由天就是了。展爺蔣爺在水牢之中，暫且不表。且說白菊花將蔣展二位帶到翻板水牢之處，白菊花在外面看着他二人中計，墜落下去，見家人用石塊壓住，自己轉身出來。柳旺在那裏叫道：賢弟怎麼樣了？回說他們已然墜落下去，兄長可曾看那些人，都到了沒有？柳旺說：他們把咱們周圍的牆壁，俱都圍滿了。賢弟你要逃走，我這裏單有一股水道，你自可借水而逃。白菊花說：不行，我若借水道而走，他們豈肯與你善罷干休？我與兄長惹的這個禍患，可不小。水牢裏這是兩個護衛，外面還有總鎮，那總鎮倒不放在眼裏，無奈一件，我要走了，就給哥哥留下禍患了。依我說，不如捨了這分家私，你我逃走了罷。你我弟兄走在那裏，到處爲家。二人正在議論之間，就見馮淵由外面進來，說：好賊人，你們全是一類的東西。總鎮大人快拿賊罷！他們這裏議論要跑，那總鎮馮大人一聽，手提單鞭，大喊一聲，闖入院內，大家全撞一處。柳旺的家人，早在旁邊，與柳旺拿着一條花槍，交給柳旺，馮淵往外一跑，說：我去叫人去了。白菊花說：哥哥先走。柳旺沖着總鎮，就是一鎗。總鎮用鞭一噓，噹的一聲，柳旺險些撒手。晏飛早由馮振綱左邊，躡過來了。總鎮一追，撲哧一毒藥鏢，正中肩頭，撲咚一聲，摔倒在地。要問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巧裝扮私訪淫寇 用假話誑騙愚人

且說白菊花正與青苗神商量主意，不料馮淵闖將進來，按說大門關着，衆人都在外面圍着，也聽不見裏面的信息。馮淵跳上房屋，往裏一瞧，正見在暖閣那裏一影。馮淵騰步過去，看見白菊花往後門一躡。馮淵連忙回到外面庭心下去，開了大門，人家將要一攔，馮淵把刀一亮，那些人就東西亂跑。馮淵闖進屏門，正聽白菊花與青苗神商議，自己往前一躡，高聲一嚷，此時總鎮大人進來，柳旺用鎗一扎，往外就闖。白菊花從旁邊過來，總鎮一追，就是一鏢，正中肩頭，總鎮大人摔倒在地。白菊花往外一闖，會同青苗神，兩個人撲奔西南。這些兵丁，就有奮勇的，還要圍裏他們，焉能圍裹得住，黏着就死，撞着就亡，轉眼之間，就是數十名人在地上橫躺豎臥。那些兵丁，誰還敢追，任着兩個人飛跑。且說馮淵一眼瞧着白菊花往西南去了。一聽總鎮大人身死，自己一想，我暗地跟將下去，看他們落在何方。天氣已晚，大約他們看不見了。不料白菊花實係鬼詐，總是賊人胆虛。馮淵一瞧，白菊花返身回來，馮淵回頭就跑。白菊花追了半天不追了，仍然歸在柳旺一處。馮淵又跟下去了，柳旺又追，馮淵又跑，等到他們要走，他就緊緊跟着。白菊花瞧見前面一個村莊，就與柳旺商量主意，進村他就無處可找了。果



然馮淵要追進村中，又怕白菊花在暗地藏著，無奈何，在村外找了一顆樹下歇息，只等到天交二鼓，自己回來，想着又是恨，又是氣，垂頭喪氣，順着潞安山的北山邊，就回了公館，叫開店門，問了問店家。知府大人與衆位老爺們回來了沒有？店中人說：知府大人回來了，總鎮大人帶傷，二位邢大人帶傷，我們這裏張老爺帶傷。馮淵又問：展大人、蔣大人回來了沒有？回答：沒有。馮淵又是一驚，往裏就走，迎面遇見姚正，馮淵又問了一回，也是如此講。馮淵一蹶腳，說：不好了！來至廳房，看見知府大人，低着頭，背着手，急的滿屋亂轉。原來知府大人，所愁者總鎮大人身受鏢傷，邢如龍挖去一目，邢如虎削去四指，張簡砍去一臂，兵丁殺死十一人，帶傷者十五個，拿獲柳旺家人八名，逃竄者無數，並未查點柳旺家中的東西，大門上鎖，上了封皮，又派兩個外委，調去五架帳房，大門外兩架，東西北三架。知府衙門兩位先生，開封府八名班頭，徐州府十六名班頭，三十名兵，會同看守空宅一座，若遇有人跳牆出入，立即銷拿。死去兵丁，每人賞棺木一口，令尸親認尸。帶傷者知府衙門公所調養，另請醫家調治，但是官府給錢。知府回公館，內外科醫生請來，約有五六位，俱是異口同音，張簡邢家弟兄，保管無礙。就是總鎮大人無法可治，所受鏢傷，盡是毒藥透入皮膚，無藥可醫，無論內科外科，皆如此。

說。又不見展蔣二位護衛，又不知馮老爺那裏去了，一點音信皆無，急得個滿屋亂轉。忽見馮淵從外面進來，徐寬勉強陪着笑，連忙問道：可曾見着展大人？蔣大人沒有？馮淵說：唔呀，我還要問你哪！蔣大人展大人的下落哪？知府就把所有的事，對着馮淵說了一遍。馮淵說：這可不好了。知府問馮大老爺：難道說沒看見二位大人一點影兒麼？馮淵說：就由潞安山琵琶谷，我與二位大人總沒離開左右，就見他們追出白菊花之後，我在白菊花家裏，放起一把火來，前後勾串着一燒，火光冲天，我就跟下二位大人來了。自到柳家營，就未見面。那白菊花倒着他同柳旺逃入村裏去了。只不見展蔣二位。正說之間，張龍趙虎從外面進來。馮淵見着大家，彼此對問了一回，全是面面相覷。草草把晚飯吃畢，一夜晚景不提。次日早晨，知府派下人去，至柳家營打聽，晚間並沒有從牆出入之人。單有趙虎自己忽然想起一個主意來了，就把官查總領姚正，將他叫在東廂房裏。姚正問道：四老爺有什麼吩咐？趙虎說：你是此地官查總領，應當無一不知，無一不曉。姚正說：下役也不敢說無一不知。大概的事情，盡都知曉。趙虎說：你們這一方大概，還有不法之人沒有？姚正說：還有也是沒有準案，無處下手可辦。趙虎問：住在什麼所在，姓甚名誰？姚正說：出了榆錢鎮的西口，別進潞安山的山口，屢順南山。

邊，有一個村莊，叫周家巷。東西大街，由當中分開，東邊叫東周家巷，西邊叫西周家巷。在西周家巷西頭路北，有個大門，內住着一人姓周，他叫周龍，有個外號火判官的，便是在方近的地面，也沒有案，我們大衆有點疑心，他所來之人，全不正道。趙虎又問他：到底是個作甚麼的？姚正說：據他說他是個保鏢的，到如今他又不保鏢了。趙虎說：白菊花他們素日可有來往？沒有姚正說：那我可准知道他們素有來往，他們交的，還是親密。我們還常常言講，可惜尉遲大官人，怎麼交他。誰知道尉遲良就是第一的不好人。老趙說：這就得了，你不用管，我自自有主意。說畢，二人出來，趙虎就把跟他那這從人叫來說：我要出去私訪去，你仍然給我們買那們一套破衣服來。趙虎私訪前套七俠五義之時，訪過五里村一案，又訪過白玉堂，巧遇三千兩葉子金，包相爺就說他是個福將，他自己就信真。如今白菊花展蔣全無下落，又想着要去私訪，故此與姚正打聽得明白，又叫家人買破衣服去，不多一時，家人把衣服買來。趙虎就將本身衣服脫下，就穿上了破汗衫破褲子，光着腳，撒拉着破鞋，挽着髮攢，滿臉手脚上，俱抹上鍋烟子，又由牆上揭下幾帖乏膏藥。趙虎說：我出去私訪的時候，提着一個黃磁罐，拾奪好了，將往外一走，正遇見馮淵，把馮爺嚇了一跳，說：可了不的了，趙四老爺瘋了。趙虎說：你

才瘋了哪。馮爺道：你不瘋，何故這般光景？趙虎說：展蔣二位大人，連白菊花俱沒有下落，我出去私訪。馮淵說：你這個樣子，還出去私訪，誰看見不說你形迹可疑，就是落魄的人，也不至於這般光景。縱然扮個窮人，像個窮人就是了，何至於渾身抹些個鍋煙子，貼些乏膏藥？趙虎說：我出去私訪的時候，你還沒得差使哪。馮爺說：你滿讓遇着案，叫人家看破，也是個苦，無非又得我們救你。趙虎說：那裏用的着你們，哪相爺說過，我是福將。馮淵說：好，你是福將，我是臘醋，別抬扛請罷。趙虎提着黃瓦罐，往外就走。來到店門，把店家嚇了一跳，說你老人家，是怎麼啦？趙虎說：你別管我，開店門。原來這店自從打了公館，就是白天，也把雙門緊閉。店家開了店門，趙虎出了店，直奔正西榆錢鎮。本是熱鬧所在，來往人烟稠密。大眾一看趙虎，無不掩口而笑。老趙就奔了潞安山的山口，順南山邊，直奔周家巷，到了東周家巷，往裏就走。往西過了十字街，就是西周家巷。東西所分者，無非南北一條街。衝開在東，就是東周家巷，在西，就是西周家巷。將過南北這條街，坐北向南，有一戶人家。老趙又一喊叫，只見從門內出來一個人，年歲不甚大，青衣小帽，像個做買賣人的相貌。那人問道：我這裏有點剩飯給你，要不要？我這裏有酒，你喝不喝？趙虎問：必是剩下的酸黃酒。那人說：不是，小花禪女貞陳紹。趙虎說：

你既有女貞陳紹，爲何不留着你自己用。那人說：實不相瞞，我們是搬了家了，這就要交代房屋了，我一看他們剩下了一碗飯，有些鹽菜，還有些不要緊東西，有一罈子酒，你要吃，我省的往那邊挪了。我瞞你，也不是久慣討飯的。趙虎說：有酒就好，我就是好喝，我要不喝，還落不了這般天地哪。隨說着，把趙虎讓到門裏，有一個轉灣影壁。那人說：朋友，你在這裏等等。不多一時，從裏邊拿出一張小飯桌，兩條小板凳，又取出一素子酒來，一碟鹹菜，兩個酒杯。趙虎把黃磁罐放下，打狗杵往牆邊一立。那人給斟了一杯酒，自己就斟上一杯。老趙不管怎樣，拿起就喝一口，就是一杯。那人瞧着趙虎盡樂，便問道：朋友！我瞧着你怪面熟的。趙虎說：我是那裏人？你是那裏人？那人說：你不用隱瞞，我瞧出來了，你是開封府趙虎趙護衛老爺。趙虎說：不是不是，你錯認人了，往常也有人說我像趙虎，大概我與趙虎長的不差。我也姓趙，我可不是趙虎。那人說：你不是趙老爺，可惜可惜，要真是趙四老爺，那可好了。可惜世界上的事，賣金遇不着買金的朋友，喝酒罷。趙虎一聽這話裏有話，隨問道：你老貴姓？那人說：姓張，排行在大。趙虎說：張大爺！那人說：豈敢。趙虎說：方才你老說的是什麼件事，大概說我聽聽。那人說：你要

是趙四老爺，有天大一件美差，准保你實加兩級。趙虎問到底什麼事情，那人說：皆因

我們這裏有一個火判官周龍，他們家女眷上我們家裏來了。婦女們說話，不管深淺，說昨天他們家來了兩個人，一個叫青苗神，一個叫白菊花，叫官人追的無處可去。這白菊花竟偷了萬歲的冠袍帶履，無處可藏，現時就藏在他們家裏。你要是真正趙虎，這件差使，是怎麼樣的美差，可惜你不是，那就不行了。趙虎一聞此言，哈哈大笑，心中暗道：怪不得相爺說，我是福將。如今趙虎得了白菊花的下落，要問怎樣辦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回 羣賊用意套實話 校尉橫心不洩機

且說老趙聽見這個人說出了白菊花的下落，不覺歡喜非常，就與那人笑嘻嘻的說道：事到如今，我也不用隱瞞了，我就是趙虎。那人說：你這是冤誰呢？你要是趙虎，你早說出來了。老趙說：一見面人心隔肚皮，我本是巧扮私行，出來私訪，訪的就是白菊花下落。如今我一見你，是個買賣人的樣兒，也是實心眼的人，我故此才把我的真情洩露了。那人哈哈一笑，說：你是真正的趙老爺，我可多有得罪。趙虎說：不知者不造罪。那人復又深深的與趙虎行了一個禮，說：恭喜四老爺，賀喜四老爺，既是你老人家到此，這裏也不是講話的所在，咱們到裏邊，還有細話告訴你老人家呢。趙虎連說使得使

得一回脚，啣的一聲，就把黃瓦罐踢碎，打狗杵踏折了，搬着桌子，拿着板櫈，拐過影壁來，有三間上房，把桌子放在屋中。趙虎一看，果然就像搬了家的樣子，盡是三間空房。那人拿着酒素子說：我再取些酒來。趙虎就在房中等着。不多一時，把酒拿來，放在桌上。那人道：我有了幾個醃雞卵，在那裏可以下酒。趙虎說：不用了，我們兩個人說話罷。那人一定去取。趙虎的那道性情訪案，得遇自己一喜歡，那裏還等得那人取雞卵來喝酒，自己斟上，自斟自飲。吃了三杯，把第四杯斟上，就覺天旋地轉，房屋亂轉，身不由自主，撲咚一聲，就栽倒在地。那人從外面躡將進來，哈哈大笑，說：憑你這個渾人，也敢前來私訪。你沒打聽打聽，小韓信張大連，漫說你這個渾小子，再比你高明一些的，也出不了大爺所料。列公！這人到底是誰？這人是南陽府東方亮的餘黨。原來是白菊花盜取萬歲冠袍帶履，就是他們兩個人，一路前往。皆因白菊花把冠袍帶履，交與東方亮，晏飛走的時節，是不醉而別的。東方亮怕晏飛挑眼，就叫張大連追下白菊花來了。將到潞安山，就看見山上火光大作，自己就奔周龍家裏去了。他將到周龍門首，火判官正在門前瞧潞安山那火納悶。彼此相見，張大連說了外面的來歷，少刻家人回來，告訴潞安山的信，依着火判官要跑，小韓信把他攔住。直到初鼓之後，白菊花同着柳

旺，上周龍家裏來了。是馮淵把他們追進小村，躡牆躍房，這一家跳在那一家，就跑了，直奔周龍家裏來。羣賊相見，火判官一問他的來歷。晏飛就將始末根由，一五一十，細說了一遍。大家用酒飯之時，白菊花說：我們弟兄二人還得速速的起身，不然怕再有官兵追你這裏來，是我姓晏的，連累一個朋友就是了，別再把哥哥連累在內。周龍笑道：賢弟！其言差矣，古人結交，有爲朋友生者，有爲朋友死者。柳兄且把家舍田園，俱都不要，何況我這一所破爛房屋，又算得幾何？張大連在旁說：二位自己弟兄，何故這般太謙。晏飛說：倘若有連累兄長之處，實是小弟心中不安。大家直飲到天色微明，也派人出去打聽，官兵並無一點來的動靜。張大連又說：雖然官兵無信往周家巷來，可怕有人暗訪，待我出去到咱們空房子那裏去看看，倘有面生之人，我好盤問盤問，大眾點頭。張大連走出來，到他空房子那裏，院中有兩個看房之人，忽聽外面叫街的乞丐，聲音詫異。張大連一出來，就認得是趙虎，誑進來，用他自己實話，誑趙虎的實話。趙虎說實言，然後就把他讓將進屋來。二次才用蒙汗藥酒，把他蒙將過去。把西屋裏兩個大漢，叫將過來，拿了一條口袋，把趙虎往裏一裝，把個袋子一扎，叫一個抗着走，一個看家，二人出了門首，直奔周龍家內而來。到了裏面，進了廳房，晏飛問：這是什麼？張



大連說：你猜！白菊花笑說道：是銀子是錢？張大連把個袋子解開，把口袋撒去，大家一看，原來是個乞丐花子。張大連說：晏寨主細瞧，認得不認得？白菊花細看說：哈哈好張兄，怪不得人稱你叫小韓信，可稱得有先見之明。周龍問：他到底是誰？晏飛說：就是那個趙虎。張兄怎麼把他抗來？張大連就把方才的話說一遍。周龍說：把他殺了，埋在後院，就結了。白菊花說：不可，張兄你可問問共來了多少人。張大連一蹶腳，咳了一聲說：就是忘了問這句了。白菊花又說：他們都在那裏住着。張大連說：我也是忙中有錯，我也沒問他。白菊花說：活該我初見那如龍那如虎的時節，我也忘了問他在那裏居住，共來了多少人。柳旺在旁邊說道：既然把他們拿住，還怕什麼？拿涼水把他們灌將過來，將他綁在廳柱之上，拿刀威嚇着他，世界上的人，沒有不怕死的。張大連說：只要曉得他們住處，夜晚大家同去把他殺個干淨，咱們大家一走，全奔圍城子，上東方亮大哥那裏，預備着五月十五日，在白沙灘擂台上打擂。衆位請想我這個主意，怎麼衆人異口同音，全說這個主意很好。事已至此，還非這們辦不可哪。立刻叫人取涼水，把趙虎牙關撬開，涼水灌將下去，把趙虎捆在廳柱上。大眾搬出椅子，彼此落坐，瞧着趙虎，睜開二目一看，叫人捆綁在廳柱之上，自己衣襟，已然叫他們扯得粉碎。足下的鞋，

早就沒有了。髮髻蓬鬆，如活鬼一般。往對面一看，周龍是赤紅臉面，柳旺花白鬚鬚，這兩個自己不認得。再看那邊就是白菊花，迎面站着，就是那個姓張的。趙虎瞧見張大連，把肺都氣炸了，說：姓張的！你真是好朋友哇！張大連說：沒有我在這裏，你這條命，早就不在了。皆因我愛惜你這個人物忠厚誠實，我問你幾句話，你只要說了真情實話，把你解將下來，任你自去。趙虎說：看你問什麼了。張大連說：你們共來了多少人，在那裏住着。趙虎說：就爲這個事情告訴你，可准放我呀。張大連說：君子一言出口，駟馬難追。趙虎說：你過來，我告訴你，可別叫他們聽見。張大連說：使得。就到趙虎跟湖。趙虎說：你再往前點兒，你把耳朵遞過來。張大連就把耳朵一遞，歪着臉兒，見趙虎把嘴一開，往前一伸脖子，把張大連嚇了一跳，說他要咬耳朵呢。白菊花一聽大怒，跳將過來，舉劍往下就剝。要問趙虎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一回 捆廳柱一福將受辱 花園內三小廝被殺

且說白菊花亮出寶劍來，要結果他的性命。張大連攔住說：晏賢弟不可性暴，我准知道趙老爺是個好人。白菊花復又坐下。張大連說：趙大哥縱然你就說出來，大眾是誰？在那裏居住？也是一件小事，爲什麼拚着自己性命，執意不說哪？趙虎說：你一定要問，

我就告訴你，可便宜了你。張大連說：只當就是便宜我罷。趙虎說：我們人來的甚多，盡能高來高去的，就有三百餘人。張大連說：你別信口開河啦，那裏有這麼些人呢。趙虎說：你要不信，我就不說了。張大連說：你把有名姓的說上些個與我聽。趙虎說：你聽着，有北俠歐陽春，南俠展熊飛，雙俠丁兆蘭，丁兆蕙，雲中鶴魏真，鑽天鼠盧方，二義士韓彰，穿山鼠徐慶，四義士蔣平，白面判官柳青，小諸葛沈仲元，鉄背熊沙龍，孟凱，焦赤，說完即問張大連，有三百沒有。張大連說：那有三百，共總才有幾個人。白菊花在旁說：不用聽他的了，他盡是信口胡說。張大連聽着，也覺不確實，說：姓趙的，你要不說實話，我可就不管了。趙虎扯開嗓子，連聲嚷道：趙虎被人捉住了，趙四老爺被人捉了，趙虎被人捉了。周龍問：這是作什麼故事呢？張大連明白他的意思，急速就將趙虎的破衣裳，扯下一塊，把趙虎頰腮一搯，與他口中塞上物件。柳旺也說：他這是什麼意思？張大連說：他們外頭必有一同來夥伴，扯開嗓子亂嚷，叫他們夥伴聽見，好來救他。白菊花說：還是殺了他罷。正要去結果趙虎的性命，忽然從外面進來了三個人。趙虎雖然塞住口不能說話，看這三個人，倒也看得清楚，全都是箭袖袍，獅鬘帶，薄底快靴，肋下佩刀，一個穿紅，一個穿青，一個穿藍，是兩高一短。這三個人相貌生的實係凶惡，正當中這

人面如藍綻，髮似硃砂，紅眉金眼，連鬢落腮紅鬚，身高五尺，寬倒有四尺。還有一件奇文，精細的脖子，長有一尺，大腦袋，細脖子，最難看無比。眼眇這脖子，擎不住腦袋，那個腦袋，是在脖子上亂晃，又是難看，又是可笑。看那兩個人，倒是英雄的架子，一個面似瓜皮，兇眉惡眼，未長鬚鬚。一個是面賽淡金，半個面上有塊紫記，生長了許多綠毛，粗眉大眼，也沒鬚鬚。那個細脖子的，先與火判官周龍見禮，然後見張大連，回頭又看見白菊花，說原來是晏寨主，也在此處。二人對施一禮，又問周龍這位朋友是誰。周龍說：與你們二位引見引見，這位是柳家營人氏，號爲青苗神柳旺，這位是兗州府人氏，號爲細脖子大頭鬼王房書安。彼此一一見禮，又說了些久仰大名的客套。周龍又問道：這二位是誰？房書安說：這是我帶出來的兄弟，新入我們這個跳板。是親弟兄兩個，過來見見，這就是我與你長提說的周寨主，這位是追魂催命鬼黃榮江，這位叫混世魍魎鬼黃榮海，俱是杭州人氏。二人全給周龍行禮。挨着次序一位一位，全都行禮。然後衆人落坐，獻上茶來。周龍一問三位賢弟，從何處至此？房書安說：我帶着二位兄弟，特意前來拜望衆位朋友們，俱都叫他們見識見識。還有一件事，團城子東方大哥，立擂台聘請天下綠林衆位哥們，前去護播，我算計着哥哥，必然見了請帖了。周龍說：事情

我算知道了，請帖我還未見哪。房書安說：早晚必到。可是此時出了一個，與咱們綠林人作對的，並不把咱們瞧在眼內，如同蒿草一般，你們聽見說沒有？張大連問：是誰？房書安說：五鼠五義之內，有個穿山鼠徐慶，他的兒子名叫徐良，外號人稱多臂熊，又叫山西雁，這個人長的黑紫臉面，兩道白眉，似一個弔死鬼一般。他的本領，普天之下，找不出第二個人來。土龍坡高家店高寨主，叫他殺跑了。桃花村成了火場，這個人會裝死兒，又會假受蒙汗藥，逼人往西北追，他能在東南那裏等着。崔龍崔豹教他追的無路，好容易纔逃了性命。此人鬼計多端，見了咱們的人，絕不放過。白菊花說：房兄休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慢說他一個晚生下輩，就是徐慶也不放在晏某的心上。房書安說：我算是多言，無非告訴列位，如要見着他的時節，小心點就是了。白菊花說：我若見他的時節，務必把他首級割下來，拿回叫衆位看看如何？房書安一抬頭，瞧見趙虎，捆在柱子上。復又問道：周寨主，這個是作什麼的？周龍就把趙虎的這段情由，說了一遍。問他共來了多少人？在那裏住？他執意的不說，正要殺他，可巧你們三位到了，誰願得殺他哪？房書安說：且交與我，問問他們的下落。自己來在趙虎的面前，將他口內東西掏出，說：朋友你姓趙，哇，你就是趙校尉老爺。

麼？因我們晏賢弟盜來萬歲的東西，也是一時之錯，如今後悔已遲，情願再把東西送回去，無門可入。你可以能殼與我們作個引線之人，就連我們都棄暗投明，改邪歸正，你能應此事不能？趙虎說：你就叫房書安哪，你這個脖子太不是樣子了，精細挺長。房書安說：已然長就的，那可沒法子。趙虎說：我教給你一個招兒，就好看了。書安說：什麼招兒，這可要領教領教。趙虎說：你量着尺寸，揪住腦袋，剝下七寸去，趁着熱血一黏，准保你好看了。房書安說：我要胡罵你了，瞧着你怪憨厚的，說出話來，殼多麼損。我與你說正經事，別頑笑。趙虎說：誰與你頑笑！你們如有真心，我帶你們就前去。不是我說句大話，在我們相爺那裏，我說一不二。房書安說：那就狠好了。你帶着我們，這就上開封府，還是去找別人呢？趙虎說：自然是先見見別人。房書安說：先上什麼地方？那裏去找，離此處遠哪？還是近？我們好預備川資。趙虎說：你們把我解開，我帶着你們一走，也不用你們的川資。房書安說：你不告訴我們的地方，可不能去。趙虎說：一定要問在什麼地方，你不是從你們家裏來麼，會沒瞧見。房書安說：沒看見。趙虎說：全在你老娘屋裏炕上坐着。剛說完，又喊叫起來，趙虎被捉了，趙四老爺被捉了，氣得房書安也是混罵，給了他兩個嘴叭，復又把他的口塞上。可巧外面有人進來，回話說揚州鄭二爺到。周

龍說請房書安正要拿棍子打趙虎，外面有人進來，就不能打了。趙虎往對面一看，這個人一身青緞衣袴，薄底快靴，面如重棗，肋下佩刀，背着一張彈弓，細腰窄背，一團雄壯。周龍往前搶行了幾步，那人雙膝跪倒。周龍用手相攙，說：賢弟一向可好？回答兄長，這一向納福。周龍說：賢弟你看那旁是誰？就見那人一轉身，看見白菊花雙膝跪倒，放聲大哭。晏飛忙把他攙將起來，說：賢弟爲何這等痛哭？原來此人正派無比。周龍見他到來，立刻吩咐家人把趙虎幽囚在後面空房之中，叫兩個人守着。家人答應，將他解下柱來，往後就推進了後花園，忽聽廳的一聲，趙虎扭頭一看，是一條黑影，手中刀兜着，後腦顛，嗑嚇就是一刀，人頭砍落，撲咚一聲，尸首栽地。要問來者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活張仙與周龍定計 馮校尉救趙虎逃生

且說姓鄭的過去，見白菊花放聲大哭，你道這個姓鄭的是誰？就是那如龍所說的他二師兄，神彈子活張仙鄭天惠。皆因在揚州跟着師叔學了一身本事，在揚州拜得盟兄弟，一個叫巡江夜叉李珍，一個叫鬧海先峯阮成。皆因鄭天惠師叔如今病故，依着鄭天惠，不與他師傅送信，也不與他師弟送信，自己承辦喪儀，報答他師叔，教給他這

一身本事之恩。李珍阮成勸他一定給師傅師兄弟送信。他說：兩個師弟沒有棲身之所，向那裏送信。只可給師傅師兄送信，把師叔的靈柩封起來，投奔徐州，要上潞安山的山口。只日天晚，又正從周家巷經過，此人最與周龍交好。皆因火判官最敬重鄭天惠這個人物，一者沒入過綠林，也不保鏢，也不與人看家護院，無非自己叫個廠子糊口而已。所有他的朋友，俱是正人君子。今天來到此處，天氣已晚，不料進來見着師兄，跪倒放聲大哭。白菊花一問，鄭爺就把師叔死去的情由說了一遍。白菊花一聞此言，嘆惜一聲，說：可惜呀，可惜！那老兒也故去了。鄭天惠見這個光景，真氣得顏色更變，又不好與他師兄爭吵，強陪着笑，說：師兄不在家中，在周哥這裏有何事故？白菊花說：先與你見見幾位朋友，然後再告訴我的事情，說出來令人可惱。白菊花把這些人一一全都見過了。白菊花說：皆因我把萬歲冠袍帶履，由大內盜將出來，我把此物送給了一個朋友。鄭天惠說：你怎麼到萬歲爺那裏偷盜物件去了？倘若有一差二錯，你也不料一料身家性命如何。白菊花道：說得狠是。皆因我在酒席筵前，多貪幾杯，一使性兒，還管什麼身家性命。我盜來萬歲爺的東西之後，天子降旨着派開封府包公要捉拿我。滿讓開封府有幾個護衛，就讓他有些本領，天寬地闊，他也沒處找我。包公一急，貼



了一張告示，若有知曉我們的下落者，賞給官做。邢如龍、邢如虎這兩個小輩，自行投首，揭了告示，也不知帶領多少人，前來拿我。並且有南俠展飛熊，還有翻江鼠蔣平，又有本地的總鎮，帶領無數兵將，火焚了潞安山，燒了琵琶谷，只害得我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只得奔到柳兄家來。無奈我逃在柳兄家之後，他復又知會總鎮，兵困柳家營，連累我這個哥哥，棄家逃走。我們又投奔周四哥家裏來，他仍不死心。方才你們看見在廳柱上，捆着的那個，那就是開封府的趙虎，又把這個人打發來到此處私訪，叫我們張大哥識破了機關，把他誣將進來，問他們的下落，他執意不說。正要責打他，不想你來到此處，暫且把他推在後面去了。白菊花本是捏造一派鬼話，把個鄭天惠氣的雙眉直豎，二目圓睜，叫着邢如龍、邢如虎罵道：兩個匹夫，真乃是反復無常的小人！列公！若論鄭天惠與邢家弟兄，他們最厚，怎麼聽了白菊花這一套話，他到罵起邢家弟兄來了。皆因此人是一派正氣，不論親疏，誰若行事不週，他能當時就惱。隨即問道：這兩個小輩，現在那裏，待我去結果這兩個小輩的性命。白菊花說：皆因不知這二人的下落，方才拿住趙虎，問他來了多少人，在那裏居住，他執意不說，所以不知他們下落。鄭天惠說：既然拿住趙虎，怎麼不說呢？白菊花說：要打要殺，他拚着死命，也是不說。鄭天

惠哈哈大笑道：「既是怎樣，我有主意，略施小計，管叫他說出真情實話。」小韓信在旁道：「鄭兄台，我們領教高見。」鄭天惠說：「此人現在後面什麼地方？」周龍說：「在後面空房之內。」鄭天惠說：「周兄，你找一個能言的管家去，到後面就說他是安善良民，無奈暫居在你們這裏。」周兄我可用計，千萬可別惱我呀。」周龍說：「自己弟兄，怎麼能惱你哪？」鄭天惠說：「因為他是不願爲綠林，又不能脫身出去。如今忽見四老爺被捉，就有心來救，無奈一人勢孤。如今瞧見把你推在後面，我把你老送出去，四老爺可得救我，這裏我就不能居住了，他必應承，情甘願意。可不知此人會上房不會？」張大連說：「不會上房，先給他立下一個梯子，他一見這個光景，必然連一點疑心的地方沒有了。只管跟着他就走，他必然把此人帶至他們的所在去。我在後跟隨，看他們到什麼所在，或是公館，或是店房，或是衙門，探準了地方，我回來送信，你們衆人誰去誰不去，我也不管，我就把邢如龍、邢如虎，碎剝其尸。」張大連誇獎好計好計。鄭天惠說：「這個趙虎，不知可有人看着他？」周龍說：「有兩個人看守。」鄭天惠說：「先把這兩個人叫出來，把趙虎鎖起來，然後派人去行詐。」周龍說：「鄭賢弟作事，真想得全美。」先叫家人去到後面，叫兩個人回來，倒鎖房門。家人答應，去不多時，只見家人進來，慌慌張張，口中亂嚷說：「可了不得了，那個趙

虎大半是叫人救出去了。咱們家裏三個人被人殺死，血跡還熱哪。皆因絆了我一個筋斗，扒在死尸的上頭，闖了我一身血，衆位爺們請看說畢，扎撒着手，大衆一看，果然全身盡是鮮血。衆賊一瞧，全都吃驚非小。你道趙虎方才看見後面一條黑影是誰，恰是馮淵。自從趙虎走後，天有未刻光景，張龍便不瞧見趙虎，不知去向。見人打聽老四上那裏去了，惟有馮淵知道，就把他走的情由說了一遍。張龍一聽，嚇了一跳，連忙與馮淵行禮，說道：我們老四是個渾人，不遇見白菊花便罷，遇見白菊花，就是殺身之禍。奉懇馮老爺咱們一路前往，他若遇禍，還得求馮老爺解救。馮淵說：我勸他再四，他說用不着我們，他是個福將。他若沒有這個話，我要不去，我是混帳東西。他用不着我們這廂人，我是何苦哪！張龍苦苦哀求說：不用理他，他是渾人。你總看小弟面上，真急的張三爺與馮淵下了一跪，馮淵這才無法點頭應允。問說那裏去找哪，張三爺說：料着老四出去，必與姚正問路。果然一問姚正，他便知道，就將趙四老爺，要上周家巷的話一五一十學說了一遍。張龍復又見了馮淵，提說老四上周家巷去了。馮淵連自己夜行衣包，全都帶上。跨上自己利刀，張三爺也帶上刃，告訴明白了知府大人，又把知府嚇了一驚。張三爺與馮淵出來，直奔周家巷。到周龍門首，前前後後一繞，忽聽裏面喊

叫了兩聲，說趙四老爺被人捉了。張龍聽見，就急了一聲冷汗，說：馮老爺你聽見我們老四，叫人拿住了，在那裏嚷哪，求你老人家施恩搭救他的性命。馮淵說：天還未黑，我要進去，教人拿住，誰來救我。張龍一聽無奈，只可等到天將發黑，二人走到後牆，馮淵仍然背着夜行衣包，叫張三爺在此等候。自己才躡上牆頭，見裏面是個大花園子，飄身下去。才過太湖山石，就見有兩個人推着趙虎，直奔空房。馮淵穿着花叢，抽出刀來，往前一縱身子，嗑哧就先殺了一個。那個將要一嚷，馮爺刀落，也作了無頭之鬼。馮爺過去，說：福將多多受驚呵！馮爺用刀挑去繩子，趙虎把塞口之物，掏將出來，雙膝一跪，說：恩公，我算計你該來了，我可算兩世爲人了。馮淵說：你是福將，趙虎說：你再提起那些個話來，我是個狗娘生的。馮淵一笑，說：我還得把你背出去，你連鞋都沒有了。也罷，你穿我這身夜行衣罷。馮淵就把自己夜行衣包打開，換上他的衣服，叫趙虎穿上。二人要走，打前面來了一人，馮淵就把趙虎一拉，叫他在太湖石洞內等着。自己由太湖石後繞奔東南，就在來的那個人身後，嗑哧一刀，將那人殺死。二番回來，至山洞，再找趙虎蹤跡不見。要問趙虎的下落，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三回 一護衛水牢離險地 鄭天惠周宅展奇才

且說馮淵前後殺了三個，回頭一找趙虎，蹤跡全無，急的馮爺暗暗叫苦。轉眼之間，又怎麼蹤跡不見哪？料着要是自己的人，沒有這們大本領的。要是他們的人，那可了不得了。正在作急之間，忽見正北上有一黑影，好像一個人背着一個人的光景。馮淵一見，撒腿就追。又聽見撲嗒一聲響亮，由正西上打來一塊小石頭，正落在他的眼前。往正西一看，就見西邊約有三尺多高，黑忽忽又不像人，來回亂晃。馮淵一想，這個別是鬼呀，敢是你老人家，我到底過去看看。他往西一追，就蹤跡不見。正在太湖石前納悶，忽聽背後嗤的一笑，把馮淵臉都嚇黃了，扭頭一看，唔呀！敢是你老人家，真把我嚇着了，原來是翻江鼠蔣平說書的一張嘴，難說兩家話。蔣爺展爺，二人俱在水牢之中。南俠全仗蔣四爺提着他的腰帶，如不然，往水中一沉，就性命休矣。再說蔣爺又得顧着踏水，單背沒有多大膂力。不大的工夫，單背一乏，又得換上那只手來。展爺過意不去，說四爺想我終是一死，累得你困乏，求你放我下來，或者你能逃得性命，不然大家都死，無益於事。蔣爺道：勿慌，我想着出路了。我問你一件事，你那寶劍能切金斷玉，要砍磚行不行？展爺說：慢說砍磚，就是白玉石頭，水晶磨盤，都能應手而斷。蔣爺說：這就好了。你看這個縫兒雖小，我們不會把他剝的大大的麼？要是將這縫兒剝寬，你扁着

身子，就出去了。展爺說：還是四哥足智多謀。蔣爺說：你先用手扒住這銅柄子，我下去摸劍。展爺就用指頭套住了燈籠錦的窟窿，懸着身子，蔣爺沉入水中，用手一摸，摸着自己青銅劍，又摸着劍把，蔣爺往上一翻，踏水法就露將出來。復又過來，單手提着展南俠的腰帶，自己把青銅劍，撇在腰間。手拿寶劍，展爺右手攬住蔣爺的脖子，左手推着那邊借水的縫兒，那邊的磚吡啞啞，連銅柄子帶磚一路亂砍。蔣爺砍乏，手中無力，將劍交與展爺。蔣爺提着展爺的腰帶，展爺又砍，整整砍了半夜，方砍透到了寬闊所在。仍是蔣爺提着展爺，直到飄沿湖，二人一聲長嘆，整整在黑暗之處，呆了一夜，如今復見青天。看了看，正是紅日初升之候，並沒有行路之人。把自己衣服，俱都脫將下來，就在那沙灘地面，搗了搗抖晾，在那裏等乾。直到天交近午時候，衣服方才半乾，只可將就穿戴起來。二人回歸公館而來，可巧正打柳家營經過，正遇着官兵搭着帳房，看着空房子。蔣爺過去，打聽着昨天事情，方才知道總鎮受傷。二人回奔公館，見着知府大人。徐寬一見展蔣二位，喜出望外。打聽二位的事情，因為何故，今日方歸。蔣爺就把自己的事情對着知府學說一遍。知府復與二位大人道驚。展蔣二位，屋內瞧看總鎮大人那意思，性命有些難保。又瞧着邢家弟兄二人，張簡也在此處養傷。方才出來，

酒飯已經擺齊，有知府陪定三位用飯。將一端酒杯的時節，蔣爺又問張龍趙虎馮淵那裏去了，知府又把趙虎怎麼私訪，張龍馮淵隨後趕去的話，說了一遍。蔣爺一聞此言，就把杯放下，吩咐開飯，連展爺二位飽餐了一頓。用畢，約會展南俠一同前往。此時也就不用更換衣襟，身上衣服俱已乾透。二人辭別知府，叫姚正過來，問明道路，這才出了公館。二人直奔周家巷而來。天氣不早，來到周家巷，往後一繞，遠遠望見張龍，靠着一株樹，盡望周龍家後牆那邊。蔣爺叫了一聲三老爺，張龍忽然吃一大驚，扭頭一看，忽見展南俠翻江鼠，二位一到，猶如見掌上明珠一般，往前搶行了幾步，抱拳帶笑說：二位大人，從何而至？蔣爺說：我們是兩世爲人，先打聽你們的要緊。張龍見問，就把趙虎怎麼私訪，他怎麼同馮淵來的話，學說了一遍。蔣爺說：你在此等候，待我一同進去。張龍深施一禮。展南俠與蔣四爺，一縱身躡上牆頭，飄身下去。一直奔南，就見了趙虎與馮淵對換了衣裳。換畢之後，就見從南來了一個人，見馮淵把趙虎往太湖石山洞裏一拉，他繞太湖石，直奔東南，殺人去了。蔣爺告訴明白，展南俠把他背出去，我戲耍戲耍馮淵。展爺無奈，直奔山洞，進山洞低聲說：我把你背出去。趙虎一瞧展南俠，說：我的恩人來了。出了山洞，往展爺身上一扒，展爺把他背將起來，一直撲奔正北。

待等馮淵殺人之後，一找趙虎蹤跡不見，後才遇見蔣四爺，說：你真把我嚇着了。背着趙四老爺走的是誰？蔣爺說：那我可不知道，別是白菊花罷。馮淵說：你老人家別嚇詐我了，這就穀我受的了。蔣爺一笑說：咱們走罷，是展護衛大人。二人撲奔正北，由牆躡將出來，大家會在一處。張龍趙虎過來與三位道勞。蔣爺說：別緊在此說話了，快走罷，小心人家趕下來。衆人撲奔公館，隨走着。趙虎說：別看受一大險，他們的事情，可全叫我聽來了。蔣爺問：他們說什麼事情？趙虎說：就爲我假裝要飯，遇見小韓信張大連，用蒙汗酒，把我蒙將過去。醒過來的時節，就把我綁在柱子上。本家叫火判官周龍，白菊花與青苗神柳旺，全在他們家裏。又來的是細脖子兒，大頭鬼王房書安，一個叫混世魍魎鬼黃榮江，一個叫追魂催命鬼黃榮海，誑着我叫我說你們下落。我老把他們罵了一頓。又來了一個神彈子活張仙鄭天惠，是白菊花師弟。這個人一來，他把我推到後面。馮爺就到了，展大人也來了。展爺在旁邊說：四哥！白菊花也在此處，還有羣賊，趁着此時，還不拿他，等到何時？蔣爺說：且慢，咱們先把他們送在公館，然後調兵前來，圍了周家巷，還是你我馮老爺進去拿賊。倘若拿不住跑了時節，外面倒還有人哪。此時你我進去拿他不住，豈不是打草驚蛇嗎？他一遠遁，就不好辦了。展南俠連連稱善。趙虎



馮淵復又打聽展蔣二位，因何事一夜未歸公館，蔣爺也就對他們說了一遍。大家隨說着，就到了公館。店家開門，大家進來。復又將門閉上，大家奔上房，知府大人見大家從外面進來。趙虎說：「我算兩世爲人，要不是馮淵老爺，展大人，蔣大人到，我命休矣。知府大人復與他道驚，又問受險原故。」趙虎一五一十，學說了一遍。知府叫他們預備了臉水，四老爺淨面。趙虎出去洗臉，更換衣服。復又回來，要叫擺酒。忽聽房上五片咯噠一響。展昭說：「房上有人。」趙虎說：「待我出去看看。」一掀簾櫳，往外就跑。到院內往房上一看，上面颼的一聲，打下一物，撲哧一聲，正中趙虎前胸。老趙哎呀一聲，撲咚摔倒在地。要問趙虎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四回 猛趙虎出房受彈 鄭天惠棄暗投明

且說展南俠大家正要用酒，忽聽房上五片一響，說有賊。趙虎楞頭楞腦，往外就跑。出來就被一人彈子打倒。你道房上是誰？原來是神彈子活張仙鄭天惠，聽了家人之言，大家到後面看看虛實。果然三個家人橫躺豎臥，鮮血淋漓。大家各處一找，鄭天惠就躡上北牆，一眼就望見有幾個人，直奔正東。復又回來告訴周龍。我看見了，待我跟將下去，你們衆位前廳等我，得了他們下落之時，我前來送信。說畢，隨卽就出後牆，遠遠

的跟下展蔣衆位來了。直到公館，就把彈兜子，從腰間解將下來，繫於外面。把衣襟掖好，竄上西牆。往裏一看，但見上房點定燈火，自己飄身下來，繞到大房的後坡，躡將上去。躍脊到前坡，往房上一扒，不料身腳一蹬，就把房瓦踏碎了一塊。焉知裏面聽的出來，說有賊，鄭天惠回手，把彈弓摘將下來。恰好老趙跑到庭中，一彈子正打在胸膛之上，打的趙虎滿地亂滾。忽見裏面撲撲，把燈俱都吹滅。又聽嚷道：待我出去。鄭天惠就把彈子上好，往下要打，沒見有人出來，只等着又等了片刻，說唔呀！出去拿賊。又要打，又沒見出來。復又聽見裏面說，我的刀怎麼找不着了！唔呀可有了刀了，這可出去了。忽聽簾板爬籬一響，鄭天惠恨這個蠻子說了幾回，總沒出來，把身子往前一探，前手對准屋門一露面就打。鄭天惠只顧瞧着屋門，不料後面來了一人，對準他後臀上，踹了他一腳。鄭天惠只顧前面，未曾防備後面，本是往前探着身子，這一腳，焉有不墜落下來之理。你道這踹他的是誰？原來是蔣四爺，知道房上有人，就把燈燭吹滅，一拉南俠，低聲說道：你從後面上房。馮淵就明白了，緊嚷出去。展爺把後窗戶一開，縱身出去，竄上房。到前面見鄭天惠往前探着身子，用了一個橫蹠子腳，就把鄭天惠踹將下去。馮淵聽見撲咚一聲，這才縱身出去，把刀就剝。鄭天惠摔下房來，未能縱身站起。

眼瞧着刀到，又不能抽刀招架。就用手巾彈弓往上一迎，只聽吧的一聲，就把那彈弓上的弦剝折。鄭天惠彈弓弦一折，不要緊，這人的性命休矣。此是後話，暫且不提。屋中蔣四爺嚷叫，別殺害他的性命。馮淵這才過來，把他綁上，屋內這才把燈火點着。展爺竄下房來，同着馮淵把鄭天惠推入屋中。趙虎被這一彈子，正打在胸膛之上，哎呀了半天。原來打在胸脯上面，細看時起了一個大泡。咬牙忍着痛，也就跟進來了，他叫鄭天惠跪下，他偏不跪。趙虎在那人腿下，踹了一腳說：我也報報仇。鄭天惠撲通跪下，復又起來，仍然立而不跪。蔣四爺知府連展爺進來，俱都坐下。蔣爺說：不用叫他跪，我問問你姓什麼？因為何故前來行刺？鄭天惠哈哈的冷笑說：要問我姓什麼？名飛，外號人稱白菊花的便是。前來尋找那如龍，那如虎，兩個小輩，結果他的性命來了。如今我既然被捉，不能報仇，速求一死。趙虎說：你別不要臉拉，你瞧着人家姓晏的發財呀，你打算四老爺不認得你呢！你道這鄭天惠爲什麼假充白菊花，皆因自己被捉，明知是死，到不如替師兄，把他盜冠袍帶履之罪，替他一筆勾消，就算給他洗了這一案。蔣爺一看這個人，紫面長眉青緞衣襟，很是英雄氣派，一看就愛惜此人，說：四老爺，這個人是誰？趙虎還未答言，就聽屋內有人答話，哎呀！四大人，你千萬別聽他說。這是我們的

二哥又叫道：二哥呀！你因爲什麼罵我們，反倒替淫賊的名姓，你不看白菊花狗娘養的，害得我們有多苦。哎呀！痛殺吾也。鄭天惠一聞此言，覺着詫異，却是邢如龍、邢如虎的聲音。隨說道：原來是邢如龍、邢如虎，兩個反復無常的小輩，那個是你二哥屋內說的呀！二哥！我們是怎麼得罪你了！蔣爺一攔說：二位邢老爺，不必往下說，我明白了，定然是姓鄭的，見了白菊花，受了晏飛的蠱惑，聽他一面之詞，反到前來找你們二人來了。姓鄭的，我這一猜準準的不差，是與不是？我先帶着你瞧瞧你兩個師弟，有什麼話，咱們回來再說。帶着鄭天惠來到屋中，邢家弟兄二人，一見鄭天惠說道：我們二人不能與二哥行禮了，你來看。鄭天惠一瞧兩個師弟，就如刀扎肺腑，本來是一個折着乾膊，一個是瞎了一隻眼睛。看二人，仍然還是血人一樣。鄭天惠一瞧，心中就有幾分明白，是受了白菊花的蠱惑。連忙問道：你們到底是爲怎麼，弄得這般光景？邢如龍說：你聽白菊花是怎麼說的？鄭天惠就把白菊花告訴他的言語說了一遍。邢如龍不覺得那一隻眼睛的眼淚就落下來了，說：我們也不用說，讓我們蔣四大大人告訴你，便知分曉。蔣爺說：你上外間屋中來，我告訴你這不白之冤。鄭爺隨跟着出來，到了外間屋中，蔣爺就把邢家弟兄前後後的事說了一遍。鄭天惠方才明白，原來晏飛傷了

師弟，反說師弟陷害於他。一蹶腳，說：「晏飛呀！晏飛！你欺吾太甚了！鄭某原來錯怪兩個師弟。大人我如今被捉，身該萬死，現在我明白了，我們師兄弟的事情，險些錯害了我兩個師弟。如今此事已明，雖死瞑目。大人快些吩咐把我殺了，我就完結了。」蔣爺一笑，這也怪不得你前來尋找你兩個師弟，沒有晏飛，你也不能如此。並且你兩個師弟，背地裏常常誇獎你是個好人。蔣某要治了你的罪名，一則也對不起我們邢老爺，二則你此來非出本意。隨說着，就把他的綁繩與他解了，說：「你願意幫着白菊花，也聽你自便；你願棄暗投明，也聽你自便；你願意幫着我等，有我們在此，展大人連你兩個師弟，連蔣平一同見了相爺，定能保舉你作個大小官職，豈不是好？」鄭天惠叫蔣爺這一套話，說的倒覺臉發赤，又聽着兩個師弟齊說道：「快給蔣大人叩頭罷，千萬別可把這個機會錯過。你要做了官，你我弟兄朝朝暮暮在一處相守，省得你東我西的，總不得見面。」鄭天惠聽了這些言語，概不由己，雙膝點地，說：「小人請罪，身該萬死，蒙大人開天地之恩，饒恕活命，小民在大人跟前，願效犬馬之勞。」蔣爺用手攙起，又與展爺相見了一回。蔣爺說：「鄭壯士，你願意助我等一臂之力，咱們是先辦國家要犯之事。」鄭天惠尚未開言，只見展爺一擺手，說：「外面有賊！原來展爺看見後窗戶上有一窟窿，被展爺一眼

看見說了聲有賊。馮淵就跟着嚷說有賊，快些拿賊。就推趙虎出去拿賊。老趙說：我殺受的了，你們拿去罷。展爺啓簾，縱出屋子一蹀躞，竄上房去一看，就知道是白菊花。你道晏飛，因何故也上這裏來了，皆因鄭天惠走後，周龍吩咐家人找棺木，把三個人死尸裝殮起來。周龍等回至廳房，房書安說：雖然殺死三個家人，鄭爺這一跟下去，准得着他們的下落了。小韓信連連搖頭說：不好不好！白菊花問：什麼不好？張大連說：他今一去，見了那家弟兄，這般受傷，決不立時下手。這那家弟兄，豈有不把你挖目削手的事，對他說明。他們要定計前來，你我大事不好。不用別的，他們把計策定妥，回來告訴我們。沒見着他等着他們大衆外面到齊了，殺將進來，他在裏面，一作內應，咱們大衆措手不及，豈不是悔之晚矣。大衆一聽，連連點頭，全說：張爺想得有理。白菊花說：事不宜遲，我先趕下去看看，如真有此事，我先殺鄭天惠。說畢，帶寶劍就趕下來了。他也是跟着鄭天惠身後進來。白菊花到裏面時節，鄭爺剛叫展爺捉住，綁入屋中。晏飛在窗戶後面，用紙尖戳了一個窟窿，用一目觀看。一見展蔣二人，就嚇了一驚，想到二人爲何沒死哪！先聽鄭天惠替他洗案，不覺歡喜。後來鄭天惠降順了蔣平那邊，要幫着人拿自己了，這才上房走。不料後面展爺等趕下來了。要問展南俠捉拿淫賊如何，且聽

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奔南陽府找賊入夥 上鵝峯堡尋師求醫

且說展南俠竄上房去，見了白菊花，就追趕下去；後面又有馮淵，也就追趕下來。白菊花恨不得肋生雙翅，跑至榆錢鎮後街，倒不奔周家巷，皆因榆錢鎮樹木又多，他好穿林而過。他料着展南俠必是大仁大義之人，一進樹林，他絕不追趕。果然就跑到樹林，竄入樹林之內，展南俠果不追趕，同著馮淵轉身回來，仍到公館，還是躡牆進去。來至上房面見蔣四爺，蔣爺問：「追趕何人？」展爺說：「追趕還是白菊花，他不敢動手，穿林逃命。」蔣爺一聽，說鄭壯士方纔的話，未能說完，還是奉懇壯士，幫著我們捉拿白菊花。鄭天惠說：「多蒙四大人不殺之恩，鄭某怎敢推托，實在不是他對手。大人不信時，可問我兩個師弟。」蔣爺說：「既然你不肯傷師兄弟情面，我也不能強叫你，一定傷了和氣。如遇有別的事情時節，再爲奉懇。」鄭天惠說：「這是大人的格外施恩，成全小可。還有一件，我雖不去拿他，大人可要早去奔周家巷，方好。他們內中可有一個小韓信，張大連，此人足智多謀。大人倘若去晚，只怕他們睡多夢長，若要生出別的主意來，再拿他們，只怕更要費事了。」蔣爺點頭說：「有理有理，承兄台指教。」展爺說：「四哥，我們商量著誰去拿蔣爺。」

說：教姚正請何輝何老爺叫他調兵，立刻前往。當時就有下人出去，不多一時，把姚正找來。蔣爺附耳低言，如此怎般，這等這樣，告訴姚正。姚正點頭領命出去。蔣爺又同著知府大人說總鎮大人，這傷非找我二哥不行，要有我二哥在此，總鎮大人這傷一點妨礙沒有，無奈何找著我二哥，將藥拿來，只怕大人性命休矣。鄭天惠在旁問道：總鎮大人，可是受了白菊花的毒藥暗器？不是蔣爺回說：正是。鄭天惠說：晏飛所學這毒藥鏢，那毒藥是我師傅所造，交給了白菊花。這個方子，這個解藥，可沒傳給與他。如今也是他拿的銀子，叫我師傅配的。他那裏所有，我師傅那裏也有。要把此藥找來，總鎮大人這傷，立刻全愈。蔣爺說：老師在那裏居住？鄭天惠說：鵝峯堡離此七十里之遙。蔣爺說：總鎮大人是昨天對的鏢傷，要是明天起身，上鵝峯堡，從那裏回來，可不定總鎮大人活的到那時候活不到。鄭天惠說：無妨，我知道，我師傅那毒藥的性情，除非打在致命處，立刻就死；如打在別處，能活四十八個時辰。蔣爺隨即就一躬到地，說：懇求鄭壯士辛苦一趟。鄭天惠說：我師傅一生最愛貪點小便宜，這藥又是白菊花用銀所配，他又對我師傅說過，憑他是誰，不叫給藥。我要空手而去，萬萬不行。蔣爺說：這有何難，拿上幾百銀子，只要治好總鎮，幾千也不要緊。鄭壯士，你可以給你預備多少。鄭天惠



說有二百兩就行。蔣爺說：明天早晨，叫知府大人給你預備二百兩銀子，明天你就起身。我們這裏辦晏飛之事。鄭天惠說：我一人前去不行，無論那位老爺跟我前去方妥。蔣爺哈哈一笑，說：壯士，你這是怕我們疑惑你拐了二百兩銀子跑了罷。鄭天惠說：不是我多心，我師傅見了我，倘若不給藥，豈不誤事。無論那位老爺，跟我前去，我師傅一見老爺們，那可就准給了。蔣爺說：這是何緣故？鄭天惠說：大人不知我師傅一輩子，就是懼官，見了老爺們，把話說的利害的，說你怎麼叫徒弟偷萬歲爺的東西，應當滅十族之罪。師傅本來懼官，又一聽這個信，必然就把解毒散，急速獻出。我說此話，大人不信，屋中現有我師弟，他們知道屋內那家弟兄一齊答言，說不錯不錯。蔣爺說：去一個人，又有何難。正在說話之間，忽見姚正從外面進來，說外面俱已齊備。蔣爺約展爺馮淵，各帶兵刃出了公館，見著何輝帶兵，直奔周家巷。大家到了周龍門首，叫何輝帶兵，將周龍家圍困起來。展蔣馮三個人，躡上牆去，跳在院內，先下去開了大門。展爺把寶劍亮將出來，把鎖砍落，然後開大門。展蔣二位往後就跑，連外面兵丁，帶馮淵一齊曠叫拿賊，大家奔到院內一瞧，各屋中全沒點著燈燭。蔣爺瞧著，就有些詫異，各屋全是倒鎖屋門，前後皆是如此。展爺用劍剝開上房門鎖，到屋中一看，全是剩下些粗重的

東西，連一個人影兒也不見。蔣爺一蹶腳，說：「展大弟，咱們來遲了，還是應了鄭壯士之言。你道這些賊人，皆因白菊花穿樹繞林，回轉周家巷，仍從房上下來。到屋中見了羣寇，張大連先就問道：『晏寨主，怎麼樣了？』白菊花就將鄭天惠被捉，降了人家的話，說了一遍。張大連說：『不出我之所料，還怕少時他們就來哪，咱們大家早作一個準備才好。』白菊花說：『他若來時，我就結果他的性命。』張大連說：『他一人前來，好辦；倘若又照著柳家營一樣，兵丁往起一圍，那時豈不費事。』房書安說：『依張大哥主意，怎麼辦怎麼好？』張大連說：『咱們大家不久要上南陽府，不如趁此起身。周四哥家內又沒女眷，我們大家棄了這座宅子，直奔南陽府，省了許多的事情。』周龍一聽，連連點頭，就是這個主意很好。白菊花說：『是我連累了周兄。』周龍說：『賢弟何必太謙，大家拾奪備馬，連家人全是手忙腳亂，拿東西，扎包裹，各帶兵刃，倒鎖房門，跳出牆去。至外面，全都上馬。羣賊一逃，不多工夫，展爺等就到了。展爺一瞧，連一個人沒有，與蔣爺商議，只可咱們大家回去，就留何輝帶數十兵丁，在此看守空房。蔣展馮三位回來，到了公館，直到裏面，進了屋中，見了知府，張龍，趙虎，鄭天惠。知府見面，先就打聽白菊花的事情。蔣爺就把撲空的言語，對着知府學說了一回。又不知道羣賊何方去了，只可慢慢的打聽下落。趙虎過來

說：四大人我知道他們投奔何方。蔣爺問：你怎麼知道？趙虎就把細聽大頭鬼王房書安來約會他們上南陽府，幫著打播的話，學說了一遍。蔣爺說：只要知道他們的確下落，可就好辦了。咱們先打發鄭壯士起身，這個事要緊。徐寬說：我把銀子預備妥當，連盤費俱在這裏。鄭天惠說：那位同著我一路前住。蔣爺回頭與展爺說：大弟，你老人家辛苦一趟罷。展爺連連答應。蔣爺說：論起這就起身，天氣太早，二位吃些酒，然後再走。知府吩咐擺酒。當時羅列杯盤，直吃到紅日東升，方才罷盞。展爺同鄭天惠帶了銀子，辭別知府大眾等，起身直奔鵝峯堡而來。一路上，無非談談講講，討論些武藝。直到日落西山，遠遠望見鵝峯堡，告訴展爺，這前邊可就到了。咱們二人，一同進去省事。展爺說：鄭壯士你只管進去說，倘若實係不行，我再見他不遲。鄭天惠只可點頭，拿了包袱，提着銀子說：你在我師傅那大門西邊等我。展爺點頭。二人又走不多時，鄭天惠一指，說：這就是我師傅家。展爺一看，原來是坐東向西，一個大姑娘出來，與他開門。鄭爺進去，復又把門閉上。展爺到樹林裏邊，有一塊青石，自己坐下。天已透黑的時刻，左等右等，直到初鼓時候，出樹林看看，猛然見由東往西有兩條黑影，前邊跑走，一人後面追著一個。要問來者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爲交友朋一見如故 同師弟子反作讎人

且說鄭天惠叫門裏面問是誰？鄭爺一聽，原來是師妹紀賽花，說道：「妹子開門來是我。」鄭天惠到了，姑娘高聲說道：「呀！爹爹娘呀！我二師兄到了。」老太太說：「叫他進來。」姑娘開門，道了一聲萬福。鄭爺打了一恭，進了大門，姑娘復又閉上，掀簾進了屋中，原來是三間上房，一明兩暗。將進屋門，就見著師母，鄭爺跪下道：「師母，你老人家一向身體康泰。老太太說：好哇！二小子你怎麼總也不來了。」天惠說：「孩兒前在揚州地面教廠子，總未能得閒與師父師母前來叩頭。我師父他老人家眼睛比先前好了些麼？」老太太說：「你師父那樣年歲，如何能好，更不及從前了。你看看去罷。」在那裏閒屋裏炕上坐著哪？鄭天惠來到裏間屋子裏，見著銀鬚鐵臂蒼龍紀強，在炕上坐著，就是雙目不明。鄭天惠來至炕沿前，雙膝跪倒，口尊師父，孩兒鄭天惠給你老人家叩頭。紀強說：「是那位鄭二爺，你們快些攙起來，這不是活活的折受與我麼？」鄭天惠說：「師父你老人家何出此言，我數年不到，實出無奈。如今現有鏢行的人，找孩兒出去保綢緞車輛，這有白金二百，孝敬你老人家，以作零用。再等做了買賣回來時節，再多多孝敬你。說畢，將銀子遞將過去，紀強閉著眼睛一摸，說：「姑娘你看看是銀子不是？」姑娘說：「爹爹你也不想，我二

哥是什麼樣的人，他焉能在你跟前撒謊。紀強說：我知道他是好人哪，我就常說這四個徒弟，就叫着了這兩個。要像如龍如虎兩個天殺的東西，到底是喪盡天良，把本事學會，連我的門都不登了。二小子你還跪着哪，一路辛辛苦苦的，快上這裏歇歇罷。姑娘你倒是給你二哥哥烹茶呀。且說姑娘不多時，烹上碗茶來。復又說你先喝茶，再叫你妹子備飯。鄭天惠說：孩兒已然用過了，不必叫妹子費事，我也不能在此久待，我還要追趕車輛去哪。紀強說：你明天再走罷。鄭天惠說：孩兒還有一件事，師父這裏有解毒的藥，賞給孩兒幾包，以防不測。紀強說：不行。那時你大師兄拿銀子配的，憑你是誰，他也不教給。鄭天惠說：給我幾包，總讓我大師兄知道，也不能嗔怪你老人家，又不是給了外人，我是他的師弟。紀強說：不行。你要真受了毒藥暗器時節，那還可以給你兩包。天惠說：孩兒路遠途長，你老人家縱然有藥，也是無用，不如身上帶著方妥。紀強仍是不給。鄭天惠實係無法，只可說出實話，叫聲師父：我方才說的全是假話，如今不能不說實話。你老人家說白菊花好，他與你老人家惹下殺身之禍，要說我兩個師弟不好，他們全都作了官了，全是六品校尉。紀強說：晏飛什麼與我惹下殺身之禍？鄭天惠說：白菊花把萬歲爺冠袍帶履，由大內盜出，我兩個師弟，同著展大人、蔣大人奉旨到潞安山。我師

弟勸他獻出冠袍帶履，保他作官。他一怒挖了那如龍一隻眼睛，砍落那如虎一隻手。一毒鏢把徐州總鎮打中肩頭，看看待死。孩兒也是受了白菊花他的蠱惑，我去殺我兩個師弟，不料教了把我拿住，看我兩個師弟分上，不肯殺害於我。師父請想，倘若白菊花被捉，豈有不說出你老人家的道理，官府究你不教給他上房，他焉能入了大內，你老人家豈不是罪加一等。紀強聽到此處，就唬了一身冷汗，說此話當真麼？鄭天惠說：如今展大人還是親身同來，現在外面等候。如你老人家不信，我把展大人請來一見，便知分曉。紀強一聽，說不可不可，我要治好總鎮大人，倘若拿住白菊花，當堂將我拉出來，那時怎麼樣？鄭天惠說：現有知府護衛校尉總鎮作保，你老還不放心麼？再者總鎮活命之恩，這銀子不是徒兒的，是知府所贈。有這些人照應你老人家，還怕什麼？這些話，說的紀強方才點頭，叫女兒拿藥匣來。姑娘由裏間屋中將藥匣捧出，交與紀強。紀強將自己身上帶的鑰匙取出，可是這藥匣有一個悶鎖，只管將藥匣子交給姑娘掌管，可是誰也不能打開。紀強把藥匣子打開，摸了兩包藥，遞給鄭天惠，說：兒呀！這有兩包藥，一包上鏢傷之處，一包用無根水送將下去，然後用大鮮魚烹湯，葱姜蒜油鹽醋作料，全都不要將魚煮爛，把魚搭將出去，喝那個湯。把湯喝將下去，自然飲食如

常。鄭天惠說：師父你老人家再多給我幾包。紀強說：不行，倘若叫你師兄知道不答應我。姑娘在旁說：你還提白菊花哪！險些都要連累了你這條老性命，你是怕他不成，正經人你倒捨不得給，反到向著那反叛東西就伸手從匣子內抓了一把，約三四包，給了鄭天惠。鄭天惠給姑娘拱了拱手，可嘆紀強看不見。鄭天惠說：孩兒給你老人家叩頭啦，我就不用把展大人請進來了。紀強說：不用，千萬別叫大人見我。鄭天惠辭別師母，又與紀賽花打了一恭，就聽見在院子裏有人抖丹田一聲喊叫，說：呔！好鄭天惠，反復無常的匹夫，原來你是狠心狗肺，人面獸心。晏飛來遲一步，你就拿著著晏大太爺的藥，醫治仇人去了。這也是鬼使神差，冤家路窄，急速受死。鄭天惠一聞白菊花的聲音，唬了個胆裂魂飛，情知不是白菊花的對手，自己又沒有彈弓子護身，若有彈弓在手，打一排連珠彈，慢說一個晏飛，十個也擋敵不住。鄭天惠無奈，只得拉刀出來。兩個人交手，勝敗輸贏，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鏢打天惠心毒意狠 結果賽花喪盡天良

且說鄭天惠因多說了幾句話，不料白菊花趕到。你道這白菊花本是與羣賊乘騎，撲奔南陽府來至雙岔路口，白菊花說：不好，我想起鄭天惠這一順了開封府，他可知道

我師父那裏有解藥，他許買他們的好處，找我師父去討藥。張大連說：由他去罷。白菊花說：不能。你們幾位先走着，咱在前途探聽。說畢，下了馬，說：你們先請，明天在前途相會。大眾又不好攔他，只可由他去罷。大眾上南陽府不提。單說晏飛，可巧他把路走錯了，多繞了約有三十多里路，若不然他到鵝峯堡，比展爺在先。皆因他們騎着馬，走了三十餘里，覺快，這一到鵝風堡，天倒有初鼓。已到門首，將要叫門，忽聽裏面有男子講話的聲音，一縱身竄上牆去，往裏屋中一看，正是鄭天惠那個影兒，在窗櫺紙上一晃。淫賊飄身下了牆頭，把寶劍亮將出來，叫鄭天惠快出來。鄭天惠自己想不出去，也是不行。無奈何一聲喊叫白菊花，鄭某到了，嗑叻一聲響亮，白菊花往旁一閃。原來是把小飯桌子，丟出來了，隨著鄭天惠躡在院內，就打算躡出牆去，不與白菊花動手。白菊花是久經大敵之人，早就一個箭步擋住他的去路，說：鄭天惠拿首級來。鄭爺揀著這條性命，與他決一死戰。這口刀上下翻飛，又得看着他那寶劍，別碰在自己的利刀。屋內鐵臂蒼龍紀強說道：晏飛可千萬不可與你二師弟交手，他可不是你的對手，看在爲師的面上，讓他一步。老太太說：你們還要擾鬧哇！姑娘也說：你是沒聽見哪，你從今後，不用上我們家裏來，竹影兒，你要是裝聾，我可要拿棍子來，幫我二哥打你去了。老



太太說：女兒，你可別出去。正在這麼光景，就聽噲哪一聲響亮，噲哪哪刀頭墜地，銀鬚鐵臂蒼龍紀強說：不好，把刀頭削了。晏飛你千萬可別要你師弟的性命。又聽噲哪一聲，紀強說：你別要你師弟的性命！先噲哪是刀頭墜地，噲哪是把頭巾削去了半邊。鄭天惠知道中鏢，帽子截了一半，把刀丟到牆外了。這可一縱身，躡出牆去。白菊花也就趕出牆去。鄭天惠一直奔正西，展爺在樹林內等的着急，出樹林之外觀看，看見那邊的是鄭天惠，手也沒拿兵器，後面正是晏飛追趕。展爺讓過鄭天惠去，一聲斷喝，欽犯休走。白菊花一看是南俠，先就把自己心中高興，打去了一半。展爺把劍就剝，兩個人動手。約有十數餘合，白菊花虛砍一劍，回身就跑，一直跑向正北，前面就是一片樹林。白菊花進了樹林，展爺並不追趕，回頭一看，見鄭天惠也趕下來了，兩個人湊在一處。天惠問大人沒追上白菊花，展爺說：賊人穿林逃命去了。復又問鄭天惠：你們二人怎麼會在這裏見著？鄭天惠就把怎麼得藥，白菊花把他堵住的話，學說了一回。今日不是你老人家，我性命休矣。展爺說：方才我要同著你到家中看老師去，那可把他拿住了，總是機會不巧。鄭天惠說：我還得去告訴我師父師母去；不然，我師父師母也是懷念於我。展爺說：正當如是。仍叫展南俠在樹林等着。鄭天惠回奔師父家而來，將到

門首就着師母與師妹開着門，在那裏觀看。一見鄭天惠沒死，姑娘先就問二哥你受白菊花的傷，鄭天惠把怎麼輸給白菊花，展爺怎麼把他追跑，說了一回。又說：我來不及告訴師父，那面還有人等著哪。老太太說：不必了，沒事，你可來。隨帶著姑娘關門。鄭天惠扑奔樹林，會同展爺投奔徐州。隨著路把那藥拿出，交與展南俠。展爺說：你帶著不是一樣的麼？鄭爺說：大人此藥甚好，一包用無根水送下去，吐些黑水，用大鱧魚烹湯，不要油鹽醬醋葱蒜薑作料，將魚搭出去，把湯喝下，與好人一樣。說著便將藥摸將出來，交給展爺。正說話之間，可巧前面有一段山溝，就有三四尺寬，裏面有些亂草蓬蒿。二人由南往北，從溝東而走。正走之間，忽見溝中颼的出來一宗暗器，撲哧一聲，正中鄭天惠。撲哧一聲，栽倒在地。展爺將身一歪，躲過那隻暗器。回手抽劍一看，正是白菊花，躡出溝來，撒腿就跑。原來白菊花預先就跟下來了，就在郭家坎那裏等候。他一看沒打著展爺，撒腿就跑。展爺不敢趕他，看看鄭天惠死活，原來肩頭上中了一鏢，自己將鏢起下來，在那裏躺著，哼哼不止。展爺連忙喊叫地方。不多一時，地方來到。展爺說：我姓展，御前護衛，你叫什麼地方？說：小人叫劉順，給護衛老爺叩頭。展爺說：你們這裏有個姓紀的，叫強，你們認識不認識？地方說：那還是我紀爺爺哪。展爺說：這是他二

徒弟叫他大徒弟用毒藥鏢打了，你找幾個人來，取一塊門板繩杠，取一碗無根水來。地方答應去了，半天，打著燈籠，找了幾個人來，扛著門板，夾著繩杠，托著一碗水，大家過來。展爺就把藥拿將出來，把他肩頭衣襟撕開，上了一包。此時牙關不大甚緊，將他攙起來，將這包灌將下去，哇哇吐了半天黑水，身體透軟。將他放在門板之上，大家把繩杠穿好，前面有地方打著燈籠，直奔銀鬚鐵背蒼龍紀強家。將到門首，展爺就聽見白菊花在裏面哈哈狂笑。展爺低聲說：你們暫且先放下，千萬不可說話，凶手在內，待我將他拿住。把大家唬的不敢說話，將門板放下。展爺叫他們吹滅燈籠，自己躡上牆去，往內一看，吃一大驚。是什麼緣故？皆因白菊花鏢打鄭天惠，被展南俠一追，淫賊一想，雖然鄭天惠前來討藥，師父不應給他。到了紀強門首，一縱身躡將進去，啟簾櫺進了屋中。姑娘說：你什麼事情，又上我們這裏來了，從今以後，不用登我們的門了。晏飛說：丫頭你快些住口，淫賊見了師父師母，並沒行禮。紀強說：晏飛你實在不聽話。晏飛說：老夫快些住口，我這晏飛也是你叫的麼？老頭子一聽氣的渾身亂抖，說：你是我的徒弟，我不叫你晏飛。晏飛說：那個是你徒弟？皆因你行事不周，這才招出晏某，與你斷義絕情。紀強說：好晏飛，你說我行事不周，我是那件事對不起你。白菊花哈哈一笑，

說：老匹夫，這解藥乃是姓晏的拿銀子所配，囑咐過你，不叫給別人。如今你見了銀子，他又帶了一個作官的來，你就把藥給了他，救我的饑人去了。不想，要不是姓晏的拿出銀子來，養活你們全家性命，大概你們一家大小，早就凍餓死了。姑娘在旁，一聞此言，早氣得柳眉直豎，杏眼圓翻，說：好白菊花，實在罵苦了我們了，快與我滾出去罷。白菊花說：好丫頭，你也敢出口傷人，要不是姓晏的給你們銀子，你也配花花朵朵，穿穿帶帶，你就身將許我，都報答不過晏太太的好處來。這句話把姑娘羞得滿面通紅。姑娘說：我不打你，你也不認識你祖宗是誰，說著就脫下大衣服，解裙子，到裏間屋內取棍。紀強說：晏飛，我們姑娘得罪你，你可看在我的面上，你走罷，從此咱們也不用師弟相論了。老太太過來，就往外推著說：讓你妹子一步，也不算吃虧，你給我們留下這個女兒罷。你要不走，我給你叩頭啦。晏飛無奈，叫老太太推到屋門以外，也是活該，姑娘拿了一根棍，老太太叉手一攔，如何攔得住。白菊花在院中，也不肯走，說：丫頭，你要出來，可是送死也。搭著姑娘會些本事，一推老太太，姑娘從旁邊縱出來了。晏飛見姑娘出來，回手把劍抽出來，與姑娘兩個戰在一處。屋內紀強苦苦哀告晏飛，說：晏大爺，你少許看著老漢一點情面，可千萬別結果我們女兒的性命。老太太是在院中

跪著求饒。白菊花聽着紀強說得可憐，並且又有老太太叩頭，自己也就不好意思說也罷。晏某看在你老夫妻的面上，饒了你的性命去罷。隨說著，又假砍了一劍，直奔牆來，一抖身躡出牆外。按說姑娘就應不追，這紀養花性如烈火一般，隨跟著也就躡上牆去。那知曉白菊花縱身躡出牆外，原來沒走就在牆根下一蹬，掏出一隻鏢來，在那裏等著。姑娘不追便罷，他要追來，說不得，將他打死。不料姑娘真又追上牆頭，往外一探身，白菊花把手中鏢往上一抖，只聽得撲哧一聲，姑娘翻筋斗，摔將下去，撲咚一聲，栽倒在地。老太太眼看著姑娘由牆上摔下來，自己趕到跟前，細細一看，哎呀一聲，也就摔倒在地。要問母女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二老爺回家哭五弟 山西雁路上遇淫賊

且說姑娘被白菊花一鏢，正中咽喉，由牆上摔將下來，仍掉在院內。老太太過去一看，罵道：好白菊花！天殺的！隨卽也就死過去了。淫賊復又回來，還要分證分證這個理兒。二番縱進牆來，低頭一看，原來他師妹帶老婆子，一併全死過去了。白菊花反倒哈哈一笑，說：丫頭非是晏飛，沒有容人之量，誰叫你苦苦追趕，自己招死，休怨我晏某。屋中紀強雖然雙目不明，耳音甚好，就知道姑娘掉下牆來，准是中了白菊花的暗器。又聽

老婆罵了一聲天殺的，後也不言語了，必然也是背過氣去了。紀強高聲叫道：晏飛！別走，進屋中我有一句話告訴你。晏飛說：可以使得。將進屋，老婆子悠悠氣轉，說：晏飛天殺的呀！你要了我女兒性命，我們兩口子年過七十，膝下無兒，只生這一個女兒，你還給我打死了。老頭子老天殺的，你教的好徒弟，教他暗器，如今他把暗器打我的女兒了。我女兒一死，我就不要活着了。晏飛：你把我殺了罷！說畢，扒將起來，把晏飛衣裳一揪，說：你就是殺了我罷。白菊花用手一推，說：要尋死，難道你不會自己行一個拙志麼？老太太復又扒起來，說：我要死在你手裏，你也好大大的有名。說完，對白菊花將身一撞。晏飛往旁邊一閃，對着老太太後脊背拍的一聲，打了一掌。老太太如何收的住腳，撲呿一聲，頭顱正撞在牆上，撞了一個腦漿崩裂。老太太一死，白菊花反倒哈哈大笑，說：老婆子你一頭碰在牆上，你自己觸牆身死，可不是晏某要你性命。屋內紀強聽得確實，連連叫道：晏爺！晏大兄弟進來！我有兩句好話，說完了你再走。晏飛說：可以使得。難道我不敢進去不成？白菊花進到屋中，一拉椅子坐下，說道：老匹夫，你叫晏某進來，有什麼言語，快些說來。紀強說：晏飛我一家三口，到死了兩個，全都喪在你手，一個是你一鏢打死，一個是你摔死，你看我雙目不明，什麼人服侍於我，不如成全了你這

個孝道之名罷，以後必然有你的好處。隨說着話，躡下炕來，就往白菊花懷中一撞，說：「晏飛快些拉劍，我速求一死。」白菊花復又把他師父一推，老頭子撲咚一聲，摔倒在地。晏飛說：「你要尋死，何用晏某下手。」紀強說：「晏飛你不敢殺我，你可別走，等着我死後之時，你再走不遲。」隨即自己摸了一根繩子，復又上炕摸着窗櫺格，把繩子穿過來，打了一個套兒，揪着繩子，大聲嚷道：「街方鄰舍，大眾聽真，若要是會武藝的，你們要教徒弟時節，千萬可別像我教的這個徒弟，將我平生武藝一絲兒也不剩，又傳了他的暗器，他把本領學全，才把他師妹打死，摔死他的師母，逼死他的師父。晏飛呀！晏飛！但願你小小年紀，一天強似一天，陽世之間，你也難以辯理；我就在闔王殿前，與你分辯去就是了。」說罷，把繩子往脖脛一套，身子往下一沉，手足亂蹬亂踹，轉眼間，就氣絕身死。白菊花哈哈一笑，一家三口，雖然廢命，全是你們自招其禍，可與姓晏的無干，晏某去也。叫展南俠在牆頭之上，聽見白菊花說他師妹叫他一鏢打死，師母撞死，師父弔死。展爺一瞧，地下躺着姑娘，這邊躺着個老太太，屋裏燈影照着窗櫺紙明，見老頭在窗戶上吊。展爺一想，天地之間，竟有如此狠心之賊。就在房上一聲喊叫，說：「昧，狠心賊往那裏走。」說畢，躡下牆來。晏飛一看，是南俠到了，噙了個膽裂魂飛，只不敢出屋門，嘆一口。

將燈燭吹滅，自己攏了一攏眼光，一回手先把板凳冲着展爺丟將出去。展爺往旁邊一閃，就見白菊花隨着這條板凳出來。一見白菊花，用手袖箭就打將出去。晏飛可稱爲久經大敵之人，趕着一灣身，那枝袖箭就從耳旁過去，正釘在門樞之上。展爺一袖箭沒打着淫賊，只可把寶劍亮出來，二人交手。晏飛總得防着別撞着展爺的劍上。此時就打算買一個破綻，躡出圈外，好逃出自己性命。展爺施了一個烏龍探爪架勢，白菊花用了個鷓子翻身，躡出圈外，撒腿就跑，左手一按牆頭躡出牆外。展爺也將上去，往外一看，白菊花一直奔西。展爺翻下來，尾於背後。白菊花施展平生的夜行術，展爺後面也是如此。白菊花跑着，忽見前面一帶松林，遠遠就瞧見松林外蹲着一人。晏飛心中一動，天有二鼓之時，這個還在這裏蹲着，要是他們一同的人，我可大大不便。要是我們綠林剪徑的人，我與他吊個坎兒，他必放我過去，替我擋敵一陣，我就穿林而過，逃躡性命。他剛要吊坎，忽聽蹲着那個人，哼着一聲，說：「前來的是什麼人，快些通名上來，老西在此，久候多時。」白菊花一聽，是山西口音，不覺心中一動，暗說：「細脖子大頭鬼王房書安說有個山西人，與綠林作對，如要在此處見着他，大大不便。」聽說此人足智多謀，鬼計多端，只怕我要不好。正在疑惑之間，越跑越近，見他是兩道白眉，又



聽得後面展南俠叫道：前面是徐姪男嗎？就見對面那人說道：正是徐良。那旁敢是展大叔追的是什麼人？展爺一聽是徐良，不覺喜出望外，連連說道：這是國家要犯，別放走了，千萬把他捉住才好。徐良說：這就是白菊花王八入的，遇見樂子，就沒有你的走了。你道這徐良怎麼在此，皆因衆人奉旨回家，祭祖的祭祖，完姻的完姻，惟獨徐良跟着穿山鼠徐三爺回山西，祁縣徐家鎮，父子榮歸，親族人等，俱都臨門賀喜，連本縣縣太爺，都來拜望。家中搭棚請客，熱鬧了十餘日，親友俱都散去，家中透着清淨。徐良在家無事，想着倒不如早些上京任差罷。這日辭別父母，三老爺囑咐幾句言語，在相爺台前當差，必要實心任意。徐良遵聽父母，帶着川資銀兩，一路曉行夜住，飢餐渴飲。這日正走在晌午時候，就覺腹中飢餓，找了飯店，吃些東西。到了後堂落坐，要了些飯食。見堂官在屋中貼了許多紅帖，上面寫着莫談國事。徐良吃着，就問過賣：那寫的什麼莫談國事？過賣說：皆因我們這裏出了一件新聞的事。又問：什麼叫新聞的事？過賣說：離我這裏有幾十里地，有個潞安山，山內有個賊，叫白菊花，偷了萬歲冠袍帶履，開封府大人們，有死有帶傷的，沒人把這賊拿住。我們這鋪子裏，吃飯喝酒的，全講究此事。我們貼上這個帖，也免得多口舌。徐良聽在心中，給了飯錢，出了飯店，連夜往上走。將

有二鼓多天，就瞧見二人往這裏跑，自己一說話，那旁展爺叫他拿人，往上一迎，白菊花的就是一鏢，山西雁栽倒在地，不知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九回 老紀強全家喪命 白菊花獨自逃生

且說白菊花被徐良擋住，自己一着急，掏出一隻鏢來，一鏢先把前邊這人打了，到底剩下一個就好辦了。說時遲，那時快，身臨切近，鏢的一聲，打出去了。就聽那邊哎喲一聲，撲咚栽倒在地。白菊花暗暗歡喜，想道是人只可聞名，不可見面。要叫房書安一說，世間罕有，真如天神一般，一見面就死，是個無能的小輩。此時展南俠嚇了一大驚，什麼見面徐姪男就受了他的暗器。展爺正在心中難受，白菊花看着臨近，正要把劍去剝。就見徐良使了一個鯉魚打挺，說：還了你罷。把那隻鏢，對着白菊花打將出來，虧得晏飛眼快，往下一蹲身，就從頭巾上鏢的一聲打將過去。把後面展南俠，又驚又喜。原來徐良豈會接暗器。他聽展爺說是國家要犯，他就知道是白菊花。如今要拿着白菊花入都任差，可算大大一個體面。忽見白菊花就是一鏢，早往右邊一閃，用右手把鏢一接，不能就往外打，有個原故。鏢尖冲着裏，若要當面把鏢倒過去，怕人看出破綻，往後一仰身子，用了一個後橋的工夫，後脊背將一黏地，手內不閒着，把鏢倒過來，鏢尖

冲外腰間一挺，就颼的一聲，把鏢打將出去。白菊花剛剛躲過，把晏飛嚇了一個膽裂魂飛，不是眼快，險些中了自己暗器。徐良回身就跑，就把弩箭收拾妥當，一回身，說：「白菊花你真不要臉，你是苦苦的欺侮我老西，我給你磕一個頭。」白菊花一想，他給磕頭，不定按着什麼意思。房書安說：「這人鬼計多端，要小心一二。」正在思想之間，颼的一聲，就是花裝弩到，他往下一縮脖脛，就從頭巾上過去。算來未能傷着皮肉，又往對面一瞧，嚇的一聲，左手鏢打將出來。他往左邊一閃，剛剛躲過，右手飛蝗石到，砸的一聲，正打在腮骨上。頃刻間外面浮腫，口中鮮血直流，只打得白菊花咬着牙往口裏吸氣。暗暗又是恨，又是怕，隨即一縱身，徐良那口刀對着頂門就剝，口中罵道：「好白菊花，鳥人的東西，你沒打聽老西是誰？」晏飛說：「你敢出口傷人，好小輩看劍。」刀劍一碰，耳聞噲榔榔一聲響亮，又看得半空中火光亂迸，把二人俱都嚇了一跳。彼此躡出圈外，本人看自己兵器。徐良看大環刀沒傷，自覺滿心歡喜。晏飛看他的沒傷，也覺着壯起胆來。你道這兩口寶劍，碰在一處，怎麼俱都沒傷，皆因所造這兩口刀劍的年月不差往來，都是晉時年間，赫連老丞相所造，故此刀劍剛柔不差往來。再說若用刀劍的招數，並沒有刃傷刃之理。這二人，是白菊花要削徐良的刀，徐良的主意，是拿大環刀斷他的。

寶劍；這才刀刃碰在劍刃之上。晚間這二人交手，刀劍上下翻飛，如同打閃一樣。展爺此時在旁邊瞧着，若要下去幫着，併力捉拏，豈不是有意要搶他的功勞麼？這麼一想，不肯下去幫他，只是在旁邊喝彩。白菊花明知自己要輸，打算三十六着，走爲上策。自己打算要跑，跑也不容易，賣了一個破綻，往前虛扎一劍，徐良剛一躲閃，白菊花一個箭步，早就躡出圈外，直奔正西跑下去了。徐良尾於背後，緊緊的一追。展爺在徐良身後，也就趕下來了。那白菊花如驚弓之鳥一般，自恨肋下不生雙翅，又帶着後面徐良直罵，你鳥八的，就讓你跑上天去，老西追你上天去；你要入地了，老西就蹀你三脚。展爺在後面聽着暗笑，人家要上天，他也趕上天去；人家要入地，他可不入地追趕，他蹀他三脚。怪不得四哥說過，這孩子連一句話，都不吃虧。展爺瞧白菊花躡入樹林去了，聽見徐良說：你進樹林逃命，老西要是進樹林追趕，透着我沒有容人之量。皆因我展大叔說，你是奉旨捉拿之賊，誰叫你罪犯天庭，這可別怪我了。先說的很好，後來把這事推在展爺身上，一抖身躡入樹林，又追下來了。白菊花先一喜歡，進樹林將一緩氣聽着他，不追了。嗣後來仍是追，自己無奈，就即往前跑出了樹林，扑奔西南。究竟這一方離着鵝峯堡甚近，白菊花道路甚熟，忽然想起一條生路，離此不遠，有一條大河，心

中想着，這老西要是不會水，我借水遁，可就逃了性命。他要會水，今天我這條命大約難保。隨往前跑着，遠遠就望見前面一帶是水，心中歡喜，向前飛奔。徐良在後面望見大河相近，那白菊花回轉頭哈哈一笑，嚇的一聲，鑽入水去了；復用踏水法，把身子往上一露，再看徐良站在旱岸之上，說：「便宜你活兩天，逃生去罷。」展爺趕到跟前，低聲問姪男：「你也是不會水？」徐良說：「姪男不會水，你老人家水性如何？」展爺搖頭。徐良才雙膝點地，給展爺叩頭，問展爺來歷。南俠就將萬歲丟冠袍帶履，奉聖旨相諭前來拿晏飛，那家弟兄總鎮大人被傷，同鄭天惠來討藥，鄭天惠帶傷，白菊花鏢打師妹，摔死師母，逼死師父，自己追趕白菊花的話，學說了一遍。徐良一聞此言，直氣的破口大罵。南俠又問徐良的來歷，徐良也把自己家中之事，半路在飯店，聽人講說白菊花的事情，也就學說一遍。展爺說：「你來得甚巧，你先同着我到鵝峯堡，看看鄭天惠鏢傷全愈，幫着他葬埋紀強全家之後，我們再奔徐州公館相會。」山西雁連連點頭，就同南俠奔鵝峯堡，暫且不提。單說白菊花由水中，見徐展二人全不下來，自己放心順水而走，行了有二里之遙，方才上岸，找了一個樹林，把衣服脫將下來擣水，在那裏抖晾。不料打樹後躡出兩個人來，拿着兩口刀，撲奔自己，把刀就剝，把淫賊嚇得魂不附體。要問來者

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十回 鄭天惠在家辦喪事 多臂熊葦塘見囚車

且說白菊花，在樹林內脫下衣服抖晒，心想半夜之間，並無人行走，也就把中衣脫將下來。不料樹後有兩個人全都拿着刀，趕奔前來，淫賊也顧不得穿中衣，赤着身體，手中拿定寶劍，迎面而站，用聲招呼，來者何人？那二人方才站住，對面答話道：莫非是晏寨主。白菊花說：正是，小可晏飛，前面是五哥麼？對面病判官周瑞說：正是劣兄周瑞。白菊花又問那位是誰？周瑞說：就是飛毛腿高大哥。白菊花說：二位哥哥等等，待小弟穿上中衣，再與哥哥見禮。白菊花把一條溼褲子，暫且先行穿上，並未穿上身衣服，三個賊見面，全都行禮。禮畢，問白菊花爲何這等模樣？他將自己之事，對着二賊學說一遍。又問高謝周瑞因何到此處？這二人把脚一蹶，咳了一聲，一個說丟高家店的原因，一個說失桃花溝的故事。白菊花一聞此言，說：咱們三個人同病相憐，你們二位也是受徐良之苦。我今日是初會這個山西雁，一見面，連我的鏢就是四宗暗器，末尾受了這一飛石，正打在我腮頰之上。你們二位請看。二賊一瞧，果然臉上浮腫。三個賊一齊又咒罵徐良一回。晏飛問你們二位意欲何往？周瑞高謝一齊道：我們二人在宋家堡會

面，在那裏見着南陽府的請帖，本打算約會宋大哥一同上團城子。不想宋大哥染病，他不能前去。我二人一路前往柳家營，又見柳大哥門首有許多官人看守，僅留一座空宅。我們才草草打聽打聽，方知曉你們事情，我們也不敢走大路，又怕碰見徐良，由小路而行。不料走在此處，遇見賢弟，咱們三人會在一處走路，滿讓碰見那個狗娘養的，也沒甚大妨碍。白菊花說：從此就要投奔南陽府，我總想這個老西不肯善罷甘休，倘若跟將下來，你我三個人，仍是不便。依我愚見，不如不管南陽府事，同着我投奔河南洛陽縣姚家寨主那裏去，高枕無憂。周瑞說：還是上南陽府爲是，別辜負東方大哥下請帖，這一番美意。高謝也願意上南陽府。白菊花無奈，只可點頭。又有兩個人幫着他抖晒半天衣服，就在潮乾的光景，穿帶起來。有四鼓多天，三個人直奔南陽府去，暫且不表。且說展熊飛回鷄峯堡一路走着，徐良便問道：白菊花這一跑，但不知他投奔何方？展熊飛說：他這一走無別處可去，必是上南陽府東方亮那裏去。徐良問：你老人家，怎麼知道？展熊飛就把趙虎私訪羣賊怎麼說的話，告訴徐良一遍。不但他上南陽府，並且五月十五日，那裏還有擂台呢。再說萬歲爺冠袍帶履，也在東方亮家內。徐良一聞此言，喜之不盡，說：大叔你老人，總得急速回去，醫治總鎮大人要緊。姪男就在

此處把紀家事辦完，我就奔南陽府去了。展爺也好，你若先去，我告訴你一個所在。這南陽府我是到過的，在西門外有個鎮，叫五里新街。這個地方，從東至西，整整五里長街，熱鬧非常。你在那裏找店住下，等候三五日的工夫，你要出來打聽，我們到那之時，找一座大店，打下公館，你若打聽明白，咱們好會在一處。徐良點頭，隨說着，就到了紀強的門首。雙門大開，就聽裏面哭泣聲音，叔姪二人，進裏面見鄭天惠大哭。展熊飛勸他止住悲淚，與徐良二人相見。展南俠不能在此久待，教給徐良一套言語。展南俠由此起身，連夜回奔徐州而來。展熊飛回徐州暫且不提，單言徐良叫地方過來，吩咐先預備三口上好的棺木，這裏現有二百兩銀子，叫地方拿去辦理。又叫買鱖魚做湯，多買些金銀錢紙鏢錠書不重絮，天光大亮，俱已買來，把三個人入殮，將三口棺木支起。鄭天惠喝了魚湯，就是好人一般。請僧人超度陰魂，燒錢化紙，看看紀強並無親族人等，孤門孤戶，就是鄭天惠披麻帶孝，猶如父母親喪一般。這日晚間，徐良與天惠說：若把老師埋葬已畢，你我二人可同奔南陽府去。鄭天惠一聲長嘆，說：徐老爺，小可本應許展大人棄暗投明。如今一看我師尊之事，我看破世俗，從有衆位大人提拔一個紫袍玉帶，也是不能脫過死去。我如今待我師尊葬埋之後，我要入山修煉去了。徐良一



聞此言，也覺着好生悽慘。徐良說：「既鄭兄一定看破紅塵，我徐良也不敢強扭着兄台，幫我們辦事。我可至明天不候兄長了，我自己要投奔南陽府去了。」鄭天惠點頭。到次日徐良告辭，起身南陽府不提。鄭天惠把師父家內房產，還有三十餘畝田地，連使用的東西，盡都出賣，俱以發送師父一家三口。又因到揚州埋葬師叔，諸事已畢，入山修煉去了。單提山西雁離鵝峯堡，奔南陽府的大路。這日正走之間，忽見前面有一座山，不甚高大，直奔山口而來。行至山口，但見前面一帶葦塘，還是水葦。忽然見那葦塘旱岸之上，有打碎的木籠囚車，血跡滿地。又細細尋找，就見靠着葦子底下，顯出衣襟；又有許多折鎗單刀鐵尺，水內也有旱地上也有。徐良一看這個光景，准是把差使在此處，教人劫去了。又看了看，這個山裏頭道路，大約着准是山上有賊。若要是山中賊寇，將差使搶去，大約這個解差之人，不是叫他們殺死，就是自己逃走性命去了。我若不走這裏，我也就不管；既然親眼看見，焉有袖手旁觀之理。又怕白菊花在此藏躲，我要是上去，倘若遇見，豈不是一舉兩得。主意已定，繞着葦塘，找盤道上山，見前面有一座松樹林子，見樹林內有二人藏藏躲躲。復又往外一看，山西雁疑爲不是好人，隨即躡進樹林，把刀往外一拉，說聲小輩，你們二人是什麼東西！就聽見二人撲咚摔倒地

下。徐良身臨切近一看，見二人在地下扒着，原來是一男一女，俱穀六十多歲。兩個人一齊說：寨主爺爺，大師父饒我們兩條命罷。我們女兒也不要了，連驢帶包袱全都不要了，望求師父饒我們兩條老命罷。只是苦苦哀求。徐良說：老頭子你睜開眼睛看看，怎麼管着我叫師父，我也不是寨主。那老頭兒往上一看，說：哎呀可不的了，不是俺老，我們認錯人了。復又跪下給徐良叩頭。山西雁說：老頭子貴姓？方才說你女兒，是什麼件事情？那老頭說：小老兒姓張，名叫有仁，這是我的妻子，膝下無兒，只有一女兒，小名叫翠姐。我們住在徐州府東關，開了一座小店，皆因是我女兒許了石門縣呂家爲親，人家要娶，離着道路甚遠。前去就親，騎着三匹驢，上面馱着包袱行李。不料正走在此處，也不知此處叫什麼地方，忽然從山上下來二十多人，內中有兩個和尚，一個是陀頭，一個是落髮的。迎面來了木籠囚車，還有許多官兵，他們大家亂一交手，嚇的我們也不敢往前走了。打碎囚車，救了犯罪之人，也是個和尚。囚車上救下來，也是個和尚。又有一個年輕少婦，把兩個武職官也拿下馬來，還有兩個騎馬官人，叫他們殺了一個，拿去一個，護送官兵叫他們殺了五六個人，俱都扔在葦塘之內，他們已然上山去了。不料被他手下人看見，過去在白臉的和尙跟前，說了幾句話，他們復又回來，把

我女兒攙上驢去，連包袱帶驢，都被他們搶去了。山西雁一聞此言，把肺都氣炸了，說：張老翁，你不要着急，你們且在此處等我。張有仁說：恩公，你要搭救我女兒，凶僧他手下人多，只怕寡不敵衆。徐良說：不怕，你只管放心，你在此處等等，待我上山看看虛實。就見那老頭兩口子給徐良叩頭。徐良轉身便走，拐山灣，摸山角，看看臨近，就見一段紅牆，必然是廟。要知徐良入廟開一個落花流水，且聽下回分解。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學校國文成績

本局廣徵各省男女各學校國文成績摺其精華分類編次以資觀摩而示規範現將優點列於左

(一)體裁各體俱備不拘一格亦不分長短先後總以合於小學程度藉收相觀而善之效

(二)所選皆學生原作間或稍加潤飾亦以不失原意爲注

(三)評語圈點詳明切當俾可一覽了然

(四)所選均出小學校學生之手小學生讀之不特獲無數法門且不啻得無數良友

直隸省國文成績  
奉天省國文成績  
廣東省國文成績  
江蘇省國文成績  
浙江省國文成績  
湖北省國文成績  
福建省國文成績  
江西省國文成績  
安徽省國文成績

一冊	六冊	四冊	六冊	二冊
二冊	八冊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二冊
二冊	四冊	四角	二角	二冊
二冊	四冊	四角	二角	二冊
二冊	二冊	二角	二角	二冊

———  
 中 華 書 局  
 經 售

上海文書局發行

白話小說文選

岳傳精華

二冊  
八角

西遊記精華

二冊  
一元

紅樓夢精華

一冊  
五角

鏡花緣精華

二冊  
九角

蕩寇志精華

二冊  
九角

水滸傳精華

一冊  
四角

三國志精華

一冊  
四角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 續小五義傳 卷三

## 第四十一回 準提寺前途二老 養靜堂內論英雄

且說徐良來到廟前，只見山門內走出一個人來，好似道人樣子。徐良閃在樹後，等待那人走到，一把抓住，亮出刀來。那人哀告饒命，我家有八十歲的老娘，無人侍奉，故此纔在廟內傭工。我若一死，我的老娘，也得活活餓死。徐良說：不用害怕，你只要把廟內情由說明，這裡是什麼山，什麼廟，廟內住的何等之人，如何劫囚車，如何搶人女子，一從實說明，我就饒你不死。那人說：我絕不敢撒謊，這個山叫金鳳嶺，這個廟叫準提寺，裏面有兩個和尚，一個叫金鐘陀頭飛熊，一個叫粉面儒僧法都。手下有二十多個徒弟，天天教他們習學槍棍。徐良問：方纔截的這個囚車，是什麼人？那人說：這個囚車，是石門縣九天廟有個僧人叫自然和尚，內中又有個朱二禿子、吳月娘兒通姦之事。本地知縣叫鄧九如，沒問出他們的親供，將這案解往開封府，由此經過。我們法師也有一個徒弟，叫飛腿李賓，他得着此信，給廟中送信，囚車將到。我們二位師傅就下山去將囚車打碎，救了自然和尚，朱二禿子，吳月娘，拿了一個千總，一個守備，一個馬

快頭兒殺了一個馬快。徐良又問：「拿住這些人，此時活著呢？沒有回說俱都沒殺，幽囚後院。」徐良又問：「搶來那個姑娘，如今怎樣？」回說：「全在西跨院，有幾個婦女在那裏解勸于他，這姑娘執意不從。」徐良又問：「白菊花往這裏來了沒有？」回答：「不認得白菊花是誰。」今天到來了一夥人，內中沒聽見說有個白菊花。徐良問：「這夥人都是誰？」回說：「有個柳旺，火判官周龍，小韓信張大連，房書安，黃榮江，黃榮海，後又單來了一個人，叫三尺短命丁皮虎，與我們師傅前來送信。南陽府圍城子有個伏地君王東方亮，定准于五月十五日，在白沙灘立擂台，請我們前去打擂。」徐良一聞此言，果然廟中人不少，回手要結果那人性命。那人說：「方纔你老人家饒恕我了，我要一死，連我老娘就是兩條性命。」徐良說也罷，不管你說的話是真是假，我將你捆在此處，撕下他的衣襟，就把他口堵塞，就把那人托將起來，放于樹岔之上，說待等事畢之時，我再來放你。說畢，轉身進了廟門，直奔裏面。過了兩層大殿，又看見單有個西院，躡上東房後坡。躍脊又到前坡，只見五間上房屋內，燈光閃閃；只見裏面高高矮矮，一個個猙獰怪狀，上首是火判官周龍，單有金箍陀頭飛熊，就是他好認，披撒著髮髻，箍著日月金箍，面似噴血，凶眉怪眼。飛熊，纔從清境林追跑，又到了準提寺。這廟中有一位淨修老和尚，鄧飛熊把老和

尙殺死，連火工道人盡都喪命，他就爲了廟主。法都由九天廟叫人追跑，也奔進提寺而來。這兩人在廟中相會，彼此全都說了自己來歷。法都打發自己徒弟飛腿李賓打聽自然和尙的官司，本要約會鄧飛熊前去劫牢反獄。不料李賓回來說：差使解往開封府由廟前經過，他們下山就把差使劫上山來，拿了千總郭長清，守備王秀，馬快江樊被殺的班頭，叫秦保，追散護送兵丁。來到山上，叫自然和尙從新更換衣襟，朱二秃子也換了衣裳，吳月娘有他本廟中婦女服侍，豔抹濃妝，穿帶起來，好伺候與師傅們斟酒。又勸解翠姐從和尙，翠姐總想要行拙志，反被那些婦女捆住了雙手。法都鄧飛熊本要叫郭長清王秀江樊帶上來審問，可巧有火判官周龍到，吩咐李賓暫且把他們押在後面。迎接大眾進來，彼此相見，他們還帶着從人馬匹，俱拴在後院，落坐獻茶。緊跟着三尺短命丁皮虎到，大家見禮。隨卽就把東方亮的請帖摸出來，與法都鄧飛熊看了，然後擺酒。皮虎問周龍：你們幾位，這是要上南陽府麼？周龍點頭說：正是。皮虎說：你們的請帖，赫連齊赫連方與你們送去的，是與不是？周龍說：我們沒見着請帖。皮虎問：怎麼沒見請帖？周龍就將白菊花的事情，學說了一遍。鄧飛熊說：怎麼還有這樣一件事？張大連說：柳大哥周四哥，全都吃了晏寨主的掛誤。晏賢弟上鵝風堡去，



大概一二日准來。鄧飛熊問說：如今雖有東方大哥請帖來到，却連一面之交沒有。久聞東方大哥實係是好交友之人。細脖大頭鬼王房書安說：那老哥准准的是講交朋友，普天之下，並無第二。小韓信張大連說：全是你知道。房書安說：果然我知道，比你年長幾歲。素日他二人本就不對，房書安好說大話，小韓信愛攔他，故此二人不對。張大連聽他說大幾歲，就問你知道的事多，東方大哥他的先人叫什麼名字？房書安說：教你問不住，外號人稱九頭鳥，名字東方保赤。張大連說：不錯，你知道先前做甚買賣？房書安說：先前亦搭了幾個朋友，做綠林，一二年不定出去做一號買賣，不做。若要做這一次買賣，就奔京都公伯王侯，皇上大內，大府財主，做這一次買賣，就是飽載而歸，真有奇珍異寶，價值連城的東西，還有多少陳設。做這一次回來，三五年不用出門，足以穀度用的。再者那品行，不像咱們，在家內結交官府，誰不知他是綠林英雄。可稱得出入接官長，往來無白丁。張大連說：你知道得了這些寶物，都放在什麼所在？房書安晃著他脖子，哈哈大笑說：你更問著了我了，所有值錢寶物，他家內有一個樓，叫藏珍樓，俱都放在裏面。張大連問：這第一寶物，是什麼東西？房書安說：就是那口魚腸劍，由戰國時專諸刺王僚，直到如今，叫他們上輩，由土中得出，這座樓就為魚腸劍所蓋。鄧飛

熊說怪不得房爺說的話大，真知道事多。房書安聽人一誇讚，話更說大了，告訴張賢弟，你說別瞧我年雖小，普天下英雄，我認識多一半。張大連說：你這話越發大了，綠林你認得一半；大概俠義，也可認得。房書安說：七俠五義，南俠做官，北俠是遼東人，那時我在遼東地面，北俠小哪，有人帶他到咱們店內，要給我磕頭，拜我爲師，我瞧那孩子沒有什麼大起色，因此沒收。五鼠五義更差多了，那幾個耗子，不敢與咱們論哥們就是了。張大連哈哈大笑，說：有個穿山鼠徐慶，他的兒子，如今可大大有名。房書安連連擺手，晃著腦袋說：不行不行，差的多。徐慶是我把姪，他的兒子豈不是孫子麼？這句話不要緊，徐良正在房上聽著，實在忍不住了，躡下房來，高聲罵道：你就叫細脖子大頭鬼王，趁早滾出來罷。重孫子，孫磨子，我是你爺爺，老西是你祖宗，快出來，老西不把你剝成肉醬，你也不知老西的利害。羣賊聞聽是山西口音，就知是徐良到了，一個面面相覷。張大連說：你出去見他罷。房書安一聽是徐良的聲音，就往桌子底下一鑽，說：你們告訴他，我不在這裏。張大連說：你招的禍，你出去見去。房爺說：不去。徐良在外邊叫罵，金箍陀頭鄧飛熊一看，俱都不敢出去，大叫一聲：什麼人，敢在我廟中撒野？鄧飛熊正要摘他的護手鉤，只見三尺短命丁皮虎說：割雞何用牛刀，待我前去會會此人。抖

身往外一躡。徐良正叫房書安，忽然裏面一矮子出來，類若猴形，由腰拔出一口短刀，對着山西雁大叫一聲，說：「你是什麼人，夜晚入廟，快快說來。」徐良笑說：「你問老爺，姓徐名良，外號火稱多臂熊，你叫什麼名字？」皮虎說：「要問寨主爺，姓皮叫皮虎，外號人稱三尺短命丁，便是。知你寨主爺的利害，讓你快快逃生去罷。」徐良說：「你叫皮孫子，皮虎一聽此言，氣沖兩肋，說：「好山西雁看刀。」徐良把大環刀一亮，就見皮虎往後一仰，躺在地下。皮虎他本是這蹙一滾堂刀，前番見邢家兄弟時節，就是這一蹙滾堂刀，把他們殺了一個手忙腳亂；如今又是這蹙刀，滿地亂滾，看他這刀淨在下三路。徐良一着急，想出招數來了，將大環刀刀尖沖地，刀刃沖外，淨隨着皮虎亂轉，他的刀若是碰在大環刀上，那是准折。皮虎一看，破了他的滾堂刀，不敢久戰，撒腿就跑。徐良並不追趕，一低頭，暗器正打在皮虎腿上。要知皮虎生死如何，再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鏢打腹中幾乎喪命 刀傷鼻孔忍痛逃生

且說徐良初會皮虎，就破了他的滾堂刀，皮虎不能取勝，往牆上一縱，就被徐良一花裝弩，打在腿上。自己咬着牙，往西一滾，就掉在西院去了。徐良也並不追趕，仍然回來，叫房書安答話。房書安在桌子底下，至死也不出來。火判官周龍與張大連兩人一商

議，二人與他雙戰，叫他首尾不能相顧。主意定好，二人一齊縱身，躡將出來，說：「好徐良，你欺我們太甚了！」周龍用刀剝徐良面門，張大連繞在後面，用刀就扎。山西雁早已看見，往旁邊一閃，用了一個鳳凰單展翅的架勢，先把張大連這口刀削折，噹啷一聲，刀頭墜地。火判官就知勢頭不好，也是轉身就跑。徐良也不追趕，仍是要房書安出來。法都柳旺二人說：「待我二人結果他的性命。」鄧飛熊囑咐二位：「小心了。」法都提了一根齊眉棍，柳旺也是一口單刀，二人一齊從屋內縱身出來，跑的急速，跑得更快。法都的棍對着徐良頂門就打。徐良用大環刀往上一迎，就聽見噹噹，就把齊眉棍削爲兩段，那半截墜落于地。柳旺的刀也到了。徐良照定刀背往下就砍，虧柳旺抽得快當，不然，也就削爲兩段，轉身就跑。徐良也不追趕，一伸手就是一枝袖箭，正打在柳旺肩頭之上，忍着痛，逃躡性命。徐良還是要房書安出來，鄧飛熊由壁上取那一對護手鉤，摘將下來，大叫一聲：「山西人別走，師傅出來會你。」徐良一瞧，正是那頭陀和尚出來，又見他這個大肚子，心中一動，見他提著一對護手鉤，說：「多臂熊，我與你往日無冤，素日無仇，你尋到我這裏，却爲何故？」徐良說：「你只要把房書安獻出，與你無干。」鄧飛熊說：「你叫我獻出房書安不難，只要你勝得咱家這對護手鉤，我就把房書安獻出。」徐良說：「很好，那麼咱

就鬧著頑罷。徐良把刀就剝，鄧飛熊用單鉤往上一迎，只聽蹭的一聲，就把他左手那柄鉤，鉤尖削落，把鄧飛熊嚇了個膽落魂飛。再看那柄鉤，類若寶劍相似，只得把右手那柄鉤往上一遞。徐良仍用大環刀，單找他那個鉤兒，噲哪一聲，也就削斷。此時鄧飛熊也就沒了主意，只可用像雙劍的鉤，往外一扎。徐良用刀一裹，又是噲的一聲，削去半截。鄧飛熊就拿著兩柄峨眉枝子，就不敢再動手了，也是撒腿就跑。徐良後邊跟下來說：你招寶貝。鄧飛熊他轉身一看，徐良將手往上一晃，這枝鏢沖著肚腹打去，撲哧一聲，正打在肚臍之內。他就撲咚摔倒在地。徐良轉身回來，又對屋門，連連大罵，叫房書安出來。如若不然，老西進去，殺你們乾乾淨淨。黃榮、江黃榮、海二人說：哥哥！你快出去罷。不然，連咱們都有性命之憂。房書安那裏敢出來，連連求告黃榮、江黃榮、海說：我要出去，準叫他剝成肉泥爛醬，你們二位好兄弟，替我堵擋一陣去罷。黃榮、江黃榮、海彼此使了個眼色，兩個人把桌子往起一抬，將桌子一翻，就把房書安露出來了。這兩個人不敢出屋門，把後窗戶一端，二人由窗戶逃躡性命。房書安也要從後窗戶逃跑，徐良看見屋內無人，早一個箭步，躡到屋中來了。房書安一看，逃走不了，見徐良已到身旁，冷颼颼那口大環刀，往下就剝。房書安就在面前一跪，說：爺爺，祖爺爺，祖宗祖太

爺爺，你老人家與小孫子一般見識，只當我是看家之犬，避鼠之貓，偷嘴吃來著，冒犯你老人家，也要生點惻隱之心，你是寬宏大量之人，你就算我爹爹。山西雁直氣得亂蹀脚，說我不殺你罷，你是背地裏罵人，實在可恨，我要殺你，你又跪在這裏輪嘴，老西最見不得這苦磨之人，我不殺你，不消我心頭之氣也罷，與你個表記兒能，哧的一聲，就把鼻子削將下來，鮮血淋漓。房書安回頭就跑，也奔後窗，忍着疼痛，躡出窗外逃命去了。山西雁也不追趕。屋內雖然無人，忽見門外來了約有二三十人，全都拿着傢伙，打着燈籠，往裏一闖。徐良說：你們全是和尚的餘黨，我乃御前四品護衛，我就把你們拿住，交在當官。這句話把大眾嚇得驚魂失色，又見鄧飛熊死屍，誰還敢過來與徐良動手。大眾一齊出門逃命去了。原來這些人，不盡是廟中僧人的餘黨，有周龍帶來的家人，先有飛腿李賓偷着悄悄的出去，給大眾送信，還想着以多爲勝，焉知曉叫徐良兩句話，全都嚇跑，連李賓也逃命去了。再說徐良屋內一看，內外並無一人，就想要救翠姐，又要找郭長清王秀江樊的下落。只可出了屋子，先把鄧飛熊的死屍提將起來，往後院便走。到了後院去，在一個僻靜所在，見西北有四扇屏門，單有跨院，看裏面燈光閃爍，徐良進了屏風門，直奔上房，裏面有許多婦女亂藏亂躲。徐良一聲喊叫，說：你

們大衆不用藏躲，我也知道你們都是好人家的兒女，只要把吳月娘翠姐獻出來，就饒你們的性命。如今和尚已然被我殺死，你們大衆分散他的東西，有親投親，有故投故。衆人一聽都跪倒，異口同音說：這就是翠姐。吳月娘與朱二禿子他們在裏間屋內喝酒哪。徐良見翠姐髮髻蓬鬆，捉着雙手，就問：因爲何故將他捆上，婦女們說：他要行拙志。徐良過來說：姑娘你的父母俱在廟外，我今殺了凶僧，我這裏就找你父母去。你們三口，等着天亮，你們好投親去罷。和尚已死，千萬不可再行拙志。翠姐跪下與徐良叩頭。婦女們過來與他解綁。山西雁到裏間屋內，果見朱二禿子與吳月娘俱在屋中。二禿子正要開窗逃跑，不料徐良進來，就把二人踢倒，捆將起來，撕衣袱把他的口中塞物。就叫那些個婦女們看著這兩個，如若走脫一個，拿你們治罪。你們大衆也拾奪東西，天亮方許出廟。衆人齊聲答應。徐良復又出來，往西一拐，單有三間屋宇，門上挂著一個燈籠，有兩個人在板凳上坐著。徐良往前一跑，亮出刀來，要殺這兩個。這二人一見勢頭不好，開腿就跑，山西雁並不追趕，進到屋中，全是四馬倒攢蹄，三人俱在那裏扒著，給他們解開繩子，把他們塞口之物，俱都掏將出來。還醒了半天，江樊說：是那

位恩公前來救我的性命。山西雁說：正是小弟徐良。江樊說：徐老爺呀，想不到你老人

家到此，活命之恩，如同再造。徐良說：自己兄弟，怎麼鬧起這套言語來了。江樊把郭王二位叫來，與徐良見禮，復又磕頭道勞，謝活命之恩。徐良連忙攙住，就告訴江樊把吳月娘朱二禿子一併拿住，又提翠姐之事。江樊問：那自然和尚，可曾拿住沒有？徐良說：就是未曾把他拿住，也不知他的去向。江樊說：這個人還是要緊的。山西雁說：我認得那個自然和尚，與粉面儒僧法都。咱們不是在九天廟見過的麼？方才可追跑了。正說話間，徐良眼快，就見由北牆縱下一人，順著東牆，往南直跑。山西雁也往南跑，那人剛一上牆，徐良就是一袖箭，正中腿上，撲咚摔倒在地。徐良過來就捆，一看正是自然和尚。高叫江大哥！首犯來了。皆因自然和尚在監中，幽囚的不成人樣，見羣賊一來，自己覺着羞愧，自己在後邊閒房之內，先養養精神去。有人與他送信，說大事全壞，自己打算逃命，不料復又被捉。徐良叫江大哥！把他搭到前面來。郭長清與王秀搭起來，往中院行走。將到前院，徐良就見房上有一個人影一晃，山西雁回頭一擺手，自己一躡身，就聽見房上叫鄧大哥！鄧大哥！怎麼早全睡了？徐良說：沒睡。白菊花纔來麼？咱們兩個人死約會，老西等候多時了。隨說話，吧！就是一鏢。要問晏飛的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水面放走貪花客 樹林搭救老婦人

且說白菊花同著飛毛腿高解、病判官周瑞三人一路行走，撲奔南陽府，可巧正走在金峯嶺，與二賊商量，天氣已晚，瞻們到山上瞧瞧。鄧大哥去，飛毛腿說：「上準提寺呀！我與鄧飛熊有仇，我們見面打起來，反得你們相勸。」周瑞說：「你若不肯上去，晏賢弟你辛苦一蹶，把鄧大哥陪下來，你們二位在這裏見見，難道說這還不行麼？」白菊花說：「就是如此。」又說：「可有一件，我要一人上山，撞著白眉毛，那時候可怎麼樣？」高解、周瑞齊說：「我們在這裏等候。我們若遇見往上跑，你要遇見往下跑。」白菊花這纔上山，不料真應了他們的打算。可巧沒走山門，白菊花躡牆過來，並沒看出一點劣迹。連叫了兩聲鄧大哥，忽聽哼了一聲，又是死約會，不見不散。就見颼的一聲，一點寒星，直奔哽嚙而來。飛熊是吃過徐良的苦的了，一聽是山西口音，就把那一團神看住了徐良。忽見他一抬手，就知他是暗器，果然見他一發暗器。自己一回臉，噹哪哪一聲響亮，那隻鏢墜落在房上。又縱身躡下房來，意欲跑逃，早叫徐良迎面一刀。白菊花無奈，只可亮劍招架，隨動著手。徐良說：「今天看你烏八的往那裏跑，依著我說，早早過來受拴便了。」白菊花盡慙記著要跑，忽然賣了一個破綻，仍是躡出圈外，一直撲奔廟外去了。徐良尾於背後，

跟將下來。出得廟外，直奔山口。白菊花直奔樹林，找那兩個朋友，到樹林高聲嚷叫：二位兄長快些前來，小弟仇人到了。喊了半天，並不見有人答應。徐良緊緊跟隨，那裏肯放。白菊花一瞧這兩個朋友，到不在樹林，把飛熊只恨得暗暗咒罵。直跑到天有五鼓，方纔見著前面一道小河擋路，心中歡喜。徐良在後面，也就瞧見了這道小河，就知道今日晚間拿他不住。果然白菊花行到此間，哧的一聲，跳入水中去了。徐良說：便宜你這鳥人的，放你逃去罷。氣哼哼往回來便走，又到廟中，此時江樊三個人等著著急，總不見他回來，也是替他耽心。徐良見著江樊，把這白菊花的事，對他們學說一遍。江樊說：可惜可惜，總是不該遭官司之故。徐良先下山，到葦塘找著那老夫婦，把他們帶上山來，見了翠姐，連他們的驢帶包袱俱都找著。一家三口，全給徐良叩頭。等著天光大亮，俱都起身去了。又有那些婦女，也都揹包袱與大眾磕頭，逃命去了。復又叫江樊下去找本地方官，與此處的地方，預備木籠囚車，裝上三股差使，知會本地面武營官兵護送，將死屍俱都拋棄在山澗，樹上那個人，也放他逃生了。廟內還有許多婦女的東西，俱都入官。廟中從新另招住持僧人，所有死去的兵丁，棺木成殮，準其本家領屍葬埋。本地方官另有賞賜。江樊的夥計，也是用棺木成殮，由本處送往石門。

縣，鄧太爺另有賞賜。徐良把此事辦完，方纔起身，投奔南陽府，暫且不提。單提周龍那些賊，陸續全都跑下山來，一直往西北，皮虎亂打，忽哨慢慢，大家全都湊在一處，就是不見房書安，鄧飛熊，自然和尚。忽見前面黃榮江，黃榮海，李賓，還有三四個夥計，喘吁吁走到跟前說：衆位寨主，鄧師傅死了，房爺不定死活，被老西拿住了。大衆嘆息一回。周龍道：咱們也就走罷，少時他要下來，咱們也是不便。說畢，大家又跑。張大連說：站住，你們都嚇暈了麼？周龍說：什麼？張大連說：上南陽府，什麼往北走起來了。皮虎說：對呀！復又往南。周龍說：大家可留點神，瞧著那小子。正說之間，皮虎說：你們瞧那邊那裏爬著個人哪，別是他罷。衆人俱都不敢往前再走。又聽哼了一聲，險些就把大衆嚇跑。細細聽來，原來不是，却是房書安在那裏扒著，沒有鼻子。纔哼了一聲，就把大家嚇了一跳。身臨切近一看，却是房書安。他一瞧大衆，不覺嗚嗚噎噎的哭起來了，說：張大哥，你害苦了我了。衆人聽著，又是要樂，又替他慘。樂的是人要沒有鼻子，說話實在難聽；慘的替他難受。張大連說：我怎麼把你害苦了？房書安說：要不是你沖著我說七俠五義，我焉能落得這樣光景。張大連說：你說的他比你晚著兩輩。房書安說：不對，我說比他晚著三輩哪。幸虧這位祖宗手下留情，不然，把我這個前臉砍下來，盡剩下一

他腦筋子，還活個什麼意思。這可真就是沒臉見人了。張大連說：咱們閒話少說，急速快走纔好。房書安說：我可實在的走不動了，寸步難行，請那位背我跑幾步。衆人異口同音說：誰能背你？房書安說：別人不行，黃家兄弟還不行麼？他們兄弟兩個，是我帶出來的，難道說哥哥就沒一點好處不成？你們自己也摸著良心想想，若有點好處，你們就背我兩步。二人剛纔要背，張大連使了個眼色，說：可了不得了，那個削鼻子的又來了。說畢，就跑。大家一齊開腿，把個房書安嚇的也是爬起來就跑，直跑了約有一里多地，方敢站住。房書安撲咚一聲，坐在地下，說：哎呀，可累死我了。又問：他真來了麼？張大連說：我瞧著像他，原來不是。房書安說：韓信哪，你小心著，蕭何罷！你有什麼說？張大連哈哈一笑，說：起來走罷！房書安還教黃家弟兄背他。黃家弟兄無奈，只得攙着房書安緩緩而行，大衆奔南陽不提。再說白菊花由水內上來，又是抖晒衣襟，方纔見着高解周瑞，就氣哼哼的說道：你們二人太沒義氣了，我被徐良追趕下來，你們不知往那裏藏躲去了。二人齊說：我們見着老西追趕我，二人若不是有一山洞救命，我們也就性命命矣。白菊花問道：你們怎麼也叫徐良追趕下我？二人回問：你是怎麼叫他追趕下來？白菊花就把廟中之事，細說了一遍。這二人又是一番納悶。原來這二人，不是遇見

徐良，是房書安往下跑的時節，由鼻子內一哼，他們疑是徐良來了。這才知道陰錯陽差，三個人商量一路前往。白菊花執意不願上南陽府去了。他說：老西既然到這裏，必然也是要到南陽府去的。咱們要奔南陽，他也上南陽，這一走，豈不是碰在一處麼？二人說：焉有那麼巧的事，越怕越不好。你這們一個人，要是怕他，似乎我們二人該當怎樣。白菊花却被這兩個人一說，並且他還有一點心事，只可一路前往，三個人同走不提。再說徐良奔南陽府，不走大路，盡抄小道而行。走着路，忽然想起房書安說：東方亮家內，有個藏珍樓，樓裏面有一口魚腸劍，大概萬歲爺的冠袍帶履，也許在樓內收藏。我若到南陽府，一者爲請冠袍帶履，二則若能把魚腸劍得在我手，又有大鑊刀，也不是自負，走遍天下，某家可算第一的英雄了。只願思想，往前走走，忽聽有悲哀慘切之聲。望樹林一看，有一個年老婆子，在這裏拴上了繩子，正要自縊。將要往上一套脖子，徐良嚷叫：老太太，我看你若大年紀，因爲何故，要行拙志？那老婦人說：爺台，你不知道，我生不如死。徐良問：你有什麼難心之事，對我說明；倘若我能與你分憂解惱，也是有的。那個老婦人說：爺台說出來，你也不管人命關天之事。徐良說：我偏要領教領教。那老太太把那「一五一十」的事情，細述了一遍。徐良一聞此言，呆呆發怔，要問那老太

大說些什麼言語，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金毛狻愛財失巧計 山西雁貪功墜牢籠

且說徐良問那婆子因何自縊，那老婦人說：我娘家姓石，婆家姓尹，我那老頭子早已故世，所生一子，名叫尹有成，在光州府知府衙門伺候大人。老爺很喜愛我那兒子，前日派他上京，與老爺辦事。皆因夫人有一頂珍珠鳳冠，有些損壞之處，咱們本地沒有人，派他上京收拾。遂給了他一匹馬，賞了他幾十兩銀子盤費。皆因出衙，天氣就不早了；又因我這兒沒出息，喝了會子酒，天氣更晚，他拿着老爺要緊的東西，天晚就不敢走了，回到家中，次日早晨起身收拾。不料就在夜晚之間，連馬匹帶這頂珍珠鳳冠，盡被賊人偷去，就是老爺賞的盤費沒丟。我兒急得要死，我們街坊有一位老人家，問他昨日出衙門時節，喝酒還是自己一人，還是同着朋友，我兒一身就是好交朋友，進酒舖時節，是一個人；後來有一個朋友，把他那酒搬在一處，二人同飲，還是那人會的酒鈔。徐良問說：那個朋友姓什麼？素常是好人歹人，可曾對他提這鳳冠的事情沒有？婆子說：你老人家實在高明，我們街坊也是這樣問他，這個人是在馬武舉家使喚的，名叫馬進才，也曾對着他提講上京，給老爺辦的事情。我們街坊就叫我找他去。我兒

一找他，別的倒沒問着；看見他老爺給他那匹馬，由馬武舉家出來，另換了一副鞍轡，又有人騎着走了。我兒一追問他這些事情，他反倒打了我兒子一個嘴巴，我兒揪扭他上知府衙門去；怎奈人家的人多，反道把我兒子打了。我兒一賭氣上衙門去，親身見老爺回話。老爺不但不與我兒子作主，反倒把我兒子下到監中去了。徐良說：「既然有這匹馬的見證，怎麼老爺會不與你兒子作主？」老婆子說：「他們都是官官相護，這個馬武舉又有銀錢，又有勢利。」徐良問：「這個馬武舉，他在那裏住家？」那人說：「就在這南邊，地名叫馬家林。先前他在東頭住，皆因他行事不端，重利盤剝，強買強賣，大斗小秤，欺壓良賢。可巧前幾年有二位作官，告老還鄉，在那裏住不了拉，搬在西頭住了。東頭如今改爲二友莊，西頭仍是馬家林。」徐良問：「這個人叫什麼名字？」婦人說：「他叫馬化龍，外號人稱金毛狃。」徐良一聽，就知道八九準是一個賊，說：「老太太，你只管請回家去，我自  
有主意，保你的兒子明天就能出來，一點餘罪沒有，你可別行拙志。」那婆子道：「多承你  
安慰，我想我娘家叔叔有錢有勢，尚且不肯出力。我告訴了他，他對着我說：『馬家勢大，  
外面不可多講，待我慢慢打聽。』我想此事那裏等得，兒子性命一定難保，故此要行拙  
志。」徐良說：「你老人家暫且回家去罷，全有我哪。」婦人說：「爺台此話是真是假，有什麼方

法救我兒的性命，如果真能搭救我兒，慢說是我，就是我去世的夫主，在九泉之下，也感恩不盡。隨說着話，眼淚汪汪的，就與徐良下了一跪。山西雁最是心軟的人，看老太太這個光景，他也要哭，灣着身打一恭，說也罷，老太太送我回家去罷。伸手把那根繩子抖將下來，用自己的刀砍得爛碎，拋棄於地，同着石氏回家。那婦人讓他到家中獻茶，徐良執意不肯。臨走時節，緊緊的囑咐，就怕他行了拙志。等着婦人進門之後，自己才奔馬家林而來。見着人，打聽明白，馬化龍的門首，繞着他周圍的牆，探了探道，預備晚間從那裏進去。此時天氣甚早，又到二友莊看了一看，原來是一個村莊，起了二個地名，都是前中後三條大街。只有一個小小的茶鋪，帶賣老餅拉麵。徐良將就着在那裏吃了一頓飯，會了飯賬，也不肯走。假裝着喝茶，爲的是耗時候，等他們要上板門時節，再奔馬家林。等到初鼓，堂官要上門了。徐良暗道：是這時候了。立起身出得店門，直奔馬化龍門首，到了後牆，躡身躡將上去。並沒換夜行衣靠，就把衣襟吊起，袖子一挽，把大環刀插在獅鬚帶裏。在牆頭上往裏一看，是一個花園子景象，就躡下牆頭，腳踏實地，往前撲奔。越過兩段界牆，正是五間廳房，前後窗戶，裏面燈光閃爍，聽得男女的聲音。徐良就從窗櫺紙用指尖戳了月牙窟窿，一目往裏窺探，但見有個婦人年紀



四十多歲，滿臉脂粉，珠翠滿頭，衣服鮮明。上垂首坐着個男子，也靛四旬光景，寶藍緞子壯巾，藍箭袖，黑紫面皮，粗眉圓眼，壓耳兩朶黃毛，外號人稱金毛吼。却是一腦袋黃頭髮，這個外號因頭髮所起。身高八尺，膀闊三停，不問可知準是馬化龍。他那裏吩咐婆子，把那東西取出來看看。就見婆子拿出一個藍布包袱來，解開麻花扣兒，裏面還有一個油綢子包袱，打開露出一個帽盒。把帽盒打開，裏面俱用綿絮塞滿，怕的是一路上磕碰，燈光之下，俱都是珠翠做成，耀眼生光。此物雖舊，上面寶石珍珠，可算價值連城，就是些損壞之處。那婦人看着哈哈大笑，說：老爺咱們家中雖然有錢，要買這頂鳳冠，只怕費事，這就是咱們馬進才的好處。馬化龍說：要沒有范大哥在此，也是不行。正說話之間，忽兒進來一個婆子說：范大爺外面有請。馬化龍回頭告訴婦人，收在櫃內。馬化龍出去。徐良想着要盜他這頂鳳冠，自己躡身下來，想一個主意，把婦人誑出來，盜他那鳳冠，叫他們不知覺，方算手段。正在思想之間，忽聽屋中婦女們一亂，就見那些婦女在外亂走，齊說別嚷別嚷，這是太太的造化。方才那個婦人說：待我把金簪子拔下來，插在裏頭，就走不了。徐良一聽，就知是有夜行人了，自己雖然沒有那種物件，聽見師傅說過，夜行人有一宗留火遺光法，盡爲的是調虎離山計，無論地下牆

上一踏，自來的冒煙大片的火光，用手摸着不燙，也燒不着什麼物件。前套七俠五義上雙偷苗家集，白玉堂用過一次。雙偷鄭家樓時節，丁二爺用過一回。鄧車盜印，鄧車用過一回。如今山西雁一聽，就知是這宗物件。自己打算不管什麼人用的這個法子，我先進去拿他這頂鳳冠。不料這窗戶由裏面鎖了個結實，只可由前邊進去。只見有人早進來了，但見那人一身夜行衣靠，背插着一口剛刀，面白如玉，細眉長目，鼻如懸膽，口賽塗硃，伸手把包袱後一攏，迎着徐良這個窟窿嗤的一笑，撲一口將燈吹滅。徐良一着急，望後倒身，躡上房去，越脊蹠到前坡，見那些婦女，仍然還圍着花盆子亂嚷呢。就見那條黑影直奔前邊去了。徐良怕的是把這物件，落在賊人之手，那可無處找了。緊緊的一追，追到前邊，也有五間上房，東西的配房，再找那人，蹤跡不見。只可上了西房，往前坡一扒，只見上房屋中打着簾子，點定燈燭，有一張八仙桌子。正當中坐着一個人，身高七尺，一身皂青緞子衣襟，面似瓦灰，微長髭鬚。下垂首坐的，就是馬化龍。吩咐一聲擺酒，從人登時之間，羅列杯盤。馬化龍親身與那人斟酒，連進三杯，喝完了各斟門杯。將要說話，從人進來報道，說外面二位複姓赫連的求見。馬化龍吩咐一聲，說道：范大哥少坐，待我迎接二位賢弟。不多一時，就見三個人進來。徐良見這兩個人，

但是散披英雄鬘，細身長腿的，全是賊頭賊腦的。到了屋中，那人也不站起身來，抱拳讓坐。馬化龍說：三位不認識，我與你們見見。這位姓范，叫范大保，外號人稱閃電手。這二位是親兄弟，這位叫赫連齊，外號人稱千里飛行。這位叫赫連方，外號叫陸地追風。彼此對施一禮，說了些久仰大名的客套。謙讓了半天坐位，復又落坐，重整杯盤。馬化龍仍在主位。你道這范天保，皆因遇蔣平、柳青在水內追跑，找了幾處朋友，都未曾住下。這才到馬化龍家裏，可巧正遇馬進才在酒鋪，套了尹有成的實話，回來報信。就是閃電手探了道路，晚間把鳳冠馬匹，一齊盜來。正是馬化龍與他擺酒道勞，不想有赫連弟兄到，落坐將酒斟上。赫連齊就把請帖摸將出來，遞與馬化龍。馬化龍叫閃電手念了一遍，方才知道是爲擂台的事情。赫連方說：范大哥，我們就不往府上去了。范天保說：我既然見着，何必再請。要去的時節，我與馬大哥一路前往。赫連齊說：如今出了一個山西雁徐良，又叫多臂人熊，現今咱們綠林吃他的苦處的可不少啦。范天保問：怎麼？赫連齊說：桃花溝連高寨主那裏，大概連琵琶谷柳家營、周家巷全都是他害的。這幾處瓦解冰消，咱們要是遇着他的時節，可要小心一二才好。馬化龍哈哈大笑，說：這狗娘養的，若要遇見這廝時，可惜就怕不認得他。赫連方說：好認，這個人長兩道白

眉毛。剛才說到這裏，後面婆子往前跑着亂嚷，說：老爺可了不得了，後面把鳳冠丟了。衆人一聽，大家跑出房來，問：怎麼樣丟的？婆子說：我們瞧見四個花盆裏頭，往上冒烟，冒火，出來一回頭，就不見了鳳冠。馬化龍說：別是那個山西雁罷，好狗娘養的！還要往下罵，忽聽房上說：鳳冠可不是老西拿去的，我是來與你要鳳冠來了。隨說着躡下房來，閃電手亮刀就砍。徐良用刀一迎，噲哪一聲，削爲兩段。馬化龍往後就跑，說：待我拿兵刃去。徐良就追到後院，三間西房，馬化龍先進屋內。徐良到門口，用刀往裏一扎，教人家把自己腕子揪住，往裏一帶，撲咚一聲，摔將下去。要問徐良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十五回 徐良入險地多虧好友 石仁到賊室搭救賓朋

且說馬化龍引徐良到三間西房，原來這屋中預先就刨下一個大坑，足穀好幾丈深，馬化龍自己做下埋伏。他本要安翻板，還沒安好呢，就是貼着前窗戶有六寸多寬一塊板子搭着。馬化龍將一進門，他往北一拐，面向外，腳踏着六寸多寬的板子，手抓住窗楞，看着徐良的刀往裏一扎，馬化龍用單手吊住徐良的腕子，往裏一帶。山西雁就知道裏面有人，只可借他力，也就往裏一躡。焉知曉脚找不着實地了。撲嗵一聲，摔將

下去。馬化龍反躍將出來，到兵器房取了一口撲刀，撲奔前面來了。將到前邊，就看見幾個人在那裏動手。哪自己一瞅，就嚇了一跳，但見有四個鬼一般的，只看不出是什麼面目來，全都是花臉，青黃紫綠，蓬鬆着紅綠的頭髮。有兩個五彩的鬚鬚，攔成了疔疽。每人一口軋把刀，圍住了赫連齊赫連方。閃電手此時也在壁上摘了一口利刃，七個人在那裏交手。馬化龍一聲喊叫，你們這幾個人是從何而來？快些說出姓名，是因爲何事而至？若是爲借盤費，只管說來，我是好交結綠林的朋友。他們是一語不發，馬化龍一聲吩咐，叫家人抄傢伙拿人。頃刻間家人掌燈火，拿棍棒，齊聲喝嚷拿人。剛往上一圍，那兩個有鬚鬚的，早就躡出圈外，赫連齊赫連方二人一追，前邊那兩個躡上牆頭。赫連齊赫連方往上一瞧，也要上牆追趕。就見那兩個人一回首，颼颼的就是兩隻暗器。赫連齊赫連方二人，撲嘯嘯全都摔倒在地，一個是左膀，一個是右膀，中了鏢傷。一狠心將鏢拔將出來，鮮血淋漓。那兩人往東西一分，就躡往東西配房上去了。閃電手一追，上房的揭瓦就打。范天保躲得快當，吧啞一聲，摔在地下。馬化龍着了一瓦。四個人倒有三個受傷，誰還敢追。家人大眾都湊在一處，圍護着，進了屋子。議論這鳳冠，必是這夥人盜去。幸而一樁好，白眉毛山西雁拿住了。那三人一齊問道：真個把

那徐良拿住了。馬化龍說：拿住了，這可算備而不用，就在後面要安翻板那個屋子。大家一聽，全都歡喜說：這可去了眼中釘，肉中刺。他在底下，咱們把他治死，給咱們綠林報過仇來了。說畢，教家人打燈籠，一直撲奔後面，教人先把簾子摘將下來。衆人站在門坎外邊，拿燈籠一照，再找山西雁蹤跡不見。你道這徐良那裏去了，原來是他墜落坑中，反眼往上，黑洞洞伸手不見掌。自己思想，終日打雁，叫雁啄了眼了。總是一時慌忙，自己往上一躡，這坑實係太深，縱不上來。又一想生有處，死有地，少刻他們前來，焉有自己的命在。只聽上面有人說話，下面的那位兄台怎麼樣了？徐良說：你是什麼人？問我那人說：兄台不要疑心，我也是與馬化龍有仇的。皆因我看見兄台，受了他的鬼計，此時馬化龍往前邊去了，我纔過來救兄。徐良說：既是恩公搭救，我的性命，如同再造。那人說：兄台言太重了，我這裏有飛抓百鍊索一根，你揪住此物，我將兄台導將上來，急速早離險地。只看上邊千里火筒一晃，徐良這纔看出來了。原來上邊那人，就是拿鳳冠的那人，可不知姓什麼。就見他把飛抓百鍊索，吧嚙往下一扔。徐良用雙手抓住，那人在門外頭掛起簾子來，用力往上一導。徐良雙腳踹住坑邊，那人一使力，就把徐良提出門外。山西雁方纔撒手，往前行了幾步，急忙雙膝點地，說：請問恩公貴姓。

高名仙鄉何處？那人說：小可姓石，單名一個仁字，外號人稱銀鏢小太歲，徐良一聽這  
個外號兒，就知道此人不俗。你道這個人因爲什麼事前來盜這鳳冠，這就是二友莊  
的二位老英雄，一位姓石，叫石萬魁，外號人稱翻江海馬，一個叫尙均義，外號人稱浪  
裏鯤魚，石萬魁跟前一兒名叫石仁，就是這個石仁。還有兩位姑娘：一個叫石榴花，一  
個叫石玉花，有兩個徒弟：一個叫鐵掌李成，一個叫神拳李旺。尙均義跟前兩個女兒：  
一個叫尙玉蓮，一個叫尙玉蘭，就皆因尹有成之娘，哀告他娘家叔叔，就是這個石萬  
魁。雖然告訴他不管，等着慢慢打聽，打聽教他先回去家中聽信，原來因他是個婦人，  
怕他嘴不嚴，偷若走露風聲，事關重大，先教他回家，隨後就打發李旺上馬化龍，一左  
一右，打聽這個消息。打聽明白，回來告訴，果有此事。先派家人上光州府拿錢，打點了  
監中囚頭獄卒，然後約會到尙均義家中。這二位老者皆因先在遼東作官，一位是參  
將，一位是遊府，皆因龐太師專權，辭職還鄉，回到家中，就知馬化龍不是人類，馬武舉  
到底是個邪不能侵正。他搬在西頭，這邊就改作二友莊，就依石尙家起了這們一個  
莊名。這日晚間，爺五個，全都換了衣襟，却是尙均義出的主意，說此去少不了，要出人  
命，方纔塗抹臉面，皆因尙玉蘭很好的一筆丹青，就把他的顏色取來，二位老英雄連

鬚鬚都塗抹顏色。就是石仁沒改換形容，也沒塗抹臉面，他去盜那鳳冠。他一到馬家之時，就看見徐良進來。他在前窗戶那裏瞧看，馬化龍出來的時節，他就躲在屋簷底下。後來用流火遣光法，把大家誑出來；不然，他拿鳳冠時節，怎麼冲着徐良一笑。他把鳳冠得在手內，送回家去。這是由家內復又返轉回來，才見着徐良掉在坑中，把山西雁救將上來，又把簾子放下，方才通了自己名姓，復又問徐良的姓氏。徐良就把自己名姓說將出來。石仁說：這可不是外人，請到寒舍一敘。二人躡出牆來，正要回家，忽見一棵樹後，躡出四人來，各執單刀，擋住去路。要問來者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十六回 入破廟人鬼亂鬧 奔古寺差解同行

且說石仁一聽徐良是穿山鼠徐慶之子，可算都是將門之後，邀到家中談話。將一出牆走不甚遠，忽見樹後躡躡出四個人來，每人一口利刃，一字擺開，擋住去路。徐良一瞅，原來是四位姑娘，是石榴花，石玉花，尚玉蓮，尚玉蘭。四位姑娘，都有高來高去之能。一看天氣不早，一商量都怕天倫有險，說：咱們何不前去看看，如若咱們老人家，若是寡不敵衆，咱們好幫助動手。論本事強，就是玉蓮，論聰明，就是玉蘭，論忠厚，就是榴花，論隨和，就是玉花。剛走到樹後，就瞧見前邊來了兩個人，影影抄抄的往這邊奔，故



此不知是誰。這四位姑娘，一字排開，把刀全都亮將出來，身臨切近。石仁說：原來是四位妹子，你們急速回家去罷。四位姑娘一聞此言，就問道：哥哥那位是誰？石仁說：是我一位朋友，你們不用打聽，回家去罷。四位姑娘答應一聲，回轉身軀，往家內去了。然後同着徐良到了自己門首。徐良一看是個世家門景。石仁讓着徐良進了大門，直奔廳房，啟簾進去，落坐，叫從人獻上茶來。徐良問道：貴府還有什麼人？石仁把家內所有之人，當初石萬魁所作什麼官，因何事辭職，娘親妹子，還有兩個師兄，都叫什麼名字，一都告訴徐良一遍。又把尙家事情，也對他說了一回。又把自己姊姊外甥不白之冤的事情，又說了一番。問徐良因為何故上馬家去。山西雁也把自己怎麼上京任差，遇白菊花的事，如今要投奔南陽，請萬歲的冠袍帶履，白晝遇見尹石氏，晚間奔馬家林的話，也就說了一回。石仁說：徐兄長，你我一見如故，再說上輩提將起來，也都認得，如不棄嫌小弟，情願結義爲友。正說話間，從人把衣服拿將過來。石仁告便，到裏間屋中，把白晝服色換好，從新出來。忽見簾籠一啓，打外面進來四個拗著臉的。將一進門，石仁給見了一見，大家說：洗完臉再見罷。徐良說：哥哥那位是伯父？石仁告說：這就是我的天倫。把山西雁的事情，替他說了一遍。石萬魁哈哈大笑，說：我攀一個大說罷，你可

是老賢姪呀！我問你一個人鐵背熊沙龍是你什麼人？徐良說：那是我的伯父，是我盟弟的岳父。石萬魁說：你盟弟就是韓天錦與艾虎哪？徐良說：正是說畢，又與徐良見尙均義，徐良也是過去行禮。尙均義說：我也提一個朋友，雲中鶴是你什麼人？山西雁說：那是我師傅。尙均義說：那還是我把弟呢。然後鉄掌李成，神拳李旺，彼此對施一禮。石萬魁吩咐擺酒，這四個人上裏間屋中打臉水洗去顏色，更換白晝的衣服，復又出來擺酒。把徐良讓在上面，讓至再三，徐良坐了二席，尙均義坐了首席，大家巡杯換盞。石仁就把與徐良要結義爲友的事，對著天倫說了一遍。尙均義在旁說：正當如此，都是將門之後，還有一件，老賢姪你定下姻親，沒有這一句話，把徐良問得滿面通紅，一搖頭，說：還未能定下姻親。尙均義哈哈一笑，說：好，既然未定下姻親，我有兩個女兒，我的長女與姪男年歲相仿，頗不粗陋。今許與賢姪爲妻，不知賢姪意下如何？再說：懇煩石兄長作一個媒人。石萬魁說：好，我方才一見徐賢姪，就有此意。不料你倒先說出來了。徐良趕緊站起身來，對著二位老者，深深一躬到地，說：非是姪男不願意，此事皆因是奉展護衛所差拿賊，二則沒有我父母之命，此時姪男不敢應允。石萬魁說：此事我們趕緊與你天倫寫信，候你的天倫回音就是了。山西雁說：這還可以。二位伯父千

萬別怪小姪。石萬魁說：尚賢弟，咱們有句話放着就是了。說畢，從新又飲。石仁問天倫：這鳳冠孩兒已經盜來，你老人家怎麼辦理方好。石萬魁就在石仁耳旁，低言悄語說了一遍。石仁連連點頭。石萬魁立刻吩咐叫從人預備香案。石仁就與徐良、冲北磕頭，結爲生死弟兄。徐良大，石仁小。二人結拜之後，又重來與二位老者行禮。李成、李旺也過來道喜，直到天亮，殘席撤去。尚均義告辭回家，說少刻再來。石萬魁寫稟帖，拿着鳳冠見知府去了。石仁與徐良二人，到了書房，傾談肺腑，講論些馬上步下，長拳短打，十八般兵刃，帶暗器，談得是件件有味。這纔叫人情若比初相見，到老終無怨恨心。用完早飯，天交午初，門外一陣大亂。徐良與石仁出來瞧看，原來是許多官人，都拿着單刀、鐵尺，押解馬武舉，威嚇著直奔衙署。原是光州知府，此人姓穆，叫錦文，有石萬魁在府中遞了稟，獻了鳳冠，報了馬化龍的窩主，家內養賊。現有真贓實犯，鳳冠是由他家內得出。知府一聽，不覺大怒，見了稟帖，見了鳳冠，老爺立刻派三班人等，前去拿馬化龍，富堂立等。三班的頭兒到了馬家林，不敢辦案，拿人，把他謊將出來，方才動手，鎖著他，奔知府衙門而來。范天保與赫連齊赫連方一聞此言，俱都逃躩去了。馬化龍正要給那官人的銀錢，官人也說得好，這是我們老爺要的差使，誰敢自辦。你要親身見了我

們大人倒好辦。馬化龍無奈，只得跟著他們走就是了。這知府大人升堂，一作威，問這鳳冠的事情。到底是官法如爐，馬化龍把這事情，推在范天保身上，當堂畫供，革去了武舉，打了個待質。幾時拿住了范天保時節，再定你罪名，釘肘收監。發下海捕公文，捉拿范天保，拿住他之時，二人質對。由監中把尹有成提出，仍然還是在衙門伺候老爺。這頂鳳冠再不上京收拾去了。石萬魁回家，待回家之後，見了徐良，尙均義也到石家商量著，好與徐慶寫信。山西雁告辭，石萬魁拿出一百兩白金，作爲路費。山西雁再三不受，無奈何拿了二十兩銀子。大家送出門外。徐良投奔南陽去了。二位老者，派人與徐慶送信，暫且不表。單說徐良離了二友莊，一路曉行夜住，總怕誤了自己事情。這日正往前走，天氣透晚，前邊一看，並沒有村莊鎮店，盡是一片漫窪。忽見天上烏雲遮住，兩點兒點點滴滴墜下來了。自己心中急躁，這裏又沒有避雨所在。正在爲難之際，見前面有一座破廟，廟牆俱都塌陷，門可沒有了。奔到大殿，格扇全無，裏面神像不整，原來是座龍王廟。後面房瓦透天，再看佛龕兩邊，放着兩口棺木。又看後面有一層殿，也是俱都塌陷，也並沒有和尙，老道。只可就在前邊殿中，先與龍王磕了三個頭，站起身來，暗暗祝告，說神祇在上，千萬別見弟子之怪。徐良祝告已完，就把大環刀往旁邊一

放，把小包袱從腰間解將下來，往頭顱下一枕，就在供桌上仰面朝天而睡。總是行路勞乏，就覺一陣迷迷忽忽，將一合眼，就聽見咯嘞的一聲響亮。徐良猛然驚醒，再看天色已晚，外邊的陰雲四散，透出朦朧的月色，自覺著那邊棺材蓋響了一聲相似。心中一驚，再看並沒什麼動靜。剛要合眼，這一回可聽真確了。是棺材蓋吧，啞一聲響亮。山西雁可就睡不著了，一挺身就坐在佛龕之上，目不轉睛，盡看著那口棺材。南邊那口棺材沒事，盡是北邊這口棺材，咯嘞咯嘞，連聲響起來了。徐良說：待我看看這個鬼，是什麼樣兒。眼看著那棺材蓋吧，啞一聲，往上一一起，咯嘞咯嘞，就橫過來了。往下一滑，橫担在棺材下半截上，就聽得裏邊嗞嗞一聲的鬼叫，從裏邊躡出一個吊死鬼來，帶着一個高白帽子，一尺長的舌頭，穿著孝衣，拖著麻鞋，拿著哭喪棒，吱吱的亂叫。徐良嚇得下了供桌就跑，那鬼隨後一跟，繞佛龕三遭，舉哭喪棒對着徐良就打。要問多臂人熊的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儒寧村賢人遇害 太歲坊惡霸行兇

且說徐良見鬼，下了佛龕一跳，那鬼苦苦相追，山西雁繞著佛龕，用耳細聽，那鬼雖然是兩隻腳併齊，蹭蹭的亂奔，究竟足下總有聲音。論說鬼神走路，絕無響動，自己心中

方纔明白，每遇作賊的，不能高來高去，就是想出這個主意。不是打扛子，就是套白狼，裝神做鬼。這個鬼大概必是小偷兒裝扮的。若真是鬼，足下斷無聲音的。徐良猜透了這個情理，跑著跑著，那鬼舉喪棒一打徐良。徐良將身閃過，劈手把鬼捏住頭上，先把他那三尺高的白帽子摘下來。再看他那舌頭，是鐵絲兒鉤在耳朵上，類若唱戲所帶鬚子一樣。此時已然摔掉在地。徐良把他放在一邊，把腰間麻辮子解下來，把他這件孝袍子，也給他脫下來，見那人裏邊穿著貼身小襖，束著一根破帶子，把他裏頭那根帶解下來，四馬倒攢蹄，把這人捆好，將他提在佛龕前，往地下一扔。山西雁倒坐門坎，慢慢盤問，說：你這烏八的東西，大概久處有案，你叫什麼名字，害死過多少人，偷若一字不實，我就打死你。說著把那哭喪棒檢起來一看，那根棍子，那一頭釘著許多包頭釘，尖兒朝外，類若似一根狼牙棒相仿。便吧吡吧吡一陣好打，只打得這個小賊苦苦的哀求饒命。徐良說：你到底害死過多少人，姓什麼？那小賊說：我姓吳，名字叫天良。山西雁說：看你這個樣兒，也設有天良的了。遂說著吧吡吧吡，又是一路亂打。那人說：爺爺饒命，我家有八十歲的老娘，無人侍奉，天天與我要好吃的，要好喝的，我又沒有本錢做買賣，實出無奈，我纔想出這麼一個傷天理的買賣來了，只求爺爺手下留情。

你若將我打死，我的老娘走也走不動，看又看不見，就是要飯吃，都找不著門戶。就求你老人家積兒積女，爺爺只當看在我娘的分上。徐良一聽吳天良這套話，不覺心中發慘。他本是個孝子，就動惻隱之心，就把他解了帶子，說：你從此想個小本經營，方算是好的。倘若不改前非，老西的大環刀不饒。那人一聽，扒下就磕頭，說道：爺爺，你說得狠好，我做小本經營，那裏來的本錢。徐良說：我既叫你做個小本經營，我有本錢給你。隨卽就把自己包袱打開，把石萬魁給的二十兩銀子，拿出來，給了小賊一半，說：我告訴你幾句言語，你可緊記；倘或不改前非，遇見我老西，仍是結果你的性命。那人連連磕頭，說：不敢不敢。過去要把他那孝袍子拿起來，往外就走，被徐良一把抓住，說：你把這孝袍子拿去，仍然是要裝鬼；不然，你拿孝袍子何用。吳天良說：拿到家中染一染，給我媽做件衣服穿。徐良說：不用，老西還穿哪。那人說：使得使得，把那帶子往腰中繫安，一癩一點的走了。徐良過去，把刀掖上，包袱也繫在腰中。他把那白帽子拿過來，往自己壯帽上一套，把那件孝袍子往身上一穿，麻辮往腰間一擺，把舌頭一挂，往院中一奔。他就在院內，從南往北，從北往南，一路亂跳。嘴內也學着鬼的聲音，噉噉亂叫，以為是件得意的事，越跳越高興，越走越歡喜。正在高興之間，忽聽廟外有鐵鍊的聲音，又

聽得一聲長嘆，說：二位在上，學生實在走不動了，你們二位行一個方便，讓我學生歇息歇息再走。那人答言可以使得。二哥頭前到了龍王廟了罷！那人說：可不是龍王廟了。相公你要歇着，這可叫你大歇歇罷，這就算到了你姥姥家了。徐良一聞此言，有些不防頭，怎麼到了姥姥家了。遂急一縱身，躡在北邊場陷之處，偷眼一看，那三個人，是一差兩解。那個犯人，項上一條鐵鍊，沒帶手銬腳鐐，穿着罪衣罪裙，蓬頭垢面，走路艱難，大概身帶棒瘡。說話的聲音，狠透着斯文。兩個差人，一個背著捎馬，裏面裝着的文書。一個提着一根水火棍，一個撇着一口剛刀。兩個長解，橫眉豎目，俱有虎狼之威。直到廟中，進了佛殿。你道這個犯人是誰？就是前套小五義上，也曾說過，就是艾虎的盟兄，姓施，名俊。皆因艾虎雙刀將馬龍，勇金剛張豹，保護着施俊回家，施大人病至膏肓，百醫不效。金氏娘子要上小藥王廟求籤，施公子本不願意教妻子去，有艾虎張豹馬龍三個人，保護至小藥王廟。就見着太歲坊的伏地太歲。東方明帶着家人王虎兒，就看見了金氏。東方明就叫手下豪奴要搶，被王虎兒攔住，說他是知府的女兒，並且那邊還有三個老虎似的保着哪。你老人家若要歡喜他，等着相機應計的時候，我自自有主意，把這婦人得在你的手中就是了。後來金氏回至家中，艾虎三人，也上襄陽



破銅網去了。不料施大人故世，施俊在家中發喪辦事。這日正到六十天的時節，該燒船轎的日子。可巧這日金氏娘子與佳蕙坐了兩頂轎子，俱穿素服，正從太歲坊經過。又遇見東方明正在門首，看見就向王虎兒問計。王虎兒說：「只要如此如此，包管成功。」東方明就拿出一百兩銀子，說道：「你把大事辦成，再給你二百兩。」王虎兒出來，直奔施俊的墳塋。此時正把船轎排列墳墓之前，又供上了祭禮，那些轎夫都在遠遠樹林內伺候。王虎過去道了個辛苦，說：「今日是那位轎夫頭兒抬來的？有個姓王的也認得王虎兒。」王都管爺今天怎麼這樣到這裏來，有什麼事情？王虎兒說：「王頭兒你這裏來，我與咬個耳朵。到了那邊樹後，說王頭兒，我與你商量一件事，你敢辦不敢辦？」轎夫說：「有什麼事情，都管只要說來能辦就辦。」王虎兒說：「沒有胆子，不能拿銀子。你若能辦這件事，有禍出來，有我們替你担待。」施相公那個妻子金氏，你敢把他抬我們家裏去不敢？轎夫頭說：「誰的主意？」王虎兒說：「是我們員外爺的主意。這裏有二十兩，給你們大衆的，單給你十兩。」說畢，就把銀子一遞。王頭兒見了銀子，笑嘻嘻說道：「這還要領賞賜麼？只要是員外爺的主意，教到金鑾殿上去，還搭哪？」王虎兒一擺手，說：「悄悄言，我在頭裏等你們。」轎夫回去告訴了夥計。可嘆金氏作夢也不知曉，待等焚化了船轎，燒錢化紙，奠茶。

奠酒，哭泣了多時，有婆子挽架，進了陽宅，歇了半天。施俊催着女眷，轉回家去。金氏娘子同着佳蕙先走，每人坐了轎子，抬佳蕙的不提，單提是抬金氏的，真個就把金氏娘子抬到太歲坊去了。進了門首，有那些婆子迎接。金氏娘子一瞅，俱不認得，問道：「你們這裏是什麼所在？」那些婆子說：「我們這裏太歲坊。」金氏一聽太歲坊，自己又是一怔，隨即問道：「我因為何故到了你們這裏？」婆子說：「原來大奶奶還不知道哪，我們太歲爺，久慕你的芳名，總沒遇見巧機會的時候。如今纔遇了一個機會，方把你老人家請到此處。」事到如今，你也不必煩瑣，這也是前世造定。那個婆子，有意還要往下再說，早教金氏把唾了他一口唾沫，睡在臉上，說：「你還要說些什麼！」那婆子微微一笑，說：「大奶奶你別怪我，你要從了我們大爺，有天大的樂境，你要不從，只怕悔之晚矣。」隨說話之間，就上來四五個婆子。金氏說：「我乃是知府之女，御史的媳婦，急速將我快些送出去，如若不然，只怕我天倫知曉，你們滿門俱是殺身之禍。」婆子說：「你也不知道，我們南陽府大老爺那裏，事情一成，就是面南背北做了皇上了。這裏太爺還不是一字並肩王嗎？」金氏一聞此言，對著牆壁，將身一撞，撲咚一聲，栽倒在地。要問金氏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貪官見財忘天理 先生定計蔑良心

且說金氏聽婆子這些言語，明知是出不去惡霸的門首，倒不如尋一個自盡，落得乾淨。擁身往牆上一撞，一個婆子手快，用力一揪。金氏本是怯弱身體，又是窄小金蓮，如何站立得住。故此撲咚一聲，栽倒在地。衆婆子往上一圍，往起一攙架。金氏被大衆又一苦勸，金氏明知被大衆圍住，不能行拙志，一急將手往回一拳，就把臉上抓了四道血痕。這些婆子，把金氏手一揪，亂嚷說：「這可得告訴員外爺去。」正說之間，只聽一陣環佩叮嚙，進來了十數個姨奶奶。婆子說：「好了，姨奶奶們來了，他把臉抓了。」姨奶奶說：「那可不好，也不用告訴員外爺去，你們快把他倒翦上。」婆子過來，就用汗巾子，把手給他捆上。金氏把雙手一捆，一點主意也沒有了。大衆圍着解勸金氏不提。且說佳蕙坐在轎內，打算大奶奶，准是先回去了，到門內下轎，直到裏面。丫環婆子問佳蕙：「大奶奶怎麼沒回來？」佳蕙說：「他的轎子在先，我的轎子在後，什麼他會沒回來哪？」穿着一身素服，能上那裏去哪？等了半天，施相公回來，一提講此事，施俊也覺納悶。教家人出去問轎夫。這一夥轎夫一事不知，即打發家人出去找。去覈多時，錦箋回來，回說相公爺，可了不得了，大奶奶被太歲坊伏地太歲東方明搶去了。施俊一聞此言，渾身發抖，一步一

跌的就往縣衙裏來。奔到大堂，把那嗚冤鼓咚咚，打得亂響。就有人過來，把施相公一揪，也有認得的。施相公你老因爲何故？暫且請班房落坐。念書的人爲何動這等粗魯，還有不可解的事情嗎？話也說不出來，怔了半天，纔把已往從前的事，對他們說了一遍。大家說：相公來得不巧，我們太爺出門去了，等到晚半天再來。少時又有先生進來，也不教他走，也不教他抓鼓，盡纏繞他在班房內。原來這是裏頭，早就知道了，皆因外邊一打鼓，知縣在裏邊書房內，就聽見教內司出來打聽，因有什麼事情。這位太爺姓段，叫段百慶。他又是賄官，他這名字叫別了，就叫一個段不清。他在裏頭聽見了施俊原由，也不敢升堂。明知是施昌施大人之子，金知府的門婿，紹知府的把姪。明知自己不行，立刻派人上太歲坊，請東方明去了。東方明在家內一見此信，帶着王虎兒，騎着馬，就奔了縣衙。不奔衙門口，奔他們的後門下馬，往裏就走。皆因是與知縣兩個人，是把兄弟，並且這個段百慶，如今已經降了王爺。待等王爺攻破潼關，這裏經過，他就開城獻印。如今一到衙門，不等着請，就自己進來了。將奔書房，就爲內司出來迎接，說：我們老爺在內書房候駕。前邊有人帶路，將到內書房門首，就爲段不清迎接，二人攜手攬腕，進了書房，落坐獻茶。段不清說：二兄長，今天你把施俊之妻搶去，可有此事。東

方明說：不錯，明人不作暗事。施俊的妻子，是我抬在家內去了。知縣說：哎呀！老兄可不知施俊之妻，是襄陽金太守金輝之女。這施俊是長沙太守的盟姪，他又是金輝的門壻。在京中京營節度使，世襲潼臺侯，岳恆岳老將軍，是他姨父。吏部天官是他的師祖。我一個小小七品知縣，我是誰也惹不起的。東方明一聽，哈哈一笑，說：賢弟你只管放心，慢說這樣的人，就是開封府黑炭頭，也不放在我的心上。我實對你說：南陽府我哥哥，不久的就稱王霸業，手下能人甚多，叫他派一兩個人來，就追取了他們的性命。你自己酌量辦理就是了。一回頭，叫王虎兒少刻回家中，取三千兩銀子，給這大老爺送來。說畢，站起就走，說：賢弟由你辦罷。知縣心中好生難過，說：長兄你再坐一坐，咱們兩個再談談。東方明說：沒有什麼可講的了，別就悞了你的公事，咱們改日再會。知縣送在門首，東方明仍出後門去了。知縣回至房中落坐，叫從人有請師爺，就把刑名師爺請將進來。這位先生姓曹，單名一個高字。進來見知縣身打一恭，曹高問段：不清有什麼事情？老爺請講。知縣就把施俊擊鼓，東方明託情的事，對着曹先生學說了一遍。特請先生與我出條妙計。先生說：老爺要依我的愚見，少刻升堂，把施俊帶將上來，不容他說話，老爺先就作威，說：施俊你枉讀聖賢之書，不達周公之禮，聽說你在外邊廂有

些不法之處。他要一聽此話，必要暴躁，老爺就辦他個咆哮公堂，目無官長，拉下去打他四十板子，立刻把他釘肘收監。趕緊派兩個長解，暗暗賄賂兩個人糊裏糊塗，出一角公文，就把施俊提出監來，當堂起解，告訴明白，兩個解差，半路行事，待等兩個長解回來交差時節，老爺再賞賜他們些銀錢，老爺這可算人情兩盡，白得三千兩銀子。施俊一死，他們家裏又沒男子，也生不出什麼別的禍患來。段不清一聞此言，連連點頭，說：「此計甚好。」這兩個長解，就煩先生叮囑他們：「我先給他們一百兩，事成之後，我再給他們一百兩，可要辦得嚴密。」先生連連點頭，說：「老爺只管放心，全交給我了。」先生出去之後，知縣吩咐一聲升堂，不多一時，在二堂預備，知縣整了官服，從後面出來升堂坐位，吩咐一聲，把擊鼓鳴冤的與我帶上來。立刻把施俊帶到堂口。施相公正等了有三個時辰，方纔有人進去說：「老爺升堂。」施相公氣昂昂跟定官人，來至二堂。見知縣歲數不大，圓領烏紗，瘦如猴形，聳肩縮背，在公位上端端正坐。施俊見了知縣這個相貌，就有些不樂，只得身打一恭，說：「父母太爺在上，我學生施俊，與父母太爺行禮。」知縣把驚堂木一拍，把小母狗眼兒一翻，薄片嘴兒一張，說：「施俊，你好生大胆，既讀聖賢之書，不達周公之禮，不在窗下讀書，盡自任意胡爲，終朝與匪人同黨，我足可以替你老師

代勞，來革去你的秀才。旁邊有先生答言，立刻就出了革條。若論宋室的秀才，最尊貴無比，知縣不應例打。故此先革去他的秀才，然後就許他動刑了。施俊一見這個光景，就知道這個知縣，受了東方明之請託，說父母太爺不容我學生說話，怎麼就革去我學生的秀才。若要革我前程，我有老師所管，再說我有什麼不法之處，是你親眼所見，還是別人說的。如今現有不法之人，你置若罔聞，不容我深訴其冤，反倒先怪我一身不是。知縣說：今有你太爺所屬的地面，路不拾遺，夜不閉戶，除了你之外，並無不法之徒。施俊一聽此話，哈哈冷笑：如今把我妻子都搶去了，還說沒有不法之徒。知縣又把驚堂木一拍，說：清平世界，朗朗乾坤，焉有搶人之理，分明是你捏造。施俊說：你受了東方明多少賄賂，我如今可稟明于你，你要不管此事，我要上府中去告。你已知曉，此案我可不算越訴。知縣又把驚堂木一拍，說：呔！好大胆的施俊，在此咆哮公堂，目無官長，來拉下去，與我重打四十板子。官人立刻把施俊拉將下去，脫了中衣，打了四十板子。只打得皮開肉綻，鮮血淋漓，起來還要分爭這個理兒。知縣吩咐收監，大家退堂。到了次日提出監來，當堂起解。有兩名長解，一個叫祁懷，一個叫吳碧。兩個押解施俊起身去了。一天晚間，至龍王廟，施俊求着要歇，連長解三人到了佛殿。祁懷說：到你媽媽家

了。施俊說：我沒有外祖母。長解說：誰叫你有一個好媳婦招事，死去別怨我們二人，是我們太爺的主意。施俊說：二位既在公門，正好修行，饒了我施俊的性命罷。祁懷那裏肯聽，舉刀就剌，撲哧一聲，死屍栽倒。要問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十九回 一二解差欺心害施俊 三賊寇用計戰徐良

且說施俊到衙門裏，受了四十板，一收監書童兒錦箋，一聞這個凶信，就飛跑往家中送信。此時家內無人，就是佳蕙在家中主事，趕緊教人出去雇乘馱轎，叫書童在家內看家。姨奶奶上京往岳老將軍宅中去，一者是託情，二者上開封府告狀去了。萬也不想不到施俊第二天就起解，整走了一天，晚間到了龍王廟，打算要歇息歇息。不料身逢絕地，祁懷把刀一舉，也是鬼使神差的，施俊說出這麼一句話來，你們二位，既在公門正好修行，饒了我施俊這條性命罷。焉知這一句話，不要緊哪，就是保命的真言。徐良在外邊聽着施俊二字，就想艾虎說過他的盟兄叫施俊，光州府固始縣人氏。別管是與不是，先打發這兩個解差，上他們媽媽家去。就把孝袍子的袖子朝上一捲，把袖箭一攏，那個祁懷剛一舉刀，只聽撲哧一聲，正打在咽喉，撲哧一聲，死屍栽倒在地。把吳碧嚇了一跳，瞅着怎麼一舉刀，就躺下了。正在納悶，忽聞噦的一聲鬼叫，進來一個吊



死鬼解差將要跑，那鬼的哭喪棍吧一聲，就打在肩頭之上，也摔了一個筋斗。徐良不容他起來，將腰帶解下，將他四馬倒攢蹄，把個長解捆上。這纔過來與施俊說話。施俊也是嚇得魂不附體。徐良說：「兄長不要害怕，隨說着把舌頭往下一摘，說：小弟不是鬼，我提一個朋友，你就知道了。」隨說着，就雙膝點地，請大哥在上，受小弟一拜。施俊也就跪下，說：「沒領教恩公貴姓高名，提我那一個朋友是誰？」徐良說：「小弟姓徐，名良，外號人稱山西雁。我的盟弟艾虎，外號人稱小義士，與你有八拜之交，是與不是？」施俊說：「不錯，原來是徐良大哥，我也聽艾虎兄弟說過。恩公救我這條性命，恩同再造。」徐良說：「大哥言重了。但不知施大哥犯了什麼罪過，遣在什麼所在？」施俊說：「徐大哥，若問我的事情，一言難盡。就把自己的事說了一遍。如今也不知發往什麼所在，就走在這裏，若不是徐兄長到此，小弟此時已作了無頭之鬼了。」徐良一聽，連連的亂罵，說：「好惡霸賊官，連這兩個狗脚，不都教他們在老西大環刀下作鬼，我就不叫多臂人熊了。」回頭一看，那名長解扒在那裏，連連求饒，說好漢爺，饒了我這條性命罷。正說着話，撲哧一聲，人頭落地。過來把施俊鐵鍊一揪，大環刀一砍，那根鐵鍊噲哪一聲，把鐵鍊削折。施俊把罪衣罪裙，俱都脫將下來。施俊說：「大哥你怎麼是這樣打扮，這是什麼緣故？」徐良就把

吳天良裝鬼的事，說了一遍。徐良說：我這嫂嫂既然被人家搶去，兩日光景，不知他真箇如何。施俊說：大哥我准知他性情，死倒有分的，絕不至從了惡霸。徐良連連點頭說：哥哥你先在這裏等等。一回手，就把這兩個死屍，連人頭裝在棺材之內，又把罪衣罪裙，捎馬水火棍，全都丟在棺材之內。徐良將棺蓋過來蓋好，與施俊商量起身，又把孝袍子帽子麻辮子，包在自己包袱之內。二人出離了龍王廟，那施俊如何能走得動，一癩一點，走了兩箭之遙，施俊汗流浹背。徐良看着這個意思，找了塊臥牛青石，二人落坐。徐良說道：大哥今年多少歲數了？施俊說：我今年二十五歲。恩兄多少歲數？徐良說：哎呀！我還叨長一歲哪，這可壞了。施俊問說：此話從何說起？徐良說：我要是上大歲坊，總得把大嫂子背出來，要是兄弟，還可。我是哥哥，就不能背弟婦了。世界上那有大伯背小嬌的道理。施俊說：事到如今，你是活命之恩，怎麼還論得了大伯弟婦哪？徐良說：不能不能，總爲個長幼的次序，不許錯亂。咱們慢慢的再定主意罷。施俊說：不用想主意，一勞永逸，全仗你老人家救命。正在說話之間，忽聽從北來了幾個人，往前直奔，口中亂罵說：你恨徐良不恨？那個人說：恨不得將刀扎死這狗娘養的，生吃了他的心肝。徐良一聽，却是熟人。先告施俊說：賢弟我來了幾個朋友，預先定下在此處相會，你

可在此處等我，千萬別離這個地方。待我回來，咱們兩個再走。施俊點頭說：哥哥只管放心，我絕不離開此地。徐良出了樹林，就迎上來了，離那幾個人遠遠的一蹿，等到身臨切近，再起來答話。你道這來的是誰？就是白菊花，與病判官周瑞、飛毛腿高解，三個人議論着要投奔南陽府，依着白菊花，要上姚家寨。這二人一定要上南陽府，晏飛無奈，只可陪伴二寇奔南陽地面。他有點心事，雖然同着一路走，他可不上團城了。去。皆因是他每遇到處採花時節，無論從也是殺，不從也是殺。單單就有一個會在他的手下漏網，且與他海誓山盟，應下把那個送往姚家寨去，兩個人作爲是久長的夫妻。自己隨同着這兩個人走，情實是爲找那一個婦人去。可巧這天走路，三個走着，就議論，偷或咱們要是遇見山西雁之時，咱們三個人三馬連環，難道說還勝不了他一人嗎？高解說：不行，只要有那口大環刀，我們二人就敵不住。周瑞說：我有一個主意，偷或遇見他，咱們三個人站在三角，每人檢上些石塊，他若奔我，你們兩個人用石塊打他。偷若奔晏賢弟，我們兩個人用石塊打他。縱然他會接暗器，他還能接咱們兩個人的石塊不成？並且咱們這石頭永遠打不絕。他一追，咱們就跑，那兩個人就追着他打。他要奔往的時節，咱們三人總相隔那麼遠，一齊攻着他打他。他空有寶刀，萬不能削咱們。

的石頭有贏沒輸，這就叫三馬連環。你們二位請想，我這個主意怎樣。白菊花哈哈一說：好可是好，奈非是英雄所爲也罷。咱們如若見着，先按着這個主意辦理，你們二位在前邊並肩而行，我在後面把鏢摸將出來，待等鼓上的時節，等你二人往兩邊一閃，我這鏢要打將出去，只怕他難以躲閃。我鏢要打不着時，咱們三馬連環，那還不遲。三個賊人把這個主意議論好了，沿路走着，就檢了些石塊，全都不大不小的，俱揣入懷內。走路雖透着沉，只要臨時用着，可以護命，誰還管沉與不沉。隨着路就罵罵咧咧。高解說：我要遇見狗娘養的，我生吃他心肝，都不解我心頭之恨。周瑞說：我要遇見毬囊的，把他剝成肉泥，方消我心頭之氣。三人只顧走路，高解一眼瞧見前邊蹲着一個人，說別走，他在那裏蹲着哪。白菊花身軀往後倒退兩步，把高解周瑞兩個人衣襟一拉，教他們二人併在一處往前行走。晏飛掏出一隻鏢，等着身臨切近，往外就打。徐良看着他們，離自己不遠，往起一站，哼了一聲，兩旁一閃，颼的一聲，一隻鏢到老西說：哎呀完了我了。撲哧一聲，栽倒在地。三賊一看，歡喜非常，把刀劍就剝。要問徐良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十回 欽差門上懸御匾 智化項下挂金牌

第五十回

欽差門上懸御匾

智化項下挂金牌

四七

且說白菊花這隻鏢，打將出去，就聽那邊哎呀完了我了，撲咚栽倒在地。三個賊人打算徐良未能躲開，焉知曉早就把那鏢接去，往後一躺，三個賊打算真是躺下了。哪擺刀的，擺劍的，徐良往上一挺身子說：來而不往，非禮也。對着白菊花就打，淫賊嚇了一跳，往旁邊一閃身軀。原來那鏢沒打出來，打的不是你，嘯的一聲，正打在周瑞頭巾之上，把周瑞嚇了個胆裂魂飛，也還算他躲閃得快。後來三個人，就把徐良往上一圍，四個人交手，那兩個人使刀的，先把自己兵刀防住。徐良見他們三個人越戰越在後，退來退去，忽就見吧的一塊頑石打將出來。徐良往旁邊一閃，躲過來這塊頑石，又是一塊石頭打來。再看吧，哎呀的亂打，可也打不着徐良。山西雁就知道他們定好了的鬼計。自己飛也相似，撲奔白菊花，心想身臨切近，與他交手。晏飛回身就跑，見後邊那二個，反倒追自己來了，也是用頑石亂擊。徐良情知不好辦，也無心與他們動手，自己並不追趕他們，說：便宜你們賊鳥入的。自己轉身回來，也是活該，他們那石頭，打得已然剩了一二塊。見徐良去遠，三個人無不歡喜。三個賊，復又聚在一處。徐良皆因樹內有個朋友，故此無心與他們動手。到了樹林回頭一看，那三個人已然撲奔正東去了，隨即進了樹林，叫道：施賢弟！施賢弟！叫了兩聲，並不見答應。徐良就在臥牛青石上一

看蹤跡早就不見，再往四圍一瞧，連一個人影皆無。自己一想，怎麼施俊兄弟這樣慌速，不在此等候，往那裏去。無奈出了樹林，往西一看，前面有一個人，背着一個人，來回的亂晃。徐良看見了些形象，這事就好辦了，撒腿往前就追。只見前面那個，看見有人追他，也開腿就跑。徐良緊緊一跟，氣得他高聲嚷叫，說：「你是什麼人，快些把我兄弟放下！你若不把我兄弟放下，我不管你是誰，我要口出不遜了。」前頭那人站住說：「是我。徐良身臨切近一看，雙膝跪倒，原來背施俊的是智化。皆因在京都小店住着，聽見小五義得官，又有一道旨意下來，賞他的金牌，御賜匾額，金銀彩緞，自己先就奔家中去了。直等到奉旨欽差到自己門首，連本府本縣全到門首，自己跪接聖旨，懸掛匾額。欽差的酒飯，有黃安縣的知縣蔡福說：「早就與欽差大人預備館驛。」欽差去後，自己親身上墳前祭掃，家內搭棚，請鄰里鄉黨當族親戚，對大眾說明白了自己的事情，從此就出家去了。整整熱鬧了三晝夜，然後備了自己應用的東西，帶上盤費銀兩，離了自己門首，還是要投奔京都，求相爺遞謝恩的摺子，自己在午門望闕謝恩。在路上就看見一差二解，却是施俊、智爺在夾峯山，見過施俊一次，故此認得。見施俊項上有鎖，是發遣

的形象。自己心中忖度：這個人是宦門的公子，不能作非禮之事。瞧兩個解差起意不良，晚間跟至龍王廟，拿智爺那樣的英雄，都嚇了一跳，廟內破殿的外面，有一個大白人。見他們一到，就出了北邊破牆，往那邊一藏。智爺可就住步了，找了一顆樹，在後面細細一看，却原來是徐良。心中暗道：這孩子也不嫌喪氣，就見他先結果了一個，後來在殿內又殺了一個。在外頭，裏面說話，俱都聽明。方知道施俊妻子被搶，又遇見貪官智爺，瞧着他們拾奪好了，自己先就躲避。見二人到樹林，自己在林外聽他們一敘年庚。徐良說：哥哥沒有背弟婦的道理。自己暗道：要露面，准叫我背，不如我在暗地看他們怎麼辦。就見徐良告訴他，我的朋友來了，定的此地約會。智爺暗笑道：我戲耍戲耍他，教他着會急。進了樹林，說施賢姪，你可認識我麼？施俊細看道：莫不是智叔父。智爺說：正是。賢姪多有受驚。施俊行禮說：叔父何以知之？智爺說：賢姪之事，我俱已知曉，不必再說。此時我先把你背將出去，這樹林之中，不可久待。施俊說：徐良哥哥，教我在此老等，叔父若將我背出去，我徐大哥回來，豈不教他着急？智爺說：不怕，他知道我往外背你。施俊一聽他知道，不敢往下再說。智化背着施俊，出了樹林，往西行不甚遠。還不見徐良回來，智爺說：咱們在此稍等你徐大哥。又把施俊放下。遠遠聽見那裏咕咚咕

唵如與人打起來相仿此時又不敢丟下，到那邊去看，只可等着半天時候，方纔回來。智爺背起就跑，鬧得施俊也不知什麼緣故。又聽後邊是徐良的聲音，算是聽着要罵智爺方纔放下。徐良到跟前一看，是智叔父，自己雙膝跪倒。這智叔父你可把我嚇壞了。智爺說：徐姪男你有朋友到了，把他讓到樹林，有何不可。徐良說：叔父那是誰的朋友，那是國家欽犯白菊花。智爺問：什麼白菊花。徐良這纔把白菊花事情提了一遍。智爺方纔知曉，說：你爲何不說明白了。你若說明，我幫你，把他們拿住了。徐良說：我施兄弟是念書的人，提出來，怕他害怕。我想那白菊花，早晚是我口中之肉，現時我施大兄弟的事情，你老人家知曉不知。智爺說：我一一盡知。徐良說：姪男打算前去救我弟婦，他在東方明的家中，不定隔着幾段界牆，打算往外救他，我是哥哥，他是弟婦，焉有盟兄背弟婦的道理。你老人家是叔叔，咱們爺三個一路前進太歲，殺人是我的事情，你救人。智爺說：咱們慢慢再定主意罷。徐良問：我兄弟又不能回家，咱們先奔什麼所在纔好。智爺說：相近着太歲坊的所在，先找一個店住下，慢慢再想主意。徐良說：我背着施大兄弟，智爺說：給他穿上點衣服纔好。徐良說：那裏去找。智爺說：我這裏有，打開包袱拿出一領青衫，又拿一頂軟包巾，青紗遮面的面簾。施俊問：這作什麼。智爺說：離太



歲坊不遠，找店住下，離你家也不甚遠。若要沒有這個青紗遮面，要有人認得你，豈不是反爲不美。施俊說：倒是叔叔想得周全。我們那裏有個金錢堡，斜對着就是太歲坊。那裏有個大店，就可以住下。智爺說：很好很好。施俊穿上青衣，把頭巾一戴，拿着那塊青紗，等用着時節，再帶。徐良把他背起來出樹林，智爺在後跟隨。正然走着，忽見前邊有一個燈亮射出，聽了聽遠方更鼓，已交三更以後。智爺說：二位賢姪，你看前邊那燈，必是住戶人家。依我的愚見，不如咱們先去投宿，明日早晨再走。徐良說：叔父這個主意甚好。智爺來到門首，叩打門環，忽聽裏面有婦人說話，深更半夜，這是什麼人叫門。智爺答言說：我們是走路的，皆因天氣甚晚，我們這裏有一個病人，要在貴宅中借光投宿一宵，明日早行，定有重謝。裏面婦人說：我們當家的沒有回，你們又都是男子，我可不好讓你們進來，別處投宿去罷。智爺說：此處又沒有多少人家，望大奶奶行一個方便，若不是有個病人，也就不用借宿了。裏面的婦人，又答言說道：你們既然這樣說着，住一夜無妨。智爺低言告訴徐良說：人家本家又沒男子，少時婦人開門，你別說話，且裝作一個啞叭，我自會變化。徐良抬頭見裏面燈光一閃，出來個婦人，三位一看，吃驚非小。要問什麼緣故，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知恩不報偏生歹意 放火燒人反害自身

且說智爺叫徐良裝作啞叭，以免婦人疑心。不料一看這個婦人，好生凶惡，身高七尺，胖大魁偉，頭上一塊絹帕，把他那一腦袋的黃頭髮包住，像地皮的顏色。一張臉上面，還搽了一臉粉，畫了兩道重眉，蒜頭鼻子，厚嘴唇，穿一件藍布褂腰，中繫着一塊藍油裙。兩隻大腳，一臉橫肉，打着燈籠，年紀約叢三十多歲，說話聲音洪亮。三位一瞧，就知不是良善之輩。徐良瞧了智爺一眼，智爺想着天氣已晚，又沒有別的住戶人家，滿讓這婦人凶惡，還怕他什麼。冲着婦人深深一恭到地，說：大嫂！這是我的姪子，冒染了風寒，把他背回家去，打此經過，天氣已晚，就求大嫂行個方便，我們在院裏都行。婦人說：我們這裏有兩間西房，就是太破爛，你們若不嫌閒冷，也算不了什麼要緊的事情。復又拿燈籠一照，說呀！這就是個病人哪。此時施俊就用青紗把臉遮住。智爺說：不錯，這就是我姪子。又問這個背人的人是人是鬼。本來徐良生得面貌難看，又是兩道白眉，往下下一搭拉，只是吊死鬼一般。智爺說：他是啞叭，帶着徐良真會，他就啊吧吧的，指手畫腳，也不知說些什麼。招的那婦人哈哈大笑，說：錯過他是啞叭，我可真不敢叫你們在這裏住下。幾位請進來罷。智爺隨同進去。婦人進來，關上大門，直奔西房。這院內是三

間上房，很大的個院子。兩間西房，離上房甚遠。靠南牆堆着些柴薪，進了兩間西房，那婦人把油燈點上。徐良就把施俊放在坑上。婦人說：應當給你們預備些茶水，皆因我們家沒有茶葉，屈尊些罷。智爺說：這就多有打擾，還敢討茶。大嫂請歇息去罷。婦人轉頭出去。施俊腿上傷痛，直哼咳不止。那盞燈又沒有什麼燈油，不大的工夫，燈油一滅，徐良智爺二人，就在坑上盤膝而坐。悶坐了半天，也覺困倦。雙合二目沈沈睡去。忽聽外面打門，婦人問：是誰？外面答言說：快開罷！是我。這可算終日打雁，叫雁啄了眼了，快開門來罷。我被人打得渾身是傷，我好不容易扒回來。婦人出來，把門開了一看，丈夫吳天良，渾身是血，一癩一點的，往裏邊走。關上大門，進了上房，往桌子上一扒。他妻子問什麼緣故。吳天良說：皆因我在龍王廟棺材裏。他妻子一擺手說：你別嚷，西屋裏有投宿的三個人呢。你道這個就是龍王廟棺材裏裝吊死鬼的那人，這婦人是他的妻子。刁氏。吳天良就把始末根由，說了一遍。把徐良給他那十兩銀子掏出來，放在八仙桌上。刁氏說：你說打你，給你銀子的是白眉毛。吳天良說：對！長得與吊死鬼一般。刁氏說：此時他變了一個啞叭了。就把三個人投宿情由告訴了吳天良。吳天良說：內中要有那個人，可不好辦。他說給我銀子，叫我痛改前非，他一個人我就不得了，何況他們三

個。依我說，明日早晨，讓他們走罷。婦人說：你要是有胆子，等他們睡著的時節，用刀結果他們三個的性命，也費不了多大事。你要不敢，只可放火燒死他們。吳天良說：燒他們倒是個善法子，我可不敵殺他們去。刁氏說：待我出去聽聽。出去工夫不大，回來笑嘻嘻說道：天假其便，他們都睡著了，油燈也滅了，咱們就此行事。當時間，兩口子手忙腳亂，把柴薪堵在西屋的門首。刁氏叫吳天良取火紙去，吹著好點。吳天良奔到屋中要取火紙，回頭一看，八仙桌上兩錠銀子沒了。刁氏正在這裏等著取火紙，聽見屋中間家裏的鏢子那裏去了。刁氏一聞此言，暗暗咒罵，說：好烏龜王八小子，單在這個時候問我話，我一答言，把這屋內人由夢中驚醒，咱們這事還辦得成嗎？真是一點心眼沒有。又聽屋中哎呀嘆喲一聲，栽倒在地。婦人疑著絆了一個筋斗，自己剛要轉身，覺著脖子被人掐住，往起一提，直奔屋門口來了。就聽屋中那裏問：智叔父拿住了沒有？外面答言說：拿住了，你那個拿住了沒有？屋中說：拿住了。原來徐良與智化，俱都看見吳天良回來了。徐良就低聲告訴了智化一遍。吳天良這件事情，智爺聽著，也是生氣。徐良出了西屋，把他們兩口子定下的計策，盡都聽去。復又回來，低聲告訴智爺，扒著窗戶往外看著。待婦人臨近，徐良與智爺，假裝一齊打呼。施俊是真睡著了。待婦人聽

準奔上房時節，徐良與智爺也就出來了。智化在西房上扒著，徐良在正房上扒著，二人早就商量好了。看著他們兩口子一搬柴火，徐良就躡下房來，進了屋子，把十兩銀子收在兜囊之內，說：俺老西捨命不捨財。在八仙桌子底下一蹲，吳天良進來一找銀子不見，一問他妻子，早就教徐良把兩條腿挽子搭住，往懷裏一帶，撲咚一聲，栽倒在地。徐良往外一攢，把他脖子掐住。智爺把婦人提在屋中，徐良先把男的捆上。智爺把女的往下一扔，徐良也把他捆上。刁氏苦苦央求，徐良撕衣襟，把他口來堵塞。轉過臉來對吳天良說：你說有八十歲老娘，在那裏？吳天良四馬倒攢蹄，在地上扒著，沖著徐良說：我的媽媽，沒在家，往姥姥家去了。徐良說：我告訴你，不改前非，大環刀不饒。我還給了你十兩銀子，你還放火燒我，可見你的良心何在。我不殺你，怕留下壞根兒。手中刀往下一落，只聽嗑呷一聲，紅光崩現。回手就把那婦人嗑呷一聲，也是結果性命。智爺說：你結果兩條性命，可是他們罪當如此，可就怕地面官擔架不住。徐良說：這個賊人，素常不知害死多少人的性命，這也是他的惡貫滿盈。明天咱們爺們起身時節，把房子點著，將他們死首火中焚化，絕沒有地面官的事情。智爺說：這個主意也好。咱們此時趁著施相公睡覺，先定下一個主意，明天到太歲坊，倒是怎麼個救法。徐良說：總

是你老人家吩咐。智爺說：我方纔想了一個主意，明天咱們到金錢堡店中住下，出去至惡霸家中探道，找一個幽密所在，咱們把施俊帶出去，叫他在幽密所在等著，咱們先買下一副靴帽藍衫，待等把金氏救出來，叫他女扮男裝，咱們把金氏救回，就說是他表弟。第二日五更起身，僱上車輛，先出去幾十里地，找店住下。咱們再返轉回來，進太歲坊，殺他們個乾乾淨淨。明天咱們是淨救人，次日剩咱們殺完了人一走，誰還能追得上咱們。你想我這個主意如何？徐良一聽，說：總是你老人家足智多謀。再要說進太歲坊，也不準知我那弟婦在什麼地方。趁著我這裏有一身鬼衣裳，我就穿戴起來，嚇嚇的亂叫，連男帶女，他們見著，不能不怕。你老人家趁慌亂之際，也好找我弟婦。智叔父想想我這個主意如何？智爺說：你要裝鬼，我就裝神。我那裏有一個隔面具，是個金臉的，披撒著紅頭髮，我那裏有一件青衫，有一個蒼蠅拂兒，我就算夜遊神。徐良說：我算吊死鬼，這可真有個玩意兒了。爺兩個把主意商量妥當，又到西屋裏看了一看，施俊方纔由夢中驚醒。徐良說：天氣不早了，咱們該起身。施俊問：怎麼謝那婦人呢？徐良說：早就謝了他一刀。施俊問：此話怎麼講？徐良說：你打算那婦人是好人啊！將底裏原由，對他說了一遍。施俊說：這一番若不虧叔父兄長，我又身歸那世去了。徐良出來，

把柴薪堆上，房屋中立刻點着，背起施俊就走。智爺開了大門，將走一箭之遙，就見烈焰飛騰，火光大作。走到紅日東升時節，遇見一個趕腳的，就叫施俊上了驢，叫他馱在金錢堡，一路無話。到了金錢堡，天已晌午。施俊下驢，仍然是徐良背着，把青紗罩住臉面。這金錢堡是東西大街，南北的鋪面，人煙稠密，熱鬧非常。就見路北有一座大店，是高陞店。將近店門，夥計迎出來問說：三位是住店的？智爺說：可有上房？回答說：有上房。將往裏走，忽聽後面嚷了一聲，如同打了個霹靂相仿。智化徐良一看，這四個人紅黃黑藍四張臉面，四樣衣服，有夜行衣包，好生兇猛。若問四個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金錢堡店中觀四寇 太歲坊門首看兇徒

且說智化等三人進店，將要進上房，忽聽見後面有人問店家，可有上房。夥計連連答應說有。東跨院有三間上房，西跨院也有三間上房。那四個人說：我們上東跨院罷，打尖就走。又一個夥計說：你們四位爺往這裏來。徐良智化早就打量四個人，俱是賊寇，生得兇惡之極。徐良進了上房，見那四個人就奔了東跨院。徐良把施俊放在裏間屋中，放下簾子。店家打來臉水，隨後烹茶，然後就教預備飯。就是智化一人喝酒，另教店家預備點湯水，兩碟饅首。施俊也吞食不下，喝了湯，吃了兩個饅首。徐良把剩的東

西，拿到外間屋中俱已吃完，叫店家夥計檢去。徐良問：夥計貴姓？那人說姓王。徐良問：排行第幾？夥計說：店中夥計，還有什麼準排行，你老喜歡叫王幾，就是王幾。徐良說：那麼叫你個王八？夥計說：客官別頑笑。你老人家貴姓？徐良說：我姓徐。我問你一件事情，你可知道？夥計說：什麼事情？徐良說：此處有一個儒寧村施家，你可認得？夥計說：怎麼不認得呢？無奈可有一節，正在例頭上。什麼事情罷？徐良說：那位大人作過蘭陵府知府，我在本地打死了人，幸虧他救了我性命，直到如今，也沒與他道勞。順便來到此處，只沒找着住處，聞說在儒寧村住。夥計說：你幸虧遇見我打聽，千萬可去不得。如今施大老爺故世，新近全家遭害，施相公還不定死活。皆因六十天燒船轎，少奶奶被我，我們這裏太歲坊搶去，施相公到衙門中告狀，打了四十板，第二天就發遣，姨奶奶上京告狀去了，你可千萬別找去。徐良說：這位少奶奶被他們搶去幾天了？夥計說：在太歲坊三天了。徐良說：這三天工夫，大概也成了太歲奶奶了罷？智化瞪徐良一眼，心中暗說：施俊在裏間屋內聽著哪！夥計說：客官，你別亂說糊道，人家少奶奶是什麼樣的人物，你可別糊說亂道。咱們聽見說他要行拙志，不能有人看着，他把臉都抓破了。如今也不吃飯，也不喝水，一味的求死，就是不教他死。徐良說：我可不去啦，又教夥計出



去烹茶。徐良說：智叔父我弟婦沒死，這就不怕了。你老人家出去置買東西去罷。智化答應一聲，拿了銀子，囑咐徐良可別教夥計到裏屋內去呀。徐良說：叔父只管放心，全有我哪。智化出了上房，直奔店門口而來，與店家打聽那裏叫太歲坊。夥計說：太歲坊好找，由西往南，見着石頭牌坊，那就是太歲坊。智化出離了店外，直奔西南，進了石頭牌坊，路西廣亮大門。將至門首，就見門外有數十騎馬，正趕上東方明送客。有一人身高八尺，黃緞紫巾，絹帕攏頭，淡黃箭袖袍，紅青跨馬服，薄底靴子，寶藍絲帶，肋下佩刀，披着一件豆青色的英雄氈，面賽薑黃，微長鬚鬚。書中暗交，這就是黃面耶朱英，與他送寧夏國王爺的書信來了。再瞧東方明，天青色四楞繡花員外巾，穿上一件大紅袍，服上繡三藍色團花，薄底靴子，面如油粉，一雙三角眼，連鬚落腮鬚鬚，臉上怪肉橫生，實在兇惡。他身後站著一人，透着出怪，身高一丈開外，一身皂青緞子衣服，面如鍋底，熊眉豹眼，如牛截黑塔相仿。送出朱英來，吩咐教人把馬帶過來，抱拳帶笑說：候乘。從人把馬鞭子遞過去。那人上馬，欠身抱拳說：請東方明大家回去。從人俱都上馬，數十匹坐騎，直奔南陽府去，暫且不表。單說智化，遠遠看見那個黑大漢，暗暗吃驚，想這個人本領不小，也不知他們是那裏挑選來的這樣人。自己圍著他的羣牆，探了探道路。

直到他後牆外頭，見那裏有一顆大柳樹，燒了心子，是一個黑洞相似，暗說：教施俊在這裏藏著，到不錯。晚間若要進去，也從這後牆進去，很好的一條道路。復又看西北是金錢堡西口，外頭有個小五道廟。智化到跟前一看，是新收拾的紅格扇，糊着黃紙，有個鎖頭鎖著。智化往前行走，身臨切近，上了月臺，將黃紙戳了一個窟窿，往裏一看，是新塑的佛像。兩邊白石灰牆。智化看了這個所在，比樹窟窿強得多。智化看好了這個所在，復又返至街裏頭，買了一副靴帽，藍衫，急速回店。啟簾進了上房屋中，徐良把包袱接將過來，放在桌子之上。問道：智叔！可把所在看好。智化說：已經看妥。徐良說：多一半是樹窟窿內，或五道廟，是與不是？智化說：徐姪男！多一半你也去了。徐良一笑，姪男假裝走動，我就上太歲坊繞了一個灣兒，趕緊回來了。智化說：你看見他送客沒有？徐良說：我沒看見。你老人家可見著東方明了麼？智化說：我見着東方明，本來他就兇惡，他身後還有一人，好生猙獰怪惡，比你二哥高半個頭，又胖大，可不知這個人是誰？徐良說：姪男到那裏看他門首無人，晚間教我施大兄弟在那裏等候。智化說：你既然是看見咧，總是五道廟內好。兩個人把主意安定，到裏間屋中告訴施俊，又聽見東院那四個人，走在院中說：我們把錢開發清楚咧。店中夥計說：你們走麼，我們可待慢。徐

良復又扒著窗門，看了一看四個人。回來告訴智化說：「叔父，你瞧這四個人來頭不正，要據我看他們，準是東方明的餘黨。」智化說：「咱們不管他的事情，隨就吃晚飯，吃畢，將殘傢伙撤去，掌上燈火，不到二鼓之時，把自己所用的東西，俱都帶上。」智化拿著包袱，施俊仍用青紗遮面，還是教徐良背著。智化把店中夥計叫來，說：「把我們這屋門鎖上，我帶着我的姪子看看病去，還要到他表弟家瞧瞧哪。我們一到他表弟家，他可不定回來不回來，我們是準回來的。你可別上店門，多等一會，夥計說：客官只管去，不怕是五更，就是天亮回來，我們有打更的在門內伺候。」爺兒三位出離高陞店，走到金錢堡西口之外，上了小五道廟月臺。徐良把施俊放下，拉出大環刀來，對著鎖頭鏗的一聲，就把那鎖砍落。智化推開格扇，三人進去，參拜了一回神佛。智化把包袱交給施俊，教他在拜墊上坐著。徐良出去搬了一塊大石頭來，囑咐施俊等：「我爺們兩個走後，把這石頭頂在格扇之上，憑爺是誰叫門，你可別開，聽出我們語聲來，你再開門。」爺兩出了五道廟，施俊把格扇關上，用石頭一頂，靜等着聽妻子喜信。單提智化山西雁離了五道廟，一直奔正南到太歲坊後身，到了後牆，二人一縱身軀，全都躡將上去。往四下瞧看了一回，正是花園子景致，亭館樓臺，樹木叢雜，太湖山石，抱月小橋，月牙河，四方亭，

茶靡架，好大的一個花園子。二人飄身下去，智化說：我在前面，你在後面，我若得著金氏的下落，我與你送信，你若得著金氏的下落，你與我送信。說畢，叔姪二人分手。智化上前邊去不提。且說徐良早到了一片竹塘，自己把夜行衣包解下來，打開放在地下，就把那白高帽子埝直，足有三尺高，他自己套在壯帽之上。又把孝袍子穿上，把刀撇在外邊，又將麻辮子虛攏住腰，再把舌頭挂上，此時可沒哭喪棒，就是空著手。徐良扮出這個吊死鬼來，帶着他那兩道白眉毛，正象吊客一般。自己一樂，又學着鬼嚎的聲音，嗷嗷的亂叫。由西往東亂跳，又從東奔到西邊，越奔越樂，來回好幾次。來到西邊，拿他夜行衣包，不料包袱蹤跡不見。徐良一急，忽聽南邊竹葉刷喇一響，見一個黑影一晃，要問何人拿去，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十三回 遇吊客魂胆嚇落 見大漢誇講奇才

且說徐良扮成吊客，一學演這個鬼形，回頭一取包袱，轉眼之間，就會丟了。自己一怔，往正北一看，正對一座大樓。自己想了想，或許是這樓上有狐仙。聽說狐仙最喜鬧着頑，大半是狐仙爺，把我包袱拿去了，待我叩求叩求。冲着一座大樓下了一跪，說：狐仙老爺，別與我鬧着頑，我這裏是有正事的，是誰把我包袱拿去，早早還了我罷。說畢，站

起身來，走在竹塘上面，站了半天回來，再看包袱仍然沒有，復又照前番，又說了一遍，仍是在那裏等了片刻功夫，回來時節，仍然不見。可把山西雁這個火性惹上來。徐良就罵出來，說好鳥八的驢球。剛的這一罵，可就罵出禍來了。就聽刷拉竹葉一響，吧叻從正南上打來一塊石頭。徐良說：真是狐仙扔磚頭，你顯出形象來。咱們兩個人較量較量。說著話，就由竹塘西邊繞着，往正南上就追，真是顯出形象來了。就見一條黑影，山西雁把他的孝袍子一擦，尾巴背後，見那條黑影由正南撲奔東南，先前山西雁總疑是狐仙，嗣後來聽見前邊那條黑影，腳底下有聲音，就知絕不是狐仙。但是一件，自己追不上他，皆因是他這孝衣又長，又是裹腿，跑得不能甚快。正跑之間，就見東邊一段長牆，牆頭上是古輪錢的花，牆下截有個月兒門，就見那條黑影躡上牆頭，這個人穿着一身青衣。徐良跑到牆下，也就躡上牆頭，往裏一看，就是正北上有三間樓房，俱點着燈燭，還有兩間東房，就瞧見那條黑影奔東房後坡去了。自己躡下牆頭，正要往東房上追趕，忽聽見樓上哭哭啼啼的聲音，說：你們這幾人作一件好事，讓我一死。我若到九泉之下，再也忘不了你們的好處。又聽那幾個人說：我們叫你一死，不大要緊，你不想想，我們擔架得住，擔架不住。依我相勸，你想開了罷，你是出不去，死，你是死。

不了；你還打算你丈夫尙在哪，你丈夫早死多時了，早有我們二太爺告訴知縣，派了兩名長解，把你丈夫的性命結果了。徐良一聞此言，就知準是弟婦，現時在這樓上呢。自己一想，追那個倒是小事，先與智叔父送信要緊。故此一轉身，復又由牆上出來，直奔正南。忽見有一所房子，裏邊燈光煥燦，全是婦女講話的聲音。心中一動，說：我先在這裏嚇呼嚇呼他們，把簾子一掀，就見那屋中約有二十多個婦人們，全都在那裏喝酒。酒哪，原來是衆姨奶奶們，吃的是喜酒。這個婦人，今天晚上別管從與不從，也是要洞房花燭。皆因是東方明前頭來了朋友，此時那裏有工夫過來。故此這些姨奶奶們預先就喝上了。有些個婆子，有些個丫嬛，有十一個姨太太，全都在那裏坐着。丫嬛婆子斟酒，說說講講，嘻嘻哈哈，正在高興的時候，不料嚇的一聲！往門口那裏一看，先進來一個大白帽子，後來進了屋子，見他穿着一身孝服，繫着一根麻辮子，黑紫的臉，兩道白眉毛，往下一搭，一拉鮮紅的一個舌頭，足有一尺多長，噙噙的亂叫。把這些姨奶奶婆子丫嬛，嚇了個胆裂魄飛。頃刻間，撲哧撲哧東西亂倒。口中也有喊叫出來的，也有就死過去的。徐良越發逞能，就在滿屋中奔來奔去，只顧他在屋中亂叫。不大要緊，可巧從外邊來了一個人，就是內外管家王虎兒。皆因是東方明前頭陪着幾個人吃酒，

教王虎兒與姨奶奶前來送信，不用教他們大衆等着了。王虎兒剛到門外，就聽見屋中直聲直氣的鬼嚎，自己把簾子一掀，往裏探頭一瞧，原來是個吊死鬼，嚇得他真魂出竅，回頭撒腿就跑，一直撲奔前邊去，一直到廳房掀簾，進到裏面喘吁不止，嚇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原來東方明正陪着四個人在那裏吃酒，那四個人是南陽府伏地君王、東方亮派來的。他知道東方明近來鬧的事情太大，他手下沒有多少能人，倘若東方明闖出禍來，遇見真有本領的，怕他乾受其苦，故此纔把這四個人派來。這幾人全都做綠林的買賣，一個叫神偷趙勝，飛腿孫青，小猿猴薛昆，地裏鬼李霜，皆因是他們不認得太歲坊在什麼地方，在金錢堡高陞店內打尖，要來的上等酒席，喝着酒，與店夥計中打聽太歲坊，離這裏多遠。店中夥計一指，告太歲坊的地方。四個人回了飯錢，就上太歲坊。見了東方明，就把他們待爲上賓，治酒問了會團城子事情。神偷趙勝說：如今播臺的事情，業已探好，在五里新街口之外，地名是白沙灘。總鎮播臺的臺官，就是神拳太保。賽展熊王興祖，此刻打發人請去了。東方明問：現在那裏請去？趙勝說：現在河南洛陽縣姚家寨，在黑面判官姚文，紅面判官姚武家內去請。此時還未到。哪我們那裏大員外爺，怕你老人家勢孤，打發我們前來，要有用我們時節，只管吩咐。

若有事的時，短不了奉懇。正在說話之間，忽然打外邊進來一個人，趙勝四個人一看，如半截黑塔相似，煙熏太歲一般。連忙問道：員外爺這位是誰？東方明說：與你們見見，這就是我妻弟，姓竇，叫勇強，外號人稱大力將軍。又向著竇勇強說：這四位是大哥那裏打發來的。趙爺、孫爺、薛爺、李爺，彼此相見。五個人對施一禮。趙勝等往上一讓，竇勇強、竇勇強再三不肯。大家落坐飲酒。趙勝看著竇勇強，生得十分兇惡，說道：我看舅老爺身胚，必然膂力大。東方明道：論他的氣力，實在不小。還有一件，週身刀鎗不入，生就的皮肉，若象皮一般。他還有個外號，叫癩皮象。他的胳膊，對著咱們的胳膊一蹭，就得皮破血出。咱們刀要是砍上，也能吹一個口子，只要把刀抽出來，立刻這個口子就長上。拉這個癩皮象的外號兒，真沒把他叫錯。正在喝酒談叙之間，王虎兒張口結舌說：後頭鬧鬧鬼。東方明問：什麼鬼？王虎說：大鬼，有七八十丈高，腦袋象車輪，那麼大眼睛，似兩盞燈，一尺多長的舌頭，嘴裏往外噴火，穿著一身孝袍子。哎呀！怕死我也。在姨奶奶屋裏亂鬧了，把姨奶奶全都嚇死了。東方明問：此話當真？王虎說：小人焉敢撒謊。東方明一聲吩咐，叫護院的抄傢伙，打更的點燈籠，去到後院捉鬼。這段節目，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東方明仗造化捉鬼 黑妖狐用奇計裝神

且說東方明一聽姨奶奶屋中鬧鬼，就急了，立刻吩咐看家的，打更的，抄傢伙，掌燈火，立時間一陣大亂。護院的進來十數個人，外號兒夾尾巴狗，長尾巴狗，無毛雞，花臉野貓，聽見員外爺叫大衆就抄傢伙。前來問員外爺叫我們，有何事情？東方明說：你們到後院與我去捉鬼。衆人一聽，全都嚇得身軀往後倒退，說：員外爺別的事全行，要教我們捉鬼，那可不行。人鬼是兩踏，縱然有本事，誰能捉得住鬼哪。東方明說：你們既然在這裏看家，我教你們捉鬼，就得去捉。那些人你推我讓，沒一個敢上前。東方明氣得拍桌案亂嚷。趙勝、孫青四個人齊說：二員外爺不必動怒，我們去捉鬼。東方明說：不用你們去，可見我手下的人，皆是些無能之輩。教他們瞧瞧，還是我去捉鬼。吩咐一聲，看我的兵器來。單有兩個人抬著一把虎眼金鞭。趙勝等看這鞭，足有碗口粗細，兩個人抬著。把二人壓得好似歪歪咧咧的。就見東方明一伸手，接將過來，並不費力。趙勝等暗暗把舌頭一伸，說：二員外爺好大膂力。東方明早就把長大衣服脫去，摘了頭巾，氣昂昂的，拿著一把鞭，出了廳房，直奔後邊來了。連趙勝等，並家人帶護院的大衆，點著燈球火把，也奔後邊來了。王虎兒見他們人多，先就跑到前邊帶路，至姨奶奶屋子外頭。

聽了聽，此時屋中又沒有什麼聲音，咻，沖著東方明用手一指，說：就在這屋子裏哪？趙勝等要進屋子，東方明攔住他們，說：不用你們，還是看我的。自己心中一忖度，有人說起鬼最怕三昧火，在人的頭上是一盞明燈。自己一想，若要哥哥作了皇上，我就是一字並肩王，我這腦袋上，肩膀上，不定有多少燈哪。我要先把腦袋伸進去晃晃，屋中要是有鬼，教我這腦袋上明燈，也就把他照滅。想好了這個主意，自己把簾子一掀，把腦袋往裏一伸，也是心中害怕，閉著眼睛把那腦袋晃了幾晃，並沒有鬼的聲音。自己就把胆子壯起來了，睜開眼睛一看，連個鬼影兒全無。想著自己造化，是真大呀。就是地下橫躺豎臥，盡是那些姨奶奶丫嬭婆子。東方明說：大眾跟我進去罷，鬼已被我治滅了。趙勝等大眾進來，就把這些婦人扶起來，待了半天，全都悠悠氣轉。東方明坐下，問這個緣由。那些人異口同聲說鬼的這個形象，又與王虎兒說的不同。東方明又安慰了他們半天，又說自己怎麼造化，從此就不能再有了。忽見竇勇跑進來，說：前頭院子有個神仙，駕著白雲，在半懸空中那裏嚷哪，他說是夜遊神。東方明一聽，又是一怔。怎麼今天晚上神鬼全來了哪？趙勝等也都是一怔。又有幾個家人怪嚷著，往裏直奔，說：員外爺可了不得了，前頭夜遊神那裏說哪，教我的好好把金氏娘子送將出去沒事。

若要送，要教咱們一家子，都化成膿血。東方明說：待我去看，勸姨奶奶，不用就驚害怕，有我在，一福壓百禍，我到了就不見了。大眾執定燈火，奔到前邊，來至廳前院內，果見半懸空中，類若半雲半霧之中，是個金臉紅頭髮，穿著一件青衣服，手中蠅拂子亂擺。內中就有信以為實的，七言八語，紛紛議論。惟獨趙勝細細瞧看智爺，總未深信。原來智化與徐良分手時節，一直撲奔正南，各處找尋金氏在什麼所在。可巧正走在更房，見裏面點定燈燭，窗櫺紙有破損的地方，往裏看了一眼，原來是兩個更夫在那裏講話。一個手中拿了個白布袋說道：這宗東西，只要拉開一抖，憑你托天本事，也要將他拿住了。爲是迷失二目，還好逃走嗎？正在說話之間，一陣大亂，衆人喊叫後面捉鬼。智爺看這兩個，一聞此信，急忙出去。智爺心中納悶，到底不知這口袋內，是什麼物件。屋內無人，自己一縱身，躡到屋中，就見後門放著五六個口袋，全是一般大的尺寸。把口袋嘴子，打開一看，原來是白沙石磨的麵子，過了細羅。智爺一看此物，計上心來，提著口袋，往前就走，找了一個僻靜所在，打開包袱，把自己衣襟調妥，將刀挪在絲帶之內，上邊罩了一領青衫。帶了隔面具，就是那小孩子帶的鬼臉一般。却是金臉紅髮，眼睛鼻子口，這幾處皆有窟窿，可以出入氣，往外瞧看。上面有個飄帶往腦後一繫，復

又拿了蠅拂子，把包袱往腰間一繫，提著白沙石口袋往前就走。行到廳房後邊，一縱身躡上後坡，扭項往後邊一看。見後邊燈籠火把，人聲亂嚷，說捉鬼呀捉鬼，智爺就知道是徐良鬧的故事。自己往前來，一路之上，各處留神。總沒找著金氏的下落，只好也就裝起神來，使個詐語，使他們家內之人口中說出金氏的方向，再去搭救。拿定了這個主意，說：「下面聽真，我乃夜遊神是也，奉玉帝敕旨，我佛牒文，鑒察人間善惡。今有東方明作惡多端，快快前來見吾神，好開活汝的性命。隨說著，早就看見了底下，也有由屋內出來的，也有由別院跑過來的，也有打著燈的，也有在黑暗處站著的。乘著此時，智爺在房上往下一躡，又躡起有一丈多高，使了一個雲裏轉身，就把那白沙石一洒，下面人看這夜遊神，猶如從天宮，駕著白雲墜落下來的一樣。家人撒腿往後就跑，與東方明送信去了。工夫不大，見東方明率領大眾，由後面往前院而來。復又把那白沙子刷刷啦啦的亂洒，伏地太歲，東方明帶著趙勝、孫青、薛昆、李霸、竇勇、強、大眾抬頭一看。夜遊神復又說道：「下面聽真，吾乃夜遊神是也，奉玉帝敕旨，鑒察人間善惡。今有施俊夫妻，被東方明所害，金氏娘子乃是三貞九烈婦人，你若知時務，急速快將金氏送回家去，以免爾等滿門之禍，如若不然，吾神教你全家大小，一時三刻，俱化爲膿。」

血。東方明一聞此言，身不搖白戰。就對竇勇強大衆說：「今有夜遊神指教於我，快把金氏送回他們家去罷，亦免咱們全家之禍。」趙勝在旁邊，把孫青叫將過來，低聲說道：「這箇是夜行人假扮夜遊神，那雲彩是洒的白沙子，你們會看不出來。待我由後面上房，你們逗他說話，我把他踢下房來，用亂刀一剝，咱們在二員外跟前顯顯本領。」孫青點頭，轉身就與智爺說話。夜遊神老爺，我們這裏就送出金氏去，千萬可別降我們一家罪。智爺說：「急速快，那個送字，未能說出，就聽見吱呀一聲，只見一個人摔下房來，衆人用刀亂剝，叱哧咯哧鮮血淋漓。要問智爺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趙勝害人却被人害 惡霸欺人反被人欺

且說衆賊聽夜遊神吱呀一聲，撲咚摔倒在地。孫青、薛昆、李霸三人，把刀亮出來，叱哧咯哧一陣亂剝。東方明一見大家亂剝夜遊神，不覺心中害怕。忽聽房上一聲喊叫，下面該死的惡霸，敢用刀剝夜遊神，你們該當何罪。衆人一聽，房上又有夜遊神說話，大家細細一看，剝的這人，不是夜遊神，原來是趙勝。一個個面面相覷，暗道：「趙大哥怎麼打房上摔下來了。原來是趙勝預先與孫青低聲講話，智爺就明白了，準是商量暗算於我。」果然一回頭，只見趙勝慢慢爬房脊過來，忙起一擡身，對著智爺的臀，就是一

腿智爺容他一踢，自己哎呀一聲，却是揪住了趙勝的腿腕子，往下一帶。惡賊身不由自主，撲咚摔下房來，衆人並沒看明白是誰。此時又聽夜遊神說話，大衆方纔細細瞧看，彼此異口同音，說員外爺，咱們上了夜遊神的當了。衆人大罵夜遊神智爺一生就是不被人罵，本與徐良商量，次日再動手殺人，被衆人一罵，壯氣上來了，把假面具飄帶一解，脫下青衫，掩了沙子口袋，把蠅拂子往青衫裏一捲，放在房上。回手抽刀，說夜遊神要汝等的性命來了。衆人往兩邊一閃，智爺腳站實地，衆人齊說：拿住這個人，與我們大哥報仇。一個個手中兵刃，往上亂扎亂砍。智爺這口刀遮前擋後，正在動手之間，後邊又有人來說：員外爺不好了，後面又有鬼嚎起來了。是一個大白人，無論男女的房中，他是掀簾子就進去。此時嚇死人不少啦。東方明說：仍然還是我自己去捉鬼。教那人在前頭引路，直奔後面，就見那人用手一指，果然就在屋中嚇嚇的亂叫。東方明奔到屋門口，仍然是把簾子一掀，眼睛一閉，他吃著上回那個甜頭了。將頭一搖，他心想著頭上的燈，把鬼照滅，晃了半天，果然聽不見鬼叫了。倒把山西雁嚇了一跳。頭一次是徐良把衆姨奶奶嚇躺下，自己往別處去了，東方明鑽進惱袋來，徐良是沒看見過得。這一次，山西雁瞧他閉著眼睛，頭顱亂晃，不知是什麼緣故，就用自己舌頭沖

他面門銜了一下。東方明就覺著冰冷，在面門上又一蹬，他睜睛一看，哎呀一聲，險些栽倒。這才發現見徐良這個樣兒，自己又一壯胆子，想著前面是人，後面也是人，就往屋中用手，中鞭，對著徐良打來，山西雁回頭就跑。東方明也就進屋中追趕徐良，當中有張八仙桌子。徐良在前，東方明在後，隔著一張八仙桌子，把那鞭對著徐良後身，颼的一聲打去。不防桌子底下躡出一個人，磕膝蓋點住東方明後腰，立刻就摑見此人穿一身皂青緞夜行衣，軟包巾，絹帕包頭，灑鞋青緞襪子，背後插刀，總沒看見他的面目是誰。徐良納悶，走過前來，將要問那人是誰，就見他將東方明摑好，一縱身軀起來，與山西雁磕頭，說：「三哥！你老人家一向可好？」徐良哈哈一笑，說：「老兄弟，你真嚇着了我了。把艾虎攙起來，又說：老兄弟你來得實在真巧，我與智大叔正因此事爲難。」艾虎問：「什麼事情？」徐良說：「兄弟你不用明知故問，你不是爲盟嫂而來麼？」艾虎說：「不錯，正是爲我施大嫂子。」徐良說：「我們正爲此事爲難，我比施俊年歲大，不能往外背弟婦，教大叔背，智叔父也不願意往外背施大嫂子。老兄弟你來得甚巧，往外背弟婦，非你不可。」艾虎說：「來可是來了，要教我往外背嫂嫂，那可不能。」徐良說：「咱們上前邊去找智叔父去，你們背不背，不與我相干。」艾虎說：「很好，這個惡霸，咱們是把他殺了，或把他砍了。」徐良說：

依我主意，別把他殺了，留他活口，聽智叔父的主意。往他口中塞物，把他丟在裏間屋裏，床榻的底下。咱們先往前邊找智叔父去。艾虎過來，撕東方明的衣襟，把他的口塞住，把他提起來，至裏間屋中，往床榻底下一放，復又把床幃放將下來。二人復又出來。艾虎問：三哥你因何這樣打扮？徐良就把自己事情，對著艾虎學說了一遍。教三哥把那袍子脫了，好往前邊動手去。徐良說：你叫我脫了袍子，你把我的東西，還不給我麼？艾虎問：什麼物件？徐良說：你不用明知故問，拿來罷。艾虎又問：到底是什麼東西？徐良說：我的夜行衣靠。艾虎說：你的夜行衣靠，怎麼來問我呢？徐良說：準是你拿了去，沒有兩個人。艾虎問：包袱怎樣遺失的呢？徐良把找包袱言語，說了一遍。小義士聞聽，嗤的一笑，說：很好！很好！徐良問：到底是誰拿去？不是艾虎說：總是有人拿去就是了，可不是我，不用打聽了。咱們先去辦正事要緊。山西雁無奈，只可把頭上帽子，麻辮子，孝袍子，舌頭，俱都摘下來，同著艾虎直奔前邊而來。前邊正在動手之間，二人把刀亮將出來，一聲喊叫，這兩口利刃，非尋常兵器可比，就聽叱咤磕哧，亂削大衆的兵刃。衆人一齊嚷叫利害。智爺正在危急之間，孫青、薛昆、李霸與護院的，併家人等，圍著動手，倒不放在智爺心上。竇勇強提著一根熟銅棍，從外邊往裏一闖，蓋頂兜頭打將下來。智爺看



他力猛棍沈，往旁邊一閃，用了個反背倒披絲的招數，對著寶勇強後脊背，就聽見礮的一聲響亮，把自己利刃磕飛。剛要往外逃躑，徐良、艾虎趕到，早有徐良先就奔了智化。用他手中大環刀遮前擋後，保護智爺闖將出來，離大衆動手的地方甚遠，叔姪方纔說話。智化問：艾虎從何而至？徐良就把兩個人遇見東方明拿住，告訴智爺、金氏的下落。這些言語，學說了一遍。讓智爺到樓上先救金氏去。智化說：有艾虎來了，不用我去背金氏。徐良說：我艾虎兄弟，也不肯背金氏。還讓你老人家去救。智爺說：也罷，我先到樓上看著金氏娘子去，你們把前頭事情辦畢，再上樓找我。智爺撲奔東北，直奔藏金氏之樓而來。剛至樓下，就聽見上面哭哭啼啼的聲音。將要躑上樓去，忽見由月兒門那裏，來了一個打更，走在樓下高聲嚷叫，說：上面的聽真，現有員外爺吩咐，別管這個婦人，是從與不從，教我先把他帶將下去。張姐你下來，我告訴你一句話。上面那個婆子說：李大嫂你好好的看著他。智爺暗地一想道：倒是很好一個機會，省得自己上樓。當著金氏一殺婆子，倘要嚇著金氏，反爲不美。總纔是在樓底下殺他好。先就縱身躑過來一刀，先把男子殺死，然後見那婆子下來，智爺趕奔前去一刀，也把那婆子殺死，復又往樓上叫說：李姐你也下來，我告訴你一句心腹話。樓上那婆子說：這個說話

的是誰？智爺說是我，你連我的語聲都聽不出來了。那婆子說：我不能下去，我這裏看着人呢。智爺說：你只管下來，難道說還跑得了他不成？那婆子也是該當倒運，無奈何走下樓來，始終他沒聽出是誰的口音。下了樓，隨走隨問，你到底是誰？智爺見他身臨切近，用手巾，往下一落，磕哎一聲，結果了性命。復又拿着這口刀，由樓門而入，直奔扶梯，上下俱有燈火。踏扶梯上樓，心想着過去與金氏說話，焉知曉上樓來找金氏，蹤跡不見。智爺一急，就見後面樓窗大開，智爺也不知是什麼緣故。大概金氏被人由此處背出去了。又不知是被什麼人背走，只可就由後窗戶那裏，也就躡出來。往下面一看，見有一條黑影躡上西邊牆頭，智爺隨後趕了下來，過了兩段界牆，方纔看見前面背人的飛也相似，直奔正西。智爺在後面追趕，說道：是什麼人，背着金氏，快些答言。你若不把金氏放下，我可不管你是外人，是自己人，平輩晚輩，不與你干休善罷。你這不是戲耍姓智的，你是羞辱姓智的了。智爺隨說着，那人並不理論，還是一直飛跑。所以智爺生氣，說：前邊那小輩，我將好言語你不放下，我要口出不遜了。這只一句話，這纔見前邊那人停住脚步，將金氏放下。轉過面來說：你老人家千萬別罵。智爺也就身臨切近，氣昂昂的說：你到底是誰？細細一看，說：原來是你。一蹶腳，咳了一聲，瞪柯柯半晌。

無言。要問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智化送姪婦回店 蘭娘救盟嫂逃生

且說智爺見着背人的，把人放下，與智爺一跪，細看却是徒弟的媳婦甘蘭娘。智爺一見，自己羞得那面紅過耳。你道這甘蘭娘因何到此？不但艾虎蘭娘兒來，還有甘媽媽、鳳仙、秋葵、霹靂鬼、韓天錦，俱已來到。就因艾虎與韓天錦，他們在臥虎溝完姻，韓彰回家去了。這日閒暇無事，忽然鳳仙想起牡丹金氏來了，他們本是乾姊妹，對着艾虎一提，小義士也想念盟兄，帶着上京任差，日限又遠，何不一同上一蹕固始縣去，有何妨礙？夫妻一商量，秋葵也想念姊妹了，要一同前往。秋葵要去，蘭娘兒也要一路前往。霹靂鬼要去，沙老員外不放心，怕的霹靂鬼闖禍，艾虎也不願意，同着霹靂鬼一路前往。甘媽媽說：「既然這樣，我同着他們一路走走。」沙老員外方纔放心，僱了駝轎兩頂。小義士、霹靂鬼坐車，甘媽媽、蘭娘兒、沙氏，俱都坐駝轎。一路無話，也是住在金錢堡西邊有個德勝店，把上房東西房，俱留下，打臉水烹茶。今日天色已晚，打算明日再往施俊家去不遲。沙氏教艾虎打聽打聽施老大人是尙在，還是故去了。艾虎就與店中夥計打聽施家之事，那夥計是連連擺手，說：「千萬可別提施家事情了。」艾虎問什麼緣故，夥計

就把施家之事，一五一十學說了一遍。沙氏一聞此言，不覺二目之中，落下淚來。艾虎等店中夥計出去，也就止不住往下落淚。甘蘭娘在旁冷笑。艾虎說：你笑什麼？蘭娘說：我不笑別人，單笑你枉爲男子，不與把兄排難報仇，也學女兒態哭泣，豈不冤屈了人稱小義士？若依我愚見，你要不敢到惡霸家中與哥哥報仇，我就要前去探道路。只把道路探好，今日晚間，妾身背插一口鋼刀，夜入太歲坊，把惡霸家中殺個乾乾淨淨，雞犬不留。金姊倘若未死，把姊姊救出龍潭虎穴，就算替我丈夫盡盡交友之道了。甘蘭娘這一番話，把一個艾虎說得面紅過耳，說：你出此狂言，你敢跟着我今日晚間，夜入太歲坊，走這一趟。甘蘭娘說：你要不去，我自己還要前去；何況又是跟你前往，焉有不敬之理。艾虎真就出來探道，探明道路，轉頭回來。大衆吃畢晚飯，艾虎換了夜行衣，靠蘭娘也拿絹帕，把烏雲罩住，摘了釵環，鑼串，脫了衣裙，剩裏邊小襖，用汗巾紮腰，多帶了一根抄包，背後勒刀，換了軟底弓鞋，就同艾虎俱從後牆跳出去，直奔太歲坊的後身。走在五道廟，遠遠看見山西雁，搬着一塊石頭，進廟去了。艾虎告訴蘭娘說：這就是二哥，大概還有別人。不多時，又有智爺出來。艾虎說：他們也爲此事而來，不用過去見他老人家。咱們誰先到誰救。倒是艾虎先進的太歲坊，夫妻分手，艾虎往前面去了。

蘭娘兒在花園子裏一繞，忽然一見徐良，換了一身孝衣服，可把蘭娘兒嚇了一跳。細一看，却原來是三哥，心中暗暗納悶，他因何這般的打扮。只見他扭來扭去，正扭得高興之間，蘭娘兒就把他這夜行衣靠包袱，拿起來了。遠遠的看着，打算他真急了時節，好把包袱給他。不想他口出不遜，這一罵把甘蘭娘罵急了，這一賭氣，包袱也不給他了。找了一塊石頭，對着徐良打去。徐良隨後一追，自己就跑。跑過了東房，後來不見徐良追他，方纔又從東房過來，各處尋找金氏。後來找着金氏，由後樓躡將上去，戳破窗櫺紙，看了半天，方纔看得明白。暗暗誇獎，可巧遇見智化用了個調虎離山計，自己就開了後樓窗，來至金氏面前，解了綁繩，說：「姊妹多有受驚，我是前來救你。」金氏說：「你要是我的恩人，容我一死，我也不能出惡霸門首。」蘭娘兒問：「什麼緣故？」金氏說：「我既到惡霸家中，我要出去，也是名姓不香。」蘭娘說：「我不是外人，我是艾虎之妻。」金氏說：「你是艾虎之妻，你姓什麼？」蘭娘兒說：「我姓甘。」金氏說：「你更是胡說了。」艾虎之妻姓沙，你怎麼告訴我姓甘呢？」蘭娘聽他問到此處，覺着臉一發赤，低聲說：「妹子是艾虎的側室。」金氏方纔明白。蘭娘兒早把他攙將起來，用大抄包兜住他的臀，就往背後一背，抄包的扣兒，繫住了蘭娘兒的胸前。剛出來，就遇着智化後邊追趕。明知是師傅，故意一語不發，後

來聽着要口出不遜，自己不能不答言，方纔把抄包解開，把金氏放下，雙膝跪下，說：師傅別罵，徒弟媳婦在此。智爺一看是甘蘭娘，自覺臉上有些發愧，搭訕着問：原來是你們夫妻，俱都上這裏來了。蘭娘兒就把來由，對着師傅學說了一遍。智爺說：你們來得甚妙，我先保護你們出去。金氏一看，原來是智化，就與智爺磕頭道：智叔父今日被惡霸搶來，本不打算出去。現有弟婦前來救我，說到此處就哭起來了。智爺勸解半天，又教蘭娘兒把他背將起來，仍然把抄包繫住，智爺保護直奔北牆而來，蘭娘兒躡上牆頭，飄身下來。智爺也就跟出牆來，送他們直奔德勝店。走着路，智爺就告訴蘭娘兒一個主意，說：施相公可現在五道廟內，此刻倒不用叫他夫妻相見。先把你姊姊背回，你往店去，可別教店中人看出破綻來。我帶着施公子徐良，前來尋找你們，作爲是咱們一路前往。蘭娘點頭，一回手，由腰中解下一個包袱來，交給智爺。蘭娘說：你把這個包袱，交給我三哥，告訴他以後說話，再不留神，巴掌可要上臉哪。智爺問：這個包袱，你是從何得來？蘭娘說：我是檢拾三哥的，這個東西，智爺也不往下再問，把包袱繫在自己腰中，看着蘭娘躡上牆頭，進裏面去了。自己復反回來，躡進太歲坊後牆，仍然往前撲奔，到了前邊動手的所在。此時那些動手的人，已然被艾虎殺了個七零八落。智爺復

又殺進來了，就見地下橫躺豎臥，也有帶着重傷的，也有死於非命的，遍地半截兵刃不少。又聽正房上一聲喊叫，原來是東方明趕到此處。皆因艾虎把他捆上，口中塞物，二位英雄出來之後，原來有個家人遠遠看着，等徐良他們去後，家人進來，就由床下把東方明拉出來解開，又將口中之物掏出。東方明叫家人把金氏帶去霸占之後，由他們去救自己一賭氣，撲奔東院來了。將到院內，就見婆子家人俱都被殺，親身上樓，不見了金氏，直氣得大罵一場，又上前邊動手來了。將到前院，就見家人亂嚷，說從外面來了兩個大山精，打進來了。要問來者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十七回 寶勇強中鐵棍廢命 東方明受袖箭身亡

且說惡霸見丟了金氏，大失所望，就想着上前邊動手去殺了這幾個人，也出出他胸中之氣。將到前邊一看，他家下的人，俱都無心動手。有機靈的全都逃了性命，癡傻的還在那裏交手。又從外邊跑進幾個人來，齊說道：員外爺可不好了，由門外來了一個大山精，一個母夜叉，提着兩條渾鐵棍，瞪着兩隻眼，看不見咱們的大門。口中嚷說：怎麼這裏沒門哪？母夜叉說：那邊有門。大山精說：走這裏進。便用棍一搥，牆就倒了，飛腿就走，不久的就打在這裏來。東方明一聞此言，這又是一件奇事。忽聽大吼一聲，猶如

外面打了個霹靂相似，艾虎裏邊動手，就聽見二哥的聲音。原來是韓天錦夫妻二人，全都到了。皆因艾虎與蘭娘兒夫妻上太歲坊的事情，可巧被秋葵聽見了，也沒把此事聽明，就知道施俊一家被害，教太歲坊太歲爺搶去，有甘姊姊同老兄弟姊夫去到太歲坊救人。秋葵聽了此言，就抽身便走。回到自己屋內，向韓天錦說：「牡丹姊姊被太歲爺搶去了，施大哥被太歲爺害了。」韓天錦問：「怎麼哪？」秋葵說：「老兄弟蘭娘姊姊，他們兩口子去找太歲爺去了。咱們也去。」韓天錦說：「咱們就走。」隨提了他那條鐵棍，把衣襟掖得利落。秋葵也就摘了花朵，脫了裙衫，裏面短襖用汗巾紮住，也用絹帕把頭髮包好，也就提了一條渾鐵棍。秋葵在先，韓天錦在後，將往外一走，就被甘媽媽攔住，說：「我的乾女兒，你上那裏去？」秋葵說：「我上太歲坊找太歲爺去。」甘媽媽說：「呀！我的乾女兒，你可去不得，有我們姑娘與姑老爺前去，你們不必去了。」秋葵說：「你快躲開，別誤了我們的事情。」甘媽媽把門口一攔，秋葵說：「你要不躲開，我就拿棍打你啦。」甘媽媽說：「你要打我，可冲着我腦袋打來。」秋葵真正一舉棍，就要打。甘媽媽往旁一閃，說：「呀！大姑娘，你二妹子要上太歲坊去哪？」鳳仙由東裏間屋中出來，把門將身子一攔，說：「妹子要上那裏去？」秋葵一瞧勢頭不好，一生就是最怕姊姊，別看他是一個渾人，也有主意。他把韓天



錦一揪，說你在前頭走罷。霹靂鬼說使得他見鳳仙攔住門口，說道躲開不躲開，拿棍要打啦。隨說着一掄棍，照着鳳仙就打。沙氏一瞧，勢頭不好，沒有法子管這兩個渾人了。韓天錦見鳳仙躲開，回頭叫着秋葵，一直奔出店門，並不知太歲坊在那裏。可巧來了一個行路之人，夫妻二人俱都看見，二人彼此棍對了棍，把路一橫。韓天錦說：站住罷，小子！那人一嚇，不但站住，反跪下了，說：二位我是任什麼沒有，就是身上的衣服，肚內的乾糧。天錦說：放你娘的屁，如今不幹那個了。秋葵問：那個人，太歲坊在什麼地方？那人說：在正南，說了纔放那人去了。若依天錦，他直不識得東西南北，倒是秋葵還明白了些個。一直往正南，進了石頭牌坊，就聽裏面吶喊的聲音，又帶着燈毬火把，照耀冲天。韓天錦說：這就是太歲坊罷。秋葵點頭：多一半是罷。天錦問：這裏怎麼沒有門咧！秋葵說：那邊有門。霹靂鬼說：這裏開一個罷。拿棍一杵，嘩喇一聲，將牆打倒，就開了一個門，飛步就進來了。秋葵也跟着進來了。霹靂鬼一嚷：東方明，瞧見他如山精相仿，身高一丈開外，所有這些打手，還不殺他一半高的身量哪。大家往上一圍，秋葵施展他的棍法招數，轉眼間東倒西歪，死了不少。霹靂鬼一眼，就把寶勇強看見了，用聲高叫說：那個大小子過來，咱們兩個人較量。寶勇強也就看見霹靂鬼了，正無心與艾虎徐

良動手。一撮手中熟銅棍，就奔了韓天錦來，二人並不問名姓，就打在一處。如今韓天錦跟着夫人學了八手棍，帶着竇勇強，也是多了不會。二人這一交手，倒把旁人嚇住了，銅鐵兩條棍，叮噹的亂響。秋葵在旁，賣了一個破綻，躡將上去，單臂使平生之力，對着竇勇強臂底下，腿窪子之上，吧叻就是一棍，撲咚栽倒在地。韓天錦也用盡平生之力，對着大力將軍太陽穴，吧叻就是一棍，砸了腦漿迸出。東方明看見秋葵一棍，將他舅爺打倒，被韓天錦要了性命。自己一個箭步躡將過去，對着秋葵後脊背，一語不發，掄鞭就打。秋葵也是個傻子，不能瞻前顧後。不料智爺在旁說：姑娘小心，鞭到了。秋葵一扭身，把棍一迎，把那虎眼金鞭噹的一聲，那鞭梢兒，被棍一磕，就折下半尺有餘。你道這把金鞭，怎麼一碰就折？原來東方明，就爲這們一個虛體面，這把鞭是硬木胎子，邊上包銅，外面溜金，借此嚇人而已。不然，怎麼不敢向前與人動手。如今他想着暗算秋葵，不料有人提醒了，沙氏一反手，就把鞭梢磕折。自己嚇得不敢動手，轉身就跑。霹靂鬼看了，他就追下伏地太歲來了。秋葵也要追趕，被智爺攔住，說：姑娘深更半夜，你不用追趕那廝去了。秋葵聽了智爺言語，也就不肯追趕。此時衆人齊說：山精與母夜叉到了，又帶着竇勇強一死，又有東方明過去交手。剛一過去，鞭又折斷，所有太歲坊

的衆人，不求取勝，只要保住自己兵刃，削不了，就算保住一半性命。艾虎往前一棲身，與孫青兩個人較量。薛昆李霸二人，見勢頭不好，撒身往外就跑。山西雁就追，說：「老兄弟，你拿那一個，我拿這兩個。」徐良追出兩個人去，暫且不表。單提艾虎與孫青交手，智爺也就躡上去了。此時孫青已經手忙腳亂，無心動手，也打算要跑，不料未能跑開，稍一失腳，自己的刀，被艾虎七寶刀削爲兩段，隨着一抬腿，被艾虎踢在脅下，嘆咤一聲，孫清栽倒在地。艾虎過去，要把孫青捆起，就聽上面颼的一聲，小義士趕緊往後一撒身軀。原來秋葵看着孫清躺下，也不管有人沒人，把棍就打，把孫清打了個骨斷筋折。艾虎說：「你穀多麼楞，秋葵把棍復又要打那些家人。」智爺把他攔住，說：「姑娘且慢。」秋葵這纔不打了。智爺說：「你們大衆無非是雇工人氏，你們主人已跑，我們不忍傷害汝等性命。」大衆一聞此言，如同領了一道赦旨，相仿，大家丟下兵器，俱都逃躡性命去了。這纔有艾虎秋葵過來與智爺行禮。智爺問秋葵：「你們夫妻從何而至？」秋葵就把來歷，學說了一遍。艾虎又說：「往後面看看我盟嫂如何？」智爺說：「已然叫你妻子救回店中去了，咱們在此等等你二哥三哥，他們回來時節，咱們一同再走。」再說伏地太歲東方明在前邊一跑，後邊韓天錦苦苦一追，追來追去，追至前邊，一片松林，韓天錦見東方明將

要逃進樹中，心中一急，就把手中棍，颯的一聲，撒手對著東方明打出去了。只聽得噹的一聲，正打在一顆松樹上。伏地太歲見他把棍丟出來，手無寸鐵，自己反覺歡喜。復又追下韓天錦來了。霹靂鬼本是渾人，兩下裏動手，焉有撒手飛棍的道理。本是個得勝，反到敗回來了。東方明正追之間，忽聽樹上有人叫他，說：「大哥別追了。東方明抬頭一看，由樹上下來一宗物件，正中咽喉，撲咚摔倒在地。要問東方明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十八回 金錢堡差走山西雁 毛家疃醉倒鐵臂熊

且說山西雁追出薛昆李霸，打算要把二賊拿住，那二賊分路一跑，一個往東，一個往西。徐良也就無心追趕兩個賊子，就聽見前邊喊叫之聲，是韓天錦的聲音，自己也就奔樹中而來。到了樹中，見天錦撒手，這一扔棍，自己暗暗恨怨二哥。兩下動手，焉有撒手扔兵器的道理。前邊就是有個死人，也有許多樹木阻擋。自己一反眼，忽然計上心來，看見旁邊有一顆大樹，隨即躡上樹去。料著韓天錦必跑，東方明必追，要從樹下一過，就可以結果他的性命。果然不出所料，先把韓天錦讓將過去。他在樹上叫聲大哥別追了。東方明不知是計，必然抬頭，朝樹上一看，徐良二指尖一點，撲哧一聲，正中咽

喉。東方明嘆咤一聲，摔倒在地。徐良高聲嚷叫：「二哥別走了，去檢棍罷。」徐良下了樹，與韓天錦見禮。霹靂鬼說：「虧了三弟呀，要不是你，我準得死在這小子手裏。」徐良說：「從此以後與人交手，可別撒手扔棍了。」韓天錦說：「再也不敢了，這原來不是個招兒。」過去把自己的鐵棍檢來。徐良也會冤他，說：「你把這小子抗回去，見了智叔父，也是你一件功勞。」韓天錦答應，真就把東方明用肩頭抗上，棍交與徐良替他拿着，直奔太歲坊來了。將至門首，早有艾虎迎將出來，說：「二哥抗的是什麼人？」天錦說：「我知道他是誰呀！徐良在旁說：『這就是太歲爺。』艾虎說：『我師傅靜等着你，你弟兄二人到此，好一路前往。』隨說着，弟兄三人進來，見了智化。韓天錦扔下東方明，過來與智化磕頭。智化把他攙起，說：「賢姪，你抗個死人來何用？」韓天錦說：「姪男追出他去，一棍將他打倒，沒想他就死了。」智化瞧了瞧東方明，就是項下有些血迹，別處並無棍傷。又見徐良在旁微微冷笑。智化早就知道是徐良，結果他的性命，却叫天錦承名。智化說：「天氣不早了，咱們急速回去罷。」正在說話之間，忽見由後邊跑出幾個人來，細看全是婦女，並沒有男的，全是東方明的姨奶奶，也有婆子，也有丫環，跪在地下求施活命之恩。智化一擺手，盡饒他們逃生了。智化一回頭，不見艾虎，復又問徐良：「艾虎上那裏去了？」山西雁也是搖頭說不

知正要尋找，見艾虎由正北跑來，喘吁吁說：「走罷走罷，火起來了。」大眾一看，何嘗不是烈燄飛騰，又帶着天邊明皎皎的月色。智爺問艾虎：「這是你辦的事情嗎？」艾虎說：「不錯，我看這裏有好幾條人命，放起一把火來，倒省許多的事情。」智爺道：「好是好，只怕連累街坊鄰舍。」智爺過去，把自己那口刀找來。徐良又把前邊屋子點着，然後爺兒幾個出來，直奔五道廟走着路，智爺把腰間包袱解下來，遞與徐良。山西雁一見他的包袱，說：「智叔父冤苦了我了，我只打量是狐仙，與我鬧着頑呢！原來是你老人家拿去。」智爺說：「不是我拿去的，我問你，你丟了包袱後，說什麼來着？」徐良就把所說的言語，學說了一回。智爺說：「好，你可惹下禍來了。」徐良問：「到底是什麼人拿去？」智爺說：「可也不是外人，你明天好好與弟歸賠，不是罷，是你弟婦拿去的，他叫我囑咐你，從此往後說話留神，倘若再要如此，小心嘴巴，可就要上臉了。」徐良一聞此言，羞得面紅過耳，說：「老西可真不是人啦，滿口胡說亂道，我可怎麼對得起我弟婦？」艾虎在旁微微一笑，說：「哥哥何必如此，豈不聞不知者不作罪？」徐良說：「實在太下不去了。」咳！這是怎麼說的哪？連智化也是勸解，大家就到了五道廟，先去叫門。施俊把門開了，連艾虎都進來，見着施俊與他行禮，說了始末根由，施俊與大眾道勞，就用不着靴帽籃衫了，仍然還是徐良背着施

俊，出離了五道廟，大衆分手。艾虎同着秋葵、韓天錦回他們的德勝店。山西雁同智化回他們的高陞店。韓天錦與秋葵由店中進來，艾虎由後牆進來。至裏面，艾虎見了嫂嫂，給金氏道驚。秋葵、韓天錦至裏面，金氏與他們道勞。金氏與蘭娘兒早就換了衣服。艾虎也就更換白晝服色，等到天交五鼓起身。再說智爺同著徐良，背着施俊，叫開了店門。到了裏面，點上燈燭，算清了賬目，給了酒錢。五鼓起身，仍然叫徐良背着施俊，出離店門，直奔德勝店而來。徐良說：「智叔父，讓我兄弟在地下走幾步罷，我就不上那店中去了。」智爺問：「因爲何故？」徐良說：「我得罪了我的弟婦，我若到那店中，不能見不着的。若要見面，他說我幾句，我有何言對答？」智爺說：「全有你老兄弟一面承當，你這個人怎麼這樣死心眼，連我還說了一句錯話哪。你若怕他當着衆人羞辱你，況且他不該拿你的包袱，他就先有不是處，包管不能有一言半語羞辱你。」徐良只可點頭，跟着到了店門首。徐良把施俊放下，說：「我到那邊告告便。」智爺這裏就叫門，裏邊問找誰。智爺說：「找姓艾的姓韓的。」不多一時，見店門一開，就見艾虎與韓天錦出來，見了智爺與施俊，說：「我三哥那裏去了？」智爺說：「在那邊告便哪？」智爺把艾虎叫到跟前，低聲告訴艾虎一回，說：「少刻你三哥進來，千萬囑咐你妻子，別叫他說你三哥。你還不知道，徐良他那臉。」

面太薄哪。艾虎道：師傅只管放心，我早已囑咐明白了，絕不能有什麼說的。智爺說：很好，原當如此。等了半天工夫，始終不見回來，打發艾虎找了半天，蹤跡全無。智爺說：不好了！徐良跑著啦。艾虎問：就這個事情跑的嗎？智爺說：可不是就爲這個事，還有什麼事情哪。艾虎說：他實在想不開了。艾虎只得背施俊進去，仍用青紗遮面。大家進來，正在女眷都要上車之時，到了裏面，也都見了一見施俊，也就上了車輛。智化、艾虎、韓天錦，都在地下行走，叫店中開了店門，錢都已開付清楚，車輛趕出來，直奔正西。遠遠就聽人聲喊嚷，原來是許多人，都往太歲坊救火呢。直走到天光大亮，到了一個鎮店，找了一座店房，進來打尖，打臉水烹茶，預備酒飯。艾虎就與智爺說：師傅，我三哥此去，必定上南陽府去了。智爺說：不錯，一者爲的是冠袍帶履，二則爲拏白菊花，三來他知道團城子裏面有一口魚腸劍，他打算要把此物得到手中，方稱他的心意。借著這一點，因由，他奔南陽府去了。艾虎說：他這一走，總算由我身上起見，師傅你老人家辛苦，送他們娘兒們上一蹺臥虎溝罷。我追下我三哥去，我也找找白菊花的下落。倘若把他拿住，豈不是奇功一件。智化說：你要去，可也使得，無奈我也有事在身。艾虎說：你老人家事情太忙，我去趕上我三哥，把這一點小事說開，省得日後弟兄見面，彼此全



不得力。智爺說：「既是這樣，你就去罷。」可巧被韓天錦聽見了，韓天錦說：「老兄弟要去，咱們兩個人一同前往。」艾虎說：「不能！你到處闖禍。」韓天錦說：「我絕不闖禍，有人打我不還手，罵我不還口，這還能夠闖禍麼？」艾虎說：「別瞧此時說得好聽，出去走上路，就不由你了。」韓天錦一定要去，說：「你不帶我去，我就一頭碰死。」智爺說：「他這們說著，你就同他去了。」艾虎說：「你一定要，可別拿著鐵棍。」韓天錦說：「我就不拿我的鐵棍。」把話說好，吃完了早飯，會了飯賬，大家商量施俊的事情，怎麼辦纔好。智爺出了一個主意，暫且叫他夫妻上臥虎溝暫避。到了臥虎溝，再往京中寄信打聽佳蕙的下落，必是在岳老將軍那裏住著呢。開封府的狀告了沒有？若要告了狀，必有府諭；若要沒告，就不必再告了。等著把這個知縣撤了時節，冷淡冷淡再回家去。施俊說：「此計甚妙。」就依了智爺這個主意。艾虎同著韓天錦，先就起身去了。他們大家給了飯錢，上了車輛，也就起身。將要出店，忽見從外來了三騎馬。智爺一看，原來是鐵臂熊沙龍、孟凱、焦赤，見著智爺，全都拋鐙離鞍，下了坐騎。智爺過來一一見禮。沙老員外說：「別走哪，等著我們吃完了飯再走。」甘媽媽也過來見老員外。蘭娘兒二位沙氏、金氏，全都過來見了沙焦孟三位。行禮。沙員外一見金氏滿面血痕，一問說：「你們夫妻也在此處，是什麼緣故？」智爺擺手。

搖頭說：「悄悄。」到了屋中，夥計復又打臉水烹茶。容夥計出去，智爺纔把施俊夫妻的事，情學說了一回。老員外一聽，只氣得渾身亂抖，罵道：「好賊徒惡霸，反了哇反了！」智爺低聲說：「此處離太歲坊不大甚遠，此仇已報，你老人家不可聲張此事了。要把施俊帶至臥虎溝，與京都探信的話，又學說了一回。又問：你們三位，因何來到此處？」沙龍說：「皆因你姪女，他們上固始縣來時，我就不放心，由他們走後，終日每覺心驚肉跳。我總料著，怕他們路上惹禍，故此我纔約會焦孟二位賢弟，趕下來了。若要不是這裏打尖，咱們還會不在一處呢。」智爺說：「你們吃飯罷。吃完了飯，咱們好一路前往。」又把店中夥計叫將進來，復又叫他們備酒，飽餐一頓，又會了飯賬，然後大家上車。沙龍三位乘跨坐騎，保護車輛，直奔臥虎溝而來。行未一里之遙，再找智化時，蹤跡不見。老員外與焦孟二位一說：「智賢弟這教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由他去罷。」行至天晚，老員外要早早住店，皆因是有女眷，晚間行路不便。天氣就在日落的先景，路北有座大店，車輛馬匹，俱已入店。女眷住了五間上房，沙焦孟施俊住了西跨院，皆因前院東西配房，俱都有人住。下夥計也是打臉水烹茶。老員外吩咐看酒，要了上等餚饌一桌，將酒擺齊，四位酒過三巡，將要談說，施俊說：「不好，我心內發慌。」連老員外四人，撲咚撲咚，俱都摔倒在地。

人事不醒。要問什麼緣故，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假義僕復又生毒計 眞烈婦二次遇災星

且說老員外只顧喝酒，沒留神酒內有東西。酒過三巡，就身不由自主，四位俱都摔倒在地。你道這是什麼緣故？列位必疑著是賊店，却原來不是賊店。這店東姓毛，叫毛天壽。這個地名，叫毛家疃。這店東有個外號，叫千里一盞燈。先前是個站山爲寇的山賊。有個夥計，叫賽張飛蔣旺。二人在夾龍溝嘯聚嘍兵，劫奪過往經商。後來被本地面官搜山，賽張飛蔣旺被捉，毛天壽由後山滾山而逃。過了半載有餘，自己扮作乞丐，入夾龍溝，慢慢搬運先前所藏的金銀財寶。當初劫奪的東西，是值錢的物件，俱都藏在一個石洞之中，上面用亂石蓋好，就是他與蔣旺知曉此事。如今蔣旺問成死罪，就是他自己一人搬運，後來開了一座小雜貨鋪兒。總是賊人胆虛，怕是有知曉他的根底，自己拾奪拾奪，就回了原籍。如今也上了幾歲年紀，就在這處開了一座店房。可巧這日在知縣衙門裏會著東方明，知縣一同拜的把兄弟，三個人交得深厚。後來知道東方亮私通了襄陽王，商量著一同造反。自己又怕事敗，招出滅門之禍，打算自己這點家財，足夠後半世的快樂了，倒不如作一個清閒自在，不作犯法之事，到底是夢穩神

安。自己就冷淡了東方明，不與他們親近。不料東方明事敗，就有王虎兒、王熊兒會同薛昆、李霸，找到毛天壽店中來了。皆因是薛昆、李霸被山西雁追跑，天光大亮，二人纔會在一處見面之時，咳聲嘆氣。正要商量一個主意，就見那邊樹林之中有兩個人號啕痛哭。趕過去一看，却是王虎兒、王熊兒，旁邊放著兩個包袱。薛昆道：你們意欲何往？王虎兒說：我們一點主意沒有，打算要在此處上吊。你們二位爺要上那裏去？薛昆說：咱們一同上南陽府，見大太爺去，讓那裏派人與你們員外爺報仇。兩個人一聽，把包袱背起來，一直撲奔南陽而來。四人走至晌午，在一個雙岔路，王虎兒說：你們二位爺台多走幾步，我們員外爺的盟兄，就在毛家，請給他送個信息去如何？薛昆說：使得。就到毛家店。王虎兒就與薛昆、李霸見了毛天壽，對行一禮。王虎兒哭哭啼啼的，就把他們一家火滅烟消的事情，說了一回。毛天壽一聞此言，也就放聲大哭，問他們此刻有什麼主意？王虎兒說：我們只可上南陽府，見我們大太爺去，在那裏設法與我們員外爺報仇。毛天壽問：怎麼沒上縣衙叩稟過太爺去嗎？那裏來的這夥人，想這施俊，是官宦之子，怎麼他會認得這些個人呢，這可真奇怪了。隨說著話，就叫擺酒。不多一時，酒已擺齊，連熊兒、虎兒也就搭了一個橫凳，同桌而食。王熊兒斟酒，將要一端酒杯，忽聽

外面一陣大亂，正是沙老員外到。王虎兒掀着簾子往外一看，正見女眷們下駝轎車，輾就見了金氏與秋葵施俊幾個人。王虎兒盡都認得他，又是歡喜，又是害怕。歡喜的是他們到這店中，就算是自投羅網，員外之仇可報。怕的是施俊已是死了，怎麼又會到這裏來呢。一轉面就與毛天壽雙膝跪倒，說：「大老爺應了小人這件事情，小人起去，如若不應，小人就碰死在大老爺的眼前。」毛天壽說：「你還有什麼要緊的事，你只管起去，我無有不應之事。」王虎兒方纔起來，說：「方纔進來的這些車輛馬匹，男女衆人，就是我們員外爺的仇人到了。」毛天壽一聞此言，登時一怔，說：「那一個要了你們員外的性命？」王虎兒說：「搶的就是那個面上有血痕的婦人，我們舅老爺連我們員外爺的性命，俱死在這個醜婦人的手內。求你老人家，念着與我們員外爺八拜之情，如今他既往在這裏，就如籠中之鳥，網內之魚，若要報仇，不費吹灰之力。要錯過這個機會，可就無處去找了。」薛昆李霸也就深施一禮，說：「毛兄長，只要你老人家一點頭，等至晚間他們睡熟之時，我們兩個人進去，結果他們的性命。」毛天壽哈哈一笑，說：「此乃是一件小事。對著王虎兒說：『總是你家員外爺此仇當報，想不到他們自投羅網，不用你們去，我自  
有主意。隨即把夥計叫來，問了問上房共有多少女眷，西院有幾個男人，連趕駝轎的

駝夫，叫他們另住一所房屋。自己立刻去配了藥料，回來併合好蒙汗藥，交與夥計，就將上房中連西跨院帶駝夫那裏，酒內俱都下了蒙汗藥。連駝夫帶老員外那裏，全都躺下了。惟獨上房女眷中沒躺下。是什麼緣故？皆因這裏有一個使蒙汗藥的老行家，就是甘媽媽，在娃娃谷的時節開黑店，他那蒙汗藥天下無雙，無異味，無異色，酒也不混不轉。連翻江鼠蔣爺，都受了他的蒙汗藥酒。這店中的酒如何瞞得過他去？把酒席擺好，將一斟酒，甘媽媽說：慢著，這酒千萬別喝，衆人一怔。甘媽媽托起這酒杯兒來一看，在酒杯滴溜溜的轉，並且酒發混。用鼻孔一聞，這酒乃有藥味。甘媽媽說：好哇，險些終日打雁，叫雁啄了眼。你們這能耐差多著的呢，要論使蒙汗藥，你們在孫子輩兒上呢。蘭娘兒一見這個光景，頭上就摘花朵，脫長大衣服。甘媽媽攔住說：你先等等，那屋裏還不定怎麼樣呢，待我先過去瞧瞧他們。要是受了藥酒，先把他們救過來，然後動手方妥。蘭娘兒說：這菜大概也就吃不得了。甘媽媽說：總是不吃的爲是。自己提著茶壺，把裏面茶全都倒將出來，奔到廚房，打了一壺涼水，提著直奔西院，果然到屋中一看，全都東倒西歪。甘媽媽暗笑，說：可惜老員外久經大敵之人，不懂得他們這個圈套，拿筷子把牙關撬開，把涼水灌將下去，一個個皆是如此。轉眼之間，慢慢甦醒。沙老

員外翻睛一看，連忙問道：這是什麼緣故？甘媽媽就將受蒙汗藥的話，細說了一回。此時焦孟施俊也都醒過來了。焦孟二位一聽，只氣得渾身亂抖，說：老哥哥抄傢伙。老員外問：甘媽媽你們那邊倒沒受他們的鬼計呀？甘媽媽說：我們剛纔斟酒，就看出他們破綻來了。老員外先教甘媽媽過去，囑咐姑娘們，別教他們出來動手，連施俊也帶至前邊去罷。甘媽媽點頭，就把施俊帶到前院五間上房之內。將至屋中，早被王虎兒看見。皆因王虎兒扒着東屋窗櫺一看，說：那老婆子怎麼打西院而來，並且那施俊也奔上房去了。毛天壽說：再等片刻看看，如何也？許是把那相公約到前面喝酒來了。又等了半天，絕無動靜，隨着叫夥計到上房，問問添換什麼酒菜，看看怎麼樣了。夥計答應一聲，往外就跑，來至上房，一掀簾進去，說：太太們添換什麼酒菜，剛進屋中一瞧，這些太太們，都是短衣襟的，多拿刀的拿刀，提棍的提棍。見勢頭不好，剛要回身，早被蘭娘兒磕頭一刀殺死。蘭娘兒頭一個，就一掀簾子闖出去了，緊跟着秋葵一掄渾鐵棍，也躡出去了。毛天壽就知道勢頭不好，鳳仙也把長大衫脫去，跨了彈囊，提著這口刀，出離屋中。此時西院內，沙焦孟也就躡出來了。薛昆李霸一聽院內有男女叫罵，也就掖衣襟，挽袍袖拉刀出來。毛天壽也就脫了長大衣服，叫人抬過鎗來，吩咐一聲上店門。

王熊兒就往外跑，說：「我去關大門去。」毛天壽說：「憑他是誰，別教進來。自己竄在院中，先與沙老員外交手。」薛昆李霸就叫蘭娘兒、鳳仙、秋葵、孟凱、焦赤五個人，把這兩個入裏住。也難爲這二人手中刀上下飛騰，遮前擋後，可就沒有緩手之力。忽然間由後邊跑來數十個人，俱是店中夥計，也是長鎗短刀，花鎗鐵尺，鎖子棍，都是這些兵刃。轉眼間往上一圍。此時間就歡喜了秋葵一個，單手一掄，渾鐵棍，呼呼的風響，盡奔這些夥計，碰上就死，打著就亡。轉眼之間，傷其一大半，大衆齊說利害。此時毛天壽一瞧，勢頭不好，奔東夾道，往北飛跑。老員外那裏肯捨，尾於背後，緊緊一追。毛天壽早一伸手，掏出一枝鏢來，正跑之間，一扭身，對著老員外就是一鏢。要問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十回 盟兄弟巧會盟兄弟 有仇人偏遇有仇人

且說毛天壽一跑，老員外就追。這個東夾道往北道路甚窄，南北甚長。毛天壽在前，老員外在後，不料跑着一回身，颼的就是一鏢。老員外一閃，不料身後還有一人，皆因沙鳳仙、秋葵大家一齊動手，見蘭娘兒十分真勇，自己竄出圈外，直奔車輛而來，見彈弓在車輛上綁着，顧不得去解，用刀把繩子一割，提着彈弓往北飛跑。見天倫追趕毛天壽，自己就把彈子掏出來，在弦上穩好。忽然見毛天壽一轉身，總是鳳仙眼快，就知道是



暗器，自己用臂膊一拐老員外，鳳仙往東一歪身，前拳對准毛天壽一撒手，吧的一聲，彈子正中毛天壽的太陽穴。毛天壽的鏢可沒打着沙龍老員外，就在一轉眼之間，毛天壽身歸來世去了。老員外見他已死，帶着鳳仙復又回來，到廳房以外，把老員外嚇了一跳，回身一拉鳳仙，姑娘早已會意。一伸手就把彈子仍然在弦上穩好，前拳對准後手一撒，吧的一聲，惡賊人往後一仰，栽倒在地，正倒在甘媽媽身後，把甘媽媽也嚇了一跳。你道這是什麼緣故？皆因王虎兒始終不敢出那東房，就淨扒着往外瞧。就見秋葵蘭娘兒與薛昆李霸交手，孟凱焦赤見沙老員外追趕毛天壽往後院去，又見甘媽媽拿着一條門門，在那堦台上站着亂嚷。原來甘媽媽沒有本事，王虎兒准知道施俊與金氏更沒有能耐了，暗中就提了一口刀，溜出房門，貼着東房，由牆下臺階，輕輕的撲奔門口。走到甘媽媽身後，打算着一刀先把這老婆子殺死，然後再進屋中，把金氏施俊殺死，就算給主人報了讐了。想頭雖好，天不隨人願，將一掄刀，吧的一聲，後脖子上，就着了一彈子。自覺頭顱一暈，撲喃栽倒在地。甘媽媽這纔回頭嚇了一跳，就用手中間門，吧的一聲，打將下去。鳳仙趕到，就是一刀，撲哧一聲，結果了王虎兒的性命。復又過來圍上薛昆李霸，二賊一見，嚇了個胆裂魂飛，二人無心動手，就躡出圈外。

颼颼的躡上房去。這內中惟獨蘭娘兒會躡房躍脊，除他之外，誰也不會。正要往前去，沙老員外把他攔住，說：「姑娘千萬不可追趕，饒這兩人去罷。」再看店中還有十幾個夥計，打也不敢打了，跑也不敢跑了，一字排開，全在那裏一跪。這個說我是廚子，那個說我是幫案的。這個說我是今天來的，那個說我是方纔到的。老員外說：「沒有你們的事情，可也不能把你們放用。你們當官對對詞去，絕不與你們相干。我問問你們，他平時所害之人，都埋在什麼地方？」衆人異口同音，說：「這裏不是賊店。」老員外說：「你們還是向著他們，若要不是賊店，爲何興心害我們大衆？」再者爲高來高去之賊，方纔上房跑去的，不是那兩個賊嗎？」衆人把王虎兒、同薛昆、李霸怎樣的哀告毛天壽，給他們報讐的話說了一遍。老員外又問：「你們說既然不是賊店，現有蒙汗藥酒是那裏來的？」內中有一個嘴快的說：「除了我，別人不知道他的來歷。他先前在夾龍溝佔山爲王，他有一個夥計，叫賽張飛、蔣旺，那人被官拿去，姓毛的逃在這裏開店。今天遇見王虎兒一求告，他與東方明報讐，他有現成先前的蒙汗藥，今天俱都拿出來。老員外一聽，也倒合乎情理。立刻叫焦孟二位出去，把此處地方找來。不多一時，地方帶著幾個夥計，進來見了老員外行禮，問明姓氏，又問這些「死人緣故。」沙龍就把他們開黑店害人，

現有蒙汗藥酒爲證。自己帶著女兒回臥虎溝，住在此店，險些被他們害死，告訴了地方一回。現有店中這幾個夥計，先教帶著他們去見本地面官回話。那些死屍，全用蘆蓆蓋上。又到南屋裏，把那些駝夫俱用涼水灌活。書不重絮，地方帶領衆人去見官，夥計在此處看死屍。到次日官府下來相驗，沙龍見本地面官，仍然照前言學說了一遍。官府吩咐把死屍裝殮起來，店中東西入官，房子以作抄產。店中這幾個人開放，案後捉拿薛昆、李霸與王虎兒、兄弟王熊兒。老員外帶領女眷們上駝轎車輛，焦孟二人上馬，老員外也是乘跨坐騎，施俊可是坐車，大衆歸奔臥虎溝去了。單言艾虎同著霹靂鬼、韓天錦二人，撲奔南陽府。這一路之上，險些把艾虎急壞了，皆因是小義士一生最好是好酒，韓天錦一味好睡，睡下了再也不醒，一路上把艾虎累得要死。那一日走到晌午時候，二人坐下歇息歇息。韓天錦橫倒身子就睡熟了。艾虎拿著酒葫蘆喝酒，喝得也覺著有八成了，又被冷風一吹，迷迷糊糊的沈沈睡去。暫一睡熟，耳邊有人說：「你們好大胆，全睡著了！」小義士睜眼一看，原來是四哥。立刻站起身來，連忙雙膝跪倒，說：「四哥一向可好，從何而至？」盧珍說：「由陷空島而來，皆因他奉旨完姻，百花嶺成親之後，連妻子也回陷空島去。到家中盧方老夫妻一見這房兒婦，喜之不盡。本來小霞姑娘，

生待閉月羞花之貌，沈魚落雁之容。見了公婆，這一番穩重端莊，小夫妻先行了雙禮。然後就在紫竹院那裏另有一所小房屋，就教他們小夫妻在那裏居住。後來又有茉莉村，丁兆蘭，丁兆蕙，丁大奶奶，丁二奶奶，都來瞧着姑娘來了。論姑娘說，是舅舅舅母，論婆家說，是叔叔嬸母，連盧家親友，都來瞧看。盧珍惦記上京的心急，不到一個月的光景，就要辭別父母。囑咐妻子在父母跟前，多多盡孝。次日起來，也不帶人，也不乘跨坐騎，帶上盤費銀兩，離了陷空島，上了一蹶百花嶺，到叔丈那裏看看，若要不上百花嶺，可就遇不著艾虎了。這日正走到，韓天錦與艾虎在那裏睡覺，先把艾虎叫醒。艾虎過來行禮，彼此道了一回喜。這纔問艾虎的來歷。艾虎就把始末根由說了一回。盧珍說：「狼好，咱們一路前往。」艾虎說：「這二哥實在是個累贅。」盧珍說：「有我不怕，教他走就走，教他站住就得站住。」艾虎說：「何不就試驗試驗。」盧珍一伸手，韓天錦大吼一聲，說：「呀！起一躑。」盧珍過去行禮，韓天錦說：「我算計是你好哇！小子。」盧珍說：「你又瘋了罷。」韓天錦說：「我忘了忘了，從此再不敢了。」盧珍說：「咱們一同快走哇。」韓天錦說：「我怪暈的，你不知道好幾天沒睡覺呢。」盧珍說：「不行，這就起身。」艾虎就見他往腿那裏一伸手，韓天錦連忙的說：「我走我走。」艾虎說：「四哥這是什麼招兒。」韓天錦說：「你可別告訴他。」盧珍說：「我起

過誓，不能告訴別人。艾虎也就不問了。這裏再走路，全有盧珍，教走就走，一路無話。到了南陽府的管轄，這日晚間，三人貪著多走幾里，天有二鼓，前邊有座廟，見有一個黑影兒，肩頭上有個包袱，躡進廟去。盧珍說：有個賊進了廟了，我看看去。艾虎說：我怎麼沒看見。盧珍說：你們在這裏等著。自己進了西牆，奔到上房的臺階，忽見簾子一啟，出來一人，盧珍將要上房，原來是路素貞把迷魂帕一抖，盧珍撲哧摔倒在地。要問盧珍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續小五義傳 卷四

## 第六十一回 趙保同素真私奔 艾虎遇盟兄行程

且說盟兄弟三人一同走路，就是盧珍一人，看見有個賊，叫艾虎在外邊等著，我進去看看。要不是韓天錦、艾虎也就進去了。盧珍將到裏面，原來是響人路素真，就是路凱的妹子。皆因大鬧天齊廟，後來有大眾官人一到，拿住路凱、賈善、路素真跑了，趙保緊相跟。天光大亮，趙保過去說：妹子多有受驚。路素真一見趙保，眼淚就落下來了，咬牙切齒說：這蠻子實是可惱！趙二哥哥你看看我哥哥，作的都是甚麼事情，也有拿著妹子要笑著頑的嗎？事到如今，我若不死，名姓不香。二哥哥你自己尋你的生路去罷。我就在此處尋一個自盡。趙保本爲的是他，焉能教他尋了自盡呢！趙保說：妹子我跟你下來，我就怕你行了拙志，有讎不報，非爲人類。妹子要是願意報讎，我有個愚見，可不知妹子意下如何。姑娘道：我是女流之輩，二哥哥如有高見，快請說將出來。趙保說：此時南陽府、東方亮設立擂台，聘請天下的英雄，幫著他共成大事。要是妹子同我前去，咱們見著東方亮，提說大哥這不白之冤，他必然肯拔刀相助。他那裏手下能人甚多，或者

盜獄，或劫法場，把哥哥救出來，慢慢尋找這個蠻子，他們這一夥人的下落，可不知妹子心中怎樣。姑娘一聽，眼淚汪汪的說：「難得你這一點誠心，也不枉我哥哥與你有一拜之情，請上受妹子一禮。」到底總是姑娘見識，他焉能知道趙保的心意，不是爲哥哥，盡爲的是好。趙保趕緊答禮相還。姑娘道：「我也不能家去了，我連長大衣服也沒有，這便如何是好？」趙保說：「妹子隨我來，找了一個大村子，教他在樹林中，去不多時，背了一個大包袱來了，裏面盡是婦女衣服，簪環首飾，格外還有些個細軟的東西，還有五六十兩銀子。九尾仙狐一路走著，到了天光快亮，這纔換上衣服。到了第二日早晨，找店住下，所有多少婦女穿帶的甚麼東西，就在這個地方買齊，奔南陽府。走了三天，他們明是兄弟，暗是夫妻了。這日到了南陽府的管轄，正走在一個尼姑庵前，從裏邊出來了一個老尼僧，見年紀總在六七十歲了。路素真給那老尼僧道了一個萬福，說：「師傅這裏離南陽府還有多遠？」尼僧說：「還有十幾里路。」又問有個團城子，離此多遠？回答三里地，這裏可就看見了，那邊黑曠曠一片樹林，就是團城子。施主是認得團城子裏面人嗎？路素真說：「認識東方大員外。」尼僧說：「這個廟就是大員外的家廟，廟名兒叫仙佛蘭若。」趙保在傍說道：「我們正是要投奔東方大員外那裏去，這是我的妹子，教他暫

且在師傅廟內借宿一宵，明日早走多備香燈，祝敬尼僧說：既是我們廟主的朋友，這有何難？再說廟內有的是房子，就請施主進來罷，隨往裏走。又問施主貴姓？趙保說：姓趙，未領教師傳上下，尼姑說：小尼僧元。當時讓至客堂獻茶，趙保吃了兩杯茶，告辭上團城子去了。晚間直到初鼓之後，方纔回來。路素真問趙保：見著了沒有？趙保說：見著了。不但見著，他也應了你的事情。皆因有他這個播台，總得把他這播台事情辦畢，再辦咱們事情。當夜這個尼僧，就教趙保結果了性命，把他的屍首埋在後院。等了三五日，他們也就沒有盤費了。趙保這天出去，探了探道，有一個地名，叫五里屯。這五里屯有一個有錢的財主，他就打算著，晚上去偷盜些個盤費，暫且度日，對路素真說明。九尾仙狐說：我也沒事，咱們兩個人，一同前往。吃完晚飯，外邊有人叫門，讓進來，原來是團城子的從人，請趙爺教他上團城子去說話，還是立等。他就把這個事情，到屋中告訴路素真說：我今要先上團城子，明天再辦那邊的事情。路素真說：我要上那裏去，也未有不可，可惜我沒有那百寶囊。趙保說：很好，我這裏有應用的東西給你。就在他們看的那個五里屯，十字街的北頭，就屬他那房屋高大。路素真說：知道了。趙保出來，同着團城子的人出廟去了。且說路素真脫了長大衣服，摘了花朵，絹帕罩住烏雲，汗巾



紮腰，換上弓鞋，背後勒刀，帶了迷魂帕囊，又繫上百寶囊，連屋中燈火，俱都沒吹。把廟門由裏邊插住，自己躍牆而過。到了那個財主家中，也用的是流火遺光法，把人調將出來，拾奪了不少的東西，揚揚得意，回了仙佛蘭若。自己躡進牆來，就覺後面有人，進到屋中，就把包袱放下。一轉身復又出來，與盧珍險些撞在一處。盧爺剛要施展倒捲簾的工夫，不料早被九尾仙狐把五色迷魂帕一抖。此時素真也顧不得奪上風頭了，就把自己鼻子一捏。那帕子就抖在盧珍的臉上了，焉有不躺下之理。素真收了帕子，就把盧珍提到屋中，往地下一擡。素真細細的一看，好生詫異，這就是天齊廟的那一個姓甄的。當初九尾仙狐，就是喜愛盧珍，都是他哥哥把事作錯，教那個蠻子鬧得自己家敗人亡。如今雖從了趙保，總是心中不願意。可巧在此處，又拿住了這個姓甄的。趙保又沒在廟中，按說有讎，可是與那蠻子有讎。看這個人，武藝又好，人品端正，日後必成大器。我與趙保這樣不明不暗，總算是件醜事。再說他殺那個屈姑，心地太狠，不如趁著他沒在此處，我用涼水把他灌將過來，聽聽他是甚麼口氣。大約是年輕的人，要他見着我這品貌，不能不願意。趙保他要不要，我結果他的性命，以除後患。主意拿妥，取涼水來了，先把二臂捆上，然後將盧公子灌醒。盧珍此時看見九尾仙狐，不大很

認識自己回思，莫不成是天齊廟那個姑娘，要是他，我這條命可要不保了。對着路素真便問：你是甚麼人？你把我捆上，是甚麼意思？九尾仙狐說：你不是姓甄麼？盧珍說：哇！滿口亂道，那個姓甄，我姓盧名珍，是御前帶刀四品護衛。素真又問：上次那個蠻子，是我哥哥糊裏糊塗，不知甚麼辦的。我二人雖然拜堂，可沒有夫妻之分，就爲他把我們害了一個家敗人亡。我又是女兒之身，只落得孤孤單單，無依無靠，你若肯應允此事，咱二人成就百年之好。你若不應，一刀將你殺死，悔之晚矣。盧珍說：哇！頭快些住口，你老爺是將門之後，豈要你這下流的賊女，要殺就殺，要想教俺作狗竊之事，萬萬不能說畢。大嚷道：這裏有賊！素真一着急，拿了一塊絹帕一捏盧爺雙腮，就把他口拿絹帕塞上。素真笑道：你這個人世間少有，生死路一條，就在目下。你若求生，把頭一點，就算應了。你若求死，把頭一搖。隨說着將刀拿起來，往桌上一拍，說：你姑娘將刀一落，就是無頭之鬼。盧珍連連把頭搖，素真舉刀起來，又不忍結果盧珍。忽見簾子一啟，趙保從外邊進來。一看是盧珍，心中早有幾分明白了，說：妹子拿住饑人，因何不殺，總是你膽小。趙保亮刀對着盧珍往下就剝，只聽撲哧一聲栽倒在地。要問盧珍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五里屯女賊漏網 尼姑菴地方洩機

且說姑娘正在教盧珍應允此事，盧珍是至死不應。可巧這個時候，趙保進來了。鐵腿鶴一見盧珍眼睛就紅了，又一看素真神色不對，故意說妹子你的胆小，不敢殺人，把刀抽出來，對著盧珍就砍。盧珍把雙睛一閉等死。焉知旁邊有不教他死的，素真把自己鼻子一捏，把迷魂拍往外一拉，沖著趙保一抖，鐵腿鶴身不由自主，撲咚就躺下了。素真嘖的一笑，說相公你看見了沒有，我與你準是真心實意，咱要殺他，不費吹灰之力，你若不點頭，那可是無法，你一定要求死，也教你死一個心服口服。連說了好幾次，仍是搖頭。素真一瞧，此事有些不行。忽聽外面有人說話，說你不用問我四兄弟了，老西到願意，你要跟我去，餓不著你。早晚有你我一碗醋喝。素真一聽說外面甚麼人，徐良說是老西。你道這徐良從何而至，皆因為金錢堡羞走，直奔南陽府，一路無話。這日遠遠看見城牆，遇見一個打柴的，與他一打聽，那人說你看城牆，不是南陽府，那就是團城子。徐良打聽那裏有大店，那人說就在這前邊五里新街，俱有大店。徐良給那樵夫行了一禮，樵夫擔上柴薪，揚長而去。徐良進了五里新街，一看人烟稠密，做買賣，推車肩擔的人，實在不少。一直往西路北，有座大店，門前有幾個夥計，在板檯上坐着。徐

良往裏看了一看，夥計就張羅。客官住店嗎？徐良說：有跨院沒有？夥計說：有，西跨院三間上房。徐良跟着進來，到裏面一看到也乾淨，啓簾到了屋中，打臉水烹茶，然後要飯，再叫帶高米醋一盆。徐良說：要餅饅首飯一同上來。徐良飽餐一頓，然後點上燈火，自己吃了半天茶。天有二鼓光景，忽然心中一動，對面就是團城子，此時無事，我何不到團城子走走。把店中夥計叫過來，教他把門鎖好，吹了燈燭，我到外邊走走。就來。夥計答應，把門鎖上。徐良出去，直奔團城子而來，周圍一繞，就是東西有兩個大門，此時已然關閉了。地方實係寬大，自己心中納悶，他一個住戶人家，如何住得城牆，難道說本地面的官府，盡自不管，必有情由。本是從北面看起，仍然繞至北面，忽見由東邊有一個人，飛也相似，直奔西北。徐良尾於背後跟下來了，直到廟牆，並不叫門，竟自躍牆而過。徐良也就跟着上了牆，就見西邊牆上，上來了一個人，山西雁細細一瞅，原來是艾虎。自己納悶，他甚麼也上這裏來了。遂進了內院，與艾虎打了個手勢。艾虎一見徐良，滿心歡喜。自己就皆因等盧珍工夫甚大，不見出來，也是着急。把韓天錦留在外邊，自己進去，看看甚麼緣故。可巧碰見三爺，二人彼此全都奔至窗櫺之前，戳窗櫺紙，往裏瞧看，單見盧珍在那裏綁着。趙保剛纔要殺，忽見路素真一抖手帕，趙保就躺下了。然

後又與盧珍商議，兩個人要聯姻的意思。盧珍只是搖頭，姑娘拿刀威嚇。徐良這纔把九尾仙狐叫將出來。艾虎一伸手從兜囊之中，掏出四個布捲，一伸手遞與徐良兩個，教他堵住鼻孔。自己兩個，也就堵住鼻孔。艾虎說與這丫頭動手，搶上風頭，小心他那帕子。你道艾虎這個布捲，甚麼這樣現成，皆因是前番雙盜獄的時節，他偷了沈仲元的薰香盒子，直到如今，也沒還給沈仲元。故此身邊總帶着幾個布捲，到是爲他使薰香所用，不料此時用着這個物件了。路素貞由屋中躡至院內，說你們是那裏來的狂徒，好生大胆。隨說着把刀就剝。徐良大環刀往上一迎，噲哪一聲，把刀削爲兩段。把路素真嚇的魂飛天外，自己一搶上風頭，對着徐良一抖迷魂帕，徐良往後一閃身，隨說：你不知道我有佛法護身。路素真更覺着急。艾虎一擺七寶刀，他就躡上來了。素真正迎艾虎之面，一抖迷魂帕。艾虎一歪臉，說：我也有佛法護身。素真一想，甚麼這帕子會不靈哪，只可就西牆上一躡，逃躡性命。不料外頭那個大僕小子等急了，扒着西牆往裏一看，他身高一丈開外，牆只九尺，看的真切，老兄弟同着三爺，與一個姑娘動手。那姑娘往牆上一躡，他就過去雙手一抱，說：你別走，抱住了，往牆下一拉。徐良說：別撒手。徐良往牆上一躡，連艾虎也就上了牆。就聽撲咚一聲，韓天錦栽倒在地。焉知早被

路素真，用那迷魂帕抖倒。九尾仙狐逃命去了。待等徐良艾虎下了牆頭，過來一看。韓天錦四肢直挺，人事不省。艾虎說：「三哥先在這裏看著，我先進去開了廟門。」徐良點頭。艾虎進來，先到屋中，解了盧珍的綁，掏出口中之物。盧珍一聲長嘆，艾虎說：「我去開門。」盧珍點頭。艾虎出去把門開了，山西雁把韓天錦抗進來，到裏邊見了盧珍，與他道驚。盧珍狼覺慚愧，那裏現有灌盧珍的涼水，把韓天錦與趙保全用涼水灌了。把趙保四馬倒攢蹄綁上。徐良說：「我出去找地方去，這人準是一個賊。」盧珍說：「不但是賊，這裏還有他的真贓實犯，開封府內，還等着他結案哪。」徐良說：「我出去找地方，教地方把他交在當官，解往開封府結案。你我到先別露面纔好，若要一露面，白菊花要在這一方，他一知道，就不好辦了。四弟你說那裏有真贓實犯？」盧珍說：「方纔女賊盜來的包袱，在這裏，大概失主離此也不甚遠。」徐良出去，等了半天工夫，方纔進來，帶了五六個人來。原來是一個地方，那幾個是夥計。到裏面與盧珍艾虎一見，道：「這是盧老爺，這是艾老爺，在此處辦開封府要緊的案子，不料碰上了這麼一案。明天把這個叫趙保，交給你們本地官，解往開封府結案。還跑了一個女賊，等着我們慢慢拿獲。此刻我們是不能出頭露面，我們還要在此處探訪，有奉旨的差使哪。」地方朱三連連點頭說：「老爺們只管

放心，絕不能把風聲透露。徐良問這廟可是官廟私廟，地方說這個廟是團城子裏，東方員外的家廟。徐良說：要是他的家廟，你可更別聲張了。地方點頭說：老爺們只管放心，你囑咐我的言語，我們絕不能洩露。此時韓天錦可也醒過來了，趙保也醒過來了。無奈是教人家捆住了，暗暗自己後悔。徐良要到團城子找冠袍帶履，連白菊花帶盜魚腸劍的節目，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十三回 徐良首盜魚腸劍 二寇雙探藏珍樓

且說徐良對地方說：你若見着團城子人，可別提起尼姑菴之事，餘者你就按我那言語辦理去罷。地方說：此時天氣已晚，明天早晨，再把他解官罷。我給老爺們預備點酒去。徐良說：不必就等到次日天明，地方找了一輛車來，把趙保口中塞物，放在車上，把廟門倒鎖。幾位爺奔五里新街，俱上徐良店中去了。地方朱三解着差使，奔衙門見官回話去了，不提。再說徐艾盧韓四位進了店中，夥計過來，開了西院房門，到裏面夥計給烹茶打淨面湯，然後開飯。大家用畢，談了些閒話。晚間又用了晚飯。徐良說：衆位，我今晚入團城子裏面，探探東方亮他們共有多少賊人，白菊花在與不在，今晚探明，等我回來，咱們再定主意，是如何辦法。他們若是人多地險，你我弟兄還不可輕動哪。等

半月一日，展大叔等也就到了，咱們俱都會在一處，那可就好辦了。自己換上夜行衣，背後勒上大環刀。盧珍說：「小心了。」徐良一點頭，躡在院中，縱身躡在西牆之外，直奔團城子而來。回手掏出飛抓百鍊索，搭住上面城牆，導着上去。用手一扳上面城磚，用了一個騎馬勢，躡將上去，摘抓頭，往下一看，就見由東北上來了兩條黑影，直奔城牆而來，也都是一身夜行衣。靠到城牆之下，抖百鍊索，搭住了城牆，上面導絨繩而上，也是騎馬勢，到了上邊，復又折下絨繩去，教那個導繩而上。可巧牆頭上邊，有一棵小榆樹兒，徐良就扒在樹後，隱住了自己的身子，看這兩個人都上來。這二人相貌實係難看，一個是一張黃臉，上面有一層綠毛；一個是面似瓦灰，在印堂上約有鴨卵大小一塊紫記，全都是背插單刀。這二人摘了抓頭，直奔裏面而來，也是把抓頭扣住城磚。那一個黃臉綠毛的先下去，那一個有紫記的後下去。徐良就轉過來，瞧着，見頭一個下去，一手一手鬆着絨繩，看看快腳踏實地，就見他把腿往上一拳，復又用腳蹬住城牆，回頭往下一看，透着驚慌之色。低聲說：「兄弟，你要小心，這城牆底下有護牆壕，寬六尺，全是翻板，一塊搭住一塊，要是蹬上，可就墜落下去，可不定多麼深呢，千萬留神。你下來，可得到要非躡過七尺去，可不行。上面那個點頭說：哥哥放心罷，我知道了。」那



人踹城牆，一到腰躡出，足殼七尺，方纔腳踏實地。第二個這纔下來。徐良一看這個光景，忽然想起一個壞法子來了。趕緊跑將過去，就把他那個飛抓百鍊索，一伸手揪住了他繩，一手把那撓鉤一摘，那人看看剛要腳踏實地，一撒手，那人撲咚一聲，就吊在護城壕之內。原是這團城子裏面，是所有裏邊藏水連下雨的雨水，全歸這護牆壕裏面。先下去的那個，把翻板給他蹬住，把他拉將上來。抱怨他說：我連連告訴與你，你還是不留神，這少刻要到了藏珍樓，你更不定，怎麼樣了！那人說：你別抱怨我，非是我不留神，是百鍊索抓頭斷了，怎麼怪我呢！那人說：抓頭萬不能斷，總是你蹬住翻板上。不信，咱們看看抓頭。徐良在牆頭上暗笑。那一個入一賭氣，將絨繩拿過來一看，一絲兒也未動。那人說：你來看，一絲兒也未動。那有紫記的說：這個事情，實在的奇怪。那黃臉的說：你往那裏去的時候，可多要留神就是了。說畢，二人施展夜行術，一前一後，撲奔正南去了。山西雁方纔下來，也是百鍊索抓頭，抓住了城磚，然後這纔鬆絨繩而下。離地約有三四尺的光景，看準了翻板，一踹城牆，往後一倒腰，撒手絨繩，倒出七八尺光景，方腳踏實地。用力一迸，絨繩復又往上一抖，抓頭方纔下來。將百鍊索絨繩繞好，裝在百寶囊之內，也就施展夜行術，跟下那兩個人來了。此處本原是東方亮的大花

園子，過了月牙河，就是太湖山石。剛一拐竹塘，就遇見兩個打更的，噹噹，正交三鼓，就聽那兩個打更的，哎喲一聲。徐良就知道被那兩個人拿住了。往前一探身軀，見那兩人，捏着打更的脖子，繞在太湖山石洞之內，往下一摔，撲咚一聲，摔倒在地。四馬倒攢蹄，把兩個打更的捆上，把刀亮出來，扁着刀，亂蹬腦門子。只嚇得那兩個人，魂不附體，連連哀告求饒。二人說：我問你幾句言語，只要你們說了真情實話，我就饒你。更夫說：只要饒命，我們就說。你們二位是爲冠袍帶履而來，是爲魚腸劍而來，是爲借盤費而來？二人說：我們就爲魚腸劍而來。這個東西，在甚麼所在，只要你們說了實話，我們將此物到得手中，不但饒恕你們，還要大大的周濟你們兩個。更夫說：只要你們饒恕，就足感大恩大德，那裏還敢討賞呢。你們二位既要打聽魚腸劍，我把這道路與二位說明。由此往西，有個菓木園子，穿菓木園子而過，北邊一段長牆，可別進去。那裏叫紅翠園，一直往南，就看見西邊一段短牆，那柵欄門子，可在西邊。似乎你們這樣能耐，就不用開門了。躍進短牆，路北有座高樓。這樓可又不是樓的形象，類若廟門相仿，七層高，台階上邊有三個大銅字，是藏珍樓。外邊明顯著一條金龍，腦袋沖下，張牙舞爪。這魚腸劍可在樓的裏面。二人又問：聽說這藏珍樓，有些消息埋伏，可是甚麼消息？

夫說：埋伏是有，我們可不知道是怎麼個消息。自從我們上工，我們太太爺三太爺親身囑咐，前後打更，紅翠樓不許進去。東北角上有一個小廟兒，不許進去。這藏珍樓院子，可許我們進去。離着樓周圍一丈，可不許到。倘若走到離樓一丈之內，蹬出甚麼舛錯來，或死或帶傷，大太爺可不管。我們可也不知是甚麼消息。二人一聽，大概這兩個更夫，準是不知。等著到了那裏時節，仔細留神就是了。就對更夫說：你的言語，也無憑可考。等著我們得劍回來，再來放你。說畢，撕衣襟，把他們口都塞住。徐良看着那二人，往正西去了。自己過來，把那一個年長的更夫，口中之物，掏將出來，也把大環刀抽出來，扁着刀往腦門子上一蹲。更夫連連哀告，說：好漢爺爺饒命。方纔那二位可是一同來的。徐良說：是一同來的。他們是上藏珍樓去了，不是更夫說。他們上藏珍樓，找寶劍去了。徐良說：我另問你一件事情，你要不說，我打發你上姥姥家去。更夫說：你老人家問甚麼言語？徐良說：你們員外這裏，現在住著多少朋友？更夫說：刻下住著朋友，不大甚多。徐良問：都是甚麼人，姓甚名誰？更夫說：就叫金頭活太歲王剛，急三鎗陳振，墨金剛柳飛熊，菜花蛇秦業，獨角龍常二，怔病獬豸胡仁，就是這些朋友。徐良問：有火判官周龍上這裏來了沒有？更夫說：沒來。徐良說：有個白菊花來了沒有？更夫說：姓晏哪，

先前在這裏如今不在。徐良說：我也暫且屈尊屈尊你們，待事畢之時，再來放你們兩個，也就把口塞住。徐良自己一忖度，這藏珍樓有險，讓他們兩個去罷。我先往前邊看看，聽更夫言語不實，白菊花果在此處，設法拿他。他如不在此處，更不可打草驚蛇。再看這兩個賊人，把寶劍盜得出來，盜不出來，他們若將寶劍得到手內，我跟他們到外邊，與他們要劍。他如不給，量著這二人，不是我的對手。主意已定，直奔前邊去了。單提那二人過了菓木園子，看見這紅翠園，直奔正南迎面有棵大柏樹，往西一拐，躡進短牆。一看藏珍樓，與更夫說的一樣。二人直奔七層台塔，離階石有七八尺的光景。二人將要拉刀，就覺著足下一軟，蹬在翻板之上，兩個人一齊墜將下去。要問他們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十四回 伏地君王收二寇 金家兄弟見羣賊

且說這兩個奔藏珍樓的，到底是誰？這兩個是儒甯府管轄，有一座朝天嶺，山上有五家寨主，一個叫王紀先，一個叫王紀祖，三寨主叫金弓小二郎王玉山。山下有個梅花溝，內中有個金家店。兩個店東姓金，一個叫金永福，一個叫金永祿，就是山中四寨主五寨主。這朝天嶺山路最險，前面是十里地的水，通著馬尾江。到山口左右，有兩座島，一

座叫連雲島，一座叫銀漢島。當中有個中平寨，這中平寨前，在兩個島口，當中隔著一段竹門，竹門之前，水內有滾龍擋，上面有刀，有水輪子，無論多大識水性的人，也過不去。這滾龍擋，過了竹門，有個三空橋，有三塊捲網。這梅花溝，就在連雲島下面，靠著中平寨的水內，南岸就是金家店。皆因爲這日金永福、金永祿，正在店中，接著王爺的書信。過水面與山中送信，見了王紀先、王紀祖、金弓小二、郎王玉，投了王爺的書信。可巧頭一天有團城子伏地君王東方亮，派了兩個人去，一個叫赫連齊，一個叫赫連方，兩個人送東方亮的請帖。山上三家寨主，俱都沒見，倒是金永福、金永祿，這二人見著了，說：「昨日晚間，到了咱們店中，與我們留下了一個請帖。咱們店中，待承了他們的酒飯，今日早晨辭別去了。」翠麒麟、王紀祖問說：「大哥，我聞聽說團城子東方亮家中，有一口魚腸劍，從列國專諸刺王僚的時節，直到如今，復又出現，可稱是無價之寶。大哥可見過此物？」王紀先說：「我可就是耳聞，我還是最怕那宗東西出世。我有一身寶鏡，尋常刀劍，一概不怕，所懼者就是魚腸劍。」王紀祖問：「東方亮所下的請帖，五月十五這天，哥哥打算去與不去？」王紀先說：「咱們與他素無往來，憑他那路英雄，狠不是名聲遠振的人物，誰能與他前去助威？」王紀祖說：「既然打算不去，又與他沒有交情，那時若是得便，到

他那裏把他魚腸劍盜來，咱們大家一觀。一者大家瞧着瞧着，二則問亦免大哥憂思此物日後爲患。王玉說：這有何難，待小弟去走上一蹓，除非我去，別的人還不行哪。王紀祖問：甚麼非你去不行？王玉說：這東方亮家內，有個藏珍樓，這藏珍樓內，不易進去，必得能人去方可，倘若不行的到那裏，不但不能把劍得來，還怕有害於己。王紀祖說：待等得便之時，王兄弟就辛苦一蹓。金永福在旁言道：三哥方纔所說這魚腸劍，我弟兄二人，情甘願意，到團城子去走上一蹓如何？王玉說：二位賢弟，不是劣兄小看你們，你們二位雖然高來高去，要盜人家無價之寶，只怕畫虎不成反類犬。你們不想一想，他既是祖傳之物，必要收藏一個嚴密的所在，不能就在明處放著。再說他那裏人多，你們二位又沒有甚麼格外的秀氣，豈不是班門弄斧！金永祿一聽，微微冷笑，說：既然這樣，非你去不可。王玉說：你們二位，如要不信我的言語，就辛苦一蹓，要真能殺把魚腸劍盜來，我從山上一個頭，給你們磕到梅花溝去。我要不磕，我不是人物。王紀先攔道：你們千萬不可。金永福、金永祿，也就不往下再說。當日晚間出山，回到梅花溝。二人這口悶氣不出，商量著要上南陽去。金永祿說：哥哥願意去，不願意去？你要不願去，我就一人前往了。金永福說：焉有不願意去的道理，倘若咱們把魚腸劍盜來，豈教

三哥給我們磕頭，不行。他實在是眼空四海，目中無人。二人商量妥當。次日換了衣襟，帶些盤費，提了夜行衣靠的包袱，由梅花溝金家店起身。一路無話，也是住在五里新街。晚間換好夜行衣靠，背插單刀，奔圍城子而來。進圍城子頭一個是金永福；第二個掉翻板內就是金永祿。問明白了更夫，說了藏珍樓院內一看，這樣的形象，極其高大。其中挖出來的旋門，與廟門一樣，有兩個門環，紅門上起金釘，兩扇門當中，約有二指寬的門縫。上面嵌出來三個大銅字，是藏珍樓。在銅字上邊，有一條金龍，張牙舞爪，垂著兩根龍鬚，有似個通條粗細，越往下越尖。這龍鬚垂到與門的上檻高底上下，不差往來。二人一齊要奔七層台階，不料就蹬在翻板之上，撲咚一聲，墜落下去，幸而好不大深。二人打算要往上躡，上邊翻板復又蓋好，裏面是黑洞洞的，伸手不見掌。二人往下一墜，就聽嘩唧嘩唧銅鈴一陣亂響。工夫不多，只聽上邊一陣亂嚷，把翻板一掀，把十數長撓鈎，往下一伸，先把金永福搭住，後把金永祿搭住，拉將上來。俱都捆上二臂，從背後給他們把刀抽出來。推推擁擁，往外就走，一直奔了更房兒。許多打更的說：告訴咱們大太爺去，與東方亮送信，暫且不表。且說徐良直往前面，看有明三暗九一座大廳，就大廳後邊，躡將上去，躍過房脊，到了前披，扒住連簷瓦口，往下探身，驅一看，就

見伏地君王東方亮員外，面如油粉，兩道寶劍眉，一雙大三角眼，獅鼻闊口，一部花白鬚鬚，遮滿前胸，可是黑少白多，在當中落坐。上首就是他的兄弟，紫緞的扎花壯巾，紫緞子箭袖袍，身高九尺，紫微微一張臉面，一部黑髻，就是紫面天王東方清，內中還坐著六個人，一個個穿紅挂綠，長短不等，全都是兇眉惡眼，臉上脣肉橫生，俱都不是良善之輩。觀看之際，只見從外邊飛也相似，跑進一個人來，說：周四寨主爺到。伏地君王說：請不多一時，前面燈毬火把，就把許多人引將進來。東方亮迎出大廳之外，大眾都給伏地君王行禮，又見了紫面天王東方清。房上的徐良，認得進來的這些人，却是火判官周龍，小韓信張大連，青苗神柳旺，赫連齊，赫連方，這二賊，如今也混在他們一處了。又有三尺短命丁皮虎，黃榮江，黃榮海，細脖子大頭鬼王房書安，惟獨到了房書安這裏，伏地君王東方亮問道：房賢弟，你如今也有四十多歲了罷，怎麼混鬧起來了，你自己也不覺著教人恥笑。房書安哈哈一笑，說：哥哥說了半天多，一半是爲我這鼻子罷。東方亮說：你自己還到知道哇。這個歲數，反到胡鬧起來了。房書安說：你打算我這鼻子，是長了天泡瘡了不成，屋裏來說罷。到了屋中，就與金頭活太歲王剛，墨金剛柳飛熊，急三鎗陳振，菜火蛇秦業，獨角龍常二，怪病獬豸胡仁，都與周龍等，大家相見了一



回。然後彼此大家落坐，從人獻茶上來。東方亮問房書安：你這鼻子，是甚麼緣故？房書安說：我這鼻子，是遇見一個削鼻子的祖宗，給削了去了。東方亮問：這削鼻子祖宗是誰？房書安說：提起此人，大大有名，陷空島有一個穿山鼠，徐慶之子。此人姓徐，名良，外號人稱多臂熊，又叫山西雁。這個人本領高強，足智多謀，一身的暗器，會裝死，會假打呼。火焚桃花溝，跑了飛毛腿，結果了金箍頭陀，鄧飛熊的性命。都是張大連對著我信口開河，也搭著我多吃了幾杯酒，講來講去，我就講到穿山鼠徐三老爺子那裏去了。這個削鼻子祖宗，他那裏答應我呀？我鑽到桌子底下，教他們替我說一句，沒在這裏，他們誰都不管。後來還是我帶出來的，這個黃大兄弟，總算報答了我，把桌子一掀，他們兩個人踹後窗戶跑了。要不是我眼前有點機靈，那天晚上，就出了大差了。也仗着我腿軟嘴軟，纔保住這條性命。東方亮問：甚麼腿軟嘴軟？房書安說：這你還不明白麼？腿軟是給人家跪着，嘴軟是央求人，這纔把這位老爺子，央求心軟了。他說不殺你罷，實在怒氣難消，殺了你罷，又瞧你央求的可憐。這纔與我留下這一個記號，把鼻子削將下來，我方逃了性命。又搭着他說話沒有鼻子，烏囊烏囊的，更加着他說話，有一句說一句，絕不藏私。所有聽的人，大眾俱都掩口而笑。紫面天王東方清，大吼一

聲說住了！房賢弟，不要往下再講了，休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我要見着這個多臂人熊，我要不把他首級拿來，見見衆位，從此我就更名改姓。房書安說：二爺這麼說的人太多了，見面之時，你就曉得他那個利害了。這一句話不要緊，只氣得紫面天王把桌案一拍，大叫：房書安！你又要誇講于他，你就出我們團城子去罷，或者你把他找來，你看着我們兩個人較量較量。山西雁正在房上聽了個真切，心中暗道：你不用找，老西現在此處，要較量較量，却有何難。想到此處，抽大環刀，只一躡下房去。要問徐良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十五回 屋內金仙身體不爽 院中玉仙故意騙人

且說徐良在房上，正要拉刀躡將下去，教這紫面的，知道知道我的利害。忽見由外邊跑進三個人來：兩個壯士打扮，一個是穿着一身重孝，放聲大哭，直奔屋內而來。身臨切近，山西雁方纔認出來了，一個是薛昆，一個是李霸，一個是王熊兒。王熊兒穿着一身重孝，皆因由毛家墮，王熊兒瞧勢頭不好，背着自己包袱，先就跑了。後來第二天，方纔遇見薛昆李霸，一問他們兩個人的來歷，就把毛天壽已死，王虎兒被殺，告訴了王熊兒一遍。三個人商量着無處可奔，議論了半天，只可是上團城子，與大太爺送信。王

熊兒做了一身孝服，一路盤費，到了團城子，天氣就不早了。到了門首，衆人一問緣故，王熊兒就把太歲坊之事說了一遍。衆人一聽，都讚歎了半天，並不用與他通報，就自己進來了。直到裏面，見了東方亮，撲咚一聲，跪倒身軀，放聲大哭。伏地君王問：因爲何故這麼大哭，穿了一身重孝？王熊兒哭訴其事，就把太歲坊搶金氏起，直到毛家瞳王虎兒被殺，前前後後，細細的說了一遍。我今特來報與大太爺三太爺知曉此事。東方亮、東方清一聞此言，放聲大哭。大家勸解了一回。東方亮說：衆位有所不知，我二弟性情古怪，他要在我們這裏住着，焉有此事。大家一齊說道：也是二員外爺命該如此，只可打聽準喪在甚麼人手，咱們與他報仇就是了。薛昆、李霸又把趙勝的緣故說了一遍。別的人俱未能看清，單有一個相貌古怪的，是兩道白眉毛，又是山西的口音。房書安說：衆位聽見了沒有？就是這個老西，我總疑惑着，早晚之間，必上這裏來。東方清言道：正要找尋于他。他若不來，可是他的萬幸，如果要來，可算他是飛蛾投火，自送其死。東方亮說：你們暫且吃飯去罷，有甚麼話，然後再講。薛昆、李霸、王熊兒俱都撒身下去。忽見外面慌慌張張跑進一個家人來說：員外爺在上，如今藏珍樓拿住兩個盜劍的了。伏地君王、東方亮一聞此言，吩咐一聲，把兩個人與我綁上來。不多一時，就看見

從外邊推推擁擁，推進兩個人來。大家說：跪下跪下。見那兩個人挺胸疊肚，立而不跪。大衆一看，這兩個人全都是馬尾透風巾，青緞夜行衣，青抄包，青中衣，藍緞襪，扳尖酒鞋。一個是黃臉綠毛，一個是面似瓦灰，一塊紫記，怒目橫眉，立而不跪。東方亮一看，微微冷笑，說：你們兩個好生大膽，既要前來盜劍，也該打聽打聽纔是。我複姓東方的，最喜歡的綠林中的朋友，山林的賓朋，海島內好友，準準的有幾百位，俱是出乎其類的英雄，拔乎其萃的好漢。我一生最惱的是不打聽打聽我是甚麼樣朋友，仗仗你們的本領，前來竊盜哇。或是盜我藏珍樓的寶物哇，自逞其能，藐視我這個所在。我也不怕你們惱，慢說你們那樣本事，就是比你們強着萬倍，連我那個樓門，也不用打算進去。我也不用問你們的姓名，倘是問出來，要有與我相好的朋友認識，到不好辦了。來！推出去與我砍了。有人答應，立刻往外一推，再說紫面天王一瞧，這兩個賊，就有幾分愛惜。見他們進來時節，虎勢昂昂，挺胸疊肚，毫無懼色。後來向着各位上一瞅，就把頭往下一低，再也不瞅人了，到彷彿是害怕的形像。剛要往外一推，就聽有人說：刀下留人。原來是赫連齊赫連方說：這不是姓金麼？梅花溝金家店二位寨主麼？二人更把頭往下一低，一語不發。赫連方說：對呀！哥哥你看臉上，這塊紅記，難道你就忘了不成？赫連

齊說：你們二位不言語，不大要緊，險些就誤了交情。回頭說大哥咱們紅白帖兒，把人家請來了，咱們這樣待承人家，可下不去呀！東方亮說：我焉得知曉，這是那裏來的哪？赫連齊說：這就是朝天嶺梅花溝四寨主五寨主，一位是鴛鴦太歲，一位綠面天王，一位叫金永福，一位叫金永祿，東方亮一聞此言，吩咐一聲推回來，自己親身下去，與二人釋綁，說：二位賢弟，實在劣兄不知駕到，如知二位賢弟到此，我天膽也不敢將二位賢弟綁將起來，望乞二位弟台，恕過愚兄。隨說着就一拱到地。金永福金永祿雙膝點地，說：我二人自逞其能，前來盜劍，冒犯天顏，身該萬死，蒙大太爺不肯殺害我們，恩同再造，慚愧呀！慚愧！東方亮說：二位賢弟言重了。我本是差派我兩個兄弟，聘請五位寨主前來助威，不料二位賢弟也搭着是更深時候，無心墜落我的翻板，我就作出虎狼之威。若非赫連賢弟看出，險些誤了大事。金家兄弟說：大太爺饒了我們，還說這許多謙虛言語，我們如何擔待得住。東方亮說：你們二位再要叫我大太爺，就是罵我一樣。咱們全都自己弟兄，要是那門太謙，那還了得。赫連賢弟與他們衆位見見。赫連齊這纔帶着金家弟兄，先見了東方亮，然後與羣寇一一相見。東方亮吩咐家人，取了兩件英雄鏢來，先教金家兄弟披在身上。東方亮復又問道：但不知這下月十五日，那三位

寨主可能到我這裏來不能，金永福說：大哥實不相瞞，有這裏請帖，到了朝天嶺，皆因是我們大哥二哥不來，這纔提起了你老這裏有口魚腸劍，我們大哥二哥說聽人講究過，可沒見過，甚麼個形象，王玉就說：要見這口劍不難，他要上這裏盜去，給我們見識見識。他說：要盜劍，非他不成，除他之外，別無一人能盜。我們兩個人，就往這裏來了。不料我們二人被捉，多虧大哥寬洪大量，若不然，我二人早作了無頭之鬼。他們既要打算盜你的寶劍，是日豈能與你助威呀。東方亮一聞此言，哈哈大笑，說：二位賢弟，我方纔已然說過，我最好交友之人，待等我十五日，這個擂台已過，我只帶一名家人，同着二位賢弟，帶上魚腸劍，我到朝天嶺，見一見二位寨主。我把寶劍也教他們二位看看，只要他們二位喜愛此物，我就把這個東西送給他們二位，又算甚麼要緊的事情。常言說得好，寶劍贈與烈士，紅粉贈與佳人。此劍乃是我用不着的物件，把劍送與他們二位，到作一個贈劍之交，並且我還有大事相商。金永福金永祿說：這位大哥素好交友，名不虛傳。說畢，衆羣寇異口同音，說：你們與大哥交長了，就知道大哥這交友的慷慨了。伏地君王一聲吩咐，備酒。山西雁把他們懇懇切切的事情，俱都聽得明白。自己一想，此處又沒有白菊花，我也不必出頭露面了，到不如我上藏珍樓，瞧瞧這樓的

形象。自己拿定主意，躍身回頭後坡，飄身下去，直奔後面來了。又到了捆更夫的那個太湖石前，一直撲奔正西。過了菓木園子，見着一段長牆，心中一想，方纔那更夫說的這個地方，叫紅翠園，但不知這紅翠園，是甚麼景致。剛走在這裏，就見裏面燈光閃爍，原來這個門，却在西邊。徐良繞到西邊一看，是花牆子，門樓黑漆的門戶，五層台塔，雙門緊閉，旁邊有一棵大槐樹。山西雁要看裏面景致，就躡上樹去，往下一瞧，院子裏靠着南牆，有兩個風燈籠，一個八仙桌子，兩把椅子，上面大紅的圍桌，上繡三藍的花朵，大紅椅披。桌子上有一個茶壺，四五個茶杯，一個銅盤子。靠着南邊還有兩個兵器架子，長傢伙紮起來，短傢伙在上面挂着。靠着椅子那裏，站着一個大丫鬟，約有二十多歲，頭上烏雲，帶些花朵，滿臉脂粉，鼻如懸膽，口賽櫻桃，穿着天青背心，葵綠的小襖，大紅中衣，窄小金蓮，繫一根蔥心綠的汗巾，耳上金環，挂着竹葉圈，看相貌頗有幾分人才。徐良瞅着納悶，這是甚麼事情，不多一時，就由三間上房內出來一個姑娘，約有二十四五歲的光景，頭上烏雲用青絹帕兜住，青縐絹綁身，小青縐絹中衣，窄窄金蓮，腰繫青縐汗巾，滿臉脂粉，柳眉杏眼，鼻頭端正，口似櫻桃，耳上金環。姑娘出來，坐在椅子上，丫鬟給倒了一杯茶，姑娘問丫鬟說：你們小姐呢？丫鬟說：我們小姐身體不爽。徐良

見這姑娘品貌甚好，未語先笑，透着輕狂的體態。這姑娘叫丫鬢，問：你們小姐是甚麼病？丫鬢說：渾身發燒，茶飯懶食，也沒有甚麼大病，就是受了些感冒。小姐說：叫他出來練兩蹠拳，踢兩蹠腿，只要得身上出些汗，就好了。你說我請他。丫鬢無奈，何進上房屋中去了。不多一時，由屋中丫鬢攙着小姐出來，也坐在椅子之上，就要往桌子上一扒。那姑娘說：你活動活動，頑頑拳，踢踢腳，咱們兩人過過傢伙就好了。這病姑娘，也是透着妖淫氣象，品貌有十分人材。那穿青的姑娘說：我與姊姊脫衣裳。那個姑娘再三不肯說好妹子，你饒了我罷。除非是你叫我，連房門都不能出來，我還得告假，實在坐不住。隨說着，仍然站起身來，恍恍惚惚走進屋中去了。你道這二位姑娘是誰？這就是東方亮兩個妹子，一個叫東方金仙，一個叫東方玉仙。這兩個姑娘，與東方亮不是一母所生。這兩個是東方保赤，第四個姨奶奶所生。從小的時節，東方保赤愛如珍寶，上了十幾歲，習學針線。嗣後來，就教他練武，到了十五六歲，把工夫就練成了。東方保赤看若要死拉，一想姑娘要不會武藝便罷；若是會些武藝，必須要教給他們一點絕藝方好。一個是教了一對練子槊，一個是教了一對練子錘；除此之外，刀鎗劍戟，長短傢伙，無一不會。東方保赤一死，這二位姑娘，就單住一所院子。後來他娘一死，姑娘漸漸大



了。東方亮不管他這兩個妹子，這二位姑娘住在紅翠園，就與哥哥說明白了，是前邊的人，不怕是三歲的孩童，不許入紅翠園去。知道哥哥認識的，並沒有正人君子，俱是些個匪人，倘有人過後邊去，不論是誰，結果性命。如今已然二十五六歲了，常常抱怨哥哥，不辦正事，悞了自己青春。每日晚間，必要操練自己身體。可巧這日晚間金仙身體不爽，不能陪着玉仙頑拳踢腿，玉仙就想出一個主意來了，叫丫鬟摘去頭上花朵，挽袖子打拳，這丫鬟名叫小紅。何候玉仙的丫鬟，名小翠，叫他們打拳。小紅回說：我那拳沒學會呢，打的不是樣兒，反教二小姐生氣。玉仙教他打，非打不可。丫鬟無奈，這纔把釵環花朵摘去，拿了一塊絹帕，把他抓髻兜住，繫了一個十字扣兒，汗巾一掖，袖子一挽，說：那樣打的不是？二小姐千萬指教。徐良正要打拳，忽見上房後坡有一個黑影兒一晃，要問這黑影兒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多臂人熊看姑娘練武 東方玉仙教了鬟打拳

且說徐良正要看了鬟打拳，見上房有個人一晃，自己躡下樹來，直奔紅翠園後面，躍過西牆，飄身下來。看房上那個黑影踪跡不見，自己也就躡上房去，由後坡往前一瞧，那個人影兒也不在前坡。院中有人，他也不敢奔前坡去。此時丫鬟打的這躡拳，叫攔

猴拳。山西雁在旁邊瞧着，險些沒打鼻孔中樂出來。見這丫鬢手脚腰腿打出去，全不是地方。又見從西屋裏跑出兩個婆子，一個丫鬢來。那丫鬢說：「姐姐！我可要看你打這一蹙拳了。」就見玉仙把桌子一拍，說：「小紅算了罷，別給你們小姐現眼了，歇息去罷。」你看我打一蹙，你也瞧一瞧，雖不如你們小姐，也不至于像你那樣子。直說的那丫鬢羞的面紅過耳，收住拳脚式兒，往這邊一走，說：「二小姐我本不行，總算是沒學會哪。」屋中的病姑娘答言說：「滾開那裏罷，你別氣我了。」外面玉仙答言說：「姐姐你本就身體不爽，氣着你反爲不美。」小紅瞧我的徐良在房上一看，這個姑娘比那丫頭，大差天地相隔，躡高蹤下，一點聲音皆無，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連丫鬢帶婆子看着，連連喝采。把這一蹙拳打完，收住架式，問丫鬢：「你如何？」小紅說：「二小姐比我果然差的多，我再也敢與小姐比肩並論。」玉仙說：「大概是我家小姐藏私，沒教給你真的罷。」屋中病姑娘說：「二妹子你可冤苦了我了。你想他是我使喚的一個丫頭，我怎麼能與他藏私。別忙，我這裏脫衣裳，到要替我們丫鬢爭這口氣。」玉仙說：「算了，姊妹你養病罷。」那玉仙這叫激將法，特意要他出來，就得叫他出一身透汗。果然金仙從屋中急忙忙往外一躡，奔過小紅去，伸手就打金仙手腕子，早被玉仙接住了，說：「姊妹你要打他，與我臉上有

甚麼光彩？要打是我，咱們兩個打到好你過來罷。玉仙往前一拉金仙，房上的徐良，在上面看了個真切，暗暗的笑，見這回金仙出來，那個打扮可不象玉仙，用鵝黃絹帕包頭，蛋青小襖，西湖色的中衣，水綠汗巾，大紅弓鞋。出來本是氣哼哼的，要打丫鬟，被玉仙把他揪住，往前一拉，幾乎躺下，說：「妹妹真要欺負我們。」又說道：「尋常我不是你的對手，今天趁着你有病。」金仙說：「要說這宗言語，隨說着這兩個人就打起來了。」二人動手，工夫甚大，就見玉仙往邊一躡，奔了兵器架子去，一回手就把上面刀，拉將下來，往外一抽。金仙也就過去，把刀往外亮，兩個人單刀對單刀，閃砍劈剝，若類拚命一樣，並不相讓。忽然金仙微一露空，玉仙一抬腿，正踢手腕子之上。金仙撒手刀，「噹」，「噹」，那口刀墜于地上。金仙往下一敗，玉仙就追，金仙就從架子上，抽了一條長鎗，回手就扎。玉仙用刀一磕，往近就棲身。金仙用槍一攔，用了個霸王捧槍勢。玉仙往旁一閃，一長一短的傢伙交手。忽見金仙用了個怪蟒翻身的招數，眼睜睜就奔玉仙脖子而來。徐良在房上看着，替他們一着急，忘了他是在暗處瞧着，替玉仙一害怕，說：「時要不好。那知道金仙他們，更有手段，把後手往回來一抽。」忽聽房上有人說話，躡出圈外，二人俱望房上一瞧，連丫鬟婆子，也都往房上一看。玉仙眼快，早就看見了徐良。山

西雁也知道自己失了聲音，打算要走，不料被玉仙瞧見。玉仙說：你是那裏來的狂徒，快些下來。徐良一聽叫他下來，我要不下去，豈不教這兩個丫頭恥笑。打量是東方亮的女兒也罷，下去與他們頑耍頑耍。由房上躡將下來，一抽大環刀，頭一個就是金仙先到，噲哪一聲，把槍削爲兩段，把金仙嚇了個膽裂魂飛。玉仙一見這口刀的利害，就不敢往上遞刀。金仙一回頭，叫取兵器。丫鬟奔到西屋裏就是兵器房。徐良聽見他說取兵器，心中暗道：你取來多少兵器，我給你削多少，教你知道老西的利害。玉仙稍一失神，噲的一聲，削爲兩段。玉仙一着急，抽身就跑。徐良打算躡出牆來走罷。只見金仙趕奔前來，手中一宗物件，嘩哪一抖。徐良一看，原來是帶練子的傢伙，圓丟丟耀眼爭光，如同茶碗口大小，鐵胎外罩金衣，是甜瓜的形象。上有練子，金不金，銅不銅，三楞黑魚骨的樣式。就見他單錘打，徐良用手中大環刀一找他的練子，只聽見咯支一聲，錘頭往下一沉。這口寶刀並沒磕動這根練子。徐良不知這練子的來歷，乃是東方保赤一輩子得來的四宗寶物。這宗物件，出于外國，乃是金銀銅鐵鋼，煉成了此物。別看他是很細，憑他是甚麼樣的寶刀寶劍，不用打算磕的動這根練子。那東方保赤，雖有三個兒子，就是把這兩個女兒，看如珍寶。把女兒武藝教成，就把這練子錘槩，給了女兒。

教他們這個招數。金仙願意要錘，玉仙願意要槊，分量俱都不差往來。這槊的形象，是兩隻手啞着兩隻三楞標。山西雁用力沒磕動練子，暗說不好，緊跟着那個錘到，用手往外一磕，仍然咯支一聲響亮。又緊跟着玉仙鍊子槊，冲着面門而來。徐良看着都是一般形象，用刀一磕，也是咯支一聲響亮，嘩哪嘩哪錘槊亂抖。把山西雁鬧的手忙脚亂，只可是三十六着，走爲上策。往牆上一躡，錘奔面門，槊奔脚去，到沒打着脚，教鍊子把腿一繞，往下一拉。山西雁就由牆上撲咚摔倒在地。要問徐良的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洩機關捉拿山西雁 說原由丟失多臂熊

且說徐良也是藝高人膽大，那時也沒打過敗仗，如今叫這兩個丫頭追的亂跑，打算要走，那得能穀。剛一上牆，就教鍊子把腿繞住，往下一拉，撲咚一聲，摔倒在地。玉仙一手按住，小翠把繩子取來。玉仙把山西雁四馬倒攢蹄捆上，又過去把徐良這口刀拿起來瞧了一瞧，暗暗稱讚，叫小翠把這口刀與我挂在上房屋中去罷。玉鬟答應，把徐良身背後把刀鞘子摘下來，將刀插入刀鞘之內，拿進上房屋中，挂于牆壁之上。玉仙與金仙姊妹兩個坐在椅子上，玉鬟把徐良提將起來，往二位姑娘跟前，一放。玉仙問：

大概你是新來的罷，我不認識。徐良說：不錯，我是昨天纔到。玉仙說：你昨天到的，大太爺也沒囑咐你嗎？我們這紅翠園，憑你是誰，也不準來，誰要私自往這裏來，立刻就殺，絕不寬恕。徐良說：姑娘你快住口，你打算我是伏地君王一夥的餘黨哪？我是御前四品護衛，前來辦案，捉拿白菊花的。老爺親身前來探探白菊花，現在此處沒有。玉仙一聞此言，說：姊姊此事，敢尋錯了。又問：你上我們這裏來，我哥哥知道不知？徐良說：我爲白菊花一個人，與你哥哥往日無冤，近日無仇，我若一露面，豈不驚嚇與他。我見白菊花沒在此處，我就要回去，不料走在此處，聽見刀槍聲音，上房一看，正是你們二位動手。我見槍尖，正要點在咽喉之上，我替他一着急，就嚷出口了。這是已往情由，要殺便殺。要遵王法，看我現任官職，不肯殺害於我，日後還要報答你們呢。玉仙說：你道現任職官，你姓甚名誰？一一道來。徐良說：你要問我，你把我解開，我慢慢告訴與你。金仙說：妹子，可別聽他的言語。玉仙說：我自自有主意。原來玉仙聽他說現任四品職官，想了自己終身未定，又愛他一身武藝，又能穀高來高去，可惜是一件不喜歡，他品貌不佳。正在猶豫之間，忽聽有人叫門，婆子出去。少刻進來說：大太爺派人前來送信，說有個路姑娘，少刻就來，教二位小姐，好好待承人家。玉仙問：這路姑娘是誰？婆子說：是大太

爺怕好的朋友，有個鐵腿鶴趙保，把兄的妹妹。有個外號，叫九尾仙狐路素真。玉仙叫小翠，先把這個白眉毛的，提在西屋裏去，放在咱們那個空大躺箱裏。丫鬟答應，把徐良提起來，進西屋中，把箱蓋一揭，將徐良放在裏面，把箱蓋一蓋。玉仙金仙丫鬟婆子，打着燈籠，出去迎接九尾仙狐。你道這路素真從何而至，就皆因仙佛蘭若教韓天錦，抱住他，素真一急，用迷魂帕把他抖過去，自己逃跑，不敢露面。次日晚間，又到尼姑菴，見有兩個官人，看着那座空廟。又聽他們講論趙保，解到官府，今日晚上過堂，大概就得受罪。路素真一想，此事皆因自己身上起見，我不把他抖躺下，焉能遭了官私。忽然想起，我何不上團城子，見見東方員外。主意已定，就奔團城子而來。正是東方亮收服金永福，金永祿，擺上酒，大家吃酒。東方亮正打聽朝天嶺水旱的道路，有從人進來說：有個走路的，叫路素真，是個姑娘，現在外面求見。東方亮一怔，路素真是誰呀？金頭活太歲王剛，墨金剛柳飛熊，一齊說道：大哥怎麼忘了，就是鐵腿鶴趙保賢弟的把兄妹妹。東方亮一聽，說是了，怎麼趙賢弟不來，打發姑娘來，是甚麼的緣故？吩咐一聲，請不多一時，從外邊進來了一位姑娘，在燈光之下一看，淡淡梳妝，容顏甚美。素真問：那位是大哥？二哥？從人指告說：這就是我們大太爺。素真過去，深深道了一個萬福。東方亮

說：這是路大妹子，初會。這就是我的三弟。素真復又與東方清道了一個萬福。紫面天王冲着他，也深打一恭。然後素真冲上，又道了幾個萬福。說：衆位兄長們，我素真與衆位萬福了。衆人也還了一禮。東方亮吩咐一聲，與路大妹子看坐。然後姑娘謝了坐，方纔坐下。東方亮問：趙賢弟因何不來？素真說：大哥有所不知，皆因他昨日從大哥這裏回去，不料這許官人知道我們現在廟內，半夜之間，盡都入廟。正在我與他們動手，可巧我趙大哥回去，他們人多勢衆，我二人不是他們的對手，我先就躡出廟外。我趙大哥走遲了一步，被他們拿去，我出于無奈，到大哥這裏來求大哥，如能設法解救我。趙大哥，可算他萬幸。東方亮一聽此言，微微冷笑，說：這些官人是此地的，還是跟下你們來的？素真說：大哥若問這些官人，從我們那裏跟下來的，也有此處的，也有。東方亮說：只要是我們這裏官人，我就可以能救。素真復又深施一禮，全仗大哥鼎力。東方亮說：我與此處知府是換帖弟兄，如在此處，不費吹灰之力。待至天明，我先派人打聽打聽，救他便了。路素真說：全仗哥哥。東方亮說：後面現有我兩個妹子，居住紅翠園，並無別的人。妹子若不棄嫌，何不與我妹子住在一處。素真一聞此言，說：大哥這就是恩施格外。東方亮教家人，同着路姑娘上紅翠園去，妹子那裏吃酒去罷。素真復又與東方



亮道了一個萬福，跟隨家人出去。前面有人提着燈籠，直奔紅翠園而來。到了院內，三位姑娘一見，對道了一個萬福。玉仙就問了路，素真的來歷，九尾仙狐也就把自己事情學說了一遍。三個人攜手進了前房，丫鬟獻茶，吩咐一聲擺酒。當時之間，就擺列杯盤。素真上坐，金仙、玉仙側坐旁陪。丫鬟斟酒，無非談論些草橋鎮、天齊廟、尼姑菴的故事。正在飲酒說話間，素真一抬頭見壁上挂着一口刀，自己一想，說二位姊姊這口刀，是那裏來的？玉仙把方纔在院中姊妹兩個過傢伙，怎麼房上有人，怎麼叫下來，把他拿住的話說了一遍。素真問這個人，可是兩道白眉毛，是不是玉仙道？正是素真說這一個可是我們的仇人。玉仙說：現時捆着在西屋裏，躺箱之內，扔着呢。既是姊姊仇人，咱們何不把他宰了？素真說：真要把他人一殺，我們這仇，可是東方姊姊替我們報的。玉仙說：咱們先去殺他，然後吃酒。三人站起身來，教婆子掌燈，剛出屋門，就聽前邊一陣大亂。原來前邊見素真一走，東方清就問金家弟兄，你們二位到了裏面，怎麼就認得藏珍樓呢？金永福說：可是我們還捆着兩個更夫，哪，煩勞那位去太湖山石洞內，把他們放開罷。家人答應出去不多一時，復又回來說：大太爺更夫說：但不止他們二位，還有一個白眉毛老西，打聽晏寨主，往前來了。衆賊一聽，一陣大亂。房書安說：祖宗來

了。往桌子底下就鑽。東方亮叫家人護院的點燈抄傢伙，家人一聲答應，眾賊各執兵刃，一擁而出。東方亮帶領着衆人，直奔後面各處搜尋。正走到紅翠園不遠，就見裏面婆子出來嚷叫說：「大太爺，衆位爺們快來罷，如今我們這裏拿住個老西，在箱子裏放着哪，正在要殺，還沒殺哪。」衆人一聽，無不歡喜，俱奔紅翠園而來。要問山西雁死與不死，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十八回 躺箱之中徐良等死 桌子底下書安求生

且說東方亮正在後院找徐良，忽聽婆子說：「已然拿住。」衆賊聞聽，無不歡喜，俱奔紅翠園而來，就見金仙玉仙路素真，全都迎接出來。東方亮東方清，過來一見兩個妹子，金仙玉仙，與兩個哥哥道了萬福。東方亮就問妹子：「是怎樣把他拿住的？」玉仙就把方纔之事，說了一遍，現在把他扔在兵器房內屋，那躺箱之中。說起來，他是路大姊妹的仇人，你們因爲何故拿他。東方亮就把大衆所說徐良作的那些事情，對着姑娘說了一遍。玉仙說：「這可是實在可惱。」哥哥還是搭在前邊殺他，還是在後面殺他哪。火判官周龍張大連皮虎，一齊說：「大哥，咱們前面殺罷。」每人剝他幾刀，也出出氣。要是妹子氣不出，先教妹子剝他幾刀，然後搭在前邊來。東方亮說：「這也是個主意了。」妹子你氣不出，

先把他剝幾刀，可別把他剝死。玉仙說：我們到沒有甚麼氣，到是路大姊姊氣不出，教他剝他幾刀罷。素真說：我也不用剝了，教大哥搭過去罷。東方亮說：你們全不剝了。一回頭叫來四個打更的，找來一根杠子，衆人也不必進去，就是東方亮帶着四個抬人的，同着三個姑娘進了院子，直奔西屋而來。玉仙一瞅，西屋燈燭俱都滅了，回頭就問婆子，這屋裏燈怎麼全都滅了？婆子說：我們跟着小姐迎接大太爺去了，怎麼燈全都滅了。玉仙叫小翠：小翠哪！叫了兩聲，不見答應。玉仙說：這孩子又睡着了。叫婆子掌燈，小紅先就進去，屋中撲咚一聲，摔倒在地，燈籠也就滅了。金仙問道：這是怎麼啦？小紅說：我小翠妹子在當道地上睡着了，把我絆了一個筋斗，燈也滅了。婆子一看，說：大太爺，可了不得了，小翠被人殺了。東方亮一聽此言，說：妹子別不好聽。大家往屋中亂跑，先奔到箱子那裏，把箱蓋一揭，打算伸手，把徐良提將出來。再看山西雁蹤跡不見，當時玉仙、金仙心中難過，捆着放在箱裏，怎麼遁去的。並且殺死了鬘，更透着奇怪了，莫不成他還有夥計？正說到這裏，玉仙說：我瞧瞧刀去罷。說畢，往屋中就跑。至屋內一看，見壁上那口大環刀，蹤跡不見。玉仙說：你們各處地方搜尋尋罷，刀也沒有了。伏地君王立刻轉身出了門外，與大衆一商量，從新又點燈火，拿單刀、鐵尺、姑娘等看他

們去後，立刻吩咐婆子，往前邊要了一口棺木，把小翠裝殮起來。抬在外面，等着天明，再埋。伏地君王把他這一個花園，各處搜到。你道這山西雁他遁了不成，皆因徐良這一被捉，教人捆上放在箱子之內，自己也就把死活捋在肚腹之外。不料到箱子裏面，不大的時候，就見那箱蓋，忽然一闢，有人伸手，一揪自己的手，看見有一口明晃晃的鋼刀，自己就是雙睛一閉等死。不料蹭的一聲，到繩子給他割斷，又見箱子復又蓋上。徐良納悶，這是救我來了罷。自己一挺身，用手到箱子蓋往起一托，一看屋中黑洞洞，並無燈火；又一看，迎門那裏躺着一個女眷，一縱身躡出外一看，是個丫鬟被殺。徐良實在納悶，這是甚麼人救了我的命，還殺死丫鬟。按說活命之恩，我上那裏與人家道勞去。我先走要緊。又一想到大環刀也丟了，出房門到了院內，自己得了活命，又思念自己寶物。正在思想，忽聽衆人嚷道：捉拿老西，自己一想說不好，三十六着，走爲上策。躡出南牆，一直往西，過了兩段界牆，直奔城牆。到了翻板那裏，就掏百練索，往城上一抖，上面用抓頭抓住城牆，導繩而上。至外邊，也是用抓頭抓住，導繩而下，往前走。心中難過，勝敗到是常事，無非輸給這兩丫頭，到不以爲恥。無奈丟了這口大環刀，自己越想心中越悶。忽見前邊一個黑影兒一晃，徐良看見，就知是個人，撒腿就追，眼瞅

着這個影兒，直奔五里新街去了。徐良一想，大概准是艾虎兄弟，跟下我來了，這一來我更對不起他了。自己沒追上那個黑影兒，進了五里新街，就不好找了。本人也就慢慢回店，到了店外，繞在西邊躍牆而入，就是他們那個跨院。至裏面剛一啓簾，有艾虎、盧珍迎接三哥，韓天錦早就睡了。艾虎把衣服與三哥拿過來，讓三哥脫下夜行衣，換上白晝服色，就問三哥探的團城子事情，怎麼樣了。徐良說：「老兄弟你不要明知故問了。艾虎說：你在團城子我在店裏，我怎麼是明知故問。徐良說：老兄弟你說實話，到底是你不是你罷？艾虎說：我實是沒出店，要不信，你問四哥。徐良一聽，把脚一蹶，一聲長歎，說：「賢弟！三哥活不成了！盧珍問：「甚麼緣故？」徐良就把被捉丟刀，幾乎廢命，不曉是甚麼人殺死了，給我斷了綁繩出來，再找踪跡不見，不知是誰。又見三個姑娘出來要殺我，又聽前邊衆賊找我，一着急躍牆而逃，走到五里新街，見前邊有一個人飛跑，我料着必是你。艾虎一聽，也是倒吃了一口涼氣。盧珍與艾虎一齊說道：「三哥不要着急，待今日晚間，我們兩個人上團城子走一蹶，定要拿回刀來。」徐良說：「那如何使得？今天晚上還是我去，找不着我這口大環刀，我絕不活了。」艾虎說：「那是何苦，咱們大家尋找，沒有找不着的。」徐良說：「天明再議論罷。」天已不早，三位歇覺，一夜晚景不提。次日早

晨起來，店家打臉水淨面已畢，徐良仍然頭朝裏睡覺去了。到吃早飯時節，山西雁連飯都沒吃，淨是睡覺。天有晌午之時，徐良這纔起來。教他吃東西，他也不吃。自己一人就出店去了，從五里新街，由西往東，人烟稠密，來來往往，盡是些做買賣之人。忽見路南有一座酒樓，蓋匾金字，上寫美珍樓，是新開張的買賣。徐良一想，可惜自己不吃酒，要是好喝，到此處吃會子酒，到有個意思。過了美珍樓，往東走至東邊路北，見有一座大店，是三元店。大門開着一扇，關着一扇。往裏瞧了一瞧，見裏面冷冷清清。自己就進了這店，見各屋房門，俱都關閉。見上屋台塔之上，坐着兩個夥計。徐良走進前來，夥計打量徐良這個形象，與吊死鬼一樣，二人暗笑，隨即問道：你是找誰？徐良說：我要住店。夥計說：沒有房子。徐良問：沒有房子，這是甚麼？夥計說：全有人住着呢。徐良問：人都往那裏去了？夥計說：全都出去了。徐良說：真巧，全出去了。轉身將往外一走，兩個夥計對說：這小子這個樣子，准是漢奸。徐良一聽，那兩個人說自己像漢奸，一轉身回頭就問：你們兩個說誰漢奸，要同着你們叔伯，也是這樣的說話麼？那兩個那肯答應，說：老西你嘴可要乾淨些個，我們在這裏，說我們的話，你因甚麼事情挑眼？徐良說：我前來找店，你們口出不遜，找你們掌櫃的烏八的問道，這是甚麼買賣規矩？那二人說：老西你

嘴可要乾淨着，不然，我們可真要奏了。徐良說：你也配。那個夥計不知道徐良的利害，用左手一幌，右手就是一拳。徐良一刁他的裏腕子，一抬腿，那夥計撲咚一聲，摔倒在地。這個復又過來，用了個窩手腕砲，照舊被徐良一腿踢倒。那人一嚷，從後面出來數十個人。那人說：這是個賊偷，咱們來了，衆人一齊動手罷。大家七手八腳，抱腰的，扳腿的，揪胳膊的，徐良使了個掃堂腿，這些人披蹬吧啞，轉眼間東倒西歪，也有躺下的，也有帶傷的，也有折了胳膊的。大家亂嚷，這個老西手裏有活，咱們抄傢伙去。忽然間由東邊四扇屏風門內，躡出兩個人來，一伸手，就把徐良揪住，說：你好生大膽，要是打咱們較量。山西雁一看這兩個，吃一大驚，非小。要問來者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三元店徐良遇智化 白沙灘史丹見朱英

且說徐良把衆夥計，打得不亦樂乎，忽見屏風門後出來兩個人，頭一個是馮淵，第二個是蔣四爺。馮淵說：唔呀，我早就聽出是醋糟的聲音來了，要打是咱們兩個人打。徐良說：臭豆腐，你就不住我打，過去與蔣爺磕頭。蔣爺問：因爲甚麼事故，在此相打？徐良說：他們說我是漢奸。蔣爺問店中夥計，你們這是怎麼說話呢？夥計那裏敢承認哪。說我們這裏說話，他老人家聽錯了。蔣爺說：算了罷，這也是一位大人呢。遂帶着徐良往

東院去。徐良進了東院，是五間上房，剛跟着蔣爺往上一走，只見裏面展南俠、智化、邢如龍、邢如虎、張龍、趙虎、徐良過去行禮。這夥人就皆因展南俠由鵝峯堡回去，遇見徐良，拿了解藥，回到徐州公館，救了總鎮大人。說了紀強滿門合家死的緣故，總鎮大人鏢傷已好，知府行了文書，不用詳驗，紀強滿門合家的屍首，格外總鎮知府，單預備些祭禮賞賜，然後蔣四爺與展南俠給開封府，打了稟帖，就奔南陽府而來。可巧行在半路之上，遇見黑妖狐智爺一問智化，智爺就把神鬼鬧家宅，棍打太歲坊的話，說了一遍。本要上臥虎溝，怎麼遇見沙大哥，怎麼自己不辭而別的話，又說了一遍。蔣爺說：咱們一路前往罷。智爺說：我本謝恩去。蔣爺說：相爺早替你謝了恩啦。智爺說：不謝恩，我得要出家去了。蔣爺說：你先幫着，我們把這事辦完，你再出家去，也就沒人管了。智爺說：這事情不了，一件又是一件，到底幫着你們辦完了，甚麼事情，放我走哪。蔣爺說：只要把萬歲爺冠袍帶履，得到手中，就沒有你的事了。智爺說：可是君子一言出口，駟馬難追。蔣爺說：你還教我起誓不成。智爺方纔點頭，一同撲奔南陽府而來。到了五里新街，找三元店住下，就囑咐明白了店家，打了公館，不教再住人了，憑他是誰問，也不准把風聲透露。徐良見着大眾，到屋中行禮已畢，展爺就問徐姪男，由咱們分手之後，幾



時到得這裏。徐良說：「姪男昨天纔到，所辦的事情，對着智爺說了一遍。又問昨天到了，可往團城子裏面看看，虛實沒有？」徐良道：「不瞞叔父說，昨日晚間我去了一趟，白菊花不在那裏。火判官周龍，他們一夥人，都在那裏哪？」智爺又問：「瞧見藏珍樓沒有？」徐良說：「藏珍樓我沒看見。」智爺問：「你進去會子，怎麼沒看見藏珍樓哪？」徐良說：「我到那裏看看，就回來了。」智爺又問：「除此之外，一點別的事情沒有，你就回來了嗎？」徐良一聽，這話裏有話，連忙問道：「智叔父，你老人家知道麼？」智爺微微一笑，說：「你說實話罷，到底是怎麼件事情？」徐良只得把自己事情，又說了一遍。遇姑娘被捉，有人救了自己，不知是誰，丟刀的話，未曾說完，就見智爺微微冷笑。徐良就明白了八九的光景，說：「智叔父，別是你老人家也去了罷！」蔣爺在旁說：「智賢弟，真少不了你，昨日一刻的工夫，就上團城子去了。我問你，你說拉尿去了，你還不承認。」山西雁清清楚楚，一五一十，一點也不敢隱瞞，又說了一遍。智爺也對着大眾一提，昨日晚間到了團城子，至紅翠園，我在房的後坡上，就看見了徐良在樹上，他一跑，我就上東房後坡去了。他被人家練子槩繞下來，我就揭起房瓦，打算用房瓦打他們，好救徐姪男。不料這們個時候，有路素貞到，就把他裝在西屋箱子內。那三個姑娘進上房喝酒去了，我下房，殺死丫鬚，打開箱子，挑了他

的綁繩，吹滅燈燭，我又藏起來了。徐良出來，他就躡出牆外逃命去了，連自己的刀都顧不得要了。徐良過來與智爺爺跪下，恭恭敬敬磕了三個頭，說：叔父活命之恩，姪男這一輩子也不忘你老人家這番好處，還有一件，你老人家提我那刀，可知道下落不知？智爺道：你既問我，就知道下落。他們挂在上房屋中牆上，我趁着三個姑娘，迎接東天亮之時，我就替你代了一代勞。徐良一聽此言，如獲珍寶一般，復又深施一禮。智爺回身進裏間屋中，把他的刀取出來，交給徐良。徐良將刀帶起來，說：我回我們店中送信去，教他們上這裏，見衆位叔父來。蔣爺說：教他們去罷。徐良出了公館，到了自己店中，見韓天錦、盧珍、艾虎，把三元店的事情，對他們一說，給了本店的店錢、飯錢，各帶自己東西出店，直奔公館而來。進了三元店，來至東院，到了屋中，見大衆行禮，對問了一回，路上所遇的事情。忽聽外邊一陣大亂，只見店家進來，說：衆位老爺們，他們全瞧擂台去了。這五里新街西口外頭，有個白沙灘，立擂台哪？蔣爺說：你先去罷。店家出去。蔣爺問徐良：他們不是五月十五哪，怎麼這樣早就看擂台去哪？徐良說：咱們大家去看看，便知。智爺說：全去可以，別聚在一處，咱們大家散走。我說一個地方，在一處會齊，看完了擂台回來，在這本街上有一個新開店，大酒樓，叫美珍樓。我請衆位在那裏喝一杯。

酒兒。大家一聽，全都點頭。教店家把門帶上，衆位出了三元店，行至大街，就是那些人捱肩擦背，攙老扶幼，異口同音，全是瞧着播台去的。他們大衆也是三三兩兩的，散步出了五里新街，西頭一看，盡是白亮亮的沙土地，此地起名就叫白沙灘，寸草不生。遠遠看見那裏，有一夥人圍着瞧着。展爺、智爺、蔣爺、張龍、趙虎，這幾個人在一處。看見這播台的形象，就吃一大驚。你道這是怎麼緣故？皆因播台有三丈六尺見方，也有上下場門，高穀一丈五尺，上面搭上銅板，就在這上邊動手。若要上台，左右兩邊，另有梯子。上去，還有一個小棚，是單是一位文職官員在這棚內。衆位爺們一看見，是個白虎台。展爺低聲叫四哥智賢弟：他們搭播台，爲何搭一個白虎台，是甚麼意見？本來這播台不定要出多少條人命，搭一個白虎台，更了不得了。趙虎說：咱們看看那邊去，甚麼事情，圍着那們些個人？展爺往那邊一看，果然壓山倒海圍着一圈人，往裏瞧着。蔣爺等一齊都到這裏來了，分開衆人，往裏一看，原來是大衆圍着一個江湖上賣藝的，見那人身高八尺，膀闊三停，頭挽牛心髮髻，穿一件青紬的汗衫，俱都破損，青縐絹褲，一雙舊布靴子，腰間繫着一個舊抄包，面似鍋底，地下放着一根齊眉棍，一把竹片刀。見他冲着衆人，深施一禮，說：愚下走在此處，舉眼無親，缺少盤費，人窮當街賣藝，虎瘦攔路。

傷人。我會點粗魯氣力，在衆位面前施展施展。要是練完的時節，懇求師傅們幫湊，有多給多，無多給少。說畢這套言語，就踢了兩蹠腿，然後打拳。張龍一拉展南俠，低聲說道：「這個人就是花神廟盧大老爺，打死花花太歲閻彬，看擂台的那個史丹。後來到開封府，把他充了軍，他是個逃軍，他逃在此處來了。」展爺說：「對了你這一說，我就想起來了。」按說這個人，咱們伸手當辦。蔣爺說：「那是何苦。見他打完了這套拳，要錢的時節，連一個給錢的也沒有，大家誇講說好，就是沒人給錢。又練了一蹠刀，也沒人給錢。又練了一蹠棍，也沒人給錢。史丹可就急了，說我連練了三四蹠工夫，一個給錢的人沒有。忽然從外邊進來一人，十分兇惡，要問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十回 蔣平遇龍滔定計 趙虎見史丹施威

且說蔣爺瞧這賣藝的，可憐練了半天，連一個給錢的也沒有。忽然從外邊進來一個黃臉的大漢，生的猙獰怪狀，說：「朋友，沒人給錢，皆因你不懂得這裏規矩。你應當先找出一個頭目人來，在本地有人緣的，來教他幫着你湊合半沖，他合半沖，你那方能行的了。打算你自己要一天，也要不下一文錢來，你不懂規矩呀。朋友你貴姓？」史丹說：「姓史。我叫史丹。那人說：史壯士，我給你找個事情，不知你願意不願意？」史丹說：「我實出無

奈，欠下了人家的店錢，我纔出來賣藝，只要與我找個吃飯的地方，永不忘爺臺的好處。那人說：在這南邊有個團城子，裏面住着東方大員外，他們那裏打更的約有四十多人，打算要尋找四個打更的頭目，可得有些個本事纔好。據我看你這本事，雖不甚強，你這身量相貌，還可以。史丹一聞此言，就與那人深深施了一禮，說：恩公！但能如此，我要得了好事，這一輩子也忘不了你老人家的好處。那人說：明日正午，我在團城子西門，與你留下話，見了員外時節，成與不成，在兩可之間。史丹說：那就看我的造化就是了。那人一回手，給了他一錠銀子，說：你拿這銀子，還還店賬，換換衣裳，明日正午，咱們相見。史丹又給打恭。那人說：我可要走了。史丹說：請罷。那人哈哈一笑，說：朋友，你敢情是個渾人哪。史丹說：我也不算聰明。那人說：你不打聽打聽，我姓甚名誰呀。史丹一聞此言，羞了個面紅過耳，說：爺臺我實在是個渾人，恩公你千萬別怪我，到底你老人家貴姓？那人哈哈一笑，說：我姓朱，單名一個英字，外號人稱黃面狼。你明天到那裏之時，你就說有個姓朱的，自然就與你回說進去。千萬你可要記好了，你在那個店裏住着哪。史丹說：我就在這五里新街西口，有個李家小店，就在他那盡西頭那一間，住了十幾天的光景，就欠下人家的店錢了。朱英又說：你算計這一錠銀子，連還店錢帶置

衣裳，穀與不穀？如要不穀，我再給你幾兩。史丹說：足穀足穀，黃面狼朱英，這纔揚長而去。瞧熱鬧的衆人，也就一擁而散。史丹也就拿着銀子，提了鈔馬子，撲奔五里新街來了。蔣爺說：咱們走罷。蔣爺與智化，展南俠說：此處有很好的一個機會，你們二位想到了沒有？智爺說：甚麼機會？蔣爺說：咱們要是有人同這個史丹的一說，明天與他一同上圍城子，做個假投降。此時東方亮，正是用人時節，只要是高一頭闊一膀的人，他是準要圍城子裏頭，若有一個內應，要請冠袍帶履就容易了，藏珍樓的底，咱們也就得着了。南俠說：誰人可去？蔣爺說：就是這個人不好找。大家隨說着，就到了五里新街口。忽聽後面有人喊叫，說：四老爺怎麼這樣忙哪？蔣爺回頭一看，原來兩個人：一個是白方面，短鬚黑髯，粗眉大眼，一身皂青緞衣襟；一個是年幼的後生，粉綾色武生巾，粉綾色箭袖袍，薄底靴子，肋下佩刀，面如美玉，五官清秀，無非就在十八九歲。一看那白方面的，認識就是大漢龍滔，看那後生，不認得是誰。身臨切近，將要叫展老爺，蔣爺對他使了一個眼色，那人纔不敢往下叫了。彼此對施了一個常禮，蔣爺問：這是誰？龍滔把那個後生叫過來，說：給你見見，這是展伯父。這就是我姪子，他叫龍天彪。過來與展伯父叩頭。天彪說：展伯父在上，姪男天彪叩頭。展爺把他攙起來，說：賢姪請起。龍滔把

所有衆人，全都見了一禮。展爺說：「找一個清靜之處說話。離那瞧熱鬧之人，遠遠的幾位坐下。」蔣爺說：「這就是大爺跟前的姪男罷。」龍滔說：「對呀，這就是我哥哥龍淵之子。」蔣爺問：「從何而至？」龍滔說：「皆因先到開封府任差去了。」王老爺、馬老爺，告訴我，說你們在南陽府圍城子，五里新街，打下了公館，我們就上這裏來了。剛到這裏，聽見有人說：「這裏有個擂台，我們多繞幾步，奔到此處，不料真遇見老爺們了。」蔣爺問：「你姪子跟來作甚麼？」龍滔說：「皆因他父親，被花蝴蝶一毒藥鏢打死了，如今跟着他馮七叔，練了一身工夫。他七叔就是不會打暗器，這孩子他一心要學打鏢，教我帶了他，給他找一個師傅，跟着學打鏢。學會的時節，慢慢找花蝴蝶的後人，只要是他黏親帶故，無論是誰，打死一個，就算與他天倫報仇。」蔣爺說：「好！稱得起是個孝子。」龍老爺打算與他拜誰爲師？龍滔說：「四老爺給他想一個人罷。」蔣爺說：「這裏有一個很好的人。」龍滔問：「是那位？」蔣爺說：「無非輩數不大相符，就是我把姪，也可以教他，收作一個師弟。」龍滔一聽，是徐良，說：「要是徐老爺，可就好了。不但使鏢，甚麼暗器都會。」回頭就把天彪叫過來，說：「你這師傅一身的暗器，不但學鏢，要學甚麼，四老爺你給說一說，咱們立刻就拜。」蔣爺說：「使得。」叫徐良過來，說：「我與你收個徒弟。」龍老爺的姪子，方纔與你見過的那個，他要跟你學鏢，

你收了這個徒弟罷。徐良說：姪男年輕，如何敢收徒弟。蔣爺說：你不必推辭了。龍老爺把他叫過來，磕頭罷。龍滔把天彪叫過來，就在白沙灘這裏大拜了四拜。行禮已畢，龍天彪也給大眾磕了一回頭。智化說：四哥你方纔說咱們這裏，少一個人上團城子作個內應，據我看龍老爺可去。蔣爺點頭說：我也打算是這個主意。龍滔問：甚麼事情？蔣爺對他如此這般學說了一回。龍滔說：使得。天彪答言：衆位伯父在上，可不是我小孩子人家多說話，要說教我叔叔上團城子去，作個內應，我也跟着一路前往。姓史的帶我叔叔，他們不好打聽的事情，我都好打聽；他們到不了的地方，我可以到；他們絕不能疑惑我。衆位伯父想想，使得使不得？蔣爺說：也到有理。展老爺問：去了怎麼個說法？蔣爺說：作爲龍老爺，與那位姓史的是親戚，如此如彼一說，沒有個不成。展爺說：怎麼見得一說就成？蔣爺說：他要想謀反，他豈不各處找尋這高一頭闊一膀的人。龍老爺這個相貌，焉有不成之理。但不知誰去找那姓史的去？蔣爺說：不用多少人去，就是我們同着張老爺、趙四老爺就行了。智爺說：事不宜遲，咱們就辦理。蔣爺說：咱們都在美珍樓相會說畢，大家散去。蔣爺同了張龍、趙虎，奔了李家小店，進了路北的店門，直到盡西頭末間房子門口。至裏面一看，那姓史的，正要拿着銀子，出去購買衣服。一看忽然



從外面進來了三個人，趙虎先就過去說：朋友！你認識我們不認識？史丹回答說：三位恕我眼拙，未領教貴姓。趙虎說：我們是開封府的，這是我們蔣四大人，這位是我三哥姓張，我姓趙，叫趙虎。史丹一聽，是開封府的校尉，轉眼間就顏色更變，說：衆位老爺們請坐，你們衆位必是爲我來的，我可是被罪之人，我可不是逃軍。趙虎說：你不用說那些個，你跟着我們到開封府，見相爺就得了。史丹一聞此言，嚇了個膽裂魂飛，事不由己，就給趙虎跪下了，說：我在那裏實出無奈，看看快餓死，我纔上這裏找幾個盤纏，仍然回去任罪。蔣爺說：你且起來，不必撒謊，我先問你一句話，你是願意死，願意活？史丹說：蠅蟻尚且貪生，爲人豈不惜命？蔣爺說：你願意活，方纔姓朱的給你找得那個事情，東方員外是作甚麼的，你知道不知？史丹說：我就知道他是個員外，別事一概不知。蔣爺說：如今襄陽王造反，他與襄陽王連手，也是個反叛的。史丹說：他是個反叛的，我餓死都不跟着他去。蔣爺說：你既然說出這樣話來，你就是大宋的好子民。咱們只要說明白了，你只管前去。史丹說：我可不去。蔣爺說：我教你去，你只管前去，不但你去，我有一個朋友姓龍，他還有個姪子，他叫天彪，我把實話告訴你，向着反叛的也在你，向着大宋朝廷的也在你。史丹說：我甚麼是向着反叛的呢？我要向着反叛的，教我不得善終。

蔣爺說：好！你同着我們這姓龍的爺兒三個去，就提你們是親戚，他們是在鏢行裏保鏢。如今把買賣散了，要在此處賣藝作爲，却碰見你，說賣藝不行作爲，他們爺兒兩個苦苦哀告，與你轉求這位姓朱的，給他們美言美語，就在員外家內打更，都是願意行了更好，要是不行，也不干你事，只要大事依我，不但你前罪已免，還算你一件奇功，準有了一個小小武職官做，就看你的造化了。史丹一聞此言，連連點頭說：四老爺倘若人家不收，那時可別嗔怪於我。蔣爺道：我方纔說過，事要不成，不與你相干。遂教趙四爺把龍滔找來。史丹又問四老爺：教我們前去何用？蔣爺說：我要不言，你也不知。是萬歲爺丟失了冠袍帶履，現在團城子裏面，有個藏珍樓，不知道那藏珍樓裏面的消息。總得有個內應，方能得他裏面的實底。再說他擺擂台，裏面有許多賊人，他又是王爺的餘黨，要有內應，豈不省事。這就是已往從前的實話，今都告訴與你，就看你心地如何了。正說之間，就見趙虎跟着龍滔進來，蔣爺給他們引見了。史丹問：咱們明日一同前去，說咱們是甚麼親戚？龍滔說：咱們作爲是兩姨兄弟，這是我姪子。龍天彪說：叔父，你到不用說我是你姪子，就說咱們是父子，駝兒兩個。據我想着，比說是你姪子還強哪。蔣爺說：很好，這孩子實在真聰明。把主意定好。蔣爺掏出兩錠銀子，給與史丹說：你

使用罷。然後告辭。龍滔、天彪也不跟回公館去了。張趙二人跟着蔣爺到了美珍樓，往裏就走，從西邊扶梯而上。至樓上一看，共是五間樓房，當中三間，單有兩間雅座，都是金漆八仙桌椅條檯，南面俱是格扇，東西兩邊兩間雅座，俱是半截窗，窗上掛着半截斑竹簾子，從外往屋內看，看不真切，由屋內往外看，看的明白。北面是一帶欄杆，全都是硃紅斜卍字式。蔣爺奔到格扇裏往下一看，是人家大醬園的後身，很大的院子，盡是醬缸。地上一半，地下一半，有兩個人在那裏曬醬。東雅座把蔣爺叫將進去。蔣爺一見是南俠智化，就把史丹他們的事情說了一遍，復又叫過賣另添杯筋，又添了些酒菜。正在吃酒之時，忽然跑上一個人來，周圍一看，復又下去，就把白菊花同上了。衆人捉拿淫賊，這段節目，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 美珍樓白菊花受困 酒飯舖衆好漢捉賊

且說蔣爺進去，見大衆一個圓桌面，要了許多酒菜，有喝的，有不喝的。蔣爺這一進來，又添了些個酒菜。忽聽扶梯一響，蹲蹲上來一人，看了看又下去了。艾虎說：這個叫飛毛腿高謝，是個賊。徐良說：這是白菊花的前站，還有個病判官周瑞，他們三個人，總在一處。正說之間，又聽扶梯一響，頭一個就是白菊花，武生相公打扮。第二個是高謝，

第三個是周瑞，三個人仍是一路而行。依著白菊花絕不上南陽府來，是教飛毛腿高謝，病判官周瑞，兩個人苦苦相勸。晏飛自己想了想，點頭隨著他們走，另有個主意。他的意見，是找他那個相好的婦人去，那婦人也離團城子不遠。隨著他們走，讓他們上團城子去，自己單找那婦人去。見著時節，就帶著他上姚家寨去了。可巧到了五里新街，天氣尚早，假說在此處吃酒。盼到天黑，自己就單走下去。來到美珍樓要吃酒，又恐怕山西雁在這裏，飛毛腿先上來一瞧，並沒有多少飯座。可見著東雅座裏，有些個人，隔著那斑竹簾子，實是看不出是誰。他想焉有那們湊巧的事情，老西絕不能在這裏。一回身下樓出來，告訴白菊花樓上無人。晏飛同周瑞進了酒鋪，直奔扶梯，到了上面。白菊花總是賊人胆虛，盡往東裏間屋中看了又看，就是看不真切，皆因有那竹簾子擋著，總疑惑著山西雁在屋中吃酒。哪復又扒着南邊格扇，往下一看，一院子盡是醬缸，一口挨著一口。還有兩個人，在那裏曬醬。他就靠著那南面格扇坐下，正對著樓口。倘若徐良從下面上來，他好一翻身，就從那格扇往醬園裏逃跑。高謝周瑞在旁邊，三人坐下。走堂的過來，問：三位要甚麼酒菜？周瑞說：要一桌上等酒席，三瓶陳紹。不多一時，擺列停當。高謝斟酒，三個人輪杯換盞。雖吃著酒，晏飛不住往東屋瞧看。正在疑

惑之間，忽聽扶梯又響，躑躑躑又上來一人，見那人一身素服衣襟，生的面如少女一般，五官清秀。到了樓上，也往東裏間屋內，看了一看，瞧了瞧白菊花，自己奔到西雅座去。叫過賣要了半桌酒席，自己一人在屋中飲酒。你道東屋裏人，怎麼不出來捉拿三個賊寇。有徐良低聽告訴，那個是白菊花，那個是周瑞，那個是高謝。衆人就掖衣襟，挽袖子，智爺說別忙，帶著他們定住了神的時候，咱們大家往外一躑，一個也走脫不了，故此全沒出來。後又上樓，這個人是白芸生大爺，這人奉旨回家，料理喪儀，諸事已畢，奉嬌母母親之命，早上京任差，帶著手下從人，乘跨坐騎，離了自己門首，直奔京都而來。正走在這五里新街，大爺覺着腹中饑餓，又看這座酒樓，簇新的門面，下了坐騎，進了飯舖，教從人在樓底下，要酒飯。自己上樓，他也沒看見裏間屋中是誰，到瞧了白菊花幾眼，見周瑞高謝的相貌，定不是好人，自己到奔西屋裏去了。將要來的酒菜喝了，無非三兩杯酒，就聽東屋裏一聲叫喊，如同打了一個巨雷相似。芸生一聽，好似二弟的聲音，往簾內一看，由東屋裏躑出許多人來，頭一個就是徐良，說三個人纔來呀，老西死約會，不見不散。一低頭就是緊背低頭花裝弩，撲哧一聲，就打在白菊花頭巾之上。也就是晏飛的眼快，如若不然，這三枝暗器，就不好躲閃。白菊花一聽，是老西說話，

就站起身來，用脚一勾椅子，那張椅子往西一倒，就有他退身之地了。雙手一扶桌子，見徐良冲他一低頭，他也是低頭，正打在頭巾之上。緊跟着左手一枝袖箭，白菊花往左邊一躲，就釘在格扇之上了。徐良右手一枝袖箭出去，白菊花往右邊一躲，蹭的一聲，在耳朵上微點了一點。那如龍瞪着二隻眼睛罵道：「白菊花很心球囊的，我是替師傅一家報讎。隨說着，掄刀就剝。那如虎也是破口大罵，剩了一隻右手，也是提刀就砍。晏飛瞧着兩口刀到，就把桌子冲着二人一抖，嘩喇一聲，俱都合在邢家兄弟身上。兩口刀全都砍在桌之上。把那如虎撞了一個筋斗。白菊花抽身要跑，早被智化把他攔住，迎面就是一刀。白菊花拉劍將要削智化這口刀，展爺那裏早就發了一枝暗器。晏飛總是躲袖箭要緊，一扭身軀，那枝袖箭打出樓外去了。晏飛躡上西邊，那張桌子，艾虎先就上了板櫪，對着淫賊就是一刀。白菊花用寶劍往上一迎，打算要削艾虎這口刀，活該自己倒運，就聽噲哪的一聲響亮，在眼前火星亂迸，皆因是二寶一碰，故此纔火星崩現，把艾虎也嚇了一跳。白菊花也吃驚非小。艾虎低頭一看自己的刀，連一絲也沒動。白菊花一看自己寶劍，又磕了一個口兒。晏飛看這勢頭不好，料着今天在這樓上要走不了。晏飛打算要走，一看大眾把他圍裹上來。這個過賣，多沒見過這

個事情，只嚇得東西南北，都認不出來了。口中亂嚷說：「可了不得了，樓上反了，刀刀槍槍亂砍，也找不着樓門在那裏了。好容易找到樓口，一步就走下去了。咕嚕咕嚕，就滾下樓去，摔了個頭破血流，也顧不得疼痛，到了底下扒起來就跑。口中直嚷：「反了哇，反了。底下的酒飯座，也並不知樓上是甚麼事情，嗆啾啾刀劍亂響，也有趁亂借此爲由，不給錢的，有嚇跑了的。下面之人，一擁而散。上邊的人，身法玲瓏的，全上了桌子。聖手秀士馮淵，不敢過去與白菊花交手，他怕那口寶劍，會同蔣四爺圍住飛毛腿高謝，三個人交手。那如龍那如虎圍着病判官周瑞，三個人交手。艾虎正與晏飛動手，飛毛腿高謝瞧出一個便宜來了，對着艾虎後脊背颼的就一刀。艾虎一回手，嗆啾啾把高謝這口刀，削爲兩段。高謝一縱身，就從蔣平腦袋上，躡出格扇之外去了。蔣爺就尾手背後，跟將下來。飛毛腿飄身下樓，腳踏實地，蔣爺也就躡下來。這二人一躡下樓來，不大要緊，把兩個曬醬的老西，幾乎沒掉下醬缸裏。徐良見飛毛腿一跑，回手掬出一枝鏢來，要打白菊花，見圍繞的人太多，從這個桌子上，躡在那個桌子上，來回亂躡，又怕打着別人，一想也罷，看病判官那裏清靜，對着周瑞颼的就一鏢。只聽見撲哧一聲響亮，嗆啾啾撒手丟刀。要問周瑞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醬缸內周瑞廢命 小河中晏飛逃生

且說徐良這一鏢，正打在周瑞手背之上，撲哧一聲，鮮血直流。徹手丟刀，回頭就跑。那家兄弟那肯教他逃命，尾于背後，也就趕下來了。周瑞躡出樓外，徐良說：「先跑了一個飛毛腿，後跑了一個病判官，就是別教這白菊花跑了。」再說飛毛腿高謝逃了性命在前邊跑着，蔣爺在後面追着，他看蔣爺瘦弱枯乾，料着沒多大本事，自己躡上醬缸，蹬着醬缸的缸沿，颼颼飛也相似，一直奔正西去了。蔣爺那裏肯容他逃躡，也就躡上醬缸，緊緊的追趕。追到西邊有個平臺，是人家雜貨鋪的後院。飛毛腿一縱身，躡上平臺，蔣四爺也就跟着躡將上去，看那高謝縱跡不見，蔣爺不肯追趕。一回頭，見病判官周瑞，教那家弟兄追着，在缸沿上亂跑。蔣爺在平臺上一扒，瞧這三個人，見周瑞跑到西邊，縱身向平臺上一躡，正在脫空之際，被蔣爺用手中青銅劍一幌，周瑞見眼前一幌，自己不敢上去，往回來一翻身，脚找缸沿，焉能那模樣巧。只聽撲哧一聲，正掉在醬缸裏面。那如龍下了醬缸，把石板蓋在醬缸之上，自己往上一坐。蔣爺問：「你覺着醬缸裏面怎麼樣了？」那如龍說：「他在醬缸裏撲撲哧哧，只撞這石板哪。」蔣爺說：「可別把他醬死。自己下了房，奔到醬缸這裏，又問：『這時候怎麼樣了？』」那如龍說：「這半天可不撞了。」蔣



爺說：你下來罷，別把他悶死。那如龍跳將下來，把石板揭開。蔣爺一看，人已然不行了。蔣爺一伸手，把他往上一拉，通身是醬，已然氣絕身死。蔣那二位往外要走，掌櫃的出來說：人命關天，我們醬缸內，醬死一人，你們打算要走，那可不行。蔣爺同着那家弟兄說：掌櫃的咱們櫃房裏坐着，我告訴你話說。隨即進了路南那個小門，到了櫃房，問掌櫃的貴姓。掌櫃的說：我姓趙。蔣爺說：趙掌櫃的，我姓蔣，名平字是澤長，御前三品護衛，萬歲丟失了冠袍帶履，我們奉旨拿賊，方纔這個醬缸裏的，就是他們同黨夥計，你可不許聲張。你這一缸醬，該賣多少銀子，我們不能短少你的。你若把風聲透露，拿你到開封府，用狗頭鋤把你鋤爲兩段。掌櫃連說：不敢，不敢！夥計進來說：又從樓上下來了好幾人，都往西跑下去了。原來是白芸生、盧珍、艾虎、山西雁下了樓，緊緊一追。白菊花跑到西邊，竄上快道。頭一個就是白芸生、盧珍、艾虎、山西雁下了樓，緊緊一追。白菊花跑到西邊，竄上牆去，由牆上房，直跑到五里新街西口外面，撲奔正北，順着白沙灘往北，將到五里新街後街的西口外頭，忽見從巷口出來了南俠智化、馮淵，後面還有張龍、趙虎，就擋住去路。這幾人見白菊花下樓，往西跑，智爺說：隨我來。就從樓上往下一躡，南俠馮淵，也就跟着躡下來了。張龍、趙虎從樓上下來，智爺往北街跑，大家跟隨，由北街往西，迎面

正撞著白菊花。展爺一捧寶劍，說：欽犯那裏走。白菊花一見，嚇了個胆裂魂飛。暗暗一想，後邊小四義，本就不是他們對手，前邊又有姓展的擋住，這便如何是好。自己無奈，何，掏出一枝鏢來，明知也是打不著他們，暫作爲脫身之計。離展爺不遠，對準就是一鏢。展爺往傍邊一歪身，這一枝鏢幾乎就把馮淵打著。白菊花一抖身，撲奔西北。約有一里多路，淫賊知道五里屯東北，有一道長河，這河名叫涼水河。自己想著要是跑到涼水河，也就有了命了。正跑之間，遠遠就看見了這一段水面，歡喜非常，直奔水去。山西雁瞧見前邊白茫茫，一帶是水，暗暗著急，往前後一看，沒有蔣四叔，口中就說：蔣四叔，這個工夫上那裏去了？白菊花打算要奔水去，咱們這裏有會水的沒有？艾虎聽著，料著白菊花這一下水，自己可以把他拿住。皆因他在陷空島，跟著練的水性。可就是在水中不能睜眼，果然行至涼水河。白菊花沖著大衆，哈哈一笑，說：晏大老爺走了，要是有能耐的，在水中拿我。嘩的一聲，跳入水中去了。徐良說：壞了壞了！大衆一怔。艾虎說：不用忙，待我下水拿他。自己往前一躡，嘩的一聲，也就跳入水中去了。見他單臂膊把白菊花往肋下一夾，往上一翻，把賊人夾至岸上。大衆過來一看，要問賊人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吳必正細說家務事 馮校尉情願尋賊人

且說艾虎往下一跳，工夫不大，夾著賊人翻身上來，往岸上一捋，說你們捆罷。大家上前一看，徐良過去要綁，細細瞧了瞧，微微一笑，回頭叫老兄弟，你拿的是年輕的，是上歲數的？艾虎說：那有上歲數的淫賊哪？徐良說：對了，你來看罷。這個有鬍子，還是花白的。艾虎過來一看，何嘗不是衣服也穿的，不對，還是青衣小帽，做買賣人的樣兒。艾虎一踏脚，眼睜睜把個白菊花放走了，這個是誰哪？徐良說：這個人還沒死透哪，心口中亂跳，咱們把他攙起來行走。行走，張龍趙虎攙著他一走，就見蔣四爺帶著邢如龍，邢如虎直奔前來。皆因是在醬園內與掌櫃的說話，夥計進來告訴，又從樓上躡下幾個人來，往西去了。蔣爺說：不好，我們走罷。就帶著邢家弟兄仍出了後門，躡上西牆，也是由牆上房，見下面做買賣那夥人，說房上的人，往白沙灘去了。蔣四爺聽白沙灘就追，將至白沙灘，遠遠就看見前面一夥人。蔣爺追到涼水河，見張龍趙虎二人攙著一個老人在那裏行走。看那人渾身是水，又瞧艾虎也渾身是水。智爺高聲叫道：四哥，你快來罷。蔣爺來至面前，智化就把白菊花下水，艾虎怎麼夾上一個人來的話，說了一遍。蔣爺叫張老趙老，把他放下罷，再攙著走，就死了。他是一肚子淨水，不能出來，又

摔他行走，豈不就走死了嗎？智爺一聽，連連點頭說：有理。蔣爺過去，把那老頭教他扒著，往身上一騎，雙手從肋下往上一提，就見那老頭，口內哇哇往外吐水，吐了半天，蔣爺把他攙起來，在耳中呼喚，那老頭纔悠悠氣轉。蔣爺問老者：偌大年紀，爲何溺水身死？你是失腳踏河呀？你還是被人所害？那老者看一看蔣爺，一聲長嘆，說：方纔我落水，是你把我救上來的？蔣爺說：不錯，是我救的。老者說：多蒙活命之恩，如同再造，無奈這陽世之間，實在沒有我立足之地了。蔣爺說：你貴姓？有甚麼樣大事，我全能與你辦的。老者道：惟獨我這事情，你辦不了。蔣爺道：我要是辦不了，然後你再死，我也不能管了。老者道：我姓吳，叫吳必正，我有個兄弟，叫吳必元。我今年五十二歲，我在五里屯北路小胡同內，高台塔，風門子上頭，有一塊匾，是吳家糕餅舖。我們開這糕餅舖，是五輩子了。皆因是我的兄弟，比我小二十二歲，我二人是一父兩母，我沒成過家，我兄弟斷了弦，多年尚無子女。今年三十歲，娶的我弟婦，纔二十歲。自從他過門之後，就壞了我的門庭了。我兄弟終日喝酒，他終日倚門賣俏。在我們櫃上一坐，穿的衣服，全是匪類衣襟，引得終朝每日，在我們門口，聚會的人甚多，俱是些年輕之人。先前每日賣三五串錢，如今每天賣錢五六十串，二三百串，還有銀子不等。只要他們上櫃，就有放下許多。

錢，給兩包糕餅，拿著就走。我們舖中有個夥計，他叫作怯王三，這個人耿直忠烈，氣的他要辭買賣好幾次。我們這個舖，前頭是門面，後面住家，單有三間上房。舖子後面，單有一段長牆，另有一個木板的單扇門，從舖子可以過這院來。又恐怕我這弟婦出入不便，在後邊另給他開了一個西門，爲他買個針線的方便。這可更壞了事情了，他若從後門出去，後邊那些無知之人，就圍滿着他。若要前邊櫃台裏坐著，那前邊的人就圍滿了。這日晚間，我將往後邊來，一開後院那個單扇門，我就見窗戶上燈影兒一幌，有個男子，在裏頭說話。我就聽見說了一句，我就不敢進去了。說你只管打聽，我白菊花劍下死的婦女甚多，除非就留下了你這一個。我聽到此處，一抽身我就回去了，駭得我一夜也沒敢睡覺。次日早晨，沒教兄弟喝酒，我與他商議，把這個婦人休了罷，我再給你另娶一房妻子。如若不行，只怕你終久受害。我就把昨天的事情說了一遍。我兄弟一聽此言，到後邊又打了他一頓。誰知這惡婦，滿口應承改過。到了今日早晨，後邊請我說話，我就到了後邊，他就扯住我不放，纏個不了，聽得兄弟進來，方纔放手，我就氣哼哼的出來。可巧我兄弟從外邊進來，我弟婦哭哭啼啼，不知對他說了些個甚麼言語，他就到了前面，說：你說我妻子不正，原來你沒安著好心。我一聞此言，就知道

那婦人，背地蠱惑是非，我也難以分辯，越想越無活路，只可一死。我說著全都羞口。翁台請想，如何能管我這件事情？蔣爺說：我能管，我實對你說，這位是展護衛大人，我姓蔣名平也是護衛，難道辦不了這們一件小事嗎？皆因內中有白菊花一節，你暫且跟著我們回公館，我自自有道理。吳必正聞聽，連連點頭，與大眾行了一回禮，把衣服上水攥了一攥，跟著大眾直奔五里新街。蔣爺同著展爺先上飯店，那些人就回公館。蔣展二位到了美珍樓，往裏一走，就聽那樓上，披叉砒叉，韓天錦在那裏亂砸亂打。掌櫃的見著蔣展二位，認識他們，說：方纔你們二位，不是在樓上動手來著嗎？蔣爺說：不錯，我們正爲此事而來。到了櫃房，把奉旨拿賊的話，對他們說了一遍，所有舖內傷損多少傢伙，俱開了清單，連兩桌酒席，帶賊人酒席，都是我們給錢。那個掌櫃的說：既是你們奉旨的差使，我們這點小意思，不用老爺們拿錢了。只求老爺們，把樓上那人請下來罷，我們誰也不敢過去。蔣爺說：交絡我們罷。晚間我們在三元店公館內，等你的清單。說畢出來。蔣爺上樓把韓天錦帶下來，出了美珍樓，直奔公館，進三元店。此時艾虎與吳必正全都換了衣服。蔣四爺說：方纔這老者說在五里屯，開糕餅舖。白菊花在他家裏，我想此賊，由水中一走，不上團城子，今晚必在這糕餅舖中，你們誰人往那裏打聽

打聽。問了半天，並沒有人答言。馮淵在旁說：你們都不願去，我去，心正不怕影兒邪。徐良說：你就爲這件事去，這纔對了你的意思呢。馮淵說：我要有一點歪心，教我不得善終。蔣爺一攔，對徐良說：先前你可不肯去，如今馮老爺要去，你又胡說。你們兩人從此後別頑笑了。馮老爺可有一件事，要依我的主意。你若到五里屯訪著白菊花，你可別想著貪功拿他；只要見著，就急速回來送信，就算一件奇功。馮淵拿了夜行衣靠的包袱，將一出屋門，碰見艾虎說：兄弟，你這裏來，我與你說句話。艾虎跟著他，到了空房之內，馮淵說：賢弟論交情，就是你我甚近，我的師傅就是你的乾爺，他們大家，全看不起我。我總得驚天動地的，立件功勞，非得把白菊花拿住，他們大眾可就看得起我了。艾虎說：皆因你素常好詼諧之故，非是人家看不起你。馮淵說：我若拿住白菊花，你歡喜不歡喜？艾虎說：你我二人，一人增光，二人好看，如親弟兄一般，焉有不喜之理？馮淵說：我可要與賢弟啓齒，借一宗東西，你若借給我，就此去；你若不肯借我，就一頭碰死在你眼前。隨說著雙膝跪倒，要問借甚麼東西，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得寶劍馮淵快樂 受薰香晏飛被捉

且說馮淵與艾虎商議，借一宗物件，又與他下了一跪。艾虎問：你要借何物？馮淵說：把

你那薰香盒子，借我一用。艾虎暗道：他實在的有心，怎麼他還懷記著薰香盒子哪。欲待不借，又不好推辭。無奈何說。大哥我這薰香盒子，大概你也知道，是小諸葛沈仲元的東西。我是偷他的東西，我借給你，可得有人家的原物在，別給人家丟失了此物。馮淵說：我又不是三歲孩子，怎麼能穀丟失此物，我要丟失此物，我有一條命，陪著他呢。艾虎把薰香盒子拿來，交與馮淵，還教他怎樣使法。連堵鼻子的布捲，都給了馮淵。聖手秀士別了艾虎，出公館，直奔白沙灘來。見人打聽，到了五里屯，東口外頭，見一老者，手扶拐杖，年過七旬。馮爺說：借問老丈，那裏是五里屯。老者道：這就是五里屯，你找誰。馮淵說：這裏有個糕餅舖，在於何處。老者瞪了他一眼，說：不知道。馮淵說：唔呀！怪不的他們不來。自己無奈，進了五里屯的東口，路北有一個小巷口，見有一百多人，都在那裏蹲著，但是年輕的，連一個上年歲的沒有，俱都是面向著北看。那北頭有一個舖子，是五層台階，並沒有門面，是個風窗子。上面有個橫匾，上寫著發賣茯苓糕，吳家老舖。自己撲奔正北，要上台階，就有人說：沒出來哪，你不用進去。馮淵看著這些人暗罵道：這些個混帳王八羔子，一個好東西沒有，也不與他們說話，拉開風門子，奔了櫃台，說：你們這裏賣糕不賣。那怯王三說：既是糕餅舖，什麼不賣糕。馮淵剛要往下說話，忽聽



外邊一陣大亂，衆人往北直跑。馮淵不知是甚麼緣故，也就出來。見那些人順這小胡同，直奔正北，馮淵也就跟著。到了北邊，就見了吳必元的大門。見那門半掩半開，裏面站著個婦人，頭上烏雲，帶了許多花朵，穿著一件西湖色的大衫，葱心綠的中衣，紅緞弓鞋，繫著一條鵝黃汗巾，滿臉脂粉，雖有幾分人材，却是妖淫的氣象，百種的輕狂。一手扶定門匡，一手扶定那扇門，得意的把那條腿，蹺在門檻之外，不然，如何看得見弓鞋。哪有一塊油綠絹帕，往口中一含，二目乜斜，用眼漂著一個相公。雖然瞧著他的人甚多，惟獨單有一個相公出神，在他迎面一站。那個相公約有二十餘歲，文生巾，百花袍，白綾襪子，大紅厚底雲履鞋，面白如玉，五官清秀，一手到背著，拿著一柄泥金摺扇，也是二目發直，淨瞧著這個婦人。衆人看著，全是哈哈大笑。這男女盡自不知，類若癡呆一般。正在出神之際，忽聽正北上痰嗽一聲，馮淵抬頭一看，卻是白菊花到了。馮淵見了白菊花，就不敢在那裏瞧看，進了小胡同，撒腿就跑，出了小巷口，回頭一看，幸好，沒追趕下來。料著白菊花，他沒看見我，就找了一個小飯舖，飽餐了一頓，給了飯錢。直待到人家要上門板的時候，方纔出來，繞到五里屯後街，探了探糕餅舖，後面院子的地勢，自己找了一塊僻靜所在，把夜行衣靠包袱打開，通身到頂，俱都換了。背插單

刀百寶囊收好了薰香盒子。把白晝衣服，俱都用包袱包好，奔了糕餅舖後院東隔壁，有一棵大榆樹。馮淵躡上牆頭，扒上大樹，騎在樹上。前邊枝葉，正把自己擋住，往下觀看。逼真；下面人，要往上瞧看，可有些費事，隨手將包袱掛在樹上，淨往下面看着。不多一時，有人用指尖彈門，裏面婦人出去，將門一開，細細一看，原來是白晝那個相公。那相公對著吳必元的妻子，一恭到地，說：大嫂！今日學生目覩芳容，回到寒舍，廢寢忘餐，如失魂魄。今晚涉險前來，與娘子巫山一會。婦人一聽，微微的一笑，口稱癡郎，你我素不相識，夜晚叫門，你這膽量，可就不小。相公說：但能得見芳顏，雖死無恨，倘能下顧，賞賜半杯清茶，平生足願。婦人說：我見世上男子甚多，似你這癡心的也太少。如此就請進來。婦人前邊引路，相公就跟著進來。似乎這個人，膽子實在不小，也不問問他家丈夫，在家不在家，也是活該生死簿上，勾了他的名字。閻王殿前，挂了號了。進了院子，婦人就將大門關上，來至屋中。馮淵在樹上看得明白，他到替這個人提心吊膽，暗道：要是白菊花一來，只怕此人難逃性命。果然不大的工夫，唰的一條黑影，由牆上來了一個人。馮淵一看，不是別人，正是白菊花。見淫賊飄下身來，直奔窗前，用耳音一聽，男女正在裏邊講話。惡淫賊把簾子一掀，見雙門緊閉，一抬腿，噹的一聲，把門踢開，哈哈一

笑說：「賤輩！你作得好事。」滿屋中一找，就見那床幃子底下，露著一點衣襟。婦人站在那裏，攙著晏飛過來，把婦人一揪，撲咚一聲，摔倒在地。晏飛一手伸，把相公拉出來，回手一亮寶劍，撲哧結果了他的性命。回身往椅子上坐，說：「賤輩！他是何人？那婦人機變最快，扒起來，說：晏大爺！這可是活該不該，我們家出事，你要問這個男子的來歷，白晝之期，我就看見他了，在咱們門外頭，兩隻眼睛發直，淨瞧著我。這必是我方纔倒水去時節，我可瞧見有個黑影兒一幌，我打量這是一條狗哪，我也沒留心細看，必然是他先鑽在床底下來了。」白菊花又哈哈一笑，說：「賤輩！你真辨別的好。」婦人又百般的一哄，晏飛可就沒有殺害婦人的心意了。就問婦人：「你可給我預備酒，把個馮淵在樹上等的是不耐煩，好容易等至二人吃畢酒，安歇睡覺，吹滅燈燭，還不敢下來，料著不能這就睡著，又等了一個更次，天交四鼓，把包袱摘下來，往腰中繫著，盤樹而下。到了窗櫺之外，聽了聽，就知二人睡熟。先把布捲掏出來，堵住自己鼻孔，將熏香盒子摸出來，點著熏香，將二人過去。這段節目，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見惡賊貪淫受害 逢二友遇難呈祥

且說馮淵把熏香盒子摸出來，把蓋揭開，取千里火筒。這香盒子，類若銅仙鶴的形象。

把千里火點着，放在仙鶴肚內，用仙鶴嘴對準窗櫺紙。此刻香烟已濃，把仙鶴尾巴一拉，兩個翅兒自來一胡扇胡扇的，那香烟就奔屋中去了。把所點的香，俱已點完，料著白菊花必定薰過去了，回手把仙鶴脖子攙回，收藏百寶囊之內。到了屋門，把簾子一啟，那門無非虛掩，頂著一張飯桌子。將門推開，桌子一挪，進了屋中，一晃千里火，就奔床榻而來。馮淵也是好大膽量，就把燈燭點上，往帳子一看，馮淵嚇得身軀倒退。原來他們是赤條條的睡覺。只見他那寶劍鏢囊衣服等件，靴襪俱在他身旁放著。馮淵過去一伸手，先把他寶劍鏢囊衣服等件拿過來，抱著就往外跑。到了院中，樂的他慌慌張張，把包袱解下來，打開，把他所有的東西衣服靴襪，還有夜行衣靠的包袱，俱裹在自己包袱之內。把鏢囊自己繫上，又把寶劍也撇在地上。就是這件爲難，要拿白菊花，他們是赤身露體，自己乃是有官職之人，過去捆他，又怕冲了自己之運。有心一刀，將他殺死，又想不如拿活的好。正在思想，打前邊進來一個人，那人喝的猶足有十二成了，就是吳必元，從外邊喝的大醉而回。那怯王三見大掌櫃一天沒回來，怕他行了拙志。二掌櫃回來，醉得人事不醒，只可明日再說罷。往後推著吳必元，說：後邊睡覺去罷。把後門一開，吳必元就一路歪邪進來。馮淵過去，說：你是甚麼人，這一句話，把吳必元

的酒嚇醒了一半。回問：你是誰？又一瞧馮淵，這樣打扮，說：你是個賊呀！馮淵道：胡說，我是御前校尉，奉旨捉拿國家欽犯，如今現在你家睡覺，你是吳必元哪？吳必元一聽是校尉，忙深施一禮，說：我正是吳必元。馮淵就把他哥哥溺水，自己怎麼奉差而來，白菊花怎麼在裏面的話，細細說了一遍。吳必元嚇得渾身亂抖，把王三叫過來，又告訴夥計一遍。馮淵問吳必元道：你這妻子，還要他不要？回說：不要了。馮爺說：你若不要他，我給你出一個主意，你用一床被子，將他裹上，兩個人搭著他丟在河裏去。再用一床被子，把賊人蓋上，我好進去拿他去。吳必元說：把我妻子搭出，將他驚醒之時，他要叫喊，如何是好？馮淵說：絕不能叫喊，我把他治住了，如死人一樣。這纔吳必元同着王三進去。二掌櫃把被子裹上他妻子，又用一被，搭在白菊花的身上。王三過去，把街門開了。馮淵說：我是原辦的正差，親眼得見你們，若要不信，我姓馮，叫馮淵，御前校尉，開封府總辦堂差。這二人也不知他有多大的爵位。這方纔把淫婦拾將起來，出離大門，丟在河中。回來見了馮淵，告訴了一遍。馮淵過去，叫王三找了兩根繩子，把白菊花二臂捆上，又把他的腿捆好，用一條大紅被子，照着捲薄餅的樣子，把他裹好。馮淵往肩頭上一抗，那二人送在大門以外。此時已交五鼓多天，對着朦朧的月色，馮淵抗著白菊花。

直奔公館而來。過了五里屯，就是白沙灘的交界。走出約有三里多路，天光快亮，本人穿著一身夜行衣，又抗著個人，走路不便。可巧前邊一片松樹塘，至裏邊，將白菊花放下，把身上包袱解下來，又把刀劍摘下來，將包袱打開，脫下夜行衣靠，連軟包巾帶鞋，倒把白菊花那身衣服，他全穿上了武生巾，箭袖袍，獅鬚帶，厚底靴子。也把寶劍帶上，把百寶囊解下來，將自己的夜行衣包袱打開，連百寶囊包在裏面。還有自己一套白晝衣服，連白菊花的夜行衣包，共是兩個衣包，外面單有一個大包袱，打量著兩個包在一處。不料正包之時，忽聽樹林外頭，念了一聲無量佛，說：你是那裏來的，偷盜人家的東西，意欲何往？馮淵聞聽一怔，從樹外躡進兩個人來，未能看得明白，大概必是兩個老道。忽聽白菊花嚷道：師弟快來罷，我教人家捆在這裏了。原來他剛出五里屯，白菊花就醒過來。那薰香本是雞鳴五鼓返魂香，只要是天交五鼓，那香烟的氣味就散淨了。晏飛將一醒過來，睜眼一看，自己二臂牢拴，連腿教人家捆上了，有被子裹著，看不真切。原來是教人家肩頭抗著，頹頹的直走。忽然嘯唳一聲，將自己摔在地下，復又往外爭拔爭拔，就見是馮淵，把他拿住了。見馮淵換自己的衣服，可巧那邊有他師弟到了。這兩個人，一個是蓮花仙子紀小泉，一個是風流羽士張鼎臣。這兩個是老道的。

徒弟，又是師兄弟，又是盟兄弟，全是尋花問柳之賊，老道打扮。那紀小泉，就是銀鬚鐵臂蒼龍的姪兒，後來拜的是梁道興爲師。可巧這日他同着風流羽士張鼎臣，投奔團城子，又無錢財，二人要打算做一號買賣。可巧正走在此處，就見馮淵肩頭背著一個類若似包袱相仿。紀小泉叫：哥哥！咱們劫這個大概總有點油水。張鼎臣點頭。兩個人這纔往裏一躡，念無量佛。白菊花就聽出來了，故此高聲喊叫，師弟快來救我。紀小泉與白菊花至好，皆因出去採花，都是這樣朋友。如今聽見是晏飛的聲音，焉有不肯來劫救的道理。馮淵見白菊花也醒過來了，又有人躡進樹林，一著急，包袱也沒包好，到不如先一劍把他砍了罷。再說此時，慢說兩個人，全憑這口紫電劍，他有甚麼兵器，削上就得兩段，那還怕他甚麼。剛一回手拉寶劍，吧的一聲，就是飛蝗石打將過來，正打在馮淵右手，手背之上。馮淵唔呀一聲，一甩腕子，疼痛難忍，那劍就拉不出來了。鬧了個手忙腳亂，眼看張鼎臣、紀小泉兩個人，擺寶劍反要剝他。馮淵無奈，只可一伸手，把夜行衣靠包袱拿起來，撒腿就跑。張鼎臣、紀小泉二人緊緊一追。白菊花叫道：二位師弟別追他，先給我解開。紀小泉說：哥哥！你先追那個，我回去與我師兄解開。一伸手將被子抖開一看，白菊花赤身露體。紀小泉一笑，說：大哥準是採花被捉了罷！白菊花說：

不錯，正是採花被捉。賢弟那一個蠻子，務必要把他捉住，這廝把我害苦了。紀小泉答應，復又拿起劍來，挑開繩子，出了樹林，趕下來了。白菊花一看地下現有的是衣服，穿上一條中衣，穿了靴子，拾起馮淵那口刀，也就追出樹林，往下緊緊一趕。追來追去，也離著不遠。馮淵回頭一看，三個人都往下追趕，馮淵就一急，直奔樹林，使一個詐語，高聲嚷叫說：樹林裏頭埋伏快些出來，現今有白菊花到了，多臂熊快來罷！這一聲不大要緊，把白菊花嚇了一跳，高聲叫道：二位賢弟別追了，白眉毛現在此處哪！紀小泉與張鼎臣，也不知道是甚麼事情，微一止步，忽見樹林之中，跑出一人，哼了一聲，說：烏八的驢毬，隨罵著往下就趕。若問徐良這一來，怎麼捉拿白菊花，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十六回 晏飛丟劍悲中喜 馮淵得寶喜中悲

且說馮淵使個詐語，果然樹林之中，就有人答言，哼了一聲，罵烏八驢球的。出來一看，原來不是徐良，却是學徐良口音，是那如龍那如虎二人。皆因是馮淵沒回去，此時天有四鼓，還不見回公館。蔣平說：可不好了，別是遇見禍了罷！艾虎說：他臨走把我那薰香盒子要去了。徐良問老兄弟，你怎麼把薰香盒子借給他哪！他這一去，要遇不見白菊花，必拿薰香把內掌櫃的薰過去，他要採花，是你損德了。蔣平在旁說：不要血口噴



人，他不是那樣人物。展南俠說：總是有人接應去方好。蔣平說：教二位邢老爺前去辛苦辛苦罷。二人答應，遂帶了兵刀，問了問吳必正他家道路，出離公館，直奔白沙灘。此時已然天光快亮，見前邊有片樹林，見有人飛也相似，往前直跑。邢如虎說：準是馮老爺敗下來了。二人躲入樹林，聽得馮淵說：後面白菊花到了。邢如虎心生一計，說：哥哥，我學徐老爺罵人，先驚嚇他一下。果然往外一跑，哼了一聲罵道：烏八驢球。這一聲不要緊，把白菊花嚇跑了。不但把他一人嚇跑，並且他還拉著張鼎臣與紀小泉這兩個，也不知道這是甚麼事情，心想著師兄怕，別人更得可怕了，也就跟著他糊裏糊塗跑下去了。又來至那個樹林裏，白菊花說：你們往外瞧著點，他要一來，咱們好跑。若要提起那個老西來，令人可恨，他害得我好苦。這蠻子就是那個老西的前站。他把老西的事，一五一十，細說了一回。這兩個人一聽，也是一怔。紀小泉說：要教你這麼一說，這個人誰能是他的對手，你必然是被他嚇破膽子了。白菊花說：不然，你日後見著他，就知他的利害了。紀小泉又問你是在那裏採花，落得這樣狼狽。白菊花也就實說了一遍，要不是你們來，我這條性命，可就休矣。說著話，就把馮淵的衣服穿上。還有二個包袱，打開一看，裏面却是夜行衣服。還有個百寶囊，一看却是夜行人所用的東西，飛扒百

鍊索，千里火筒，鋼鐵攔門撬戶的傢伙。又一摸裏邊，有個盒子，拿出來一看，原是箇薰香盒子。把蓋一揭，看了看裏面，還有許多薰香。這是甚麼緣故，皆因馮淵被蓮花仙子一飛蝗石，打在手背之上，心一慌亂，把夜行衣包拿錯了。把白菊花的衣包拿走，將他的丟下了。白菊花一見此物，十分歡喜，連忙叫紀小泉說：賢弟你看，雖然把我寶劍丟了，我却得了一個薰香盒子。紀小泉說：恭喜賀喜。白菊花說：我還有甚麼喜事！紀小泉說：據我瞧寶劍雖然丟失，這薰香盒子，比寶劍還強。咱們出去，常常遇見少婦長女，多有不從的，有了這宗東西，豈不是比寶劍強的多麼？白菊花哈哈一笑，說：有了此物，真要再見著節烈的婦人，要教他順手，不費吹灰之力。從新把包袱裏好，他就改作馮淵的打扮，問紀小泉意欲何往？紀小泉說：要上團城子。白菊花說：你們一到團城子，這個老西先前說過，必要去尋找，我可不是老西的對手。你們要去，我也不攔。紀小泉說：你要不去，我們也就不去了。你是意欲何往？白菊花說：上我姊丈那裏去，仍回姚家寨，他那裏到是我棲身之所。張鼎臣、紀小泉二人，異口同音，俱都願意，一路前去。白菊花說：既然這樣，你們二位同著我，把吳必元殺了，然後再走。二人答應，一同白菊花回五里屯，殺了吳必元，三人一同撲奔姚家寨。惟有蓮花仙子、紀小泉不大願意，皆因跟隨他

師傅前幾年上團城子，與東方亮拜過一回壽，見過玉仙，在東方亮家中，住了一個多月，常與玉仙掄拳比武，二人很有些意思。今日打算要上團城子會會玉仙，被白菊花說的無奈之何，也只好隨著殺了吳必元，投奔姚家寨，暫且不表。單提馮淵就問邢家弟兄，這徐良那裏去了。邢如虎說：是我學徐良口音，嚇退賊人，你爲何這樣打扮？馮淵把自己的事，如此這般，細說了一遍。邢家弟兄一聽，如今白菊花的寶劍，教你得來了。馮淵說：你看不是我帶著呢！邢家弟兄說：早知道白菊花沒有寶劍，你何不追他呢？馮淵說：這工夫追他，也不爲遲，故此煩勞你們二位跟我一蹓，我那裏還放著好些衣裳呢。自己低頭一看，說：不好了，我把包袱拿錯了。邢如虎問：怎的拿錯了？馮淵又把換衣裳，要拿大包袱一包，這麼個時候，有兩個老道進來，剛一拉寶劍，被他打了一石子，正在我手背之上。還得你們二位跟著我辛苦辛苦。那邢家弟兄跟著馮淵，又到那個大松樹林子墳院裏邊，再找衣裳包袱連刀，蹤跡不見。馮淵急的蹀脚搖頭說：丟了要緊東西了！邢家弟兄問：丟了甚麼東西？馮淵說：不必問了，咱們暫且回去罷。將出那墳院，就見由西跑來一人說：馮老爺慢走。馮淵回頭一看，却是糕餅舖王三說：馮大老爺大事不好了，自從你老人家去後，我們二掌櫃的，在後頭院內睡覺，我在櫃房看著舖

子。我還沒睡著哪，就聽二掌櫃的喊叫，說殺了人了。我趕到後邊一看，我們二掌櫃的，被殺身死，也沒有兇手，也沒有兇器，不知被何人所殺。我就跳牆出來，要到五里新街，各店中打聽去。不料跑到此處，看見你老人家了。馮淵說：不怕！你跟我走罷。王三答應一聲，就跟隨馮淵直奔公館而來。此時天已紅日東升，到了公館，直奔東院而來。此時蔣平等，整整一夜沒睡覺，好容易盼著馮淵到了，衆人看他這樣打扮，俱都掩口而笑。蔣平就問馮老爺你甚麼打扮也換了。馮淵就把始末根由的話，說了一遍。蔣平說：如何，若分有一個人同著他去，豈不就把白菊花拿住了。智化說：總是他不該遭官司，教徐良把吳必正叫過來。王三告訴他家中之事，吳必正聽了，放聲大哭。蔣平說：你也不用哭了，人死不能復生，我教給你一套口詞，包管你絕不出醜，你自己找人寫呈子去。吳必正問甚麼口詞，蔣平說：作爲你弟婦，這日晚間，將要安歇睡覺，忽見從外邊進來兩個人：一個文生秀士，也不知他叫甚麼名字；一個武生相公，俱沒安著好意。就聽見那人自己說，叫白菊花。這兩個爲爭風，那白菊花一劍，將文生秀士殺死，拋在河內，就要與你弟婦行苟且之事。不料此時有官人趕到，將白菊花追跑。你弟婦雖沒失身於匪人之手，本人一羞，投水身死。你就照著這套言詞，寫張呈子，準不至名姓不香。後

來賊人去而復反，又把你家兄弟殺死，求你們太爺作主，你也不占罪名，你弟婦也是個烈婦。你想想如何？吳必正連連點頭說：是。連王三都給衆位磕了頭，出公館去了。老頭子去後，大衆再看馮淵，坐在那裏洋洋得意，很透著自足。左把寶劍按一按，右把寶劍提一提，站起來，復又坐下；自己不知要怎樣才好。蔣平說：智賢弟！我想這白菊花，從此一跑，又丟失寶劍，無處可去，這可要上團城子去了。智化說：今天晚上，我到團城子走走。蔣平說：智賢弟辛苦辛苦，你去可是很好，探望裏面光景如何。徐良說：智叔父要上團城子，姪男跟隨你老人家一路前往。艾虎說：我也同去。盧珍說：智叔父！我也去瞻仰。白芸生說：智叔父！我也領教領教去。這四人都要去。黑妖狐帶領小四義前去，二盜魚腸劍不知怎樣盜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史丹無心投員外 天彪假意認乾爹

且說智化要上團城子，小四義全要同去，都要看看藏珍樓。智化無奈，只得應允。當下徐良對著馮爺說：雖然你得了一口寶劍，是無價之寶，世間罕有之物，乃有德者居之，德薄者失之，故此不能久在白菊花的手內。不如急早做個人情，送給有德之人。你若不信，你就佩著，不但不能長久，還怕要與你招出禍來。徐良這句未曾說完，把馮淵臉

上顏色都氣變了，說不用細講，我不佩帶此物，必是你可以佩帶。徐良說：我也不佩帶，咱們公舉一人，將這人說出，人人皆服，那纔可行。我說是智叔父，頭一件是前輩英雄，二則聲明遠振，正大光明，列位請想如何？馮淵一聽，說醋糟，你原來是擠兌我，你到是明要，我雙手奉送；你這繞脖子，拿別人的春風，做你的人情，我這個性情，越不行。劍是在我身上帶著，你們不能搶我的。憑爺是誰，我也不給。我可是無德，偏要帶有德的東西。徐良道：我無非是多說，愛給不給，與我無干。馮淵說：我就是不給。徐良往旁邊對著艾虎，使了個眼色。艾虎也就明白了這個意思，問馮淵說：哥哥你把事辦完了麼？白菊花今天你還去拿不拿？馮淵說：今天就不去了。艾虎說：你要不去，該把那個東西還我了。馮淵問：甚麼東西？艾虎說：薰香盒子。馮淵說：教我丟了。艾虎說：那時我要不借，總說我沒有弟兄的情分了；我給你時節，囑咐你千萬可別丟了。你也知道我是偷的東西，誰知道你丟了，沒丟還有人家的原物，可不行。你要丟了，就是給我找去。馮淵說：我上那裏去找？準是被白菊花得了去了。徐良說：老兄弟薰香盒子，要被白菊花得了去，他必是薰香採花，那個罪惡，全在你的身上。艾虎一聽，更透着急，與馮淵要定了，沒有不行。馮淵看了看艾虎，瞧了瞧徐良，說：我明白了，總是親者厚，厚者偏，就只我是個外

人。一回首，把寶劍摘將下來，雙手捧着，交與智化，說：「智大爺，我可不成敬意，是教他們擠兌的。我要不給，準許他們把我害了。」智化說：「你容易得來的寶物，我焉敢領受，常言君子不奪人之所好。」馮淵說：「你就不用擠兌我了，醋糟與我繞脖子。」艾虎與我要薰香盒子，淨擠兌我是這口寶劍。如今我恭恭敬敬，送給與你，你又不要，不信我要拿回去。」艾虎又該給要薰香盒子了。不用作這虛套了，你收下罷了罷，不必難我了。」蔣展二位在旁說：「既是馮老爺爺這一點誠心，你就收下罷。」智化這纔伸手接了過來，深深施了一禮，說：「馮老爺爺賞給我這口寶劍，應當請上受我一拜。」馮淵說：「那我可不敢當。」回頭又與艾虎說：「我把寶劍送給你老師，你將與我要薰香盒子不要？」艾虎說：「寶劍的事情，我一概不管。你把我的薰香盒子丟失，已然是丟了，咱們自己弟兄，難道說我還一定與你要還不成？」馮淵說：「好兄弟，真慷慨，我要不給你師傅那口寶劍，你絕沒有這樣言語。」大衆全都哈哈大笑。智化教艾虎把店家找來，給預備香案。不多一時，將香案設擺妥當。智化把劍供在桌案之上，點上香蠟，雙膝跪倒，祝告神仙在上，弟子智化，現今得了紫電劍，必須按正道而行。倘若錯用此物，定遭天誅。說畢，將香插入香斗之內，大拜二十四拜，站起身來，纔把寶劍跨上。吩咐店家，將香案撤去，大家輪次道喜行禮。行禮已

畢，蔣平教店家備酒，與智化賀喜。不多一時，設列杯盤，衆人落坐，大家歡呼暢飲，議論上圍城子，暫且不表。單說龍滔與龍天彪在史丹那店內，住了一夜。史丹出去置買衣服，青緞子箭袖袍，皮挺帶，薄底快靴，墨灰襯衫，青緞壯帽，穿戴起來，又是一分氣象，更透著威風。到了次日，把店內陳欠飯賬，俱開發清楚。吃畢早飯，天交挂午，三人出離李家店，直奔圍城子西門。看一看周圍城牆鴨蛋相似，是個長圓的。來至西門北邊，一帶三間上房，隨問道：裏面有人麼？那人答道：找誰？史丹說：有一位姓朱的，給留下話了沒有？那人說：你莫非姓史？史丹打把勢的麼？史丹說：正是。那人說：你們先在屋內坐坐，我打發人去請朱大爺去。不多一時，黃面郎朱英從外面進來，行禮已畢，就問這兩個人是誰？史丹說：你們二人過來見見朱大爺。這是我姨弟，叫龍滔，這是他的兒子，是天彪。龍滔要行大禮，也是被朱英把他攙住。一打量，龍滔白方面短，黑鬚，虎臂，熊腰。又看那小孩子，是武生公子打扮，面如白玉，生得十分俊秀。隨問道：你叫甚麼名字？小爺跪下磕頭，說：我叫龍天彪。朱英把他攙起來，說：好一個聰明小孩子。回頭又問史丹：你帶着他們父子二人，有甚麼意見？史丹說：昨天我正在街上買衣裳之時，遇見我姨弟，他原是在鑲行保鑣，皆因把鑲行買賣擱下了，沒找着事情，也要在此處打把勢賣藝。我



就把你老的話，對他們一說。他們一心就要來求你老人家，給他們美言美言，不論就是此處打更，都是情甘願意。朱英滿口應承。隨即帶着他們就走進了大門，穿宅越院，來至垂花門外邊，教他們在那裏等着。自己去了半天，復又出來，說：你們要見了員外爺之時，可想着磕頭。到了裏面，進廳房一看，羣賊實係不少。朱英帶領三人進見，說：這是大員外。史丹龍滔，俱跪下磕頭。又見了紫面天王，也給行禮。復又引見羣賊，也是一行禮已畢，往旁一站。東方亮問：那個叫史丹？又問：龍滔會甚麼武藝？回答：小人會使單拳腳。問史丹會甚麼本事？回說：會使單刀、齊眉棍、拳腳。東方亮教他們施展。施展。先是史丹把衣服一掖，袖子一挽，打了一蹶拳腳。又教龍滔練，他也將衣裳一掖，袖子一挽，把刀摘下來，教天彪拿着刀鞘子。龍滔這一蹶刀，大家無不掩口而笑。就是三刀夾一腿，沒有別的招數，也不換樣兒，也不收住，好容易方纔收住。砍完了這蹶刀，他還是提著刀過去，問說：員外爺，你們瞧著好不好？衆羣寇異口同音說好，還是很好。龍滔哈哈大笑，說：我知道很好麼？東方亮一看，這個人憨憨傻傻，到也很喜歡。東方清問：小孩子！你會甚麼本事？不會？天彪說：眼前也會幾手兒，不敢當着衆位太爺出醜。東方清說：你打一回拳我看，不用害怕。打在那裏，若要忘了時節，有我們告訴你。天彪先把衣

裳一掖，袖子一挽，冲上深施一禮，然後這纔一拉架式，往外一伸手，大家就知道他是個行家。再看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棉軟矮酥小腕膀，肘肩膀，躡高縱低，身軀滴溜溜亂轉，走馬燈相仿。羣賊看的連聲喝采。這一回打完，收住架式。東方亮說：會單刀不會？天彪說：會過兩三手。東方亮教他練刀。小爺天彪把刀摘下來，又走了一蹉刀，衆人無不喝采，誇講好刀法。東方亮問：跟誰學的？天彪說：我在鏢行裏，都是我叔叔大爺們教我的武藝。東方亮連連誇講這個小孩子，我真愛惜他。張大連最能奉承，說：大哥要愛惜，何不收他作個義子？哪？東方亮說：怕人家不願意。龍潛在旁說：員外爺，你要收我這小子作義子，我是求之不得。哪？張大連又一奉承，這孩子的造化真是不小，磕頭罷。小爺趕緊就大拜了四拜。又與東方清磕頭，然後又給羣賊磕頭。全行禮畢，又問義父我義母現在那裏，讓我給他老人家磕頭去。東方亮把桌案一拍，說：不用問那賤輩，他死了。你到有兩個姑娘，叫人領你去見見。天彪問：今在那裏？東方亮說：現在紅翠園。叫家人帶着少爺見見二位小姐去。家人答應一聲，此時天氣已晚，家人打定燈籠，帶着天彪，剛到後院，忽見前面有個人影一晃。要問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十八回 衆好漢二盜魚腸劍 小太保初觀紅翠園

且說龍天彪認東方亮爲義父，教家人帶着他上紅翠園，遇見黑影，然後與金仙玉仙磕頭去。告訴龍滔與史丹，每月一個人，十兩銀子工錢，前後共四十個打更的，全屬他二人所管。這兩個家人，謝了員外出去，另有人帶着他們兩個人上更房，暫且不表。單說天彪頭裏有兩個家人，打着燈籠，直奔紅翠園而來。家人叫開門，告訴明白婆子，教婆子進去說明白了。復又出來，說：「請天彪來至院中一瞧，二位姑娘，俱是短打扮，素體青粧，絹帕包頭，將練完拳腳，在那裏坐着，還有些喘吁吁的意思。婆子帶天彪一見，說就是今天大老爺收的少爺，給二位小姐磕頭來了。這是我們大小姐，這是我們二小姐。天彪過去，雙膝點地，說：大姑姑在上，姪男給姑姑磕頭。起來又與玉仙，也是如此磕頭。行禮已畢，往旁邊一站。丫鬟小紅過來，說：「呀！這就是少大爺，我小紅與少大爺磕頭。天彪一擺手，說：「今天也沒帶着甚麼，改日再賞賜你罷！」金仙玉仙一見天彪生的標致清秀，十分歡喜。玉仙問他的來歷，小爺就把他們的事情，說了一遍。玉仙說：「你叫甚麼名字？」小爺說：「我叫東方天彪。」玉仙說：「好個名字。又說你會甚麼本事？」小爺說：「十八般兵刃，就是太沉重的，我使不動。」玉仙說：「五十六力不全，二十五六正當年，你的年歲還沒到哪？」回頭說：「姊姊！咱們哥哥真有眼力，這個義子收得不錯。人家孩子，給咱們磕了些。」

頭，也得給他點見面禮兒。金仙說：使得。叫丫鬟取來一塊碧玉佩。玉仙問：你識字不識？小爺說：略知一二，可不會作文章。玉仙進房中，親身取人一個金頂圈，隨手與他帶上。論說你歲數大了些，還可以將就着帶的哪。天彪謝過二位姑娘，從人還在那裏等着呢。說：少爺咱們上前邊去罷。天彪告辭。玉仙說：沒有事之時，只管上我們這裏來，無論早晚，我還要瞧你的本事哪。小爺答應，轉頭跟着家人來至前邊，見了東方亮，就把二位姑娘，給他的東西，教東方亮看了一看。大員外又教人另取一套衣服來，與天彪換上束髮亮銀冠。前髮齊眉，後髮披肩，單頸穿一件白緞子箭袖袍，周身寬片錦，邊上繡金龍，張牙舞爪。下繡海水江涯，鑲配八寶雲羅傘蓋花，五彩獅鬚帶繫腰，套玉環，配玉佩，葱心綠的襯衫，五彩花靴。那一頂亮銀冠，嵌明珠，鑲異寶，光華燦爛，雙插一對雉雞尾，類若兩條錦帶相仿，飄于腦後。迎面上，單有兩朵素絨毳，翠藍顏色，把金項圈往脖頸上一套，又帶着小爺這臉面，類少女一般。這一穿戴起來，把那大衆羣賊，瞧的鼓掌大笑，說：這個姪男，好俊美的好威風。這可要送個外號方好。細脖子大頭鬼。王房書安說：大哥叫伏地君王，他叫伏地太子罷。東方亮說：不好。張大連說：叫他個小太保如何？東方亮說：很好很好。從此人稱小太保。對天彪說：吾兒過來，謝謝你張叔父。送你的

外號小爺不忙不慌，給張大連磕了三個頭。東方亮是男孩女兒一個沒有，忽然間有這麼大的一個小子，直樂得手舞足踏，復又吩咐說：天彪所有團城子裏面任你遊逛，東北角上，有個廟，可不許你去。倘若背着我去，碰折了你的雙腿。天彪說：天倫囑咐我的言語，孩兒焉敢不聽。東方亮吩咐一聲擺酒。張大連說：大哥的酒咱們與大哥道喜，這叫借花獻佛。立刻擺列杯盤，大家落坐。東方亮說：吾兒與你衆叔父斟酒。天彪說：謹遵爹爹之命。就在這個時光，大廳上與東西配房上，上來了五個人，是黑妖狐智化，與小四義。他們也是等到二鼓之半時節，全都換了夜行衣靠，背刀的背刀，背劍的背劍，躡房躍脊，出了三元店，魚貫而行，直奔團城子。越城而進，仍是魚貫而行。正走之間，忽見太湖石上，有個人影兒一晃。徐良說：有個人影兒，你們看見了沒有？俱都低聲說：看見了。艾虎說：你們瞧，又來了兩個。大衆一回頭，就打城牆而下，導絨繩呢。徐良說：咱們過去瞧瞧是誰。智爺說：咱們不管來者是誰，先瞧白菊花要緊。徐良遵聽智爺言語，直奔前廳而來。過了兩段界牆，到了廳房。後身白芸生與盧珍躡上牆去。智爺與徐良往前一繞，上了東房，艾虎上了西房，全在裏面一望，就見那些羣賊飲酒，正是東方亮，叫吾兒與你衆叔父斟酒。徐良一看，不是別人，却是自己徒弟，改換了穿帶，又見

大眾管着他叫小太保。一賭氣，把智爺一拉，到房後坡低聲說：你老人家看見沒有，我這個徒弟，真無志氣，與人家當兒子來了。智爺說：那纔好打聽事情哪。徐良說：我定不要見他了，教他當他的伏地太子去罷。智爺道：你胡說。正在爺兒兩說話之間，忽聽前邊一陣大亂，燈球火把。爺兒們往前邊一看，原來是衆賊寇出離了上房，直奔垂花門而來。衆人出去工夫，那時猶如衆星捧月相仿，從外邊迎進一個人來。就見東方亮與那人攜手挽腕，在前邊行走，羣賊俱都跟于後面。見那人生得十分兇惡，身高九尺，臆闊三停，綠緞紮巾，青銅抹額，二龍鬥寶，綠緞箭袖袍，鵝黃絲帶，薄底快靴，閃披一件大紅英雄氅，上繡三藍色大朵牡丹花，肋下佩刀，面如藍靛，髮賽硃砂，紅眉金眼，暴長一部紅髯。智爺一看此人，暗暗誇獎，雖然他是一夥之人，也不知那裏挑選這樣的人物。原來是伏地君王東方亮，三次方纔請到這個人，就是賽展熊王興祖，又稱他爲神拳太保。東方亮派人上河南洛陽縣請了他三次，預備着五月十五日，全仗這個人鎮播。要講究馬上步下，武藝超羣，他與姚文、姚武至厚，正在姚家寨住著。有伏地君王派人送了許多的禮物，聘請前來助播。依他的主意，一定不來，被姚文、姚武苦苦相勸，這纔乘跨坐騎，帶了兩名從人，剛到門首下馬，家人報將進來。東方亮一聽，是王興祖到，猶

如斗大明珠，托于掌上一般，率領大衆來到外面。王興祖擦衣跪倒，東方亮也就屈膝，把賽展熊攙扶起來，說：賢弟一向可好？劣兄想念賢弟，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今見賢弟一來，如渴得漿，如熱得涼，實是愚兄的萬幸。王興祖說：你我自己弟兄，何必這般太謙。東方亮問：姚家二位賢弟可好？王興祖一回手從懷中掏出一封書信，說：這就是姚家弟兄門候兄長的金安。剛要接書，忽從人進來說：藏珍樓拿住一個盜劍的，要問盜劍的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過雲鵬龍鬚下廢命 玉面貓亂刀中傾生

且說王興祖掏出書信來，東方亮正要接信，忽見家人進來報說：藏珍樓拿住一個盜劍的。東方亮吩咐一聲綁上來，不多一時，打外邊推進一人，羣賊一看，見此人馬尾巾，夜行衣靠，面如銀盆，粗眉大眼，約有三十歲的光景。大衆說：跪下。那人挺身不跪，只管捆倒二臂，怒目橫眉，氣哼哼在那裏一站。東方亮說：好生大膽，有多大的本領，竟敢前來盜劍。我可是最愛交結綠林中朋友，惟獨藐視我的，我可是恨入骨。你既然來此盜劍，也該打聽打聽我東方亮，是甚麼一個人物。東方清說：沒有個些工夫與他說些閒話，推出去砍了罷。東方亮剛一吩咐，跑進兩個人來，在東方亮面前跪倒，說：望乞大哥，

恩施格外，這就是我們三哥。東方亮一看，是金永福金永祿，說是他們三哥，這必是金弓小二郎王玉。立刻一聲吩咐，教三弟與王寨主解了綁繩。東方清下來，給他解開。金永福金永祿過去，與王玉行禮，說：三哥幾時到的？王玉說：就打你們去後，我派人至梅花溝，打聽你們店中人，不知道你們的去向。復又見了大哥二哥，說明來歷，我上這裏打量着，要把這口魚腸劍盜去。不料到此問更夫，藏珍樓的所在，剛一到藏珍樓，一登台塔，墜落翻板。不料你二人在此。金永福說：你先謝過大太爺三太爺活命之恩。王玉往上磕頭。東方亮親自把他攙將起來，說：王賢弟，我久聞大名，本欲到朝天嶺，親自拜望，奈因總無閒暇工夫，這纔前天專人前去請你們五位前來，拔刀相助。不想前番有金家二位賢弟到我家中，也不必到下細說，讓金家弟兄替我學說學說，賢弟就知道了。金永福金永祿就把東方亮說的，過了打播之時，自己帶着魚腸劍，上朝天嶺，還要把劍送給大哥。那王玉一聞此言，很覺慚愧，又與東方亮請罪。東方亮安慰一翻，吩咐家人，取套衣服來與王寨主穿上。王玉擺手說：不用，我有衣服，煩勞那位管家替辛苦一躉，到太湖石那裏捆着兩個更夫，在他們後邊，有個小山洞，那裏放着呢。果然家人去不多時，就拿着一個包袱，還有一張彈弓，一口刀，俱都交給王玉。家人告訴東方亮



說：「更夫說，不是他一個人，還有兩個人，也是打聽魚腸劍來着哪。」東方亮一聽，問：「王賢弟，你同着誰來了？」王王道：「我就是自己一人來的。」東方亮說：「別忙，若不是同賢弟來的，也不用我去找他。」房書安說：「別是白眉毛罷？」東方亮吩咐擺酒，不管甚麼白眉毛，黑眉毛，他只要奔藏珍樓，也就得被捉。將要擺酒，就聽見藏珍樓金鐘響亮，噹噹就這麼三聲的響了三次。東方亮說：「不好，有人進了三道門了，這個是行家，若不是行家，不能至三道門。」原來暗記兒一聽，就知道是三道門，必定是有人來，算計我那魚腸劍，被機關拿了。吩咐大家一路前往，教家人打定燈球火把。忽見家人來報說：「藏珍樓裏面，拿住盜劍的了。」東方亮說：「早知道了。」單說房上這幾個人聽見，說藏珍樓有人被捉，智爺沖着大眾，打了個手勢，衆人會意，全躡下房來，花園內會齊。智爺說：「他們要上藏珍樓，咱們此時不好露面，又沒見着白菊花，難道說白來一蹩不成？」咱們看看藏珍樓去。再說他那裏拿的是誰？要是咱們公館之人，好打主意。徐良說：「我在前頭帶路，往西穿過一片菓木園子。」徐良往正北上一指，說：「我就在這個院子裏，被兩個丫頭，把我拿住了。」艾虎說：「咱們瞧瞧去。」這兩個丫頭，是甚麼的利害。盧珍說：「我也看看去。」芸生說：「我也看看去。」徐良說：「我是不去。」同着智爺奔了藏珍樓的短牆，縱身躡進牆去，直奔藏珍樓的樓。

門往裏一看，黑洞洞的，隔着兩三道門，見那當地有一個立柱子，上面有一個橫樑兒。遠瞧上頭，類若挂着一個人的相似，下面橫着三個車輪亂轉。那輪上全都有刀，已把那個人的下半截全都砍去了。智爺看着，說：徐賢姪，我看此人在這裏犯疑，怎麼的像南俠一樣。徐良眼快，說：不是，你看這是一口刀，不是寶劍。智爺說：果然不是寶劍。你道這個人是誰？原來是玉面貓熊威，皆因奉旨回家祭祖，諸事已畢，等着數十餘日，韓良一人到家，朋玉沒來。又等三兩天，接到朋玉一封書信，說他哥哥因病去世，在家中料理喪事，教他們先走罷。這二位纔一同起身，也是活該有事。這日正走到大路之上，見黃面狼朱英對施一禮，問道：你們二位買賣順當？韓良說：不做買賣了。熊威與他使了個眼色，接着說道：我們那座山被官兵抄了，到如今無有駐足之地。朱大哥這一向可好？朱英說：我也不做買賣了，如今得了點好事。韓良問：甚麼好事？朱英本是給王爺邀人，一聽這兩個無事，就打算把他們邀到王爺那裏去，遂說道：我如今現在王爺那裏。熊威問：那位王爺？回答說：是襄陽王。現今在甯夏國，國王幫助人馬，不久便要奪取宋室江山。熊威一聽，滿心歡喜，說：但不知我們要投了去，行與不行。朱英說：你們二位要去，只要我一句話就行。王爺正是派我給他邀人，你們不用投奔王爺那裏，刻下團

城子，伏地君王東方亮，怎麼家大業大，怎麼交朋友。當初有他先人之時，叫九頭鳥，甚麼家內有口魚腸劍，藏珍樓，怎麼白菊花盜來萬歲冠袍帶履，怎麼五月十五日立播台的話，說了一遍。熊威說：既然這樣，我們還有點別的事情，把事完，我們一同上團城子去。可是你先給咱留下一句話纔行。朱英說：我今日就上那裏去，西門上與你們留下話，一問就得。熊威說：朱兄你先請罷，咱們團城子那裏相見。朱英再三叮嚀，然後纔聳身上馬，上團城子去了。二人哈哈大笑。熊威說：兄弟這可是活該不打自招，咱們先不用上開封府，上團城子把萬歲爺冠袍帶履請出來，得便盜他那口魚腸劍，回京任差，把萬歲爺的東西交給相爺，可算是奇功一件。韓良一聽，也是滿心歡喜。二人奔到五里新街，靠西邊住下，將到二鼓之半，兩個人換了夜行衣靠，吹滅燈燭，將門倒帶，躡房躍脊，直奔團城子而來。也是百練索搭住城牆，導繩而上。兩個人來到裏面，見太湖石旁，捆着兩個更夫，將更夫口中之物，掏將出來，問明藏珍樓所在，仍然將口塞住。這纔奔了藏珍樓，進了短牆，見那硃紅門上，淨起金釘。在門上砍的上頭，有三個銅字，是藏珍樓。那上面又有一條金龍，有兩根龍鬚，沖下底下七層台堦，離着樓約有一丈。熊威就把刀拔將出來，用刀尖戳地，戳來戳去，約有七尺，就戳在翻板之上，熊爺就不

敢前進。按說一縱可就躡在台塔之上，又怕台塔有甚麼埋伏，一回頭見那邊有塊大板子，長一丈三四，寬一丈二尺，熊威將那板子，二人搭將過來，往下一放，那邊搭在台塔，這邊搭在實地，類若浮橋相仿，就擋住翻板之上。韓良頭一個，就往上跑，到了那邊，拿住刀，剝那石頭台塔，剝一刀往上一踏，剝到五六層上，也就大意了，往頭層上一躡。不料那台塔往下一沉，韓良說聲不好，要往下躡，又怕墜于翻板之內，要往那塊木板上躡，熊威已經上來了，又怕衝下他去，無奈往上一挺身，用手一揪，那條龍鬚，焉知那條龍鬚是個消息，自然是一揪，把腿一拳，就聽唵喇一聲，那龍鬚往下一扎，韓良又不能撒手，正對心窩身子一沈，躺在台塔之上。那根龍鬚，打前心扎將過去，扎到後心，把後心穿過皮膚之外，嘯的一聲，撞在台塔石頭之上。原來這兩根龍鬚，皆是如此。若揪兩根，一齊盡都下來，揪一根，是一根下來，非得砸在石頭上，方能回去。若論分兩，總有一二百斤沈重。這麼將韓良扎死，直急得熊威肝胆俱裂，往上一跑，抱韓良屍首去了。蹬在頭層台塔上，往下一沉，自己也不逃命，也不往上躡，把雙睛一閉等死。焉知曉這個台塔是誘人上當的，其實墜不下去。那個台塔是石頭邊框，另鑲的一個心子，那心子下面，用銅條盤繞住螺螄式，類若盤香形象，人要蹬上，必是往下一沈。要是胆小

不往下躡，就是抓龍鬚一躡，就是掉翻板。一扭龍鬚，就是扎死。熊威豁出死去，到沒掉下去。無非忽悠悠了半天，一伸手把韓良抱將下來，過了木板橋，放在牆根之下，哭了半天，自己要尋一個自盡，又一想拚着這條命，進裏面找冠袍帶履，爲是把心一橫，二次又上了臺塔。見門縫兒約有二寸多寬，將刀插入裏面，往下一劃，只聽嘩喇一聲，那兩扇門往下面一沉，就類若入地去了。把千里火拉出一照，裏面還有一道門，上邊有兩個金字藏珍，是兩扇黑門，儼然合縫。東邊那扇門上有一個八楞銅鑿子，過去伸手一擗，就聽見砵的一聲，雙門一開，裏邊有個大鬼，頭如麥斗，面生三角，眼睛是兩個琉璃礮兒，張着火盆口，手中拿着三股叉。兩邊門框穀多寬，這兩邊又翅子就穀多寬。這鬼在地上頭，就露半截身子，門要一開，把叉一抖，來的人躲閃不開，準死無疑。滿讓躲開，又就從那鬼口中，砵砵就是三枝弩箭。但是熊威身體靈便，見門已開，他往後一仰，挨了一個後橋，這纔把一叉三枝弩箭躲開。那鬼弩箭打完，往後一仰，仍回地下去了。熊爺起來用千里火照着，見地下是一個大坑，那鬼就在坑中，一絲不動。熊爺躡過大坑，至三道門，是黃門，有兩個門環，上面有五個銅福字。此門一推就開，見當地一根立柱，上有一朵金蓮花，有個橫梁，東西北三張圓桌。熊爺不管好歹，進了五福門，用

火照着，正北上東西兩個門掛着軟簾，當中一個大紅幔帳。從柱子東邊一走，腳下一軟，往上一躡，單手一揪橫梁，三張桌子一轉，從桌子旁邊出來的，盡是鮎魚頭的刀，由東西牆出來，兩個鐵叉子，把熊爺叉住。要問熊爺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十回 黃面狼細講途中故 小韓信分說舊衷情

且說熊威進了五福門，見屋中三張桌子，當地一個立柱兒，直往後腰。不料腳下一軟，往上一躡，用手一爬上頭的橫梁，兩旁出來兩個鐵叉子，把熊爺的腰一叉，想要動轉，不能再動。就聽下面咕咕嚕嚕一陣亂響，由圓桌面旁邊鑽出來，全是鮎魚頭刀。每個桌面上，有刀十八把。底下消息弦一動，桌子一轉，那刀全有二尺多長，那就在熊威的脚面上亂剝，一把跟一把的，如何能躲閃。仗着熊爺身法快當，把腿往上一拳。脚到桌面上的上頭，那刀可就剝不上了。不料那桌子上，金蓮花一轉，消息裏面，又套着消息，蓮花隨轉帶柱子，連鐵叉帶橫梁，一併全收下來。又是嘩喇喇的一響，眼瞧着那根柱子，往地裏直去。熊威雖拳着腿也不行了，那鮎魚頭刀也穀上脚面了。可憐轉眼之間，熊威就把下半身剝得沒有了。熊威一死，那桌子仍然還是亂轉，怎那根鐵叉子，橫擔在桌面子之上，桌子也就不轉了，那根柱子也不動了，下面金鐘噹噹響起來了。正

是徐良等着艾虎盧珍芸生趕到，大衆來至藏珍樓外，先前一看，自打量是南俠展爺，嗣後看出來，使的是刀；又一細瞧，徐良說：這是熊威。智爺說：怎麼見得是熊威？徐良說：除他之外，沒有象我展大叔那個相貌的人。又一回頭說：更是熊威了，你們看韓良死在這裏了。大家回頭一看，何常不是，就見他胸前有個窟窿，仍然還是撲哧撲哧的冒血哪。正在說話之時，就看見從前往後，燈球火把，奔藏珍樓而來。智爺說：走罷，咱們還是不露面的爲是。跳出西牆，又奔西面城而來，仍用百練索導上城牆，從外面下來。衆人回公館，走在路上，徐良問艾虎等：你們到紅翠園，看見那兩個丫頭沒有？艾虎說：不但看見，我們還聽了一件事情。智爺問：甚麼事情？艾虎說：正遇見他們兩個人，在屋子裏說話哪。就是咱們拿住的那個鐵腿鶴趙保，不是把他交給當官了麼？教東方亮託知府的人情，給要出來了。趙保與東方亮道勞，他自然就在這裏住着。他要與九尾仙狐一處安歇，東方亮看出他們的破綻，把二人就趕出去了。我們到園裏時，兩個姑娘正說此事，全被我們聽見了。芸生說：熊爺韓爺死的實在可憐。智爺說：你們那裏知道這兩個人是報應。徐良問：怎麼是報應？智爺說：他們三個人在夾峯山上爲寨主，熊威攜眷在山上，韓良就把一個玉皇閣，玉皇爺的聖像，丟在山澗裏頭了。這玉皇閣就算

一個後寨，教婦人居住，你們看這報應真不真。衆人贊歎，回公館不表。再說東方亮東方清，率領大衆，執定燈球火把，直奔藏珍樓而來。到了藏珍樓外邊短牆，俱都躍牆而過。東方亮往裏邊一看，桌面子也不動轉，就知人已死。就問東方清：是你進去我進去？除他們二人之外，誰也不會上這個消息。東方清說：待我進去，帶着四個人，打着燈球，先上那個木板橋，進了頭道門，奔二道門，教他們邁過去那個坑。到了五福門的裏頭，拿燈一照，見熊威就剩了半截身體了。東方清把這朵金蓮花，往回一扳，這朵金蓮花翻着轉，起來了，嘩喇嘩喇的亂響，眼扭着那根柱子，連橫梁，帶鐵叉子，往上直走。那三張桌子，咕嚕咕嚕的翻轉，連鮎魚頭的刀，俱都抽將回去，直到原歸本位。那朵金蓮花，也不動了。東方清教他們在那裏等着，復又出來了，把雙門一帶，復又到二層門外頭，回頭叫大哥，教人找那三枝弩箭。家人提着燈籠，把那三枝弩箭，找着遞將進來。他在坑的北邊，教人出去，一伸手在坑邊上，把東邊那根鐵練，往上一拉，那個大鬼復又上來，用叉往外一抖。這個大鬼本是傀儡頭身子，是用籐子綁出來的，形象就是半截身子。那消息全在他肚子裏頭，上面連紙帶布，糊出來的，又塗上顏色，晚間一看，真象一個巨鬼。一伸手從他口中插進一枝弩箭去，把左邊犄角一擡，就把那枝弩箭扣住，又



插進一枝去，把右邊犄角一搯，又插進一枝去，把當中犄角一搯，俱都安好。復又把西邊索練一拉，那個大鬼往後一躺，一絲兒也不動了。自己縱身躡將出來，到了外面，把雙門一帶，復又把八楞銅錘子一搯，就把雙門扣住。復由頭層門，往上一躡，用左手把珍字抱住，右手一轉，那個藏字就由下面東邊，那扇門就上來了。又一擺手，右手扒住珍字，左手一轉，那樓字又是吱嚕嚕一響，就西邊那扇門，也上來了。兩扇門原歸舊位。東方清纜飄身下來，又抬頭看了看，那兩條龍鬚，仍然相齊，那也不用再拾奪了。這纜順着那搭的木板下來，到了大衆一處，問道：你們有認識這個的沒有？大衆細細看了一看，內中就是黃面狼朱英說：可惜可惜，這裏還有一個死屍哪？又一看靠着南牆那邊，果然有個死屍。大衆俱不認得。朱英說：這兩個人，是我要了他們的命了。東方亮問：怎麼？朱英說：我走在半路上，讓他們來幫着王爺，共成大事。不料他們晚間前來，這兩個是夾峯山的寨主，一個叫玉面貓熊威，一個叫賽地鼠韓良。東方亮說：可惜可惜。張大連在旁說：大哥別說可惜了，萬幸萬幸。朱英問：怎麼講是萬幸？張大連說：你知事不確，可千萬別往這裏帶人，我可不認得他們，你說是夾峯山的寨主，我纔知道了。這兩個人，如今都是校尉，上這裏找冠袍帶履來了；如今沒被他們得了去，豈不是大哥萬

幸東方亮一聞此言，細細的一問，張大連將要說他們來歷，忽見東牆上躡上一個人來，飛也相似，往前就跑。房書安說：「不好，有人來啦，看看是誰。」大眾一聞此言，全都一怔。要問來者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續小五義卷四終

第八十回

黃面狼細講途中故

小韓信分說舊衷情

一〇一

上海 愛美 社出 版 上海 文 明 書 局 寄 售

# 裸體美之研究

全書一冊 定價一元二角

裸體美在美術  
上之價值早為  
美術界所公認  
然其起源原理  
歷史等知者尙  
鮮本書搜羅東  
西各國關於此  
點之著作採集  
成書不惟研究  
美術者當人手  
一編即常人欲  
知裸體美之所  
以然者亦當閱  
讀也

## 要目

卷首插圖

西洋裸體畫(彩色一幅單色三幅)

中國裸體畫(彩色一幅單色四幅)

第一章 原始的性慾與裸體生活之關係及裸體憧憬

第二章 裸體美與性的衝動及其與跳舞之關係

第三章 Totemism 時代及文化民族的跳舞並跳舞與裸體藝術

第四章 裸體美藝術之發達

第五章 日本的裸體雕刻

第六章 維納司女神之考察

第七章 裸體畫

第八章 裸體美之看法及對於裸體美之感想

第九章 裸體及裸體藝術之取締

附錄 生殖器神崇拜之奇習

附錄

生殖器神崇拜之奇習

#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 各種尺牘

白話女界尺牘	白話女子尺牘	商界白話尺牘	適用白話書信範本	通俗寫便條法	普通寫信法	工人寫信法	會文正家書	寫信必讀	尺牘句解	古艷尺牘續編	古艷尺牘	女子應用尺牘教本	商業應用尺牘教本	普通應用尺牘教本	新教育尺牘教本	最新分類尺牘大觀	最新分類尺牘大觀
																乙甲	乙甲
																洋裝	洋裝

一册	一册	二册	一册	二册	四册	一册	八册	四册	四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二册	二册	一册	二册	十一册	十六册
三角五分	三角	四角	四角	二角	一元	三角五分	八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三角	二角	四角	四角	二角	七角	一元	二元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簫 新 笛 譜

鄭 觀 文 編

全書洋裝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

我國音樂向不  
講求凡調俗套  
鮮有良法是譜  
專講求簫笛之  
原理及練習之  
方法凡學簫笛  
者得此新譜自  
能宮商協奏運  
化入神並附曲  
調說明吹法誠  
簫笛聲中之良  
譜也

京 調 風 琴 譜

全書一冊 定價五角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 續小五義傳 卷五

## 第八十一回 清淨庵天彪逢雙女 養性堂梁氏見乾兒

且說東方亮聽張大連說兩個是校尉，就有些著急。忽見從牆上躡下一個人來，往前飛跑，身臨切近一看，却是天彪。東方亮問：你從何處而來？小爺說：我跟著爺爺往這裏來，被我兩個姑姑把我叫住，問我什麼事情，我說甚麼樓拿住甚麼人了。我姑姑打發我來看看，拿住是甚麼人。東方亮說：你小孩子家不要管這些事情。天彪站在旁邊聽那張大連說話，知道死的是兩個校尉，心中一慘，一轉身就暗暗走了。仍是跳出牆來，就信步遊行，又帶着明月東升，只顧低着頭，想這二位校尉死得真苦，又不能把兩個人的屍骨盜着出去。繞着太湖石竹塘等處，也不知走在甚麼所在來了。側耳一聽，有木魚的聲音，心中納悶，這裏是住戶人家，怎麼有出家人，纔能打木魚兒哪？心中又動，聽東方亮已曾說過，不許我往東北去。說有個廟不許進去，若要進廟的時節，要砍折我的雙腿，這裏必有奇巧之事。看了看方向，自己就是奔的東北。細細看來，前邊就是一段紅牆，越走越近，就聽見細聲細氣在裏邊念經。看了看是東西一段長牆，往北

一拐，就看見那個廟，是一個清水門樓，兩扇紅門，帖著紅紙對，上聯是暮鼓晨鐘，驚醒世間名利客；下聯是經聲佛號，喚回苦海夢中人。橫批是法門不二。隔着門縫望裏一瞧，院內有燈光，有人在那裏說話，但是細聲細氣，婦女聲音。小爺心中納悶，既是個廟，怎麼又有婦女聲音。撒身下來，往北一拐，縱上牆去，就見裏面有兩個姑娘，一個丫頭，點着兩個羊角燈。這兩個姑娘，全是十七八歲短打扮，一個是紅襖綠褲，大紅弓鞋，鵝黃汗巾，翠藍絹帕包頭。一個是玫瑰紫小襖，青縐絹中衣，大紅緞子弓鞋，西湖色汗巾，鵝黃絹帕包頭。見地下丟着一把刀，兩口寶劍，見那個姑娘提着一柄飛抓，那抓頭是鋼鐵打就，類如一雙手的相仿，也是五指；一個手掌安著骨節，全是活銀釘扣兒，手背上一個菊花環子，後面挂定綠色絨繩。若論這二位姑娘品貌，十分俊美，舉止端正，並無半點輕狂之態。一高一低，一胖一瘦。那胖的往那瘦的要學雙寶劍，那瘦的說：姊姊算了罷，別冤我了，你那劍法比我高明。那胖的說：我只會單劍，不會雙劍，你要不教給我雙劍，我就不教飛抓啦。那瘦的說：你教給我罷。你要不會雙劍，我就教你，我會七手劍，還有一個進步連環絕命劍，除此之外，我可不會。你先教我飛抓，等了半日，我把飛抓學會了，打的出去有了準頭，我自己練去。我已然是練了兩天，打出去那抓總

不能着手如何行得了那個姑娘一笑說你瞧着我使罷就將飛抓舉起忽然往地下看，哼了一聲，一回手把飛抓往外一抖，正抓在天彪肩頭。往外一帶，天彪躲閃不及，被鐵手抓住肩頭。就聽見撲哧一聲，從牆頭上摔下去了，叫丫環過來捆上。這丫環也真有些力氣，就把自己汗巾解下來，將小爺四馬倒攢蹄捆好。姑娘說：你們在這裏聽信，老太太若是叫殺，你們把他就殺了。說罷，兩個姑娘全奔後頭去了。那婆子給打着燈籠，跟著姑娘走了。小爺羞得面紅過耳，暗暗想道：這個丫環好快手。翻眼瞧着這個丫頭，說：丫環你快把我解開，你不願意活着了，把小爺捆上，該當何罪？丫環哧的一笑，說：你是誰家的小爺？小爺說：你們的小爺。丫環說：你此時任憑你說是誰家的小爺，也不管你，死活不到一刻了。我們老太太把你們前頭人恨透了，更深半夜，爬着牆頭瞧着，你還有好心啊。就是大員外的至友，也是拿住就宰。小爺聽了這套話，心中一想，這老太太準是東方亮的妻室，這兩個姑娘准是他女兒。前番我要給我義母磕頭，他賭氣說死了，不用提那賤輩，別是他們夫妻不對，也許有之，待我問問這個丫頭。又叫丫環：方纔你們說這老太太，可是老安人不是？丫頭說：你不要明知故問，不是老安人是誰！小爺又問：二位姑娘是老太太親生之女不是？丫頭回答不是，一個是姪女兒，一個是



乾女兒。原來東方亮夫妻兩口不對，這安人娘家姓梁，他本是知府的女兒。皆因這位大人是個貪官，由梁老爺故去之後，夫人上了媒人的當，提說東方保赤家裏頭多大財主，住的是城牆，就把女兒給了東方亮。過門之後，夫妻就不對。後來慢慢的就知道他們根底，苦苦解勸，東方亮執意不聽。後來夫婦連話都不說了，自己行了三回拙志就未死，奔在這個廟中，與東方亮說明，只要有三寸氣在，誰不見誰。這個廟是劉村那個尼姑庵，如今圈在院裏了。這梁氏就在廟中苦修，吃長齋，終日念經，只求得東方亮那時改惡從善，夫妻還是見面。就帶着兩個婆子，兩個丫環，一個叫秋菊，一個叫臘梅。皆因是東方亮的兄弟，叫做東方明，有個女兒叫東方嬌，也是苦勸他父親改惡從善，東方明不肯，把女兒就送在團城子來了。姑娘一見伯父與他三叔，比他父親作惡尤甚，自己無奈，投奔清淨庵。見了他伯母，娘兒兩個，對哭了一陣，也就在這清淨庵立志修行。後來東方嬌就給梁氏磕頭，不叫他伯母，就叫他娘親了。那兩個丫環是老太太最喜愛的，秋菊也認爲義女兒。論說秋菊比東方嬌大一歲，今年十九，可管着東方嬌，叫姊姊。後來老太太給他起個名字，叫東方艷。這東方嬌是在家中，有一個使喚婆子，跟他練的武藝。這婆子是個女賊，會使飛抓。這東方艷跟着金仙玉仙，一同練出

來的工夫。他由十一歲就練起，也會使練子錘。這姊妹兩個除了針線之外，就是頑拳踢腿。可巧這日晚間東方豔要與東方嬌學抓，東方嬌一看地下有個人影，一抖飛抓將他抓將下來，叫丫環把他綁上。他問明白丫頭，把自己的事也就說了一遍，怎麼給大員外磕頭，怎麼認的義父，怎麼叫門沒叫開，教姑娘抓下來了。丫環說：你這話可是當真啊？天彪說：焉能與你撒謊。丫環說：就在此聽信罷。就見婆子打後頭來了，說：臘梅姑娘說，這件事不用告訴老太太，把他殺了罷。丫環說：這個殺不得，他是小爺。就把天彪的話說了一遍。婆子說：既然是小爺，這可不能不稟老太太了。你在這裏看着，我去回話。丫環說：使得。去不多時，復又回來，說：臘梅老太太要見他。丫環問：解綁不解綁？婆子說：姑娘叫綁的，誰敢與他解開。仍綁着二臂，婆子引路直奔後面。天彪進去見屋中幽雅沉淨，當中硬木籐穿椅，坐着一位年老的婦人，倒是慈眉善目。上垂首並肩坐着，那二位姑娘，全都換了長大衣服，珠翠滿頭，環珮叮嚀。天彪雙膝點地，冲上一跪，說：娘親在上，孩兒與娘親叩見來遲，望乞恕罪。梁氏道：素不相識，因何以老身喚爲娘親？天彪說：我跟着我天倫，本打算在這裏傭工，不料大大爺一見孩兒，十分歡喜，認孩兒爲義子，與我義父磕頭之後，我就打聽義母，我義父不教孩兒前來給義母叩頭。孩兒

一想義父多大，義母多大，我這纔背着我天倫，與你老人家前來叩頭。不料到此間，雙門緊閉，我打算跳過牆來，可巧見了姑娘，把孩兒拿住。如今見着了娘親，只要見你老人家一面，雖死瞑目。梁氏往下一看，天彪生得面目俊秀，齒白唇紅，就有幾分歡喜。遂說道：我見你小小年紀，竟有這一點誠心，教婆子與小爺鬆綁。小爺復又拜了四拜。老太太說：見過這是你兩個姊妹。姑娘給道了一個萬福，小爺打恭還禮。老太太指着說：這是我姪女，這是我乾女兒，一個叫艷，一個叫嬌。吩咐看坐位。小爺坐下，梁氏又問：你姓甚麼？叫甚麼名字？天彪說：孩兒姓龍，名叫天彪。老太太說：我兒，你今見過老身了，是你一點誠心，從此後，我這養性堂不准你常來。小爺聽說養性堂，抬頭一看，有塊橫匾是養性堂三字。老太太說：我兒不可久待，快些上前邊去罷。只有一件，我告訴你的言語，牢牢緊記，偷或不遵，再要到我這清淨庵裏來，可要砍折你的雙腿。天彪答應一聲，轉頭就走。將至門外，就聽得梁氏說：可惜這個小孩兒，禍到臨頭，難免項上殮刃。婆子送出門外，迎面來了一人，把小爺嚇了一跳。要問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蔣平給天彪慮後事 梁氏與二女定終身

且說小爺叫人送出清淨庵，迎面來了一人，那人說：小太保爺，你上這裏作甚麼來了？

原來是個更夫。天彪說：我打藏珍樓來，找不着前頭廳房在那裏了。更夫說：這裏離廳房甚遠，我帶你去罷。跟着那名更夫到了前邊，更夫說：你認得了。來至廳前，大眾正然議論熊威的事情。東方清說：明日西門外頭打一個坑，把他埋了。有人問：就說咱們家人，也就完了。小爺把此事聽在心中，暫且不表。且說智化帶領小四義回至公館，全是躍牆而入。直到東院上房，到了屋中，蔣爺先就打聽，說：衆位此去恭喜如何？智爺道：我們又算白去了一蹶，在藏珍樓還死了咱們的兩個朋友。蔣爺聽了就是一驚，連忙問道：是誰？智爺把熊威、韓良的事情說了一遍。蔣爺一聲長嘆，說：智賢弟，這就是他們兩個人的報應。說着話，蔣爺叫坊家備酒，大家落坐飲酒。蔣爺又問智化：熊威的死尸在甚麼地方？你們可看真切沒有？智爺說：看不真切，裏面好幾道門啊，黑洞洞的。蔣爺又問：可見着龍爺、史爺沒有？智爺就把東方亮認爲義子的話說了一遍。王興祖也到了，是他們請來，播臺上鎮播的，看那個人的形狀武藝，必然超羣。說着大家飲酒，當夜無話。次日天交正午，忽見龍天彪從外邊進來，與大眾行禮。蔣爺說：你從何處而來？天彪說：從團城子來，就把見了東方亮如此如彼，這般這樣，細細說了一遍。蔣爺又問熊威、韓良這二人之事。小爺說：一個被龍鬚扎住，一個在五福門死的，兩個人的尸首，在西

門外頭埋葬。蔣爺說：你知道地方就好辦了。小爺說：還有一件，就把東方亮夫妻不對，怎麼遇見梁氏在廟內修行，還有他一個姪女兒，一個乾女兒，怎麼自己被捉，見了梁氏，梁氏所說甚麼言語，就一五一十的細細的說了一遍。蔣爺翻着眼睛想了半天，說：這話裏有話。南俠道：這話裏頭有甚話？蔣爺說：聽天彪學說這套話，東方亮的妻子，不是有兩個女兒麼？也不管乾的濕的，必然愛如珍寶一般，不用說沒許配人家，他見着咱們天彪，也是愛惜。他不愛惜，爲怎麼他出門的時節，他說可惜這孩子，禍到臨頭，難免項上殮刀，不但愛惜還是憐他。我也把他出個主意，十穀八九，總許鬧一個媳婦來。我教你一套言語，今晚到清淨庵去。小爺道：再上清淨庵，老太太說過砍折我雙腿。蔣爺道：要砍折你的腿，我陪你。你今天再去見那老婆子，跪在他前面不起來，他必然說我昨天囑咐你，不要你上這裏來，你再上這裏來，砍折你雙腿。你就說：我有幾句話在。義母跟前回稟，說完之時，但憑義母處治。他必問你甚麼緣故，你說我昨天說的話，一句真的沒有，你就說我不姓龍，姓龍的那是我的叔叔。我姓展，我乃常州府五傑村人氏。我叫展天彪，我天倫是御前三品護衛之職。大將軍姓展名昭，字飛熊，是萬歲爺賜的御號叫御貓。我皆因跟着顏接院大人，破銅網有功，萬歲親封我御前四品護衛之

職，我本是前來行詐，那姓史的姓龍的，全是校尉。皆因我義父，結交白菊花，在這裏擺播臺，我們奉旨捉拿白菊花，混進團城子，假作傭工。不是我義父收我作義子。昨晚間又見着你老人家所說的甚麼言語，今天白晝見着我的天倫，說了一回。我天倫說：千萬別辜負了義父義母，教我今日晚間進來，見着我義母，把這些真情實話，全都說了，一點也不許隱瞞。怕在十五這一天，要在播臺上拿人，官兵官將一團團城子，怕的是驚嚇着你老人家，怕你行了拙志，先叫我見義母，把話說明。是日不怕大衆拿住，準保沒有我義父義母三叔的罪名。義母若要殺我，我就死了，也算爲國盡忠。要不殺我，總算義母恩施格外。話已說完，請義母示下。他絕不能殺害與你。他一聽你是護衛，準把他的姪女，許你爲妻，碰巧了，準把兩個全都給你，也是有的。他要給你，你可別要，你就說我不敢自作主意，我得出去問我天倫，我父親教我，我方敢要，我父親不叫我，我義母可別惱我。你要是這麼說，他更加敬重於你。一者他愛你這品貌，二者他貪着你，有官三者聽着你是個孝子，他必教你明天出來問你天倫，你也不用出來問，等到後天晚間，你再去，你就說問了，情甘願意。你就在身上帶着兩塊玉佩，給他們作定禮，準保不費吹灰之力，白得兩房妻子，碰巧了他就許教你在裏面成親。成親之後，你可想

着問他們藏珍樓的消息，要把消息問好，他們要是能進藏珍樓，你就跟着進去，把萬歲爺冠袍帶履請出，咱們一同入都，我就該告職了。我這個護衛給你，這三品不成四品准行了。我囑咐你的言語，你可要牢牢緊記，事畢之後，你看看四叔料事如何。大家聽畢，連連點頭稱讚。蔣爺道：事不宜遲，你就去罷。天彪告辭回去了，到團城子門上，出入沒人攔當。小太保爺這些事也沒告訴他叔叔，在東方亮廳房內，張羅了半天，伺候吃完酒飯，撒手出去，直奔清淨庵而來。行至廟門叫門，裏面有婆子出來，見小爺來了，說：小爺你怎麼又來了，快些回去罷，你不知老太太的性情，說在那裏，應在那裏的。小爺說：你別管我，快給我回稟進去。婆子說：使得，我就與你回稟進去。婆子在前，他也跟着進內。到了養性堂，婆子說：小大爺來了。梁氏一聽，啊！好孩子，昨日我告訴他說，不教他來，今天仍然又來了，教他進來。婆子出來，說：請天彪到了裏面，見了老太太，雙膝點地。老太太氣哼哼的說道：你好生大胆，昨日老身囑咐你甚麼來着，今天你又來，老身所說的言語永無更改，你是打算不要你的雙腿了。天彪道：非是孩兒不遵你老人家的言語，皆因孩兒有幾句言語，把我這話說完，任憑你老人家愛殺愛剮。老太太道：你還有甚麼話說。小爺道：昨日孩兒所說的言語，盡是些假話，今天到此，我說實話。老太

太說道：今天又來說甚麼實話？他就說不姓龍，姓展，叫天彪，他的天倫是南俠，就把蔣爺所教那些言語，一五一十清清楚楚的，細細說了一遍。梁氏一聽，就呆柯柯的發怔，說：原來你是一貴客，快些請起。教婆子過來，快看一個坐位。天彪謝坐。梁氏復又說道：展公子，你定下姻親沒有？天彪說：未曾定下姻親。梁氏說：你的肺腑與老身說明，你乃是朝廷命官，奉旨前來捉拿白菊花，這樣年紀有這樣胆量，可稱爲忠；奉父命捨死忘生，前來行詐，可稱是孝，你乃是忠孝兩全之人。昨日老身一見，就看你不是貧家之子。你既對老身說肺腑，可算是一點誠心，老身也把肺腑對你說明，我與你前邊義父，不是夫妻，乃是前世冤家。他任意胡爲，我苦苦相勸，他偏執意不聽。如今我聽旁人所言，他隨了王爺，意欲造反，待等事敗之後，玉石俱焚，滅門之禍，即在眼前。祖父尸骨，都應拋棄塚外。老身又無兒無女，沒有可貪之事，早早就行了兩回拙志，俱被他們解救下來，也是我命不當死。如今我倒有一件挂念之事，就是我這兩個姑娘，因爲他們終身未定，只要他們終身一定，終然就是一死，死也瞑目。展公子，方纔我問你定下姻親的言語，就是有意要將這兩個女兒許配與你，不知展公子意下如何？天彪趕緊站起身來，深打一恭，道：義母老大人，在上，並非是孩兒推托此事；我天倫現在外面，這件事，我



孩兒不敢作主，待至明日出去，見我天倫告知此事。我天倫點了頭，孩兒方敢應允。梁氏一聽此言，連連點頭說好，應當如此。天彪說：孩兒話已回稟明白義母，我要回去伺候我義父去了。若要被我義父知道，可有大大不便。老太太道：可要謹慎的方好。天彪臨行復又深施一禮。婆子送將出來。天彪到了外面，第二天也沒有過去。到了第三天晚間，又到了清淨庵，見了梁氏，天彪就說他天倫願意。梁氏甚喜，也不要他的定禮，就擇定第三天很好日期，就教天彪在後邊拜堂成親。老太太受雙禮，天彪入了洞房，頭天是東方嬌，第二天是東方艷。過了五六日，問東方嬌藏珍樓的消息，他是一字不知。次日問東方艷，以前不說，後來慢慢的方纔說出，不知說出什麼，下回分解。

第八十三回 到後院夫妻談樓事 上信陽校尉請先生

且說龍天彪成親之後，問東方嬌也不說，問東方艷也是不知。嗣後來天彪說：咱們是夫妻，你是隨夫貴，隨夫賤，我們請冠袍帶履的人甚多，我在裏面，若要請不回去，要被旁人請去，許教相爺怪罪。我要得着，就越級高陞。我要得到頭品，你就是一品夫人。我要是降級，連你恭人爵位都沒有。你在團城子內，從幼小時長大，不能不知此事。東方艷被天彪說的無奈，說道：我指你一條明路，你自己去辦。天彪問：怎樣一條明路？東方

艷說：我雖不知道樓中就裏，我可知這個樓是甚麼人擺的，只要將那人找着，就可以進去。天彪問道：但不知甚麼人所擺？東方艷說：提起此人，也是大大有名。他可是個文人，在信陽州居住，姓劉名劉志齊，當個衙司先生。天彪一聽是劉志齊，心中暗暗歡喜。他本是信陽州人，自己可沒見過。久聞此人文武全材，只可明天與公館送信，讓他們去請。再問樓的細底，可實在不知。一夜晚景不提。次日晌午的光景，天彪出團城子東門，直奔公館而來。且說公館中的人，盼念天彪，總沒來信，急的山西雁晚間要上團城子去。可巧天彪從外面進來，見衆人磕頭。蔣爺問：給了一個是給了兩個？天彪說是兩個。蔣爺說：如何，我猜着了罷。準是兩個。徐良道人問：事情不公，他小小年紀，一個人會娶了兩個媳婦。偌大年紀，還有沒有的哪？蔣爺說：你這是甚麼師傅。又問：這樓的消息怎麼樣了？天彪說：也有了。就把劉志齊擺的，非找此人不可。智爺說：可惜沒有一個人在此處，他們是盟兄弟。蔣爺問：是誰？智爺說：是沈仲元，他盜大人時節，就是與劉志齊借了一個迷魂藥餅。還好，我會套他寫的筆跡。蔣爺說：使得，假作他的一封信。你的一封信，我與展大弟一封信，咱們三封信，寫的懇懇的，再多備些禮物。智爺道：禮物倒不用，只要有咱們三封信，就可以行了。馮淵在旁說：這件事情我去送信，我們兩

個通家至好。蔣爺問：「怎麼你們會通家至好？」馮爺說：「我與沈仲元到他家裏去過一趟，並且那日沒走，還是在他家內住下了。」蔣爺說：「那到很好。」馮老爺就辛苦一趟罷。立刻修書，將三封信寫完。馮淵自己帶了些應用東西，又帶上盤費銀子。蔣爺說：「你要請這個人來到這裏，可別過五月十五方好。」馮淵說：「四大人只管放心，絕過不了十五。」自己找了一塊油綢子，把三封書信包好，繫在貼身，告辭衆位。天彪說：「我也走了。」蔣爺道：「你得便就往這裏來。」天彪回團城子慢表。單說馮淵帶了三封書信，直奔信陽州而來。曉行夜宿，飢餐渴飲。這日到信陽看了看，太陽西下，緊走了幾步，直奔劉家團。當初鬧花蝴蝶的時節，此處安過團練，故此就教劉家團未到門首，就將包袱解下來打開，把三封書信拿出來，仍舊把包袱包好，直奔劉志齊門首而來。進劉家團東村口路北第一門，上堦臺石叩打門環，從裏面出來一位老管家，開了雙門一看，先問找誰。馮淵說：「劉先生在家沒有？」老頭子問：「你們是那裏來的？」馮淵說：「我從南陽府而來，有三封書信，請劉先生出來面呈。」老管家說：「我是我家安人派我出外差，我是剛回來的，在家不在家，可不知，等我進去看看。」不然，你老人家把信交給與我罷。」馮淵說：「不能煩你把先生請出來，我還有話說呢！」老管家說：「既然這樣，你在此等候，我進去看看。」馮淵說：「使得。」老管

家去穀多時，復又出來，問老人家貴姓？回答說：姓馮。管家道：你來得不湊巧，我家先生不在家，教人家請去，與人家置買墳塋看看風水，還得與人點穴去了。馮淵問：等幾時回來？管家說：也許三兩個月，也許一月或十五天，也許一半日回來，那也不定，不然，你把書信留在這裏，等他回來了，我與你回稟就是了。馮淵說：那可不行，我非得面見大概明天可以回得來，回不來？回答不定。馮淵此時無法，問那裏有店？回答說：離此很遠，用手一指，說：西南地方叫賈家屯，離此五里地方，那裏有店。馮淵道：少陪少陪，我明天再來。馮淵走後，家人進去關了牆門。馮淵直奔西南，越走天氣越晚，點燈的時候，方纔到了賈家屯。見西口外頭是一個大菜園子，進西口路北頭一個店，是雙勝店。夥計張羅客官住了罷。馮淵問：可有上房？夥計說：有三間上房，在西跨院。馮爺說：前面引路，我看看去。跟着夥計到了西跨院，夥計點燈燭，先不教他烹茶，先預備他的酒飯，他就飽餐了一頓。倒了一杯漱口，水來，夥計檢傢伙，馮淵漱着口，往院子裏一噴，就聽西隔壁院內有哭哭啼啼的聲音。可巧靠著西牆，有一個大土堆，扒著西牆一看，就見有三間屋。一個大院子，種的是菜蔬。原來這就是西口外頭那個菜園子，見屋中半明不暗，點着一盞殘燈，忽見那窗櫺紙上有個人影一晃，要在窗櫺上上。馮淵一著急，把那

漱口碗往那裏一扔，一掖衣襟就躡過牆去，直奔屋門而來。門前掛著單布簾子，啟簾進去一聲嚷叫，老太太爲甚麼上吊？那個婆子將要把頸子往繩上一套，聽見一嚷，撲通一聲，摔在上坑，蘇醒了半天。馮淵問老太太偌大年紀，因爲何故要尋自盡？那老太太說：這位爺臺，你是幹什麼的，上我這裏。馮淵說：你爲什麼上吊？告訴我能給你分憂。老太太說：爺臺！要問我實在活不得了，我娘家姓王，婆家姓張，我有個兒子叫張德立，租了這個菜園子，一租十年。去年把買賣做虧了，我兒又出去，同相好的借了二百兩銀子，上松江買了二百兩銀子松江布，上京都販賣。至今去了半年有餘，音空信杳。我就帶著這房兒婦。我這兒婦娘家姓顧，顧氏皆因昨日晚間，天有三鼓，忽然外邊水梢的鐵樑兒一響，我兒婦就出去看瞧，忽聽見哎喲一聲，又聽見半懸空之中有人話說，我乃夜遊神是也。今有張門顧氏，乃是月宮仙子，在上方造一點罪孽，貶下在塵世受罪。如今罪孽已滿，吾神帶回月宮去了。今日白晝找了一天，我正哭了一天，我是實在無處可找。等待我兒回來，要問他的媳婦，我有何言對答，故此實在無法，纔行這個拙志。不料爺台你來到此處問我，這就是以往從前的言語。馮淵說：不怕，全有我呢。你說這夜遊神不是外人，我是夜遊神的哥哥。老太太趕緊與馮淵跪下，你是老夜遊神啊！

要能穀把我兒婦找回，就救了我這條老命了。只要等我兒子回來，再帶他歸月宮，就不干我的事了。馮淵又問：你們這裏有惡霸沒有？老太太說：沒有。馮淵說：就是匪類的惡人叫惡霸呀！老太太說：我們這裏有個買員外，他叫金頭老虎，姓賈叫士正，他常常欺負良善。馮淵問：在那裏居住？老太太說：就在咱們這南邊，有一個南街路北廣梁大門。馮淵說：你在晚間聽信罷。四更天不來，五更天准到。婆子復又磕頭。馮淵一擺手出了房門，婆子往外一送，轉眼之間，就蹤跡不見了。老婆子望空磕頭，知道他是夜遊神駕雲走了。馮淵回了店，仍打牆上躡將過來，到了自己屋中，往坑上一看，一找自己包袱跡蹤不見。高聲喊叫，店家快來，我少了東西了。店家道：客官不要喊叫。馮淵問：我這個包袱那裏去了？店家說：那我們可不知。方纔我們過來與你烹茶，你到那裏去了。馮淵說：我沒有出門。店主說：不行，我纔過來，這屋中沒有人，我還叫喊了半天，連廝中我都找了沒有。馮淵說：你倒不要管我，我倒要你那個包袱，沒有我的不行，我那個包袱裏有要緊東西。夥計說：裏面有多少金銀？馮淵說：那倒沒有，你就是給我包袱。二人爭鬧不已，連掌櫃的也過來，在屋中爭鬧了半天。馮淵也就無法說：既然你們沒見，我就認一個喪氣罷。店家方纔出去，馮爺心中一想，既然是應許那個老婆子，要沒有夜

行衣靠，就是自己這身衣服，去時有些不利，便拿自己兜袋銀子，給了店飯錢。等到天交二鼓之半，掖上衣服，掖上刀，吹滅燈燭，倒帶雙門，躡出去，直奔前街往東一拐，就見著廣梁大門，由旁邊的牆躡將上去，直奔裏面。躡在垂花門西牆，上了西配房，往前坡一爬，往上房中一瞧，當地一張圓桌面，排列一桌菓席，全是上好的果品。見一個人在那裏坐着，約有四十多歲，頭戴藍緞繡花壯巾，身穿淡黃箭袖袍，絲蠻帶，薄底靴子，挂著一把利刀。面似舊鍋，粗眉大眼，半部紅鬚鬚。在那裏分付家人，有請高大爺，家人答應往外就走。馮爺將要躲閃，忽見對面房上爬著一個人，轉眼之間，縱跡不見。要問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徐良前邊戰耍周凱 馮淵後面答救佳人

且說馮淵見金頭老虎賈士正在屋中，看著那桌菓席，教家人有請高大爺。家人出來，馮淵只得躲避，就見東房上有一個人，轉眼之間，縱跡就不見了。自己暗想道：這個人好快身法，也就躡在後坡。等家人過去，從外邊進來一人，馮淵一看，認得正是飛毛腿高謝。來至廳房，金頭老虎讓他坐下，謙讓了一回，高謝上坐，賈士正親自斟酒，教高謝連飲三杯，然後這纔斟上門杯。賈士正道：這件事多虧是你，除非哥哥，那件事萬也不

能成功。馮淵一想高謝怎麼跑到這裏來了，皆因在美珍樓被蔣四爺追跑，從雜貨鋪、席圍的旁邊，躲避了半天，他見蔣爺沒追他，自己方纔放心。後來逃躡，也沒找着白菊花，耳聞著醬坊內多半是病判官，死在醬缸裏了。自己無家可奔，一想不如上姚家寨找他。主意已定，就奔洛陽縣而來。可巧正走在買家屯地面，遇見賈士正他在門首。二人彼此見禮，賈士正把他讓在家內，待承酒飯。飲酒之時，二人談了些個閒話。這賈士正愁眉不展，高謝問賢弟怎麼緣故，愁眉不展？賈士正提菜園子裏有個少婦，生得十分俊俏，自己不能到手。高謝說：我給你辦理，只要你喜愛這個人，我就有法子。到了晚間，高謝教賈士正預備兩床被子，帶了兩名家人，到了菜園子內。高謝見他們外邊放著二個水梢，用小磚頭往水梢梁上一砸，這叫調虎離山之計。那個少婦剛一出門，他用被子往他頭上一兜，就不能喊嚷。高謝往肋下一夾，到了外頭交給家人，把他抬將回來。高謝復又回去，站在房上一嚷，我乃夜遊神是也。不然，那個老太太一說，馮淵就知道是各行中人，知道各行人的滋味。高謝嚷完，仍然回到賈士正的家。中這是第二日晚間，金頭老虎預備一桌果席，請高謝與他道勞。二人講些盜取婦人的事，家人進來回話，說員外在上，外面由姚家寨來一位周三爺。賈士正一聽，一聲分付請。不多時



從外面進來。馮淵容他們進去，復又到前坡爬著望內瞧看，見此人身長八尺，銀盔六瓣壯帽，銀灰箭綢袍，絲鸞帶，薄底靴子，肋下佩刃，白緞子大氅，上繡三藍色的團花。面若銀盆，劍眉圓目，直鼻菱角口，微長髭鬚。見賈士正對施一禮，見高謝微微一怔。賈士正在旁說：二位不認識麼？這可不是外人，這就是八寶空青山的寨主，外號人稱玉面判官，姓周名凱。又說這位是土龍坡的寨主，外號人稱飛毛腿，姓高名謝。與周四哥、周五哥莫逆之交。二人一聽，對施一禮，說了些久仰客套謙讓半天，然後落座。教家人從新另添一分杯箸。賈士正問：三哥意欲何往？玉面判官周凱說：我從姚家寨而來。皆因團城子東方大哥，請王興祖鎮播，他不願意去，團城子連催了三封書信。姚大哥打發我趕下來了。如若他沒有去，我追到家中，把他請出來。賈士正說：就爲這事情，你明天再走罷。隨喝著酒。周凱說：高大哥，因何走到此處來了？高謝一聲長嘆，說：我們實在的是時運不好，連你們四弟帶晏飛。晏寨主自己丟刀，晏寨主丟琵琶峪，周瑞丟桃花溝的話，細說了一遍。又說：你們四弟大概還許沒有命了。又把美珍樓三個人失散的話也說了一遍。玉面判官周凱站起身來，把脚一剝，說：就是這麼一個老西兒，就會害得你們三個人這般光景。高謝說：你可不知道，這個山西人多大本事哪。周凱說：他還能

頂長三頭，肩生六臂不成，高謝說：這個人能耐太多了。他會裝死，他會裝打呼，會裝往西北追人東南等。那口刀不管甚麼兵器，碰上就折。一身暗器，所有的暗器是無一不會。再說他那暗器也透各別，手中托著一枝鏢，嘴內一咕嚕，那一枝鏢能打死三個人。那枝鏢不丟，仍然還在手內托著。他一誇獎徐良不要緊，把賈士正周凱顏色都嚇變了。周凱說：此人必是有妖術邪法。高謝說：妖術邪法大概也有點，他日見著他須多留些神方好。他這裏替徐良說些大話，氣得馮淵渾身的亂抖，心中暗想：這個醋糟真走時運，我馮淵背地內就沒有人說些大話，我淨在這裏扒著有什麼的意思，趁著他們喝酒，我先到後面把那個婦人救了再說。正要打算往後去，不料二條腿被人揪住了，扭項回頭一瞧，暗暗心中歡喜，原來是徐良把他雙腿揪住。你問山西雁從何而至，皆因是馮淵拿了三封書信，由公館起身。徐良總看他不能辦這樣大事，隨著就把自己東西拾奪了，帶些散碎銀子。蔣爺問：你上那裏去？徐良說道：我告告便。就打這一告便，從尿道裏追下馮淵來了一路之上，總不離左右。直到劉家團，他在對面影壁後頭蹲著。他一聽馮淵說的話就不對，只暗暗罵臭豆腐不會說話，不留下書信，使得你到底告訴人家來歷呀。看這個意思，先生准是在家內不見。他就先奔賈家屯找店來了。

他住的也是雙盛店，外院兩間廂房。馮淵進來，他也看見了。他先吃完了飯，到西院瞧瞧去。剛進院去，見馮淵往那裏一躡，他也跟過來了。看見馮淵在屋內說話，他全聽見了。他先過來順手把馮淵夜行衣靠拿著走了。等到二更之半，他也往那裏去了。看見馮淵轉到後邊，他把屋中話也都聽見了。一轉身從後面繞到西房，到前坡把馮淵雙腿一揪，自己往起一站。馮淵就在房上拿了一把快刀，又不敢叫喊，又怕他往下一扔。徐良果然是往下一抖，馮淵就從房上摔下來了，說：「醋糟你害苦我了。」他雖是這一身工夫，自己要躡下房來，一點聲音皆無。這是被人扔將下來，果然撲嗵一聲，趕緊的站起身來。徐良在他身子背後低聲說：「不要緊，全有我呢。」馮淵見他在背後，就壯起胆子來了。徐良說：「烏八的，三個人快出來罷。」高謝說：「可不好來了！」噹的一聲，把後牕戶踹開，從這後牕戶跑出去了。周凱不能不出來，無奈把太擎一甩，掖上衣襟，拉刀吹燈，微一擺眼光躡出屋門，往對面一看，就見迎面站着一人，說：「你是多臂熊。」馮淵道：「我是馮大老爺。」隨說話，扭頭一看，徐良早不知去向。馮淵只嚇了個胆裂魂飛，只可拉刀與周凱交手。周凱說：「外面就是一個人，你們出來拿他罷。」賈士正也就在牆上摘下一把撲刀，躡在院內，你們是那裏來的，深夜入宅，非奸即盜。兩個人往上一圍，馮淵這口刀上下

翻飛遮前擋後，暗暗的怨恨徐良，你把我扔下來，你不管了。正在怨恨，忽聽身後哼了一聲，馮淵躡在圈外。賈士正周凱也就一怔，往對面一看徐良，就見他一身青緞衣襟，黑臉膛，一雙白眉毛，望下一格拉，好像弔死鬼一般。手中托着一種物件，靠着南牆瞪着眼睛，噙着牙齒，實係難看。周凱賈士正納悶，這個人不像有本事的人。二人正要往前一躡，徐良說：我也沒甚本事，你們饒了我罷，我給你們磕個頭。就見他把肩膀往兩邊一晃，他把頭一低。焉知曉他頭可不好受，花裝弩踏的一聲，就打了出來了。多虧了周凱的眼快，一低頭往傍一閃，那知弩箭嚇的一聲，就從耳朵上穿將過去，鮮血淋漓。氣得周凱咬牙切齒，把刀就剝。賈士正也就躡上來了。徐良那裏把他這兩個人在心上，拉大環刀交手，暫且不表。且說馮淵見徐良一露面，自己往北撲奔後面去了。由東夾道往後正跑，忽見後照房上站着一個人，晚間一看，猶如半截黑塔一般，身軀胖大，頭如麥斗，二目如燈，用了個魁斗踢斗的架勢，往下瞅着，就把馮淵嚇了一跳。要問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八十五回

賈家屯馮淵中暗器

小酒舖姑娘救殘生

且說馮淵見徐良追來了，往後就跑，見後照房上這人頭如麥斗，二目如燈，用了個魁

星踢斗的架勢，往下一瞧，暗說不好，必是賈士正一夥賊人。量自己不是他的對手，心生一計，又往上一看，再找那人踪跡不見。馮淵可就直奔西北，躡過了一段界牆，見那邊有一個月樣的門。由北邊過來，一個打更的，馮淵用了個掃堂腿，掃了一個筋斗，把那更夫提起到西北花叢的旁邊，往地下一扔，撲哧一聲，把更夫四馬倒攢蹄網上。拿刀往他腦門子上一蹾，問他那難婦現在那裏？更夫苦苦的哀告，饒我這一條性命。馮淵說：只要告訴我，他在那裏，說了假話回頭殺你。更夫說：就在這月樣門內，有個樓，四個婆子陪着他說話呢。馮淵聽畢，撕了衣襟，把更夫口中塞住，自己直奔月樣門而來。進了門一看，果然有三間高樓，見樓上燈影兒一晃，全都滅了。就聽婆子在上面亂嚷，說：可了不得了。那句話沒說出來，就聽撲哧撲哧，准是全都殺了。馮淵也不敢上去。轉眼間再聽樓上動靜，一點皆無，自己往上一躡，到格扇那裏爬着，一看，見此樓格扇大開，有一人背着那少婦往北去了。馮淵也往那裏一躡，見那四個婆子橫躺豎臥，全都被殺，自己由後邊出去，也直奔正北。又見那人撲奔東北，馮淵就追下來了。那人背着人躡牆，並不費力，直跳了四道牆，才到了街上。馮淵也就跟着出來，此時已有四更多天，路上並無行走的人。追到東邊，復又往北一拐，奔到後街，由東往西又跑。自己可真

着了急了，說：「你是什麼人，快把這婦人與我留下，你若是要不留下，見那人跑着一回頭，馮淵這才瞧着明白，原來是個和尚。大罵道：「你這出家人，還不與我留下，雖然曠着，那個和尚足下透慢，也就看見那邊一段紅牆，大概離他廟不遠。馮淵追到離他不遠，想他就背進廟去，我也是找他，只顧貪功緊着一跑。原來那和尚等着他身臨切近，就是一暗器。馮淵一歪身，打在左肩之上，這一鏢沒打咽喉，也歪出好幾步去。一咬牙把鏢拔出來，自覺那鏢傷之處不痛，麻酥酥的喘氣，暗說：「不好，他一半准是毒藥鏢，我先回店中去教店中人與公館送信。焉知曉受了毒藥暗器，就是怕緊走。要是緊走一跑，那藥性發散的更快。馮淵跑着就覺眼前一發黑，類若半身不遂的光景，先由左腿不能邁步，撲咚栽倒在地，正躺在人家酒舖門前。這開酒舖的是母女二人，原籍是東昌府人氏。此人姓尹，叫尹剛傑，保鏢爲生，專好交友。外號人稱賽叔保，到四十餘歲就故去了。妻子劉氏所生一女，名叫青蓮，十五六歲，練了一身工夫，小子打扮，常跟他父親出去保鏢，生得十分美貌，性情剛直。因他父親故去，母女無人照顧，他有個母舅，就在這信陽州居住，把他們母女接來。姑娘如今已二十九歲了，在此處開了一個酒舖，帶着一個老家人。這個老家人姓祝，名叫祝福，在尹家多年。這青蓮姑娘是他眼瞧着長

大的祝福就看着這酒舖買賣。後有單房，他母女居住。姑娘早晚的工夫，不肯丟下，每日五更之時起來，頑拳踢腿，熟練自己長短傢伙。練完時，天不能亮，爲的是活動身體，把街也掃了。前後院連酒舖中，擰的擰了，擦的擦了。此時也就紅日東升，把祝福叫起來，然後上後面去梳洗打扮。可巧這天，自己練完了工夫，下了一塊板子，將要掃街，見台階下躺着一個人，近前仔細看了一看，武生相公打扮。列位！就有說的，馮淵多怎是武生相公打扮哪？皆因是他穿着是白菊花那身衣服，旁邊丟着一口刀，左肩頭往外冒血。青蓮姑娘顧不得掃街了，進來把那扇板子上好。先把祝福叫醒，祝大哥你起來罷。又到後面把老太太叫醒。老太太問他什麼事情？姑娘說：咱們門口躺着一個武生相公，旁邊扔一口刀，多一半是遇見仇人，他那肩頭上還直冒鮮血。你老人家起來，咱們出去瞧瞧他看，要沒死那還好辦；他要死了，咱們趁早移他開去；不然，這舖子擔架不住。老太太穿好衣服，祝福在外邊點着燈籠等着，到了前邊，又把那扇板子下來了；先叫祝福出去，將那人衣服擦起來，摸摸他心口還跳與不跳。祝福出去，將他衣服擦起一摸，心口還是亂跳。祝福說：不但他心中亂跳，從他肩頭上流出血來，全是黑的。姑娘一聽說，慌忙對娘親說道：這是受了毒藥暗器了，咱們救他罷。老太太說：救人一命，

勝造七級浮屠，做這一件好事罷。姑娘挽起衣袖，又下了一塊板子，叫祝福幫着他，把馮淵搭在裏面。到了後頭屋內，把馮淵往床榻上一放，叫祝福把板子上了。姑娘進內間房中，取出一個盒子，叫祝福解開他的腰帶，把膀子顯出來。姑娘打開盒子，拿出一把小刀兒，刃薄如紙，另拿出一個小葫蘆，拔去塞子，裏面貯的麵子藥，倒在傷口。却等了片時，姑娘團了些爛紙，就用那把小刀，把周圍爛肉一起，全都放在紙內。周圍見了好肉，從新取出一個小匣來，裏面是膏子藥，俱把他傷口敷滿，烤了一張膏藥與他貼上；復又取出三丸子丸藥，叫祝福取了些涼水來，將丸藥研開，用筷子將馮淵牙關一撬，將藥灌將下去。登時之間，就甦醒過來，覺着肚內一擁，哇呀呀的吐了些黑水。往起一坐，翻眼一看，那邊一位老太太，慈眉善目，總在六旬上下光景，又有一位大姑娘，在那裏收拾匣子呢。看那旁又站着一個老頭兒，青衣小帽，像一個做買賣的打扮。自己又一想，被那和尚用鏢打了一下，自己就覺迷迷糊糊的，摔倒在地，後來就全不知了。連忙起身來，先給祝福深深一恭，就說這位老兄，方才我受了人家毒藥暗器，躺在地下，我糊裏糊塗，因何躺在這裏？祝福說：你被什麼人打了毒藥暗器？我見你躺在我們舖門外，我們老太太見你沒死，幸虧我們小姐，有這麼手段，才把你搭救起來。此時把



你救好，你過去見見去罷。馮淵一聞此言，把袖子伸上，整整衣裳過去，見老太太雙膝點地，磕了三個頭，說：不是老太太搭救，我的性命准死無疑。未領教太太貴姓，老太太說：老身姓尹，我倒不會，是我的女兒把你的鏢傷治好。但不知相公貴姓。馮淵說：晚生姓馮，名叫馮淵，我在開封府相爺駕前當差，我是六品校尉之職。就是這位姑娘救了我的性命，小姐在上受我一拜。姑娘說：我們可不敢當。祝大哥急速把這老爺攙住。祝福來一攔，馮淵定要磕頭，說：小姐乃活命之恩，往上磕頭。姑娘往旁一閃，道了三個萬福。馮淵起來，又要與祝福磕頭。老人家先就跪下了，老奴可不敢當。馮淵這纔施了個常禮，問說：老哥貴姓？祝福說：老奴叫祝福。姑娘說：那個傷處，總要躺下睡覺，那傷方能好的疾速。待太陽出來之後，叫祝大哥買幾尾鮮魚來炊了湯，油鹽醋醬葱蒜作料，一概不要。喝了湯之後，你可就算好了，有什麼話慢慢再說罷。老太太說：馮老爺你在這裏歇歇，睡一覺罷。馮淵說：我在這裏躺着，我天膽也不敢。我在外邊躺着去罷。祝福說：我家小姐，馮老爺既然避諱，不如請他到老奴櫃房去，到好，前邊肅靜。馮淵說：那到可以使得。老太太說：既是這樣，祝福你把他的刀交給馮老爺。家人答應，把刀交給馮淵。馮爺接過刀來，插在鞘中，轉身與老太太姑娘深施一禮，然後這才跟祝福出來。到了

櫃房一看，祝福那個鋪蓋還沒捲起來呢。馮爺先把刀摘下來，挂在牆上，頭冲裏躺下。祝福將被子給他搭上，家人說：我出去開門了。馮淵點頭答應。祝福將往外邊，忽聽外頭念了聲阿彌陀佛，什麼這般時候還不開門？祝福說：我們這裏開了半夜，將要開門，你老人家來了。說畢開板子，進來一個和尚。馮淵一聽，心中一動，掀了被子下坑，往外一瞧，正是仇家到了，向牆上拉刀動手。不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八十六回 生鐵佛廟中說親事 劉志齊家內畫樓圖

且說馮淵要從壁上拿刀，報那一鏢之仇，一聽祝福趕著他叫舅老爺，說什麼這樣早就來呢？和尚說：我是半夜沒睡覺。祝福說：我們也是半夜沒睡覺。和尚問：你們半夜不睡覺做什麼來着？祝福說：救人來着。和尚說：我半夜沒睡着，也是救人來着。祝福說：舅爺救的是誰？和尚說：我救的是菜園子那個顧氏，張得立的妻子。你們救的是誰？祝福說：將要往下說，忽聽姑娘那旁說：舅爺來了嗎？你進來罷，我告訴你一句說話。和尚往後就走，說：姊姊起來沒有？老太太說：我早就起來了。和尚來至後面，見了姊姊與姑娘，將要坐下，姑娘就把始末根由怎麼救的馮淵，細細說了一遍。和尚說：甥女兒這到不錯了，怕他不准是個校尉罷，許他信口胡說哪。我皆因知道這個菜園子張得立的妻子，

教金頭老虎賈士正搶了去了，我昨晚到了賈士正家裏，他們也不知什麼人在那裏動手，見由東夾道，跑進一個人來，我料着必是賈士正一黨之人，我到後樓上殺了四個婆子，攆着他從後樓跑出來了。我就見着他跟下我來，我沒敢直奔廟去，由東北邊至後街，復又奔正西廟後而來。他在後邊說了話了，教把這個婦人，給他留下。我一想，更是他們的人了。微一收步，打了他一鏢，也沒管他的死活，我就進廟去了。據我想起來，他定不是個好人哪。姑娘說：這個人現在前邊櫃房睡覺呢。姑娘叫祝大哥把那位馮老爺請進來。你道馮淵什麼沒出來動手？皆因是祝福管着他，叫舅老爺，想必是姑娘的舅舅。又聽他說救了菜園子顧氏，這個和尚到也是個好人。雖然中了他一鏢，又是他外甥女兒救的，有此一想，故此不好意思出來動手。祝福說：有請馮老爺裏面說話。馮淵復又跨上刀，跟着祝福到了後面，見着和尚，僧人念一聲阿彌陀佛，馮淵一恭到地。和尚說：方纔聽我姊姊所說，貴姓是馮嗎？馮爺說：正是。沒請教師傳貴上下，和尚說：小僧廣慧。馮淵又問寶刹，回答法通寺。原來這個和尚先前之時，跟着他姊丈尹剛傑保鏢，爲生。因他姊丈一死，自己很灰心，看破世俗，他纔削髮爲僧。他本姓劉，叫萬通，外號人稱鐵牛，劉萬通就在這法通寺拜了靜元和尚爲師，與他起名就叫廣慧。出

家之後，人家管着他叫生鐵佛。此人生來性情古怪，愛管不平之事。皆因姊姊與甥女兒在東昌，無人照看，故此纔把他們接來離廟相近，爲是好照應他們娘兒兩個。要與甥女擇婚，又沒相當的，高不成低不就。富家嫌他們是異鄉人，寒家不給。皆因這件，纔就誤到三十歲，尙且終身未定。馮淵問完了他，他復又問馮淵的事情，回答我叫馮淵開封府站堂聽差六品校尉，外號人稱聖手秀士。生鐵佛問大概是相論出來辦差罷。馮淵說：萬歲爺丟冠袍帶履，被白菊花盜去，我們是奉旨捉拿此人。劉萬通一問：姑娘你給他治好了，沒喝魚湯罷？姑娘說：正要叫我祝大哥買去哪。和尙說：不用買去了，我把他請在廟中給他的藥吃，比喝魚湯還強哪。遂說：馮老爺請至廟中談話，不知意下如何？馮淵說：很好，很好！遂卽告辭老太太。劉氏說：這是我兄弟。又對萬通說：此乃是貴客臨門，千萬不可待慢。馮淵正往外一走，劉氏又把和尙叫將回去，附耳低言說了幾句話，纔反身出來。馮淵又給祝福行了禮，這纔出離酒店，直奔法通寺。就在前街進廟，直到禪堂。來到屋內，彼此落坐，叫小沙彌獻茶。馮淵問：昨晚那個少婦，師傅可給送回家去了？和尙說：我送在他姑母家中去了，此時不能叫他露面。賈士正家內有幾條人命，那就不好辦了。又問他的婆婆可知此事，和尙說：我也與他送信了。昨日晚間是馮

老爺，你沒把話說明白，緊說教我給你留下，我只當你是賈士正一夥之人，故此我纔打了你一鏢，真正多多有罪。馮淵說：我也是錯會了意了。我想你一個出家人，背着一個少婦，什麼能是好人呢！說畢，二人哈哈大笑。和尚從裏間屋中，取出一包麵子藥來，倒在茶碗內，用茶沖將下去。工夫不大，就聽馮淵肚內咕嚕一聲響。和尚說：大概是馮老爺餓了罷。馮淵說：何嘗不是立時預備齋飯，不叫馮淵喝酒，二人飽餐一頓。撒將下去，獻上茶來。復又問白菊花是那路賊人。馮淵說：陳州人氏姓晏，他叫晏飛。和尚說：莫不是晏子託之子。馮淵說：對了。又問此人現今未曾拏獲。馮淵說：不但沒拿住，連冠袍帶履都未請回去哪。我就爲此事而來，就把藏珍樓裏面有內應，來請劉志齊的話，說了一遍。和尚又問：請了劉志齊沒有。馮淵說：請去了。昨日到他家中，他被人請出去，瞧坎地看風水，與人點穴，不定幾時纔回來呢。和尚說：昨日他從我廟中回去，怎麼與人家看坎地，別是他不肯見你罷。馮淵說：眞要是在家，不見我，可不是交情。師傅與此人相好麼。和尚說：莫逆至交，終日盡在我廟中談話。馮淵說：我可就要找他去。和尚說：不用。我派人去找他，一找便來。馮淵趕緊一恭到地，說就勞師傅派人辛苦一蹙罷。和尚把徒弟叫過來，說：你去到劉家團，把劉伯伯請來，說我這裏立等。小和尚去後，劉萬

通又問馮老爺作官之人，什麼外號人稱聖手秀士。這一句話，問的馮淵面紅過耳，羞怯怯的說：實不瞞師傅說，我是綠林出身，和尚說這就是了。老師是那一位馮淵說：我的師傅姓吳，叫吳永安。和尚說：這可不是外人，人稱雙翅虎，對不對？謝童海是你甚麼人？馮淵說：那是我師叔。又問馮老爺定下姻親沒有？馮淵說：先在鄧家堡，後在霸王莊，又在王爺府幾天，因此就耽誤了。和尚問他這些話，原是有心事。他臨出來之時，老太太附耳低言，就是教他盤問盤問馮淵，姑娘是大了，不知他的根底，又貪着他有官，品貌也不錯，問問他要沒成家，就把姑娘給他。和尚問了他是吳永安的徒弟，這門親可以作的了。又說馮老爺既是你沒有姻親，方纔我這甥女兒，你也見過了，頗不醜陋，意欲與你爲妻，不知馮老爺意下如何？馮淵一聽，唔呀唔呀，鬧了兩個唔呀，說：師傅論這件事，我也不能不應，無奈我是奉展大人蔣大人差遣前來，與劉先生下書。我要在半路定親，有礙於理。和尚說：只要馮老爺你願意，我就有主意。馮淵問：什麼方法？和尚說：親事只要定妥，有人問你，說：頭前三年內定的，他們那裏搜查那個細底去。就是馮老爺不願意，那可不行。馮淵說：我是情甘意願，和尚說：馮老爺既然願意，多少留下點定禮。馮淵說：不行，我是任甚麼沒有。有個夜行衣包袱還丟了，定是教我們夥計偷了去。

了。玉佩等項，我是素常不愛帶那些東西。和尚問怎麼夜行衣丟了，馮淵就把住店過那個菜園子，問老婆子回來就丟了。賈士正家中又遇見徐良，定是他偷了去了。和尚問這徐良是誰？馮淵說：你難道沒看見他們前邊動手嗎？和尚說：我可知他們前頭動手，我沒上前面去，故此不知是誰。和尚爲難了半天，一回手從箱子裏取出一宗東西，原來是一根簇新鵝黃色的獅蠻帶，教馮淵繫上，把馮淵那根獅蠻解下來，摺疊摺疊，用一張紅綿紙包上，就算爲定禮，並且還吉祥帶子。馮淵倒把一根新獅蠻帶繫好，把刀跨上，就見小和尚進來，說：劉伯父到了。和尚說：請就見劉志齊青四楞巾，翠藍袖袍，腰繫絲絛，白襪珠履，白臉面，三綰長髯。見了和尚，抱拳帶笑。僧人合掌當胸，念了一聲阿彌陀佛，說：小弟問訊過去了。馮淵過來，深深一恭到地，說道：劉先生一向可好？劉志齊答禮相還，上下瞧着兩眼，說：原來是馮賢弟，多年沒會的，我眼疏了。連連告罪。馮淵就把三封書信掏將出來，遞與劉志齊。劉先生接書，還未打開觀看，說：昨日晚間打門是你嗎？馮淵說：不錯是我。劉先生說：怎麼賢弟你也不把話說明白了，我實情是在家中聽說是南陽府的，我萬沒想到是你，總疑惑是團城子那裏請我來了。我如今與他們斷絕交情，倘要見面，到有些礙艱之處。隨說着話，就把三封信打開一看，俱都看

畢微微一笑，說：馮老爺如今作了官了，可喜可賀，這個可算是個正途。論說這三封書信，我冲着那位都應當前去。無奈我可不能從命。此樓是我擺的，冲着東方保赤。如今小兄弟們任意胡爲，我再三勸解，他執意不從。我與他們斷絕交情，三節兩壽之禮，我都一概不受。我如今要去破樓，他們不能不知，我豈不是反覆無常的小人，我可去不得。我給你們畫個樓圖去，此樓可破。和尚問道：幾時纔能畫得？劉志齊說：後天可得。事不宜遲，我還是就走。馮淵和尚送將出來，復又深施一禮。劉先生去後，和尚又帶着馮淵至酒舖內拜見岳母，給了定禮，仍然回廟。等到第三日樓圖畫成，馮淵拿着樓圖回到公館，破藏珍樓，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十七回 徐良在院中被獲 周凱到樹林脫身

且說第三天劉先生將樓圖畫好，派人送來，並附有一封回書，說：我們先生有些身體不爽，派我送來。和尚賞賜了家人，說：我得便到府上瞧瞧他去。家人去後，馮淵打開了樓圖，同着和尚看了一回。和尚說：不可在此久待，急速起身要緊。馮淵仍用油綢子貼身繫好，和尚拿出二十兩銀子來，給馮淵作路費。馮淵再三不受，生鐵佛讓之再四，馮淵方纔收下，告辭起身。將到廟外，見前邊一陣大亂，見有地方在前邊，拿着竹杖兒亂



抽，不准閒人近前。後面有青衣喝道，一乘大轎。馮淵剛出廟門，和尚復又把馮淵拉進裏來了，把廟門一閉。馮淵又問：因爲何故把我又拉進來哪？和尚說：姑老爺你還看不出來嗎？這是上賈士正家內驗屍去的，躲避躲避，容他們過去。馮淵這纔辭別起身，撲奔五里新街而來，暫且不表。且說山西雁一弩箭把周凱耳朵打斃，然後削了他刀，又削賈士正的刀。衆家人往上一圍，削了他們兵器不少。自己要到後面救難婦去，又到了後邊，難婦早有人救出去了，還殺了四個婆子。徐良疑是馮淵辦的事情，自己回店，見馮淵沒回去，又疑着准是上菜園子去了。回到自己屋中安歇睡覺，次日還想着要給馮淵夜行衣靠包袱。剛叫夥計打臉水烹茶，就聽店中一派的喧嘩亂嚷。徐良出了屋門，就見店中人在那裏說：掌櫃的，你瞧這件事情，詫異不詫異？徐良問：甚麼事情？夥計說：昨日西院住下一個蠻子，他說丟了一個包袱，後來我們掌櫃的過去，一評這個理兒，他又說不要緊了。今日早晨門還關着，把人丟了，大概瞧他這個人苗頭不正。徐良纔知道馮淵沒回來，暗暗納悶。准知道動手時節，他走了不能遇險，這少婦他救啦。夜行人規矩，但能回店，總然回店。徐良也猜不着是甚麼緣故，只可對着這店家說道：你們這管放心，這個人我也看見了他，絕不能是個賊，到許是個番子，許是半夜中

趕下賊走了。該多少店飯錢，他要跑了，我給店家說：飯錢店錢已然給過了，就是這個人走的奇怪，門還沒開哪。徐良說：既然給了飯錢店錢，更不要緊了，與我預備飯罷。店家答應一聲，給徐良預備早餐，只等到三天，並沒音信。晚間忽生一計，非到劉家團看看不可。吃完了晚飯，等了二更多天，也沒換夜行衣，就是隨便箭袖袍，直奔劉家團，進東口路北第一門，門戶緊閉。心想着躡進牆去，先看看劉志齊在家內沒有。倘若不在家，那臭豆腐不定有甚麼緣故了。也許馮淵把菜園子事辦完，見着劉志齊他就走了。且到裏面看看實在，不得信，或是問問他們打更的與家人，他們必然知曉。躡上南房扒着前坡一看，冷冷清清，撲奔四扇屏風而來，屏風左右有兩段卡子牆。縱在西卡子牆之上一看，只見三間上房，兩間耳房。往上房屋中一看，燈燭輝煌，上首是劉先生，下邊是他的妻子，就聽得內裏講論馮淵事情。徐良離着很遠，聽的不甚真切，非到窗櫺之外，不能聽得明白。躍身下牆，直奔上房那裏聽話。不料有一宗物件絆在脚面，往前一邁步，繩子兜在脚面，身不能自由，撲咚一聲，栽倒在地。往起一扒，連手都教繩子繞住。這一摔，倒把徐良嚇的膽裂魂飛。只聽見遍地小鈴鐺亂響。一抬腿，嘩哪啣鈴鐺亂響；手一抬，也是那鈴鐺亂響。手足全被繩子綁住，徐良也不敢動轉，四面八方牆底下，

屋檐底下，前院後院，到處俱是那鈴鐺亂響。屋內劉志齊先生不慌不忙，叫劉安不多一時，從屏風門來了一位老管家，手提燈籠直奔上房，連徐良一眼也不看他，在屋門外塔台石上一站。先生說：「教二哥來，把這個人捆上，帶過來我問問。」老奴答應，轉身出去，叫進一個人來，約穀二十多歲，老家人打着燈也過來。徐良借著燈光一看，滿地全是繩子，橫三豎四。那個人過來，先把他的刀抽出來，腰中掖着兩根繩子，把徐良手上繩子摘開。原來那繩子全是活扣，一摘就開，把二臂給他捆上。然後摘腳上的，全都與他摘開，捆好。把山西雁往肋下一夾，找着道路直奔上房。進了屋中，把徐良往地下一放。老家人說：「你跪下央求央求我們老爺罷。看你也不是久慣幹這事的，我們老爺施恩把你放了。」徐良說：「你少話罷。我可不是賊，你量着我是偷你來哪？」劉先生：「我可不是被捉貪生怕死，皆因我的叔伯父，我的朋友，都與你相好，我可不能不給你行個禮兒。說畢雙膝跪倒。」劉志齊見他昂昂相貌，儀表非凡，連忙問道：「壯士貴姓？先教妻子迴避了。」徐良說：「我姓徐，名良，字世常，御前帶刀四品護衛之職。就把馮淵前來有三封書信，與你下書的話說了一遍。」劉志齊一聞此言，趕緊下位，親解其綁，說：「徐老爺到了，真正不知，多有得罪。既然同着馮老爺前來，爲何深夜到此，是什麼緣故？」徐良就把自己

住店，夜晚到賈士正家內分手，至今未回，故此到這裏打聽打聽。不料到此已晚，不好叫門，我纔躍牆而過，到此被捉。劉志齊讓坐敬茶，把刀仍然交與徐良。又問馮老爺的事情，你是一件不知。徐良說：我是一件不知，他並沒回店。劉志齊就把馮淵被傷，受毒藥鏢，教青蓮治好，與和尚到法通寺，與青蓮聯姻，樓圖已然畫好，今日拿去起身的話，說了一遍。徐良這纔知道。復又向劉志齊行了一禮，說：我不能在此久待，追我們馮老爺去要緊。劉志齊一定要備酒款待，徐良再三不受，告辭出去。先生叫開門，別打牆上走了。徐良問劉伯父：你這院中各處大概全有消息。劉志齊說：我這院內，並沒別的消息，無非是一個串地錦，房上牆上一概沒有。但分知道人家也不上我這裏來，只要一下牆，他就不用打算走了。別的沒有消息，我又不作國家犯法之事，用那些埋伏何用。徐良一聽，說到也有理，等我們破樓之後，再來造府道勞。劉志齊說：豈敢豈敢，直送到門首。徐良回店，家人把門關上。山西雁到店，仍然躡牆進去，回到自己屋中，天光已亮。叫店家算賬，俱都開發清楚，拿着馮淵包袱出店，直奔南陽府而來。一算日限，非連着夜行不能把主意定好，走至吃飯時節，又飽吃了一頓，買些乾糧揣在懷裏，連夜往下緊走。越到夜間越好走路，沒有許多過往之人，走要清靜。到第二日晚間，見前面有一

片樹林，有一個人躍入樹林之中。山西雁想道：別是白菊花罷？要是他，這可是天假其便也。奔樹林內來了，就聽那個人一聲長嘆，自言自語，在那裏說話。徐良一聽，原來是他，也覺着歡喜。這個人是玉面判官周凱，把他拿住，也到可以。就聽他在那裏說：我無緣無故，在姚家寨打發我出來，走甚麼一蹶外差。頭一次見着這白眉毛老西，把我的耳朵打豁，把我的刀也給削了，我還活着做什麼？大概生有處，死有地，就該找回來的地方了，就在此處尋一個自盡便了。徐良本欲拉刀要過去，一聽他要尋死，等着他吊上，拿他豈不省事。自己就在樹後一蹲，聽見他說尋死都找不着一個樹叉兒，又說這裏可以。徐良聽了半天，沒有動靜。心中想道：必自吊好。撒腿往前就跑，身臨切近，遍找玉面判官周凱，踪跡不見。徐良罵道：好鳥入的冤苦了我了。老西終日打雁，教雁啄了眼了，量他也還跑不了多遠。隨說着話，就出了樹林之外，往地下一扒。夜晚之間，要扒在地下，看他什麼遠。就只見正南上有一條黑影，徐良就趕緊追下去，追至離不甚遠，把大鑊刀往外一亮，一個箭步躡將上去。那人也就把刀亮出來了，說：唔呀什麼人？徐良一聽是馮淵的口音，原來是臭豆腐麼？馮淵說：醋糟你害苦了我了。徐良說：我到害苦了你，你還不謝我？馮淵說：我受了毒藥鏢的時節，你不前來救我，要不是我的命大，

早死多時了。徐良說：那一毒藥鏢沒白受，我要救了你，那裏找媳婦去哪？馮淵道：你什麼知道這些事情？徐良就把什麼到劉志齊家中去，聽他說的話，告訴了一遍。馮淵一聽徐良這套話，走着路上，央求徐良，千萬別給他提出聯姻之事。徐良點頭許允，見了大衆絕不提及此事便了。且說公館大衆，見馮淵去後，徐良也不知道他往那裏去了。智爺說：不用說，徐良准是追下馮淵去了。只等到五月十四日晌午光景，還沒見二人回來，蔣爺真着了急了。並且街上吵吵嚷嚷，要看看明天擂台。正說之間，忽見簾子一掀，馮淵同着徐良笑嘻嘻的進來。蔣爺問馮淵請的劉志齊先生什麼樣了？徐良馮淵二人先見了大衆，行了禮，然後馮淵說：人可沒請到，畫來了樓圖，請大衆一觀。打開樓圖，大衆瞧看，要知議論誰去破樓，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十八回 二三盜魚腸劍大衆起身 巧破藏珍樓英雄獨往

且說馮淵進了門，大家見了一回禮，然後把樓圖解將下來，打開包袱，先將書信遞將過去，後把樓圖打開，鋪在桌上。大家一看，頭道門，二道門，三道門，四道門。頭道門台階底下是活心子，不要管他，墜落不下去。龍鬚不用動，他也不能扎人。若要破樓，總得寶刀寶劍，方能成功。用刀插入門縫，往下一砍，自來兩扇門，就墜落地中去了。那門一下

去，用寶刀寶劍將藏珍樓三字砍落，那門就不能復又上來了。進得裏面，用千里火，照着二道門叫藏珍門，東邊門上有八楞華子一個，用手往裏捻開，人可要往旁邊躲避，容那個巨鬼起來，又把門口堵住，容那三枝弩箭從鬼口中打出來之後，三枝箭打完，那個鬼自然躺下。砍落藏珍二字，那門就不能復關閉了。躡過屋中，那個大深坑去，那大鬼身後有兩根鐵鍊，用劍將這兩根砍折，那個鬼就不能起來了。三道門叫五福門，雙門一推就開，先把兩個門環子砍落，然後把五個福字也全都砍落，進了屋中，那當地柱子上有一朵金蓮花，把他削折，鐵叉子也不能出來了；桌面子裏頭鮎魚頭的刀，也不出來了；桌子又不能轉了；柱子又不能往下沉了。在柱子左右兩個圓桌面以前，地下有兩塊翻板，長穀五尺，寬穀四尺，把這兩塊板子揭開，人就墜落不下去了。第四道門叫覓寶門，左右有兩個門，上挂着簾子，中有一塊大堂簾子，類若戰台一般，左右兩旁如上下方門一樣的。那兩個門上一邊有個銅字，俱是刻出來的一邊是堆金，一邊是積玉。雖有簾子，把簾子掀開，也進不去。後面有木板門，從外面也不得開。當中掛着一個堂簾，上面有三個字，是覓寶門。堂簾後面却是四塊隔扇，倒是一推就開。那隔扇通上至下，全是四方窟窿。每一個窟窿內，有一枝弩箭，那弩箭頭上，全是毒藥。若

要一推隔扇，身上就得中了弩箭。先把這堆金積玉四個字砍下來，那兩邊門就全開了。後面全是木板鑲地，可別往後走。先把隔扇後頭的一段鐵條砍折，容他把那弩箭都放將出來，仍然還從隔扇當中走進去。一進裏面，當中有一塊四方翻板，把那板子掀起來，往下是一層層的梯子。從梯子下去，到了平地，直奔正北。到北邊開着兩扇大門，全見着。進大門東西有兩個小門，俱掛著單簾子。裏面是一層層扶梯，全是木頭作成，千萬不可上去。若要上去，半路拐灣之時，蹬著消息，前邊下來一塊鐵板，後面下來一塊鐵搭板，鐵搭板，就把人圈住在當中。到是迎面往正北去，有一個月洞門，瞧着可險，上面挂着一口鋸刀，只管從鋸刀而入。裏面也是扶梯，從這裏上去，直到樓上，可就沒有消息了。樓上有魚腸劍，冠袍帶履，不知道在甚麼地方放着，祇能自己找去。大家看完，齊聲喝彩。後邊還寫着可看藏珍樓外面，周圍俱是七尺寬的翻板。蔣爺說：樓圖是到了，就在今晚問去破樓方好。你們議論議論，誰去破樓。問了幾聲，並無一人答言，彼此面面相覷，你瞧着我，我瞧着你。蔣爺又問：那位前去破樓，請萬歲爺冠袍帶履，隨問着，可就瞧着着智化。智化一語不發。蔣爺心中納悶。展爺說：蔣四哥不用着急，沒人前往，我去。蔣爺說：展大弟前去，很好很好，大事準成。展爺這一答言，要去的人就多了。



徐良艾虎白芸生盧珍馮淵全要去。展爺說：我不答言，你們也不去，我一答言，你們全都要去。徐良說：人無頭兒不行，鳥無翅兒不飛。我們如何敢去，全仗你老人家，我們不過巡風而已。智爺在旁說：展大哥只管把他們帶去罷，我准保沒事。蔣爺說：馮老爺你不用去了。馮淵說：請人應是我去，請冠袍帶履，應是你們去。你們不知道，請人去幾乎喪命。蔣爺說：什麼叫幾乎喪命，是什麼緣故？徐良說：這是你嘴裏說出來的，別怨我了。就如此這般說了一遍。馮淵一聞此言，羞得面紅過耳。只可在蔣大人展大人面前請罪。蔣爺說：這也是一件好事，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這又不是在軍營內，出兵打仗，臨陣收妻，犯了軍規，該當有罪。我們應當與馮老爺賀賀纔好。馮老爺依我說，你不用去了。前番取樓圖，這是頭一件功勞。寫奏摺之時，不能不寫你的頭功呢！況且還是你一人獨功。馮淵只可諾諾而退，暗暗怨恨蔣平不公。書不重絮，吃了晚飯，等到二鼓之半，展爺帶領小四義，換了夜行衣靠，繫上百寶囊，帶上了兵刃，五位爺直奔團城子而來。團城子正北有一座樹林，徐良說：展大叔，請你老人家到樹林裏面說句話。展爺說：使得。進了樹林，找了塊臥牛石，讓展爺坐下。徐良先磕了一個頭，展爺說：姪兒有話慢說，何必行禮哪？徐良說：我們五個弟兄，我與老兄弟有一寶刀，就是我們大哥，沒寶刀寶劍。

二哥又是個渾人。此番去到藏珍樓，請冠袍帶履不必說，無論誰請出來，都算你老人家請出來的。我們幾個人商量明白，無論誰得著這口寶劍，都要送給我們大哥。倘然你老人家得著這口寶劍，懇求賞給我們大哥。你老人家要沒有巨闕，我們也天膽不敢啟齒。怎麼單給大哥討，皆因他是外號玉面小專諸，爲的是成全他這個外號兒。故此央求你老人家。展爺一聽，此事不能不應，說：我要得著，萬萬不要。徐良一回頭，說：大哥！你先過來謝謝展大叔。芸生很不願意，既有徐良這般說著，不能不過來給展爺磕頭。跪倒在地，與展爺行了一禮。展爺連忙用手攙起來，說：賢姪只管放心，我要得了寶劍，必然送給賢姪。芸生站起身來，大家復又出了樹林，直奔圍城子而來。來至城牆底下，徐良把百練索掏出來，搭住城牆，一個跟著一個上去。到了裏面，徐良囑咐小心翻板，也是一個跟著一個下去，然後把百練索收將起來。徐良在前邊帶路，展南俠與小四義俱在後面。繞過太湖石前，就見裏頭有一條黑影，從東南往西北，直奔紅翠園。將纔過去一個，又追下一條黑影，也奔紅翠園去，就見後邊又追去一個，也奔紅翠園。全都飛也相似。艾虎低聲說：又來了一個。大家一看，這個從正北而來，也奔紅翠園。你道正北上來的這些個人是誰？這是馮淵。皆因是都不叫他上圍城子來，一想你們不教

我去，難道說我一個人不會前去。自己換了夜行衣靠，背插單刀，繫了百寶囊，並沒告訴別人，也是躡屋躍脊，直奔團城子而來。到了團城子裏面，直奔正南，他也不知道那裏是藏珍樓。只要見著大衆，他打算見一面分一半。就聽見徐良說穿過果木園子，南面是藏珍樓，北面是紅翠園。也沒找著果木園子，就見前面一段牆，見裏面有燈光，他就躡進牆來，見三間上房。近西面那間有個小後窗戶。馮淵一縱身躡上小後窗戶台上，胳膊一跨，用小指戳一小月牙孔，往內窺探。這一瞧就猜著八九分的光景。準是金仙玉仙。見金仙是穿著長大衣服，青縐綢包頭，大紅窄窄弓鞋，全是滿臉脂粉，環珮叮嚀。馮淵心中忖度，醋糟說這兩個丫頭本領出色，要論我的本事更不行了。又看著西牆上掛着一對鍊子錘，一對鍊子槊，還掛着兩口刀。就聽玉仙叫婆子說，你不是請王三爺去了麼？這個信是沒帶到罷！婆子說帶到了，得便就來。正說之間，忽聽一聲痰嗽，敢了簾子進來一人。那人身上穿的是銀紅色衣服，頭上帶的是紫頭巾，白臉面，五官透俊，原來是金弓小二郎王玉。皆因是他知道東方亮有兩個妹子，特意上果子園拿着彈弓打鳥。一彈子一個，金仙瞧他這身工夫，暗暗叫婆子遞書傳信，二人私通。今天玉仙把王玉請來，與他談論事情。王玉進來之時，那玉仙讓他坐下。王玉問妹子有甚

麼事情教我？玉仙說：明日擂台之上，我算着我哥哥凶多吉少，大概准有官人前來，尋常時節，還有校尉上咱們家裏來哪。前日不是藏珍樓結果了兩個校尉，我還拿住了一個護衛，外面還不定有多少校尉護衛哪。咱們家內又放着犯私的東西，擺擂台又是犯私的事情。我苦勸我哥哥，他便執意不聽。我們兩個人天大的本事，却總是女流之輩。此時除了你，我們沒有近人。你得給我們想出一條極妙的計策來才好。話猶未了，就聽見牆上摘練子槊，說窗外頭有人暗地探聽。這一出來，不知馮淵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十九回 馮校尉棧上得劍 山西雁樓內着急

且說馮淵在後窗戶，聽他們說話之間，忽然被他知覺了，窗外有人。馮淵嚇了一跳，打量着要跑將下來，就聽前窗戶外頭嘩唧，練子一響，打在背脊之上。哎喲一嘆，嘆嗝躺下來了，立刻四馬倒攢蹄捆上，攏着來至屋中，往地下一扔。回首把練子槊往牆上一掛，也不理那個人，又與王玉說話。馮淵這纔明白，他看見是前窗戶外頭有人，不是看見自己，倒要看看他怎麼辦法。王玉瞧見那個人，就急說：妹子拿着這個人怎麼辦法？地下那人是苦苦的哀求，二妹妹饒了我罷，再也不敢往這裏來了。你道這人是誰？這

人就是赫連方。皆因他看見過王玉上這裏來，他就心中一動，就疑着兩下私通。今日正要擺酒，見王玉一扭身出來，他也跟下來了。果然見王玉跳進紅翠園，他就跟進來了。赫連方苦苦求饒，姑娘不理他。又哀求王玉說：王三哥！你與我講個人情罷。王玉尙未開言，只見姑娘從壁上把刀摘下，呶哧一聲，結果了赫連方的性命。叫小紅過來，把他埋在竹林後面。丫環照樣辦理。玉仙又問：三哥！你打算甚麼主意？我哥哥播台事敗，要是被人拿去，必然解往京都，咱們找個要路劫搶囚車，或上京都劫法場。王玉說：正好，我有一個朋友，是商水州黑虎觀裏的老道，要在那裏等候，正是上京的咽喉，要劫囚車，教他打發小道出去打聽，那時一到，你我可劫囚車。若是要劫法場，咱們巧扮私行，撲奔京都，打聽那門外頭行刑，咱們就在那門外頭找店住下。那時差使一到，咱們捨死忘生，劫救哥哥。倘若二位哥哥有性命之憂，咱們三個人一同撲奔朝天嶺約會大眾，必要給哥哥報仇。姑娘說：但願無事纔好。馮淵把這些話全記在心內。不料底下有一個人把他雙腿抱住，往下一揪。馮淵不敢爭論，恐怕屋中聽見聲音，那個丫頭利害。不料被人夾起來就跑，可巧門也開着，來到樹林撒手，扔在地下。那人撲哧一笑。馮淵這纔細瞧，往起一縱身軀，用手一指，說：你這孩子，真把我唬着了。你道這人是誰？

原來是天彪白晝之時一算，今天十四，明天就是十五，親身至公館打聽，請劉志齊的信息。那時馮淵還沒到，哪。蔣爺告訴他一套言語，不管劉先生到與不到，今天晚間總要去人。又告訴他明日正午，團城子東門外頭，給他預備下三輛太平車，容大家上擂台之後，你帶着你兩房妻子，連你岳母，並帶些細軟東西，歸奔信陽州，你也不用管擂台與公館之事，回家辦理妥當，你也不用上南陽。你上京都開封府，奔咱們校尉所中相會。天彪領了蔣爺這些言語，回來告訴龍爺史爺，晚間出來到後面照料照料。就見有兩條黑影，直奔紅翠園，他也奔紅翠園而來。將上牆頭，就見赫連方被他們拿到屋中之時，唬的自己也不敢扒牆頭，直奔後面而來，見後面窗戶，那邊還扒着一個人。細細一看，原來是馮淵。小爺疑着馮淵貪看姑娘不肯下來，思量唬他一唬，這纔把他夾到樹林，說：馮老爺！你什麼看着兩個姑娘，一點兒不動。馮淵說：你這孩子，有這麼鬧着頑的。我那裏是看姑娘哪，我是看他們殺人，聽他們說要緊的言語來着。這兩個丫頭的利害，唬的我也不敢動了。天彪說：馮老爺到底作什麼來了。馮淵說：我是請冠袍帶履來的小爺說：因何不去請去。馮淵說：我不認識，你把我帶了去罷。天彪說：使得。天彪在前，馮淵在後，來到藏珍樓那裏，教馮淵進去。天彪往正東跑下去了。馮淵一躍身躡

入矮牆之內，將要撲奔藏珍樓，見前邊許多人在那裏，徐良眼快，說馮淵來了。馮淵身臨切近，說：「我來遲一步，就趕不上見一半分一半了。」徐良說：「臭豆腐！你上這裏作甚麼來了？」馮淵說：「醋糟！你上這裏作甚麼來了？原來是展爺帶領小四義將至矮牆，大家往內一躡，艾虎低聲說：『別忙，有人追下來了。』徐良叫他下來，大眾沒奔藏珍樓去，都在牆下一蹲。可巧馮淵進來，別人還可，惟有徐良見著馮淵，兩個人就得口角分爭。展爺說：『馮老爺來就來罷，咱們破樓要緊。』大家撲奔藏珍樓。到樓門以外，大家一瞅，全是呆柯柯的發怔。就只見七層台階，上面搭著一板，類若木板橋一般，銅龍的龍鬚，墜落在台階之下。藏珍樓三個字，不知被甚麼人砍落於地，兩扇門也墜落地下去了。往裏一看，黑洞洞的看不真切。展爺說：『不好了。回頭叫徐良，咱們來遲了，此樓不知甚麼人所破，大概萬歲爺冠袍帶履，又准許教別人得去了。小四義一個個面面相覷。』徐良說：『展大叔，咱們到內面一看，便知分曉。』展爺點頭，仍是南俠在前，把千里火筒取了出來，上木板橋，然後告訴大家說：『到七層台階不用害怕。衆人說：『我們都知道。』展爺等進了頭道門，一晃千里火，見二道門藏珍二字，削落在地，又看了坑中那個巨鬼，躺在裏面，頭上三角盡皆削掉，又頭砍落，盡剩叉桿。東西兩條鐵索子，俱都削折。展爺心中納悶，這是

何人辦的事情。又到五福門，五個銅福字，俱都削落在地。那根柱子上金蓮花削落，桌面上刀也削落，桌子前邊起了一塊翻板，長穀五尺，寬穀四尺。往下一看，如同一個黑坑一般。西面那塊翻板未起。又至四道門，堆金積玉，覓寶門，七個字盡都砍落，門簾帳俱都扔在地下。當中四扇隔扇，裏面弩箭俱都發，盡四扇隔扇大開。進了裏面，單有一個四方黑窟窿，倒下台塔。徐良要在前面走，展爺不敢。徐良說：展大叔，姪男猜著了，准是我智叔父破的樓。展爺問：怎麼見得是他？徐良說：咱們臨來之時，他說你們去罷，請冠袍帶履，不費吹灰之力，必是他老人家先來了一步。展大叔請想，這話內豈不有話麼？展爺說：如若是他還好。隨說著話，魚貫而行，由梯子一蹬，蹬直到了平地。只見正北有扇大門大開，進了大門，東西兩邊小門，全是一蹬蹬的扶梯。展爺思想這樓圖畫的明白，這兩個小門，萬萬進去不得。又見正北上有一個月洞，門上面橫担著一口大劍，冷森森的刀刃冲下。徐良就用手一指，說：請看在這內寫著哪？就在月洞門上垂首貼著一個黃帖兒，黃紙寫黑字，半正半草，寫著箱中有寶，枕中有劍，由此處上樓，別無險地。這貼兒上的字，却是智爺的筆跡。展南俠一看不錯。暗暗稱道：真是奇人也。原來智化早就打好了這個主意，自己涉險，讓他們得功。故此展爺進來看見字貼，就知



道智爺先到。徐良用大環刀把那一口劍砍落，大衆方纔上去。將至樓上，展爺就奔了箱子而來。馮淵一眼就看見櫃上挂著這口寶劍，縱身用手揪住劍匣，往上一抖，把劍摘下來，雙手一抱，死也不放。徐良一見，二目圓睜，順手就搶。若問這口劍肯給與不肯給，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夜晚藏珍樓芸生得寶 次日白沙灘大衆同行

且說大衆到了樓上，馮淵就把劍先得在手內。徐良一看，寶劍被馮淵得去，順手就奪。馮淵那裏肯給，說：「前一回我得的寶劍，被你要去了。這一次又不虧欠人家的情分，就是我們祖宗出來，也不能把這寶劍送給別人。」徐良說：「你要不給老西這口劍，你不用打算下樓。」馮淵說：「你要了我的性命都使得，這口劍你不用想了。」展南俠在旁勸解說：「徐賢姪，劍已被馮老爺得去，你一定與他要，他豈肯給你？爲這一口劍，也不必反目，你一定要，把我這一口給你。我想先前專諸刺王僚，是在魚腹內所藏的東西。你看這口劍有多大尺寸，難道你還看不出來麼？這一句話把徐良提醒，心中暗忖：馮淵這口劍綠沙魚皮鞘子，黃絨繩挽手，連劍把長有四尺開外。又一想智化外面寫的明白，箱中有寶，枕中有劍，再樓圖上也是枕中有劍，莫不成這個劍不是真的？我往枕中看看。」

縱身躍上桅去，用左手把桅抱住，右手順著桅上面一摸，復又用手一拍，嘖嘖的類如鼓聲相似。徐良心中歡喜，大概魚腸劍是在桅中哪。用刀一割，就聽哧的一聲，連紙帶布全都扯開，見中間有一個長方槽兒，裏面放著個硬木盒子。用手取出來，把盒蓋一抽，晃千里火一照，裏面有個小寶劍，連劍把有一尺多長，紗綠魚皮鞘子，金什件金吞口，挽手絨繩是鵝黃燈籠穗。徐良把這口寶劍，往抄包內一插，將空木盒子安放原處，飄身下來。此時馮淵只樂得在樓上亂扭，說我馮淵命中當有這口寶劍，憑爺是誰，無論繞灣子，我可不上當了。不落人家虧欠，全都不怕。自己在那裏嘟嘟囔囔，自言自語。徐良下來說：馮老爺，你得著寶劍，應當抽出來大家瞧一瞧，怎麼個形象。展爺說：我知道這口魚腸劍，連把兒共有一尺零五分。徐良說：他這口四個一尺零五分，別是大的魚腸劍罷。馮淵說：你不用管我大魚腸劍，小魚腸劍，與你無干。徐良說：你拉出來咱們大家瞧瞧，未爲不可，誰還能搶你嗎？馮淵這纔將寶劍用力往外一抽，拉了半天，也抽不出來。徐良說：這劍拉不出來，是甚麼緣故哪？馮淵說：准是大概多年未出鞘，鏽住了。展爺哈哈大笑，說：切金斷玉的寶物，焉有長鏽之理？馮淵聽了這句話，就有些回心了。又用生平之力，哧的一聲，纔把寶劍抽將出來。大家一瞧，這口寶劍，全都大笑，却是半

截鐵條。馮淵說：我真是喪氣。徐良說：我把真的你瞧瞧。說畢，往外一扯，叫大眾一看，外面裝飾與那口劍一樣，就是尺寸短。展南俠叫他把裏面寶劍再拉出來，大家看看。徐良把劍昧的往外一抽，寒光燦燦，冷氣森森，類若一口銀劍一般。展南俠說：這纔是真魚腸劍，分毫不差。只氣得馮淵把那半根鐵條帶劍盒，吧嗒扔在樓上，說：徐良你真機靈，我種種事情全不如你。徐良說：別看著我得寶劍，我也不要。我有言在先，將此物送與白大哥。雙手遞將過去。白芸生還讓了半天，這纔將寶劍收下，佩在身上，說：這口劍雖然是無價之寶，據我看來，實在難用，尺寸太短。徐良說：我告訴你一個主意，每遇動手之時，你把刀跨在左邊，動手仍然用刀，往近一棲身，回手拔劍，仍然是削人兵器。可見徐良實在聰明，一見寶劍，他就出了這們一個主意。後來白芸生真就照他這個意思，百戰百勝。芸生把劍掖好，展南俠將冠袍帶履請出來，衆人參拜了一回，然後用大抄包包好，背將起來。別的物件全都不管，就背著了冠袍帶履下樓，照舊出了四道門。仍是徐良代路，直奔西牆而來。過了兩段界牆，到了城牆，用百鍊索搭住，一個跟著一個上去，仍然從外邊下來，大家投奔公館而來。到了公館躡牆而入，來至東院，進了上房。蔣平見展南俠肩脊上高聳聳的背定，必是萬歲的冠袍帶履，隨就道喜。展南俠說：

託賴四哥之福。從肩頭上解將下來，大家又參拜了一回。冠袍帶履放在裏間屋內，然後大家更換衣服，俱都換畢落坐，叫人烹上茶來。蔣平問道：是什麼請出來的？展南俠就把始末根由述了一遍。蔣平把脚一蹶，咳了一聲，說罷了！智賢弟稱得起是個高明之士，不必說，他准是把藏珍樓一破，咱們的後事他一概不管了。展南俠說：什麼見得？蔣平說：咱們請他出來之時，他叮問明白了，只要得了冠袍帶履，還有什麼事情？咱們說的，只要把冠袍帶履請出來，別的什麼大事，一概不用你管了。如今是交友有信，准是他出家去了。展南俠說：不出四哥所料。隨叫他們擺酒，又談了會得劍之事，天光大亮，把殘席撤去。芸生吩咐店家預備了香案，自己參拜了一回。忽見天彪從外面進來，與大眾行禮。蔣平見他來，就知道有事，連忙問道：你來有什麼事情？天彪說：今日他們擺台上，約請知府給他們出告示，又約會本地總鎮大人給出張告示，他們是倚官仗勢擺的。擺台，我特來給你們大家送信。蔣平說：本地知府姓臧，總鎮是誰？天彪說：總鎮姓白，叫白雄。這個人可不是外人，是范大人妻弟，這知府並且是個貪官，咱們與他可無往來。展南俠說：這個知府我可知，他當初做過幕賓，與龐煜合藏春酒，助桀爲虐。現今作了知府，焉有不貪之理。這個白總鎮，絕不能與他同黨。蔣平說：少刻我自去。

意。又問：天彪昨日晚上破了藏珍樓，你們知道不知道？天彪說：只顧迎接知府，議論播台之事，並且託知府約請總鎮大人，一者彈壓地面，二者觀看播台上打播，故此後面之事，前頭一概不知。蔣平說：你疾速回去罷，此處不可以久待。天彪告辭，直奔圍城子而來。單提蔣平叫張龍趙虎拿展南俠的名帖，帶領兩名馬快班頭，上總鎮衙門，請總鎮大人便衣至公館。我們展大人有面談之事，千萬秘密，不可把風聲透露。說畢，衆人起身，直奔總鎮衙門，將名帖遞將進去，併前言述說了一遍。又帶著班頭離了總鎮衙門，回到店中，見了蔣平，概說來歷。總鎮大人少刻即到。果然工夫不大，從外面進來，先將名帖遞進。這裏下了個請字，不多一時，來在東院，展爺將迎出來，見這位總鎮將軍，摺袖繫帶紮腰，面似銀盆，劍眉長目，鼻直口闊，虎臂熊腰。見面對施一禮，讓至室中，大家落坐獻茶，一一對問了名姓。又問蔣平與大眾來歷。蔣平就把開封府的文書，教總鎮看了一遍。白雄一怔，問：冠袍帶履可曾得著？沒有？蔣平又把得冠袍帶履，沒有？白菊花下落的話說了一遍。將軍今天還是前去，還是給他們出告示？白雄說：昨日本地臧知府請我出來，一半看打播，一半給他們彈壓地面，懇求再三，我如今既知曉他們是惡霸之人，我斷然不能前去。蔣平說：不可，總要大人親身前去才好。白雄問：甚麼緣故？

蔣平說：這東方亮奏明在案，與襄陽王叛反國家，臧知府也是他們一黨。大人前去在那台上，絆住東方亮，東方清臧知府，看我的暗令行事。我要把手往上一招，大人就把三個人拿住，就算大人奇功一件。總鎮連連點頭，三個人走脫一名，惟我是問。蔣大人展大人若是要兵將，可是現成的。蔣平說：很好。大人點起二百名步隊，各帶短刀，彼此暗有記認，方好省得臨期自相踐踏。總鎮點頭，領了蔣平言語告辭，大家送他出去。然後衆人將早飯用畢，忽聽店外亂亂吵吵，但是瞧看播台之人。蔣平與南俠一議論，叫張龍趙虎看着冠袍帶履，別着衆人全都散走，不可距離得甚遠。徐良把頭巾一戴，先蓋住自己眉毛，總怕別人看見。艾虎同着他一路前往。盧珍芸生二人一路前往。邢家兄弟一路前往。惟獨韓天錦沒人願意與他同走。徐良冲着他使出了一個眼色，他就叫馮淵跟他一路同走。馮淵也不願意，再三推諉不行，韓天錦將他抓住，往肩膀上一抗，直奔白沙灘打播台了。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九十一回 播台下總鎮知府相會 看棚前老小英雄施威

且說大衆三三兩兩，就只是韓天錦無人願意與他同往，他就把馮淵抓住。馮淵不願意與他同走，他把馮淵往起一抗，就要出店。馮淵連連喊道：那可不是樣兒，你見有滿

街上抗着人行麼。天錦問：你同着我走，不同着我走。馮淵只得說：同着你走。天錦說：同着我走，把你放下；不然，我抗着你走。二人同行，一高一低，出了公館，直奔白沙灘而來。到了白沙灘，就見那些人如山如海，千頭佛一樣。侶侶行行，往白沙灘的人，不在少數。行至播台之下，那播台前文已經表過，如今搭好坐西朝東，全是豆瓣細新蓆，上下場門，大紅門帘，綠綢子走水，青飄帶，滿帘上繡着百花鬧蝶。當中一個堂簾，也是大紅縐紗，綠走水青飄帶，滿簾上繡的是三藍色勾子牡丹。播台可像戲台，沒有上下的欄杆，俱是拿紅綠衫綢紮出來的。兩邊扎出大彩團子，俱有碗口大小，全在兩邊柱子上噠喇着，一串一串。下邊也沒有欄杆，用紅綠彩綢紮出牆子，約有二尺高。兩邊台柱子上挂着兩塊木板，貼着兩張告示：一邊是總鎮大人告示，一邊是知府大人告示。當中有塊橫匾，白紙書黑字，是以武會友台上靠後排着三個八仙桌子，後面有二十多張椅子，有數十條二人檯靠着桌子。上有全大紅桌圍，大紅椅披，南紅椅墊，桌子上面擺着一個盤子，內面是金銀鏤錠。後面有四個兵器架子，插掛着十八般兵刃，長短傢伙俱全。靠着台的南北，立着兩個梯子。天氣尚早，播官還沒到，有兩個看播台的在上面坐着。再看兩旁邊，雁翅排開，全是兩截樓底下單有扶梯上來。這看見台上也紮着

紅綠彩綢，上面也是桌椅。靠着南邊看台後面，單有一個廚房，另預備的茶湯壺。靠着南面還有一個小蓆棚，裏面單單有個小文職官，是打播之人，上來問了他們家鄉住處，登明簿子。動手之時，格殺勿論。此時大眾一瞧，這個勢派，實在不小。台下瞧看熱鬧之人，紛紛議論，就有人說：活百歲也沒看見這打播的。就有說：這不是件好事，碰巧了就得出人命。又有人說：非他們兄弟，焉有這樣字號。正在議論之時，忽見正南上一陣大亂，來了二十多匹馬，齊撒坐騎，直奔播台而來。原來是東方亮、東方清，全都是壯士打扮。看看離播台不遠，本地面當差使的，趕散閒人。東方亮手下從人先就下馬，接鞭子的接鞭子，接馬的接馬。二人先到看台前，看了一眼，復又到那小蓆棚，見了那個小文職官，就在那棚中伺候。知府與總鎮不多一時，望見執事排開，銅鑼響亮，就是知府大人到了。看看切近，東方亮、東方清迎接上去，大轎打杵。從人掀簾，摘杵去扶手，知府下轎。東方兄弟要行大禮，被知府就把東方亮攙住，說：總鎮大人可曾來了？沒有？東方亮說：總鎮大人未到。大人可曾看見他來了？沒有？昨日可曾見著總鎮大人，是什麼言語？知府說：我親身到他私宅，請他出來，一則請他彈壓地面，二則請他看播。不但他情願出來彈壓，並且還要多親近親近，他來還帶些兵丁。東方弟兄一聞此言，甚為歡喜。



說：全仗大人替我們爲力。知府說：也是咱們前世的緣分。遂說著話，就上了南面看台。知府落座，兩邊有東方弟兄伺候，叫人獻上茶來。不多一時，就見東南上一片人直奔前來。原來是總鎮大人白雄帶領著二百兵丁，四員偏將，全都領了大人密令，每人帶藍布一塊，若要下令之時，全用藍布包住頭顱，此時還不知道與什麼人動手呢。總鎮大人一到，也是拋鎧離鞍，齊下坐騎。連知府帶東方弟兄下看台迎接總鎮，彼此對施一禮。知府就把東方弟兄與總鎮大人見禮，彼此通名道姓，謙讓了一回，同上看台落座吃茶。東方亮吩咐，知府帶來的馬快班頭，每人領二兩飯銀，總鎮大人帶來的兵丁，每人也是二兩，文武小官俱是十兩。總鎮知府一聞此言，當面謝了一謝。吩咐擺酒。總鎮大人問了問護播之人，全是甚麼人，東方亮就把王興祖鎮台，餘者衆人俱是幫助的。又問：這個王興祖大概本領出色，倘若上來打播之人，本領勝過鎮播之人，那時怎麼樣的辦理？東方亮說：小民立播台非爲別事，皆因我弟兄二人從少年時節，就好的是武藝，所請來的教師甚多，總沒有見著狠出色之人。今天擺設此台，爲的是拔選人。倘有出色之人，絕不能教他與王興祖兩下裏有死有活，疾速將他請下來，看他年紀行事。若要年長，拜他爲師。雖然擺設此台，並無別的意思。白雄一聞此言，微微一笑。

說：你這一說，我也明白了。你們要請老師，又不作非理之事，據我想著，還算一件正事。東方亮料著總鎮不知他的細底，焉知曉得蔣四爺那裏，早就告訴明白了。遂說著話，望著播台，又瞧播台以下來往之人。蔣四爺在那方站著，然後動手之時，好看他眼色行事。就看見霹靂鬼，站在人叢之中，就算他高，晃里晃當在那里淨找馮爺。原來馮爺同著他到了這裏，往人羣內一鑽，韓天錦就找不著他了。找了半天，口中亂罵這個小子，可真冤苦了我了。他看了播台，前面有兩根柱子，一想他們立播台的一上來，我把這柱子一折，他們全都掉下。把主意打好，兩手一抱柱子，睜瞧著團城子裏面人，一上台立刻就要折台。不上一時，就從東南上來了三十餘騎馬，却是台官到了。所有瞧看熱鬧之人，一陣大亂，瞧台官呀，瞧台官。就見頭一個神拳太保，養展熊王興祖，身高九尺，膀闊三停，綠緞壯巾，一身綠緞衣襟，肋下佩刀，閃披一件大紅英雄氈，面似藍靛，髮賽珠砂，紅眉金眼，連鬢落腮鬚鬚，猶如赤線一般，猛若瘟神。緊跟著後面就是火判官周龍，連那朝天嶺金永福金永綠一千羣寇，就却少赫連方，與金弓小二郎王玉，一個是紅翠園被殺身死，一個跟大衆出來，又復回去尋找二位姑娘，商量計策去了。羣寇之中，可是多一個人，多一個是玉面判官周凱，皆因由賈士正那裏追跑，次日晚間

又遇見山西雁使了金蟬脫壳之法，在樹林中假說上弔，直奔團城子而來。見了東方亮，看見王興祖現在這裏，他就怎麼遇徐良說了一遍。羣寇很覺放心，打量他在信陽離著南陽甚遠，都料著是日沒有山西雁，全都不怕。故此這日大衆奔擂台，面見總鎮。倒是知府把他們攔住，先告訴明白了，東方亮所有衆人不用見禮。只有王興祖一個人前來。又見東方亮吩咐衆人傳下話去，所有衆位英雄，俱都上擂台罷。單叫王興祖一個人上看台，與知府總鎮大人見禮。把這個話往下一傳，所有衆賊，俱從南北兩個梯子上擂台去了。單有王興祖一個人上了看台，先見知府，後見總鎮。白雄很愛此人，後來告訴王壯士動手之時，但得能以不傷人，千萬不可損傷人的性命。王興祖點頭撒身下來，直奔擂台正面，分開衆人飛身上去。徐良他就要跟將上去打擂。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喬彬頭次上台打擂 張豹二番論武失機

且說王興祖下了看台，來至擂台，由正面而上，抱拳帶笑道：衆鄉親們借光了。衆人閃了一條衝衝，台官要賣弄他這點能耐，倏拉一抖英雄筆，使了個旱地拔葱，燕子飛雲，縱的工夫，往上一躡，也不高不矮，正貼著那綢子拉出來的牆兒上面，躡將過去，下面

衆人喝采，說好工夫，這纔叫本事呢。就見王興祖到了上面，大衆羣賊俱都站起來，抱拳說道：大哥請坐。賽展熊說：且慢，此時天氣不早，待我與咱們這台下朋友交代一個理兒。把英雄擎一甩，沖著台下深打一恭，說：台下衆位鄉親聽真，小可姓王，叫王興祖，外號賽展熊便是。皆因團城子內覆姓東方，有兩家員外，在此設擺擂台，以武會友。無論僧道兩門，回漢兩教，做買賣，舉藍生員，推車挑担，以至縉紳富戶，只要頑過拳，上過腿的，請上台來。無論拳腳，長短傢伙，全有小可王興祖奉陪。如能打我一拳，輸紋銀五十兩；踢我一腳，輸紋銀一百兩；如能一腳將我踢倒了擂台之上，輸銀一千兩。愚下可輸不起，全有東方大員外二員外立刻盤銀。不怨你手下無德，怨我學藝不精。可有一件，有上台較量之人，你們可到那蓆棚內去掛號，那面叫掛號房，必須把你們家鄉住處，姓甚名誰，開寫清楚，然後較量。只因動手之時，難免失手，輕者受傷，重者廢命，各無後悔，故此上台打擂，格殺勿論。那位上台來比試，小可王興祖候教。話猶未了，就聽正北上一聲大吼，如同半空中打了一個巨雷相似。一看正北上人，撲咚撲咚躺下了一大片。內中一個如同半截金塔相似，身高一丈開外，黃衣襟黃帽子，黃臉，蔣平南俠早就看見，原來是君山金鐘無敵大將軍于奢。不但是他一人前來，原來鍾雄面聖之

後，代著于奢于義歸奔君山，念了萬歲旨意，所有君山寨主，俱是六品虛銜。是日于奢于義理當進京當差，帶上盤費銀兩，辭別鍾太保，兩個人下君山，投奔京師。一路之上，曉行夜住。這日正從白沙灘經過，就見那人如螞蟻盤窠相仿，說着打播去。于奢方纔明白，叫道：五弟那邊是打播的，咱們前去看看。于義說：咱們趕路要緊。于奢返身而回，于義無奈，只好跟著回來。行至播台之下，看見王興祖台上說話，于奢說：我去打播。于義一把沒揪住他，大吼一聲，說：爺爺來了。把雙手往兩下一分，麥撒著兩隻手，把那些瞧熱鬧之人，叭喇的東到西歪。忽然見韓天錦在那裏，高聲大叫道：大小子快過來罷。我在此等你哪。于奢一睨，是韓天錦在那邊叫，他就顧不得打播了。原來是我們黑小子在這裏哪。又一分衆人，從那裏底下鑽將過去，說：黑小子，你從何處而至。天錦說：咱們人都來拉，我一人折不動這個台，你幫著我去拉那邊的柱子。于奢說：使得。他就那把根柱子一抱，這兩個站殿將軍，開了個二鬼把門。于奢問：多們纔折哪。天錦說：看著咱們四叔把手一招，咱們就折了。于奢點頭。王興祖聽見有人上台打播，等候了半天，並無動靜。往正北上問道：方纔是那位答言，要上台打播。問了好幾聲，並無上台之人。忽見南面梯子上有一人喊叫，說打播來了。于義一看，不是外人，原來是開路鬼喬。

彬于義暗忖此人本領平常，不是擺擺之人的對手。原來他同著胡小紀封官之後，回家祭祖，完畢之後，上京當差。到了開封府，也是聽了王朝馬漢告訴南俠大眾事情，就打發二人奔南陽府五里新街公館，見蔣展二位大人。這二位到了公館，見著張龍趙虎，二人告訴他們，大眾出去上擂台拏人去了。喬彬約著胡小紀去拿人。胡小紀明知喬彬本領平常，說：「咱們幫著三老爺四老爺，看著萬歲爺的物件罷。」喬彬假意應承，隨把大衣服脫下，假裝走動，就奔白沙灘來了。由正南看台底下，分開眾人，來至擂台之下，蹬著梯子往上就走。梯子底下，有東方亮的人看著攔住，問道：「你是作甚麼的？」喬彬說：「我是打擂的。」那人說：「你既是打擂，你上號棚先去掛號。」喬彬說：「那我是一概不懂的。」那人說：「你不去掛號，你不用想從這裏上去。」喬彬是個粗魯之人，把那人一掌，撲咚栽倒在地。喬彬就跑了上去。王興祖問道：「你要掛號到號棚去，然後打擂，格殺勿論。」喬彬說：「放你娘的屁，我全不懂得，招打。」王興祖用單臂一磕喬彬的腕子。喬彬哎喲一聲，說：「好小子，拏著傢伙哪。」用了個窩內發炮，叫王興祖用右手一刁他的腕子，往懷中一帶。喬彬往回裏一抽，王興祖借著他的力，一抬腿，就聽啣的一聲，把喬彬由上擂台踢將下來，摔在人的身上。他倒沒摔著，把那看熱鬧的一眾人，都砸在底下，眾人抱苦哀亂。

喊也有抱腿揀了的，也是把胳膊戳了的。一看又從正南上去了一個金槍將一瞧，這  
個更不好了。這個勇金剛、張豹，皆因是同著雙刀將馬龍，回家祭祖，安排了家中事情，  
投奔京都，半路上碰見了史雲，一同到開封府，也是教王朝打發他們上這裏來了。將  
至公館門首，就遇見開海雲、龍胡小紀，慌慌張張的往外跑。馬龍、張豹把他攔住，見面  
行禮。史雲過來磕頭，張豹問胡大哥：你往何處去？胡小紀就把喬彬出去走動工夫甚  
大，總沒回來，准是打播去了。我要追至播台看看他上去打播沒有。他要上去，如何是  
人家對手？張豹說：咱們大家一同前往。剛到播台之前，見喬彬腕子被人家刁住，往下  
一踢，勇金剛把肺都氣炸，撒腿往前就跑，要打南邊的梯子上去，被看梯子之人擋住。  
他就抱著播台柱子往上就爬，到了上面一扳台板，往上一翻身，把人家那彩綢牆子  
也給撕斷，往起一挺身，說：藍臉小子你好生大膽，敢把二太爺的哥哥扔下台去，二太  
爺與你誓不兩立。王興祖看他這相貌，到有幾分愛他，連忙說道：朋友！你是上台打播，  
不可口出不遜。你先上號棚掛號，也得把你的姓名通將出來，然後再較量不遲。張豹  
本是個渾身，那裏懂得這件事情。你要問我的姓名，我就是二太爺。說猶未了，就是一  
拳。王興祖氣得二目圓睜，怎麼的一個一個都是這個樣子。二人就在三五個灣，照樣

兒把勇金剛張豹踢將下去。播台下面之人嘆哂的又是一笑。大家異口同音，這是露臉哪，這是限眼哪，原來全是這個樣子。艾虎那裏攔得住，兩個盟兄都被打下播台，自己打算要躡將上去。王興祖在上邊說：本領平常的，不用上來限眼了。馬龍先就躡上台去。王興祖一看，此人身高七尺，藍紗壯帽，藍紗箭袖，湖色襯衫，薄底靴子，鵝蛋臉，細眉長目，直鼻巨口，細條身材，精神滿足。王興祖問：尊公可曾到號棚掛號？馬爺說：我也不用到號棚掛號，三拳兩腳結果我的性命，絕沒哭主，我也不用通我的姓名，小可無非是領教領教。二人彼此一抱拳，動起手來了。若論馬龍本領，比那二人勝強百倍。兩個人躡高縱矮，手眼身法步，腕跨肘膝肩，遠處長拳，近處短打。王興祖招招近手，馬龍退避躲閃。兩個人打了個難解難分，並且是一點聲音皆沒有。台下面齊聲喝彩，這兩個人台上亂轉，如走馬燈兒一般。工夫一大，馬龍就透著手遲眼慢。艾虎就要躡上台去，且聽下回分解。

### 第九十三回 窮漢打播連贏四陣 史雲動手不教下台

且說馬龍在台上與王興祖交手，工夫一大，只有招架並無還手。艾虎正要上去，省得叫大哥吃苦。不料一展眼馬爺早被人家一個掃堂腿，掃了一個筋斗。只羞得馬龍面



紅過耳，王興祖反到陪笑，說：「這位兄台承讓承讓，遠遠的有人招呼，說王教師爺，我們員外有請這位壯士，在看台上面談。」有小韓信、張大連要陪著馬龍上看台，面見東方亮。就在這個時候，忽聽北面喊叫：「窮爺到了。」王興祖一聽，更透著詫異。台下衆人一看這個打播的，全是哈哈一陣暢笑。見這個打播的，實在藍縷不堪，也帶著天熱，頭上沒帶著頭巾，連網子全都沒有，就把髮髻挽了個牛心髮攥。身上穿的一件破藍縷汗衫，穿一條青綢破褲，足下一雙薄底快靴，靴腰上綁著帶子，靴底綻了半邊，一臉灰塵，可是細眉長目，皂白分明，唇似塗硃，大耳垂輪，肩頭上有一個破稍馬褂。困苦之狀，已到十分。雖是衣服藍縷，到有英雄氣象。馬龍趁著窮人躡上台來，趁亂之際，自己躡下台去，攢入人叢之內，直奔正東，可巧被蔣四爺把他擋住，暫且不提。單說窮人困苦到這般光景，還有甚麼心腸打播？皆因看著馬龍有幾個招數，使得不到家，他替馬龍著急。後來馬龍被台主掃跌一個筋斗，心中不平，直奔台前。衆人見他這個光景，齊聲一喊，說：「窮爺爺到了，就躡上台去。」王興祖扭頭回頭一看，這窮人上台打播，必是聽見有五十兩銀子啦。連忙問道：「這位朋友也是前來打播的麼？」窮人趕緊一恭到地，說：「台官爺在上，只因小可見台官爺拳法無雙，意欲領教一二，我也不敢來贏，只求台官爺手

下留情，走了三合兩蹙，我就下去。王興祖一聽此言不俗，別看他身上衣服藍縷，反到抱拳帶笑，說：朋友你大概沒上號棚掛號去罷，請問貴姓大名，仙鄉何處？窮人說：尊公不必細問，皆因有難心之事，我是被朋友所害，纔到了這般光景，望求閣下不必細問。王興祖心中暗暗喜愛，想著此人大概本領不差，又想到：與他走個三合兩蹙，然後把他請下臺去，給他更換衣服，再細問他的姓名。一抱拳，說：既這樣，朋友請哪兒那人也。一抱拳，留出行門過步，走了半個過合，窮人從上手繞到下手，這方纔叫打播的規矩。二人將揮拳比武，從後面跑過一個人來，說：大哥已連勝了三個，暫請後面歇息，我先替兄長領教領教這位的武藝。王興祖也覺願意，你道這人過來是誰，是金頭活太歲王剛。王興祖往後一閃，王剛過來說：這位朋友請，仍然二人一抱拳，窮人把稍馬纏放下，袖子一挽，汗衫一掖，兩個人往當中一湊，就打起來了。這二人躡奔跳躍，閃轉的忽上忽下，行高就矮，就叫當場不讓步，舉手不留情。臺下之人，全都喝彩誇贊，不絕。此時徐良、艾虎、馮淵、盧珍相湊在一處，議論這個人。徐良說：這個人還比咱們弟兄還好。這個人這一身工夫，他窮到這個步位，他會不偷，可見此人志量不小。盧珍說：等他下來，我賙接他。艾虎說：我也愛惜他。馮淵說：我看這人本領，像我們本門裏人。徐良說：似乎

那個黃臉的不是窮朋友的對手。說話之間，王剛早被那個窮人刁住腕子，往上一拉，橫蹠子脚踹在脅下，險些沒掉下臺來，撲咚倒於播臺上。那個窮人過去拏他的稍馬，鞭子就要走，墨金剛柳飛熊過來，說：「這位壯士別走，我來領教。」窮人說：「方纔小可已然說明，非爲上臺打播，無非陪著你們爺們走個三合兩盪是了。」柳飛熊說：「不行，總得較量較量。」窮人無奈，兩個人一交手，走了十幾個來回，窮人往下一敗，柳飛熊趕將下來，跟著一腿，打算要踢窮人。窮人一回身用手一掛，柳飛熊脚後跟被人掛了，往起一勾，柳飛熊摔倒播臺之上。急三槍陳正過來五六個回合，被窮人使了一個靠山，把他靠倒播臺之上。菜火蛇秦業氣哼哼的過來，說：「你別走。」那個窮人無奈，只得與秦業交手，走了數十餘合，那窮人不慌不忙，一手一勢，身體靈便，把個秦業打的鼻窪鬢角熱汗直流，始終不能搶人家的上風。一著急，使了一個盡命的招數，用一個雙耳貫耳。窮人雙手合在一處，往兩下一分，其名叫白鶴亮翅，把他雙手撥開，復用自己雙手往秦業肋下一插，是一個撮勁。秦業身不由自主，往後一仰，撲咚倒於播臺之上。王興祖過來，說：「兄臺別走，還是小弟領教。」窮人說：「我絕不是兄臺的對手，只當我是甘拜下風，讓我去罷。」王興祖一定還要與他較量，那人無計奈何，只得又陪著他動手。這二人對手方

是棋逢對手，一招一勢，類若編就活套子一般。原來是見招還招，見勢使勢。臺下之人，此時倒不喝彩了，全都叫起好兒來了。窮人一急，也打算把王興祖踢個筋斗，翻起一腿；不料自己使得力猛，砑的一聲把捆靴子帶子迸斷，砑的一聲，把靴子甩出去多遠，臺下之人一陣大笑。窮人說：這可算我輸了罷。王興祖說：不算不算，我先給換上一雙靴子，然後再較量。原來看臺上，早已看的明白，打發人來請這個窮漢。從人行至臺下，說：員外爺有請這位打播的，看臺上問話。王興祖這纔住手。那窮人教人把靴子給他檢來，復又穿上。自己拿了稍馬鞭，跟著從人下了播臺，見東方亮來了。王興祖將一回頭，忽見迎面躡上一個人來，離播臺五尺多高，腳點臺板一看，這人八尺多高，是個大黃胖兒，却是史雲。韓天錦于奢把他扔上臺來，說：立臺的，我要拿銀子來了。我們這個朋友，連踢了你們四個筋斗，應當給我們四千兩銀子。我把車都雇好，特爲來拿銀子，快盤哪。王興祖說：那個窮朋友，可是連贏了四個，要銀子一分一釐也短少不了。你既是與他相好，你先說說他姓甚名誰，家住何方。史雲說：他自己還不肯說呢，我可知道不說。王興祖問：你叫什麼？史雲說：我姓史，名叫史雲。王興祖說：你盡爲要銀子，你還是要打播。史雲說：銀子也要，播也要打。隨說著話躡過去就是一個冲天炮，一抬腿就踢，

要不是王興祖的眼快，險些還被他打上了。皆因是給了冷不防，臺官一看，這個打播的，打出來的招數，更可笑了。王興祖往旁一閃，用手一刁，史雲的腕子，腳底下用了個勾挂腿，史雲就撲咚爬在臺上。王興祖說：別教他走。看臺的過來就要揪他，愣史躺在那裏也不起來，說：你們打死我罷。王興祖問：你跟誰學的本事？史雲說：跟我師傅。王興祖說：你有師傅哪？據我看來，跟你師妹學的。論說我們這播臺上，可沒有講強梁的道理。你們這打播的豈有此理，先前兩個多少還算練過，似乎你只跟師妹學的。打拳出來，踢出腿來，我們只不是認得甚麼招兒。總得拿你作一個榜樣；不然，寬漢長工，也都要上臺打播來了。看臺的說：臺官爺，咱們把他們鎖在臺柱子上罷。王興祖說：不用，把他衣服剝下來，教他找教給他武藝的來取。史雲說：你們可別胡說，我師父可在底下哪？王興祖說：更好了，要的就是你師傅。隨吩咐剝他的衣裳。看播的將要動手，愣史把雙手一分，將看播的打倒。王興祖氣往上衝，將要過來，忽聽臺下一聲喊叫，說：師妹來也。要問來人上臺怎樣動手，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四回 艾虎與羣賊拏拳比武 徐良見台官講論雌雄

且說艾虎在臺底下與徐良盧珍馮淵正誇獎那個窮漢，忽看見臺上把那窮人請過

去了，隨後就見史雲上臺，一交手就跌；又被王興祖這套言語，艾虎臉上實在下不去。他便分開衆人，往臺上一躡，說師妹來也。王興祖一看，這個是夜行術工夫，身高六尺，一身青緞衣襟，壯士打扮，黑黃面皮，粗眉大眼，脅下無刀。原來艾虎上臺之時，先把刀交與芸生大爺，教他緊貼著播臺站立。倘若用刀之時，再與他要。此時史雲把兩個看台的打倒，滿台亂滾，說我師父前來，不干我的事了。往臺下一滾，于奢把他抱住了。這兩個看播的冷不防，教史雲砸了個鼻青臉腫。單說王興祖看了艾虎飛縱的工夫，就知道此人本領不錯，抱拳含笑，道：這位尊公，打播可曾掛號？艾虎也就一恭到地，說：臺官爺在上，小可沒有，皆因我落鄉居住，學了兩蹻莊家把勢，我本就不會，還收了一個無知的徒弟。方纔他得罪你老，我如今上台，也不敢稱甚麼打播，是與我徒弟給你陪禮來的。王興祖說：尊公不掛號，可留下名姓。艾虎說：不必問我，我本是無能之輩，未走三合兩蹻，你把我踢下台去，我若說出名姓，台下看打播之人甚多，豈不被人恥笑。請台官爺發拳罷。王興祖見他說話卑微，心中打算他必是高明。可巧房書安過來，他瞧艾虎年輕，說了一片無能的言語，他打算要在人前露臉，說：大哥連打了四五個人，這個該讓給小弟罷。王臺官說：賢弟小心了。房書安點頭過來，與艾虎並不答言，伸手

就打。三兩個灣兒，艾虎用單手把他脖子上勾住，往懷中一帶，撲哧房書安扒倒。艾虎用拳就照着脖子上就是一拳，把房書安打的就是哎喲一聲。黃榮江過來，走兩個灣兒，被艾虎把他托住胳膊，橫剝子腳，撲哧踹出多遠。黃榮海過來，被艾虎雙手一晃，用掃堂腿掃了一個筋斗。火判官周龍過來，走了有數十餘合，未分勝敗。王興祖過來在當中一隔，還是咱們二人較量。艾虎說：可以使得。復又抱拳往當中一湊，動起手來，躡高縱矮，看臺下那些人復又叫起好來了。徐良在下面看艾虎氣力不加，怕老兄弟吃虧，分開衆人，把刀交給芸生，往上一躡，說：你們真不講理。你們共有多少人替換着？把人累乏了，然後你臺官動手。徐良這一上臺不要緊，頭一個房書安，哎喲哎喲，削鼻子。的祖宗到了。往後一仰，撲哧一聲，摔倒臺下。他掉下播臺去，羣賊一聲大亂，撲哧撲哧，類若下遍食一般。周龍、周凱、張大連、黃榮、江黃榮、海郝連、齊金、永福、金永祿，一併全都竄下播臺去了。帶累的常二、怔胡仁也跟着跑了。臺上就剩王剛、柳飛熊、秦業、陳正，餘下盡是看臺之人。對面看臺上東方亮，正問那窮人，忽見白眉毛躡上臺去，大家亂跑。東方亮與東方清說：賢弟不好了，這是那個白眉毛上去了。東方清叫家人看兵器伺候。從人答應一聲，趕緊預備單鞭、雙鋼。東方亮與那窮人說：有甚麼話，咱們少刻再說。

不怕你有甚麼天場大事，都有我一面承當。少刻你幫着我們動手，我准保你後半世豐衣足食。窮人說：我這個窮苦，倒是一件小事；我有一件大難心之事，員外有這一句話，我就感情不盡。若要用我之時，萬死不辭。東方亮說：很好，先叫家人取出一雙鞭子給他換上，找了一口單刀。東方清叫吃飯。總鎮大人見徐良躡上臺去，東方亮、東方清都預備了兵器，自己往下看蔣爺行事。再說徐良上臺，說：臺官既擺播臺，必須正大光明，取巧贏人，什麼算得英雄好漢。來來，咱們兩個人比試。王興祖早聽見東方亮說過，他是徐慶之子，名叫徐良，外號人稱多臂熊，與綠林人作對。想着他這一上臺，必沒安着好意。今日必要贏他，這個播臺方能擺住。要是輸與他，就得瓦解冰消。隨即說：你姓甚名誰？徐良說：你連我都不認識了。我姓人，我就是那個賣醋的人老西嗎？你叫甚麼？王興祖說：我叫王興祖，外號人稱神拳太保。徐良說：你就是那個太保兒子。王興祖說：你滿口亂道，過來，咱們兩個人較量。徐良說：使得。二人一交手，徐良並不講什麼行門過步，上去就打，行一拳就一脚，不按正規矩，打眼瞧着他是五花炮，三五個招數，就變成八仙拳；一轉眼就是迷宗拳，三五招數變成猴拳，地躺拳；又改四平大架子串拳，擦拳，變爲開山拳，把王興祖打了一個手忙腳亂，忽上忽下，行東就西，地躺拳滿地亂滾。



猴拳小架子八仙拳，就是王興祖也不知道他的拳，准是那一家門路。東方清說：「哥哥請看，這個人算是什麼本事。」東方亮也瞧着納悶，說：「此人大概沒有多大本領。」東方清說：「這個老西不是王賢弟的對手，活該今日要給大眾朋友除害了。再有三招兩晃，他就得輸給王賢弟。果然再瞧，徐良不行了，有前勁沒後勁，眼瞧着身軀亂晃，手遲眼慢。王興祖本是粗中有細之人，先前盡徐良招的數，自己並不換招，等把徐良的主意看準，再設法贏他。一看此時徐良透乏，自己暗暗歡喜。徐良眼快看招架不住，王興祖掃了一個掃堂腿，掃過去，然後腳站實地。不料王興祖使來的是回掃堂腿，掃過去雖然躲開，掃回來躲閃不及，撲喃一聲，把山西雁栽倒播臺。王興祖把他抓住，用盡平生之力，把徐良舉將起來，惡狠狠，往臺下一摔，只聽吧叻一聲，紅光崩現。要問徐良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五回 一英雄力劈王祖興 兩好漢打死東方清

且說徐良被王興祖把他舉起來，臺官搶了上風，舉着徐良奔到臺口，說：「山西人打量着，我們不知道，你叫徐良，外號人叫多臂熊。今日遇見姓王的，是你死期至矣。把徐良頭沖臺下，惡狠狠的就摔，臺下都一着急。盧珍也要上去，展爺也要上去，就是馮淵直

樂的拍掌狂笑。蔣爺說：馮老爺，你們兩個是口仇，見面就辯嘴，如今他已摔倒，死在眼前。你就耍樂，也不可明顯。旁人看了不雅。淵馮說：我非是恨他，這他就贏了。盧珍說：他已被人家舉起來了，怎麼還說是贏。馮淵說：你們不知道，這一舉起來便贏了。蔣爺問什麼。馮爺說：上次我們兩個人皆因頑笑，急了打起來，我把他跌了一個筋斗，把他往起一舉，他雙手一扣我的脉門，我這半邊身子全不得力。他就把我舉起來了，他又賣弄，說了半天的話，這才要扔。徐良早就扣住王興祖右手脉門，用盡平生之力一扣。王興祖就覺得半身不遂相似，把身子一歪，歪在臺上。徐良一緩手，把他舉將起來，也是往前一探身子，叫臺下之人接着，臺官下去了。吧哎一聲，把王興祖摔下去了。王興祖往下一摔，臺下之人往後一擁，早被韓天錦于奢兩個人抓住。一個人揪着一條腿，往下一劈。這二位站殿將軍，抱了半天柱子要折，折不動。忽見王興祖下來，這二人是萬歲爺駕前的舉鼎之人，天然力量。這個說我捉着的，那個說是我捉住的，用力兩下一劈，就聽磕哎一聲，把王興祖劈着兩半。韓天錦于奢兩個人，每人提着了一個人片子。一看此時大亂，徐良把王興祖摔下臺去，就見王剛柳、飛熊、陳正秦業由兵器架子上抽槍拉刀，奔臺要結果徐良的性命。艾虎與芸生要刀，連大環刀也交給徐良。山西雁

一接刀，柳飛熊過來就是一刀。徐良可就還過手來了，一回身，嗆啷一聲，把柳飛熊的刀削爲兩段。大環刀跟進去要結果那賊的性命。柳飛熊把刀一剝，盡命的往臺底下躡，逃了性命。陳正見勢頭不好，不敢動手，就躡下臺去。秦業王剛的槍，被艾虎把刀削爲兩段。王剛先逃去了。秦業的頭巾，被艾虎削去了半邊，也就躡下臺去了。看播之人早就跑了。說書一張嘴，難說兩家話。且說蔣爺見徐良把王興祖往下一扔，眼望著臺上雙手一招，白雄就看住了東方亮。東方清就叫家人看兵器。東方亮陪著知府，東方清陪著總鎮，他又對著東方清把桌子一翻，嘩唧碗盞傢伙摔成粉碎，那張桌子對着東方清去了。東方清一抬腿，對着桌面子嘴就是一腳，那桌子復又回來。鎮總將要奔，東方清桌子踢回來，撞在肩膀上，一個磕膝蓋上，皆因地方窄狹，未能閃開。白雄不能拿人，倒把他撞了一個筋斗。緊跟著總鎮大人有兩員偏將，是兩個承信武功郎親兄弟，一個叫童仁傑，一個叫童仁義。見大人一倒，將要過來攙扶，白雄說：給我拿。二人過來，將要動手，東方清一抬腿，踢了一腳，童仁傑摔倒看臺之上。東方清接雙鋼躡下看臺。白雄起來，看東方亮把知府脅下一夾，也就躡下看臺去了。白雄一着急，在蔣展二位跟前說了大話，只可奮勇下臺拿人。遂吩咐二百兵丁，捉拿東方亮。東方清與知

府，不得有誤。童家弟兄，與總鎮大人，都是行伍出身，也就躡下看臺下面。有二員偏將，往下一傳號令，叫那二百名兵丁，都用藍布包頭，長短傢伙，往上一圍東方亮。東方清此時，東方弟兄二人，不用官兵圍裹，早有人把他們圈住了。頭一個就是展南俠，緊跟著又是蔣爺，邢如龍，邢如虎，馮淵，胡小紀，喬彬，馬龍，張豹，史雲，于義，白芸生，就此趕奔前來。東方弟兄這身工夫，本也不錯，一個使單鞭，一個使雙鍊，分量太大，展爺的劍，不肯削他們的鞭鍊，怕損傷了自己寶物，故此二人越殺越勇。後來兵丁要往上圍，連總鎮大人也闖上來。最可嘆者，那些瞧看熱鬧之人，也有帶著重傷的，也有死於非命的。皆因是團城子跟東方亮的家人，他們見臺下劈了王興祖，他們也拿長短傢伙奔于奢，韓天錦而來，狐假虎威，全說拿啊！拿凶手哇！韓天錦，于奢，各人手中提著半片人片子，掄開了亂打衆人。于奢那裏多一個腦袋，一隻胳膊，一條腿，肝花腸肚，遍地皆是。也有打著團城子的人，也有打著看熱鬧之人，也有胆小的，被人片子一撞，就唬暈過去，躺在地下的，又被衆人亂踏，喪了性命。此時東方亮手下從人，玲瓏的早已逃命，癡呆的還在那裏動手，早晚也是廢命。掄人片子的越掄越短，後來就剩了一條大腿，也奔東方亮那裏去了。忽聽正南上一聲喊叫，說員外爺不要驚心，小可到了。東方亮一聽，

原來是那個窮人到了，暗暗歡喜，准知道這個人本領高強，連忙嚷道：賢弟快些上來。喊叫了半天，再找那個窮人蹤跡不見。你道這是什麼緣故？原來是蔣四爺一聽那個窮朋友到了，就先就迎將上去，身臨切近一看，那窮人手中提著一口刀。蔣爺說：朋友！你先等等動手，隨我前來，有句話說。蔣爺把他帶到看臺後面，說：朋友！你認識不認識？那人說：不認識你老人家。蔣爺說：我姓蔣，名平字澤長。那人說：你就是蔣四老爺啊！久仰久仰。蔣爺說：你知道這二位員外是做什麼的人？那人說：不知。蔣爺就把他們私通王爺造反，盜冠袍帶履的話說了一遍。那人一聽，嚇得顏色更變，連忙說道：小人實在不知，他是個反叛。如今既蒙老爺指教於我，天胆我也不敢與老爺們交手。我快些遁去就是了。蔣爺說：你可別走。我先問你跟什麼人學的武藝？那人說：我的師傅姓吳，叫吳永安。蔣爺說：可是活該你應當時來運轉了。我們這裏有你一位師兄弟，如今既然作了官了，少刻你們見一見。你有什麼難心之事，我們大眾與你設法，你可千萬別走。那人說：既有這樣機會，我不走了。蔣爺說：我也不過去動手了。咱們找個高處，看他們拿人罷。剛找了一個高阜，忽見東南上跑來了兩個人，直奔擂臺而來。一看不是別人，正是史丹龍滔，都是脅下佩刀，腰內還掖著繩子。這二人是天彪給他們送的信。小爺

等他們大衆上白沙灘去後，這個熱鬧誰不去看，除了更夫，餘者全走了。少爺出東門一看，有三輛太平車在那裏等著，過去一問，是蔣四爺打發來的。少爺說：「我就姓龍，你們把車趕到東門裏去等著我來。」回身直奔清淨庵，先見他兩個妻子，說：「咱們天倫打發他三輛車來接你們回家，不然，少刻就有官人過來封門抄家。」東方蛟、東方豔二人一聽，說：「咱們先告訴娘親去。」二人一同慌忙見了老太太，把少刻要封門抄家的話說了一遍。又把外面三輛車等著，接大衆上常州府的話說了一遍。老太太一聞此言，連點頭說好，這就是咱們娘們出頭之日了。你們多帶些金銀細軟的東西，等我把工課交完，咱們一同起身。蛟、豔二人點頭出來，到東西屋內收拾細軟的東西，天彪也幫著一包袱一包袱的抗在車輛之上。大家收入完畢，不見老太太出來，天彪進去一瞧，高聲嚷叫，說：「可了不得了，老太太上了吊了。」蛟、豔二人聞聽此言，連忙奔至上房，天彪把老太太卸將下來，痛哭一陣。東方蛟說：「這裏有他老人家一個壽木，把他裝殮起來，咱們再走。」大家將棺木搭來，把老太太裝殮停妥，將蓋兒蓋好，天彪帶著婆子，給龍滔送信，出來上車回家去了。史丹龍滔二人拿子繩子，直奔白沙灘，到了動手那裏，闖將進去。東方亮、東方清，一見有兩個人走近來了，連忙嚷道：「史龍二位，快些個幫我們動

手。二人連連答應，說使得使得。東方弟兄只顧說話，不料一個受了一腿，一個受了一鏢，撲哧撲哧，俱都摔倒在地。要知二人生死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六回 親姊妹逃奔商水縣 師兄弟相逢白沙灘

且說東方弟兄，只顧見著打更的頭說兒話，稍一疏神，東方清肩頭上被子義吧咂的打了一鏢，撲哧栽倒在地，又被韓天錦在頭顱上很命一脚，踢了個腦漿迸裂。東方亮見兄弟已死，心如刀絞一般。打算著要逃命，不料被金槍將于義，在臺上撲毆打了一鏢，身子往後一栽，摔倒在地。于義說：留他的活口。史丹龍溜過來，用繩子將東方亮四馬倒攢蹄的捆好。蔣爺也趕奔過來一看，此時並沒有東方亮的餘黨。再說徐良在臺上，遠遠看見有三個人直奔西北，看著面熟，當時想不起是誰。前面兩個俱是武生相公打扮，後面一個是壯士打扮。按說徐良眼睛最毒，只要見過一次，隔過三年二載，都是想得起來的。這三個人就是面熟的，又一細想，忽然想起來了。見後頭那人身上背著一張彈弓，前頭兩個是兩個姑娘，後頭那個是金弓小二郎王玉，同著他們打播的一齊出來。趁亂之際，一抽身復又回去，直奔紅翠園，見了二位姑娘，說：三哥你出西門打探打探，他們打播臺事吉凶如何。王玉出了西門，可巧正碰見臧能，臧能知府紗帽也

歪了，玉帶也折了，教一個班頭背著他飛跑。王玉說：大人疾速逃走要緊，不可久待。知府教人背著回衙去了。王玉復回紅翠園，就把知府的話又加上些個利害言語，就提總鎮帶來的兵將多少，也是拿大哥來了，咱們還是得快走方好。金仙說：姊妹們要同著三哥走路，他是個男子漢，咱們大大不便。要依我的主意，咱們女扮男裝。玉仙說：使得。兩個姑娘折了頭，繫上網子，洗去臉上脂粉，薄底靴子塞上棉花，蹬好靴子，穿上汗衫襯衫，箭袖袍，帶上武生巾，帶上些散碎銀錢，肋下佩刀，練子鎗，練子槊，單有兩個紅綠口袋。二位姑娘俱都帶好。另包了三個包袱，全是金珠細軟，替換衣裳。王玉背上彈子，掛上彈囊。姑娘吩咐婆子丫環各自逃去罷。二位姑娘同王玉一出西門，看播臺之人，東逃西奔，四下亂跑。玉仙迎著打聽，那人告訴別往那邊去，播臺上的播官，被人家活活的打死了。東方亮被人拿住了。東方清被人打死了。姑娘一聞此言，怔了半天。王玉緊逼快走。玉仙無奈，直奔西北。心中一想他姊姊從了王玉，明是兄妹，暗是夫妻。自己如今孤孤單單，只可另有打算便了。直往前走，天氣已晚，迎面一片大葦塘，全是早葦。王玉說：就從這葦塘穿過去，別走了外邊，可繞了道了。玉仙說：這個葦塘沒有道路，還不定有水沒水。王玉說：二弟沒走過這裏，你看那不是出來的人嗎？王玉在前，玉



仙跟著。玉仙身臨切近，果然是裏邊挺寬的道路，遠看是葦葉，搭著葦葉，亂哄哄的進了葦塘，由南往北，走到裏面共有五條岔路口，全都可走。東西南北，正東正西正北這片葦塘，周圍有兩頃多地，叫趙家葦塘。三人一進葦塘，不料那後面山西雁早就想起，是金仙玉仙女扮男裝，後面跟著王玉，三個人必要逃躡，自己遠遠望見王玉，跟下來了。不敢身臨切近，怕被金仙玉仙看見，皆因懼怕兩個丫頭，練子傢伙，容他們進葦塘，他趕將進來，走在五個岔路口，心中一盤算，不知他們走那股岔路。眼看天色是晚，聽馮淵說：他們要奔商水縣，必從正北出去。一橫心別管對與不對，往正北追趕。出了正北葦塘一看，再找三個人蹤跡不見。一想他們沒從正北，必從正東，不然就是東北，自己一扭身，又要進葦塘。忽見艾虎從內面出來，小義士在播臺上見三哥，由正北下去，就知道三哥必然有事。他也就趕下來了，跟著徐良進了葦塘，也走正北，二人正碰在一處。徐良說：你上這裏來作甚麼來了？徐良就把金仙玉仙改扮男裝，同王玉三個人逃躡，趕至此處不見了。艾虎說：天色已晚，這兩個丫頭也成不了甚麼大事，咱們先回去罷。徐良點頭，復又從葦塘舊路出來，直奔播臺。且說蔣爺見拿住東方亮，大家會在一處。馬龍張豹胡小紀喬彬于義過來，都與大眾見禮。總鎮大人過來請罪，連四個偏

將童仁傑童仁義張成董茂是因未拿獻，三個人全上前來請罪。蔣爺說：你們何罪之有，還有許多事情，非大人不能辦理。白雄見蔣爺這套言語，這纔放心。蔣爺教他派兵將圍城子裏面，若有男女，俱都放將出來，把門封鎖，然後至裏面查點財寶東西，開寫清楚，聽候旨意。教展爺帶領四員偏將兵丁等，捉拿知府，把幌繩上馬匹解將下來，叫他們大衆騎上，投奔知府衙門。又教總鎮派人把擂台上傢伙，金銀鑲錠，查點明白數目，暫且交總鎮衙門。所有擂台前死的這些人，全教拉在一處，准其屍親認屍。是圍城子餘黨死了白死，是暗熱鬧的，給了一口棺材，二十兩埋葬銀，是看熱鬧的，著帶重傷，給銀十兩，輕者五兩，是圍城子裏人不給團城子餘黨，創一個大坑一埋。展南俠連總鎮並留下這些兵丁，全照蔣爺這套言語辦理去了。蔣四爺復又回身問那窮漢，說：我們的事已完，問問足下貴姓高名，有什麼難心之事，說將出來，我們好與你分憂解惱。那人將要說他的事情，忽見外面艾虎徐良進來。蔣爺問：兩個人上那裏去的？徐良就把金仙玉仙同王玉逃躑的話，對著蔣四爺說了一回。蔣爺說：讓他們三個人去罷，咱們先辦這個事要緊。復又問窮漢，那人含淚說：我乃湖廣武昌府江夏縣玉麟村人，姓氏劉名士杰，外號人稱義俠太保。我父親在時節，開著一個廣聚糧食店，皆因那年恩

科，范大人一家三口，一貧如洗，是我父親借給他們盤纏，還有一匹黑驢。不想他進京，得中頭名狀元，由中狀元之後，就算到我們家裏報了一回喜信，後來連片紙沒見。至今聽說他得做了尚書，我們是音信不通。衆位請想，豈不是喪盡良心麼？蔣爺說：這內中必然有事，你爲何弄得這般狼狽？劉士杰說：從小的時節，我不愛習文，盡好習武。請了幾位教師都是平常。後來遇一位老者，年紀六旬開外，極無能的老頭子，誰也看不起他。那知他是一身的工夫，所以我的本領，全是此人教的。徐良問：此人到底姓什麼？劉士杰說：姓吳，叫吳永安。馮淵過來說：原來是師弟到了。劉士杰問師兄貴姓？馮爺說：我姓馮，你聽說過沒有？劉士杰說：你就是聖手秀士馮淵大哥嗎？馮爺說：正是。方纔我說你像我們本門中招數，還是我這眼力不差。如今師傅還在與不在？我由十四歲離開師傅，到如今音空信杳，你必然知道師傅的下落。劉士杰聽他是師兄，先給師兄磕頭，然後又說武藝學會，我師傅就故去了，埋在我們坟墓之旁。我師傅就有一個姪子，名叫吳貴，外號人稱精細太保，我去找他送信，那知找尋不著。及至回來，連我們舖子，帶我們家，失了一把天火，燒的我片瓦無存，只可就尋親覓友度日。半年光景，這日到江夏縣城內，找一筆賬。不料見著我的師兄吳貴，他在縣衙當了一個班頭差使，當得

很好，把我收留在他家內，住了半年有餘。他有一個乾兄弟，復姓尉遲，名善，由九歲檢了來的。長到十九歲，那一身的工夫全是他教的。到了十九歲上，那尉遲善開了知識，常常的調戲鄰人家的女子，被人家告訴我師兄，就打了他一頓。兩個人從此結仇。後來又有一個鄰家之婦，是個賣姦的，他那晚住在這婦人家中，又被吳貴看見。次日尉遲善回來，吳貴把他捆上，一定要殺。是我苦苦的哀求，這纔饒了他這廝，如再要犯了這個淫字，一定要結果他的性命。又把他打了一頓，整整的兩個月纔好。不料他傷一好，不將恩報，反將仇報。這日我同著我師兄，有人請我們從外面回來，約有三更天時候。回家一看，我嫂嫂姪女盡被他殺死，留下名姓逃走了。我師兄一著急，吐了一口血死了，報官相驗。第二天東門殺死一個婦人無頭；第三日殺死一個婦人無右手。縣太爺解職，與我師兄要案，把我師兄活活的氣死。縣太爺又要能人辦案，快壯兩班班頭，把我公舉出去，把我師兄的差使給了我。我黏著閃批文書。我在山東見過他一次，沒有把他拿住。如今我又奔在此處，連一點影響皆無。蔣爺說：你黏著閃批文書，你不會上各州縣要盤川去嗎？劉士杰說：我一概不懂。蔣爺說：我自有主意。不知如何辦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七回 金弓二郎帶金仙單走 蓮花仙子會玉仙同行

且說劉士杰說了他的來歷，大家聽着實在可恨。蔣爺說：「無妨，你與我們馮老爺是師兄弟，我們也是奉旨辦案拿賊，咱們合在一處，賊要是該裁自來的，咱們就碰見了他，要是不該裁什麼，找也覈找了，似乎你這辦案的受了多麼大的苦處。」馮淵說：「不給你見一見衆位老爺們。」帶着劉士杰一一相見了一回。相見已畢，蔣爺叫官兵搭着東方亮帶着劉士杰所有衆人，俱奔公館而來。至公館當時間，驕馬盈門，合著南陽府同城文武大小官員，俱都奔公館來了。展南俠也就回來，告訴蔣爺大衆，知府携印脫逃。臧能之妻，在後面弔死。蔣爺說：「他的妻子這也算好哪。」總鎮從團城子到來，告訴蔣展二位，放出四個人去，把前後門封鎖。若有私自出入者，立即鎖拿。此時馮淵給劉士杰換了這一套簇新的衣服。這一穿戴起來，真是英雄的氣象。馮淵也很歡喜，省得大衆看不起他，這可算有了臂膊了。總鎮大人要接大衆上衙門去，不用住公館了。到了次日，埋掩屍首，查點團城子裏面東西上賬簿，帶往京都，賠補美珍樓的傢伙錢。從醬園裏撈出來的，周瑞屍首也埋在白沙灘，賠了一缸醬錢。東方亮之妻埋在他們墳塋內。玉面貓熊威，賽地鼠韓良，創將出來，用棺木成殮。總鎮大人派抬夫送回他們原籍去了。

蔣爺帶着劉宏義之子劉士杰，見了白雄，又打聽范大人事情。白總鎮是他親姊姊丈，他焉能不知道哪。自從中狀元之後，先去的喜信，自得狀元沒錢，也知道劉家的富足，暫且先用。得了戶部給事中時節，寄去銀二百兩。後得工部侍郎，寄去銀五百。二次全沒見回信。家人也沒見回來。第三次寄銀子叫心腹家人去的，復又回來，告訴老掌櫃的故去了，家裏失了一把天火，後人不知去向。白雄說：我姊姊姊丈一聞此言，整哭了三天。劉士杰這纔知道，范大人不是喪盡天良。白雄一見劉士杰問明來歷，就送他衣服靴帽之外，還有銀子一百兩。後又打木籠囚車押解伏地君王入都不表。且說羣賊由播臺上趕跑，到了晚間，周龍、張大連、黃榮海三個人亂打呼哨，哨來哨去，慢慢的賊人復又聚在一處。就沒見三尺短命丁皮虎，就是黃面郎朱英沒在他們一處。打播頭一天他就奔寧夏國與王爺送信去了。衆賊聚在一處，面面相覷，大家議論團城子事敗，全壞在這個老西一個人身上，咱們如今投往何方纔好。還是小韓信出的主意，說：咱們投寧夏國，潼關不好過去，不如奔姚家寨，找晏賢弟去，好與不好。周龍、周凱、常二、怔、胡仁、房書安、黃榮江、赫連齊，全異口同音，說上姚家寨。到了次日晌午，纔遇見了皮虎，說金永福、金永祿從播臺上下來，即撲奔陝西去了。金頭活太歲王剛、柳飛熊、陳

正，秦業，削了刀的，削了頭巾的，躡下臺來，聚在一處，一議論全投奔朝天嶺去了。再說金弓小二郎王玉帶著金仙玉仙走到葦塘，奔的是正東那股岔道。直到出了葦塘口，往東一瞧，只見金仙，不見玉仙，等了半天，不見玉仙出來，叫王玉去找，王玉其實願意不見玉仙纔好，故此往那裏一蹲，耗了半天，這纔出來，就說沒見了。金仙說：不知他的去向，大概也許前邊走了。你我未能留神，也許他錯了路。他知道我們奔黑虎觀去，不如咱們上黑虎觀，等他去罷。若論金仙與玉仙，可是親姊妹，人性大不相同。玉仙是個精明強悍之人，烈性勝似男子；金仙生的忠厚，不能善言，是個沒主意之人。他見王玉這麼說，雖不願意，自己又無主意，只可點頭，跟着王玉上黑虎觀去。這一來可對了王玉的心思了。皆因他與金仙私通之後，他用言語戲弄過玉仙兩次。玉仙說過他，你得隴望蜀，你可小心首級，故此王玉怕他，怕在心內。如今見玉仙一丟，正合他心意。他帶着金仙奔黑虎觀，作爲是他在外頭打聽囚車幾時到。縱然就到了，他回去也不提起，等着聽見京都的準信，鬪了東方亮之後，再告訴金仙，大事已完，就算無法了。他好帶着金仙投奔朝天嶺，一夫一妻過日子去了。單說玉仙跟着姊妹，正往東走那個岔路，忽見由西岔路出來一人，穿一件湖色道袍，醬色背心，白襪青鞋，杏黃絲絛，背插寶劍，

藍緞九梁巾，面如傅粉，眉清目秀，齒白唇紅，彼此對瞧了一眼，那老道目不轉睛，盡瞧着玉仙，就顧不得走路了。玉仙一見好生面熟，想是在那裏會過一般，誰知那老道將臉一轉，玉仙在他肩頭上拍了一拍，低聲說：「隨我來。」玉仙就顧不得姊妹與王玉，直奔正西去了。出葦塘的西口，路南有個樹林，二人進了樹林，找了塊臥牛青石坐下。玉仙說：「你還認得二姑娘認不得了？原來這個就是蓮花仙子。皆因他同着張鼎臣與白菊花撲奔姚家寨，那日晚間住店，見南街上有個美貌婦人，晚間要同晏飛借那薰香盒子前去採花，白菊花不借，二人口角分爭，張鼎臣在旁勸解。到了次日，紀小泉不辭而別，自己單走下來了。張鼎臣與晏飛睜眼一看，蓮花仙子不知去向，二人也沒找他，就奔姚家寨去了。紀小泉這一走，可奔團城子去了，心內仍是想着玉仙。這日正走葦塘，忽見對面有一個武生相公，瞧着面熟，也是想不起來。將一轉臉，被人家拍了一拍，他就跟着走至西口外頭，進了樹林。忽聽他自稱二姑娘，心中一動，你莫不是團城子的二姑娘罷！玉仙說：「你還認得我。」紀小泉趕緊雙膝點地，連忙問道：「你老人家爲何這般光景？」玉仙聽他這一問，不覺悽然淚下，就把團城子事情始末根由，細說一遍。紀小泉一聞此言，忽然心生一計，連忙問道：「二姑娘，你這女扮男裝，意欲何往？」玉仙又把金



仙同王玉，上商水縣黑虎觀的話，說了一遍。紀小泉本是尋花問柳之人，當時機變最快，說：二姑娘我大伯父二伯父待我如同親兒女一般。這件事情我願効勞，不用上商水縣，我有個地方，二姑娘找一個所在。等着我把木籠囚車劫來，你老人家愛奔那裏就奔那裏。玉仙一聽紀小泉的話，比王玉強得多，說：真有此胆量，也不用你一人前往，咱們兩個人前去，我就怕他們人多。我死不要緊，倘若連累於你，我於心不安。紀小泉說：姪兒萬死不辭。二人把主意定好，如何劫奪木籠囚車，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八回 搶囚車頭回中計 劫法場一次撲空

且說紀小泉要幫着玉仙劫奪木籠囚車，自己更覺着喜愛於他，遂問道：咱們在那裏去等纔好？紀小泉說：咱們奔信陽州管轄的地方，那裏有個孤峯嶺，嶺下有個洞，叫煙雲洞。洞前有段溝，叫石龍溝。由南陽上京總得打此經過。這個地方最幽僻，只要囚車一到，伸手可劫。玉仙聞聽，十分歡喜。兩個人一同撲奔孤峯嶺而來。當日晚間找店住下，似乎一男一女同行，若要是真正烈女，再遇着真正君子，也還可以。似乎玉仙與紀小泉這樣的男女，焉能保得住清白門？二人就在當夜晚間，做出了苟且之事。這一來，紀小泉把死豁於肚皮之外，書不煩絮，這日到了石龍溝南面，有個小鎮，叫孤峯鎮。

二人找店住下，就說是叔姪。玉仙也改了姓紀。有人問他就叫紀玉，小泉是他的親姪兒。小泉也扮了一個武生相公的形象。二人真像兩個官宦的少爺，到處行事又慷慨。終日小泉出去打聽囚車的信息。這日天交晌午的光景，小泉回來告訴玉仙說：囚車明日不到，後日准到。到了次日吃完了早飯，小泉出去，又一打聽，離此只有數里之遙。給了店錢飯錢出來，就在石龍溝偏北，有個小樹林內，一等天到日色平西，就見官兵在前，都是些老弱殘兵，俱都抗着刀鎗棒棍，拿着叉的，這個兵器可不能抗着。三三五五亂走，誰也不留神，這兩個是劫囚車的。見囚車一到，有幾匹馬，是本地一個守備，姓陰叫陰兆武，他是行伍出身，外號人稱大刀陰兆武。面如冬瓜，騎一匹豹花馬，馬上掛着一口青龍偃月刀。上首是邢如龍，下首是邢如虎，後面騎馬的是張龍，趙虎，緊後面有兩個步下的，是韓天錦，于奢。路遠走的透乏，在石龍溝南面樹林內歇息去了。又皆因天氣暑熱，還有十幾匹馬，是開封府的班頭韓傑，杜順帶着十數個夥計，將走到小樹林外，忽見樹林中躡出兩個人來，說：殺呀！把那些兵丁唬了個胆裂魂飛，不敢往上圍。撒腿就跑。陰兆武一擡腿，先把偃月刀摘將下來，當下一努力，馬往上一衝，就奔了玉仙來了。玉仙早把一對練子槊手中一提，陰兆武用的青刀，頭一手就是青龍出水。

藏頭鑽馬走對鋒披頭砍。玉仙往旁一閃，讓過刀頭，一抖左手練子槊，正打在手背之上；右手一抖練子槊，又打在肩頭之上；反肋斗墜馬，仗着傷不重，爬起來就跑。那家兄弟一催馬拉刀就剝，這兩個人早被玉仙每人右手上打了一練子槊，撒手刼刀，蹶馬就跑。張龍趙虎韓傑杜順早被紀小泉殺得棄囚車而走。那些兵丁誰也不敢上前，猶如雨打殘花一樣，轉眼間盡剩了囚車。玉仙一見，歡喜非常，先過去奔囚車。那趕囚車的，早就逃命去了。玉仙紀小泉來至囚車之前，玉仙叫了一聲哥哥，都是你不聽妹子的之言，至有今日之禍。就見那囚車裏面之人，蓬頭垢面，滿臉是血迹。玉仙把練子槊收起來，拉出刀與紀小泉用寶劍把囚車一劈。紀小泉說：你老人家慢動手罷。我大伯父不是花白的鬍子麼，這可是黑鬍子。玉仙細細一看，說：哎，嚙，不好了！中了他們的鬼計。紀小泉說：你細看看。玉仙說：不對，是假冲着哥哥。玉仙拿着刀就殺。那個囚犯人說：爺爺且慢，我有幾句話容我說完，愛殺就殺。紀小泉說：別殺，讓他說。那人說：我本是南陽府問成死罪之人。那日牢頭進來，淨找有鬍子的，誰願假沖東方員外，半路之上遇救，也把前罪免了；半路之上不遇救，到京也把前罪免了。我們都不願意去。有一位蔣四老爺，他硬把我裝在囚車之內。爺爺要把我放了，我指你一條明路。紀小泉說：殺

了他也是無用，你說是什麼個明路。那人說：東方員外走的是小路，你們還可趕的上。哪！如若追趕不上，到京都楓樾門外，那裏劫脫法場，伸手可得。玉仙就依了他這個主意，對紀小泉說：「便宜你這老頭子罷。」回頭就走。原來這都是蔣爺出的主意。聽見馮淵說：他們要在商水縣劫囚車，故此假設了一個假的。真的東方亮，髮髻裏頭給他按上迷魂藥餅，多少人護送。小四義劉士杰、南俠，請着冠袍帶履，所有大眾保護。差使用的是一輛太平車，走小路入都。那邊護送囚車的人，遇有劫的，你們往下就跑。張趙那家兄弟連守備走後，韓天錦于奢一見破囚車，問明來歷。倒是這二人把囚車打碎，那犯人纔出來謝了二位。站殿將軍，他把驃子解下來騎着走了。這二人也就投奔京師來了。不表。且說玉仙與紀小泉依了犯人的主意，就奔京都小路而走，一路之上並沒碰見沿路打聽，並沒人知道。那日行至楓樾門外，在關廂路北，找了個店，暫且住下。可巧那店有一個東跨院，上房三間，路西另有一個小門，南面的牆臨街，就住在這裏，打聽差使。一進店，就教烹茶打臉水。吃完了早飯，紀小泉出去進城打聽，天色平西，方纔回來。告訴玉仙說：「開封府真有能人，差使今日早晨進城，不是囚車，就是常行的車。包丞相大概明日奏明，早晨就降旨意，在晚膳後標出去。」玉仙說：「咱們打聽明白，那時出來。」

那時劫蓮花仙子點頭，說：「咱們既來在這裏，絕不能誤事。」二人把主意定好，就在店中聽信。且說蔣爺押解着差使，到了京都開封府，教官人把東方亮搭下車來，班房內看押。展爺請冠袍帶履，率領着衆人始去。就是劉士杰不能進去，也在班房等着聽信。衆人來到裏邊，見包公行禮。展爺把冠袍帶履往上一獻，公孫先生把包袱打開，包公正了正官服，參拜萬歲爺物件，大家全都跟着行禮，然後用香案供奉。包公復又坐下，問大衆怎麼把冠袍帶履取來。展南俠把始末根由，一五一十回稟了一番。包公教公孫先生聽明，然後叫他打摺本，以備明日五更奏明萬歲。隨吩咐升二堂，帶東方亮審問他的親供。一擺手大家出來，二堂伺候。蔣爺出來，先把東方亮魂迷藥餅起將下來，然後用鐵練子把他鎖上。忽聽內面吩咐下來，帶東方亮。蔣爺帶着他進了角門，來至二堂，雙膝跪倒，俯伏在地。包公在上面把驚堂木一拍，說：「抬起頭來。」東方亮抬頭一看，這開封府如森羅殿一般。包公居中落坐，類若五殿閻君，就覺身不搖自戰，體不熱汗流。又見包公把驚堂木一拍，問道：「你就叫伏地君王麼？」暗地勾串賊匪，盜去萬歲爺冠袍帶履，家中擺設藏珍樓，害死兩個校尉，暗地私通襄陽王，種種皆是不赦之罪，快些招將上來，免得三拷六問。東方亮一想，不招不行，如若不招，也怕經不住三推六問，倒不

如一口招承，免受刑法，或者有自己的朋友前來救我，也是有之。他就招了藏珍樓是上輩所遺之樓，樓內雖放着冠袍帶履，是白菊花所盜；私通襄陽王，是朱英傳信；雖是種種不法，全不干他的事情。包公叫他畫招，他就畫了招供，把他釘肘收監，教先生打好摺本，包公退堂。預備次日五鼓上朝，奏聞萬歲，呈進冠袍帶履。單說外面玉仙，叫紀小泉出去打探。外面一陣大亂，店家過來說：二位相公不看熱鬧去嗎？小泉問：看什麼熱鬧？店家說：明天這西門外頭，剛反叛的，今天趕辦不及了，須留到明天剛，今天瞧瞧熱鬧人都去了。小泉說：明天剛人，什麼今天全去看？店家說：你們不知，有胆子小的，是今天去看，胆大的是明天去看。明天一者人多，二則地面哄得大利害。小泉問：今天去看什麼？店家說：看搭棚的，擺設公案桌，栽上樁子，拉上繩網。明天馬步軍隊，都在那裏把守。全是弓上弦，刀出鞘，外面人想進去一個也不能。小泉說：我們不愛看那個熱鬧，今天得便我們瞧瞧去。一轉手，店家出去，玉仙與小泉商議：是今天從牢獄救出來，還是明天劫法場好哪？小泉說：今天晚上不行，一則隔着一道城，二則牢裏人太多，咱們沒到過裏頭裏，面道路不熟。倘若哥哥與大眾收在一處，大家一嚷，就壞了事。若要劫牢反獄，非得人多不行。倒不如咱們還是劫法場，可別容他到法場，一到法場，不容

易救了。說罷，小泉親身去了一躡，半天方纔回來。玉仙問他法場的形像，小泉說：「你老人家也不用打聽，也不容他到法場。一到法場，就不好救了。此時城裏關外亂跑官人，全爲明天護決的差使。玉仙又問：『你看那些官人，像有本事沒有？』小泉說：『難道你沒瞧見那些官人嗎？殺一個全跑了。當夜早早安歇，次日五鼓之時，就起來了。皆因外面吵吵嚷嚷，說差使快到了，自己起來拾奪利羅，帶上練子槊。紀小泉撇上寶劍，先出來把西邊小門關上。玉仙在屋中聽信，也有匹馬來回的亂跑，聽見說總沒見差使到，連紀小泉玉仙在房中急得亂轉。又等了半天，只可出去打聽打聽。開了西邊小門，到了前面，店面已是大開，此時天已紅日上升。往外一看，街上之人全站滿了。外面營兵，全是卒巾號坎，抗的是長短傢伙。紀小泉一打聽，說差使還沒到麼？那人說：『不但差使沒到，連城還沒開哪。我們傳的是五更天的差使，這個時候城還不開，也不知道是甚麼緣故。』正說話間，從正東上來了一匹馬，飛跑說：『閒人閃開，差使到了。』紀小泉往回裏就跑，進了東院，關上小門，同玉仙二人奔到那牆下，聽見破鑼破鼓的聲音，正在牆外二人往牆上一躡，玉仙往外面一瞧，差使，哎喲一聲，撲咚摔下牆來。紀小泉一看，唬了個胆裂魂飛，要問什麼緣故，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九回 玉仙紀小泉開封行刺 芸生劉士杰衙內拿人

且說玉仙與紀小泉將一上牆，往外一看，見那護殺場的，弓上弦，刀出鞘，馬步隊圍着差使，前面有人打着破鑼破鼓，就見有四個官人，全是兵丁打扮，抬着一個莖條框子，上面插着個招字。就見裏面有胳膊，有腿，腦袋上面鮮血淋漓。玉仙一見，就知不好。可巧牆外邊有個人與護法場的人說話，說：「二哥，你與我打聽一件事，這差使準是從城裏頭剛的罷。」那人說：「不錯，是開封府包丞相的主意，怕在城外頭剛，有他的餘黨搶差使，城裏頭剛他省了大事了。」這少刻到法場，把他腦袋一掛，身子一擡，就算沒有事了。玉仙聽見他的哥哥已死，早就摔下牆頭。紀小泉也就躡身下來，把玉仙腿盤上，撻了半天，纔悠悠氣還。他把牙一咬，說：「好包黑子呀！黑炭頭，我與你誓不兩立。」紀小泉說：「不可高聲，倘若被人聽見，那還了得。」有什麼話，咱們房中去講。玉仙哭哭啼啼，叫紀小泉攙着他，來到房中，坐在坑上，大放悲聲一哭。紀小泉苦苦的相勸，說：「你要大聲一哭，叫外面聽見，反爲不美。咱們打算報仇就是。」玉仙說：「我要不殺開封府，我這口怨氣難消。」紀小泉說：「我陪着你去殺。」玉仙這纔把眼淚止住，對着紀小泉說：「海角天涯，你奔你的生路去罷。我今晚殺得了包丞相，那是該他陽壽將終，我殺不了包丞相，他手下能人。」



甚多，我就死在開封府了。紀小泉說：你也不犯說這樣絕話，咱們今晚要去見機而作，不怕今天不成，還有明天；明天不成，還有後天。只要那時得手，咱們務必結果他的性命，替伯父報仇。玉仙點頭說：我總不連累與你。紀小泉說：我言在先，咱們生，生在一處；死，死在一處；絕無半字虛言。倘若我說話不實，必招橫報。玉仙聽他言語，很覺歡喜。復又議論，偷要把他殺了，咱們投奔何方？紀小泉說：要結果他的性命，不如到黑虎觀找我大姑姑去問他投何方，他必是要上朝天嶺。紀小泉說：你們總是親姊妹，你同着他上朝天嶺。玉仙說：你不上朝天嶺，我忍拋下你麼？咱們一同到黑虎觀見着我姊姊，把我報仇的事情對他說明，讓他跟王玉上朝天嶺。我問着你，你說投奔何方，咱們就投奔何方。紀小泉一聽，滿心歡喜，叫店家烹茶打臉水。早飯吃完，小泉要往開封府探道。玉仙點頭，教他快些回來。小泉出離店外，直奔城門，到開封府前後，全都看了一遍，認明來蹤去路，轉身回來。進了店中，見着玉仙，就把自己外面所看之事，說了一遍。二人又議論誰殺，誰給誰巡風。玉仙叫小泉巡風，他去殺去。小泉點頭，遂即用了晚飯，等到天有二鼓之半，玉仙倒換了女裝，爲是躡房躍脊利落。小泉更換了夜行衣靠，背上寶劍，帶了應用東西。姑娘也背上練子槊，吹滅燈燭，二人將門倒帶，躡房躍脊，出離店外。

直奔城牆。又對着護城河內沒水，直到城牆下面，爬上城去。內裏從馬道下來，紀小泉在前，玉仙在後，穿街過巷，直奔開封府的西牆。紀小泉躡將過去，正遇見打更的小泉過去一把脖子，把打更的提在僻靜所在，往地下一擰，把劍亮出來，在更夫眼前亂晃。那更夫苦苦哀求饒命。紀小泉問：你們相爺現在住在什麼地方，只要對我說明，饒你的性命。更夫說：我們相爺在西花園子，書房內面安息睡覺。別進這個垂花門，那面有個大門進去，見抄手勢的游廊內面，路西有一個瓶兒門。進瓶兒門有太湖石，就在太湖石後，東西配房，北上房五間，那就叫西書房，就在那裏睡覺。小泉聽明，說：待等事完之時，前來放你，隨手撕他的衣襟，塞在口內。有一株槐樹，把更夫放在樹後。二人撲奔那邊大門去了。從瓶兒門躡將進去一看，果然是個花園子，裏面許多太湖山石。見北面五間廳房，掛着堂簾，裏面燈燭輝煌，門外東西擺列四張椅子。椅子上坐着兩個人，一個是白芸生，一個是艾虎。原來在城裏頭剛伏地。君王東方亮，不是包公的主意，是蔣爺的主意。旨意下來，把東方亮凌亂處死。圍城子改了一座廟宇，所有他的田畝，以作抄產。裏面抄出來的東西，陳列器珍珠金銀全行入庫，以備荒年賑濟。另換知府，仍然案後訪拿白菊花，與帶印脫逃之臧能，追捕東方亮的餘黨。冠袍帶履，交給陳總管。

收四儀寶庫。所有拿東方亮之人，俱得升賞。蔣爺親身回稟包公，若剛東方亮非城內行刑不可。包公依了蔣四爺的主意，只管吵嚷在楓楸門外去鬧，其實在十字街大解了六塊頭。顧號令法場，展南俠到了晚間，蔣爺與他商議。此時邢如龍、邢如虎、張龍、趙虎、韓天錦、于奢、連韓傑、杜順兩個班頭，俱都回歸開封府。先回明蔣爺，半路上的假囚車，被人劫了去，就把什麼劫的話，說了一遍。蔣爺算計着，雖然剛了東方亮，還怕不好，晚間就派了大衆分出前後夜來，也有屋內坐更的，也有院中看更的，也有回來巡查的。蔣爺又把劉士杰的事情，對相爺回稟了一遍。相爺另給他一套文書，無論走在什麼州縣地面，文武衙門，準他要人討盤纏。這一道文書要在身上一黏，無論走在那裏，或辦差，或要錢，不費吹灰之力。比江夏縣的文書，大差天地相隔。蔣爺又把劉士杰帶過來謝了相爺。後來艾虎、徐良、盧珍、芸生要與他結義爲兄弟，劉士杰也點頭應允，只可等着明天看了個好日期再拜。此時劉士杰跟着巡查刺客玉仙到的時節，正是艾虎、芸生前夜坐更，在相爺書房外面椅子上坐着。芸生看見由牆頭上條過來了一條黑影，芸生假裝着沒看見，特意說：「老兄弟，你多留點神，我先告告便。」艾虎說：「太哥請便。」芸生就奔太湖山石那裏，假作告便，其實一回來，先把飛蝗石掏將出來，見玉仙還

在那裏爬着，打量着芸生，真沒看見他哪。芸生拿着飛蝗石對着玉仙打將出去。吧的一聲，正打在玉仙腮頰之上。玉仙一扭臉，背後拉刀，緊跟着，又是一塊飛蝗石，又打在玉仙肩頭之上。這兩塊石頭，打的玉仙吃一大驚，一擰身就躡上牆去。芸生說：有賊！艾虎一聽，也就拉刀往下就追。玉仙一跑，順着游廊直奔正南。玉仙剛下遊廊，奔西面的矮牆，說了一聲風緊扯華。他爲的與紀小泉送信，就見颯的一響，來了一枝鏢，只不知道這枝鏢從何而至。低頭一看，牆下面有個人，又給了他一刀。嚇的不敢站住，出了開封府，直奔城牆，由馬道躡上城去。後面是艾虎苦苦不捨，追他到城牆之下，也打算由馬道追上城去。追的玉仙一急，扳子一塊城磚，對着艾虎就砸。要問艾虎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回 艾虎三更追女寇 于奢夜晚獲男賊

且說玉仙上了城，見艾虎苦苦的追趕於他，扳起一塊城磚就吧的一聲，砸將下去。也幸艾虎的眼快，往旁一閃，躲過城牆，倒把小義士唬了一跳。再往上一瞧，那個女賊蹤跡不見。後面芸生也就趕到。二人同回開封府。且說玉仙上城剛要下去，又不捨紀小泉，自己心中想道：我嚷風緊扯華，他什麼會沒來呢。爬着馬道城牆看了一看，還是看

不見。想這紀小泉爲我的事，捨死忘生，倘若他要有點不測，如何對得起他。將要下城，忽見正東上來了一條黑影，飛也相似，直奔城牆，身臨切近，正是紀小泉。玉仙這裏一擊掌，下面也一擊掌，紀小泉躡上城來。玉仙問：你因爲何落後，我正放心不下，要尋找你去。紀小泉說：你嚷風緊扯華，我可聽見了不能出來。我這裏有種物件，你來看，比包文正還強哪。就懷中掏出來遞給玉仙。玉仙接過來一看，說：哎喲！此物你從何處得來。紀小泉說：你奔了西院，我上了過廳，原來是個穿堂。那穿堂之內，東西都是屋宇，全是荷葉板門。東西有塊匾，是印所二字。我心中一動，就用投簧匙投他小鎖，投開了門，進了裏面，晃着千里火，屋中有頂豎櫃，我把豎櫃上小鎖頭撞下來。還有封條，全給他撕了。上面櫃中，盡是公事，下面櫃中，內有印色盒子。我把印匣上鎖頭擰開，把裏面印信拿出來。這個時候，你在外面喊叫風緊，我不能答言，我慢慢出來，也沒人看見。我料你必是回店去了。我趕在這裏，聽你擊掌，你雖不能把包公殺死，我今得了他一顆印，別看他是個當朝宰相，沒有印也不能做官。玉仙說：雖然得著他一顆印，是你得來的，我還得多少給我哥哥報點仇纔行。紀小泉說：你要報仇，有一件可報的事情。玉仙問：那件可報。紀小泉說：穿堂後頭，就是他妻子所住的地方，那院內並無男子，你我

把他妻子殺死，算報了仇了。要殺包丞相，只怕有些費事，看著他的人太多。玉仙說：那也使得。紀小泉說：今日天氣可不早了，明天咱們再去罷。玉仙一定要去，紀小泉只可跟隨。玉仙他把印揣好，二人復又下了城牆，撲奔開封府，仍從西牆跳將進去，直奔後面。走到穿堂，玉仙還往印所瞧了一瞧，出了穿堂，將要撲奔正北，前面有一段長牆，另有四扇屏門，此時已然關閉。二人剛往牆頭上一竄，就見後面五間上房，兩耳房，東西配房。剛要下來，不料東邊角門出來了一個人，一聲怪叫，霹靂相似，說有賊了！一個箭步躡將過來，掄起鐵棍對著紀小泉打來。他往旁一閃，噹的一聲，嘩喇嘩喇打的牆頭上磚瓦亂落。又一嚷有賊了，掄棍就追。紀小泉玉仙躡下牆頭，往西就跑。金鏢無敵大將軍于奢這一喊叫，西院的人俱都聽見了。盧珍于義劉士杰白芸生，全從西牆上來。這回艾虎可沒來，皆因頭一次白芸生一追玉仙，艾虎也跟著追下來了。劉士杰一鏢沒打着玉仙，又一刀也沒砍着。他見艾虎白芸生全都追下女賊去了，他倒躡進牆來，在包公書房台階底下保護包公。然後艾虎白芸生展南俠蔣平，全給包公道驚來了。蔣平見劉士杰說：你作什麼，在這裏站着？劉士杰說：我怕賊人的夥伴多，咱們人都追下那個女賊去了，倘若再來一個，包公這裏豈不擔驚，我故在此保護包公。蔣平說：這

纔叫見識哪。倒把艾虎白芸生囑咐了一頓。你們遇見這個事情，總要留看家的要緊。然後進裏面與包公道驚。正要睡覺，一擺手大家出來。蔣平問：「這個女賊，你們看出個是誰沒有？」艾虎說：「我看出來了，就是三哥怕的那兩個丫頭。可不知道是金仙是玉仙。」蔣平道：「管他什麼仙，咱們總以防範爲是。」劉士杰仍然出來，還是白芸生艾虎守着包公。工夫不大，又聽東院一嚷，艾虎沒來，就是白芸生等全從西院上牆一看。這回可是兩個人，大家都躡下牆，亮出兵刃，往上一圍。又見從南牆上躡過三個人來，是展南俠、邢如龍、邢如虎，也就往上一圍。玉仙用刀亂砍，邢如虎用刀，展南俠用劍，往上一迎，噹啷一聲，把刀削爲兩段。玉仙躡出圈外，一回首，把練子槊拉出來，對着南俠一抖。展爺急速用劍敵住，再用寶劍一削，可就削不動了。玉仙把一對練子槊掄開，如同流星相仿，五尺以內進不來人，隨使隨走。口中說道：「扯華！他就躡上南房去了。」邢如龍、邢如虎也就躡上房去。玉仙下南房，奔西房下去。邢如龍一追也上西牆。他本是一隻眼睛不甚得力，玉仙使了個犀牛望月的架式，一抖右手練子槊，正打在邢如龍肩頭之上，撲咚栽下牆來。邢如虎趕緊把他攙將起來，摸了摸肩頭之上，腫起一個大泡。再說，小泉見了玉仙一走，也打算逃躡性命，就沒動手。他又懼怕南俠這口寶劍，好容易躡

出圈外也往南房上一縱。大家要追，南俠說：別追。紀小泉單脚剛一找房屋，于義廳的就是一鏢，沒打着。劉士杰一鏢也沒打着。南俠不教追，也是要拿暗器打他。南俠一袖箭也沒打着。這三枝暗器，難爲紀小泉躲閃。論說都是百發百中，也是他活該，走了也就沒有事了。這一來把他的暗器招上來了，掏飛蝗石對着于義打來，倒沒打着。于奢從下面颯的一聲打上來，一丈長的一個暗器。就聽噹哪一聲，把小泉右腿砸折，撲咚一聲栽下房來。衆人一看，全都哈哈大笑，說：倒有一宗撒手鍊，沒聽見說過有撒手棍。渾人使的渾招數。這一撒手扔棍，直把紀小泉打下來了，並且把腿打折一條。大家過去，把他捆上。站殿將軍托人上房拿棍。此時後半夜坐更的也全醒了，馮淵、徐良、胡小紀、喬彬、馬龍、張豹、韓天錦、史雲、龍滔、史丹，皆因在團城子作內應有功，蔣展二人回稟了相爺，包公把他前罪已免，如今也在開封府效力。此時大衆全都過來，一打聽，拿住刺客，馮淵把紀小泉往起一提，連大衆奔西書屋回稟了包公，拿住刺客之事。包公聽了明白，拿住刺客又起來。大衆在外面等着，包公穿好衣服，方敢進去。就在這個時候，有更夫飛也相似身臨切近，氣吁吁的說道：可了不得了。展爺忙問：什麼事情？更夫說：我們有個夥計叫王三，有兩個賊，一個男賊，一個女賊，把王三捆住了，嘴內堵着東西，



扔在大槐樹後頭，我過去給他解開，摸出口內的東西。他說見賊出入，來了兩蹙。我們提燈各處一照，穿堂內印所門大開。老爺們快快去看看罷。蔣平一聽，大家全是一怔，急忙派幾個人預備燈火，奔至印所用燈一照，門是大開。又見裏面豎櫃頂，櫃門子大開，一找印匣裏面，印信蹤跡不見。蔣平怔呵呵的說：「這事可什麼個辦法？空有咱們這些人，將相爺的印信丟失，該當何罪？」衆人說：「只可見包公回說。」蔣平說：「先前沒咱們這些人，也不丟東西；如今人多，反倒把印信丟失，你們隨着我請罪去罷。」衆人跟着蔣平到西花園，有未跟過來之人都來打聽。蔣平把丟印事情一說，大衆一聽，也痴呆目瞪了。徐良說：「何不問問刺客，他必然知曉。」馮淵說：「這個刺客你認得他是誰？不知他叫什麼名字，我從糕餅舖拿住白菊花抗至樹林，我一更換衣冠，就是他給我一飛蝗石，念了一聲無量佛，他把白菊花也救走了，我把薰香盒子可也丟了。還有一個老道與他在一處，還怕他也來了哪？」蔣平復又派人前後巡查。又問紀小泉說：「朋友你貴姓？」紀小泉說：「不必問我姓名，行刺盜印，全是我一個人，也不用你們三推六問，我敢作敢當，愛殺愛剮，任聽其便。」此時包公裏面傳出話來，要見展蔣二位護衛。二人進去面見相爺請罪，說把印信丟失。包公聞聽一怔，相爺問：「這刺客現在那裏？」蔣平說：「現在外面。」包公

吩咐一聲，將他帶來盤問他一番。蔣平出去把刺客往內一帶，搭將過來。紀小泉右腿已折，在包公前也不能下跪，就在地下歪着一坐，可是捆着二臂。包公在燈光之下一看，這個人長的眉清目秀，隨問道：小偷兒，爲何前來盜我印信？紀小泉說：包公不必細問，我速求一死。包公說：你就是求死，也得把印信招將出來。紀小泉說：我把印信盜在手內，一時忙疏，我扔在牆外去了，必是被別人檢拾去啦。包公說：本閣這裏焉容鬼混。吩咐看夾棍。外面官人進來，將賊人夾起來，用十分刑。蔣平一看，紀小泉一語不發，氣絕身死。這一死，要問印信的下落，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零一回 包公開封府內丟相印 徐良五平村外見山王

且說相爺見刺客死去，吩咐用涼水噴醒，仍然不招。相爺只得退堂，吩咐護衛細細拷問。蔣爺遂到校尉所，連用幾次的非刑。紀小泉這纔受不起了，自己暗叫玉仙，事到如今，我可顧不得你了。想罷，說：老爺們在上，事到如今，我不能不招了。石龍溝劫奪囚車，實是東方亮的妹子。楓楸門外耍劫法場，也是東方亮的妹子。不料在城內剛了東方亮，如今行刺盜印，也是他的妹子，前來教我給他巡風。不料我被捉拿，他就拿印逃命去了。蔣爺問：他奔什麼所在？紀小泉不肯把他上黑虎觀的事情說出來。就說他拿着

這印信，奔朝天嶺去了。蔣爺說：此話當真？紀小泉說：我要不招，你就把我打死，我也是不招；我既是招了，若有半字虛言，情甘認個副罪。蔣爺吩咐把他釘肘收監，然後大家議論不定。紀小泉說的此話實與不實？馮淵在旁言道：我聽晚間他議論此話不虛，還有朝天嶺那人姓王。徐良說：他叫王玉，外號叫金弓小二郎。馮淵說：對了，他們議在商水縣劫囚車，準是沒上商水縣去，在石龍溝劫的。石龍溝沒劫着，真的這們纔入都劫法場。入都又沒劫着，纔生出這個主意來了。蔣爺說：只可明天回稟相爺，去幾個能人，探探朝天嶺去便了。劉士杰與邢如龍、邢如虎三個人過來說：請問四大人朝天嶺去過沒去過？蔣爺說：沒去過。你們三人可曾去過？全回說：沒到過那裏，就是聽人家說過。邢爺說：外面有十里的水面，通着馬尾江的大江。南北天然山島，一個叫連雲島，一個叫銀漢島。有個寨叫中平寨。水內有水輪子，有個滾龍擋，上全都有刀。這個擋不分日夜的亂轉。上山四十里的地，山路上邊纔是山寨。馮爺說：任是什麼人也不用打算進去。這朝天嶺非得有會水路，有慣走山路的，纔可以得上去。這個山路最險，外人不用打算進去。蔣爺一聽，說：這還了得，這樣說來，非我去不行。正然談論，包公上朝，話不絮煩。相爺早朝已畢，回至開封。展爺與蔣爺進去，回見包公，稟明了紀小泉所招的言語。

相爺就派他們至朝天嶺探聽信息。蔣展二位出來議論派什麼人看家。可巧二義士韓彰從外面進來。大家見禮已畢，韓二爺先就打聽開封府有什麼事情沒有。蔣爺就把丟冠袍帶履，拿白菊花，冠袍帶履，可是請回來了，拿白菊花，至今未獲。昨晚又有丟印一節事情，說了一遍。韓彰一聞此言，也是一怔。南俠蔣爺只可帶着他進去參見包公，然後出來。蔣爺與南俠議論，教韓二爺看家。南俠又怕韓二爺一個人勢孤，又把那家弟兄留下，說：你們務必留神，看守相爺纔好。三個人點頭遵命。蔣爺又教徐良過來，說：朝天嶺既然是山路又最險，你先去把你父親請出來，要論走山路，誰也不似他能走。徐良說：我去把我父親請來，咱們在那裏相會。蔣爺說：你先走，我們後走，以潼關爲度。你們爺兒兩個到潼關打聽我們過去了，你們就往前面追趕；我們要是未到，你們爺兒兩個人就在那裏等着，咱們一路前往。徐良拿了自己應用的東西，帶上盤費，辭別了大家，出離了開封府，走出了西門，奔山西大路。在路上曉行夜住，一路無話。那日到了家中，家人見少老爺，全都過來行禮。徐良到裏面先見了母親，跪倒磕頭。老太太一見徐良回來，十分歡喜，行禮已畢，叫他坐下。徐良問：母親我爹爹往那裏去了？老太太說：天倫由你走後，上陝西去了。老太太又說道：自從你上京去以後，你爹爹那日出

門，遇見他的一個總角之交，是個老道，姓闍，叫闍道和。這個老道有個師兄，姓呂，叫道爺。如今這呂道爺在陝西地面置了一座廟，教上清宮。這個道爺見你父親，教他上陝西去散散心，故此你父親跟着這闍道爺上陝西去了。徐良說：孩兒來得實係不湊巧，如今京都都有要緊的事情，老太太問什麼事情，徐良就把始末根由的話，對着老太太告訴了一遍。老太太說：這可不巧，再者他又沒准日限回來。徐良說：這上清宮可准不知在甚麼地方，老太太說：那廟我知道他的地方，出潼關過了馬尾江有座大山，山上有三段梁，由山下往上去有個青石梁，有個紅石梁，有個白石梁，就到那上清宮啦。徐良說：只可孩兒找他老人家去罷，並且也是陝西地面。我找他老人家，再上潼關找我四叔去，也會在一處了。老太太又問：我兒在外邊定下親事了。徐良道：你老人家怎麼知道？老太太說：前者你父親走後，有一位在遼東作過武職官，如今告老，姓尚，教尚均義，他的女兒乳名玉蓮，給了你了。徐良一聞此言，雙膝點地，說：母親恕孩兒不孝之罪，在外面私自定親，並未稟明父母，孩兒就是不孝。老太太說：此事我兒辦的甚好，爲娘的也看見過尚家的書信，是你身臨險地，人家救了你的性命，又把娘姑給你，又有石家的媒保，他上輩又是作官，這可稱得起是門當戶對，爲娘的十分歡喜。徐良磕了

三個頭起來，立刻告辭，叩別娘親，自己出門直奔陝西來了。仍是夜住曉行，到潼關說明來歷，方纔出去投奔馬尾江。那日過了馬尾江，望見正西，一座大山，往西北全是山連山，嶺套嶺，真不知套出有多遠去，自己也不認得從那裏走，又怕多繞了路程，也不知准有多遠纔到。可巧遇見一個農夫，打聽路程。農夫說：你由此往西山下有一段熱鬧街，過了這街就是山口，進山口往上走，有三段大梁，就是上清宮。那人說：你順着我手看，論說這裏就看見了。徐良順着他手一瞧，果然就看見了，在西南半山腰中，周圍全是松樹，環抱着一個廟宇。徐良說：借光。自己投奔正西來了。別聽說，看見可是看見了，要走一時可不能得到。常言說的好，望山跑死馬。徐良到了熱鬧街，覺着腹中飢餓，路北有座飯店，找了一個座位坐下。把過賣教過來，要菜要飯。過賣的答應下去，把飯菜擺放在桌上。徐良吃得飽了，見天氣不甚太晚，諒來趕得到上清宮去。會過飯鈔，徐良出了飯舖，進了山口，進青石梁，迎面來了一隻老虎。要問徐良怎樣，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零二回 青石梁上捉猛獸 閻家店內遇仇人

且說徐良進了山口，走到了青石梁，忽然起了一陣怪風。這一陣風吹得徐良毛骨悚然，暗暗的吃驚，說聲不好，忽見石上蹲着一隻斑斕的猛獸，二目如燈，口似血盆，把尾

巴綆將起來，打山石吧吧的亂響。徐良見這斑斕的猛虎，躡山跳澗，奔過來了。山西雁把大環刀一拉，右手掏着一枝鏢來，等着猛虎，看看臨近，對着徐良往上一躡。徐良先把左手的鏢，對着猛虎的胸膛一抖手，正打在他的前胸，緊跟着大環刀，往虎前心一扎。說的遲，那時可快，把刀扎進去，趕緊往外一抽，自己一躲閃，那虎一撲，徐良沒撲着，反倒中了一鏢，受了一刀，撲喃一聲，摔倒在地。若論虎的氣性最大，又往上一躡，夠一丈多高，唔的一聲吼叫，復又摔倒在地。那虎躡了三四回，方纔氣絕身死。此時徐良隱在樹後，不敢出來。直等到老虎氣絕之後，方敢過來，一瞧猛虎雖死，仍是睜着兩個眼睛，山西雁倒覺着後怕起來。又一想，這上清宮是去好，還是不去好，正在猶豫之間，忽見打山洞裏，蹭蹭躡出幾個人來，全是高一頭，闊一膊，年輕力壯之人。每人手中提定虎鎗，又過來都與徐良行禮，說：我們全是獵戶，奉我們太爺之諭，在此捉虎，不料壯士爺你把老虎治死。徐良信口開河，說：我打他一個嘴巴，把他打了一個筋斗，又給他一個反嘴巴，又打了他一個筋斗，然後一撒手，一個掌心雷，就把那老虎劈了。獵戶一聞此言，更透着敬奉了，說：這位壯士爺還有法力哪。徐良說：你們這裏有多少老虎，待我去與你們除盡了。獵戶說：就是兩隻虎，那一隻公虎，由我們拿住，皆因在闔家店。

外把那虎一劍，這隻虎就出來傷人不少，在山裏傷人也不少，我們奉太爺之命，捉拿此虎，賞銀五十兩。我們太爺還要這張虎皮，再給銀五十兩，前後共銀一百兩。我們同着壯士去領銀子去。徐良說：「慢說一百兩，就是二百兩，我都不去。」獵戶說：「你既不要銀子，見見我們闔掌櫃的去罷。」徐良却情不過，只就跟着他們復又奔山口而來。後面獵戶把虎捆好，搭着出山。這一出山口，把信息傳與外面，頃刻間，瞧着熱鬧之人不少。只見扶老攜幼，連男帶女，一傳十個，十傳百個，轉眼之間，擁擁塞塞，全是異口同音，說這山西人兩個嘴巴，一個掌心雷，打的老虎，也有瞧徐良的，也有看虎的。頃刻間到了闔家店，從店內出來十幾個夥計，擁護着兩位店東。那二人俱是七尺身軀，全是寶藍色的衣服，壯士打扮，身臨切近，獵戶給見了一見，說：「這就打虎的壯士爺。」徐良見那二人，彼此見禮。徐良總沒說出自己真名真姓，就告訴人家，姓任。一問二位店東姓闔，是親兄弟二人。一位教闔勇，一位教闔猛。獵戶把那隻虎仍然掛在店外，教衆人瞧看。店東把徐良領至裏頭，進上房屋中落坐，教夥計獻茶。然後問徐良是怎麼把這隻虎治死的。徐良也不能改口了，只可說兩個嘴巴，一個掌心雷打死的。闔勇闔猛二人連連誇讚，真是世間罕有之能。回頭吩咐教獵戶別把虎掛在店外，倘若再招虎來，那可不



是當要的，教他們搭着上縣去罷。外邊獵戶答應，真搭着老虎上縣報官不提。店東當時吩咐一聲看酒。徐良說：酒我可不是吃，因吃醉了怕遇見老虎。閻勇說：我們做處可沒有什麼出色的土產，就是透瓶香酒，普天下那裏也不行。如今兄台已把老虎打死，也沒有別的事了。天氣已晚，也不用走了，就住在咱們店中，有什麼事明天再走。今天咱們盡醉方休。兄台如不嫌棄，還要結義爲友哪。徐良無奈之何，只可點頭。頃刻間排列杯盤，徐良當中落坐，閻家兄弟執壺把盞，每人先敬了三杯，然後各斟門杯。有店中人來回斟酒。徐良素常雖不歡喜吃酒，今日這酒真是美味，不怪人家誇讚。自己也想開了，今日放量開懷，明日仍然是不喝。左一杯右一杯，三人吃着酒，就談論些個武藝。馬上步下，長拳短打，直吃到天交二鼓，把徐良喝了一個大醉，身軀亂晃，說話的聲音也就大了，東一句，西一句，也不知說些什麼。人家要與他豁拳行令，別瞧徐良是那樣的聰明，這些事他是一概不會。閻家弟兄見徐良真醉了。徐良說：我可實在不行了。你們別讓我喝了，老西的腦子內都是酒了。閻家兄弟說：既然這樣，你就歇息去罷。徐良問：我在那裏安歇？閻家兄弟說：後面有三間廳房，前後的牕戶最涼爽無比。徐良說：很好。教夥計打着燈籠，徐良一溜歪斜。閻家兄弟攙着他，這纔到了後面三間上房。前面俱

是牕戶，迎面一張大竹床，兩張椅子，一張八仙桌兒，就教他在此屋內睡。徐良問後面可有女眷沒有？要有女眷，我可不敢；如沒有女眷，我可要撒野了。閻勇問：兄台怎樣教撒野？徐良說：我把衣裳脫了，涼爽涼爽。閻勇說：聽兄台自便。後面並無女眷，我們還是不陪。少刻與兄台煮一壺茶來。徐良說：很好。就把衣裳脫下來了，赤着背膊，連鏢囊，花裝弩，袖箭，飛鏢，石，大環刀，一併全用他的長大衣襟裹上，頭巾也摘下來。自己一邪身，就躺在竹床之上。酒雖過量，躺下仍然睡不着，翻來覆去，心中類着火一般。酒往上一擁，躺着不得力，復又坐起來了；坐着不得力，復又出來到院子走走。到院內被風一吹，心中很覺得爽快。心中稍微安定，只覺得一陣困倦，這可要到屋內去睡。將到上堦台石，忽見有一個黑影兒一晃，自己又一細瞧，蹤跡不見。心中一動，莫不成吃醉了酒，眼都迷離了，自己晃悠悠，來到屋中，往竹床上一躺，把兩隻眼睛一閉，枕着他的衣服，就沈沈睡去。別看徐良睡不着，這一蹙出去，可不要緊哪，唬跑了兩個刺客。你道這兩個刺客是誰？就是梅花溝兩家寨主：一個叫金永福，一個叫金永祿。皆因擂臺上唬跑，直奔陝西朝天嶺去。行至朝天嶺，見着王紀先與王紀祖，就把團城子事情，對着他學說了一遍。王紀先說：賢弟原來爲我們涉一大險，不知王玉弟他怎樣了。永福永祿

二人全說不知。王紀先派人打聽王玉的下落，這兩人回梅花溝，皆因這一天正在店內，忽聽外面一陣大亂，說有了打虎的壯士了。金永福金永祿也是出來看看。將一見面，正是徐良，把金永福金永祿這兩個人，唬了一個胆裂魂飛。二人回到店中一議論，這可是仇人。今天來在咱們的所在，金永福問金永祿，你打算什麼樣辦理？金永祿說：就是前去行刺。金永福說：我也打算這個主意。金永祿說：我去。金永福說：不能，還是我去。二人謙讓了半天，這纔一路前往。晚間天交二鼓，二人換了夜行衣服，背着單刀奔閻家店而來。將到了閻家店，躍牆而進，但不知徐良睡在什麼所在。兩個人將到後院西房的後坡，將要往前邊一縱，正是徐良頭次出來，就把這二賊唬跑，復又躡到後坡去了。二人低低一說，看這個老西他是要見咱們，還是沒看見咱們？金永福說：他又不是個神仙，你看他那樣形色，好像吃醉了酒的光景，必是他打虎有功，閻家兄弟拿酒把他灌醉。他如真吃酒醉了，那可是鬼使神差，該給咱們綠林的人報仇了。他要睡着了，不勞吹灰之力，你給我巡風，我進去殺他。金永祿點頭，咱們一齊動手。二人等了半天，噹噹噹，正打三更。二人復又躡到前坡，將到前坡，復又躡回去了。你道這是什麼緣故？店中夥計奉了店東之命，泡了一壺茶，與徐良送茶來了。怕他睡醒發渴，夥計拿着

茶，到屋中用燈一照，徐良在竹床之上，已經睡熟。又不敢驚動與他，就把那茶壺放在那八仙桌上。夥計拿了燈籠，將要一走，那燈忽自己滅了，把夥計唬了一身冷汗，往外撒腿就跑。夥計一想，又沒有風，什麼這燈就無故吹滅了，別是鬧鬼罷。到了前邊告訴掌櫃的，這個事情詫異。被閻勇威唬了一頓，唬的也就不敢往下再說了。再說金永福、金永祿他二人，又等了半天，仍然到了前坡，料着徐良大概睡熟了，靜悄悄的聽着，像的打呼聲音。二人躡下西房，永福在前，永祿在後，將到塔台石，永福把刀亮將出來，永祿也把刀拉出來。二人往屋中一躡，要一齊下手，忽見那竹床往上一跳，牀下有人說：刺客到了。徐良由夢中驚醒，睜眼一看，果然有兩個人往外就跑。徐良躡下牀來就追，追在院內，忽見有兩條黑影，躡上西房。自己要往房上一追，一想手無寸鐵，又沒帶着暗器，趕緊回來取刀。進至屋中一找，鏢囊衣襟帶刀，蹤跡不見。不知這些物件，那裏去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三回 因酒醉睡熟丟利刃 爲找刀打架遇天倫

且說徐良由夢中驚醒，只覺竹牀往上一跳，下面有人說：刺客到了！刺客到了！自己出去沒追上刺客，反倒把東西全都丟了，連連喊叫店家，快掌燈火來。此時閻家弟兄，仍

然在前邊飲酒。夥計說：客人在後面曬起來了。閻家弟兄立刻叫夥計點燈，直奔後面。夥計進了後面，先把燈點上。徐良一把就把閻勇揪住，說：你原來外忠內不實之人，好好賠我的東西。閻勇說：你且撒開，你有甚麼事好說，你丟了什麼？徐良說：我的衣服鏢囊到都不大要緊，總得有我的大環刀。沒有了，我的大刀如同沒有我的性命一般。閻勇過來說：你撒開，你說我們偷了去，就算我們偷了去了。徐良這纔撒開。閻勇問：倒是你什麼丟的？徐良就把丟刀的話，學說了一遍。閻勇說：你明明看見兩個人從房上走的，什麼說是我們偷的？再說世界之上有恩將恩報，那有恩將仇報之理。你給我們這一方除害，感情不盡，什麼反倒偷你哪？再說就是偷你，真有金銀財寶，你那衣服有什麼用處。再說你又親眼瞧見兩個人走的，什麼一定是說我們偷的。徐良說：這個事情，你們要明偷，知道我也不答應；你纔用酒把我灌醉，預備兩個人把我的東西偷去了，又把我叫醒哪，不是你們定的計是誰？閻勇說：你去打聽打聽我們閻家店，多們作過這個非理之事。你再想想，莫非這裏有你的仇家，也是有的。徐良說：我乃山西人氏，這裏焉有仇家？閻勇說：這也難以定準。徐良想了一想，你們這裏都叫什麼地方？閻勇說：叫馬尾江三千戶五平村桃園八寶村斷頭峪梅花嶺梅花溝朝天嶺。徐良說：別說了，

梅花溝在你們這裏。閻猛說：在這裏。徐良說：得了，我真是有了仇家了。閻猛問：是誰？徐良說：梅花溝有個金家店，有個金永福，金永祿，你可認得。閻猛說：不錯，有個金永福，金永祿，是兩個山賊，我們素不來往。他們知道我們閻家是一大戶人家，他們依仗他是山寇，他們不在山上，佔了咱們的邊界開店，可也沒有什麼意外的什麼事情。他那店中盡住是黑門的人。徐良一恭到地，說：二位可是實在得罪，明天借一套衣服，借一口刀，我去找他們兩個人去。不用說，準是他們兩個人。閻勇說：壯士乃是山西人，怎麼會與他們有仇哪？徐良說：等明天我找着他們之後，回來我再告訴你們這細情。閻家弟兄連連點頭。等到了次日，閻勇給他拿一套衣服，一口刀，也是行家使的利刃。仍然帶上自己頭巾，就要起身。閻家弟兄苦苦相留，纔喫完了早飯，閻勇帶了他出了店，叫他看見馬尾江，一直往北。過了斷頭峪，往西是三千戶，往西北是銀漢島。靠着銀漢島下頭就是梅花嶺，那邊就是梅花溝。徐良記在心中，辭別店東，直奔正北。過了斷頭峪，往西走下來了。見一片住戶人家，房子一層一層的，門戶一個挨一個。由後街往西走在西邊，自己心中納悶，此處怎麼住着這些個人家。再說房屋都齊整，走在緊西頭，見有一段長牆，牆裏頭有一棵小桃花樹，樹上有一根青竹竿。上面挑着自己的鏢囊，只見

被風飄擺，來回亂晃，自己猛然驚心，大概這準是金永福金永祿家裏。順着長牆，由西往南一拐，走在南邊，復又往東，纔看見這個大門，見門口有數十個家人。徐良氣哼哼的來至門口，見是廣梁大門，有兩條板櫓上坐着數十個人，連忙問道：「你在這裏找誰？」徐良瞪着二目，說：「你們這裏可是大王爺家？」衆人一聽，這人口出不遜，也就沒好話對他說。不錯，我們就是大王爺家。又一看徐良那個相貌，說：「你有什麼事情？」山西雁說：「快叫你們大王爺出來見我，給我大環刀，別無話講。如若不給，你們這些烏八的休要想活命。」家人見他一罵，就先過來了兩個，說：「你姓什麼？」徐良說：「告訴你們大王去，我叫祖宗。」家人一聽，氣往上沖，過來揪他。那個就要扳腿，揪他的，被他咯膊一擋，又一拳，撲哧一聲，那人就摔倒在地。那扳腿的被他一脚，咕咯咯的亂滾。那幾個如何答應，往前一樓一擁而上，依仗人多勢衆，大家一齊動手，如何揪得住徐良。他用了一個掃堂腿，大衆全都掃倒了。衆人全說這老西是一個行家，手裏又活，告訴咱們員外去罷。徐良仍然是大嚷，說：「叫你們大王爺出來見我。」家人往裏就跑，可巧門內有個人細聲細氣問道：「外面有什麼人，爲何這等喧嘩？」從人齊說：「少爺快出來罷。」外面來了一個瘋子，他說：「咱們是大王爺家。」那人從門內出來，帶一頂白緞子武生巾，白緞子箭袖袍，五彩絲

蠻帶，薄底靴子，葱心綠襯衫，面如粉團，五官清秀，問道：什麼人敢在我門首撒野？徐良說：祖宗！快叫你們大王爺出來見我，少爺一聽氣沖兩脅，你是那裏來的狂徒，敢在此處撒野，招打！往上一躡，左手一晃，右手就是一拳。徐良一見，就知道他是個行家。二人一交手，繞了十幾個灣兒。徐良一腿踢了一個筋斗。山西雁往旁邊一閃，說：你還得練去哪。快叫你們老大王爺出來見我，那人說：狂徒！你在此等候與我，少刻就來，上裏面取兵器去了。見那人提了一條花鎗出來，對着徐良就打。徐良一躲，就把他的鎗杆往懷中一帶。將要抬腿踢他，忽聽裏面大吼一聲，說：什麼人，待我出去看看。徐良一聽，這一個聲音，就喫驚非小。果然一見面，是他老子徐三老爺。徐良撒手扔槍，雙膝跪倒，說：你老人家因何在此處，孩兒叩頭。原來徐慶跟着閻道和到了上清宮，見了呂道爺，很爲開心，就此住了二十餘日。又透着在山上悶倦了，閻道和又同着他逛馬尾江，順着馬尾江繞到三千戶，說到我哥哥家走走。徐三老爺問閻道和說：你的哥哥是誰？道和說：我哥哥叫閻正芳，當初做武職官，皆因奸臣當道，辭官不做，現在家內。徐三老爺同着閻道和來至閻正芳大門首，叫他家人進去回話。不多一時，閻正芳從裏面出來。徐三爺見這位老英雄，年過六旬，花白鬚鬚，精神滿足。閻道和給一引見。閻正芳與徐三



爺見禮已畢，請徐三爺到裏面，入廳房落坐，這纔對問了來歷。人家那裏待承酒飯，住了兩日，闔道和回廟。闔正芳把兒子叫出來，與徐三爺行禮。徐三老爺見他眉清目秀，齒白唇紅，一問叫闔齊，外號人稱玉面粉哪叱。徐慶很愛，問他所會的是什麼工夫。闔正芳說：這孩子實無出息，什麼都不肯練。徐慶說：老賢姪，你施展施展我看看。怪聰明的，一個孩子，怎麼會不行哪。闔齊無奈，只可打了一種拳。徐三爺一瞧，哈哈大笑，說：這叫什麼本事，差的太多。闔大哥要捨得把這孩子與我，別就誤了他這個年歲。闔正芳說：我求之不得。立刻叫他兒子闔齊與徐慶磕頭。徐三老爺爲師。從此徐三老爺就大闔正芳家內住着，教徒弟早晚學練本事，很爲高興。闔齊跟着師傅練本事，已覺著高興，比跟着父親學練本領，又差着一個層次。到一個月後，更覺着透長，就是力氣不佳。這日出來碰見徐良，如何是徐良的對手。家人進去告訴徐三老爺，徐三老爺與闔正芳一同出來。他一看原來是他的兒子徐良。徐良見他父親雙膝跪倒，徐慶叫他起來，說：你們怎麼打起來了。把徐良叫過來，與闔正芳見禮。徐良跪下磕頭，闔正方叫他起來，又把闔齊叫過來與哥哥磕頭。徐良告罪，說：兄弟實在不知。我要知道是兄弟，我天胆也不敢。闔齊說：小弟要知道是哥哥，我再也不敢與你交手。遂說着往裏一讓，

進大門走垂花門，直奔廳房，入廳房落坐。閻齊與徐良二人垂手站坐。閻正芳教看坐位，說：賢姪你從遠路而來，請坐說話。徐良謙讓了半天，方纔坐下。徐慶問：你什麼事上這裏來？徐良把萬歲爺丟冠袍帶履，拿白菊花，開封府鬧刺客丟印，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徐慶一聽，說：竟有這等事！我可得走。閻正芳說：就是朝天嶺，親家不用走了。大概四老爺必奔潼關，總鎮與我交厚，派人去到那裏打聽。若是四老爺到了潼關，請他上這裏來，到朝天嶺，豈不甚近？徐慶一定要走，閻正芳攔阻不住。徐慶帶着徐良就要起身。徐良說：孩兒不能走，就把丟刀，見着鏢囊的話，說了一遍。閻正芳對閻齊道：還不快與你哥哥拿出哪？閻齊說：我不知道，倒不是我。閻正芳說：不是你，倒是我，還不快拿出來。哪？閻齊說：不是孩兒，必是他。閻正芳問：是誰？閻齊附耳一說，閻正芳一怔，要問他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零四回 見爹爹細說京都事 我姊姊追問盜刀情

且說閻正芳一聽徐良丟刀，疑是閻齊把他的刀盜來。閻齊不承認，說是他。又附耳低言說了幾句。閻正芳一怔，說：不能罷。閻齊說：大概準是他，沒有別人。閻正芳說：徐賢姪不用着急，我叫你兄弟問問去，再作道理。回頭叫閻齊說：你上後面去問問。列位！你道

這個他是誰，聞正芳有個女兒，名叫英雲，是一身好本領。他母親鄭氏，此人是神彈子，活張仙。鄭天惠的姑母。鄭天惠兄弟二人，有個兄弟叫鄭天義，有個妹子乳名叫素花。鄭天惠母親去世，伊妻潘氏也是一身的工夫。鄭天惠之繼母王氏，也是一身工夫，比潘氏强的多。這素花是王氏所生，與鄭天惠、鄭天義是隔山。英雲與素花，他二人朝朝暮暮在一處，學練本事，都是王氏所教。這二位姑娘練的武藝，能打暗器，袖箭鏢，飛蝗石，又能識字，看兵書戰策。他姊妹二人眼空四海，目中無人。閻齊是他們手下敗將。閻正芳要是一時高興，與他們二位姑娘比試，俱不是他的對手，也是一半讓着他。爲的他們練習高興，二位姑娘起的外號，一個叫亞俠女，一個叫無雙女。不但精習武藝，還學習針黹，品貌端方，性如烈火，恨不得眉皺就要殺人。素花時常勸他，亞俠女就聽他妹子之言。方纔說前邊閻齊所說的他，就是他這個姊妹。閻正芳叫他上後頭問去。閻齊走到娘親屋中，婆子說：大爺來了。鄭氏老太太說：叫他進來。閻齊進來見了老娘，深施一禮，往旁邊一站。鄭氏問：我兒有什麼事情？閻齊就把前邊師兄怎樣來的，怎樣丟的鏢囊與大環刀，見咱們後院掛着鏢囊，說了一遍。老太太說：叫婆子到後院看看，有這個鏢囊沒有？婆子答應，到後院就把鏢囊取來。老太太一看，又問：閻齊你可準知道。

你姊姊呀？閻齊說：別人沒有。老太太叫婆子把小姐喚來。去不多時，老太太見姑娘進來，給老娘道了一個萬福。老太太叫他坐下。姑娘問道：母親叫丫頭進來有什麼事情？老太太未及開言，姑娘見閻齊在老太太身後藏着。閻齊說：你好好把東西給人罷。人家找上門來了。一個姑娘家偷人家的東西，有什麼臉面見人。姑娘一聽此言，氣沖兩脅，要追着打，被老太太把他攔住。叫姑娘復又坐下，說：到底是件什麼事情？姑娘說：母親要問這件事情，我也不敢隱瞞。皆因女兒昨日聽見外面一陣大亂，說：有了打虎的壯士，女兒把樓窗開了瞧看，只見那扶老攜幼，男女老少來往之人甚多，全是異口同音，說這個壯士，兩個嘴巴，一個掌心雷，就將那老虎打死了。我越想越沒有此事，故此我換了衣服，開了後樓窗戶，到了咱們店中。我打量此人，頂生三頭，肩長六臂，原來也是個平常人物。我一賭氣，把他的衣服抱來，必是閻齊這孩子說的，我也不隱瞞，他怎麼告訴母親。老太太說：姑娘疾速把人家東西拿出來，那可不是外人，是你兄弟師傅的兒子。人家找上咱們門來了要東西，你既拿了人家的衣服物件，爲何又把鏢囊掛出去，是何緣故？姑娘說：母親打算你女兒真出去作賊，哪偷了人家的東西，必然是嚴秘收藏，怕人知道。我是特意挂出去，他不能不找。只要找來，我定要領教領教他這

人的掌心雷，我也不管他是師兄，他是師弟。既這樣怎能善罷干休，我也不能把衣服還他。閻齊你與他說去，他要東西，一絲一毫也不短少他的，就是要領教領教他這掌心雷，是怎麼個打法。閻齊說：你就會坐在家裏，說這現成的話，我什麼對他說去。外邊走南創北，男子說話不像你們姑娘，坐在坑頭上，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姑娘說：依了我兩個主意，我就把東西給他，要不依着我這兩個主意，不用打算要出一點東西。叫他過來，我們二人比量比量。他勝了，我就把衣服給他，拳腳刀鎗暗器，姑娘一一奉陪。要是勝不了我，甘拜下風，我也把東西還他。如他不敢與我較量，教他從前邊一步一個頭給我磕到後院，我也把東西還他。就是這兩個主意，教他自己挑選去罷。連老太太說了半天，姑娘說：非如此辦法不行。閻齊只得氣哼哼的說：我就去說去。閻齊直奔前邊而來。閻正芳見閻齊去穀多時，方纔回來。閻正芳問：可是他不是閻齊說：誰說不是他呢。先把鏢囊拿出，給他父親一看，隨後給與徐良。閻齊把閻正芳叫到外邊說：請父親出來說話。爺兒兩個人到了外邊。徐良在窗戶內用耳往外聽着，正是閻齊向閻正芳說：姑娘兩個主意，或比試，或磕頭，不然，這東西全是不給。閻正芳也是着急。這姑娘素常養的驕縱，大概自己去說也是不行。徐慶在屋內說：親家有什麼話，到屋內來說。

罷什麼背地裏說話，難道說我們父子還是外人，莫非姑娘愛那口刀哇？只要他愛我，作主意就教小子給他。閻家父子進屋內說不是。徐良說：兄弟伯父，你們不用爲難，方纔你們說的話，我已全都聽見了，要教比試，天胆我也不敢，我只可就是磕頭。徐三爺問：怎麼教磕頭比試？閻齊說：事到如今，不能不說。又被徐良點破，只可一五一十的說了一遍。閻正芳在旁也是爲難，說道：親家也不怕你恥笑，我們這個姑娘實在是養的驕縱，全不聽父母的教訓。徐慶哈哈大笑，說：我這位姪女，必然本領高強，技藝出衆。若非本事高強，焉敢與人較量。這樣姑娘，我是最愛惜的。咱們老兄弟英雄了一世，兒女們必得毫強，要是軟弱無能的兒女，要他則甚。姑娘要打算與你姪兒論論武藝，據我想這件事情也可以使得。咱們不是外人，我的兒子如同你的兒子一樣，你的女兒如同我的女兒一般。就教他們比試比試，也不要緊。閻正芳大笑道：親家真是一個爽快人。徐良說：天倫這件事可使不得，我情願磕頭，也不敢比試。閻齊說：使不得，不能教哥哥磕頭。徐慶說：不用聽他。我的主意教他比試，如不遵父命，即刻就殺。徐良一聽就無奈，方纔點頭。正在這個時候，家人進來報道：李少爺到了。忽見從外面進來二人，一個是穿黑褂，面如鍋底，一個人穿的是豆青色衣襟，面如瓜皮，到了屋中，與閻正芳見

禮已畢，正芳把兩個人與徐慶見禮，說這個叫巡海校尉李珍，是我的外甥男；這個叫細白蛇阮成，是我的徒弟。二人過來與徐慶磕頭。徐三老爺把他們攙住，又與徐良、閻齊見過禮，然後落坐。閻正芳問：你們二人從何而至？二人說：皆因我們盟兄鄭天惠他師傅一死，與我師傅師兄前去送信，依着他本不去送信，是我們二人解勸他，日後別教他們問住。無奈之何，他纔上徐州府把靈封起來，我們替他看守。一去總沒回頭，我們二人找他師兄，無影無形，他師傅全家喪命。我們回來，他已然把師叔埋葬了，人是不知去向。徐良正要告訴他們，後面婆子請大爺。閻齊出去，復又進來對正芳說：我母親問問方纔那件事情，什麼辦法？徐慶說：不用問你父親，我作主意。大家一同上後面去，我還正要見見姑娘哪。說畢，大家撲奔後面。徐良與姑娘動手，不知後事如何，且看  
下回分解。

# 廬山導游

全書一冊

附廬山總圖四幅

定價二角

廬山風景圖廿四幅

▲可作遊記讀 可作旅行指南讀▼

是書分三編上編分廬山舉要公共事業交通運輸服用食宿登山遊程中編古蹟名勝下編分登山記程名人遊記名人題詠凡遊客服裝食品登山道路約期遊程皆備具無遺旅館及山轎價目各列一表尤爲明晰名勝古蹟分廬山南北二部每部之下註明自某處至某處便遊者順道訪勝洵旅行指南中之佳本也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現代論文叢刊

桐鄉朱毓麟編輯

▲全書四厚冊 定價三元二角▼

現代社會有不少重要問題急待研究以謀解決而討論此類之著作大都散見各種書報雜誌不易悉讀本書係由六十餘種著名書報中選擇國內外有名學者及專家討論目前各重要問題之名著得此一編不獨可以明白現代思潮且可以知各種學術制度之應如何革新改進也

新文選

王石京編輯

▲全書四冊 定價一元二角▼

本書所選均名人傳誦之作分門別類各體咸備且長不傷冗短不傷促明快利的是白話文之正宗

上海文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 續小五義傳 卷六

## 第一百零五回 亞俠女在家中比武 山西雁三千戶招親

且說徐慶的主意，要到後頭與姑娘比試。徐良雖不願意，又不敢違背父命，只可點頭應允。李珍阮成二人，不知道甚麼事情，有閻齊告訴他們這二人情由，將姑娘這件事細說了一遍。李珍阮成兩個人全說：我們今天可來着了，一個叫妹子，一個叫姊妹，說他會欺負咱們，這可叫他領教領教罷。原來這兩個入也是素花英雲手下的敗將，如今一聽姑娘要與徐良動手，全都願意，看着姑娘輸了，他們好趁願。隨往後走着，李珍阮成問徐良：你知道我們盟兄事情嗎？徐良說：我知道。就把白菊花鏢打總鎮鄭天惠投開封府，後上鵝風堡討藥，受白菊花一鏢，白菊花打死師妹，摔死師母，逼死師傅，鄭天惠這麼發喪，師傅一家，如此這般，這等這樣，說了一遍。二人一聽，咬牙切齒說：天下竟有這等喪盡天良之人，天地間就沒有個循環報應不成？徐良說：別忙，報與不報，時辰未到，惡貫滿盈，自然必有個分曉。隨說着，就到了後面，一看五間上房，東西配房，極其寬大的院落。正芳引了徐慶見了親家母，然後把徐良叫過去，與伯母行禮。李珍稱

舅母，阮成稱師母。行禮已畢，就在院中看了坐位。皆因天氣炎熱，鄭氏沖着徐慶說：我的小兒太庸愚不堪，蒙老師朝朝暮暮勞心勞力，實在我們夫妻感情不盡。說畢，深深與徐三爺道了一個萬福。徐慶一生最怕與婦人說話，人家說了多少言語，他一語也不辭，也就作了一個半截子揖。又與徐良說：這位賢姪，刻下作的是什麼官？徐良說：我是御前帶刀四品護衛。老太太說：如今到我們寒舍，必是找你天倫來了。徐良說：正是。就把相爺失印的事情，說了一遍。回頭又與閻正芳說：看這位賢姪，堂堂相貌，一表非俗，真稱得起是將門之後，你我女兒之事，可曾對徐公子提過沒有？閻正芳說：提起咱們姑娘，他有多大本事，如居井底，不知井外乾坤莫大。他會三五個招數，那裏敢稱與人家比試，無非叫徐姪男替咱們教訓教訓他，從此也就不狂妄了。徐慶說：千萬不可那樣言講，就請出姑娘來，叫小子過去，讓姑娘打他兩拳，踢他兩腳，就算完了。轉面來又叫徐良，少刻你姊姊出來，着你幾下，踢你幾下，可不許你搶上風。你打他一拳，我給你一刀，你踢他一脚，我也是給你一刀，你踢他一個筋斗，我把你亂刀剝了。徐良說：閻大爺你瞧，我還活的了活不了啦！我要碰着我姊姊一點，我兩個熱決一個鬪罪。閻正芳說：別聽你父親言語，全有我一面承管。閻正芳叫婆子請姑娘，由東院把姑娘請出

來。姑娘來的時節，是穿長大衣服，珠翠滿頭，環珮叮嚙。看看臨近，閻正芳叫他見過徐叔父，然後見大哥。徐良說：不能，這是姐姐。後來一問，兩個人全是二十二歲。姑娘生日，比徐良大五日。李珍阮成也見姑娘，然後上階臺石。老太太是在廊簷底下坐着；他們大衆在院內坐着。姑娘來在老太太身後一站，徐三爺說：姪女就是爲你兄弟，說會掌心雷，姑娘心中有些不樂，你就更換衣襟，下來打他幾拳，踢他幾腳，我就愛看姑娘們頑拳踢腿。老太太說：姑娘換衣服，與你的哥哥領教領教去罷。閻正芳也說：徐姪兒脫衣裳。徐良就把袖子挽起來，衣襟弔好。此時姑娘身臨切近，却脫了長大衣，摘了花朵鉗子，又用一塊鵝黃絹帕，把烏雲罩住，身上穿一件桃紅小襖，西湖色的汗巾，大紅緞子弓鞋。生得柳眉杏眼，櫻桃口腮。徐良抱拳連連說：姊姊手下留情。徐慶說：小子我告訴你的言語，你可牢牢緊記。徐良答應。二人留出行門過步，往當中一湊，將要揮拳比武，姑娘微微一笑，說：我問你，昨日晚間，在店中吃酒醉了，在牀上睡覺，有刺客去，你什麼醒的？徐良說：皆因牀往上一抬，底下有人說話，有了刺客，我纔醒的。姑娘說：若要不是那人，將你醒叫。徐良說：我就死在那刺客之手了。姑娘說：你還知道那人是誰？徐良早已理會說：莫非姊姊救我的性命，就深深一恭到地，說：姊姊！咱們不用動手了，你

是救命恩人，要沒有你，我早已死多時了。原來姑娘到閻家店，由東夾道，往前走，就遇見金永福、金永祿，將要下房，徐良可巧出去，他就鑽入房中。那燈也是英雲吹的。後來見刺客要結果徐良的性命，姑娘一想，這個人打死虎，與這一方除害，自己在這裏見死焉能不救呢？這纔把牀往上一抬，大聲一嚷，有刺客到了。姑娘想着，要與徐良較量，看他這個掌心雷，什麼死法，故此這纔就把衣服抱走。第二天用青竹竿，挑出鏢囊去，特意招他前來。如今交手，提起昨晚的事情，徐良連連與姑娘道勞，不敢與姑娘交手。小姐說：你把掌心雷發出來，我們看。徐良說：實在不會。姑娘說：你不會，那虎到底是怎麼治死？徐良說：我先打他一鏢，後砍他一刀在胸膛之上，方纔結果虎的性命。那是我信口開河，姊姊何必認真。徐良一定不動手。徐慶說：就陪着你姊姊走個三兩哩，還不行嗎？徐良無奈，說：姊姊手下留情。姑娘也不答言。二人這一提拳比武，施展平生武藝，躡奔跳躍，閃轉騰挪，躡高跳矮，形若耗子，恰是猿猴身軀，的溜溜亂轉。姑娘用了一個進步連環腿，將徐良腿兜住，往上一挑，徐良撲咚坐在地下，說：姊姊我輸了。姑娘一笑，也沒到屋中穿衣裳，直奔東院去了。徐良說：好本事，比我強夠萬分了。閻正芳說：賢姪，除了你伯母不懂拳腳裏的事情，剩下那個不是行家。連你贏了他幾手，他不認輸。

嗣後你讓他這一招，他還不知道，可見得本領差的太多。總是賢姪得容得讓，稱得起量大寬洪。回頭又叫閻齊，告訴你姊妹去，他早就輸给人家了，別叫他自誇有能，他身上還帶著泥呢，連要你哥哥的衣服。徐慶說：算了，只要姪女不生氣就得了。閻正芳同着大眾，仍然奔前面廳房。同著徐三爺剛走不遠，婆子又把他請回去，說：安人請說話。閻正芳叫李珍阮成，陪著徐家父子，前邊廳房內去坐。閻齊上他姊妹院中，丫環給小姐打來的臉水，姑娘很覺着洋洋得意。閻齊進去，說：姊妹你算贏了罷，把人家東西還给人家罷。姑娘說：不算我贏了，還算我輸了。不是苦苦求饒，教他帶點傷兒，我纔罷手。閻齊說：你拿東西來呀！姑娘說：短不了他的物件。叫五梅把箱子打開，把衣服袖箭飛蝗石口袋大環刀，全都交給閻齊。閻齊把衣服裹着刀，往懷中一抱，說：姊妹！你看你脅下，是那裏來的泥哇。姑娘一看，說是方纔蹭的。閻齊又說：有泥也蹭不到那裏去，你再看你右脅，你兩個磕膝蓋的左右，中衣上難道這幾處，也都是蹭的。姑娘一瞧，納悶道：怪呀。閻齊說：論動手你早輸给人家了，別不害羞了。姑娘一聽，羞的滿臉通紅，哇的一聲，就哭起來了，往裏間屋中一跑。五梅說：我爺，只是何苦，我家小姐，高高興興的，滿讓你看了出來，也不便說呀。閻齊抱着衣裳，直奔前面。到了廳房，徐良在那裏磕頭，原

來是安人把員外叫住，與員外提姑娘的事情。說我的女兒，如今已然二十二歲了，終身尚且未定。咱們這裏，還找不出一個門當戶對的人家來。你看這個徐公子，雖然貌陋，現任的官職，我雖不懂得武藝，見他也不在咱們女兒以下。我打算要把女兒給他，不知你意下如何？閻正芳說：我一見徐良，我就有這個意思，倒怕你不願意。如今你既有此意，這是很好的。一門親事，夫妻二人，商量妥當，方纔出來。見穿山鼠徐三爺，就將女兒要給徐良的話，說了一遍。徐慶哈哈大笑說：親家！我那小子長得十分貌陋，如何比得過姑娘去，要你願意，我是求之不得。閻正芳道：親家不必太謙了。你我就是一言爲定。徐慶最是性急的人，叫小子過來，與你岳父叩頭。山西雁暗暗着急，自己明明知道在二友莊，定下了一個，再要定一個，人家焉肯給作二房。日後人家豈能答應？徐良說：天倫你老人家出來，我告訴你幾句言語。徐慶說：小孩子！人家父母，與你定親，你說不得！你知道甚麼，過來與你岳父磕頭！徐良無奈，只得過來，與閻正芳磕頭。行禮已畢，大家道喜。將要擺酒，外面號砲驚天，家人進來報說：襄陽王反到這裏來了。要問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六回

徐家父子觀賊隊

乜氏弟兄展奇才

且說徐良剛把親事定妥，忽聽號炮驚天，衆人一怔。本來生在太平年間，聽着這事，當着新聞。剛要派人出去打聽，忽有家人進來，說：不好了，襄陽王反到此處，會同朝天嶺，就在梅花溝，扯起大旗，要招安咱們這幾個村子。外面也有不降的，也有降的。閻正芳聽說，氣往上沖，說：衆位如今我們這裏造反，你們大衆去罷。又聽外面聲音更大了，閻勇、閻猛、閻安、閻興、閻海、閻泰，全是閻正芳的姪兒。有短衣襟，有長衣襟，各執兵器，大家迎風而入。見了閻正芳，一齊行禮。有叫叔父的，有叫伯父的，齊說：如今梅花溝造反，你老人家降不降？閻正芳說：我不能降賊，不知你們心意如何？衆人異口同音說：我們打聽你老人家，我們全死在這裏，也不能降賊。閻正芳說：親家，此事甚麼辦法？徐慶說：親家，我就管打頭陣，出主意我可不行，我是個渾人。若論打仗，千軍萬馬，我都不懼。此時徐良同閻齊與他們小弟兄們見禮。閻勇、閻猛見徐良在這裏，也是納悶。過來問他的衣服下落。閻齊告訴大衆一遍。徐良害羞，不肯說，就在徐慶面前說道：孩兒東西全有了，就拿將過來。還有半袋多鏢，沒還給孩兒。閻正芳說：叫閻齊取去。徐三爺說：那就不用取了，就作爲定禮罷。閻正芳說：既然這樣，咱們大家上廟齊人，衆人點頭。原來門外已有好幾百人了，都聽閻老員外的吩咐，衆人異口同音，全都一問。閻正芳就把不降



的話，說了一遍。衆人全都願意，俱跟着上廟。廟叫北極觀，進廟一撞鐘，可著三千戶的男子全到，有二十二個會頭。衆人一議論，與他們開兵打仗。此時又有徐三爺在此。不久的，又有開封府的護衛老爺們，前來保護咱們這一方的生靈。衆人一聽，無不歡喜，就是與他們交手，沒有兵器，衆人各自去尋找，也有長短傢伙，也有鐵鍬水耙，也有撓鉤木棍，鋼刀，用大竹竿子，綁上包袱，就算大旗。拿出鑼鼓來，閻正芳的主意，若要緊打鼓，誰也不許往後退；若要敲鑼，誰也不許往前進。傳將下去，大家全都知道此信，他住的就叫三千戶，雖不穀三千戶的人家，也有二千有餘，老叟頑童，中年漢，全湊在一處，就有好幾千人。此時又有八寶村，斷頭峪，桃園，這幾處的人，全是年壯力強，二三十歲，各人抗定傢伙。這幾處全有會頭，俱要求見閻老員外，問問這裏降不降。閻老員外把他們會頭，全請進來，先與徐三爺見禮，說：這就是開封府護衛大人，攻打朝天嶺的前站。衆人一聽，無不歡喜。把信往外一傳，那幾村人，如同有了主帥的一般。正在說話之際，有人進來說：梅花溝連梅花嶺一帶，有兩三千人，用石頭築起一段牆來，還有一個轅門，扯起許多旗纛。內中有兩杆大白旗，上寫着是：改山河，扶保真主。那邊寫：滅大宋，另整乾坤。另有兩杆大纛，上面寫着兩個斗大的金字，還有寫七字的旗子。當中一杆坐

蠶旂上，寫着趙王駕下，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八路總先鋒王。所有他們那裏的人，都換了衣服，在他們牆子上，四面八方，全插着紅旗，上面有白字寫着，是招安四方四字。徐良說：這可真是造反哪！我先探探虛實去。正要前往，忽聽有人進來報道：梅花溝有人來下書。閻正芳吩咐，叫他進來。不多一時，前邊走著一個，後邊跟著一個。前邊那人翠藍箭袖袍，獅鬚帶，薄底靴子，肋下佩刀，面似烟薰。後面跟定梅花溝金家店的夥計。前邊那人，見着大衆，深打一恭。衆人全都站起身來，惟有徐慶昂然坐在那裏，身體不動。閻正芳連忙問道：未曾領教，尊公的貴姓？那人說：我在王爺駕下的旗牌官，姓王名信。王爺在寧夏國，不久與師，先派兩個前部，正印先鋒官，姓乜，一個叫乜雲鵬，一個叫乜雲鵬。一個外號叫顯道神，一個外號叫巨靈神。奔到朝天嶺，約會五家寨主，要把左右隣一網打盡，殺奔潼關。現有朝天嶺大寨主，是王爺的招討大元帥說：朝天嶺，俱是唇齒之邦，不忍傷害許多生靈，故此修下一封書信，派我前來。只要見着閻老員外，將書投遞。老員外若肯歸降王爺，免死許多的生靈，又可以保住閻村的性命。王寨主情甘願意，把元帥印付與閻老員外執掌。說畢，把書信往上一遞。徐慶說：這旗牌前來勸降，遂與徐良使了一個眼色。徐良繞在來使的身後，把大環刀拉出來，對着來使

腦後撲哧一刀，咕咚頭顱墜地，尸首往前一栽。徐良殺了這個旗牌官，把金家店的夥計嚇了一個筋斗，扒在地下，苦苦哀求。徐三爺說：別殺他，殺了他，沒人前去送信。徐良說：便宜你，回去送信去罷。回去時節，你可務必說明，你那夥計，是我殺的，不與闖家相干。我姓徐，我叫徐良，外號人稱多臂人熊，你記住了，沒有夥計說：我記住了。徐良說：多少給你留下的記號，大環刀一過，削一個耳朵。那人撒腿就跑，遂吩咐把那個尸首，搭將出去。徐良說：咱們疾速快去，如不然，怕他們帶人前來，就不好辦了。闖正芳同着徐慶，帶領衆家小弟兄，教家人預備兵器。別的會頭，也有會本事的。總而言之，有本領的在前，無本領的在後，出離三千戶的後街，就聽見咕咚，連聲砲響。果然來在梅花溝的對面，就看見了人家，那裏列成陣勢，明顯一字長蛇，暗化二龍歸水。戈戟森森，器械鮮明，兩杆白緞子大旗，上面書寫黑字。寫的是改山河扶保真主，滅大宋另整乾坤。當中有一杆大坐纛旗，寫着是趙王爺駕下，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八路總先鋒王。當中另有兩杆大旂，寫着前部先鋒，還有兩個斗大的乜字。左右兩杆紅旂，左邊是左先鋒，一個斗大的金字。右邊是右先鋒，一個斗大的金字。徐良一看，就認得那金字旗下，是金永福。金永祿。乜字旗下，是兩個穿黑掛皂之人，全都身高一丈，俱是鑲鐵摩額，青

緞扎巾，雙飛火焰，兩朶絨桃，青緞小襖，牛皮靴子。一個面如血盆，一個面似瓜皮。每人抗着一條虎尾三節棍，每人腰中盤繞着一根十三節鞭，在那裏催軍。原來這兩個就是顯道神，巨靈神，是也雲鵬也雲鵬二人在寧夏國，佔山爲王的。兩個野人，受了王爺的招安，如今就派這兩個人，作前部先鋒官。如今由寧夏國帶了五百人來，還有他們山中幾十號嘍兵，拿著王爺的書信，先見了王紀先王紀祖，將王爺書信投遞。兩家寨主一見書信，打開觀看，並且還有許多金銀彩緞，白玉珠寶，王爺並沒見過面，就封了一個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八路總先鋒。把旗纛認鏢，俱有也雲鵬也雲鵬帶來。當時就找了長竿，穿上旂纛，兩家寨主，冲着寧夏國，謝了王爺之恩，收了禮物，依著也雲鵬要出去掃滅那些村子，搶擄東西。兩個寨主說：三千戶有一個閻員外，那老兒不是好惹的。先去招安他們，若要閻正芳一降，王爺又得一員虎將。倘若不降，然後再洗他們的村子。遂即修了一封書信，也雲鵬派他的旗牌官王信，前來下書。也雲鵬也雲鵬，也就告辭下山。盡山路就是四十里，也有墩鋪，五里一墩，三里一鋪。走在山下，有個臨河寨，有兩個寨主，姓廖，叫廖習文，廖習武。這二人是親兄弟，一文一武，是王紀祖的兩個表兄，由河寨上船，至中平寨。有一家寨主，姓楊名平，外號人稱叫入河太歲，另有四

員偏將，吩咐下去，扎住滾龍擋，撤去捲網，另用船隻，迎接七家弟兄。過了中平寨，開了竹門，繞過銀漢島，棄舟登岸，奔梅花溝，至金家店，見金永福、金永祿，立刻齊隊，放三聲號砲，叫大衆搬石塊，疊牆子，立轅門，插旗纛。少刻金家店夥計回來，被人家削了一個耳朵，鮮血淋漓。見著金家弟兄，七家弟兄就把王信被殺的話，細說了一遍。七家弟兄聞聽此言，就要傳令。金永福說：且慢。就把徐良這一身本事，對著七家弟兄，細說了一遍。出去萬一遇見此人，千萬小心在意。七家弟兄，微微一笑，說：也不是我兩個人誇下海口，不怕他頂長三頭，肩生六臂，要活的生擒過來，要死的結果性命。遂即往下傳令，教列隊，連聲砲響，畫鼓齊敲。有寧夏國五百兵，俱是受過訓練的。聞鼓聲一響，就列成一字長蛇大陣。旗纛認鏢，空中飄擺。他們弟兄四個人，各歸本隊，俱在本人門旗之下。也望對面觀瞧，那些莊兵，拿包袱當作旗子，抗着長短的傢伙，可也有長鎗大刀，有多一半全是務農所用的鋤鋤等類，還有些撓鈎鋸刀木棍，站立得也不齊，參差不等，亂擠亂碰，吵吵嚷嚷。當中單有一夥人，倒是虎勢昂昂，都有軍刃。永福、永祿，見着山西雁，絕不敢出隊。就是七家弟兄，挺身躡將出來。早見那邊出來了兩個閻勇，見閻正芳要過來，兩個姪子把他攔住。這二人每人一條鎗，就迎上來了。剛見七家弟兄，用虎

尾三節棍，往外一挺，一反手就結果了閻家弟兄的性命。徐良見二人已死，就要出來與七家弟兄交手。只段節目，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零七回 衆好漢過潼關逢好漢 大英雄至飯舖遇英雄

且說七家弟兄，將一出來，閻正芳就要過去。閻勇閻猛，那肯叫老人家過去。不料二人過去，就死在三節棍下。老英雄一見兩個姪子已死，是同刀扎肺腑，要過去與兩個姪子報仇。山西雁也沒言語，飛也相似，就奔了殺場。看看臨近，那邊有人喊叫小心，哪個可就是白眉毛哇。畫鼓齊敲一陣，以振軍威。七家弟兄，招呼來人通名，棍下受死。徐良說：兩個叛賊，要問老爺，乃是御前帶刀，四品護衛，姓徐名良，外號人稱多臂人熊。知我的利害，快些過來受捆。你們兩人，叫什麼名字？結果了你們時節，我也好上我的功勞簿。二人通了名姓。徐良說：你們二人，是一對一個呀，還是一擁齊上。也雲鵬說：你一個人，我們也是一擁齊上；你一千個人，我們也是一擁齊上。徐良說：這倒對勁。隨說着，身臨切近。這二人那裏知道他的利害，忽然一低頭，錦背低頭花裝弩，對着也雲鵬打去。也雲鵬也算躲閃的快。剛要一扭臉，嘆咚一聲，正打在腮頰之上。若要不是有牙擋着，就從左邊腮頰穿出去了。賊人一低頭，哎喲一聲，疼痛難忍。把弩箭拔出來，鮮血直

流，咬牙切齒，把徐良恨入骨髓。二人一齊擺虎尾三節棍，往上撲奔。一個是撒花蓋頂，一個是枯樹盤根，叫來人首尾不能相顧。可巧遇見徐良大環刀，往上一迎，噲的一聲，把虎尾三節棍，削成兩節。腿下面棍到，徐爺往上一躡，掃堂棍掃空。又一翻手，邪肩帶背打下來了。徐良用刀往上又一迎，噲的一聲，把三節棍削成節半棍。二人往下一敗，全打腰間，把十三節鞭，一抖仍是一上一下，舉起就打徐良。山西雁將要用大環刀找他們的十三節鞭，就聽身背後一聲喊叫，類若霹靂一般。回頭一看，是金鎗無敵大將軍于奢，手中一條鳳翅流金鎗。後面是霹靂鬼韓天錦，一條混鐵棍。二人一齊喊叫，閃開了。山西雁只可讓他們再看後面。蔣四爺、展南俠、白芸生、艾虎、盧珍、劉士杰、馮淵、雙刀將馬龍、張豹、金鎗將于義、大漢史雲、龍滔、史丹、胡小紀、喬彬等，俱在那邊與徐三爺相見。徐慶又與他們大衆，給闔正芳等見禮。原來蔣四爺，他們由開封府起身，那日正走，忽見後面有二人騎著兩匹馬，飛也相似趕下來。却是一老一少，遠遠的那個上年歲的人說：前邊那幾位人，有蔣四老爺沒有？蔣四爺回頭一看，他並不認得那老者。蔣爺說：什麼人找蔣四老爺？那老者滾鞍下馬說：四老爺一向可好？老奴與老爺磕頭。蔣爺說：是什麼人？我怎麼不認識你？那人說：你老人家見着我家少主人，就認識了。蔣四

爺一看，不是別人，正是自己的徒兒到了。這就是在魯家村收的那個魯士杰少爺。下馬過來，與蔣爺行禮。蔣爺說：你從何處而來？魯士杰眼淚汪汪，呵了呵，半天說不清楚。蔣爺問魯成，你說罷。這孩子說話，我實在聽不明白。魯成說：我家主皆因受傷之後，當時不甚理會。過了一個月後，仍然是嘔血，吐了半載有餘，我家員外就故世了。家中發喪，諸事已畢，我家少爺常在家中惹禍，無奈之何，有我家員外的親族，都知道我們少爺，與你老人家磕過頭，教老奴隨著前來，只要找你老人家就好辦了。到了開封府，一打聽，說你老人家奔潼關來了，我們主僕自京都直奔潼關大路，可巧走在這裏。我瞧著像，我纔冒叫一聲，原來正是你老人家。蔣爺說：好，我正要寫信，找你家少主人。不料我的事忙，開封府相爺，把印又丟失了，我們又得上陝西。你們來得正好，就跟著我們上陝西去罷。蔣爺把魯士杰帶過來，與大眾見禮，說：這是我的徒弟，名叫魯士杰，外號人稱小元霸。所有大眾全給磕了一回頭。就是史雲倒與他磕頭，皆因愣史他是艾虎的徒弟。大眾一看蔣爺這個徒弟，面黃飢瘦，僅有骨頭，沒有肉，正是一個童子癯的形像。焦黃的面皮，豎眉圓眼，小鼻子，尖嘴尖臉，真是一個雷公樣子。大家看着，無不暗笑。難得蔣四爺只個徒弟，甚麼挑選來着？師徒這個品貌，會不差往來。那知他力大無雙，



人送他的外號，叫小元霸。帶着他一走，雖有馬匹，也就不能騎了。到了晚間，住店最能吃飯，飯量極大。展爺問他會什麼本事，他說是一概不會。到了次日，至潼關，蔣爺同着展南俠，二人拜會潼關總鎮。總鎮大人姓蓋，叫蓋一臣，外號人稱紅袍將。到帥府遞了半全帖，大開儀門，迎接二位護衛，見面彼此對施一禮。蔣爺見這位大人紅袍玉帶，金襖頭白面長髯。此人打吃糧當軍起首，陞的總鎮爵位，全憑跨下馬，掌中鎗，一層層掙來的前程。要講究出兵打仗，攻殺戰守，無一不强。總鎮潼關咽喉要路，非這樣的總鎮焉能把守得住。蔣四爺一到，親身出來迎接，讓到書房，叙了些寒溫。展爺把開封府的文書拿來，叫蓋一臣看了。蓋總鎮說：原來京都竟有這樣的故事，立刻吩咐把衆護衛校尉請進來待茶。衆人至裏面，一一相見。蔣爺打聽徐良，總鎮說：已然過去二三日了。總鎮大人待承了一頓酒飯，次日方纔起身。第二天到三元縣打尖，蔣爺吃酒，總要多耽誤些時刻。他們不吃酒的，先吃完了飯，都要出去消散消散。正是于奢與韓天錦兩個人，剛出飯鋪，就瞧見魯士杰在飯鋪外頭，瞧那天棚柱子上拴着一匹紅馬，鞍韉鮮明，鮮紅的顏色鬃尾，極其好看。魯士杰問：這是誰的馬？霹靂鬼說：瘦小子你愛人家的馬呀！魯士杰一抬頭，說：大小子你管我哪！于奢在旁說：你們兩個人，須別叫他大小

子我也不矮呀！叫他個黑小子還可以。士杰說：你也是大小子。于奢說：我不瞧你小，我把你劈了。士杰說：我還要劈你哪！于奢說：你有多大膂力？過來一揪，他被小爺把他腕子拿住，往懷中一帶，于奢往前一栽，幾乎沒栽倒在地。于奢往懷裏一抽，小爺又這麼一送，一撒手，撲咚一聲，仰面朝天，摔倒在地。于奢自己羞得面紅過耳，說：瘦小子真可以，咱們兩個人再試試。小爺說：慢說是你一個人，就是你們兩個小子也不行。韓天錦說：咱們試試。果然兩個人一個過來，被小爺把他們兩個腕子揪住。這二人見魯士杰手指頭精細，很長，漆黑，類若兩隻爪子。小爺一用力，就如五個鋼鉤，把二人腕子鉤住一般。論說二位站殿將軍膂力不小，禁不住小爺這一揪，往懷中一帶。于奢韓天錦也往懷中一帶，魯士杰連一絲兒也不動。只二人就知道勢頭不好，說：你撒開罷。小爺絕不肯撒開他們，容他們往懷裏勁力帶足，借着他們自己的力氣，仍是往兩下裏一送一撒手，這二人撲咚撲咚，全都栽倒在地。瞧着熱鬧的人不少，內中單有一個人，哈哈大笑，說：好大膂力！于奢韓天錦摔倒，本就羞的難受，又對着這些個人無知，只是叫了一陣好兒一般。這兩個站殿將軍，如何攔得住？正要找一個出氣之人，抓起來就罵。那個大笑之人，也是一個不被罵的人，說：你們兩個人，被人家摔倒，因為何故罵我，是什

麼緣故？于奢說：我們是自己弟兄，鬧著頑的，與你何干，爲何你在旁邊狂笑。你要不服，來來來！咱們較量較量。那人說：你惹不起人家，要欺壓於我，誰人被你欺服？于奢說：我就會欺服你。你不服，你來試試。小子怕你不敢。那人一聽，微微一笑，說：量你有多大本領。見那人生得是細條身材，白臉面，一身藍緞衣衿。于奢剛過去，就是一拳，那人用二指尖，往脅下一點，于奢撲咚摔倒在地。要問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八回 乜雲鵬使鞭鞭對鎗 徐世長動手手接鏢

且說于奢皆因被魯士杰摔了一個筋斗，他打算著要拿那人出氣，不料剛一過來，被人家用二指尖，往脅下一點，他就摔倒在地，並且是心內明白，不能轉動。韓天錦說：這小子可真是豈有此理，你會什麼本事來！咱們兩個人較量。那人說：量你有多大能耐？韓天錦過去打算要揪他，不料也被人家用二指一點，也就摔倒在地。魯士杰說：這小子，因爲什麼把我的兩個哥哥全都治倒？咱們兩個人較量較量。那人一笑，說：小輩別看，你能摔他們兩個筋斗，我要叫你東倒，你要往西一倒，算我學藝不精。這魯士杰更不行了，也就過來。那人說：你有多大膂力，把腕子交給你，也拉我一個筋斗，方算可以。魯士杰把他腕子一揪，往懷中用生平之力一帶，那人用左手順著魯士杰的胳膊

膊一摸相似，小爺就覺半身麻木；被那人用二指尖一點，少爺也就栽倒在地。心內雖然明白，就是不能動轉。外面瞧看之人，越聚越多，全都哈哈一笑，說：真是強中自有強中手，能人背後有能人。那個精瘦小孩兒，會勝那兩個大身量的。這三個人，又不是那人的對手。外邊這一喧譁，往裏一傳信，蔣爺剛纔吃完了飯，叫他們檢去傢伙算賬，忽見外邊進來之人說：就是那邊飯座上的人，都被人家給戮死了。艾虎一聽，往外就跑，忙隨著衆人，全都出來一看，果然于奢韓天錦魯士杰三個人，俱躺在地下，睜着眼睛，不能轉動。蔣爺先就問道：那個人，你將我們三個人打倒，是什麼原故？那人答言說：是我打的，全要上前爭論。話言未了，史雲過去，給那人一拳。那人又是照樣用二指尖一點，也就摔倒在地。艾虎白芸生盧珍劉士杰蔣爺，心中暗暗付度：此人這身工夫，受過明人指教，這教閉穴法，俗語說叫點穴，就聽見北俠說過，會這套工夫，其餘就是神行無影谷雲飛會，其名叫十二支講關法，按人周身三百六十骨節，點在什麼穴道。這一點無非就把人的穴道閉住，或躺或站，一絲兒也不能轉動，就是不容易學。蔣爺甚明此理，知道他是點穴法。艾虎等不知此術，就要抽刀動手。展爺過來一攔，連蔣爺說著，四人纔不動手。蔣爺過來，與那人說：朋友！咱們遠年無冤，近日無仇，我們這三個人，要

是得罪了尊公，我給磕頭陪禮。有什麼話，咱們少刻再說，你先叫他們緩轉過來。那人說：「使得。就見他過去，用手一侶，韓天錦于奢魯士杰，一翻身，坐將起來，說：『好小子，真你的。』」仍然展爺把他們拉將過來。蔣爺又問道：「朋友貴姓？方纔我們三個人，俱是渾人，難道你還看不出來麼？若有得罪尊公之處，我替他陪禮。那人微微一笑，說：『我姓沈，叫沈明杰，居住馬尾江，正西有道嶺，叫梅花嶺。在嶺正南，叫奇霞嶺。嶺下有個村子，叫避賢村。我家有七旬老母，因我老母終日用飯，非肉不飽，我故此每日上一蹺三元縣，與我老母買肉。蔣爺說：『古人云，人到七十歲，非肉不飽。你能終朝走這麼一蹺，不嫌煩絮，可見你是一點孝心。』忠臣孝子，人人可敬。沈明杰說：『尊公何必這般過獎，未曾領教你老貴姓？』蔣爺說：『姓蔣，名平，字澤長，原籍金陵人。』明杰說：『莫不是人稱翻江鼠麼？』刻下護衛的前程，蔣爺說：『正是。沈明杰說：『原來是蔣四兄台，請上受小弟一拜。』說畢，行禮。蔣爺把他扶住，又見那人，二十餘歲，口稱自己是蔣四兄台。連忙問道：『這位弟台，何以能知劣兄？』沈明杰說：『我提一個，四老爺就知道了。』蔣爺說：『但不知是那一位？』沈明杰說：『洪澤湖高家堰隱賢莊，有一位姓苗的，那位老先生，你必然認識。』蔣爺說：『那是我的苗伯父，弟台也認識此人麼？』沈明杰說：『那是我的師傅。』蔣爺說：『這可真不是外人了，請弟台過，』

來，我與你見幾個朋友。先見展南俠，然後大衆，俱都一一相見。蔣翁說：咱們大家裏面說話去罷。沈明杰告訴過，買着這匹馬，夥計說：你老只管放心，丟失不了。至裏面落坐，蔣翁給他酒飯。沈明杰說：剛纔吃過，正然要走，遇見他們三位，比比齊力，我在旁邊失聲一笑，他們一罵我，我可實有得罪他們三位。蔣翁說：全是自己，不是外人。請問沈賢弟：如今我苗伯父，還在與不在？明杰說：已經故去三載有餘了。蔣翁說：原來他老人家歸西去了，可惜可惜。明杰問道：如今我師兄苗正旺，四哥，你可知曉他在那裏居住？不知。蔣翁道：不知。正要與你打聽打聽。沈明杰說：這個自己一怔，說：四哥，我要知道，甚麼與四哥打聽呢？蔣翁說：他們父子行事，實係古怪，幫着我拿住吳澤，救了我們公孫先生。顏大人要請他父子，與他奏明萬歲。至隱賢莊一找，他們父子形跡不見，由那時就隱遁了，至今不見下落。你怎問我苗正旺的下落？原來沈明杰分明知道他的下落，特意反問蔣四翁，等到下文慢表。沈明杰說：你們衆位意欲何往？蔣翁就把開封府丟印，上朝天嶺找印的事，說了一遍。沈明杰說：衆位若奔朝天嶺，離我家中不遠，倘有用著小可之時，小弟情願効勞。我可不能在此久待，還得回去，預備我老母晚飯去。哪？蔣翁又細問了他的住處。沈翁又說一遍，告辭解馬匹，乘跨回家去了。蔣翁大衆，也就起

身，直奔朝天嶺。過馬尾江，遠遠望朝天嶺，走去。忽聽見號炮連聲，蔣爺說：「這是那裏開兵打仗哪？看看臨近，就看見那邊旗旛招展，隊伍交雜。這邊民團拿包袱當旗幟，蔣爺一眼，就看見徐三爺，在那裏指手畫腳，與南俠說甚麼。三哥也在這裏，大眾趕奔前來。見了徐三爺，韓天錦與于奢說：「瞧我們三弟，在那裏與賊交手哪？咱們過去替換替換他去。」于奢說：「大小子你敢過去麼？」韓天錦與于奢說：「除非你不敢過去。原來他們走路，自己全都帶著各人的傢伙。二人一說，撒腿往前就跑，直奔殺場。天錦說：「三弟閃開了。徐良剛把那二人三節棍削拆，忽聽後面于奢趕上前來。他家弟兄兩條十三節鞭，嘩哪一抖，兩條怪蛇相彷彿。天錦迎著也雲鵬，于奢迎著也雲鵬。這十三節鞭論兵器之內，最利害無比，逢硬就拐灣。共十三節，鞭是鋼鐵打造，環子套環子。真得受過明人的指教，打出去，還回來得要收鎖人家的兵器，或迸人家的傢伙，拍砸撲掃，皆是招數。單刀，雙刀，雙鋼，單鞭，遇十三節準輸。最怕的是鎗，三節棍，鎖子棍，狐狸鞭，這幾宗兵器，可贏十三節鞭。如今也雲鵬見于奢只柄雁翅鎗，又帶于奢晃蕩蕩一丈開外的身量，心中就有些懼敵，使了個泰山壓頂，砸將下去。于奢並不橫鎗招架，往後一撒步，十三節鞭打空，將往懷中一抽。于奢用鎗往下一拍，只聽呱唧一聲響亮，鎗的雁翅把十三節

鞭掛住，盡力往懷中一帶。雲鵬嚇了一跳，也是盡力往懷中一帶。于義趕奔前來，颯的就是一鏢。雲鵬一歪身軀，剛剛躲過。于義擡鎗就扎。此時十三節鞭與鎗，也就兩下分開，然後奔于義。雲鵬用掃堂鞭一掃，于義跳過，復又打將下來。雁翅鎗，復又打將下來。金永福、金永祿看見，家弟兄要吃苦，這二人就躡下來。他們兩個本是飛賊，不會使長傢伙。每人一口單刀，趕奔殺場。此時韓天錦吃的苦已竟不小。皆因雲鵬蓋頂樓頭，往下一砸，韓天錦用鐵棍，使了一個橫上鐵門拴的架勢。不料那十三節鞭，逢硬就拐灣，就聽嘩啣一聲，把那幾節正碰在韓天錦脊背之上，說：「哎啣，小子真打麼？」雲鵬也不言語，照樣兒嘩啣又打了一下。徐良看不過意，復又躡將上去，說：「二哥你躲開罷。」韓天錦方纔下來。雲鵬不知徐良的利害，也是照樣往下一打。徐良刀往上一迎，嗆啣一聲，把鞭削去兩節。照樣又一打，又削去兩節。雲鵬無奈撒腿敗陣。徐良那裏肯捨。雲鵬跑不甚遠，回首就是一鏢。徐良哎啣一聲，嘆咤栽倒。要問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零九回 四品護衛山谷遇險 站殿將軍殺場擒人

且說徐良把雲鵬的十三節鞭削去一半，雲鵬就跑。徐良就追，雲鵬一回手，把



暗器掏出來，往外就打，早被徐良看見。慢說這是白晝，就是夜間，都能接人家暗器的。徐良一伸手，把暗器接來，往那裏一仰，撲咚栽倒在地，把鏢還轉過來，使那個打暗器之人無疑。也雲鵬一見他這樣栽倒，就知把他打傷，遂即轉身回來，要結果他的性命了。忽見徐良使了個鯉魚打挺，一翻身說：「來也！」就是一鏢。也雲鵬他那裏防範著，有這們一個招數，也虧得自己躲得快，當一矮身軀，碰的一聲，正打在他抹額之上，嚇的賊人胆裂魂飛，撒腿就跑。徐良緊緊一跟，也雲鵬不敢歸隊，撲奔正西，進了山口，過山梁，徐良仍然是追。二人直跑的力盡，氣喘吁吁，汗流夾背。跑出總有五六里路，忽然透出平坦所在，四面皆似大山，是一個小村莊的樣子，無非有二三十戶人家。就見臨近那所莊院，是柴扎竹籬，門口站著一個武生相公，看著二人，看看臨近，那人就進門去了。也雲鵬被徐良追的無處可跑，往西一拐。那人剛進去，正要關門，也雲鵬把籬笆門推開進去，央求那個武生相公，在院中暫避一時，讓徐良趕追過去，然後再逃。躡性命。不料徐良早在籬笆牆外，聽見他們裏面說話，一縱身，就從籬笆牆外躡進去了。剛一脚站實地，原來那武生相公就在那裏等著呢。那人一抬腿，徐良就摔倒在地。武生相公用磕膝蓋點住徐良後腰，把他帶子解下來，四馬倒攢蹄，將山西雁捆好。徐良說：那

一個是賊，我是辦案追賊的，相公什麼把我捆上來？那相公微微的一笑，並不答言，拱長而去。少刻有家人出來，把徐良看上，暫且不表。且說疆場之上，淨剩了也雲鵬，被雁翅鎗圍裏。後來金家弟到了，人家那邊，衆人也殺將過來。蔣爺主意，就是魯士杰沒過來，此時蔣爺也問明白了。徐慶與閻家結親之事，聽著很覺著喜歡。白芸生盧珍剛一過來，就敵住金永福，金永祿也雲鵬對著艾虎用十三節鞭，掄開就砸艾虎七寶刀，往上一迎，噲的一聲，把十三節鞭削去兩節。也雲鵬回身就跑，一見他那鞭，就是號令，五百兵，吻喇往上一裹，長短的傢伙，往上一遞。只一陣好殺，叱斫磕哧，如同削瓜切菜，挨著死，碰著就亡，轉眼間，橫躺豎臥，屍橫滿地，血水直流，帶著重傷，死於非命不少。金永福被劉士杰一鏢打倒。韓天錦把他往脅下一夾，回頭就跑。金永祿被于奢用鎗杵打了一個筋斗，就栽倒在地。于奢一灣腰，也就把他夾於脅下，往回裏就跑。也雲鵬一聲令下收兵，就見那邊噹啷一棒鎗鳴，衆兵丁如風捲殘雲，逃奔梅花溝去了。蔣爺說：鳴鑼收兵，兩罷干戈。這邊的全都回來。蔣爺這一來，就有出主意的人了。叫大衆分一半人，回家中去，取鑿鑿。這一半人搬石塊，疊牆子，那一半人取鑿鑿，去挖戰壕，創立轅門。人容易做，轉眼之間，就疊了半截牆子，挖了幾尺深的戰壕。仗著是平坦之地，不

是山路工夫不大，俱都挖好。蔣爺交給他們，站牆子傳口號，按軍規營規的號令一般，教閻正芳預備他們的燈籠火把，換替著吃飯，換替著巡更，站牆子。然後就在裏邊有一座大廟，就作了他們的公所。拿住的金永福金永祿，帶上來細問他襄陽王的來歷。這二人並不隱瞞，就將王爺的事情，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又問他們朝天嶺的地勢，這二人也不隱瞞，一五一十全都說了。又問玉仙可曾到了沒有，回說沒有到。蔣爺一威嚇兩個人。這二人說：我們已然被捉，我們不說，白受些刑法。索性有什麼說什麼倒好。只要問完了，求老爺們給我們一個快刑。蔣爺又問白菊花在你們這裏沒有，金永福說：不但不在這裏，我們連認識他都不認識。蔣爺說：也不殺你們兩個，只要我們把大事辦完，還放着你們兩個，只要你們改邪歸正，就算好人。又派人把這二人看起來，不叫缺少他們的吃喝。然後大眾就在廟內吃飯，都是閻正芳的預備。蔣爺問閻正芳，朝天嶺的道路，你可去過沒有？閻正芳說：一概不知，誰也沒往裏邊去過。蔣爺又問：這後山，可能上的去？閻正芳說：上可是上的去，就是繞的道路太遠。必由汝寧府過去，走後山六十里路，到山頂之上，三十里路有個交界，叫苗家鎮。立著個交界牌，山上的人，不許私過交界牌往下；下面不許過交界牌往上。這交界牌上面，是山上的人看著交

界牌下面，有苗家鎮的人看著。如要私走過交界牌，準其拘獲。蔣爺問：這是什麼緣故？  
閻正芳說：這苗家鎮，有我們親戚，是我們一個連襟姓苗，叫苗田雨。他們姓苗的人甚多，全是打獵爲生。他們常常打野獸，有用三眼鏡的時節。他們山上聽見三眼鏡一響，就疑著有官兵抄山。因爲此事，打過好幾回仗，山上全都是敗仗。有我們親戚來給說合著，立了一個交界牌，後此不許犯界。若要上這後山，非從此處不能過去。蔣爺說：從此之外，別沒有便道了。閻正芳說：除此之外，別沒有便道了。蔣爺說：既然這樣，今日晚間，從前邊探探他這個嶺去。閻正芳問：誰可探去？蔣爺說：我去探去。閻正芳說：從那裏去探？蔣爺說：由前邊水面去探。閻正芳說：不行，十里地面的水，還有許多的消息。哪？蔣爺說：方纔那個金永福，不是說過了麼？就是那滾龍擋捲網水斗子，全不要緊的事情。巡江太尉李珍細白蛇阮成兩個人說：我們同你老人家，一路前往如何？蔣爺問：閻正芳，他們二人水性這樣？閻正芳說：我是一概不曉，打量著可以。蔣爺又問：你們兩個人，在水中能看多遠呢？李珍阮成二人齊說：能一丈五六，赴水十里地絕不能去。蔣爺說：那可就行的了。艾虎在旁說：四叔，我也跟了去。蔣爺說：你在水中，又不能睜眼，去作什麼？艾虎道：又不是在水打仗，睜眼何用。我也能赴十里地的水面，不乏力。鬪海雲龍胡小

紀說我也去。蔣爺說：咱們這幾個人去，誰也不能顧誰。大家點頭。蔣爺說：瞧瞧徐良回來了沒有？衆人說：沒回來。蔣爺說：他往那裏去了？于義說：我見他追下那個使十三節鞭的人去了。忽見從外面進來了兩個人，是閻福、閻泰。叔父，我們出去罷。閻勇、閻猛兩個哥哥的屍首，找回來了。閻正芳一聽，心中好慘，說：苦命的兩個孩兒，倒是怕我出去有險，不料你們兩個人，反死在殺場。蔣爺說：老哥哥也不必悲慘了，等我們進京之時，必然奏聞萬歲。閻正芳說：那倒不必，也是他們兩個人不該如此。遂即吩咐把他們屍首，用棺木盛殮起來。蔣爺說：事不宜遲，咱們探朝天嶺的起身罷。又告訴閻正芳與展南俠，派他們這些人，前後夜值更。正說之間，有人進來告訴說：梅花溝牆子上，先有許多燈籠，方纔全都撤將下來，黑洞洞有許多船隻，把他們度進銀漢島。那個竹門去了？蔣爺說：這可好辦了。蔣爺與展南俠，借那一口寶劍，展爺把兩刃雙鋒，交給蔣四爺。蔣爺問他們幾個人，有水衣沒有？李珍、阮成、胡小紀、齊說都有。艾虎說：我沒有。蔣爺又問：你有油布沒有？艾虎說：我沒有水衣，那裏來的油布？蔣爺叫閻正芳，給我一塊大大的油布來。不大一時，取來交給艾虎，爲的是好包他的夜行衣靠，與白晝的衣服。艾虎把夜行衣帶好，七寶刀跨在腰間。蔣平、李珍、阮成、胡小紀都帶了自己應用的東

西辭別大衆。南俠囑咐千萬小心。蔣爺說：不勞囑咐。出離廟外，一直往東北繞過梅花溝，又撲奔西北，來至水面。大衆換了水濕衣靠，探朝天嶺。這段節目，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十回 蔣平率大衆削刃破擋 李珍與阮成被獲遭擒

且說蔣四爺帶領大衆，來至朝天嶺的水面，艾虎把長大衣脫將下來，剩了汗衫中衣，走著赤足，把脫下來的衣服，全拿油布包好，把刀掖在腰中，背著包袱。蔣爺等把水衣換好，也是用油布把衣服包好。把寶劍揸上，先就跳入水內，試試水性如何。蔣爺見那水勢狂蕩，復又翻將上來，告訴這幾個人說：大家可要小心，水勢過狂。衆人說：不勞四叔囑咐，自己小心自己爲定。一個個俱都跳入水內，好容易起來，纔赴到了銀漢島。兩邊的島口，一邊是連雲島，一邊是銀漢島。那兩個島口，當中就是竹門。此時竹門緊閉，竹門之下，全是柏木樁子。樁子之上，全有利刃頭刀。惟獨那竹門底下，也沒刀頭，也沒樁子，所以爲他們行船。他們出入，把門一開，走必由之路。倘若別有不知的船隻，要奔竹門，碰在柏木樁子，又有刀，又有樁子，就能將船隻損壞。蔣爺看得真切，往上一翻身，露出水面。幾個人也都上來。蔣爺低聲告訴，千萬就走當中，別往兩下一歪，小心碰在樁子刀上。這一進了這竹門，可就不能說話了。衆人說：我們多加小心就是。

了。蔣爺在先，魚貫而行，一個跟著一個，攢入水內。進了竹門，一看前邊，那個滾龍擋，晚間一看，猶如一條烏籠相似，咕嚕嚕的亂轉。原來可着開口多寬，這個滾龍擋，就穀多長木頭心子，上面包著鐵。這擋上有一百二十把鱣魚頭的刀，上面有十二個大輪子，輪子上面也有刀頭。又有十二個撥輪子，上面有水斗子，水斗子的水，往下注在水磨上。水磨一轉，撥輪子就轉；撥輪子一轉，管輪子就轉；管輪子一轉，那橫擋就轉。若要出人船隻之時，把小斗子掖住，那滾龍擋就不轉了。那擋有兩根大毛連鐵練，上有轉心活鑼子。只兩根鐵練，直通在上面南邊。那根在銀漢島上，有九間勾連搭的房子，裏面有四把大花轆轤，有一根鐵樑，那練子也在樑上掛着。他們要出入船隻之時，把轆轤一鬆，水斗子一掖。那滾龍擋沒有水斗子，往下注水，自然的不轉。鬆鐵練往下一沉，他們的船隻，聽其出入。等着無事之時，將兩邊的轆轤，一齊往上一絞，仍然是把那滾龍擋按放舊位。把水滾子掖斗一撤，那滾龍擋又轉起來了。那擋一轉，這擋上的刀，上面蹭着水，都是斜擺著鱣魚頭的披水刀，下面不能到底，底下單有捲網，就離劈水刀不遠。南北西三面，這捲網上下全有牆子；若要收滾龍擋之時，必先放捲網；若要提滾龍擋上去，也得把捲網提將上去。如今蔣四爺倒見滾龍擺亂轉，下面一塊捲網。若從捲

網上頭過去，正碰在滾龍擋的刀。若從捲網底下過去，正碰在南北西三面牆子上。蔣爺回身，把大衆一攔，攢出水面，叫艾虎把七寶刀給胡小紀，叫李珍帶着艾虎。皆因他在水中，不能睜眼之故。蔣爺低聲告訴胡小紀，用寶刀砍捲網的四面轉心鑷子，然後把滾龍擋的刀，全都削折。可別全削折，留半截，咱們就過去了。胡小紀點頭，二人復攢入水中。胡小紀在北，蔣爺在南，先把捲網的南北兩個轉心鑷子，用刀劍剝折，吧噠一聲，捲網沉入水底。到滾龍擋，把鱣魚頭刀劈水刀，叱哧磕咬全都把那刀磕折，那擋仍然還是亂轉，把管輪子上頭刀，也盡削折，奔中平寨。蔣爺在水中，拉了阮成一把。阮成告訴李珍艾虎，復又攢入水面，過滾龍擋。又到兩個島的二道山口，類若一個大橋相仿，三個甕洞，橋上邊就是中平寨。這座寨，正迎著水面，十五間房子。兩旁邊有雁翅托，寨內有一家寨主，名叫入河太歲楊平滾，有四員偏將。那寨的門外，當中有一個架子，上面有一個大燈，是一個圓筒，類若帽盒粗細，照徹著前邊竹門裏頭水面。若有細作前來，好結果他們的性命。白晝換上千里眼，只幾個人奔到中平寨下，不敢往上瞧看。撲奔當中的空橋，將要出去，原來那邊可著三個橋洞，全是捲網，仍然用寶刀寶劍，砍得粉碎，然後把南北兩塊，也都砍得粉碎。五位分波踏浪，蹣水直奔正西，在水赴了有



兩箭之遙，纔將上身露出來。回頭一看，中平寨西面，全有來往巡更之人。聽了聽天交四鼓，蔣爺見這水面上，來往全是小紅燈籠，都是些小巡船。一個船上三四個人，一個燈籠，一面銅鑼，預備的撈網子撓鉤。又往正西一瞅，臨河寨還離甚遠，就聽見也是綁鑼響。蔣爺與他們商議說：「咱們暫且先回去罷。」艾虎說：「縱然就是回去，咱們也到那邊看一看臨河寨再走。」李珍阮成胡小紀全都願意。蔣爺只可點頭，復又撲奔正西。好容易到了西北，說水面十里，不穀十里，東至馬尾江，西至臨河寨，想此時他們這是從銀漢島那裏下來，焉能穀十里地。到河沿見那些船隻，一行行，一排排，實係甚多。躲着那船隻上岸，脫水衣，換白晝服色。艾虎換了夜行衣，把寶刀從胡小紀手中要來。艾虎告訴蔣爺，胡小紀他不會躡高縱低，叫他給咱們看衣服罷。蔣爺說：「既然這樣，你就在此處找了一個山窟，告訴胡小紀，千萬別離開此處，衆人都在這裏會齊。」蔣爺艾虎李珍阮成四個人，撲奔正西。身臨切近，見周圍全是虎皮石牆，有了柵欄門，坐北向南。門外東邊五間房子，西邊五間房子，裏面有坐更之人。此時柵欄門已然關了，上面全有五股倒鬚鉤的叉頭冲天。蔣爺四人全都躡上牆頭一看，院子甚大，有東西房，一排一排，房屋甚多。原來這臨河寨，有二百人，全是水旱奇能的嘍兵。晚間有在船上的，有在寨

內的，全是廖習文、廖習武，兩個人的調動。又有三層正房，就分爲前中後三寨。在這三層の後頭，有一個高臺，高夠三丈六尺。上面一根竿子，上面有一個順風旂子。若要上船瞧風，都往這裏瞧看。下面有一個四方大刁斗，這刁斗足可以容得下十二個人。晚間另有軟梯，上面有坐更的，白天上有瞭望的。這四個人見裏面頭層上房，燈光閃爍；別的屋中，也有燈光。四人躡將下來，往四下一分，直奔上房。蔣爺、艾虎在前，李珍、阮成二人在後。見後面也是大覆窗戶，二人把窗櫺紙，戳了兩個窟窿，往裏窺探。見有兩個人，一文一武，全是白臉面，在那裏對坐說話，約有三十多歲。旁邊站着數十個人，俱是嘍兵的打扮。說今日之事，實在是想不到。若論夏國來的這五百人，雖不能一人敵十，也不知一人敵五；不料咱們兩家金寨主，被人活擒去了；兩個也先鋒，丟了一個，如今也不知去向。可見三千戶，真有能人哪！甚麼一時之間，就有開封府的兵，幫着他動手，只也就奇怪了。那人說：這樣看起來，今天這頭一戰，就不吉祥。若不是你這個主意，把也先鋒放進竹門，連那幾百人，今天晚間，要是三千戶一起營，還怕得打一個敗仗。哪靠起現臺的牆子，又擋得什麼人。現今把他們調進咱們寨中，准能保住性命。如今也先鋒見咱們大寨主去，也沒有回信。那人說：準是被大寨主，留在大寨了。今晚咱們這

裏，還得防範纔好哪。那人說：咱們這裏不能來。頭一件中平寨，他先進不來。縱然就是進來，絕不能到咱們臨河寨。別處山路又不通着這裏。再說今天咱們三寨主，帶着兩個女扮男裝的是誰？正在寧夏國兵丁渡河之時，他們也亂擠上船來。我想着，又不是好事。那人說甚麼，你還不知道哪。那兩個就是團城子，伏地君王東方亮兩個妹子。你聽見說，他把開封府的印，盜了來哪。蔣爺與艾虎在外面，全聽了一個真切。後面李珍阮成，也都聽見。正在這個時候，忽聽後面那刁斗上噹啷啷一陣，小鑼亂響。裏邊廖習文、廖習武，聽見小鑼一響，俱都站起身來，往外就走。衆人也跟着往外就走。出屋門，下堦石，往東西兩下一分。此時蔣爺與艾虎，俱都躡出東牆之外。李珍、阮成，忽聽後邊刁斗小鑼一響，心中一驚；又見裏邊的人，從屋中出來。二人將要走，不料習文、習武，就到了後邊。習文說：有人。習武一回手，將刀亮出來，就奔了李珍。二人也就亮兵器。阮成剛一拉刀，撲咚一聲，就摔倒在地。淨剩李珍一個人，與習武交手，跟出那數十個人過來，將阮成捆上，四馬倒攢蹄。李珍動手，繞了三四個灣兒，未分勝敗，也不知那裏來了一隻暗器，撲哧一聲，正釘在左腿之上，撲哧一聲，也就摔倒在地。習文說：捆上。那幾人又過來，將李珍捆上。又聽那刁斗換了大鑼聲音，不是那小鑼響，噹噹噹一聲大鑼響。這

裏一聲令下大呼拿人。各屋中的嘍兵此時也有睡着的，旁人將他叫醒，頓時一陣大亂，齊聲嚷叫拿人。此時艾虎與蔣爺他們的腿快，全躡出牆外，先奔山窟窿，找胡小紀來換水衣。全將水衣換好，就是不見李珍阮成回來。轉眼間，忽聽鑼聲振耳，喊叫拿奸細呀！並且連方位都說對了，說往正東走了，往正東追趕。你道這是什麼緣故？皆因是這個刁斗上，指着他們暗令子，人要在北邊，是打小鑼；人要在南邊，是晃銅鈴；人要在東邊，是打大鑼；人要在西邊，是打鼓也。算蔣爺身法快當，進去之時，全沒瞧見。後來李珍阮成往後一繞，刁斗上纔看見了篩小鑼。如今篩大鑼，開寨門，嘍兵抄傢伙，直奔正東。這一圍上裏來，要問蔣爺艾虎胡小紀甚樣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十一回 金仙一怒殺老道 寨主有意耍姑娘

且說蔣平艾虎胡小紀，見嘍兵撲奔前來，隨手就要拉刀，迎將上去。蔣平一攔，說：「咱們先下水去，現在你我共三個人，倘若被捉，豈不誤了大事？」艾虎說：「他二人既然被捉，咱們要回去，可不是道理。」蔣平說：「我自有主意。」艾虎點頭，三個人同走。蔣平拿着李珍阮成的兩套水衣，鑽入水中去了。嘍兵打着燈籠火把，就是眼前大亮，遠方可看不真切。故此蔣平他們下水，誰也不能看見。衆嘍兵撲空，連廖習文廖習武，找了半天，只可復

又回來。廖習文吩咐把拿的兩個人帶上來，細細拷問。嘍兵答應一聲，把李阮二人五花大綁捆定，就是鬆着兩條腿。嘍兵早把那枝袖箭拔出來，交給廖習文。原來這二人，全是廖習文拿住的。論說他可是文人打扮，每遇動手，他也不會躡高縱底。若要交手，他左手有一根檀木拐，全憑右手袖箭。他這袖箭，是兩個洞兒，要一交手，專打來人的兩目，用一枝就打一枝。若論他腹內文才，也是十分甚好。只後面的刁斗，就是他的主意。此時把李珍阮成往上一推。嘍兵說：跪下跪下。李珍阮成二人焉能與山賊下跪。噯了一聲，說那個跪下，休要多言。如今我二人，既然被捉，速求一死。依着廖習武，把他們推出去砍了。廖習文又說道：待我問問。轉面向李珍說：你們二人，同那個一夥來的，大概獨自你們兩個人，也到不了此處，必還有別人。只要你說了真情實話，我必開發你們一條活路。李珍說：事到如今，我們也不隱瞞，實是同著三位護衛前來。提起來，大概你們也都知道，一位是翻江鼠蔣平，一位是小義士艾虎，一位是開海雲龍胡小紀。廖習文又問：你們兩個人叫什麼名字？阮成說：大丈夫行不更姓，坐不改名，這位是我哥哥，姓李名珍，外號人稱巡江太歲。我姓阮名成，外號人稱細白蛇。廖習文說：難道你們沒走中平寨麼？阮成說：正走的是中平寨。又問：怎麼過的滾龍擋？阮成說：被翻江鼠給

你們損壞了。他們三個人是來探山，我們兩個人，是尋我朋友。廖習文說：你們找那位朋友，姓甚名誰？阮成說：找的是徐良，那是我師傅的門婿。就因為保護三千戶的村子，與你們那個使十三節鞭的交手，如今不知下落，我們找他來了。廖家弟兄一聽，滾龍擋損壞，二人吃驚非小。廖習武說道：不把他殺了麼？廖習文說：不可，也不管滾龍擋損壞，沒損壞，咱們既拿住他們，總是奸細，解到大寨主那裏爲是。廖習武說：也是，我解着他走。廖習文說：使不得，等至明日早晨，再解他們走不遲。此時要走，還怕他們有夥計，在路上等着，遇見反爲不美。廖習武就依他哥哥之言，叫衆人看守李珍阮成，暫且不表。說書一張嘴，難說兩家話。單說金弓小二郎王玉，帶領着東方金仙由團城子一走了。出了葦塘，等了半天，王玉哄着金仙說：玉仙頭裏走着，也是有的。咱們上黑虎觀等去罷。金仙無奈，跟着奔廟，曉行夜宿，非止一日。行到黑虎觀，天有初鼓光景，叩門，小老道出來，把他們讓將進去，直奔鶴軒，一打聽，趙元貞、孫元清全沒在廟中。王玉叫小老道，拾奪東跨院，他們就搬在東院去住。當日晚間，也沒叫預備酒飯。次日早晨起來，金仙給老道二十兩銀子，叫他們給預備飯食。吃完早飯，叫王玉出去打聽哥哥與妹子的消息。王玉出去，晚間回來，告訴金仙說：石龍溝有人劫了囚車。金仙說：可不知道

是什麼人劫的？王玉說明天出去，再細細打聽。到了次日，去了一天，也沒回來。到了第三天，王玉方纔回來，就把京都裏頭，剛的東方亮，述說了一遍。金仙一聽，放聲大哭。說哥哥是剛了，妹妹又丟了，嚙嚙叨叨的念著。可巧這個工夫，小老道過來送茶，這些言語，全被他聽去了。方知曉金仙是一個姑娘，自己也沒顧的送茶，復又回去。這個老道叫青風。他有個師弟叫明月，今年一十九歲，頗通人事。自從知曉此事，整整的盤算了兩天。到第二天晚上，又往東跨院暗地窺探，如要看出他們的破綻，把他秋住，男女不真，總得與我說些好的。將一奔窗戶，他又不曾本事，腳底下一發沉重。金仙屋內，就問外面是什麼人，連問了數聲，小老道並不敢答言。金仙一掀簾子，往外一看，小老道一瞧，此時他就是女子的打扮。用手一揪，說：這可得了！我等師父回來，告訴我師父。你敢是一個女子哪？你同王三爺，是怎麼件事罷，我要給你們嚷了。金仙一聽，氣往上冲，一抬腿，撲咚一聲，就把小老道，踢了一個筋斗。那練子錘，就在腰中圍定。小老道一嚷，金仙摘下練子錘，對准腦袋，吧哧一聲，就打了個腦袋迸裂，死於非命。王玉往外一看，說你這是何苦。金仙說：他要喊叫，我不結果他，等待何時。王玉說：這也沒有別的法子，咱們走罷。二人立刻拾奪包裹行囊，帶上兵器。金仙再換男衣服，等到天亮，二人不

管死屍，跳出牆外。將要撲奔正西，忽見由東邊來了一條黑影，看看臨近，低聲一叫，是姐姐麼？原來是玉仙到了。皆因得了開封府的印，二次又去行刺大人，與大眾追跑。不知紀小泉被捉，仍從馬道上城，由城牆外面下去，直奔店中躡房而入，開了扞管，推門至屋中，把印掏出來，換上男子衣服，淨等著紀小泉。候至天色微明，並無音信。自己一想，天光一亮，原是兩個人住店，怎麼剩了一個人，他要一盤查，我無言對答，不如逃走。爲是就把行李包好，所有的東西連印，俱都帶上。將門倒扣，仍是躡牆出去，順著大路，直奔商水縣而來。一路想念紀小泉，大概准是凶多吉少，孤身一人，又不能救他，只可投奔黑虎觀去。到了商水縣，打聽道路，那晚撲奔黑虎觀，到廟之時，天就不早。遠遠的看見，由牆上躡出兩個人來，近前一看，是姊姊。二人對叫了一聲，金仙站住，兩個人見面，拉着手對哭了一場。王玉在旁勸解，二人收淚。玉仙給王玉道了一個萬福，他還了一揖。王玉說：此處不是講話之所，尋了一個樹林裏面，背着王玉。玉仙告訴金仙，私通紀小泉的話都說了。劫囚車得印，紀小泉被捉，一五一十，細說了一遍。又問金仙的來歷。金仙就把姊姊失散，到黑虎觀，並怎麼殺死老道，述說了一回。玉仙說：事到如今，怎麼辦方妥。金仙又把玉仙這套言語，告訴王玉一回。王玉問他，如今是怎麼個主意呢？金



仙說：他也無法。王玉說：這可一同往朝天嶺罷。玉仙點頭，又將印拿出來，三人觀看了。一回，仍然交給玉仙。由此起身，到了白晝之時，金仙換上男子衣服，一路之上，曉行夜住。到了朝天嶺，正是那些兵丁過河，進竹門的時節，他們方到，也跟着上了船，進了竹門。過中平寨，又到臨河寨，奔大寨，四十里路，一段一段的，都有人迎接。三寨主到了頭道寨柵門，到了中軍大寨，王玉叫嘍兵，先領女眷上後院去等候。親身至大寨，見王紀先王紀祖行禮。又見上面坐定一人，面似藍靛，熊眉虎目，有王紀先引見了。就把甯夏國王爺那裏派來的先鋒官姓乜，叫乜雲鵬，怎麼開兵打仗，怎麼乜家弟兄被捉，那位乜先鋒，不知去向的話，說了一遍。又向乜雲鵬說：只是我們三盟弟，外號人稱金弓小二弟，王玉的便是。彼此對施一禮，然後落坐。王紀先問：三弟，去上南陽府爲何這時方纔回來，是何緣故？王玉就把始末根由，如此這般細說了一回。王紀祖又問：如今開封府印信，賢弟得在手中了。王玉說：不在小弟手內，還在玉仙手中拿着哪。王紀先說：這個金仙算是從了你了，這個玉仙，你們在一處，大概也從了你了罷。王玉說：大哥不知這個人性情古怪，雖是女流之輩，眉皺就要殺人。我雖私通他姊妹，與他連半句錯話都不敢說。大寨主說：我今正少一個壓寨夫人，若要三弟與他姊妹提說提說，有他姊

姊作主，大概准行。王玉說：「只件事情，小弟可不敢應承。等我慢慢與他說着去。」說畢告辭，回奔自己東院，見着金仙、玉仙，他們已然從新換了女妝衣服。這山中寨主，本沒有壓寨夫人。就是王紀先，他們有兩個侍妾，在後面居住，有幾個丫頭婆子。王玉現從他們那邊借了兩個丫頭婆子，服侍金仙、玉仙。且說王玉進屋內，金仙迎接，至晚間方纔提大寨主，有意要收玉仙作壓寨夫人的話，說了一回。金仙說：「那恐怕不行罷。」等明天我慢慢探他的口氣，但能應允，倒是一件好事。到了次日，王玉奔了大寨，與王紀先、王紀祖、七雲鵬一同用早飯。忽見廖習武從外面進來，見大衆行禮，衆人俱都讓坐。廖習武說：「拿住兩個奸細，請寨主發落。」又提損壞滾龍擋一節。大家一聞此言，呆呵呵發瞪。王紀先直氣得破口大罵，叫把二人綁進來。嘍兵把二人推到屋中。王紀先一見，氣沖兩肋，吩咐推出去砍了。不知二人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十二回 臧能苟合哀求當幕友 玉仙至死不嫁二夫郎

且說王紀先聽廖習武之言，就把李珍、阮成推出去斬首。王紀祖說：「且慢，這兩個就是三千戶闖正芳的徒弟，據我看這兩個，也是無能之輩。如今三千戶住着，可是有能耐之人，就是翻江鼠的水性，天下數着第一。那滾龍擋准是此人損壞，少刻待小弟看

看去方好。只兩個人暫且免殺，拿他們作個押賬。倘若咱們金家弟兄未死，說明了，兩下對換，比殺了他們不強麼？王紀先說：「既然這樣，把他們赦回來。」王紀先說：「本打算要問問他們，由京都來了多少人，可巧這時楊平滾到。」王紀祖一聲吩咐，把兩個細作，押在後面。楊平滾到了面前請罪，王紀祖叫他坐下，細問那滾龍擋，怎麼傷損的？楊平滾說：「滾龍擋上面所有的刀，俱剩了半截。輪子上的刀，也剩了半截。共壞了四塊捲網。」王紀祖說：「那就不好了，你們晚上，連白晝多加防範纔好。」楊平滾說：「還有一件事情，巡船帶進兩個人來，如今帶在寨柵門外，聽候寨主爺令下。」王紀祖就問是兩個什麼人？回答有一個是南邊口音，帶着個從人，那蠻子口口聲聲說，是南陽府的知府，姓臧，叫臧能，拿着洛陽縣姚家寨二位寨主爺的書信，求見寨主爺。望寨主爺吩咐。二位寨主俱是一怔，說：「我與此人，素不來往，不如打發他去罷。」王玉答言說：「二位哥哥不可，這個人我在圍城子見過一次。此人懷抱錦繡，腹藏經論，咱們在山上，正缺少這們一個幕友。」王紀祖先一聽，吩咐一聲請從外面進來，是一主一僕，進了大廳，臧能就要下跪。王玉站起來，用手把他攙住，說：「不敢當。」臧能一看王玉，說：「王賢弟，久違久違。」王賢弟帶我見一見寨主爺們。」王玉帶着他，全見了一回禮，給他看了一個坐位。王玉問他的來歷。臧能

就把書信掏出來，遞將上去。王玉接過來，交給王紀先，並沒打開觀看，叫臧能說他的來歷。臧能說：我皆因交結東方亮，賠上了我一個知府。我拐了皇上家的印信，我妻子懸樑而死，無處可奔，逃在姚家寨，晏賢弟也沒在那裏。他說他們地方窄狹，交給我一封書信，投奔到你們這裏，望寨主爺收留，我必當効犬馬之勞。王紀先聽他說話謙恭，心中有些不忍。王玉在旁說道：大寨主暫且留下，他在咱們山寨之中，大大的有用。王紀先這纔把他留下。楊平滾告辭回他的汎地去了。王紀先吩咐擺酒。臧能這人可惜用歪了，作了一任知府，如今居在山賊之下，並且山賊，又是個渾人，並不懂得敬賢之道。莫奈何低頭忍耐，心中想道：只一時你們看不起我，等着得便，出一個驚天動地的高招兒，結你們圍寨之人看看，纔賓服於我哪。就坐了一個末席，飲著酒，他專能看眼色行事。酒過數巡，問王紀先說：兄台身居帥位，又是八路總先鋒，王爺一到之時，合兵一處，就得逢山開路，遇水疊橋。若論升虎帳之時，令出山岳動，言發鬼神驚，執掌生殺之大權。若論兩下交鋒打仗，總要仰面知天文，低頭識地理。用兵講的是攻殺戰守，就是安營下寨，都看明地理，靠山近水，選平坦之地，不能受水火之災。然後講的是排兵布陣，鬪引埋伏。所有的兵書戰策，不知寨主爺所讀的那家戰策。王紀先聽他這套言

語，早有十分愛惜，暗暗誇獎此人說：臧先生，實不相瞞，我是連一個字都不認識，不然，方纔那封書信，我連瞧看也沒瞧看。臧能說：小弟不才，倒看過孫武十三篇，武侯兵書。王紀先說：不料先生有此大才，失敬失敬，讓先生上坐。臧能說：不敢，用我爲謀士，倒可以，我可不敢上坐，常言帥不離正位，遂叫他換了王玉那個坐位。王紀先說：現時我就有一件難心之事，在先生跟前，領教領教。臧能說：不是我學生說句大話，只要有什麼難心之事，只管對學生說來。王紀先將要說，一翻眼又對著王玉講話，說：昨天晚上，我與你說的那個事情，行與不行？王玉說：話已然提明白了，我還沒見着回信哪。大寨主說：煩勞三弟，你去打聽打聽。王玉只得站起身來，告辭出去。大寨主復又與臧能說話，就把金仙私通王玉，自己要說玉仙，作個壓寨夫人，怕他不從，煩勞先生給出個主意。臧能微微一笑，說：這有何難。大寨主一聽這句話，如得珍寶一般，連忙領教。臧能說：無論他怎麼不從，我學生會配一宗藏春酒，別管他是怎麼不從，只要把酒吃將下去，他是慾火上焚，見著男子，他是騰身自就。我這酒，當初孝敬過安樂侯爺。大寨主一聽，歡喜非常，又問：若配此酒，可得立刻就成。臧能說：至少也得三天，方能有酒力。王紀先說：就是三天，也不爲遲。正在說話之間，王玉回來，大家讓坐。斟上酒，大寨主又問：三弟我

那事怎麼樣了？王玉一皺眉說：「不行，他姊姊苦苦相勸，他說他與紀小泉私通，立志至死不嫁二夫。若要說急了，他非死不可。」臧能在旁哈哈一笑說：「無妨，我自有道理。」王玉說：「領教先生高明主意。」臧能說：「他手內不是有開封府的印麼？就說大寨主沒看見過，叫他給大寨主親身送過來，作爲看印，恭而敬之，正顏厲色。等至三天，我將酒配成，作爲請他吃酒。還有一件大事，寨主派人去水寨留話，紀小泉倘若趕來，叫他們水寨不用報將進來，要他的性命，千萬別叫玉仙得信。」王玉連連稱讚先生高明，復又辭席去了。王紀先說：「我這裏還有一件爲難事，先生給出個主意。」臧能問：「還有什麼事情？」王紀先就把李珍阮成，破滾龍擋的事情說了一遍。臧能說：「此人不可殺他，我寫一封書信，送到三千戶，與他們兩下交換，容他們先放咱們的人，然後再放他們，隨着給他一暗器，也就把他們結果性命。」大寨主請想此計何如？王紀先說：「好，可是好，只是小人意見，咱們就依了臧先生這個主意。」王玉出去，工夫不大，復又回來，說：「印是他自己拿着，親身交給大哥一看。」寨主說：「好。」復又吃酒，直吃到掌燈時候，方將殘席撤去，大家又敘了一回閒言。臧先生催王玉請姑娘來一見。王玉來到東院，一問金仙，金仙無奈，復又出去，奔西上房，見玉仙在炕上躺着想事。金仙說：「妹子！王寨主等着要看那顆印信，你怎

麼還不起來。玉仙不肯起來。金仙苦苦相勸，這纔起來梳洗打扮，慢騰騰打扮，三鼓多天，方纔拾奪好了。前邊又是臧能出的主意，教王紀先派了四個丫頭，四個婆子，打着八盞嵌紗紅燈，一對一對迎接玉仙來了，復又催促。玉仙早就把裏邊衣服，用汗巾扎住了腰，暗中就把練槊掖住腰中，倘若他們要霸佔自己，一翻臉，就拉練子槊拚着這條命，與他門較量較量。原來玉仙早就聽出大寨主沒安着好意，自己心中想着，已然配了紀小泉。他若有命，作個長久夫妻，他若無命，絕不改嫁別人。金仙在前，玉仙在後，對對紅燈，前邊引路。王玉先來送信，王紀先等一見金仙露面，後面就是玉仙，大衆迎出廳外。大寨主一見玉仙，恰若天仙一般，打扮得齊齊整整，輕搖玉體，慢款金蓮。玉仙行至階臺石下，要與寨主爺行禮。王紀先把他們攔住，請至廳中落坐。大衆看看，無不喝彩。玉仙把印拿出來交給金仙，金仙交給王玉，王玉往上一遞。臧能此時，也把那印拿出來，放在桌上一比。大寨主剛一看印，外面一陣大亂，嘍兵進來報道，寨柵門外草堆失火。衆人一驚，俱都出來看火。要問此火是誰人所放，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三回 朝天嶺上得寶印 連雲島下見水衣

且說玉仙把印一獻，臧能也把印拿出來，剛要比，嘍兵進來報道，寨門外失火。衆人

一聽，都要到外面觀看。外面嘍兵亂嚷，聲如鼎沸，立刻吩咐掌燈火。大寨主，三寨主，金仙玉仙一齊出來。這就有拉兵刃的，一看烈焰飛騰，嘍兵喊成一處。原來是蔣爺暗用調虎離山計。蔣爺頭天回去，直到中平寨外，過了竹門，撲奔銀漢島上了岸，更換衣襟，直奔三千戶轅門。進了大廟，見着衆人，就把探山寨的話，一五一十，學說了一回。大家一聽，好生利害。又聽丢了李珍阮成，定是被他們捉住了。閻正芳一聽，暗暗着急。蔣爺說：此事但請放心。他二人既然被捉，咱們這裏還有他們兩個人，明日寫封書信去，與他們調換。大衆一聽，倒也合乎情理。徐慶問：你們去了半天，也沒到中軍大寨麼？蔣爺說：水面離中軍大寨還有四十里路，我們走在那裏，天光一亮，我們藏躲在那裏，故此未敢上去。要到大寨，非明天不可。閻正芳吩咐擺酒，衆人吃酒不提。到了次日，展爺催蔣四爺寫書信調換。蔣爺又一議，說：索性等至今晚間，到大寨探明虛實，然後再與他們調換。我說句喪話，倘若二人沒有命了，與他們調換，豈不是上當。展爺也就依了蔣爺的主意。到了晚間，吃畢了晚飯，天將昏黑，蔣爺帶着胡小紀艾虎起身。忽見外面有人報將進來，說：咱門牆子外面有兩個人，一個姓胡，一個姓鄧，求見你老人家。蔣爺吩咐叫他們進來，二人往裏一走。蔣爺一見，又來了一對膀臂。原來是分水獸鄧彪胡



列。蔣爺問：你們兩個人從何處而至？那二人提到開封府聽見丟印的信息，趕着奔到這裏來的。蔣爺說：你們來得甚巧，只裏正缺少會水之人，立刻就走。蔣爺仍然借南俠的寶劍，艾虎拿了阮成的水衣，大家囑咐衆位小心。衆人說：不勞叮囑，一齊出廟，過了轅門，繞過梅花溝，來至水面。大家換上水衣，把自己的衣服，拿油布包好，斜背在背上，躡入水內，分水蹣水，直到竹門，進了竹門，由滾龍擋底下過去。過了中平寨，忽然迎面來了一隻船，由北往南，又有一隻船，這邊問是誰，那邊答應是我。又問小心，那邊說留神。二船一錯，彼此過去。蔣爺在水中一拉胡小紀與鄧彪胡列，一指對面那隻船，三個人彼此會意。容那隻船臨近，蔣爺同着衆人往上一躡，船上人剛要喊嚷，撲哧撲哧，四個人全都廢命。艾虎也就上了船，說：四叔你好大胆子。蔣爺說：活該咱們應當少走幾步。大家都在船上，撥轉船頭，直奔正西來了。艾虎說：倘若要遇人家船，一問，咱們有何言對？蔣爺說：你不用管，跟著走罷。果然正往西走，就見來了一隻船，對面船上有人叫問是誰？蔣爺說：是我。那人說：小心。蔣爺說：留神。二船一錯，盡自過去。艾虎說：四叔心眼真快。直到西岸，不敢奔人家船隻去，偏了正北，找了一個僻靜的所在，就在船上，把水衣脫將下來，換好自己利羅衣襟，仍然是找了昨天那個山洞，把水衣寄在山洞之

內卻順着山邊往上就跑，施展夜行術。就是蔣平、艾虎、胡小紀、胡列、鄧彪，五個人，大跑兒也不慢。看看來到寨門，蔣爺叫胡小紀、胡列、鄧彪，三個人在此等着。蔣爺同艾虎一歪身躡上東牆，一往下看，還有一道寨柵門。蔣爺看見有五堆草垛，打了個手勢，奔上房而來。奔上房去，扒在房簷，往下觀看，正是裏邊說玉仙少刻就來。臧能給出主意，說玉仙要是把印拿出來，大眾給他一路鬼渾，可別叫他再拿回去了。大眾點頭。蔣爺同艾虎上房，奔到東牆之外，告訴胡小紀、鄧彪、胡列，說：你們按著舊路在前邊等我們去罷。若等不上，你們先下水回去。三個人答應，往正南就走。蔣爺同艾虎復又進來，教艾虎上草垛，蔣爺在大房後頭一扒。故此金仙、玉仙剛到屋中，掏出印來，大眾一看，正在此時火起。嘍兵報將進來，失火的言語，衆人出去看火，就是金仙、玉仙在後。蔣爺見人出去，一縱身躡在前坡，千斤墜飄身下去。住屋中一躡，一伸手由桌案之上，將印拿了，轉身就跑。剛一上房，見玉仙嚷道：不好，這火是人放的。蔣爺躡到後坡，直奔東牆，飄身出來，就看見艾虎在前，蔣爺就追下來了。聽後面鑼聲振耳，燈球火把，照如白晝一般，說：拿呀！追呀！看道的聽真，傳信與臨河寨，叫他們拿人，別放走了。這一個信，實在真快，就聽見鑼唧唧一陣鑼聲，往下一打信，各處接鑼接話。轉眼之間，就到了臨河寨。廖家

弟兄一得信，立刻齊隊，也是一陣鑼鳴，衆嘍兵抄傢伙，齊齊喊叫拿人。你道玉仙怎麼知道這火是放的？皆因他跟著金仙一出來，衆寨主是男子，全往前跑。玉仙他出來用鼻子一聞，裏面有硫磺火硝的氣味，說：「姊姊，這火是人放的，你聞有硝硫氣味的。」金仙一聞，說：「不錯。」玉仙告訴大衆，自己一翻身先到屋中一瞧，印信踪跡不見。等大衆回來，衆人一急，王紀先纔往下傳令，轉眼間就到臨河寨。再說蔣爺得印後，追上艾虎，又追上前邊的三個，一看滿山遍野俱是燈火鑼聲不住。艾虎說：「四叔，你得著印了，沒有？」蔣爺說：「得了。」艾虎說：「這可要不好，他們傳信快當。」蔣爺說：「咱們走著瞧罷。」到那裏見機而作。正往前跑，忽見前邊有一條黑影，說要跑隨我來。蔣爺問：「前邊是誰？」那人說：「不用問，我不是賊，你們要算奔臨河寨，可走脫不了。」艾虎說：「你到底是誰？」留下名姓。那人說：「不用問，我絕不能陷害你們，准保帶你們出口。再問一語不發，在前邊直跑。依著艾虎不跟著他走。」蔣爺說：「事已至此，且跟著他走，看是如何說罷。」就跟著他一走，走來走去，就入了山谷之中，全是走的高高矮矮，曲曲灣灣，也有寬闊的時節。衆人跑的汗流夾背，漸漸的就離燈火透遠了，再看燈火就看不見了。仗著天邊有月色，大家也跑不動了，那人也走得慢了。直奔到斜月西沉，天光要亮，再往前邊一看，那人踪跡不見，就聽見

嘩喇喇水聲大作，往南一拐，前邊一段大梁，另有一股小路。大眾走在大梁的上頭，望外一看，喜出望外，原來是連雲島的山上。往南看，就是竹門的外頭；往東看，就是馬尾江的江面。蔣爺說：「只是天假其便。」艾虎說：「那前邊走的，准是山神爺，把咱們帶到此處來了。」下了連雲島，艾虎說：「四叔那邊有一個人，枕在石頭睡覺哪？」蔣爺說：「怕他甚麼？身臨切近一看，止不往大笑哈哈，原來水溼衣，是拉開放在一塊石頭上，好像一個人，伸著腿在那裏睡覺。」蔣爺一瞧，他們的水衣全在這裏堆著，實在猜不着那人是誰，只可大眾穿上，走到南岸，上來又換了他們的衣裳，直奔三千戶，進了轅門，回到廟中，把印往上一獻。衆人給蔣爺道喜。展南俠一看見，四哥得來的是一顆假印，衆人一怔，若問真印的下落，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十四回 鍾太保船到朝天嶺 衆寨主兵屯馬尾江

且說蔣爺回來，把印交給展爺。南俠接來一看，說：「蔣四哥這印不是我們相爺的。你看這篆文不是南陽府嗎？」蔣爺衆人皆是一怔。蔣爺說：「我終日打雁，被雁啄了眼了，見桌上放著印，我就拿起來，幾乎沒叫人家看見也罷，事已至此，我今天晚上再去一蹓。」蔣爺叫艾虎你看見朝天嶺他們屋中所坐之人，一個瘦小枯乾的文人，准是拐印脫逃。

的臧能怪我疏忽，拿的時節，應當在桌上瞧瞧。蔣爺一翻眼，說是了，我明白了，這個真印，有人得了去了。展爺問是誰？蔣爺就把大眾會在一處，前邊有人說話，叫跟着他走，繞山邊小路，走了一股便道，出來就是連雲島地面。奇怪是我們的水衣，在那邊放着，他拿來給我們放在連雲島的底下。我們換上纜回來了，這印准是那個人拿去了。展爺說：怎麼不通名姓哪？蔣爺說：這個人實在古怪。展爺說：要是那人拿去，就是今夜再去，也是無用的了。蔣爺說：別管是他拿去，不是他拿去，我今晚上總得去這一蹓，一半看印，一半看看咱們那兩個人，若要與他調換，不用說是不行。皆因這內中有個臧能，這小子是個壞人。再說咱們徐良那裏去了，也不見回來，一點音信皆無。展爺也是着急。忽見家人進來，在闔正芳耳旁低聲說了幾句言語。闔正芳說：不用不用。徐慶問：親家什麼事情？蔣爺南俠也都問他。闔正芳嘆了一口氣，說：我們姑娘聽見朝天嶺造反，他要與賊人打仗，不然，他要上後山姨父家，還有一個姑娘哪，是他舅母，跟前的姓鄭，叫素花，兩個人朝朝暮暮住在一處。大約這又是他們兩個人商量的主意。徐慶本是渾人，有個渾招兒，說：親家我告訴你一個招兒，你就說咱們小子上山去了。姑娘他要，去可怕碰見，姑娘們定然就不去了。闔正芳一聽，這倒有理，立刻叫家人帶回信去，依

着徐三爺的主意。家人走後，大家將要吃早飯，蔣爺是愁眉不展，心中盤算，低着頭一語不發。正在這個時候，忽聽咕咚咚號炮連聲，鄉中人報將進來，馬尾江來了無數的大船，水中旗纛亂擺，當中一個大坐纛旗，四個角上有四個字，是君山太保。當中有個白月光兒，內中寫着一個鍾字。蔣爺一擺手，那人出去，說：「展大弟這可好了，咱們臂膀來了。立刻會了大衆，帶闖正芳連會頭一衆出去，出了轅門，往東南一看，大小船隻順於水面，旗纛認標，空中飄擺。船上的兵，全不是嘍兵的打扮，全是卒巾號衣，長短器械，鮮明耀眼，光華奪人耳目。長鎗一排，全是長槍。短刀一排，全是短刀。一個個威風凜凜，殺氣騰騰。正當中是一個大虎頭舟，後面有二十個麻陽戰船，有二十隻飛虎舟，四十隻兵船，剩下盡是來往的小巡船。飛又太保在大虎頭舟坐督旗下，有一張虎皮金交椅，在上面端然正坐。要看他這個打扮，實在不透威風，戴一頂方翅烏紗大紅圓領，腰束玉帶，粉底官靴，面如白玉，五官清秀，三縉長髯。手中捧定令字旗，金批箭，在他兩傍雁撇翅排開，全都是他君山中各寨的寨主。你道這鍾雄因爲何故來到此處？皆因蔣爺等由開封府起身之後，有諫議大夫八位給事中，連銜具奏，是聞風的摺本。襄陽王是時在寧夏國作亂，不久殺奔潼關。潼關乃咽喉要路，請旨調撥君山之人，防守潼關。

以備不測，請旨定奪。萬歲准奏，發帑銀二十萬，派鐵領衛護衛宣聖詔，帶領帑銀二十萬，到君山開讀。鍾雄帶領衆人迎接旨意，捧旨官開讀已畢，香案供奉旨意，收了帑銀，捧旨官告辭，送出君山。然後回來，點派水兵、旱兵、嘍囉，帶各寨寨主，叫亞都、鬼文華、守山，自己帶領神刀手黃壽、花刀楊泰、鐵刀大都護賀昆、雲裏手穆順、八臂勇哪吒、王鏞、削刀手毛保，老人家謝寬、金頭蛟謝忠、銀頭蛟謝勇，水底藏身侯建，無鱗熬蔣雄。帶領這些人，教他們各帶了衣襟器械，水寨中帶領慣習水戰的嘍兵四百名。這君山以內，可透着空虛了，預備一隻大虎頭舟，二十隻飛虎舟，二十隻麻陽戰船，四十隻兵船。各寨的寨主，各有管轄，按五營前後左右中分五哨，五隊按五行旗子。到了夜間，換了燈籠，也是按方位的顏色。浩浩蕩蕩，直奔潼關而來。到了馬尾江，剛要奔潼關，見有報事的報將進來，說：啟稟主帥得知，對面江岸上有展大人、蔣大人，同衆校護衛，連本地三千戶的練長，求見主帥。鍾雄往下傳令，預備巡船說請。一聲令下，靠船三聲炮響。每船上六棒鑼鳴，水路行船，行五坐六茶三飯四，開船之時是五棒鑼，靠船之時是六棒鑼，喝茶是三棒鐘，吃飯是四棒鐘。那君山的兵丁，全是訓練精熟，一應水旱陣圖，進退有方，全仗鍾雄的號令森嚴。其中單有老人家謝寬訓練的一百人，叫飛腿短刀手，可不

會演陣，全是高來高去，一人敵十之勇。如今帶在大虎頭舟上，作爲是鍾雄的小隊。剛一靠船，就見巡船把蔣爺接到大虎頭舟上。衆人上船，南俠蔣爺、徐慶與鍾雄見禮，又與衆寨主行禮。然後同着來的衆人，一一見禮，不必絮煩。見禮已畢，大家落坐獻茶。蔣爺一打聽鍾雄的事情，飛又太保就把奉旨前來潼關防守的話，細說了一遍。又問蔣爺因何至此。蔣爺也把他們的來歷細說了一遍。又問三千戶的事情，閻正芳也就一五一十的說了一遍。鍾雄說：徐護衛追下人去，難道就不知去向？蔣爺說：不知。鍾雄又問這山裏頭的地勢，蔣爺將怎麼損壞他的滾龍擋的話說了一回。鍾雄一聽山路四十里地，就不好辦理。蔣爺又提山中得來的假印等事。鍾雄說：四老爺打算這如何辦理？蔣爺說：今天晚間我還是要去。鍾雄說：既然得了一顆假印，他們必有防範，那顆真印只怕難找。蔣爺說：無妨。又把那帶路之人，對着鍾雄說了一回，說：也許是那人把印得了去了。鍾雄說：小弟打算明天與他們開兵打一仗，看看事體如何。逢強取智，遇弱活擒，四大人你看此事如何？蔣爺道：倒也很好。說畢告辭。仍然用小船把他們渡將過去之後，鍾雄寫戰書，差派水底藏身侯建，駕着一隻小舟，拿一枝無頭箭，一張弓，直到竹門之下，對准上面嘍兵，說：我奉大宋國朝，四品客卿詔討先鋒之令，前來下戰書，與



你們寨主定下明日午正，兩下開兵打仗，來者君子，不來者小人。說畢，將箭射將進去，回來繳令。明日打仗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五回 王紀先大獲全勝 鍾太保敗陣而回

且說朝天嶺上失火，把兩個印信俱都丟失。玉仙一急，教寨主給他找印，衆人追趕了半夜，人也沒拿着。玉仙一賭氣，上寨東去了。衆寨主全都是面面相覷。問臧先生，這事怎麼辦纔好？臧能說：這有何難，只要把後面拿住的那兩個人帶過，咱們問問他們，定是他們的餘黨。立刻派嘍兵到後面，把李珍阮成帶過。嘍兵答應去不多時，進來回話，說：大事不好了，李珍阮成那兩人，被人家救出去了，並且殺死我們七個夥計。王紀先一聽，大吼了一聲，往後一仰，幾乎氣死。哇呀呀的，嚷叫了半天，說：豈有此理！明天與三千戶決一死戰。衆人在旁邊勸解。到了次日，剛纔吃畢早飯，忽聽山下連聲炮響，嘍兵過來報說：馬尾江來了許多船隻，是君山飛又太保鍾雄，準是替大宋國前來與咱們開兵打仗。特來報知。王紀先一擺手，嘍兵出去。傳令衆人一齊至中平寨，觀看來人的動作。衆人出來下山，到臨河寨上船，奔至中平寨，支上千里眼，往外面觀看。就見那邊船隻，剛一靠馬尾江的東岸，王紀先見那邊，真乃是齊齊整整，耀武揚威，旗幟飄擺。船

上的人，虎勢昂昂。王紀先看畢，暗暗的搖頭。忽見有一隻小舟撲奔竹門，把話說完，將那枝箭射將進來，上面綁定戰書。嘍兵檢拾過來打開，教臧先生讀了一遍。原來是定下明日正午時，兩下裏要開兵打仗。王紀先說好，明正午與他們決一勝負。嘍兵告訴了侯建，侯建駕船回來，上飛舟回稟鍾雄，就將下戰書，他們的來言說了一遍。到了次日早晨，用了戰飯，暗暗將密令傳將下去，然後三聲炮響，將二十隻麻陽戰船列開，四十隻兵船分於左右。當中的大虎頭舟上，鍾雄披掛整齊，手捧令旗，令箭。四員偏將兩傍站立。後面是八臂勇哪吒，王錦督押後隊，在二十隻飛虎舟上。衆船隻離竹門約有一里之遙，剛要派人過去討戰。忽見裏面三聲大炮，竹門一開，一行行一對對，從裏面出來了許多的船隻，當中是頭一隻龍鳳尾的舟船，裏面是大寨主王紀先，兩傍四隻大船，一隻是王紀祖，一隻是入河太歲楊平滾，一隻是廖習文，一隻是廖習武。就是楊平滾那隻船上，身後站着四員偏將，餘者也是兵船，慣習水戰的，俱都是身穿短襖，花布手巾纏頭，全是二十多歲，年力精壯。一排長撓鈎，一排鈎連鎗，一排分水鏢，一排雙手帶，透著威風殺氣。王紀先見鍾雄四鳳亮銀盔，爛銀摩額，穿一件冰凌魚鱗甲，九吞八扎，內襯素羅袍，雙鋒寶劍，背插着八桿飛叉，身高七尺，面如團粉，眉清目秀，三絡長

髻，左手抱定令字旗。背後一人捧定五鈎神飛亮銀鎗。左有黃壽楊太，右有賈坤穆順，俱是手提大刀。一個是青龍偃月刀，一個是响鑊古月象鼻刀，一個是大砍刀，一個三尖兩刃刀。王紀先一見，暗暗誇獎。鍾雄看王紀先，大紅緞子扎巾，赤金抹額，大紅緞子箭袖袍，繡大朵團花，半副掩心甲，脅佩鋼刀，面似薑黃，紅眉金眼，一部黃鬚鬚。身後一人，與他扶着一支巨齒金釘狼牙槊。船兩邊站着些嘍兵，也是王紀先的小隊，一排短刀手。二船相隔不遠，鍾雄早就抱拳帶笑，說：對面來的敢是朝天嶺的王寨主爺嗎？請了人講禮義爲先，樹購花果爲原。王紀先見鍾雄滿面春風，一團和氣，不能這一見面，就要打仗，也說道：請了前面敢是君山的寨主，寨主請了鍾雄說：久聞王寨主之大名，如雷貫耳，你居住朝天嶺，稱孤道寡，任意逍遙。如今你投順王爺，大事一敗，玉石俱焚。依我說：快快降了大宋，我作個引見之人，爭個蔭子封妻。鍾雄話言未了，王紀先一聽，氣衝兩脅，說：好鍾雄！滿口亂道，你也受過王爺的厚恩，一旦之間，歸降大宋，怕死貪生，你怎麼對得起王爺千歲。你今日既敢前來，咱們決一勝負。鍾雄說：你作賊下之賊，我用好言相勸，你是執意不聽，悔之晚矣。王紀先說：不用饒舌。吩咐衆軍，就見那船往前走動，回手接他的狼牙槊，兩隻船頭已然臨近。鍾雄一回手，就把飛叉拿將出來，對着

王紀先就是一叉，聽見崩啞一聲，正中在胸膛之上。那呶唧一聲，撞將回來，掉在船板。把鍾雄嚇了一跳，一回頭叫，人預備五鈞神飛鎗，當時往下傳令，頃刻間鼓聲大作，所有的船隻，一齊走動，畫鼓平敲，各船上一齊動手。鍾雄這邊一掌號，全都扎入水中，水戰的水戰，旱戰的旱戰。頃刻之間，鍾雄這裏就打了敗仗，君山之人，這一敗陣，朝天嶺的兵將往下追，鍾雄叫鳴金收兵。皆因有個緣故。君山的策應從兩旁出來，往上一攻，八臂勇哪吒、王鏡，帶領些二十隻飛虎舟，前一排四十人，全是撤山弩箭，淨打朝天嶺船上之人。後一排四十人，全是小稍弓無羽箭，往水內射朝天嶺水內之人。朝天嶺這纔鳴金收兵。所有水內之人，朝天嶺的人奔西，君山的人奔東。朝天嶺的兵俱奔竹門，一查點，寨主一名沒傷。嘍兵之內，共死去二十餘名。除此之外，有十幾個帶傷的，全入中平寨去了。衆人俱都歡喜，把寧夏國五百名兵，留在中平寨。也雲鵬也留在中平寨。大寨主二寨主，仍然奔大寨。下令犒賞嘍兵，就不把君山之人放在眼內了。再說鍾雄收兵之後，聚集衆寨主，查點數目，死了十幾個嘍兵，帶傷的數十個嘍兵，就在船上養傷。衆家寨主俱都不願意，說這一戰損失軍威，豈不被他們朝天嶺之人，洋洋得意。鍾雄微微一笑，說：你們焉能知曉用兵之計，虛虛實實。原來與朝天嶺這一打仗，鍾雄

先下一道密令，許敗不許勝，衆人俱都不解其意。忽有人進來通報，蔣四大人求見。鍾雄說：請蔣爺進來。同着南俠金鎗將于義，金鎗無敵大將軍于奢，原來打仗之時，蔣爺會同南俠閻正芳等一千衆人，俱在岸上瞧的見明白。胡小紀、鄧彪、胡列三個人攢入水中，擒上朝天嶺的個三嘍兵去。大衆見軍山打了敗仗，依着艾虎馮淵白芸生盧珍韓天錦于義于奢劉士杰這些人要搶朝天嶺的船，幫著君山打仗。蔣爺把他們攔住，只是鍾雄用兵之計，你們不可下去。後來見鳴金收兵，大衆回三千戶到廟裏。胡小紀、鄧彪、胡列換衣襟，把三個嘍兵捆上帶進來。蔣爺問話。蔣爺見三個兵丁，水淋淋的衣服，倒捆二臂，跪在地下，苦苦的哀告求饒。蔣爺說：只要你們三個說了實話，饒你不死。三人異口同音說：我們不拘什麼言語，只要我們知道的，不敢隱瞞。蔣爺說：你們寨中那個東方玉仙，前天夜間拿出來的，那一個開封府印，倒底丟失了沒有？嘍兵說：不但那一個印，連這知府的印，全都丟失了，到如今也不知曉是什麼人盜去。蔣爺又問：還有我們兩個被捉的人，在你們寨中，是死了還活著哪？嘍兵說：被捉的那二位，更奇怪了，本打算要與你們兩下調換，不料就在丟印的那日夜間，把兩個人全都丟了，並且還殺死我們七個嘍兵，至今也不知是誰。蔣爺一聽，暗暗歡喜，對着閻正芳說：大哥聽

見了沒有，這你可放心了罷。定是教咱們自家人救了，可不知是誰。闔正芳也是歡喜。蔣爺心生一計，同着南俠與于義于奢帶着三個嘍兵，出廟奔水面，叫船只渡將過去。上大虎頭舟，見鍾雄細說，拿住嘍兵之事。鍾寨主一聞此言，當時叫人將拿住的嘍兵帶將進來，細問山中道路。問明之後，把嘍兵囚在後船之上。鍾雄與蔣四爺耳邊低聲議論，打朝天嶺的主意，非如此如此不能成功。蔣爺大笑，說：「好計好計！要問議論什麼主意，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十六回 鍾雄下戰書打仗 臧能藏春酒配成

且說鍾雄問明白了朝天嶺山中的道路，把三個嘍兵押在後船之上，又與蔣四爺低聲說了一個主意，然後蔣四爺告辭，就把于奢于義留在君山的船上，仍用小船把南俠蔣平渡在西岸，暫且不表。單說鍾雄叫人預備文房四寶，寫了戰書，次日叫無鱗鰲蔣雄，駕小船送往朝天嶺，仍到竹門之外，教那裏嘍兵接書。仍然用繩綁上戰書，射將進去，說我們立候回音。嘍兵說：「此書去報與我們大寨主知曉，此處來回有八十里路之遙，叫他們先回去，在你們寨中聽信去罷。」蔣雄真就撥轉船頭回來，面見鍾雄，交令他把他們那邊的言語說了一遍。鍾雄一擺手，蔣雄退去。且說朝天嶺王紀先得勝回。

山，犒賞嘍兵，把君山的人沒放眼內，仍然與王玉商量玉仙的事情。王玉說：寨主哥哥，此事若要說得他心甘意願，只怕不行。他與紀小泉海誓山盟，不改其志。一定要辦，此事非依臧先生主意不可。王紀先又與臧能議論。臧能說：要配藏春酒很容易。一切事情，只要派人出去買藥。王紀先問：但不知配此藥可用多少銀兩？臧能說：當初安藥侯爺，那配藥使用，四百紋銀。如今寨主要配此藥，有十兩足數。寨主哈哈大笑，說：若能將酒配得，事成之後，我大大的謝先生。到了次日，開了一個方子，教嘍兵出去買藥。嘍兵走後，又有嘍兵進來報說：君山下了一封戰書，請寨主爺觀看分明。呈上來，接書放在桌案之上，叫臧能一念。上寫着：字奉朝，天嶺大寨主得知，昨日兩軍陣前，小可苦苦相勸，請寨主棄暗投明，誰想你不納忠言，定要決一勝負。皆因天氣已晚，兩下裏殺了個平平。寨主若肯率兵歸降，實在衆生靈的萬幸。寨主如係不肯，再要交鋒，務必要決一勝負。定於初五日，咱們兩下裏一賭賽，特修寸旨，立候寨主的回音。王紀先聽畢，把案桌一拍，哈哈大笑，說：好鍾雄，乃吾手下之敗將，還敢出此狂言。煩勞老先生與他寫一回書，就在初五日已刻，准與他對敵。臧能先生連說：不可。他是由君山來到此處，嘍兵一路正在勞乏之際，若要容他歇過五日，豈不叫他們銳氣養足。但依我愚見，給

他回書，明日交戰。趁他正在勞乏之際，可以殺他個全軍盡滅。王紀先一聞此言，說：先生真小量之人，咱們朝天嶺的嘍兵，與君山嘍兵交手，一可敵十，百能勝千，何用行淺見之事。略一施威，即可以殺他們個全軍盡沒。先生急速寫來，寫上初五日，我要打了敗仗，這朝天嶺讓與鍾雄執掌。臧能暗暗一聲長歎。他就知王紀先是一勇之夫，終久不能成其大事，只可寫了回書，教楊平滾派人送給鍾雄。鍾雄接進來書之後，暗暗歡喜，說：賊人中吾之計也。遂備密令調動嘍兵。寨主一算，當時正是初三日，等至初五日，一戰成功，朝天嶺垂手可得。再說朝天嶺王紀先，淨思念是玉仙的事情，並且把兩下裏打仗，那個大事沒放在心上，就催着先生配酒。光陰迅速，到了初三日晚，上一問臧先生的藏春酒可曾配好。臧能說：藏春酒清晨清早可用，無奈一件，寨主可料理。後天打仗的事情，依我愚見，等後天得勝回來，作爲是慶功的酒宴，再請東方姑娘，也使這位小姊妹無疑。豈不是三全其美嗎。寨主請想此事如何。王紀先說話雖有理，奈我思念玉仙度日如年，明天先辦明天的事，後天再說打仗的事情。臧先生一聞此言，也是暗暗的歎惜，看出來王紀先這番光景，斷斷的成不了大事。寨主叫臧先生寫請帖，請玉仙於明日午刻，叫臧先生把請帖寫好，交給王玉，立刻去請。王玉拿著帖子，先告訴了



金仙。夫妻到了西屋裏，玉仙迎接讓坐，婆子獻茶上來。玉仙問說：「三哥有什麼事情？」玉把帖子拿出來，說：「我大哥明日敬備午酌，請妹妹至大寨吃酒，一者在妹妹前請丟印之罪，二則後天定下與君山打仗，聘請妹妹出去，拔刀相助。」玉仙一怔，說：「山中有多少位寨主，俱是能征慣戰，況且我有多大的本領？」王玉說：「皆因我大哥是久慕妹子之芳名，本領高強，技藝出衆，勝如男子，還是聘請你們姊妹二人出去，與君山交手。」玉仙說：「既然這樣，明天我叨擾大哥就是了。」王玉一聽，歡歡喜喜告退出去。金仙又誇獎了半天大寨主的好處，怎麼個好法，怎麼忠厚，怎麼仁義待人，說了半天，也就退出，歸回上房去了。玉仙心中，總是猶豫這件事情不妥。可巧他屋中只個婆子，有個外號叫張快嘴，問說：「小姊你怎麼愁眉不展，是什麼緣故？」玉仙說：「大寨主明日請我吃酒，我總怕他們宴無好宴，會無好會，我總想他們這裏必有緣故。」這個婆子說：「小姐你還不知道，哪玉仙說：『我不知什麼事情。』」張婆子說：「咱們這個山寨之上，大寨主要收你做個壓寨夫人。」玉仙一聽，暗暗忖度，想着王紀先必是這個意見。復又問那婆子：「你怎麼知道此事？」婆子說：「有一位臧能先生，他會配一宗藏春酒，這酒喝將下去，無論什麼人迷住本性，能穀騰身自就。」玉仙說：「此話當真嗎？」婆子說：「我焉敢與小姐撒謊。」玉仙一聽此言，氣

衝兩齋說：「臧能你欺我太甚！自己一思想，若真有這樣酒，我就難免失節。」玉仙自己又一打量，若要一時之間，將酒吃下去，那時節悔之晚矣。三十六著，走爲上策。主意已定，就問婆子：「這後山通著什麼所在？」婆子說：「這後山通著汝寧府，可就是不好下去，並且不屬咱們山上管轄。」玉仙說：「有幾股道路？」婆子說：「就是一股路。」玉仙一想，這一走，尋找蓮花仙子、紀小泉，若能將他救出來，遠遁他方，主意打好，並不言語，暗暗收拾包裹，把自己應用物件等，都已收拾停妥。天氣微明，自己把包袱背在身上，仍然是男子的打扮，往外間屋裏一走。見婆子那裏睡覺，心中一動，怕我一走，他告訴別人，必要追趕於我，這可說不得了。一回手把刀拉出來，對著婆子脖頸撲哧一聲，紅光崩現。這個婆子皆因爲多嘴之故，要了自己的性命。玉仙將包袱背將起來，暗暗的出了東寨，奔了後寨。見有把守後寨的嘍兵，不敢出後寨之門，躍牆而過，順著那一股盤道。這一走，把玉仙走的汗流夾背，喘息不止。道路實在崎嶇，本來他是三寸金蓮，穿上靴子，墊上許多的東西，隨歇隨走，走到苗家鎮，已然日落西山的時候。你道這三十里路，皆是一個山灣，右一個山環，比六十里還遠，全是高低坑坎不平之路，故此才走到這個時候，才到交界牌。見石牌之上，刻着是苗家鎮南界。將一看交界牌，路東有五間房子，出

來了幾個人，手內都拿着兵器，問玉仙：「你是什麼人，從何處而來，快些說明來歷；不然，將你綁上，見我們大寨主爺去。」玉仙說：「我就是你們大寨主爺打發我下來的。」嘍兵問：「你意欲何往？」玉仙說：「寨主爺差派我有機密大事，不便告訴你們。」嘍兵說：「也許有之，拿來罷。」玉仙問：「拿什麼來罷？」嘍兵說：「執照。」玉仙說：「主寨沒交給我執照。」嘍兵說：「那可不行。」玉仙說：「不行便當怎麼樣？」嘍兵說：「沒有執照，你不能過去，回去與大寨主要執照去。」玉仙一聽，氣往上衝，未免的出言不遜。嘍兵說：「把他捆上，見大寨主去。」玉仙把脇下刀往外一亮，轉眼間，叱咤撲哧就殺死七八個，跑了四五個。玉仙並不追趕，回手把刀收起來，下山過交界牌。可巧正趕上看交界牌的吃飯，玉仙輕輕的過來，連一個知道的沒有。再往前走，一塊平坦之地，有一帶住戶人家，全都是虎皮石牆，石板房屋，有一座廣標大門。玉仙想往下走，還有三十里路，難以行走，不如此借宿一宵，明日再走。想畢過來，正要叫門，忽見裏面出來一個管家，約五十多歲。玉仙一恭到地，說：「老人家，今因天氣已晚，欲在此處借宿一宵，必有重謝。」管家說：「我可不敢自專，我與你回稟一聲。」轉身進去，不多一時，從裏面出來兩位老者，問道：「相公要在我們這裏借宿，請罷。」玉仙這一進去，就是殺身之禍。要問如何廢命，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七回 玉仙投宿大家動手 員外留客率衆交鋒

且說玉仙來在苗家鎮借宿，出來兩位老者，全是鴨尾巾。一個是古銅色大氅，一個是寶藍大氅，都有六旬多歲，上下一打量此人，說：相公要在我們這裏借宿，有的是房屋，相公請進來罷。玉仙說：今日天氣已晚，在二位老人家這裏借宿一夜，明日早行。玉仙見面先打一恭，這又施了一禮，說：二位老爺貴姓？回答說：小老兒叫苗天雨。那個老者說：小老兒姓王，叫王忠。玉仙進了大門，往西一拐，四扇屏風，一排南房，沒進垂花門，南房就是書房。把玉仙讓將進去。玉仙見此光景，雖是山谷之人，屋中擺列些古董玩器，倒也幽雅清淨，讓坐獻茶。苗員外問：這位相公貴姓？玉仙說：小可複姓東方，單名一個玉字。苗員外問道：聽相公講話，不像此地人氏。玉仙說：我乃南陽府人氏。苗員外問：相公意欲何往？玉仙說：投奔汝寧府。苗員外一笑，說：看尊公這般人物，怎麼從山上下來，莫不成與王寨主同夥不成？玉仙說：實不相瞞，我乃安善良民，被他們擄我上山。我執意偷跑下來，行至此處，天已不早，故此在老員外這裏投宿。員外說：相公但請放心，我看你也不像山上王寨主的樣兒。他們要追趕下來，全有我一力承當。東方相公未曾用飯麼？玉仙說：我從山上下來，焉有用飯之所。求員外賞我一碗水喝，足感大德。說有

何難，吩咐了一聲看茶，然後擺酒。玉仙說：如何還敢討酒。苗員外說：相公何必太謙。將酒擺上，兩個老者陪著他吃酒。輪杯換盞，兩個老者不住的打量玉仙。少刻苗員外告辭出去，不多時復又進來。時刻有家人在門口探望，一個來一個去，瞧的玉仙愈覺發毛。心中思想，是這兩位老者看出破綻來了，自己總得多加小心方好。吃畢飯，苗員外叫家人預備被蓋。天有二鼓，說請相公安歇睡覺罷。玉仙說：二位老人家，也請安歇去罷。二位老者出去，自己一想，他們却打量於我，倘若措手不及，那還了得。不如自己用些個防備才好。正在思想之間，忽見窗櫺之外有人，把窗櫺紙挖了一個窟窿。玉仙問：外面是什麼人？有人答言說：是我們玉仙。又問：你們是誰？外面說：本宅中的女眷。玉仙也就不敢往下問了。只好將燈燭吹滅了，牀榻上盤膝而坐。忽聽外邊一陣大亂，有男女的聲音，說：東方玉仙你好大胆子，如今偷了開封府的印信，你往那裏逃走。玉仙一聞此言，吃一大驚非小。提着刀躡下牀來，把簾子一掀，說閃開了，磕又一聲響亮，先把桌子扔將出去，自己也就隨着桌子躡在院內。見頭一個是苗天雨，挽着鬍子，短打扮，手中提着一桿長矛槍。第二個是王忠，也是挽著鬍子，短打扮，手中提著一桿花鎗。有兩個姑娘，每人一口單刀。還有四十餘歲的一個婦人，手內也是一口單刀。你道這些

人是誰？全是本宅的親眷。閻英雲與鄭素花這日鄭素花上閻英雲家中，就聽見姑母說，英雲許配了徐良正對着閻正芳沒在家，與朝天嶺打仗。二位姑娘議論，要與山賊前去交手。閻正芳帶回信去，不叫他們前來。隨後就是閻齊家去，到家中見着姊姊老娘。素花姊姊，就一提到朝天嶺的事情，連蔣四爺怎樣拿住山上兩個人，怎麼破滾龍擋兩次探朝天嶺，怎麼得印是假的，李珍阮成兩個被捉，與君山打一仗，方知他們沒死的話，說了一回。老太太問：這印是怎樣假法？閻齊又把金仙玉仙的事，說了一回。這可是過耳之言。說畢，不能在家久待，仍然回廟。二位姑娘把話聽在心裏。二人一議論，英雲假說上舅母家去，瞞哄太太。把自己應用的東西，俱都帶好，同著素花由家中起身，直奔石佛嶺，就到了鄭素花家中。也是一個小山村，有幾十戶人家，叫鄭家村，樹木甚多。英雲見了舅母行禮。前文表過，又是舅母，又是老師。素花見了母親行禮，王氏說：我正放心不下。朝天嶺開兵打仗，道路荒荒，你姑母那裏事情怎麼樣？素花就把姑父母那裏事情，細說了一遍。要同著英雲到後山上殺賊去。他們定於初五日開兵打仗，我們到後山上，殺他們個首尾不能相顧。此時特來告訴母親。原來走在路上，姊妹二人早就把這個主意商量好了。王氏一聽說，那可不行，去不得的。二位姑娘一定要走。王

氏攔自己姑娘可以，這個英雲又明知道他的性傲，總是當面把他攔下，他也要一定偷著去，更是反爲不美。無奈王氏問素花，你們要上朝天嶺，你姑媽知道不知道？二位姑娘本是定妥的主意，瞞哄王氏，故此才說這還是我姑媽叫我們二人去的呢。王氏總是放心不下，說我同你們去。又問你們從後山上去投奔那裏？二位姑娘異口同音說：奔苗家鎮，找二姑姨媽去。一個說找到二姑姨媽去。王氏說：你們胆量實在不小哇！教素花到院把你三外祖尋來。不多一時，就把王忠尋到。此人保鏢爲生，外號人稱叫飛天豹子。保鏢時，鏢旂插出而去，上面畫著一個飛豹，是汝寧府五路總鏢頭。皆因如今上了年歲，有人請也不出去了。又無兒無女，就是孤身一人。王氏這一身本領，全是此人所傳。如今請到家中，大家相見。一問什麼事情？王氏本來是請他看家，王忠放心不下，要同著他們一路前往。王氏拾奪了應用的東西，包了兩個包袱，將門倒鎖，託鄰居照應。王忠到家中提了一枝花槍，把他們的包袱穿在花槍之上，與他們担著，還帶著些乾糧。他走的這道路，不是大路，盡穿山路而走。晚間住宿，就是投山村借宿。走了一天半的光景，就到了苗家鎮。只飛天豹子與苗天雨，論親戚還算長著一輩。奈因先前是盟兄弟，不以親戚論，儘論他們把兄弟。到了家中，苗天雨迎接出來，一見二位姑

娘，又見王氏與大盟兄，倒很覺歡喜。讓至裏面，女眷歸奔後邊，見了鄭氏老太太行禮。老太太見著姪女，甥女，愛如珍寶一般，叫二位姑娘挨着他一坐，問他們的來歷。苗老太太嚇的渾身亂抖，說：「孩子你們別上山去。」說話之間，苗天雨同王忠進來，也就問了姑娘一番。苗天雨攔阻，二位姑娘不到我家中來，我就不管了；要由我家中上山與賊交戰，倘若有險，我担架不住。你們要殺他個措手不及，有我們兩個老頭子上山，足以勝得了。他們二位姑娘聽見，就有些不願意。旁邊有王氏說着無奈之何，二位小姐對使了個眼色，也不用商量，不約而同，等着初四日晚間，偷跑上山。苗家預備酒飯。二位姑娘得便把主意定妥，初四日夜內上山。可巧玉仙姑娘投宿，也是皆因婆子傳話說的。英雲一聽，這投宿的由山上下來，心中就是一動，暗暗與素花說道：「大概許是那個玉仙，他說叫東方玉，准是他。咱們得便，看看他去。」先教家人把員外從屋內請出來。英雲告訴了苗天雨一回。二位老者本就有些疑心，看他動作，不像男子。後來讓他睡覺之後，就是英雲同素花王氏在牕外聽見他在屋中，掏練子槊的聲音，就知一定是玉仙了。吩咐家人抄傢伙，掌燈籠火把預備。 苗天雨、王忠在前，二位姑娘與王氏在後，喊叫捉拿東方玉。玉仙見屋內一掀簾子，先扔出一個小飯桌子來，苗天雨用槍一撥，



把仗墮於地下。隨想就是玉仙出來，王忠迎上去就是一槍。玉仙往旁邊一閃，用刀往旁一砍，跟着往前就近步。苗天雨對着玉仙後心，抖槍便刺。玉仙一翻身，用刀往外一架，就見背後颼的一聲，却是英雲躡上來，對着他腦後朝下就砍。玉仙縮頸低頭，一灣腰躲過這一刀。素花把刀往玉仙脅下就扎，玉仙用刀往外一掛。王氏在旁颼的就是一鏢，玉仙一扭臉，貼着頸脖邊過去，那枝鏢幾乎打着。聽王氏說：好女寇！真快！趕上去就是一刀，玉仙躲過。此一時刀槍齊上，並且有家人把大街門開了，一篩籬知會各處獵戶，教在本家中抄傢伙，幫我拿賊。玉仙一看勢頭不好，一獐身躡上屋去，由後坡躡將上來。二位老者一掛鎗，也就躡上屋去。二位姑娘王氏，隨後上屋一齊趕下來。玉仙一急，把刀一扔，拉練子槊。苗天雨用槍一扎，玉仙單槊一掛。那槊正打在面門之上，撲哧栽倒在地。要知老者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八回 英雲素花雙雙得勝 王玉仙對對失機

且說玉仙把練子槊拉出來，苗天雨用槍一扎，玉仙用左手的練子槊往外一掛。那條槍，右手的練子槊，對着苗天雨的面門一抖吧，哎一聲，總皆因苗天雨上了幾歲年紀，手遲眼慢，這一練子槊，打了一個腦漿迸裂。衆人見苗天雨已死，一個個咬牙切齒。衆

獵戶侶聚著，也全都趕到。虎槍虎叉大槍桿子大刀，往上一齊亂札亂砍。玉仙這一陣練子槊，叭叭叭打躺下有數十餘人。鄭素花一拉英雲，低聲告訴英雲幾句說話。亞俠女點頭。素花躡將上去，對著玉仙迎面就是一刀。玉仙用左手練子槊一掛，素花先把刀抽將回來。玉仙左手練子槊，對著素花就抖。素花往後一撒步，一歪身閃躲過。玉仙又用左手槊對著他打來，素花又一歪身，早已閃過。靜等這雙槊齊打，才破他的這個招數。玉仙不知是計，以為敵人不敢還手，把雙槊往外一齊就抖。素花左手早就提著一個雞爪飛抓，淨等著他雙槊齊打。玉仙果然把雙槊一齊打來，素花用左手的雞爪飛抓，對著他的練子槊，往下一砸，將練子槊的絨繩練子，全都裹在一處。一時之間，不能分開。二位姑娘彼此往自己懷中一奪，英雲趕上前去，用刀背對著玉仙脊背，叭叭一聲。玉仙眼前一發黑，撲通一聲，扒倒在地，吐了一口鮮血。二位姑娘過來，把玉仙捆上。英雲先將他手中練子槊奪將過來。衆獵戶叫衆人將苗天雨尸首，抬在院內，進了上房，放在牀榻之上。然後又把玉仙搭來，丟在院落之中。後邊老太太一聽員外廢命，從後邊帶着丫頭婆子哭將出來。走到前廳，見苗天雨頭顱已碎，哭的是死去活來，連英雲與素花王氏王忠等，俱是放聲大哭。王氏說：全是我們來的緣故。我們若是

不來，焉有這樣喪事。待告訴二位姑娘，將這女賊活活祭靈就是了。英雲說：使得。躡將出去，在玉仙腿上哧溜哧溜割下兩塊肉來。第二個就是素花，說：千萬可別要他的命。連男帶女你一刀我一刀，將玉仙剝了個鬼哭神號，然後英雲開了他的胸膛，將心摸將出來，供在苗員外面前，用碟擺上作爲祭禮。叫人抬老員外壽木裝殮齊畢，天有四更，教獵戶把玉仙屍首抬將出去，拋棄山澗之中。出去工夫不大，那幾個獵戶慌慌張張跑進來，說：王員外可了不得了，我們抬着尸首正要扔在山澗，從山上下來了兩個人，是一男一女，我們扔下尸首就跑。遠遠聽見抱屍痛哭，說是他妹子。咱們早作準備，不然，恐怕他們找上門來。王忠一聞此言，立刻提鎗。英雲素花王氏叫家人與衆獵戶掌燈火，還未出門，就聽見外面喊叫，是麼什人殺我的妹子？要無人答言，就將你們這村子殺一個乾淨。王忠躡將出去，見男女二人全都背着個大包袱。你道這二人是誰？一個是金弓小二郎，王忠一個是金仙。皆因初四日早晨，不見了玉仙，殺死婆子在地，明知他逃走。王忠連忙告知大哥。王紀先一聽，直氣得二目圓翻，說：三弟你不用瞞我，只分明是你暗暗的將他放走。你與我找來，不傷你我弟兄的情面。若找不來，由此你我就要反目。量他就是逃出山去，一個女流之輩，也去不甚遠。王忠一聽，諾諾而退，說：

小弟找去就是了。回到本寨，見了金仙，說明這段情由。金仙說：依你的主意怎樣？王玉說：依我主意，從後山追趕罷。金仙說：不如你我二人以拿他爲名，找著他也一路同走，找不着他，遠遁別方，尋個安身之所，吃一碗安樂茶飯。王玉也就依著金仙這個主意，拾奪了東西，帶上應用的物件，背了兩個包袱，告訴丫頭可不許你把風聲洩漏。如要走露消息，回來我先結果你的性命。丫頭連連點頭說：不敢。二人由後寨出來，守寨的嘍兵說：三寨主意欲何往？王玉說：我們有要緊的事情，不許你等聲揚。此事無論是誰，不許告訴。嘍兵說：我們不敢。二人下了山，侶順着盤道直奔苗家鎮而來。越走，越晚，走到苗家鎮南，就有四鼓。只見交界牌前橫躺豎臥，俱是被殺身死的七八個人。王玉好生納悶，不知是什麼緣故。金仙說：你看前面是什麼人？王玉一問，獵戶扔下玉仙就跑。王玉、金仙身臨切近，看是個女死尸，剝的可憐，還是大開膛。細細一看，方纔認出來是玉仙。金仙抱尸大哭，不知被什麼人所害。王玉也哭了半天，將金仙勸住，說：咱們上村中去罵，大概准是被村中之人所害。村中可有個不好惹的人？金仙問：是誰？王玉說：此人叫苗天雨，外號人稱坐山鵬，咱們山中連輸過他三陣。大概妹子死在他人的手內了。二人議論到苗家鎮，就見由廣梁大門蹲蹲躡躡出幾個人，頭一個就是王忠。

男女二人放下包袱，遂卽亮刀。王忠掄槍就扎，二個姓王的單刀對花鎗，兩個人戰在一處。那邊是金仙與英雲素花王氏大家交手。衆獵戶掌定燈籠火把，一齊喊叫拿賊。金仙一看勢頭不好，虛砍一刀，躡出圈外，撒腿就跑。衆人就追。金仙回手將刀一扔，將練子錘從腰間解將下來。一翻身回來，將練子錘嘩唧嘩唧的亂抖。大家一齊喊叫，只個女賊也是這種兵器。鄭素花又將雞爪飛抓亮出來，迎將上去，淨等著他雙錘，一齊往上一抖的時節，好拿雞爪飛抓繞他的練子。金仙那裏知道他的利害。果然雙錘並在一處，對著素花一抖，叫素花雞爪飛抓繞在一處。二人彼此一對奪，英雲在後又是一刀背，礮的一聲，金仙撲哧扒倒在地，立刻過來就捆。王玉一看勢頭不好，打算着要逃躡性命。忽見由山下來了一夥人，彼此全都亮兵刃，往上就闖，頭一個就是小義士艾虎，第二個是公子盧珍，第三個劉士杰，第四個是開路鬼喬彬，第五個是馬龍，第六個是張豹，大家一齊向前躡奔。你道這些人因何到此？皆因蔣爺與鍾雄議論，附耳低言說的那個話，就是派些人從後山上來。初五日由後山上去，聽見前邊炮響，在後山放火，殺他個首尾不能相顧，問誰願意去？這幾個人願意去。遂帶着焰硝硫磺引火的物件，將到後山，全從汝寧府奔到此地，一看天氣已晚，不敢耽延時刻。這三人有能高

來高去，就有不能的，來到苗家鎮，見那裏動手。頭一個就是艾虎眼快，把刀亮將出來，向往上一闖。一見是金弓小二郎，王玉說：這可是活該，我看你往那裏去？王玉本就無心，又把他那口刀削爲兩段。王玉撒腿要跑，迎面叫盧珍用刀砍在肩頭之上，撲咚一聲，栽倒在地。大眾也就將他捆上。王忠過來面見衆人，問了姓名，艾虎等自通名姓。王忠一聽，不是外人，先教姑娘迴避。二位姑娘早就把這對練子錘先拿了去了。然後叫人把金仙拾到院中。姑娘俱都迴避。王忠讓艾虎大眾到家內。艾虎等並不推託，到了家中，至上房一看，停定一口棺木。艾虎等俱是一怔。又一打聽，爲甚麼這裏有一口棺木？王忠就把的死來歷，訴說了一遍。艾虎一聽，實在難過。艾虎問王忠：你老人家怎麼也到此處？王忠就把怎麼要上後山打仗的話，說了一回。艾虎說：這就不用了，我們奉蔣展二位大人之命，從後山上去，聽見礮響，放火燒他們個首尾不能相顧。事不宜遲，我們這就起身。王忠問：拿住的這兩個人，還是送在當官？艾虎說：交在當官商量已畢，艾虎告辭。王忠說：你們幾位道路不熟，我同着你們一路前往罷。艾虎說：要是老英雄與我們同走，大事更好辦了。王忠告訴明白家中的女眷，提了一口短兵刃，同着艾虎六位一路起身，家中叫他們看着男女二賊，出離苗家鎮，往山上直走。書不重絮，直去。

到山上天明晨牌光景，到了後寨門，就聽見號礮驚天。這七個人奔後寨門，遇見着後寨的老嘍兵一問，說：你們從何處而至？話言未了，就作刀頭之鬼。艾虎殺了一個，王忠也殺了一個。轉眼之間，殺了個乾乾淨淨。又往前一走，遇有房屋，就點起火來，遇人就殺。直到中軍大寨，迎面遇見藏能，將要逃命，早被艾虎一把揪住，舉起寶刀一剝，若問藏能的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九回 小英雄火燒朝天嶺 衆好漢大戰馬尾江

且說艾虎見着藏能，一把將他扯住，把刀就剝。盧珍說：賢弟且慢，這個人留他的活口纔好。艾虎說：咱們把他放在什麼所在？張豹說：我抗着他走，就把藏能按倒，四馬倒攢蹄，往起一捆。張豹往肩頭上一抗，大衆各處放火，逢人就殺。各處火光一起，全奔了寨柵門，往下走，還有四十里路呢。走到臨河寨，天有向午的光景，就剩了一只船。艾虎上去搶船，把船上之人結果了性命，大家上去。直到中平寨，又從中平寨搶船。此時大開竹門，就聽見軍鼓大振，火礮連聲，兩下正殺在難解難分之時。說書一張嘴，難說兩家話。朝天嶺就從失了玉仙，叫王玉去找，也並未見着回信。後來得知王玉與金仙也跑了。無奈之何，只得料理第二天打仗的事情。藏能的主意，初四晚就叫他們下山，省得

明早下山，走四十里地，上前打仗，未免的疲乏。今日下山走這四十里地，一夜之間，也就歇過來了。次日一開竹門就打仗，豈不甚妙。王紀先說：先生真是高才。就留臧能看守大寨，其餘嘍兵盡都下山。頭一天住扎臨河寨，次日五鼓起身，大衆嘍兵飽餐戰飯，辰刻齊隊。廖習文並廖習武俱都上船，至中平寨。楊平滾帶着四員偏將，早就預備停妥。大寨主一到，就是三聲信礮。這一出竹門，水上擺列船隻，好不威嚴。再看君山那邊船隻，早就擺列的齊齊整整。原來有展南俠蔣四爺白芸生，鄧彪，胡列，關海雲，龍胡小紀，初四日就奔到君山的船上。三千戶守村的是閻正芳，徐慶，韓天錦，龍滔，姚猛，魯士杰，史丹，閻齊。如今魯士杰跟着蔣四爺，學了八手鎚。這八手鎚叫了數三千多遍，剛纔學會了兩三手，實在太笨。可有一件好處，只要記住了，永遠不忘，也是活該。這廟中後殿佛像的旁邊，掛着一對寶鐵軋油鎚。一問和尚，他也不知道是何年月日掛的。魯士杰拿著可手，就與和尚討過來了。如今也把他留在這裏看守三千戶。蔣爺與鍾雄商量妥當，到次日一隊分兩隊，兩隊分四隊，俱已將人派好。前後的接應，兩旁的護哨，號砲一響，兩下裏亮隊。只一陣可不似先前，退後者立斬，只許勝不許敗。見那邊竹門一開，鍾雄這裏一聲令下，把一只大虎頭舟擺將出去，兩下裏相隔不遠。鍾雄在船上對



面答話，說：王寨主請了王紀先說；鍾寨主請了鍾雄說；王寨主，我好言相勸，你執意不降，可知你們今有出來之路，回去無門，請傳令罷，我可要得罪了。話言未了，一回手，就是一飛叉，正又在王紀先半副掩心甲上，將叉撞回來，墮落在船板之上。鍾雄身後就是王鯨，披叉吧叉，所有的暗器，全都打將出去，俱是空費徒勞，打在身上，俱都撞將回頭。衆人知道王紀先必是金鐘罩，兩下船只往一處一湊，只一陣好殺，也有在船上動手的，也有攢入水中的。水內交戰，轉眼之間，就有死於非命的，真稱得起強存弱死。楊平滾的船往外一撐，楊平滾手中提定一對三尖劍，正要過來與鍾雄交手，不料從後邊唰的一聲，就是一刀，楊平滾的頭顱墜於船上。那只船上一陣大亂，鍾雄一見，好生詫異。又見那人，對偏將交手，轉眼間，那三員偏將，俱死在那人之手。那三個偏將，一個叫劉成，一個叫馬大，一個叫方天保，全死了。那個人又殺嘍兵。鍾雄見那人驍勇無比，殺了許多嘍兵，復又躡到廖習文船上。廖習文對着他發出一枝袖箭，那人一矮身躲將過去，掃堂刀就砍在廖習文的腿上，栽倒身軀。那人回手一刀，就結果了性命。廖習武見他兄弟一死，氣衝兩脇，說：文俊你反了嗎！什麼殺起自己人來了！一擺雙鋼跳，到這只船上。早被那人一抬腿，踢下船去。在水內被胡小紀、胡列、鄧彪把他拿住，扭往

君山後船來了。看看的朝天嶺打了敗仗，嘍兵死的不計其數。後邊接應船王紀祖催船接應，迎面遇見金頭蛟謝忠銀頭蛟謝勇，謝忠躡上船去，王紀祖一抖三股叉，那謝忠翻個筋斗，跳入水中去了。王紀祖一抖身，躡在謝勇的船上，掄叉就砸。謝勇未容叉桿打著，一翻身跳入水中去了。又與侯建交手，也就在三兩招數，侯建也打入水中去了。王紀祖哈哈大笑，自覺連贏了四陣，以爲都不是他的對手。他焉知曉是中了人家的計策，別看都跳入水內，打算要在水內拿他。迎面之上來了一只小船，上面站着兩個人。前面那人說：好鳥入的，不要猖狂，老西來也。原來是徐良，就皆因前文說過徐良被捉，被那武生相公把他拿住，捆好，那人揚長而去。少刻出來，幾個家人把山西雁搭到裏面書房外頭。不多一時，那武生相公抗着乜雲鵬，從外面進來。那乜雲鵬本是央求那武生相公在院內暫避一時。相公說：你隨我來，叫他在毛廁內藏着。先拿的徐良，後拿的乜雲鵬。那相公實在不知二人是誰，皆因徐良說他是賊，我是拿賊的，把乜雲鵬抗進來也就扔在徐良對面。相公問徐良：你方纔說你是拿賊的，在那裏當差，姓甚名誰，你實說來。徐良說：我姓徐，名良，字世長，山西人氏，御前帶刀四品護衛。相公一聽，連忙親解其綁，說：我提個人，你可認識，姓蔣，名平，字澤長，外號人稱翻江鼠。徐良說：那

就是蔣四叔。那個人說道：原來是老賢姪。徐良說：你就是大叔了。不知大叔貴姓？那個人說：我姓苗，叫苗正旺。外號人稱玉面小龍神。徐良說：你老人家當初在高家沿，沿水拿吳澤的那個大叔麼？苗正旺說：正是。徐良說：你老人家因何在此處居住，是什麼緣故？苗正旺說：皆因救了公孫先生，拿吳澤，是我天倫怕大人奏事萬歲封官，我們急急隱遁了。我有個族人在朝天嶺後山苗家鎮居住，是我叔叔。皆因我有一個二叔，他入了綠林，我們搬在此處，叫避賢莊。我天倫就死在此處。不料賢姪到此，千萬恕我不知之罪。但不知賢姪到此，因為何故？徐良就把開封府丟印，到此找天倫，朝天嶺造反，追下乜雲鵬的話，說了一遍。苗正旺說：原來還有這麼件事情。皆因我住在荒村之內，一概不知，賢姪請在這裏住着，我自有道理。徐良說：我展大叔蔣大叔在三千戶還等着我呢！我不回去，他們放心不下。苗正旺說：無妨，我自派人與他們送信。徐良無奈，只得在他家內。苗相公預備酒飯寬待山西雁。徐良是滴酒不聞，就是用飯用飯之時，苗相公叫家人別缺了那個人的飲食。與徐良談了半夜的光景，問徐良所學所練，山西雁對着苗正旺把自己所學的，一一說了一回。苗正旺說：我要在賢姪身上學習一宗暗器，不知道賢姪肯傳不肯傳？徐良說：只要我所能者，任其所學。苗正旺說：你把錦背低

頭花裝弩教給與我。徐良點頭應允。每日晚間教給與他，白晝也有在家的時節，也有不在家之時。這天早早的用飯，說賢姪我帶你瞧瞧熱鬧去，該你成功之日了。徐良納悶，就跟著他，帶了自己東西，出門到了河沿。苗正旺用手一招，自來一只小船。二人上去，搖搖擺擺，未出山，就聽見一陣咕咚咕咚大砲聲。徐良問苗正旺，他就把今日對敵的話，細細說了一遍。徐良此時，恨不能騰生雙翅飛到那邊纔好。繞了半天，方纔繞到馬尾江。徐良說：苗大叔，我在水內打仗，可不行。苗正旺說：水中打仗，必得跳過船去，這只船跳在那只船，跳在這只船，那只船上纔行。似你這身體靈便，水中打仗極其容易。只句話把徐良提醒，迎面就看見王紀祖連贏了四陣。他一縱身躡過王紀祖，這只船上。王紀祖用三股叉對着他一抖。徐良用大環刀往上一迎，噹的一聲，把叉削爲兩段。王紀祖嚇的胆裂魂飛。剛要往別的船上一躡，忽見水中縱上一個人來。徐良一看，並不認得，約有二十餘歲，黃白臉面，細目長眉，一身水衣，手中拿定單拐，正在往那王紀祖船上一躡。那人手執單拐打去，噹的一聲，正打中王紀祖，磕膝以下。賊人撲哧落水。原來蔣四爺此時正在水中，殺了那邊嘍兵無數。忽見西邊來了一人，並不認得。亂殺朝天嶺之人，穿着一身水衣，尿泡蒙頭，一只手拿定單拐，一只手拿定一個鐵鎚，也有

拐打的，也有鎚斫的，死的人不計其數；又拿了王紀祖。王紀先見兄弟落水，對徐良就是一槊。徐良用刀一迎，將槊頭削落。白芸生躡到紀先的船上，砍了一刀，槊桿一迎。芸生撒手扔刀，一抬腿，跌在紀先的手上，也就丟槊。二人揪扭，紀先力大，把芸生舉起來。要問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回 破朝天嶺事人人歡喜 打陷空島信個個傷悲

且說王紀先力大，白芸生力微，半截槊磕飛刀，芸生踢飛他的槊。二人揪扭，把芸生舉起來了。扭項一看，就見山上烈焰飛騰，山上四十里烟雲滾滾，黑霧迷漫。王紀先一看，斷了他的歸路，暗暗叫苦。說的時遲，那時可快，就在舉着芸生一怔的光景，徐良就發了三枚暗器，俱都碰回。王紀先舉着白芸生正要攢下，芸生急中生計，一回手抽出魚腸劍來，對着王紀先胸膛之上扎將進去。王紀先死尸栽倒船板。芸生躡在這隻船上，此時就剩下一個也雲鵬，他又換了一十三節鞭。一看勢頭不好，有用之人盡行死去，淨剩下些嘍兵。又見後寨火光冲天，明知事敗。三十六着，走爲上策，欲要逃走，焉能得穀。迎面正遇見艾虎搖着船，盧珍劉士杰馬能張豹喬彬船上，擲着臧能喬彬一縱身就躡過來，也雲鵬一掄十三節鞭，撲哧墜落水中去了。艾虎說不好，救人早有胡列在

水中，把他一馱，救往君山後船去了。艾虎剛把船一靠，乜雲鵬也執十三節鞭。艾虎七寶刀噲的一聲，削去了三節。只十三節鞭長還有一丈，又一提鞭，那船一歪，連船帶人全都翻入水中。原來下面蔣爺帶著胡小紀在水內，盡等着抗船。見淨剩了乜雲鵬這隻船，大家全在一邊，往起一抗，自從那裏將船翻了，就把乜雲鵬捉住。然後大衆俱都躡上船來。蔣爺爲的開發那些嘍兵的活命，就說：『所有朝天嶺的嘍兵聽真，你家大寨主俱已被捉，也有廢命。你們要知時務，棄暗投明，保你們一條生路。倘若執迷不醒，那時悔之晚矣。』衆嘍兵聞聽此言，全都願意，就跪在船上，拋棄兵刃，哀告求饒。蔣爺收了朝天嶺那些嘍兵，然後鍾雄鳴金收兵，衆人合兵一處。查點君山所有死去的，五六十人，帶着重傷的，也有二三十人，俱在後船調養。徐良過來見禮，所有水裏拿住人的，俱來報功。蔣爺問徐良：『你上那裏去了？』徐良把始末根由細說一遍。蔣爺問：『你苗大叔現在那裏？』徐良說：『方纔就在一隻小船之上，如今也不知去向。』徐良猛一抬頭，說：『來了。』苗大叔，你老人家快來罷。我四叔正要請你哪。說話之間，苗正旺一笑，說：『徐良，你看那朝天嶺的寨主，刀鎗砍在身上不怕，身邊必有寶物在裏面套着，還不取去嗎？』徐良只纔醒悟，立時把一隻小舟追趕過去，到朝天嶺那只大船上一找，王紀先尸首蹤跡不

見那船上就有兩個嘍兵一問，你們寨主的尸首那裏去了？嘍兵說：方纔有一個人把他抗下船去，不是在那裏剝衣裳呢。徐良趕緊奔到小船上，叫他們撐到南岸下船。奔至王紀先那裏，再看他那裏邊衣服，蹤跡不見。心中一着急，就見那人肩頭上背着東西，飛也相似的走。就見一個後影兒，穿着一身破爛的衣裳，身量不甚高，一直撲奔正南。徐良撒腿就追，就是追不上，一拐三灣，蹤跡不見。徐良垂頭喪氣回來。此時蔣爺把苗正旺讓在船上，大家見禮。問了這幾年的光景，一一全都訴說一遍。蔣爺一聽苗九錫已然故去，嘆惜了半天。苗正旺問四哥：方纔水中那一個使拐的，你可認識他是何人？蔣爺說：不知。又問：你們那開封府的印，可得在手中？蔣爺把沒得的言語說了一遍。苗正旺哈哈大笑，說：可惜你這翻江鼠哇！如今你們將朝天嶺一燒，這印就說在那裏也不去找。蔣爺聞聽只話內有因，說：必然是你們知道，不然，絕不能這樣問我。苗正旺一笑，叫自己的家人去請。不多一時，駕一小船來了二位，一個是沈明杰，還有那個使拐的，身後還有李珍阮成，四人一同進來見了蔣四爺。此時閻正芳徐慶等，也帶了一千人前來道喜，全與苗正旺一見。蔣爺說：這位我們認識，叫沈明杰。苗正旺說：正是。外號人稱笑面郎君。這位姓呂叫呂仁杰，外號叫抄木雁子，是我的徒弟。此人上清宮

呂道爺的姪子。見了一一全都行禮。沈明杰將開封府的印，獻給蔣四爺。呂仁杰拿著王紀祖。蔣爺問他們這印的來歷，沈明杰說：我與那呂賢弟，我哥弟兩個，俱在朝天嶺教廖習文的暗器是我，水性是我呂賢弟教的。我們就在山上住著，故此我們上山容易。你老人家進去，我就看見了。我從後窗戶攢進去，就把開封府的印拿了起來，藏在桌子底下去了。你從前面進來把臧能的印拿去，故此你老人家不知是我拿去。苗正旺又問道：他怎麼不來？明杰說：他不來呢。苗正旺說：找他去，他不來不行。蔣爺說：又是誰？真隱着高人哪。正旺道：算是我個師弟了。不多時候，把這個人找來，倒又認識的，此人就是神行無影谷雲飛的徒弟焦文俊，由尼姑庵救了他妹子，第二天與他師傅會在一處，要將尼姑庵殺個乾乾淨淨，叫師傅勸住了，僱了駝轎車輛，連他老娘與妹子，谷雲飛同著找苗正旺，安置這裏。谷雲飛離了避賢莊，誰也不知道他准往那裏去了。如今他妹子又許了呂仁杰，他帶着他老娘就在呂仁杰同院居住。有苗正旺幾個人商議，就知道朝天嶺是一個國家大患。不定那時必有人前來抄山，他們就作為內應。君山與蔣爺一到，呂沈二位他們裏邊就得着信了，把徐良安置在苗正旺家內，他們大家議論主意：盜印的盜印，救人的救人。將李珍阮成兩個人又單安置在沈明杰家。



裏，也不叫他們出來。等初五日，這纔帶着他們，彼此衆人相會。焦文俊也是蔣四爺帶着，他全都見禮。徐良說：苗大叔有個人剝脫王紀先的衣服飛跑，我也趕不上，不知那個人是誰？焦文俊在旁說：那就是我師傅。徐良說：這就是了。不知山賊裏面套着什麼寶物？苗正旺說：他身上裏面套着一副獠牙鏡，你若先前過去，也就得到你的手了。如今後悔也是晚了。這谷雲飛本是瞧着徒弟來了，可巧遇見這邊打仗，自己看看如若這邊不能勝，他就好拔刀相助。見這邊已然得了勝，再看王紀先不是金鐘罩，身邊必有寶物護體，無心中得了這副獠牙鏡。自古至今的寶物事情出現，一物必有一制。專諸刺王僚之時，就是魚腸劍刺透獠牙鏡。谷雲飛得鏡不提。單說鍾雄得來的船隻，東西物件，就是山中物件，一絲不能到手，全被火中燒化。鍾雄犒賞三軍，款待大家酒飯。艾虎又將後山拿住金仙王玉，殺死玉仙的話學說了一遍。大家一聽，狼聲歡喜。就叫鍾雄暫行奔潼關聽旨升賞。將所有拿住的衆人，擇日回京之時，俱都帶進京。都聽旨意發放。等到第四日，有苗家鎮十幾個獵戶，抬着金仙王玉，見蔣大人展大人前來回話。蔣爺將兩個人留下，重賞獵戶。忽然嘍兵進來報說：四大人外面有陷空島之人叫焦虎求見。蔣爺說：叫他進來。焦虎隨命而入，見了盧珍跪倒，說：公子大事不好了。

咱們陷空島被一夥賊人佔了，老爺一腔熱血都吐出來了。到如今不知生死。盧珍一聽，嘆嗟一聲，栽倒在地。要問陷空島怎樣丟失，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二十一回 盧員外陷空島交手 展小霞五義廳施威

且說焦虎報信陷空島丟失，皆因白菊花在南陽府與張鼎臣、紀小泉在半路，紀小泉一人私自單走，這二人就奔了姚家寨。這天正是姚武的生日，大家與姚武拜壽，白菊花倒同著張鼎臣與羣賊見禮，然後到裏面見他姊妹，復至外面大家落坐。姚家弟兄打聽他的事故，白菊花就把他怎麼被人家追的望影而逃的話，一一訴說了一遍。又提徐良是怎樣的利害。姚武說：不妨，他們要是陷空島人氏，咱們正好報仇。白菊花問：怎樣報法？姚武說：咱們家中有一個從人，是陷空島的，他說那裏地方寬闊，裏面盡積糧，十年吃不清楚。趁此時節，那裏無人，正好前去搶島。白菊花問：此人是誰？姚武說：此人姓韓，叫路忠，皆因與陷空島有仇，如今在咱們家裏。他給出了一個主意，叫咱們搶陷空島，勝似苗家寨。白菊花說：把這人叫來，我問問實與不實。不多一時，韓路忠到。白菊花一見，生的是瘦小枯乾，青白面皮，兔頭蛇眼，鼠耳鷹腮。白菊花一問，他就將怎麼寬闊，裏面積糧，足有十年吃用，三面是水，一面是山，裏面各處都是埋伏，縱有萬馬千

軍不能攻破此山。白菊花一聽此言，說這可是活該。如今徐良與綠林作對，過完了生日，就打點包裹行囊，預備馱轎車輛，馬匹扎拴包裹，粗重物件一概不要。正要起身，忽見報將進來說：晏舅爺外面有人找。白菊花出去一看，是火面判官周龍，玉面判官周凱，張大連，皮虎，黃榮江，黃榮海，黑連齊，王剛，柳飛熊，陳正，秦業，常二，怔，胡仁，房書安。白菊花見羣賊，大家行禮，往裏一讓。見黑面判官姚文，花面判官姚武，有認得的，有不認得的。衆人相見，姚文問衆位弟兄從何處而至。周龍就把上南陽府打播，遇見徐良，立劈王興祖，拿住東方亮，打死東方清，細述了一遍。姚文說：你們來的正好，這徐良莫不是陷空島徐慶之子麼？周龍說：正是。姚文就把要搶陷空島的話，告訴大衆一遍。衆人一聽，齊都歡喜，願意前去。活該陷空島有此大難。一個個乘跨坐騎，把大門倒鎖，一路之上，曉行夜宿。這日正到松江府，找了一個鎮店住下打尖。到掌燈的光景，韓路忠先去探信。過了虬龍橋，看了看，那邊就有三隻船，上面俱都點定燈火。韓路忠暗暗歡喜，轉身回來，直奔店中。韓路忠說：這纔是相巧的機會。我到虬龍橋那裏靠着三隻船，咱們先去將這船搶過來。大家上船，再奔陷空島，那就省事了。衆人一聽，皆都歡喜。飯錢店錢，俱已給清楚，復又上了車輛，直奔虬龍橋而來。仍是那三隻船，先告訴女眷們不

可下車。白菊花火判官周龍周凱，三個人把刀亮出來，一縱身蹣蹣往船上一躡。可巧船後邊有個拉尿的，那人正在那裏走動，忽見影抄抄來了一夥人，躡上船來，嚇的他撲咚跌入水中去了。船上男女一齊問道：是什麼人上船？連問數次，這裏並不答言，直奔船艙外面站定。出來一人殺一個，出來二人殺二雙，轉眼之間，叱咤磕毆一陣亂殺，披叻撲咚，全都扔下河去。可憐那老叟孩童，中年漢少婦長女，盡都結果了性命，叫韓路忠把女眷全都接下車來。車內的東西全都搬在船上，然後大家上船，直奔陷空島。不多一時，至島下船。東西叫韓路忠與家人等拿著，大眾一齊過去，過了通天玉鬪，韓路忠告訴衆人不可錯走，找玉鬪的白點而行。至盧家莊，到盧方家門首，有韓路忠帶領衆人，直奔五義廳。有打更的看見，一問是誰，這裏就亮出刀殺人。這一殺更夫，可就亂了。那鑼鑼噹噹的一陣亂响，又亂殺那些更夫，那更夫又一亂嚷亂躍，猶如驚天動地一般，暫且不表。且說盧方辭官不做，在家中納福。先是在紫竹院與老夫人一處安歇，如今有了兒婦，有些不便，搬在五義廳安歇。這日夜得一夢，夢見白五老爺由外面進來，告訴此處不可居住。他問因為何故？白玉堂說：你急速搬出此地，如若不搬，有大禍臨身。他又問道：是件怎麼事情？白玉堂說：你來看。忽然間見那座五義廳倒塌下來。

盧方驚醒，乃是南柯一夢，嚇了一身冷汗。這日吃完晚飯，到安人屋中告訴這段情由，行至院中一聲痰嗽。婆子說：員外到。安人吩咐請盧方進屋落坐。安人問老爺可曾用過飯了？盧方說：飯倒是吃過。昨日晚間，夜得一夢，大大不祥。安人問：所得何夢？這等驚慌？盧方把夢中言語細說了一回。安人說：夢是心頭想，你是思念五弟，方有此夢。盧方說：不然，五弟死後，他誰也沒給託夢，他與我託過一夢，已然應驗，他叫我早離陷空島，方免大禍臨身。安人說：如今又不作官，有什麼大禍呢？盧方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再說我這幾日，肉跳心驚，不知爲了何事。正在說話之間，忽聽外面鑼聲亂响，說聲不好，你可曾聽見？安人說：必是那裏失火。盧方說：這不是失火的聲音，這似四面八方一齊响亮，怎麼是失火呢？夫人一聽，果然不錯了，叫婆婆出去看看。剛一出來，碰見焦虎問：員外現在那裏？婆子說：現在屋中，有什麼事情？焦虎說：沒有工夫告訴你哪。急忙跑至屋中，見了員外，說：大事不好了！不知那裏來了些羣賊，把五義廳佔了。盧方一聞此言，嚇了個胆裂魂飛。幸而盧方衣服靴子兵刃，全在紫竹院安放著呢。立刻教安人開箱子拿靴子，安人先就嚇的魂不附體，如何拿得上來。倒是婆子把箱子打開，拿出靴子來。盧方先把長大衣服脫下，用抄包將腰扎住，脫去厚底雲履鞋，穿上靴子。

由牆壁上把刀摘下來，抽出鞘外。焦虎在前，盧方在後。一回頭告訴婆子，請少奶奶預備兵器，與賊人交手。婆子答應往後面就跑。盧方問：賊從什麼地方進來的？焦虎說：由前邊來的。盧方又問：他們怎麼進得通天玉狽？焦虎說：不知大概，總有咱們陷空島裏頭的奸細。要是沒有裏面之人，萬也到不了五義廳。由月樣門往五義廳前一跑，就見裏面有男有女，把更夫殺得可憐。只有一件好，羣賊不往別處去，都是韓路忠說的，離五義廳兩箭多遠，東西南北，就不曉得有什麼埋伏了。故此羣寇誰也不敢離了五義廳這個地方。此時盧方一到，說：你這一夥強寇，該死的奴才，從何處而來？盧方剛往上一躡，迎面就是黑面判官姚文，手中一條鐵棍。盧方剛一擺刀，從背後躡出一人，說：老員外且慢動手，待我拿他。盧方一看是焦得良，乃是焦虎的大兒子，二兒子叫焦得善。此人手提一條花鎗，往上就扎，被姚文單手，用棍往外一磕，噹啷一聲，一翻身吧啞一棍，焦得良閃躲不及，死於非命。這焦姓原是盧方家的義僕，全是受盧姓之厚恩，如今出了這樣之事。焦得良一死，焦得善就要上去，破口大罵，說：好賊人，你們是那裏來的？盧方把他一把揪住，見他是個小孩子，如何能與賊人對手。盧方往前一躡，把刀就剝。姚文也打算單手棍一掄，磕飛這口利刃，焉能得轍。盧方把刀一抽，姚文一反手要砸。

盧爺。盧方一抵頭，跟進去用刀就刺。姚文用棍一撩，噠的一聲，震的盧方虎口疼痛。老英雄將身一橫，把死扔於肚皮之外，這口刀上下翻飛。衆賊一見，怕姚文不是他的對手，姚武、周龍、周凱、張大連、白菊花衆人等，一齊上去把盧方一圍。盧方並不懼怕，也不力乏，東擋西遮，觀前顧後，一個人與大家交手，也虧得焦虎與得善父子兩個，在盧方一左一右保住了。盧方這纔不能受傷，累的汗流夾背，喘吁不止，暗暗心中忖度：怎麼少奶奶還不出來？皆因他在後院，忽聽一陣雞鳴，叫婆子出去打聽。不多一時，有前邊婆子慌慌張張進來說：少奶奶！大事不好了，五義廳被賊人佔了。員外爺出去與賊人交手，吩咐也教少奶奶前去助戰。小霞一聞此言，帶領四個丫嬛，金花、銀花、銅花、鐵花，俱都換了利羅衣襟，短打扮，各帶袖箭，找了一個胖大的婆子，把安人揹起來。這婆子也拿了一口單刀。衆人從裏面往外一闖，來至五義廳前，吧吧吧一陣袖箭，打的羣寇頭昏腦暈。自來就閃開一條道路，焦虎拉著盧方往外就跑。到了通天玉玃，盧方一回頭，見羣賊又把少奶奶圍住。盧方一急，一張口哇的一聲，把一腔熱血全都倒將出來。眼前一陣發黑，往前一栽，被焦家父子一攙，盧方就覺渺渺茫茫，二目往上一翻，渾身冰冷。要問盧方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二回

焦虎自己奔潼關送信

蔣平派人到各處請人

且說盧方出來，復又往上一圍，心中一急，躁把一腔熱血倒將出來，眼前一黑，幾乎栽倒，被焦家父子攙住。盧方此時，人事不省，撒手扔刀。焦虎把盧方背將起來。焦得善檢刀，過了通天玉狻，展小霞也就隨後跟來，羣賊那裏肯捨，緊緊的一追，就有生壞心的，要把小霞劫住。那婆子背着老太太先走，少奶奶在後。走通天玉狻，焦得善告訴他們，脚找白點方能過去。羣賊仍然追趕，也就過了通天玉狻。前面焦虎背着盧方正走，迎面碰見了大爺丁二爺，帶領四五十人前來。因何得知，皆因是拉尿之人，掉在水中，在水內遠遠望見羣賊，在船上殺人，又奔陷空島去了。這個人會水，他上茉莉村與丁兆蘭丁兆蕙送信。丁家弟兄帶領衆人，撐船過蘆葦蕩，到陷空島，棄舟登岸，遇見焦虎。一見盧方僅有呼吸之氣，叫焦虎先背上茉莉村去。又見小霞，也叫他們上茉莉村去。丁家弟兄把羣賊擋住，用湛蘆劍亂削賊人的兵刃，羣賊敗走。丁家弟兄率領衆人追至通天玉狻，那裏韓路忠教揭翻板，他們就過不來了。羣賊過去，叮嚀亂一揭翻板。丁家弟兄無奈，只可回去。忽見從山窟窿裏鑽出一個人來，見丁家弟兄雙膝跪倒。這二人一瞧是費七，說：你作什麼來了？那人言道：我家四老爺現在潼關，我去找來，可以治這



夥賊寇。我等在裏頭以爲內應。我家逃走的家人叫韓路忠，把他們帶來的，並不知這夥賊的名姓。丁家弟兄二人一聽說，同我們上船罷。回奔茉莉村，進書房把盧方搭在軟榻之上。丁兆蕙遂寫了一封書信，叫焦虎上潼關請蔣平去。焦虎拿着書信，到潼關說明來歷，過了潼關，到馬尾江。蔣平把他叫將進來，問明情由。盧珍聽見先就死過去。大家把他喚醒過來。展熊飛說：蔣四哥，咱們大家回去設法，往那裏奪就是了。蔣平說：你焉知曉此島失之易，得之難。此時徐慶仍是啼哭。蔣平說：三哥此時哭會子也是無益，把陷空島奪回來，纔對得起大哥呢。蔣平叫南俠徐良于義三位先奔京都，拿着開封府的印信回京，見包公稟明此事。叫艾虎上臥虎溝請沙龍去，把拿住的這一千賊人，交在潼關，好好的看守，聽候旨意。千萬多加小心。君山之人，就在此處駐扎。所帶之人，徐慶、胡小紀、胡列、鄧彪、李珍、阮成、史雲、呂明杰，把徒弟魯士杰留在這裏。他與于奢韓、天錦對勁，叫于奢教他習那八手鎗。渾人對渾人，倒好學練。餘者衆人都在這裏守護潼關。盧珍不必說，總要回去的。白芸生也要跟著一路前往。展熊飛問道：蔣四爺，這韓路忠與陷空島有什麼仇恨？蔣平說：這個人他盜陷空島的東西，我把他打了一頓，他纔行出這樣事來。展南俠說：務必先把這斯拿住，碎剮萬剝，方消心頭之恨。蔣平

說：要拿先是拿他。話不重絮。單提蔣平帶領衆人，直奔茉莉村而來，曉行夜住。那日到茉莉村，有人報將進去。丁家弟兄迎接出來，大家見禮。蔣平先打聽盧方病的生死輕重，回說：現時請醫調治，不至有性命之憂，衆人這纔放心。到裏面書房，見盧方昏昏沉沉。蔣平心中一慘，徐慶放聲大哭，盧珍哭的死去活來。盧方在軟榻之上，微睜二目，見着蔣平十分歡喜。蔣平過去，說：大哥不必憂心，好好保養精神，有我等在此，准能結果賊人的性命，把咱們陷空島奪將回來。難道說你還不放心麼？盧方點了點頭，再問：也就不說話。盧珍跪在那裏盡哭。蔣平說：你只是哭，叫你天倫不好受，想主意報仇就是了。盧珍止住眼淚，等了幾天，北俠同黑妖狐智化雲中鶴魏真來了。原來是智化出家之後，同着魏真看北俠去了。正在大相國寺那裏，聽見這個凶信，連魏道翁一併趕來，進門先看盧方。一見盧方昏迷不醒，蔣平說：倒不必與他說話了，他心中難受。把大眾讓至廳房。北俠智化打聽了，兆蕙把此話細說了一遍。又問蔣平的事情，蔣平把撞關的事情也就說了一回。智化說：我自從出家之後，在廟中，外面的什麼也聽不見。後來議論破島之事，蔣平說：叫我三哥前邊引路。徐慶說：打算多少可去破賊人。蔣平說：咱們就等等人，現時人還不穀哪。果然沙老員外到了，同着孟凱焦赤帶着秋葵鳳

仙甘蘭娘兒甘媽媽女眷全讓在後面去。老員外一見盧方淚如雨下。蔣平勸解半天，也至上房屋中一同落坐。本打算第二天前去破島。有午時光景，有南俠于義、徐良，從外面進來，同着一個黑面的和尚，大家全都一怔。見那人身高九尺，背闊三停，面如鍋底，類若北俠一般。南俠先給一見，這就是馮老爺的叔丈，號爲生鐵佛，與大衆一一相見。蔣平先問開封府的事情，展熊飛就把印信呈於包公，剿滅朝天嶺的事情，拿住王爺手下的前站二賊，連新來找刀相助之人，所有大衆與君山立功的皆有名。包公全都入摺本。次日奏聞萬歲。天子降旨，所拿一千人犯，俱都在潼關正法。所有衆人，仍有潼關駐札，等拿獲王爺之後，另加陞賞。丟陷空島的事，可沒奏聞。包相爺格外給了一套文書，准其在松江府調兵。韓彰一聽見這個事情，一定要來，哭的死過去好幾次，好不容易把他攔住了。蔣平說：「狠好，你們來得正巧。我們打算今日晚間前去奪島。」展爺說：「四哥多等個一半天再去。」蔣平問：「什麼事情？」展熊飛說：「我的賤內，他聽見此事，也一定要來。並且有馮淵未過門的妻子尹小姐，也在我們家中住着呢。皆因是生鐵佛與他姐姐，帶着他甥女入都，完其姻事。不料馮淵出差，就找到我家中去了。一提却不是外人，就在我家中住下。這位尹小姐聽見此事，亦願前來拔刀相助，幫着咱們拿賊。他們

明日准到。蔣平說：可以使得。南俠說：我先看看盧大哥去。蔣平同着到屋中，見了盧方。盧方睜眼看了看南俠蔣平，說：盧大哥，展護衛幫着奪島來了。盧方點了點頭，並不多言。展熊飛就知道，必是心中難過，轉身也就出來。到了外面，家人進來報：沈爺到。沈仲元從外面進來，大家見禮。蔣平問：沈老爺從何而至？沈仲元說：我要上三教寺見歐陽哥哥，還沒到三教寺去呢。我先到大相國寺，纔知道這裏事情，我由大相國寺而來。我先看看老哥哥去罷。蔣平說：這是可真湊巧，也沒想着你到。沈仲元到屋中看了看盧爺，瞧着也是心中十分難過，叫了半天，盧方連眼也沒睜。沈仲元也打聽了一回。蔣平對他一一學說了一遍。到了次日，展太太到，女眷們一聽，丁大奶奶、丁二奶奶迎接出去。姑奶奶到家，焉有不迎接之禮，連尹青蓮俱都迎接進來。全有展太太給一一見過，女眷全都入後院去。忽見有一個人從外邊跑將進來，就是費七，見著大衆磕了一回頭。蔣平問：陷空島裏的事情，你可知道？費七說：裏面的事情我無一不知，我特意前來送信。蔣平說：我們今日晚間就要去破島。費七說：不可，後天是姚文的生日，他們相中了一個地方，在玲瓏島的底下綠蔭別墅那裏，大家全與他賀壽。要是進去，就可以把他們堵在那裏，一個也不能跑。蔣平說：你先回去。大員外死不了，你只管放心罷。費七回

去不提。到了後天，大家吃完了晚飯，徐慶等全換上夜行衣，帶上兵器。徐慶白芸生、艾虎、盧珍、智化、徐良、魏真，這些人從後山而入。餘者衆人，全是二官人預備船隻，大家上船。女眷們上了後邊那隻船上，前船由蘆葦塘過去，行至陷空島，過去靠船。生鐵佛丁家弟兄的家人等，連男帶女足有一百餘人，陸續上山。過了通天玉吼，穿過五義廳，直奔綠蔭別墅。徐慶從子午窟出來，大家全會在一處。到了綠蔭別墅，衆人一齊嚷拿賊。裏邊正是姚文、姚武、白菊花等，帶姚文的妻子晏賽花，姚武的妻子丫嬛婆子，俱在那裏歡呼暢飲。忽聽外面一亂，房書安說：不好了！大家就脫衣服抄傢伙。衆人出來，見面就是兩個僧人，一黑一紫。一個擎着一條鐵棍，一個擎著一根禪杖。姚文、姚武往上一擁，兩根棍並舉。姚文奔到，用棍對北俠就打。北俠用盡平生之力，對姚文橫着一磕。姚文擊受不住，先撒一隻手，那隻手也拿不住了，橫着丟將出去多遠。不料沈仲元往前一跑，那棍正打在沈仲元太陽穴上，沈仲元嗚呼哀哉，歸陰去了。後面人全都一怔，還沒結果賊人，先損自己一人。北俠一氣，一回手吧的一聲，就把姚文打死。姚武與生鐵佛二棍一碰，矚的一聲，震得姚武虎口生痛。三五個回合，被生鐵佛結果了性命。周龍被徐慶一刀殺死。周凱用刀一砍，呂明杰他用左手拐一迎，右手的鐵錐，撲哧一聲，

正扎在他的左眼。回手一刀，結果性命。白菊花一見勢頭不好，回身就跑，小英雄往下  
一追。要問淫賊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二十三回 衆英雄復奪陷空島 白菊花被殺風雨灘

且說白菊花一跑，衆賊無心動手。三尺短命丁也要逃命，被于義一標，正中太陽穴，立  
時喪命。王剛柳飛熊過來一圍，北俠三五個回合先打死一個，後打死一個。陳正秦業  
二人圍住劉萬通，被他未戰數合，俱在棍下廢命。常二怔過來動手，被魏真一寶劍劈  
爲兩半。胡仁死在智化之手。張大連被蔣平一劍，扎在噪上，結果了性命。黃榮江，黃榮  
海，被展熊飛用寶劍先削了他們的兵刃，然後結果了性命。房安書被鄧彪胡列兩個  
人圍住，不能取勝，房書安撒腿就跑，上了山頂。剛要往後山跑，迎面撞着徐慶，一看這  
個沒鼻子之人，氣往上衝，一抬腿，把這房書安踢倒，咕嚕咕嚕滾在半山腰中。可巧有  
個大山窟窿，撲咚一聲，墜落下去，大概也就死在裏頭了。柳旺過來一刀，被丁兆蕙用  
寶劍把他刀削爲兩段。丁兆蘭過來一刀，結果他的性命。赫連齊剛要跑，被盧珍在後  
脊背上一刀，結果了性命。晏賽花手中一對鐵蒺藜，迎面遇見秋葵，用渾鐵棍一碰，噹  
哪一聲，緊着又上去幾個人，是展太太，展小霞，蘭娘兒，鳳仙，尹青蓮，衆人往上一圍，還

有姚武的妻子，使一對繡絨刀，大家亂殺一陣。戰數多時，尹青蓮一鏢，就先把姚武的妻子打死。然後衆人戰晏養花，工夫不大，不能取勝。晏養花十分驍勇，展小霞一枝袖箭，正打在晏養花哽噪之上，撲咚栽倒。大家正在氣忿之際，批呀拍呀一路亂砍，亂扎亂剝。又聽得嗆啷一陣鑼鳴，燈球火把，俱拿著長短傢伙。原來是費七、費八、陶五、陶六，帶領陷空島衆人，早把韓路忠拿住，捆綁在那裏，並沒殺他。往上一圍，淨殺的是姚家寨的家人，連男帶女，丫頭婆子一名沒剩，殺了個乾乾淨淨，屍橫滿地，流血成河。還沒殺得乾淨，前後去找，再要遇見，仍然是殺。且說白菊花舍命的一跑，後面的這些人，那裏肯容他。跑在前邊，一片是水，其名風雨灘。心中知道他們全不會水，心想着跳入水中暫避一時，也是他惡貫滿盈，陽壽該終。要往前跑，知道前面人多不敢去，往後跑，後面獨木橋又撤去了。明知這灘是一片死水，又不通別處，只可在水中暫避一時。倘若不行，就要死在水內。徐良說：好鳥八的，又下去水了。回過頭來，就見李珍、阮成、呂仁杰、北俠等也都到了。徐良嚷叫：何人會水，下去拿人。呂仁杰先跳入水中。李珍、阮成隨後也跳入水中。蔣平也到了。呂仁杰趕到白菊花面前，用刀就砍。在水中砍人最難，往上一躡，使了個晒水法，上面露出身子來。白菊花用刀一砍，呂仁杰用左手拐一架，右手

就是一鋼鎚，將他左眼砸瞎。白菊花哎喲一聲，緊跟著又是一鋼鎚，把白菊花右眼砸瞎。復用拐正打在右手之上，白菊花本打算自刎身死，被拐一打，撒手丟刀。阮成李珍兩個人過來，把他二臂一拉，攆上岸來，衆人亂刀一剝，也是他一世到處採花，也不知傷了多少婦閨女，報應循環，將他剝完之後，天光也就快亮，派人前去到茉莉村送信。水內人上來換了衣服，蔣平派人告訴盧方。盧方聽說，心中大喜，病體類若好了一般。衆人將他搭回陷空島，自己要與大衆行禮道勞。蔣平把他攔住，說衆人也不能在此久待。所有殺死之人，全拋棄在山澗之內。活捉的韓路忠，當着盧方面前，凌遲處死。尸首也丟在山澗之內。把沈仲元尸首，用棺木盛殮；等甘媽媽走的時節，教甘媽媽帶回。蔣平與衆人俱要告辭，盧方不教走，等着我的病體全愈，你們大家再走。就是蔣平沒走。北俠告辭回廟。雲中鶴、智化、劉萬通也要起身。忽然間，潼關信到，甯夏國、襄陽王到了潼關，扎營下寨，特來報信。蔣平說：這可不能不走了。所有之人，全都奔潼關。盧方也不能攔阻了。大家告辭，非止一日，到了潼關。原來這裏早就打上仗了。皆因是蔣平走後，襄陽王在甯夏國得信，也雲鵬也雲鵬已死。信到甯夏國，襄陽王直氣得渾身亂抖，幾乎把王爺氣死。甯夏國的國主說：王爺何必這般大怒，就此興兵就是了。襄陽王



親帶人馬，整整的五萬，全是寧夏國之人。襄陽王手下將官振八方、王官雷英、黃面郎、朱英、金鞭將勝子川，三手將曹德玉、賽玄壇、崔平、小靈官、周通、寧夏國的大將曹雷，有萬夫不當之勇。統大兵直奔潼關而來，安營下寨，號炮三聲，扎下大營。這裏探馬早已報進潼關，總鎮蓋一臣升帥府廳，與鍾雄議論軍務大事。先派人八百里加緊，上陷空島送信。後派人在城上多設灰瓶、砲子、滾木、擂石，聚齊衆將。鍾雄親身率領人馬，出城另扎一營。又有藍旂報道，襄陽王下戰書，明日打仗。鍾雄給一回書，明日正午開兵。先與蓋一臣送信。蓋一臣帶領偏裨牙將，預備戰馬，明日五鼓飽餐戰飯，掌號齊隊。就聽那邊也是號炮三聲，兩下裏一亮隊，旂纛認標，空中揚擺。兩桿黃門旂，黃曲柄傘，下是襄陽王，五龍珍珠冠，黃袍金甲，玉帶皂靴。上首有一員大將，身高一丈開外，紅袍金甲，面如赤炭，紅眉金眼，手中提定八楞滲金鎚，看那鎚分量實在不小。下首垂八卦旂，另有四桿黑方旂子。下面一匹黑馬，一個黑人，是道家的打扮，披散著頭髮，一張黑臉，如墨一般。髮髻蓋着臉面，直看不出五官來。背後全是頭髮蓋着，懷中抱一竿黑旂。鍾雄等不解其故。襄陽王那邊一聲吩咐，何人出馬？雷英答應，待小臣生擒進帳。襄陽王囑咐小心。雷英一催馬，手提大砍刀，闖將上去，說對面聽着，快叫鍾雄答話。這邊報事軍

肩担令字旂，馬前跪倒，說那邊來人請鍾帥主出馬答話。鍾雄把令旂令箭交與八臂勇哪吒王鯨，又一抬腿，摘下五鈎神飛鎗，跨下一用力，催馬向前。二人身臨切近，鍾雄略一住馬，說來者莫非是雷王官。雷英說王爺待你不薄，一旦之間，歸降大宋。如今還敢催馬向前，你的良心何在？早早馬前受控，省得雷某費事。鍾雄一笑，說叛臣你不要任性。雷英說你別走，吃我一刀。話言未了，人到馬到刀也到。鍾雄剛要與他交手，背後一人催馬向前，說主帥待我拿他。鍾雄回頭一看，是神刀手黃壽，手拿一口响亮古月象鼻刀。二人見面並不答言，催馬撞在一處，掄刀就剝。雷英接架相還。二馬相交，兩下裏畫鼓頻敲，軍威大振。二人大戰二十餘合，未分勝敗。襄陽王一聲令下，鳴金收兵。噹噹一棒鑼鳴，雷英說我王爺鳴金收兵，容你多活一夜，明日再來捉你。鍾太保只裏也是一棒鑼鳴，黃壽旋馬而回。兩下撤隊，各自回到營中，犒賞三軍，准備明朝打仗。至晚間傳口號巡更。次日五鼓飽殮戰飯，已牌時候，掌號齊隊，正午亮隊，照頭一天一樣，兩下裏全是一字長蛇陣。那邊是金鍾將勝子川出馬。這邊一聲吩咐：那一位將官出馬？頭一個姓吳，叫長道，說末將出馬。拍馬向前，手中一條鎗，對着勝子川心窩就剝。勝子川用豹尾金鞭往外一磕，吳長道就撒手丟鎗。二馬一湊，勝子川一翻身吧拉一聲，正

打在背脊之上，吳長道墜落鞍轡，死於疆場之上。勝子川回去報功。總鎮又問那位出馬，偏將林維說：末將願往。那邊是曹德玉出來，外號人稱三手將。二人見面問了名姓，催馬交手。林維使一桿花槍，曹德玉使一根水澆竹節鞭。別看林維氣力最單，鎗法來得巧妙。二人戰了四五回合，曹德玉就跑。林維一貪功，往下就追。曹德玉一回首，巴拉就是一標，正中林維，嚙哽咽，翻筋斗落馬。蓋一臣又問何人出馬，有人答言說：小將願往。總鎮一看此人姓宋，名叫宋升，手中使一柄青龍偃月刀，拍馬向前。那邊是賽玄壇崔平，穿黑掛皂，半部鬚髯，手中使竹節鞭。二人鞭對刀，走了十餘合，不分勝負。崔平旋馬便走，宋升一追，追了個首尾相連。崔平往旁邊一帶馬，一翻背，這就叫回馬鞭。正打在宋升胸膛之上，翻身墜馬，死於疆場之上。鍾雄一看，勢頭不好，連輸了三陣，與總鎮蓋一臣商議。蓋一臣氣往上衝，要親身出馬。後面一員老將說：總鎮大人，殺鷄焉用牛刀，待末將擒他。蓋一臣說：老將軍小心了。此人拍馬向前，手使一柄巨齒飛連大砍刀，來至戰場。那邊周通出馬，手使枯骨鞭，說：來將通名受死。老將軍說：大宋國朝，潼關總鎮麾下先鋒官楊壽中是也。你叫何名，回答道：我乃小靈官周通的便是。楊壽中說：無名小輩，過來受死。二人戰有二十餘回合，不分勝敗。別看他上了年歲，銀髯飄擺，

打上仗，就最好詐無比。也是活該二馬一衝過去，復又旋馬回來，往當中一湊，馬失前蹄，被周通一鞭打死。周通回去報功。鍾雄一看，連傷了四員大將，如何是好。正在爲難之際，韓天錦一人當先，並不答言，拉棍往外就跑。對面雷英出馬，也未會通名問姓，過去二人交手。韓天錦向他頂門用棍砸將下去，雷英翻身落馬。要問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二十四回 襄陽王被捉生死 萬歲爺降旨封官

且說潼關這邊連傷四將，全是現任職官。總鎮一看這番光景，也覺担架不住，打算親自出馬。這邊站殿將軍拉棍跑將出去，那邊是雷英出陣。一個是在馬前，一個是在步下。韓天錦用盡平生之力，太山壓頂往下一砸。雷英用力橫着往上一迎，他如何架得住。天錦這一棍，二臂一軟，連刀桿子帶棍，往下一砸，砸了個腦漿迸裂。總鎮見了十分歡喜，吩咐一聲催將，播鼓平敲，以振軍威。韓天錦也不懂得那些事情，仍然拉着棍在那裏亂罵。雷英這一廢命，襄陽王很覺着有氣，傷了他一員大將，又問那位出馬，仍是金鞭將勝子川催馬向前。他見雷英被這廝一棍打死，算計主意，逢強智取，遇弱力擒。自己一催馬，韓天錦舉棍就打。勝子川用磕膝蓋一點馬前夾臆，那馬斜著，一搶上垂

首韓天錦這棍空砸，力氣使的太猛，噹的一聲，砸在地上，往前一栽。勝子川一翻背，用鞭對着韓天錦打將下來。不料韓天錦一棍打空，也是在氣惱之間，用右手一擒，砸的一聲，正掄在那馬後胯之上。勝子川的鞭剛一黏脊背，他就從馬後摔下去了。韓天錦一翻手，把一棍，砸的骨斷筋折。這邊是仍打催軍鼓，那邊三手將曹德玉帶馬出陣。韓天錦是個渾人，想出一個渾招數來，馬還未到，單手用棍就着馬腿，砸的就是一棍。曹德玉拍馬向前，還未能近身，曹德玉剛著帶馬斜著一跑，竟然躲閃不開，砸的一聲，馬的前腿已折。曹德玉早就用蹬躡下馬來，不敢交戰，往回裏就跑。韓天錦就追上一棍打死。總鎮一聲令下，鳴金收兵。噹哪一聲鑼鳴，韓天錦還算懂得，拉棍回身就跑。剛一回隊，也不會說什麼，就奔于奢那裏。魯士杰也趕過來，說：「大小子，你連奏了他們幾個。」韓天錦說：「奏了三個。忽見那邊紅門旂往兩旁一閃，咕咚一聲砲响，閃出一員大將。鍾雄說：『那位將軍出去？』言還未盡，韓天錦拉著棍又跑出去了。他本是大渾小子，一個打算出去就贏哪。可巧正遇見敵手了，却是寧夏國的曹雷。見王爺這裏運輸了三陣，他一馬當先，見又是韓天錦出陣。天錦見這個人跳下馬來，又有一丈開外身軀，金盔金甲，烈焰袍，獅蠻帶，繡花戰靴，面如赤火，紅眉金眼，雙插雉尾，翎飄一對狐裘，跨下一

匹胭脂馬，鞍鞵鮮明，合着一對八楞紫金鎚，勒馬橫鎚，臨場討戰。韓天錦一到，曹雷問來將通名。韓天錦答言：我叫爺爺。曹雷說：匹夫滿口亂道。韓天錦舉棍就打。曹雷使雙鎚，用盡平生之力，往外一架，就聽噹啷一聲。韓天錦撒手扔棍，震的虎口疼痛，砸砸往後退出好幾步去。仗着曹雷馬快鎚沉力猛，要不是馬快，韓天錦性命休矣。他抹頭就跑。曹雷剛旋馬一瞧，天錦早就敗下陣去。他並不追趕，復又叫陣。鍾雄問：那位出馬？神刀手黃壽拍馬向前。二人見面通了名姓，神刀手黃壽把刀就剜。曹雷用單鎚一挂，噹啷一聲，撒手扔刀。二馬一錯，曹雷把右手鎚往左脅下一夾，伸右手把神刀手黃壽從馬上抓將下來，往地下一摔。嘍兵過來將他捆上，仍又過來討戰。這邊花刀楊泰出馬。二人交手，楊泰的是青龍偃月刀，剛往上一遞，他也是照樣，右手鎚往外一挂花刀，楊泰不能敵擋，撒手扔刀，又把他提過去，往地上一摔。嘍兵把他捆起來，搭往那裏去了。復又叫戰。鐵刀大都督賀昆雲裏手穆順，一個在馬上，一個步下。穆順不喜馬戰，二人一齊出陣。馬上的是一口闖扇板門大砍刀，一個是一口單刀。穆順跟着賀昆馬後，心想着要暗算敵人。馬臨切近，早就看見賀昆刀對着曹雷頂門就剜。曹雷用左手鎚一挂，右手鎚往下一砸。賀昆用刀一架，擊受不住，撒手丟刀，眼扭着鎚落下來了，一着

急，滾鞍落馬，砸的一聲，將那馬砸的骨斷折筋，喪在疆場。賀昆扒起來要跑。曹雷手下有二十名小隊，削刀手，剛一起來，被削刀手擒住。穆順往起一躡，有一丈多高，手中刀往下就剝。曹雷把左手鎚往鞍轡上一挂，右手鎚往外一磕，噹哪一聲，把穆順的刀磕飛。曹雷一探身軀，伸手就把穆順的腰帶抓住，往上一提，橫担在馬鞍轡上，旋馬便回，要見襄陽王前去報功。金鎗無敵大將于奢拉着鎗出來大叫：「叛賊休走！」于將軍爺到了！曹雷回頭一看，一撒手把穆順往地上一摔，叫人綁起來。一旋馬，與于奢撞在一處。見于奢身高一丈開外，黃袍黃臉，手提雁翅鎗，不容分說，往上就遞。曹雷不慌不忙，用鎚一挂，噹的一聲，將鎗頭砸灣回來了。于奢出世以來，沒吃過這宗苦子。把兩隻手虎口震裂，前手實拿不住鎗桿，就剩一隻手，拉着鎗往回裏就跑。那鎗就象耙子一般，把地耙了兩道大溝。曹雷又見那邊出來一騎，馬上面一個孩子，有十五六歲，穿著一身紅衣裳，拿著一對寶鐵軋油鎚，說：「我奏你來了。」用單鎚往下一砸。曹雷倒不忍傷害於他，心想着用單鎚一帶，將他帶下馬去。焉知曉剛剛的挂開，頂門就砸了自己的肩頭一下，緊跟着那柄鎚打下來了。小爺用了個十分力，曹雷用平生之力，鎚碰鎚往外一磕，噹哪一聲，並沒磕動，鎚到頂門往下一落，吧啵一聲，把曹雷砸了個腦漿迸裂，死尸

栽下馬來。小爺說：「奏了一個，還有誰來？」就見右哨黑八卦旂一分，噹哪一聲炮响，出來了一個黑老道，黑衣服黑馬，黑頭髮蓋着黑臉，身後背定寶劍，頭挽道冠，手中抱定黑旂子。馬臨切近，一抖黑馬子，小爺落馬。那邊王鏐撒馬而出，迎面先就是一鏢。老道一閃身，一抖黑旂子，王鏐落馬。又出來兩個步下的謝忠、謝勇，剛要施展暗器，被老道一抖黑旂子，二人栽倒在地。謝寬又出陣，老道一抖黑旂子，也躺下了。忽然起一陣大東南風，襄陽王鳴金收兵，鍾雄這裏也就撒隊回去。鍾雄與蓋一臣升帳，議論軍情，陣亡四員偏將，叫人家生擒了九員大將，如何是好，非等蔣四大人到不行。次日與襄陽王下戰書，第十日開兵打陣。第八天上蔣四爺到，大家相見。鍾雄先行打聽陷空島的事。蔣平把前後之事說了一遍，隨着就問潼關之事。鍾雄就把那邊有個妖道，怎麼生擒咱們之人，怎麼陣亡了四員副將，衆人一聽，全是一怔。徐良說：「我今天晚間到他營中探探虛實，再作道理。」艾虎、白芸生、劉士杰、呂仁杰、沈明杰、盧珍，全都要跟去。蔣平展昭說：「千萬小心，用完了晚飯，天將二鼓，徐良說：四叔要是見裏面火光一起，你們立刻點起兵將，殺奔前去。要是我們裏頭不得手，可就不放火了。」蔣平說：「是了，你們總要謹慎方好。」大家俱換夜行衣靠，出了轅門，直奔對面而來。這幾天那邊也挖了戰壕，也打



起半截牆子，上面有人巡更。徐良一飛石，打下一個人來，衆兵只顧看那人納悶。這裏七人，全都躡將過去，繞至右營，從中軍帳後，扎了一個窟窿，往裏一看，見一男一女，二人對坐談論軍務，却是鐵腿鶴趙保與九尾仙狐路素貞，由圍城子就算被人趕出來了，遂投奔襄陽王。這裏路素貞想了法子，自己一露面，怕人認得，抹了一臉墨，披散着頭髮。那個旂子就是迷魂帕，跟着王爺出隊。見曹雷已死，正是西北風，自己出陣，連拿了九將。收兵之後，犒賞三軍，依着王爺要殺九將。崔平周通與趙保，苦苦的講情，勸這幾人歸降。用涼水灌過，九人執意不降。現時幽囚後寨，都知道第十日方開兵打仗呢。這日晚間，夫妻二人正講論九將的事情，趙保說：他們在後寨幽囚，總是不好，倘若有人進來救出去，咱們豈不白白費力。路素貞說：咱們有這迷魂旂子，他們有什麼樣的能人，全不怕。等是日打仗，殺他們個全軍盡沒。我已改粧像神仙，他們猜著咱們這個戲法。外面徐良一拉大衆，說裏面言語，你們都聽見了沒有？衆人說：俱都聽真。徐良說：咱們到後寨先救九將，然後放火。我與老兄弟盜他這個旂子，要動手之時，可全都把鼻子堵住。衆人點頭奔至後面，果然單有一個帳房裏面，九個人都倒縛二臂，垂頭喪氣，一個個一語不發。有二十名兵丁，盡都被殺死，放了他們的繩子，說了來歷，九位各

趁傢伙又告訴他們堵住鼻孔，直奔路素貞這裏來。艾虎在前邊一嚷，說後營失火。路素貞抓旂子同趙保往外一跑，迎面被艾虎給了一刀。趙保一閃就跑，路素貞過來一抖迷魂旂，被艾虎一刀，正砍在旂杆之上。旂子落地，路素貞就跑。徐良先檢旂子，依著艾虎要追，徐良攔住不教追。趙保早被呂仁杰一鐵鎚，把眼睛砸瞎，又被沈明杰一刀殺死。衆人撲奔後面，叫謝寬謝忠謝勇沈明杰呂仁杰給他們硫磺焰硝，千里火筒，叫他們上後面點草蹂去。大家定下主意，全在金頂黃羅帳那裏會齊，餘者衆人全奔黃羅帳而來。迎面遇見巡更的人就殺，到黃羅帳五層圍牆，就是黃壽、楊泰、魯士杰，不會高來高去，教他們三個人在外等著。餘下之人躡將進去，到黃羅寶帳門首，往裏一看，襄陽王正同着崔平周通議論後天打仗之事。又看旁邊有許多御林軍校。徐良候至，衆人齊都來到，往裏一躡，亂砍衆人。崔平周通拉脅下寶劍，過來要與這幾個人對敵。徐良把迷魂旂子一抖，二人立刻就倒在地。襄陽王剛要一嚷，也被徐良一抖旂子，王爺就栽倒在地。白芸生把襄陽王往背後一措，用抄包把臀一兜，在自己胸前繫了一個扣兒。此時御林軍崔平連周通盡皆殺死。大家轉身往外一走，就聽滿營中一陣大亂，四面八方鑼聲亂響，後邊火光冲天。鍾雄的營內號炮冲天，衆將殺奔前來。那竈

夏國的人如同削瓜切菜一般。展昭蔣平兩隊人馬，從左右哨夾攻，蓋一臣由當中殺來。這一場大戰，只殺得天翻地復，滾湯潑雪，轉眼間尸橫滿地，血水直流，悲哀慘切，鬼哭神嚎。這一陣非尋常可比，直殺到天光大亮，紅日東升。竇夏國的兵丁，跑脫了十不存一。路索貞趁此時亂兵之際逃躡，後來配了竇夏國主爲妾。餘者有名將官，無一名漏網，俱死在亂軍之中。鍾雄蓋一臣回歸大營，查點人數，傷了一二十名兵丁。得來的刀鎗盔鎧馬匹，鑼鼓帳房，金銀財帛，糧草等物，不計其數。拿來的襄陽王，蔣平給他髮髻內，放上迷魂藥餅，解往京都。將迷魂旂子用火焚化，君山之人，暫且駐扎潼關。蔣平等押解襄陽王入都，進開封府見包公回話。將襄陽王釘錄收監。次日包公上朝奏明天子。萬歲看明摺本，降旨欽封鍾雄爲副招討。蓋一臣爲正招討。所有開封府去打仗出力之人，征勦有功，加陞三級。欽封小四六品將校尉。君山出力之人員，實授五品校尉。于義賞三品護衛將軍。襄陽王交開封府審問親供回奏。至次日包公入朝，替遞謝恩摺子，然後請罪。襄陽王縛上堂口，一氣身亡，故此請罪。天子降旨，襄陽王已死，以往免究。死後按散宗室例埋葬。竇夏國打來降書順表，年年進貢，歲歲來朝。徐良奉旨完編淵奉旨完姻。閻正芳王忠不願爲官，賞了些金銀綵緞。潼關所有得來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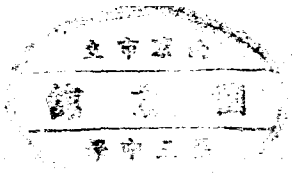
賞賜身七兵器等物入庫鍾太保仍回君山于義于奢入都當差爲國死去的沈紳  
元熊威韓良賞給四品俸祿奉旨回原藉入葬從此國家安定文忠武勇天下太平軍  
民樂業五穀豐登。

續小五義傳卷六終

第一百二十四回

襄陽王被捉生死

萬歲爺降旨封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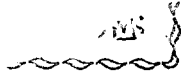
新式標點

舊小說

舊小說之內容早已膾炙人口毋待贅述惟坊本字體大小閱覽有傷目力魯魚亥豕句讀不明讀者憾之本局有鑒於此特將著名舊小說悉照原書精本細校用四號字排印加以新式標點行款疎朗極便閱覽既資茶餘酒後之消遣尤足爲白話文之模範

鏡花緣	說唐全傳	說岳全傳	封神傳	足本五義全傳	小五義傳	續小五義傳	三國志	列國志	西遊記	水滸傳	紅樓夢	施公案	兒女英雄傳	古今奇觀
精裝六册	精裝六册	精裝四册	精裝十册	精裝八册	精裝三册	精裝三册	精裝三册	精裝三册	精裝三册	精裝三册	精裝三册	精裝三册	精裝三册	精裝三册
一元二角	一元五角	一元二角	一元四角	一元六角	一元二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上海文華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增補正續歷代通鑑輯覽	中紙四十四冊	十四元
清鑑輯覽	十二冊	三元
清史紀事本末	八冊	二元
太平天國野史	一冊	一元四角
英國海軍秘史	二冊	八角
廬山導游	一冊	二角
北京便覽	一冊	一元八角
袖珍北京備覽	一冊	三角
日語中國地理	二冊	六角
語中國歷史	二冊	六角
民國分道大地圖	一幅	七角
中國大地圖	一幅	七角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死

全書六集 每集一冊  
定價各一角

子

全書四集 每集一冊  
定價各一角

或出自野史稗官或得自親友口述寧  
非臆造方今國俗惡濁游俠尙義捐利  
如發藥采輯詳慎文字簡明可作警世小

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月



分售處

發行所 文明書局

發行所 文明書局

印刷者 文明書局

發行所 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編輯部

總發行所 文明書局



82

004065